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说苑全译

〔汉〕刘 向 著 王 锳 王天海 译注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余冠英　张　克（常务）
罗尔纲　程千帆　缪　钺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目　　录

前　言

卷　一　　君　道……………………………………(1)

卷　二　　臣　术……………………………………(61)

卷　三　　建　本……………………………………(101)

卷　四　　立　节……………………………………(139)

卷　五　　贵　德……………………………………(172)

卷　六　　复　恩……………………………………(214)

卷　七　　政　理……………………………………(258)

卷　八　　尊　贤……………………………………(310)

卷　九　　正　谏……………………………………(366)

卷　十　　敬　慎……………………………………(414)

卷十一　　善　说……………………………………(459)

卷十二　　奉　使……………………………………(504)

卷十三　　权　谋……………………………………(539)

卷十四　　至　公……………………………………(592)

卷十五　　指　武……………………………………(623)

卷十六　　谈　丛……………………………………(656)

卷十七　　杂　言……………………………………(706)

卷十八　　辨　物……………………………………(758)

卷十九　　修　文……………………………………(809)

卷二十　　反　质……………………………………(871)

附　录：

刘向　说苑序奏……………………………………(906)

目　录

前　言
卷　一　　君　道……………………………………（1）
卷　二　　臣　术……………………………………（61）
卷　三　　建　本……………………………………（101）
卷　四　　立　节……………………………………（139）
卷　五　　贵　德……………………………………（172）
卷　六　　复　恩……………………………………（214）
卷　七　　政　理……………………………………（258）
卷　八　　尊　贤……………………………………（310）
卷　九　　正　谏……………………………………（366）
卷　十　　敬　慎……………………………………（414）
卷十一　　善　说……………………………………（459）
卷十二　　奉　使……………………………………（504）
卷十三　　权　谋……………………………………（539）
卷十四　　至　公……………………………………（592）
卷十五　　指　武……………………………………（623）
卷十六　　谈　丛……………………………………（656）
卷十七　　杂　言……………………………………（706）
卷十八　　辨　物……………………………………（758）
卷十九　　修　文……………………………………（809）
卷二十　　反　质……………………………………（871）
附　录：
刘向　说苑序奏……………………………………（906）

曾巩 说苑序 ……………………………………………………………(907)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 ……………………………………………………(907)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 …………………………………………………(908)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卷十 …………………………………………………(908)

前　言

《说苑》是刘向辑录西汉皇室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加以选择、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

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他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汉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由于屡用阴阳五行推论时政得失，弹劾宦官与外戚专权误国，曾两度被捕下狱，并免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刘向重新得到任用，先为护左都水使，旋升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领头校理皇家收藏的典籍），后来又曾担任中垒校尉。由于他总是站在刘氏宗室的立场上，坚持儒家"任贤选能"的主张，反对外戚、宦官秉政，所以一直受这两类当权者的排挤，很少升迁，晚年主要从事典籍的校勘整理工作。

在西汉末叶，刘向是继董仲舒和司马迁之后的一位大学者，一位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他自幼修身正行，好学深思，二十岁时便识见通达，长于属文，曾与王褒等一道献赋数十篇。他一生"为人简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①。刘向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是他领导并亲自参与了对秦汉古籍的全面整理，由此奠定了我国校勘学、目录学的基础。他在长期校理古籍的工作中，吸收前代学者的经验，摸索出一套相当完整又比较科学的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概括说来，这就是广罗版本、比较异同、校正讹脱、删除重复、编定目次、条别篇章，然后缮写成册。缮写的书册又分两种：初步校正本写在竹简

上，称为“杀青书”②，以备再作修改；最后的定本写在素帛上，进呈皇帝。每一种书进呈时都撰有一篇叙录。这是关于该书校理工作的详细汇报，也是一篇比较全面的书目提要，大致包括书名篇目、校勘经过、著者生平、著述原委、书篇真伪、内容是非、学术源流等项。当校理工作告一段落，他又将每种书的叙录集中起来，编成《别录》二十卷。西汉承秦火之后，古籍散佚很多，搜求、整理工作异常繁剧，刘向生前未能全部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去世后，少子刘歆继承父业，并在《别录》的基础上撰成《七略》七卷。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目录，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别录》和《七略》不久即已散佚，未能流传下来③。不过所幸的是，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照抄《七略》，从中还可窥见向、歆父子著述的大概。刘向的著作除《别录》之外，还有《疾谗》、《擿要》、《世颂》、《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世说》等九种六十七篇，另有《说老子》四篇，赋三十三篇④，但流传至今的仅《新序》、《说苑》、《列女传》三种而已⑤。还有一部文言神怪小说《列仙传》，旧题为刘向撰，但一般认为出自汉魏方士的伪托。

《说苑》今传本二十卷⑥，每卷各有标目。二十卷的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在每一标目之下，作者集中纂辑了先秦至汉初有关的遗文轶事若干则。一般以第一则或前数则为一卷的大纲，杂引前人言论陈说本卷主旨，以下便用大量历史上的实例加以证明。这些事例的来源和出处，十之八九还可从现存典籍中找到。

关于《说苑》这部书的类属，《文心雕龙·诸子篇》认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至于此书的学术源流和倾向，除《宋史·艺文志》将它划入子部杂家以外，《汉书·艺文志》以下

的各史艺文志或经籍志都归在子部儒家。从作者刘向所处的时代和他一生的行事与著述看，他的思想倾向和学术观点无疑是属于正统儒家的。不过《说苑》收录的材料却不限于儒门的一家之言，而是“兼综九流，牢笼百家”⑦，只要能说明问题，即便“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也在所不避。书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与作者的撰述目的有关，因为他是“以著述当谏书”⑧，陈古事以讽今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的思想潮流、学术大势使作者不得不然。

在秦汉之际，为适应封建地主阶级统一的需要，各种上层建筑都在发生变化，各家学派的思想观点、理论方法和政治主张自然也不例外。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家之言，被认为是“好是古非今”，“迂阔而不达时宜”的空头理论，孔丘、孟轲等儒家代表人物游说诸侯，经常受到冷遇。在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这个学派也不能不与世推移，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巩固新建立的封建秩序、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上，以求得理论能切合实用。成书于秦末汉初后来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内有《大学》一篇，它的作者曾提出一套“三纲”、“八目”的政治理论⑨。这套理论仍以孔孟的“仁政”学说为核心，但强调治国平天下与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和彼此的密切关系，认为必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新人，才能巩固统一的封建政权，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汉武帝重用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汉初各学派争强斗胜相持不下的局面，在学术思想上也进行了统一。董仲舒对他以前的原始儒学作了巨大的加工改造，他把儒家与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以至原来儒家内部孟、荀两个支派通通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形成了最适合西汉政治需要的一套哲学理论和政治主张。这就是被称为新儒学的今文经学。

刘向作为一位生当西汉末叶的儒门学者，正是在这种新儒学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他编撰的《说苑》中，常常援引其他各派的学说主张，收录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的言论事迹，也

是毫不足怪的。这并不像曾巩指责的那样，存在所谓内容不纯、取舍失当的问题⑩，因为贯穿全书的思想主轴仍然是孔孟之道。刘向同《大学》的作者一样，也认为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至为密切。因此《说苑》在开头两卷首先树起一批圣君贤臣的样版，陈述他们用来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以下各卷便主要是从修身的各个方面反复说明应该如何去实现他们悬示的目标，即使专论外交和军事的《奉使》、《指武》两卷也不例外。在作者的心目中，作为一位圣明的君主，他应该具有仁爱而博大的胸怀，能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他应该谦恭有礼，谨言慎行，虚心纳谏，严于责己；他具有远见卓识，能够知人善任，居安思危，在臣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一位贤臣，则应该具有忠君爱国、清廉节俭、正直不阿的品质，能够见微知著、防患未然，遇事尽心竭力，功成不居，在关键时刻敢于犯颜直谏。这样两类理想的统治人才需要花力气去培养。培养也无非是抓住修身这个主要环节，自幼严加教诲，为未来的接班人选明师、择良友，养成他们勤奋好学的习惯。然后用“礼义廉信忠孝勇”这些封建道德规范特别是“孝”的规范去教导他们，使他们时刻用这些规范来检点约束自己，做到慎终如始，即便在闲居独处时也不放任松懈。照作者看来，如果当权的统治层都确实具备了以上的修养和才干，那就为太平治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至于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办法，作者展示给人们的仍不外是儒家的“仁政”和“德治”。在《政理》一卷中，作者指出政治按不同的品级可分三种，即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国之政，其中以王者之政品级最高。这种政治提倡对百姓以教化为主，反对严刑峻法、不教而诛，但也不废除刑法，因为“德”和“刑”是治国的“二机”，缺一不可。这种政治要求国君崇俭抑奢、轻徭薄赋、任贤去佞，颁布的法令要宽缓而稳定；要求官吏秉公执法、清廉自守。这样，百姓能够饱食暖衣、安居乐业，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便有了希望。在君臣关系方面，这种政治要求国君能兼听独断，尊贤下士，信赏必罚；臣下则应感恩图

报，尽心尽职，为君为国不惜献出一切。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在西汉后期却成为时髦。对于这种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新说，刘向也是笃信不疑并竭力加以鼓吹的。《汉书》本传里收录了他给皇帝的五封奏章，没有一封不是从阴阳灾祥立论的。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就会产生“和气”；反之，就产生“乖气”。“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⑪。他的《洪范五行传》就是“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符瑞灾异”的专书。《说苑》的《君道》、《辨异》等卷也集中记述了这方面的事例。如《君道》中记汤时大旱七年，于是使人祭祀山川，痛自贬责，结果祷告未毕就天降大雨。新儒学在天命与人事这两者之间比较重视和强调后者，这在《说苑》中也有所反映。卷一《君道》借殷太戊时卜者之口说：“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凡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

以上是对《说苑》编撰意图和思想内容的简略说明。这样的说明当然很不全面，可能也不准确，目的不过是给读者阅读本书提供一点参考线索而已。至于全书所包含的多方面丰富的内容，由于各卷卷首都有“题解”作介绍，这里就不一一覼缕了。

在全书各卷中，作者的编撰意图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来体现的。新儒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在这里得到了具体发挥和形象论证。全书除第十六卷《谈丛》只是一些片言只语的语录之外，其余各卷的大多数篇章都首尾完具，有一定的情节，往往采取对话形式来展开故事，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刻画他们性格特征的某一侧面，使叙事颇见波澜。下面不妨举出两个例子来略加分析，以见一斑：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

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卷三《建本》）

这是全书所有故事中比较短小的一则，讲的是国君对待人民应有的认识和态度，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表现。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敬德保民”、“民贵君轻”这些抽象的说教，在这里通过桓公与管仲的问答，通过管仲巧为设譬而具体化了，不仅生动形象，而且浅显明白。又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暮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者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卷三《建本》）

这是一则教导人们特别是居上位者要勤学的著名故事。它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旷》六篇的佚文，现在只见于本书，所以弥足珍贵。它同上面所引的故事一样，叙事形象具体，比喻巧妙贴切。其中关于少年壮年老年都应努力学习的一段话，已成为人们乐于引用的千古名言。

像这样出语警策、寓意深刻、说理透辟、篇幅短小的故事，全书中所在多有。读者展卷即知，无烦译注者饶舌。

关于《说苑》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作者的取材问题。对书中材料的真实性，从唐代刘知几起就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故造异说，以惑后来”。宋叶大庆《考古质疑》具体摘出了此书“时代先后邈不相及者”九条。清苏时学《爻山笔话》进一步指出全书时代违失处至一百零九条。应该承认，《说苑》一书在人物时代方面确有牴牾，像相声所说“关公战秦琼”、“张飞斗岳飞”的情况不止一处两处，有时同一件事却发生在几个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这种情况

与此书的性质、成书过程、撰著体例都有关系，需作具体分析，而不应笼统地加以责难。第一、即使是正史，也不可能没有疏忽和舛误。《史记》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伟大著作，但《汉书》和《史通》都指出它在内容方面有不少互相矛盾处，金王若虚《史记辨惑》十一卷、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都是考订《史记》这类错误的专著。通史巨著《资治通鉴》问世之后，也有不少订讹纠缪的专著和文章。何况《说苑》只是一部杂著类编，至多只能算在稗官野史之列。第二、书中有些条目和正史的记载迥然不同。如《至公篇》说秦始皇曾一度想禅让天下，因鲍白令之的劝谏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反质篇》载秦始皇抓住方士侯生之后，允许他历数自己的过失，听后默默无言，居然释放了侯生。两条材料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相左，所以清人王谟认为这是全书中"尤可怪者"⑫。但是对于这样的记载，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能轻率断定它不是事实，说不定它正好表现了秦始皇其人的另一侧面，恰可弥补正史的不足和偏颇。至于有的事实传闻异辞，编撰者兼收并蓄，这种处理办法也不是刘向首创，而是先秦诸子的发明，如《韩非子·说林》和《储说》中类似的情况就不少。对于后人来说，这倒是提供了一些可资选择和比较的材料。第三、为了说明某一问题，书中确有杜撰的事实或虚构的成分。但《说苑》一书既然是只就现成材料进行编纂加工的"述而不作"之作，"广陈虚事，多构伪辞"的罪名就不应算在编撰者的头上。再者这种情况也不自《说苑》始，先秦诸子里面的寓言同史实有时就难以分清，《国语》、《战国策》中有的故事如苏秦苦学发迹之类描绘得相当细致具体，很难说没有虚构夸饰的成分。屈守元先生认为《说苑》有些篇章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说话"形式，对于探索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变迁有一定的作用⑬，这应是比较通达而切合实际的论断。

另须顺带说明的是，《说苑》与作者另一著作《新序》的性质完全相同，内容、体例十分接近，甚至具体篇章也有一些交叉重复，为什么要分为两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莫之能

详”。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两书进呈的时间是《新序》在前，《说苑》在后，中间相距七年⑭。《新序》的分类和标目还比较粗疏，全书《杂事》占了五卷，另有《善谋》两卷、《刺奢》、《节士》、《义勇》各一卷，不仅分类不够明确，各类之间的篇幅比例也不大协调。这就使我们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断，即刘向面对丰富的原始材料，编成《新序》之后，感到一部书容量有限，言不足以尽意，而且体例上也有不足，于是又续编《说苑》，并在体例上作了重大改进。《说苑》二十卷不仅分类比较细致、明确，而且对各卷内容的轻重和次序的先后，看来编者都经过一番精心安排，所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效地体现编者的撰述目的。《说苑》这一体例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上承《吕氏春秋》、《韩非子》和《韩诗外传》而又加以发展，对后世同类著作很有启发。如《世说新语》分三十三门、唐刘肃《大唐新语》分三十类，清孙星衍、严可均编《孔子集语》，都曾参考《说苑》的分类体例。

《说苑》一书从汉至唐，各史艺文志均见著录，到宋初曾一度散佚。宋初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关于《说苑》情况的说明是：“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此后不久，曾巩校理皇家藏书，从士大夫家搜求到十五篇，经过补充整理，大体上恢复了原书旧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卷二十《反质》是曾巩析十九卷《修文》作上下两篇，以足二十篇之数。这在当时可能是实际情况。不过陆游《放翁题跋》卷二又引李德刍的话说：“馆中《说苑》二十卷，而阙《反质》一卷……后高丽进一卷，遂足。”可见后来传世的仍是足本。敦煌石室文献中有《说苑·反质篇》残卷，起自“秦始皇既兼天下”一则，迄至卷末，内容与今传本相同，仅文字小异。这是今传者为足本的一个有力佐证。

继北宋曾巩之后，整理刊刻《说苑》一书者代有其人。比较重要和通行的版本有北宋本、南宋咸淳本、明楚府本、明何良俊本、四部丛刊影印明钞本、四库全书本、万有文库所收杨以漟

校本。“诸本以明钞为最善”⑮。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向宗鲁先生的遗著《说苑校证》。这是整理研究《说苑》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校对不精，颇有一些排印错误。根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性质、体例和要求，《说苑全译》的正文部分系以明钞本为底本，以《说苑校证》为主校本，以万有文库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印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校录而成。凡他本有误而底本不误的不出校；凡底本有误的，除了十分明显的情况外，一般也不改动正文，只是在注释中出校说明。为了方便读者检阅，还按卷次给每条正文编了序号。分条大多数情况依从底本，但于少数明显不合理的地方，也根据内容和前人成说有所调整，或一条析为数条，或数条并为一条。

《说苑》与同时代的古籍相比，内容文字不算深奥，而且它受重视的程度也比不上当时的经书史籍，所以问世以来注者寥寥。据我们所知，元代以前未有注本。明代黄从诚有《说苑旁注评林》，那是一本评点式的著作，而且对正文作了删节，参考价值不大。近代日本学者关嘉著有《说苑纂注》一书，向宗鲁先生认为它“文理乖剌，事实疏舛”，“书中训义，率取之俗缪字书，动成创痏”⑯，并且我们限于条件，也无从搜求参考。据悉台湾商务印书馆近年曾印行卢元骏先生的《说苑今注今译》，我们也是只闻其名而未见其书⑰。因此，本书的注释工作是在参考资料很少的情况下撰写的，加之译注者学识浅陋，错误可能不少。所幸的是，向宗鲁先生的大作虽名“校证”，但除了校订文字之外，对材料的出处、典章制度的变革、名物的由来、虚词实义的训诂，往往有精到的考证和阐释，给我们的注释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引述采摭之处不少。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

《说苑》一书在内容和文字方面也有一些不易解决的难点。例如有的人名地名只见于本书而不见于其他载籍，所以根本无从稽考；有的文句诸本均同而意义又确实难以讲通。凡此之类，注释中只好存疑；译文无法回避，则姑据一说或仅照原文字面译

出。翻译界前辈严复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这是就汉语和外语的翻译而言,但对汉语的古今对译也是完全适用的。"雅"字不敢奢求,"信" "达"二字却是译注者努力的目标。不过这只是一种主观上的追求,究竟客观效果如何,只有留待读者诸君评骘了。

王　鍈　1991.9.30

①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②用火炙烤竹简,使它出汗干透,可以防止朽蠹,称为"杀青"。

③《别录》今存《战国策叙录》等八篇。

④均见《汉书》本传及《艺文志》的著录。

⑤其中《列女传》一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是伪托。

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与今本及各史的记载不同,当误。或以为两《唐书》有可能将唐代刘贶的《续说苑》十卷一并计算,故为三十卷。

⑦见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

⑧清人谭献语,见《复堂日记》卷六。

⑨"三纲"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三条基本原则,"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或步骤。

⑩参见本书附录中曾巩的《说苑目录序》。

⑪均见《汉书》本传。

⑫见万有文库本后附王谟跋。

⑬见《说苑校证序言》。

⑭宋本《说苑》和《新序》卷首都题有进呈的年份月日,《新序》为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二月癸卯,《说苑》为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三月己亥。进《说苑》时刘向已六十岁。

⑮同⑦。

⑯同⑦。

⑰近日获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的卢元骏先生此作,已在《全译》完稿并交付出版社初审之后了。

说苑卷一　君道

【题解】

君道，即为君之道，指作为君王应该懂得的治国治民的道理，应该掌握的原则、方法，以及个人应具有的操守和德行等。概言之，即君王应该掌握的统治臣民、治理国家的法术。此卷共记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为政轶事四十六则，集中说明为人君者应重教化、省法事、任贤去谄、居安思危、善纳谏、严责己、专赏罚、修文武，如此方能治国安邦，成为一代明主。反之，则会家败国灭而祸患及其身。刘向采记以上轶事，多以儒家说教为主，也杂以道家之言，间参以申韩之术，目的是为最高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

【原文】

1·1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①："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②，趋在任贤③，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④，踔然独立⑤，屡省考绩⑥，以临臣下⑦。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注释】

①晋平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名彪。公元前557年至前532年在位。师旷：晋国的盲乐师。《通志·民族略·以官为氏》："乐人瞽者之称，晋有师旷，鲁有师乙……"《楚辞章句》："师旷，圣人，字子野，生无目而善听，晋主乐太师。"

②务：致力，从事。

③趋（qū去）：旨趣。《孟子・告子》：“二三子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④廓然：开阔、广大貌。

⑤踔（zhuō卓）然：超越，高绝貌。

⑥屡省考绩：屡省（xǐng醒），多次检查；考绩，考核官吏的政绩。

⑦临：统治，管理。《荀子・性恶》：“故为立君上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

【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做人君的道理有哪些？”师旷回答说：“做人君的道理应是清心寡欲，以德政感化人民而不施行刑治；努力做到博大仁爱，把任用贤能作为自己的宗旨；开阔自己的见闻，明察各方面的情况；不拘执、沉溺于世俗的偏见，不受身边亲信的影响和羁绊；做到目光开阔、视野远大，见解独特超群；经常检查考核官吏的政绩，以此来驾驭臣下。这就是人君所掌握的道理啊！”晋平公说：“很好！”

【原文】

1・2　齐宣王谓尹文曰①：“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②。’诗人曰：‘岐有夷之行③，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注释】

①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名辟疆。公元前342年至前324年在位。尹文：战国时齐国隐士，属于名家，其言论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汉书・艺文志》载有《尹文子》一篇。

②睿作圣：引自《尚书・洪范》。睿的今文是容。意即宽容通达就能成

为圣人。《汉书·五行志》引《传》云："容，宽也，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

③岐有夷之行：引自《诗经·周颂·天作》。岐，岐山。周文王发祥地，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夷：平坦。行：道路。此句用平坦宽阔的道路来比喻周文王宽简清平的政治。

【译文】

齐宣王问尹文说："国君的大政该怎么办？"尹文回答说："国君的大政，就是要用德政来感化人民，不施行刑治并且能宽容臣下。那扰民之事少了，人民就容易顺从；法令简约明了，百姓就容易遵守。因此，百姓便不会因为触犯政令而犯罪。宽阔的大路可以容纳众多的人，博大的美德能包容天下的臣民，圣明的帝王很少施用刑罚，但天下却能得到治理。《尚书》上说：'宽容通达就能成为圣人。'诗人说：'岐山有平坦的道路，子孙万代应保住它。'"齐宣王说："很好！"

按：《韩诗外传》卷三所载与此文略同，但只称《传》曰，不以为尹文语。

【原文】

1·3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①，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②，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蹲节安静以藉之③。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④，博采其辞，乃择可观。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注释】

①成王：西周武王子，姓姬，名诵。伯禽：周公旦长子，姬姓，字伯禽，亦称禽父，鲁国第一代国君。公：西周诸侯封爵中的第一等。

②以：犹“益”，“更加”的意思，程度副词。

③蹲节：蹲同“撙（zǔn尊上声）”，约束；节，节制。《礼记·曲礼》上：“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④格：拒绝。

【译文】

成王分封伯禽为鲁公，召见他并告诫说：“你知道做人主的道理吗？凡是身居高位的人，一定要更加恭敬地对待下属，听从有德行的人的正言劝诫，必须大开毫不隐讳地进谏的大门，谦退克己、安恬宁静，使下面感到有所凭仗。对于进谏的人，不要用威势震慑他们，也不要拒绝他们的进言，应广泛地吸收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中选择值得采纳的。作为人主，如果只懂文治而无武功，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威慑臣民；如果只有武功而不懂文治，臣民就会害怕而不亲近你。文治武功同时并用，威信与德政才会建立。威信和德政建立以后，臣民就会亲近你和服从你。正派高尚的人就会顺利升迁上来，奸滑谄媚的人就会贬逐在下。这样，劝谏人主的人就能得到举荐，忠直诚信的人也就会聚集在你的身边。”伯禽向成王拜了两拜，接受封命后辞别而去。

【原文】

1·4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①，泄冶曰②：“陈其亡矣！吾骤谏君③，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④，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夫树曲木者，恶得直影⑤？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⑥。《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

君子之枢机⑦。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⑧。'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⑨，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⑩。

【注释】

①陈灵公：春秋时陈国国君，名平国。公元前613年至前599年在位。行僻而言失：行为邪僻而言语放纵。陈灵公在位时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共通于夏姬，并在朝中公开炫耀所得夏姬的亵物。事见《左传》宣公九年。

②泄冶：陈国大夫。因劝诫陈灵公，陈灵公默许孔宁、仪行父二人将他杀死。

③骤：多次、屡次。

④靡：倒、伏。这里是使动用法。

⑤恶：音义同"乌"，疑问词，哪。

⑥显令：显，显赫；令，善、美好。

⑦枢机：枢为户枢，机为弩牙。二者主管门和弩的开发启动，故用以比喻事物的关键所在。这一段话引自《易经·系辞上》。

⑧柔嘉：柔，安；嘉，善。以上三句引自《诗经·大雅·抑》。

⑨不是之慎：即"不慎是"，在这方面不谨慎。

⑩征舒：夏姬之子，射杀陈灵公，自立为陈侯，后被楚庄王所诛。

【译文】

陈灵公行为邪僻而且言谈放纵，大夫泄冶叹息说："陈国将要灭亡了！我多次劝诫君王，可是君王不听我的，并且越来越失去了人君的威仪。人君感化臣民，就好像风吹草伏一样。吹东风草就倒向西，吹西风草就倒向东，草全随风所经由而倒伏。因此人君的举动不可不谨慎。如果栽下的树是弯曲的，哪来的直影？人君如果不端正自己的行为，不谨慎自己的言语，就不能保住帝王的称号，留下显赫而美好的名声。《易经》上说：'人君住在宫室

中发号施令，发出的号令如果是好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响应，何况身边的人呢？居住在宫室之中发号施令，号令如果不好，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抗，何况身边的人呢？号令虽出自君王一人，但施行于百姓；行为虽发生在近处，但很远的地方也能知道。言行是君王统治国家的关键所在，关键的启动，主管着君王的荣辱。人君由此而感动天地，难道不应该审慎吗？'天地感动，万物就会发生变化。《诗经》上说：'你出言要审慎，威仪要整肃，那就没有什么不妥善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君王不是审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行，反而纵欲恣肆，不亡国也一定会被臣下杀死。"陈灵山听到这番话，认为泄冶散布妖言而杀掉了他。后来，陈灵公果然被征舒所杀。

【原文】

1·5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①："吾闻君子不博②，有之乎？"孔子对曰："有之。"哀公曰："何为其不博也？"孔子对曰："为其有二乘③。"哀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也？"孔子对曰："为行恶道也。"哀公惧焉④，有间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之甚也⑤！"孔子对曰："恶恶道不能甚，则其好善道亦不能甚⑥。好善道不能甚，则百姓之亲也亦不能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⑦。亦既见止，亦既觏止⑧，我心则悦⑨。'《诗》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微孔子⑩，吾焉闻斯言也哉⑪！"

【注释】

①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名将，公元前494年至前477年在位。

②博：古代一种两人对局的游戏，与下棋相仿。《史记·吴王濞传》："博争道，不恭也。"

③二乘：乘，侵凌。《国语·周语》："乘人不义。"二乘，二人对博，必然相互侵凌以取胜。

④惧：震惊。

⑤恶恶：前一"恶（wù务）"作动词，憎恨之意；后一"恶（è饿）"作形容词，邪恶、凶险之意。

⑥好（hào号）：作动词，喜爱之意。

⑦惙（chuò错）：忧虑不安。

⑧觏（gòu构）：相遇、结交。

⑨我心则悦：以上引自《诗经·召南·草虫》。

⑩微孔子：微，（如果）没有。"孔子"《孔子家语》作"吾子"。既是二人面语，不当称"孔子"，作"吾子"为长。

⑪斯：这，这样的。指示代词。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道："我听说君子是不下棋的，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有这样的事。"哀公又问："为什么他们不下棋呢？"孔子回答说："因为下棋双方就会互相争胜。"哀公再问："双方互相争胜为什么就不下棋呢？"孔子回答说："因为争胜就会走邪路。"哀公听后感到震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感慨地说："这样看来，君子是特别地憎恨走邪路啊！"孔子对他说："不能特别地憎恨邪路，那也就不能特别地喜好正路。不能特别地喜好正路，那么百姓也就不会特别亲近他。《诗》说：'没有见到君子，内心忧虑不安。现在已经见到他，现在已经结交他，我心里就十分喜悦。'《诗》对正路的喜好也是这样地深啊！"哀公说："好啊！我听说君子总是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做坏事。如果没有先生您，我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言谈啊！"

按：《孔子家语·五仪解》曾引用此文。

【原文】

1·6　河间献王曰①："尧存心于天下②，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③，忧众生之不遂也④。有一民饥，

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⑤，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⑥，是尧道也⑦。”

【注释】

①河间献王：河间，郡、国名。汉高祖置郡，文帝时改为国。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献王，刘德。汉孝景帝第三子，封为河间王，卒谥“献”，故又称河间献王。

②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陶唐氏，名放勋，史称唐尧。

③罹（lí离）：遭遇。

④遂：顺利成长。

⑤劝：努力。

⑥恕：推己及人，即设身处地先为他人着想。

⑦是：这，指示代词。

【译文】

河间献王刘德说：“唐尧对治理天下用心专一，对穷苦百姓关注，对百姓遭受苦难深感痛心，担心芸芸众生不能顺利成长。有一人受饥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饥饿的。’有一人寒冷了，他就说：‘这是我使他受冻的。’有人犯了罪，他就说：‘这是我造成的。’唐尧显示了仁爱之心，树立了行为准则，他的德泽和教化普遍而深入，所以即使不用奖赏，百姓也会努力，不施刑罚，民众也能治理好。他总是先为别人着想，然后施以教化，这就是唐尧治理天下的方法啊！”

【原文】

1·7　当舜之时①，有苗氏不服②。其所以不服者，

大山在其南③，殿山在其北④，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⑤，用此险也⑥，所以不服。禹欲伐之⑦，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也⑧。"究谕教焉⑨，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禹之义，而归舜之德。

【注释】

①舜：传说中唐尧之后的部落联盟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又本则原连上，现依向宗鲁《说苑校证》（以下简称《校证》）分为二条。

②有苗氏：即三苗，我国古代部族名。尧舜时居住在长江中游以南的一带地方，约今江西、湖南、安徽等地。

③大山：即太山，今泰山，应在有苗氏之北。这里的"南"应与下文"殿山之北"的"北"互换方妥。

④殿山：《战国策·魏策》与《韩诗外传》均作"衡山"，衡山本在有苗氏之南。这里的"北"应与上文的南互换方妥。

⑤彭蠡：古大泽名，在长江北岸，今江西境内。

⑥用：同"因"，凭仗。

⑦禹：传说中虞舜之后的部落联盟领袖。姒姓，名文命，亦称大禹、夏禹、戎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传说中的夏代，故史称夏禹。

⑧谕教：宣示教化。竭：尽。

⑨究：终究。

【译文】

当虞舜在位的时候，有苗氏不肯归服。他们之所以不肯归服，是由于泰山在他们北边，衡山在他们南边，左有洞庭湖波涛，右有彭蠡大泽，他们凭仗这些天险，所以不肯归服。大禹想要讨伐他们，虞舜不同意，他说："宣示教化还没有竭尽全力。"最终，由于宣示了教化，所以有苗氏请求归服。天下人听说这件事，都指责大禹的不义，而归功于虞舜的德政。

按：文本《韩诗外传》卷三，又见《战国策·魏策》、《史

记·吴起列传》。

【原文】

1·8 周公践天子之位①，布德施惠，远而逾明②。十二牧③，方三人④，出举远方之民⑤。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⑥，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⑦，揖而进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与⑧？何其所临之民，有饥寒不得衣食者，有狱讼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也？"其君归也，乃召其国大夫告用天子之言⑨。百姓闻之，皆喜曰："此诚天子也，何居之深远，而见我之明也？岂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也⑩。是以近者亲之，远者安之。《诗》曰："柔远能迩，以定我王⑪。"此之谓矣。

【注释】

①周公：姬旦，又称周公旦，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 践：踏上，登上。

②逾：更加。

③牧：古代州的行政长官。《尚书·尧典》："咨十有二牧。"相传尧舜时全国划分为十二个州，各州长官便称为牧。

④方：并立，并列。

⑤举：察举，考察。

⑥失职：失所，失业。

⑦朝：古代诸侯大夫早上拜见天子或国君叫做朝。

⑧意：也许、可能。朕（zhèn正），第一人称代词，同"我"。得：得当。

⑨告用：告以。

⑩辟四门：开明堂四门。明四目：明察四方。 达四聪：了解四方情况。以上三句出自《尚书·尧典》。

⑪柔远能迩：安抚远方，亲善近邻。以定我王：以此使我王安宁。这两句引自《诗经·大雅·民劳》。

【译文】

周公旦代摄天子职位，颁布德政，广施恩惠，越是边远的地方，就越是注意。任命十二州牧守，并委三人为副职，出外举察远方的百姓。如有挨饿受冻而得不到衣食的人，有打官司流离失所的人，有贤才而不被举荐的人，将这些情况入朝向天子禀告。天子在那些国君朝觐时，便拱手作揖使他们上前，问道："也许我的政令教化有不妥当的地方吧？为什么治下臣民有挨饿受冻不能得到衣食的，有治狱办案不称职的，有见贤才而不举荐的呢？"那些国君回去后，便召集本国的大夫，把天子的话告诉他们。百姓听说这件事后，都高兴地说："这果真是天子啊！不然为何居住在远都深宫，却能这样明察我们的情况呢？这样的天子又哪会受欺骗呢？"因此所谓州牧，是靠他广开四方之门，明察四方情况，倾听四方意见的。这样就可以使邻近的百姓亲附，边远的百姓安居乐业。《诗经》上说："安抚远方，亲善近邻，使得王室安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按：《韩诗外传》卷六所记与此文略同，但归于"王者"，不认为是周公之事。

【原文】

1·9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①，凿江通于九派②，灑五湖而定东海③。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注释】

①河：黄河。据向宗鲁《贾子札记》，此句末应补"九岐"二字。译文从此说。九岐，岐山破而为九。

②江：长江。九派：泛指长江众多的支流。

③酾（shī施）：疏导。五湖：泛指太湖流域一带所有的湖泊。定：倾注。

【译文】

河间献王说："大禹曾说：'百姓没有吃的，我就不能驱使他们；功业成就而对人民不利，那我不能使他们努力干。'所以他破岐山九处而疏通黄河，开凿三峡使长江与众多的支流沟通，疏导五湖之水使之东注于海。百姓也确实劳累，但是却不叫苦，原因就在于利益都归属人民。"

按：或以本则为《河间献王书》佚文。

【原文】

1·10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①："百姓有罪，在予一人②。"

【注释】

①《书》曰：今《泰誓》有以下引文，但"罪"作"过"。

②百姓有罪，在予一人：《韩诗外传》卷三、《尚书大传·武成传》、本书《贵德》篇，"罪"作"过"，都以此为周公语。《墨子·兼爱》认为是武王祀泰山语。《论语·尧曰》也认为是周武王语。

【译文】

大禹出巡遇见一个犯罪的人，便停下车来询问那个罪人并为他哭泣。左右的人说："那罪人因为不走正路，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君王您为什么要为他伤痛成这个样子呢？"大禹说："尧、舜时候的人民，都能把尧、舜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现在我作为君王，百姓各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我为他感到痛心。"《尚

书》上说："百姓有了罪过，责任全在我一人。"

按：《越绝书·无余外传》记此事较详，认为是大禹南巡苍梧事。

【原文】

1·11 虞人与芮人质其成于文王①。入文王之境，则见其人民之让为士大夫；入其国②，则见其士大夫让为公卿。二国者相谓曰③："其人民让为士大夫，其士大夫让为公卿，然则此其君亦让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国者，未见文王之身，而让其所争，以为闲田而反④。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⑤。故《书》曰：'惟文王之敬忌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虞：古国名。周文王时诸侯国，在今山西平陆县北。芮（ruì锐）：古国名。周文王时诸侯国，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城南。 质其成：即质成。求人评定是非。虞、芮两国相邻，因争田土之事曾向周文王请求评判。事见《史记·周本纪》、《诗经·大雅·绵》。《诗集传》："质，成也；成，平也。"周文王：姬姓，名昌。周武王之父，商末周族领袖，商纣王时封为西伯，亦称伯昌。

②国：国都，诸侯国的都城。

③二国者：虞、芮二国的使者。

④闲田：古代以土地封国，封余之田叫做闲田，也指无人耕种之田。

⑤敬慎恭己：恭敬谨慎严格约束自己。

⑥惟文王之敬忌：意即"敬畏文王"。语见《尚书·康诰》。

【译文】

虞、芮两国为争疆界事向周文王请求公正的评判。两国所派使者进入周文王的辖境后，就看见那里的人民互相推让做士大

夫；他们进入周文王的国都，就看见那里的士大夫互相推让做公卿。两国的使者相互议论说："这里的人民互相推让做士大夫，这里的士大夫互相推让做公卿，那么这里的国君也就会推让天下而不自居其位了。"两国的使者还没有见到文王本人，就主动让出他们原先所争的土地，把它作为无人耕种的空闲土地，然后就各自返回了。孔子说："文王的道德真伟大啊！那真是伟大到无以复加了！他无所举动就能改变事物，无所作为事情却能成功。他只是恭敬谨慎，严于律已，就使虞、芮两国的争端自然平息。所以《尚书》说：'人们都敬畏周文王。'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按：《尚书大传·略说》、《诗经·大雅·绵》毛《传》、《史记·周本纪》、《孔子家语·好生》等均载有此事。

【原文】

1.12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①，剪梧桐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②，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③，士称之。"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④，一称而成王益重言⑤，明爱弟之意，有辅王室之固⑥。

【注释】

①成王：见1·3条注①。他年幼继位，由周公旦摄政。唐叔虞：成王弟姬虞，晋国的始祖。成王灭唐之后，将唐之故地分封给他，故又称唐叔虞。　燕居：退朝闲居。

②珪（guī规）：古代帝王、诸侯所执的长形玉版，上圆或尖，下方，表示信符。

③工诵之：乐工唱诵它。

④说（shuì税）：劝说、进言。

⑤一称：一说。益重言：更加注重自已的言语。

⑥明：表明、显明。有：同“又”。固：根本。

【译文】

成王退朝后与他的弟弟姬虞在一起玩耍，成王剪了一片梧桐叶当作玉珪信符授给姬虞说：“我用这来封赠你。”唐叔虞听了很高兴，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叔父周公旦。周公旦因此请求拜见成王，他说：“天子您封了姬虞吗？”成王说：“那是我偶尔与姬虞开的玩笑。”周公对成王说：“我听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话来，史官要记载它，乐工要唱诵它，士大夫要宣扬它。”于是，成王就封姬虞在晋地。周公旦可称得上是善于进言的人了，他一说就使成王特别注重自己的言谈，既表明了爱弟的心意，又加强了王室的根本。

按：此文本于《吕氏春秋·重言》，《史记·晋世家》“周公”作“史佚”。“桐叶封弟”后来成为典故。

【原文】

1·13　当尧之时，舜为司徒①，契为司马②，禹为司空③，后稷为田畴④，夔为乐正⑤，倕为工师⑥，伯夷为秩宗⑦，皋陶为大理⑧，益掌驱禽⑨，尧体力便巧，不能为一焉。尧为君而九子为臣，其何故也？尧知九职之事⑩，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⑪，尧遂成厥功⑫，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注释】

①司徒：官名，掌管土地和人民，西周时始置。尧、舜、禹之事多为古代传说，不宜深究。又本则原与上连，今依《校证》另起。

②契（xiè谢）：传说中商族的始祖，帝喾之子。司马：西周时掌管

军政和军赋的官。

③司空：西周时掌管工程的官。

④后稷：传说中周族的始祖，名弃，尧舜时为农官。　田畴：本意为耕熟的田地，此处引申为农官。

⑤夔（kuí逵）：传说中尧的乐官。

⑨倕：同“垂”。传说中尧时巧匠。工师：春秋时齐、鲁等国掌管百工的官职。

⑦伯夷：人名，非周武王时的伯夷。《国语·郑语》说他是“礼于神以佐尧”的人。秩宗：官名。郑玄说：“主秩序尊卑。”

⑧皋陶（gāo高yáo摇）：传说中东夷族的领袖，偃姓。大理：官名，掌刑狱。汉景帝时改秦代廷尉为大理。

⑨益：一作翳，即伯益，又称大费。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传善于畜牧和狩猎。　敺禽：指狩猎。敺（ōu）通驱。

⑩知：执掌、主持。

⑪九功：即六府三事之功。《尚书·大禹谟》：“九功惟叙。”《疏》：“养民者使水、火、金、木、土、谷六府惟当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当谐和之。”

⑫厥：代词，同“其”，“他的”。

【译文】

在尧主天下的时候，舜做掌管土地和人民的司徒，契做掌管军政赋税的司马，后稷做掌管耕作的农官，夔做掌管礼乐教化的乐官，倕做能工巧匠的总管，伯夷做掌管宗庙祭祀的秩宗，皋陶做掌管刑狱的大理，益做掌管狩猎的官。尧身体单薄，轻便灵巧，不能承担其中任何一件事。可是尧成为君王，而这九人却做他的臣子，那是什么原因呢？尧懂得执掌九种职务的事情，能任命这九个人各自承担他们的职事，并且都能胜任，共同完成“六府三事”，尧于是成就了他的功业，统治天下。所以掌管人是君王的职分，掌管具体事务是臣子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是掌管人，臣子的职分是掌管事务，不要打乱了旧有的法制，这样天下就得到治理了。

按：《长短经·大体》引《傅子》用此文。

【原文】

1·14　汤问伊尹曰①："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②，知之有道乎③？"伊尹对曰："昔者，尧见人而知，舜任人然后知，禹以成功举之④，夫三君之举贤，异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无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⑤，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贡其能，则万一之不失矣⑥。"

【注释】

①汤：人名，即商汤。原为商族领袖，灭夏而建立商朝。　伊尹：人名，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一说名挚。传说他是商汤妻子陪嫁的奴隶，后被汤任以国政，助汤灭夏而建立商朝。

②三公：古代辅佐君王的最高官员。周朝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惟兹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位在三公之下，大夫、士之上。周朝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　大夫：古代官名，位在九卿之下，士之上。　元士：古代官名，位在大夫之下。《周礼·王制》："天子之元士视附庸。"《疏》："按周礼注：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于诸侯之士也。"

③知：了解，任用。

④举：举荐，任用。

⑤直意：主观意愿。

⑥万一之不失：不失万一，万无一失。

【译文】

商汤问伊尹："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些职位，了解它的适当人选有什么方法吗？"伊尹回答说："从前唐尧是见到了人就能了解他，虞舜是任用后方能了解他，大禹是凭作出的功绩来选拔他。这三个君王举用贤才，方法不同却都能成功，但仍然有失误的时候，何况不依法度而单凭自己主观意愿去

用人呢？必定会有重大的失误了。所以君王应该让臣下自己贡献出他的才能，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按：《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伊尹》五十一篇，“小说家类”有《伊尹》二十七篇，有人认为这段文章是《伊尹书》的佚文。

【原文】

1·15　王者何以选贤？夫王者得贤才以自辅，然后治也。虽有尧、舜之明，而股肱不备①，则主恩不流，化泽不行。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②，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③，是以主无遗忧，下无邪慝④，百官能治，臣下乐职，恩流群生，润泽草木。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⑤，此使能之效也⑥。

【注释】

①股肱：大腿和胳膊，用来比喻君王的重臣。本则原与上连，现依《校证》另作一条。

②四佐：四个辅佐。《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

③罢（pí疲）：行为不端，缺德少义。《国语·齐语》：“罢士无伍，罷女无家。”

④邪慝（tè特）：奸恶。

⑤堂：古代殿堂通称，堂即殿，引申为朝堂。

⑥使能之效：使用贤能之士的功效。

【译文】

做君王的为什么要选用德才兼备的人呢？因为君王只有得到贤能之士来辅佐自己，才能治理天下。不然的话，即使有尧、舜那样的英明，而没有像大腿和胳膊一样的重臣，那么君主的恩德

也就不能传布，教化惠泽也就不能施行。所以英明的君王居于上位，应谨慎地挑选官吏，务必求得贤才，设置四位大臣来辅佐自己；取英俊之才来管理各种机构，要使他们的爵位尊荣，给他们的俸禄优厚；对德才兼备的人要进用并使他们显赫荣耀，对行为不端的人要黜退他们，让他们去从事劳作。这样，君主就不会留下忧患，臣民中就不会有奸邪，百官能理事，臣下乐于尽职，恩泽遍布众生，滋润草木。从前，虞舜左有大禹，右有皋陶，不下殿堂而天下得到治理，这就是任用贤能的功效啊！

【原文】

1·16　武王问太公曰①："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②。"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③，少党者退④，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⑤，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⑥。"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

【注释】

①武王：《六韬》作"文王"。太公：人名，西周齐国的始祖。姜姓，吕氏，名望，一说字子牙，西周初年为"师"(武官名)，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有太公之称，亦称太公望、吕尚。

②真贤之实："真"与"实"义重复，乃"用"字之误，《六韬》作"而无用贤之实也"，可证。

③多：赞成、赞赏的意思，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下文"多奸"义同。

④少：轻视、指责的意思。用法同“多”。

⑤比周：偏义复词，即互相勾结之意。《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集注》：“周，普遍也；比，偏党也。”

⑥见于危亡：《校证》引《六韬》作“则国不免于危亡”，疑“见”字当为“免”，因形近而误，其上又脱一“不”字。或以为“见”同“现”，其义也可通。

【译文】

周武王问太公望说：“有因为举荐贤能而危亡的，那是为什么呢？”太公说：“那是因为举荐了贤能却不能任用，所以只有举贤的空名，而得不到用贤的实效。”周武王又问：“那过失在什么地方呢？”太公望说：“那过失在于君王不过好用小才罢了，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武王再问：“好用小才的会怎么样呢？”太公望回答说：“那样的君王喜欢听人赞颂而不厌恶谗言，把不肖的人当做贤才，把邪恶的人当成善良的，把奸臣当做忠臣，把不诚实的人当作诚实的。那样的君王认为称誉他的人有功，说他坏话的人有罪；真正有功的人得不到奖赏，真正有罪的人不受惩罚；赞誉结党的人得到升迁，轻视结党的人被黜退；这样一来，群臣就相互勾结而压制贤才，百官们就拉帮结派而称许奸臣；忠臣因为受诽谤无罪也被处死，奸臣因为吹捧，无功也受到奖赏；这样国家就会出现危亡的征兆。”周武王说：“好，我今天才知道诽谤与赞誉的实情。”

按：本《六韬·文韬·举贤》。

【原文】

1·17　武王问太公曰：“得贤敬士，或不能以为治者，何也？”太公对曰：“不能独断，以人言断者①，殃也。”武王曰：“何为‘以人言断’？②”太公对曰：“不能定所去③，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为，以人言为；不能定所罚，以人言罚；不能定所赏，

以人言赏；贤者不必用④，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为国何如？”太公对曰：“其为人恶闻其情，而喜闻人之情；恶闻其恶，而喜闻人之恶，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注释】

①人言：他人之言，别人的意见。

②为：通“谓”。

③去：舍去，抛弃。

④不必：不一定。

【译文】

周武王问太公望说：“君王得到了贤才并且礼遇贤士，有的还是不能因此治理好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太公回答说：“君王不能独立果断，往往靠他人的意见作决断的，当然要遭受祸殃了。”武王又问：“什么叫做‘靠他人意见作决断’？”太公回答说：“自己不能决定什么应该舍弃，依别人的意见舍弃；自己不能决定什么应该选取，凭别人的意见去选取；自己不能决定应该做什么，依别人的意见去做；自己不能决定应该惩罚谁，依别人的话去惩罚；自己不能决定应该奖赏谁，依别人的意见去奖赏；贤能的人不一定受到信用，不贤的人不一定被黜退，并且贤士也不会真的受到礼遇。”武王说：“对！那样的君主治国将会怎么样呢？”太公回答说：“他的为人是厌恶知道自己的真象，而喜欢知道别人的真象；厌恶听到自己的缺点，而喜欢听到别人的缺点；因此这种人一定不能治理好国家。”武王说：“讲得好啊！”

【原文】

1·18　齐桓公问于宁戚曰①：“管子今年老矣②，为弃寡人而就世也③。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职④，百

姓疾怨，国多盗贼，吾何如而使奸邪不起，民足衣食乎？”宁戚对曰：“要在得贤而任之。”桓公曰：“得贤奈何？”宁戚对曰：“开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举贤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临之，则未有布衣屈奇之士⑤，踵门而求见寡人者⑥！”宁戚对曰：“是君察之不明，举之不显，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国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谄谀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尝见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习，然后见察，三阻也；讯狱诘穷其辞⑦，以法过之，四阻也；执事适欲⑧，擅国权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则豪俊并兴，贤智来处；五阻不去，则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贤士之路。是故明王圣主之治，若夫江海无不受，故长为百川之主；明王圣君无不容，故安乐而长久。因此观之，则安主利人者，非独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将著夫五阻⑨，以为戒本也。”

【注释】

①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 宁戚：春秋时卫国人，因家贫为人拉车，到齐国喂牛于车下，扣牛角而唱歌，受到齐桓公的召见，并拜为上卿。

②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政治家，法家的先驱，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③为：或、或许。 就世：终于人世，指死亡。《国语·越语》：“先人就世，不穀即位”。

④失职：失所，失业。《周礼·地官大司徒》：“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

⑤布衣屈奇：布衣指未做官的人；屈奇，音义同“崛崎”，指不同于一般的人。

⑥踵门：亲自上门。踵（zhǒng种），脚后跟。

⑦诘（jié节）穷：义同“诘诎（qū屈）”，歪曲的意思。

⑧执事：百官。《国语·吴语》：“王总其百执事。”这里指专权的人。

⑨著：写下，记住。

【译文】

齐桓公向宁戚问道：“管子现在年事已高了，或许要离开我而辞世了。我恐怕法令不能继续施行，人民大多流离失所，百姓痛苦怨恨，国内盗贼横行，我怎样做才能使奸佞和邪恶的人不被起用，并使百姓丰衣足食呢？”宁戚回答说：“关键在于能得到贤士并且任用他们。”齐桓公问：“得到贤士该怎么办？”宁戚答道：“广开进贤的道路，认真考察后信用他们，使他们的职位尊荣，俸禄优厚，名声显赫，那么天下的贤士就会纷纷动身来到这里了。”齐桓公说：“我已经举拔贤士并任用他们了，可是除了先生您幸而光临外，就没有隐居不仕身怀奇才的人亲自上门来求见我的。”宁戚回答说：“那是因为君王您考察人才并不准确，选拔的人才也不一定重用，而用起来又有疑虑，委任的官职太低，给他们的俸禄太少。再说国家之所以不能得到贤士，有以下五种障碍：君主本身不喜欢贤能之士，又有谄谀的人守在身边，这是第一种障碍；谈便民利国之事的人，不曾被任用，这是第二种障碍；耳目被堵塞，遇事受蒙蔽，一定要依靠左右亲信才能了解下情，这是第三种障碍；审理案件歪曲供词，施用刑罚超过法度，这是第四种障碍；手下管事的人为所欲为，专断国政，滥施权柄，这是第五种障碍。除去这五种障碍，那么英豪俊杰就会纷纷出现，贤才智士就会来此安居；这五种障碍不消除，那么对上就会蔽塞官吏和百姓的实情，对下就会堵塞引进贤士的道路。由此可见，圣明的君王治国，好比那大江大海无所不受，因此才能永远成为天下河流的主宰；圣明的君王无所不容，所以君民安乐而国运长久。由此看来，那使君王安定，有利于民众的人，不能只是一个贤士啊！”齐桓公说：“很好！我将要记住这五种障碍，用来作为自己的主要鉴戒。”

【原文】

1·19　齐景公问于晏子曰①："寡人欲从夫子而善齐国之政。"对曰："婴闻之，国具官而后政可善②。"景公作色曰："齐国虽小，则何为不具官乎？"对曰："此非臣之所复也。昔先君桓公身体堕懈，辞令不给，则隰朋侍③；左右多过，刑罚不中，则弦章侍④；居处肆纵，左右慑畏，则东郭牙侍⑤；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则宁戚侍⑥；军吏怠，戎士偷⑦，则王子成父侍⑧；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侍⑨；先君能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是以辞令穷远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顿；是故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⑩。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⑪！吾闻高缭与夫子游⑫，寡人请见之。"晏子曰："臣闻为地战者不能成王，为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缭与婴为兄弟久矣，未尝干婴之过，补婴之阙⑬，特禄仕之臣也，何足以补君？"

【注释】

①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名杵臼。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晏子：即晏婴，齐国大夫，字平仲。有《晏子》一书，记载他的言论和生平事迹。

②具官：配备应有的官员。《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

③隰（xí习）朋：人名，齐国桓公时大夫，多智善辩。　侍：侍奉，这里指辅佐。

④弦章：春秋时齐人，字子旗，桓公时用为治狱之官。

⑤东郭牙：春秋时齐人，齐桓公时大夫，敢犯颜进谏，不避死亡，立

[library stamp]

为大谏之官。

⑥宁戚：见1·18条注①。

⑦偷：苟且，得过且过。

⑧王子成父：王子，复姓，本姓姬，后以爵系为氏。王子成父，齐桓公时为大司马，善治军。

⑨管子：见1·18条注②。

⑩胙（zuò作）：古代祭祀时供献的肉。天子祭祀后把这种肉赐给诸侯，以示宠信。

⑪自此以上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自此以下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篇首有“景公谓晏子曰”六字。观文气，似为刘向有意合并者，故作如是处理。

⑫高缭：《晏子春秋》作“高纠”，生平未详。

⑬阙：过失。

【译文】

齐景公问晏婴说：“我想要听从先生您的意见搞好齐国的政治。”晏婴对他说：“我听说：国家必须配备好应有的官员，政治才可以搞好。”景公变了脸色说：“齐国虽小，凭什么说没有配备应有的官员呢？”晏子回答说：“这不是我上面回答的本意。从前，先王齐桓公每当身体懒散懈怠，辞不达意时，就有隰朋帮助他；每当左右过失多，刑罚不适当，就有弦章帮助他；如果在内宫恣意放纵，左右感到害怕恐惧，就有东郭牙谏止他；田土不整治，人民不安定，就有宁戚帮助他；军官懈怠，士兵散漫，就有王子成父帮他整治；行动不符合道德仁义，信誉下降，品行有缺点，就有管仲帮助他。先王能用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处，用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欠；因此，他的号令传达到很远的地方也不会有人违抗，对有罪的人用兵讨伐而不会遭受挫折；因此诸侯都前来朝贺他的盛德，天子也把祭肉赏赐给他。现在君王您的过失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您，所以说官员未配备好。”景公说：“好！我听说高缭与先生您素有交往，请您帮助我见到他。”晏婴说：“我听说为了争夺土地而进行战争的不能成就帝王的功业，为

了追求俸禄而当官的不能取得政绩。像高缭这样的人与我很久就情同兄弟，但他从未指责过我的过失，补正我的失误，他只不过是追求俸禄官职的臣子罢了，怎么能够来辅佐君王您呢？”

【原文】

1·20　燕昭王问于郭隗曰①："寡人地狭人寡，齐人取蓟八城②，匈奴驱驰楼烦之下③，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④，恐危社稷⑤，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⑥："愿，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⑦，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⑧，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⑨，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⑩，逡巡而退以求臣⑪，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⑫，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⑬，从周归燕；邹衍闻之⑭，从齐归燕；乐毅闻之⑮，从赵归燕；屈景闻之⑯，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⑰。夫燕、齐非均权敌战之国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⑱。"此之谓也。

【注释】

①燕昭王：战国时燕国国君，名职，燕王哙的庶子，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在位。　郭隗（wěi伟），燕人，为燕昭王谋士，拜为上卿。

②取蓟（jì际）：蓟，地名，周武王封尧之后代于此。其后燕并蓟，作为燕都。其城西北有蓟丘，因而得名，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南。又“取蓟”二字原作“削取”，今依《校证》据卢文弨引《史记·乐毅传》张守节《正义》改。

③楼烦：春秋战国时国名。以游牧为生，精于骑射，东与燕赵为邻。

④宗庙：祖宗的神庙。这里指继承祖先的事业。

⑤社稷：土神为社，谷神为稷，古代常用作国家政权的象征。

⑥避席：古时人席地而坐，避席即离开座位，表示恭敬。

⑦东面：位在西而面向东。古代宾主相见以西为尊，主东而宾西。见《大戴礼·武王践阼》。　目指气使：用眼神和气色示意以役使别人。

⑧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都采取这样的位置。

⑨西面：参见注⑦。　等礼相亢：以同等礼节对待。

⑩北面：位在南而面向北。参见注⑧。拜人为师也称北面，《汉书·于定国传》：“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　拘指：即句指，接受老师句读方面的指点。《淮南子·修务训》：“弟子句指而受。”

⑪逡（qūn群阴平）巡：迟疑徘徊，欲行又止。这里指退让谦恭。

⑫兴道：《校证》云：《史记正义》作“与王霸同道”，正与上文相应。今本脱“王霸同”三字，故改“与”为“兴”，因两字的繁体形近。

⑬苏子：即苏秦之弟苏代，战国时东周洛阳人，曾劝说燕昭王联秦伐齐。

⑭邹衍：战国时齐国临淄人，著有《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归入阴阳家，今不传。

⑮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乐羊的后代。燕昭王时任乐毅为亚卿，后率军破齐，连下七十余城。

⑯屈景：生平未详。《战国策·燕策》、《史记》、《新序》中记此事皆有剧辛，而无苏子、屈景二人。

⑰并：兼并，吞并。公元后284年，乐毅率燕军攻破齐都临淄，齐湣王死，除莒、墨二城外，齐地为燕、秦、赵、魏、楚等国所得。

⑱济济：《毛传》：“济济，多威仪也。”这两句引自《诗经·大雅·文王》。

【译文】

燕昭王向郭隗问道："我的国家土地狭窄，人口稀少，齐国已攻取我蓟地八座城池，匈奴已进犯到邻国楼烦附近，像我这样的不贤，却要继承祖先的事业，恐怕会危及国家，要保存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办法吗？"郭隗说："有的，但是恐怕君王您不能采用啊！"燕昭王起身离座说："我非常乐意听，请您告诉我。"郭隗说："帝王的臣子，他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是帝王的老师；国王的臣子，他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是国王的朋友；霸主的臣子，他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是霸主的宾客；危国之君的臣子，他名义上是臣子，那实际上跟俘虏一样。大王您如果要东向凭尊位颐指气使地寻求臣佐，那么奴仆一类的人材就会来到；您如果南向临朝听政，采用宾主相揖谦让的礼节来寻求臣佐，那么真能做臣子的人材就会来到；您如果西向以平等的礼节相待，态度谦恭，不凭仗权势来寻求臣佐，那么像朋友一样的人材就会来到；您如果北向像弟子接受老师指点一样，以卑躬退让的态度来寻求臣佐，那么能作老师的人材就会来到。这样，那就进可以行王道，退可以图霸业，请大王您选择吧！"燕王说："我很愿意学习，然而没有老师。"郭隗说："大王如果真心想要复兴王霸之道，我请求为天下贤士做一个榜样。"于是燕王便请郭隗上坐，一直尊为老师。过了三年，苏代听说这件事，便从东周来到燕国；邹衍听说这件事，便从齐国投奔燕国；乐毅听说这件事，也从赵国回到燕国；屈景知道这件事，便从楚国奔赴燕国。这四位贤士全都来到燕国，终于以弱小的燕国兼并了强大的齐国。那燕国与齐国本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国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是由于这四个贤士的效力。《诗经》上说："有众多威仪之士，文王的国家因此安宁。"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按：《战国策·燕策》、《新序·杂事》三记此事，又略见《史记·燕世家》、《乐毅列传》。

【原文】

1·21　楚庄王既服郑伯①，败晋师，将军子重三言而不当②。庄王归，过申侯之邑③。申侯进饭，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请罪，庄王喟然叹曰："吾闻之：其君贤者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师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④，不穀恐亡。且世不绝圣，国不绝贤，天下有贤而我独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为！"故战服大国，义从诸侯⑤，戚然忧⑥，恐圣知不在乎身⑦，自惜不肖，思得贤佐，日中忘饭，可谓明君矣。

【注释】

①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illegible]（mǐ米）姓，名旅（又作吕、侣），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楚庄王大败晋国后称霸，为春秋时代五霸之一。事见《史记·楚世家》。郑伯：即郑襄公，名坚，公元前604年至前587年在位。公元前597年，楚庄王攻郑，围之三月而克。郑襄公肉袒牵羊谢罪，庄王与郑讲和。

②子重：复姓，楚公子婴齐字子重，他的后人以字为姓。

③申侯：春秋时楚国人，即屈申，字子夷，楚国大夫，又称申公巫臣。他曾谏止楚庄王与子反娶夏姬，而后却自娶夏姬，潜逃晋国。邑：古代大夫的封地。

④不穀：不善，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老子》："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王侯自谓孤、寡、不穀。"

⑤从：使……顺从。

⑥戚然：警惕不安的样子。

⑦圣知：知，同"智"，圣明与才智。

【译文】

楚庄王已经降服了郑襄公，又打败了晋国的军队，将军子重

多次进言均不恰当。庄王回师楚国，路过申公巫臣的封地。申侯向庄王进献了饮食，到了正午庄王还没吃。申侯便向庄王请罪，庄王长叹一声说："我听说：如果某君主是贤明的人，并且有老师辅佐的，就可以称王；那君主如果是中等才德的君主，也有老师辅佐的，就可以称霸；那君主如果是下等才德的君主，并且群臣还不如君主的，必然败亡。现在我就是那下等的君主，而群臣又不如我，我恐怕国家要危亡了。况且世上的圣人不会完全消失，一国之内的贤士也不会完全消失。天下有贤才而偏偏我不能得到，像我这样活着的人，还吃饭干什么！"由此看来，能以战争降服强大的国家，凭正义使诸侯归顺，还小心翼翼，忧虑不安，唯恐圣明才智不在自身，叹惜自己的不才，想要得到贤士的辅佐，到中午连饭也忘记了吃，像楚庄王这样的君主，可称得上是英明的君主了。

按：《荀子·尧问》、《吕氏春秋·骄恣》、《吴子·图国》、《贾子·先醒》、《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等都记载有这样的事而文字略有不同。此文多用《贾子》。

【原文】

1·22　明主者有三惧①：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②。何以识其然也？越王勾践与吴人战③，大败之，兼有九夷④。当是时也，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群臣曰："闻吾过而不告者其罪刑⑤。"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者也。昔者，晋文公与楚人战⑥，大胜之，烧其军⑦，火三日不灭，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今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能以战胜而安者，其唯圣人乎！若夫诈胜之徒⑧，未尝不危也，吾是以忧。"此得意

而恐骄者也⑨。昔齐桓公得管仲、隰朋⑩，辩其言，说其义，正月之朝⑪，令具大牢⑫，进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东面而立。桓公赞曰⑬："自吾得听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聪，不敢独擅，愿荐之先祖。"此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注释】

①明主：《韩诗外传》作"明王"，前有"孔子曰"三字。

②至言：至理名言，最好的言论和道理。

③勾践：春秋战国之交的越国国君。先为吴王夫差所败，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公元前473年灭吴后称霸。

④九夷：我国古代东方九种少数民族部落。《淮南子·齐俗》："越王勾践……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

⑤刑：杀。《战国策·魏策》："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

⑥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国君，献公子，名重耳，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城濮之战大胜楚军，成为霸主。

⑦军：营垒。

⑧诈：通"乍"，突然。

⑨者：原脱此字，现依《校证》据上下文例补。

⑩齐桓公：见1·18条注①。　管仲：见1·18条注②。　隰朋见1·19条注③。

⑪正（zhēng真）月之朝：古代农历每年正月要朝拜天地、祭祀祖宗。

⑫大牢：即太牢。盛牲的食器叫牢，大的叫太牢。太牢可盛三牲，因此也把宴会或祭祀时并用牛、羊、豕三牲的叫"太牢"。

⑬赞：祭告。

【译文】

英明的君主常有三怕：一怕居高位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二怕得意时骄傲自满，三怕听到天下的至理名言又不能实行。凭什么

知道他们会这样呢？越王勾践与吴国交战，将吴国打得大败，兼并了九夷。当时他南面称霸，召集了亲近大臣和远方大臣，对群臣下令说："知道我的过错而不告知我的人，他的罪该被处死。"这就是身居高位而怕不知道自己过失的例子。从前，晋文公重耳与楚国交战，大胜楚国，焚烧了楚军营垒，大火三天三夜没有熄灭。晋文公退朝之后，脸上带有忧虑的神色，侍者问他："君王您大胜楚军，现在却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呢？"晋文公说："我听说能因战胜而安宁的，那只有圣人吧！至于突然得胜的普通人，没有不危亡的，我因此而忧虑。"这就是胜利后得意时而怕骄傲的例子。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隰朋的辅佐，为他增长辩才，解说道义。到正月上朝，便命令准备牛、羊、豕三牲，供奉先王祖宗。齐桓公站东向西，管仲、隰朋站西向东，齐桓公祭告说："自从我能听到这两个人的忠言，我的眼睛更加明亮，听力更加敏锐，不敢独自占有这些忠言，愿将它进献给先王祖宗。"这就是听到天下的至理名言而怕不能实行的实例。

按：文本《韩诗外传》卷七。

【原文】

1·23　齐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之不祥也①？"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②。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③；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④，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⑤"

【注释】

①殆：大概。

②与：参预、干预，这里引申为“算作、归入”的意思，
③室：居室。这里指老虎所居之地。
④如：往，到。
⑤曷：同“何”，疑问代词。

【译文】

齐景公出外打猎，上山遇见老虎，下到沼泽又遇见大蛇。齐景公回去后，召见晏子并问他：“今天我出去打猎，上山见到老虎，下到沼泽又遇见大蛇，这大概就是所说的不祥之兆吧？”晏子说：“国家有三种不祥，这些都不算在内。有贤士而不了解，这是一不祥；了解了又不用他，这是二不祥；用了他却又不委以重任，这是三不祥。人们所说的不祥，就像这三种情况。现在大王您上山见虎，因为那是老虎出没之地；到沼泽见蛇，因为那是蛇的洞穴所在。往老虎出没的地方去，到蛇的洞穴之处去，而看见了虎和蛇，为什么是不祥呢？”

按：事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原文】

1·24　楚庄王好猎，大夫谏曰：“晋、楚敌国也，楚不谋晋①，晋必谋楚，今王无乃耽于乐乎②？”王曰：“吾猎将以求士也，其榛蘩刺虎豹者③，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④，吾是以知其劲有力也；罢田而分所得⑤，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⑥，楚国以安。故曰“苟有志则无非事者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谋：图谋、算计。
②无乃：岂不是，反诘词。　耽：沉溺。
③榛（zhēng珍）蘩（cōng冲）：灌木丛生。

④犀（xī西）、兕（sì似）：两种犀牛名。

⑤田：打猎。

⑥三士：本书卷八《尊贤》：“楚庄王用孙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

⑦苟：假若、如果。

【译文】

楚庄王喜好打猎，大夫们劝谏他说：“晋和楚是敌对的国家，即使楚国不想算计晋国，晋国也必定要图谋楚国的，现在大王您岂不是太沉迷在游乐中了吗？”楚庄王说：“我打猎是为了寻求贤士猛将。那敢于冲进荆棘丛中刺杀虎豹的人，我因此知道他的勇猛；那能抓住犀牛并与猛兕搏斗的人，我因此知道他强劲有力；打完猎公平分配所获的猎物，我因此知道他的仁义。”通过这个方法，楚王得到了三个贤士，楚国也因此安定。所以说“如果有心，那就没有一件无目标的事情”，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原文】

1·25 汤之时，大旱七年①，洛坼川竭②，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③，教之祝曰：“政不节耶④？使人疾耶⑤？苞苴行耶⑥？谗夫昌耶？宫室营耶⑦？女谒盛耶⑧？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⑨。《诗》云：“上下奠瘗，靡神不宗⑩。”言疾旱也。

【注释】

①大旱七年：《管子·权数》及《王霸》并载：“汤七年旱。”《庄子·秋水》：“汤之时，八年七旱。”

②洛坼川竭：川为共名，洛为别名，不可并称。洛川即今河南洛河，应为“洛川竭”方通。后人臆加“坼”字，为与下文“煎沙烂石”相对

应，于文理却不通。

③三足鼎：古代三脚炊器，常用于重大祭祀活动。　祝：用言语向神灵祷告，祈求福佑。

④节：节制，适度。

⑤疾：痛苦。

⑥苞苴（jū居）：裹鱼肉的草包，用苇或茅。古代赠人礼物，必加包裹，因此称所赠礼物为苞苴。这里指用财物行贿。

⑦营：通"荣"，华美。

⑧女谒：通过宫廷中受宠的女人进行干求与请托。

⑨响：回音。　效：随，跟着。

⑩瘗（yì意）：埋葬。　宗：尊敬。这两句引自《诗经·大雅·云汉》。

【译文】

在商汤的时候，曾连续大旱了七年。洛河的水干枯了，沙子被烤得滚烫，石头也被烤得像煮熟了似的。于是商汤命人举起三足鼎向山神河神祷告，并令他祈告说："是因为我的政令不适度吗？是我使百姓遭受痛苦了吗？是贪贿成风了吗？是说坏话的小人得势了吗？是因为宫殿太豪华了吗？是因为裙带风太盛行了吗？为何天旱不雨到了这样的地步啊！"祷告的话还没说完，天就降下了大雨。所以上天对人事的感应，好像那影子伴随形体，回音跟着声音一样。《诗经》上说："上下祭奠天地，掩埋供品，没有神明不受尊重。"说的也就是大旱时祭神求雨的事情。

按：此文所载与《荀子·大略》文字略同。

【原文】

1·26　殷太戊时有桑、榖生于庭①，昏而生②，比旦而拱③，史请卜之汤庙④，太戊从之。卜者曰："吾闻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生；殃者祸之先者也，见殃而能为善，则祸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⑤，问疾吊丧，三日而桑、榖自亡。

【注释】

①殷太戊：商朝第九代国王，太康之子，雍己之弟，又称天戊。用伊陟（伊尹子）、巫咸治国政，复兴殷王朝。穀（gǔ古），即楮树，桑、穀生于庭：古代迷信，认为桑、穀二物共生于朝廷为不祥之兆。

②昏：日暮，天刚黑。

③比旦：到天亮。拱：两手手指合围，即拇指对拇指，中指对中指而合成的一圈。

④史：官名，在王的左右掌法典和记事。卜：古人用火灼龟甲取兆，以预测吉凶。汤庙：商朝的祖庙。

⑤晏：晚、迟。

【译文】

殷商太戊的时候，有桑秧和楮苗长在朝廷的院子里。天刚黑时才长出来，到天亮时就长到碗口粗。史官请求到商的祖庙里去占卜，太戊依从了这个办法。占卜的人说："我听说：吉祥之物是福佑的先兆，见到吉祥之物而不做好事，那么福佑就不会产生；害人之物是灾祸的先兆，看见害人之物而能做好事，那么灾祸就不会降临。"于是，太戊便勤于政事，早上朝晚退朝，关心百姓疾苦，吊唁死者。过了三天，那庭中的桑树和楮树就自己枯死了。

按：《史记·殷本纪》、《汉书·郊祀志》、《论衡·感类》等所记与此文略同。《吕氏春秋·制乐》、《韩诗外传》卷三则以为成汤事。

【原文】

1·27　高宗者，武丁也①，高而宗之②，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③，刑法违犯④，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⑤。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问诸祖己⑥，曰："桑、穀者，野

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⑦？”武丁恐骇，饬身修行⑧，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⑨。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⑩，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注释】

①武丁：商朝第二十二代国君，小乙之子，后称高宗，在位五十九年。

②高：推崇。 宗：敬重。

③缺：缺失，败坏。

④刑法违犯：本书卷十《敬慎》作“刑法弛”。

⑤相：古代官名，百官之长，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吕氏春秋·举难》：“相也者，百官之长也。”

⑥问诸祖己：原作“闻诸祖己”，下无“曰”字，现依《校证》据《尚书大传》与《论衡》所引增改。 祖己：武丁时贤臣，曾劝武丁“修德”，见《尚书·商书·说命》、《高宗肜日》及《汉书·郊祀志上》。

⑦意：料想，看来。 者：语助词，表句中停顿。

⑧饬身修行：约束自身，检点行为。

⑨明养老：《尚书大传》后有“之礼”二字，《论衡》也有“之义”二字，本文疑脱二字。明，显示。养老，按古礼，对年老而贤德的人要按时享以酒食，表示尊敬和礼待。

⑩蛮、夷：古代泛指华夏中原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重（chóng 从）译：辗转翻译。

【译文】

商代的高宗就是武丁，后人推崇他敬重他，所以称为高宗。商朝自成汤以后，先王治国之道被败坏了，刑法也遭到破坏，桑秧与楮苗一起长在朝廷中，到第七天竟比碗口还粗，武丁便召见国相并问他这是什么原因。国相说：“我虽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却不能说啊！”又问祖己，祖己说：“桑秧与楮苗本是野外生长的

植物，却生长在朝廷之中。想来国家快灭亡了吧？”武丁听后十分惊恐，于是约束自己，检点行为，追思先王的政绩，使灭亡了的诸侯中兴，使断绝了祭祀的世家贵族能持续下去，举用避世隐居的贤人，彰明尊老敬贤的礼节。三年以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几经转译通话后前来朝拜的就有七国之多。这就是所说的能够复兴濒于灭亡的国家，使断绝了祭祀的世家贵族能以持续的君主，因此后人推崇他敬重他。

按：文本《尚书大传》，又见《汉书·五行志》。本书《敬慎》、《论衡·异虚》及《无形》二篇，也与此文所记相合。

【原文】

1·28　宋大水①，鲁人吊之曰②：“天降淫雨，谿谷满盈，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③，斋戒不谨④，邑封不修⑤，使人不时⑥，天加以殃，又遗君忧⑦，拜命之辱⑧。”君子闻之曰⑨：“宋国其庶几乎⑩！”问曰：“何谓也？”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⑪，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⑫。三年，岁丰政平。向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⑬，则年谷未丰，而国家未宁。《诗》曰：“弗时仔肩，示我显德行⑭。”此之谓也。

【注释】

①宋：西周初期所封诸侯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平武庚反叛之后，把商朝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建都商丘，国号宋。属地有今豫东及苏、鲁、皖各一小部。

②鲁：西周初期所封诸侯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东征灭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使子伯禽率殷民六族为鲁君，建都曲阜。属地有今山东西南部。吊：对有丧事或受到灾祸的人表示哀悼慰问。

③不佞：无才无德，古人谦词。

④斋戒：古人在祭祀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腥，不与妻妾同寝，整饬身心，以示虔诚。

⑤邑封：诸侯的封国与领地。

⑥不时：不按时节。

⑦遗（wèi卫）：给予，使。

⑧拜命之辱：古人外交惯语，犹言“承蒙关照，实不敢当”。

⑨君子：《韩诗外传》作“孔子”，《左传》作“臧文仲”。此文多采自《外传》，应以“孔子”为是。

⑩庶几：也许可以，表示推测。

⑪夏桀：名履癸，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暴虐荒淫，为商汤所灭。　殷纣：名受，也称帝辛。商朝最后一个国王，残暴荒淫，为周武王所灭。

⑫戮力：同“努力”。

⑬向使：过去如果。

⑭弗时仔肩：弗通“佛（bì必）”，即“弼”字。《郑笺》：“佛，辅也。”时，通“是”，即此。　仔肩，负担，责任。　这两句引自《诗经·周颂·敬之》。

【译文】

宋国发生大水灾，鲁国派人慰问说：“上天下了很久的雨，溪沟河谷都涨满了，漫延到您的领地，使得您的执政大臣担忧，我特派使臣前来表示衷心的慰问。”宋君回答他说：“因为我无才无德，斋戒不谨慎，封地未整治好，使用民力不按时节，所以上天降给我灾祸，又使贵国国君担忧，承蒙关注，实不敢当。”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宋国也许有希望了吧！”有人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说：“从前夏桀、殷纣不肯承担自己的过错，他们灭亡得很快；成汤、周文王、周武王懂得承担自己的过错，他们兴盛得也就很快。有了过错只要能改，这就等于没有过错，所以说宋国是很有希望的。”宋君听到这些话后，早起晚睡，很早就上

朝，很晚才退朝。吊唁死去的臣民，慰问患病的百姓，尽力于国内的政事。过了三年，年成丰收，政治清平。先前假若宋君没有听到孔子的那番话，那么年成将不会丰收，并且国家也不会安宁。《诗经》上说："大力辅佐我担当重任，指示我以显明的德行。"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按：事见《左传》庄公十一年与《韩诗外传》卷三。

【原文】

1·29　楚昭王有疾①，卜之曰："河为祟②。"大夫请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③，祭不过望④。江、汉、雎、漳⑤，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⑥，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焉。仲尼闻之曰："昭王可谓知天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注释】

①楚昭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名珍，公元前515年至前489年在位。

②祟（suì岁）：鬼神给人的灾祸。

③割地制土：古代天子分封土地和奴隶。

④望：古代祭祀山川的总称。遥望而祭，故称望。《左传》宣公三年："望，郊之属也。"

⑤江、汉、雎、漳：楚国境内的四条水名，即长江、汉水、雎水、漳水。

⑥不穀：不善，古代君王的谦称。

【译文】

楚昭王有病，占卜的人说："这是河神在作怪。"大夫们请求用牛、羊、豕三牲来祭祀河神。楚昭王说："别这样。从前先王割地分封，祭祀也从不超过境内能望见的山川。长江、汉水、雎水、漳水，都是楚国望祭的对象，祸福的到来，不会超越它们；我虽

无才无德，也不是河神能够作祟降灾的。”于是不去祭祀河神。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昭王真可以说得上是懂得天理的人了，他不会丧失国家政权，是应当的啊！”

按：文本《左传》哀公六年，及《韩诗外传》卷三；又见《史记·楚世家》，文字稍异；《孔子家语·正论》袭用此文。

【原文】

1·30 楚昭王之时，有云如飞鸟夹日而飞，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驲①，东而问诸太史州黎②，州黎曰：“将虐于王身③，以令尹、司马说焉④，则可。”令尹、司马闻之，宿斋沐浴，将自以身祷之焉。王曰：“止，楚国之有不榖，由身之有匈胁也⑤；其有令尹、司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胁有疾，转之股肱，庸为去是人也⑥！”

【注释】

①驲（rì日）：驿传。古代以车为传，以骑为驲，乘驲，即乘驿马。

②太史：史官名。《列女传》云“周史”，《左传》、《史记》俱作“周太史”。

③虐：侵害、加害。

④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为楚国的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司马：官名，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时沿用，掌军政军赋。说：同“脱”，解脱，免除。

⑤匈：即“胸”。由：同“犹”。

⑥庸：同“讵”，岂、难道，反诘副词。

【译文】

楚昭王的时候，天上有云像飞鸟一样夹着太阳飞。三天都是这样，楚昭王为此而担忧，命人乘驿马去东方向太史州黎询问这

件事。州黎说:"这是上天将降灾在大王身上,如果让令尹、司马两人解禳,就可以避免。"令尹、司马二人知道后,便守斋吃素,沐浴净身,向上天祈祷以自身代昭王受祸。昭王说:"别这样。楚国有我,如同人身有胸胁一样;楚国有令尹、司马,如同人身有大腿和胳膊一样。胸胁有病,如果转移到大腿和胳膊,难道能说病痛就离开了这人的身体吗?"

按:事见《左传》哀公六年,又见《史记·楚世家》、《列女传·楚昭越姬》。

【原文】

1·31　邾文公卜徙于绎①,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君曰:"苟利于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树之君②,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③。"侍者曰:"命可长也,君胡不为?"君曰:"命在牧民④,死之短长⑤,时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于绎。

【注释】

①邾文公:即邹文公,邹国国君。　邾:周武王时所封颛顼之后在邾,即邾国,后改称邹,曹姓,为鲁国附庸,地在今山东邹县一带,战国时被楚宣王所灭。绎:通"峄",即峄山,又名邹山,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②烝民:众民。

③与:参与,在其中。

④命:这里引申为活着。　牧民:治理百姓。这里是以牧养牛羊作比喻。

⑤死:这里指寿命。

【译文】

邹文公占卜准备迁都到峄山,太史说:"这样虽对人民有利,但对君主不利。"邹文公说:"假若对人民有利,也就是对我有利。

上天生下众民并为他们立了国君，是为了有利于百姓。老百姓既然得到了利益，那我的利益也必然在其中。”文公身边的侍从说：“不迁都可以延长寿命，君王您为何不这样做呢？”邹文公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治理好百姓，寿命的长短，那是有一定时间的。百姓如果得到利益了，哪一种好处比这个更大呢？”于是便迁都到峄山。

按：事见《左传》文公十三年。

【原文】

1·32　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①，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②”此能求过于天③，必不逆谏矣④。安不忘危，故能终而成霸功焉。

【注释】

①楚庄王：见1·21条注①。　见天不见妖：前一“见”为看见，后一“见”同“现”。　妖：怪异。　孽：灾害、妖祸。

②天其忘予欤：上天难道忘记我了吗？

③过：责备，谴责。

④逆谏：反对别人的劝诫。

【译文】

楚庄王见上天未降示怪异，地上也没有发生灾祸，于是就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忘记了我吗？”这说明他能向上天请求谴责，一定不会拒谏饰非。安定时不忘记危亡，所以楚庄王最终能成就霸王的功业。

按：文本《董子·必仁且知》，又见《论衡·谴告》。

【原文】

1·33　汤曰：“药食先尝于卑①，然后至于贵；药言

先献于贵②，然后闻于卑。”故药食尝乎卑③，然后至于贵，教也；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④，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闻言者⑤，其得言也少。是以明上之于言⑥，必自他听之⑦，必自他闻之，必自他择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数行之为章⑧，以数施之万物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注释】

①药食：治病的饮食。

②药言：规诲劝诫的话。《史记·商君列传》：“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③乎：同“于”。

④味：品味。

⑤味言：像辨味一样去辨别他人的话，即对言论进行审查。

⑥明上：明王。于：旧本脱此字，据《校证》补。

⑦必自他听之七句：《校证》引俞樾云：“七‘他’字皆不可解……贾子《新书》述此文作‘必自也听之，必自也择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认为“他”与“也”古可通。今按，“他”作三身代词始于唐，七“他”字亦可能系后人妄改。

⑧章：同“彰”，显明。

【译文】

商汤说：“治病的药物饮食先让卑贱的人尝试，然后才进奉给尊贵的人；规诲劝诫的言论应先奉献给尊贵的人，然后才让卑贱的人知道。”药物饮食之所以要先由卑贱的人尝试，然后才进奉给尊贵的人，因为那是教化的需要；规诲劝诫的言论之所以应先奉献给尊贵的人，然后才让卑贱的人知道，因为那是必经的途径。因

而让人品尝食物之后才吃的人，他得到的滋味一定多，让别人先审查进献的言论，然后自己才听取这些言论的人，他得到的言论就必然很少。因此英明的君王对于言论，一定要亲自听取，一定要亲自知道，一定要亲自选择，一定要亲自收集，一定要亲自汇总，一定要亲自收藏，一定要亲自实行。事理因多次的择取而清楚，因多次的实行而显明，因多次施行于天地万物而得以保存。因此，寻求事理真谛的人不是用眼而是要用心，获得事理真谛的人不是用手而是用耳。

按：文本《贾子新书·修政语上》。

【原文】

1·34　楚文王有疾①，告大夫曰："管饶犯我以义②，违我以礼③，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④。申侯伯⑤，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⑥。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⑦，必以吾时遣之。"大夫许诺，乃爵管饶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⑧。申侯伯将之郑⑨，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⑩，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⑪。

【注释】

①楚文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名赀，公元前689年至前677年在位。

②管饶：人名，生平未详。《新序》作"管苏"，《吕氏春秋·长见》作"苋谆"。犯：同"范"，规范。

③违：同"围"，包围、限制。

④以，即"为"；时，犹"即"，副词；爵之，封他爵位。

⑤申侯伯：人名，生平未详。

⑥先我行之：先为我准备好。

⑦丧：丧失、过失，用作名词。

⑧行之：打发他走。

⑨之：往、到，作动词。

⑩而：同“尔”，你，代词。下文同。

⑪三年……五月：按《左传》楚文王死在鲁庄公十七年，申侯被杀在鲁僖公七年，则申侯居郑已历二十四年，三年五月说恐不足信。

【译文】

楚文王有病，告诉大夫说：“管饶这个人总是用礼义来规范我，约束我，与他相处总是感到不安，不看见他也不会想他；但是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益处，一定要替我即时封他爵位。申侯伯这个人，凡是我有什么欲望，他都鼓励我去做，凡是我所喜欢的事，他都先为我安排好了，与他相处感到安逸，见不到他，就会想他；但是我因此有了不少过失，一定要替我即时打发他离开。”大夫答应照办，于是就封给管饶大夫的爵位，赠送了一些财物给申侯伯打发他离开楚国。申侯伯将要去郑国，楚文王对他说：“你一定要戒除你的毛病啊，你做人不讲仁义，又想攫取别人的政权，不要带着这个毛病前往鲁、卫、宋、郑等国。”申侯伯根本不听，于是去到郑国。三年之后，他掌握了郑国的政权，但是只过了五个月郑国人就把他杀掉了。

按：文本《吕氏春秋·长见》，又略见《左传》僖公七年。

【原文】

1·35　赵简子与栾激游①，将沉于河②，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激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激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③，而栾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栾激未尝进一人④，是进吾过而黜吾善也⑤。”

【注释】

①赵简子：原为晋国大夫。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为赵国开国君

主，名鞅。在位六十年。　栾激：人名，赵简子幸臣。《吕氏春秋·骄恣》作“鸾徼”。

②将沉于河：文意不明，《吕氏春秋·骄恣》作“赵简子沉鸾徼于河”。可知所沉者为上文的栾激。

③善御：优秀车夫。

④进：引荐。

⑤进：增加。　黜：摈弃。

【译文】

赵简子曾与栾激一起游乐，后来将要把他沉入黄河，并说：“我曾经喜好音乐美色，栾激为我采办；我曾经喜好华丽的宫室与亭台楼阁，栾激替我修造；我曾经喜爱宝马和好车夫，栾激就为我寻求。至今我喜好贤士已六年了，可是栾激并没有引荐过一个人，这是增加我的过错而摈弃我的长处啊！”

按：文本《吕氏春秋·骄恣》，文字略有不同，又见《金楼子·杂记上篇》。

【原文】

1·36　或谓赵简子曰：“君何不更乎①？”简子曰：“诺。”左右曰：“君未有过，何更？”君曰：“吾谓是诺，未必有过也，吾将求以来谏者也②；今我却之③，是却谏者，谏者必止，我过无日矣④。”

【注释】

①更：变更、改正。

②求：疑衍。以来：以此使……来，使动用法。

③却：拒绝。

④无日：无时日，即不久，随时。

【译文】

有人对赵简子说：“您为何不改正呢？”简子回答说：“好吧。”

左右的人问他："君主您又没有过错，要改正什么呢？"赵简子说："我答应说的这个'好吧'，未必是因为我有什么过错，我是想以此招徕进谏的人。如果现在我拒绝别人这番话，就是拒绝进谏，进谏的人必然会止步不前，这样我的过错随时都会发生了。"

【原文】

1·37 韩武子田①，兽已聚矣，田车合矣，传来告曰②："晋公薨③。"武子谓栾怀子曰④："子亦知吾好田猎也，兽已聚矣，田车合矣，吾可以卒猎而后吊乎⑤？"怀子对曰："范氏之亡也⑥，多辅而少拂⑦，今臣于居辅也，畾于君拂也⑧，君胡不问于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⑨？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辍田⑩。

【注释】

①韩武子：晋大夫。韩氏有两武子：一名万，曲沃庄伯之弟，春秋时人；一名启章，庄伯七世孙，战国时人。栾盈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为春秋时人，此韩武子应以名万者为是。

②传：驿使。

③晋公：曲沃庄伯之子，名称，即晋武公。死于公元前677年（鲁庄公十七年）。薨（hōng烘）：诸侯死。

④栾怀子：即栾盈，晋平公时为下卿。

⑤卒：终，结束，动词。

⑥范氏之亡：范，原误"苑"，据四库本、万有文库本及《校证》改。范氏为春秋晋国大夫士会之后，因食邑于范，子孙便以邑为氏。范氏亡于鲁定公十三年，距栾盈之死已五十三年。

⑦辅：辅佐。 拂：通"弼"，矫正。《荀子·臣道》："书曰：从命而不拂（bì弼），微谏而不倦。"

⑧畾（léi雷）：人名，未详姓字。

⑨而：同"尔"，代词"你"。

⑩辍（chuò绰）：停止。

【译文】

韩武子出猎，已将禽兽驱赶到一起了，打猎的车队也已经合围了，这时驿使来告诉他说："晋公去世了。"武子对栾怀子说："你也知道我特别喜欢打猎，现在猎物已撵到一处了，打猎的车队也已经合围了，我可以打完猎然后再去吊唁吗？"怀子回答说："范氏的灭亡，是由于辅佐的人虽多而直言敢谏的人却很少，现在我对你来说是辅佐的人，畾对你来说才是直言敢谏的人。你为何不问畾呢？"武子说："怀子，你想要劝谏我吗？你已经劝谏我了，何必再问畾啊！"于是便停止了打猎。

按：此文所载人和事多与史实不合。

【原文】

1·38　师经鼓琴①，魏文侯起舞②，赋曰③："使我言而无见违④。"师经援琴而撞文侯⑤，不中，中旒⑥，溃之⑦。文侯顾谓左右曰⑧："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⑨。"提师经下堂一等⑩，师经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以为寡人符⑪，不补旒，以为寡人戒⑫。"

【注释】

①师经：魏文侯的乐师。《万姓统谱》："古者掌乐之官曰师，因以为氏。"

②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名斯，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

③赋：吟诵，动词。

④见：被，表被动。

⑤援：持，拿着。

⑥旒（liú流）：国君王冠前后悬垂的玉珠串。

⑦溃：溃散、毁坏。

⑧顾：此字旧本脱，据《校证》补。

⑨烹：古代用鼎锅煮人至死的一种酷刑。

⑩一等：一级台阶。

⑪符：古代君王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这里指魏文侯将师经撞击过他的琴作为有过错而被人顶撞的凭证。

⑫戒：警戒。

【译文】

乐工师经为魏文侯奏琴，魏文侯欣然起舞，吟诵道："让我的言语不要被人违背吧！"师经一听此话，便操起琴去撞击魏文侯，没击中，撞在文侯冕冠的玉串上，那玉串给撞散了。魏文侯回顾左右臣僚说："作为臣子的竟敢撞击他的君王，那该当何罪？"左右的臣僚说："罪当受烹刑。"于是，武士将师经挟持带下朝堂。才下了一级台阶，师经说："我可以再说一句话然后受死吗？"文侯说："可以。"师经说："从前尧、舜他们作君王，只怕自己的言语没人违抗；桀、纣他们作君王，唯恐自己的言语被人违抗；我撞击的只是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并没有撞击我们的君王。"魏文侯说："放开他吧，这是我的过错。把这张琴悬挂在城门上，用来作为我有过错而被撞击的凭证，那冕冠的玉串也不用补上去了，用来作为我言行的鉴戒。"

按：事亦见《韩非子·难一》、《淮南子·齐俗》，但都以为是晋平公与师旷事。

【原文】

1·39　齐景公游于菑①，闻晏子卒，公乘舆素服驲而驱之②，自以为迟，下车而趋③。知不若车之速，则又乘。比至于国者④，四下而趋⑤。行哭而往矣⑥，至，

伏尸而号曰："子大夫日夜责寡人⑦，不遗尺寸⑧，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⑨，怨罪重积于百姓⑩；今天降祸于齐国，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齐国之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矣⑪！"

【注释】

①菑（zī知）：原误为"葽"，今依《校证》，据《晏子春秋·外篇》改。菑通"淄"，即淄河，在今山东境内。

②舆：车子。　素服：白色丧服。　馹：逢驿换马。　驱之：奔赴前往。

③趋：快走，小跑。

④比：及，等到。　国：国都、京城。

⑤四下而趋：四次下车赶路。这里写齐景公急于奔丧的心情。

⑥行哭：边走边哭。

⑦责：要求，督促。

⑧尺寸：比喻细微的事物。

⑨淫佚：纵欲放荡。佚（yì艺），也作"逸"。

⑩重（chóng从）积：累积。

⑪谁告：即"告谁"，宾语前置。

【译文】

齐景公正在淄河上游玩，听到了晏婴去世的消息，他穿上白色丧服，驾马驱车赶回去。他觉得车子走得太慢了，于是就下车奔跑。下车后又知道不如乘车快，就又登上车。等到他回到都城时，已经这样上上下下反复了好几次。他边走边哭前往奔丧，一到，便伏在晏婴的尸体上放声哀号："先生您日夜督促我，连很细微的事也不放过，但我还是肆意放纵不知收敛，对百姓累积了许多怨恨和罪过。现在上天降灾祸给齐国，却不加在我身上，反而加祸于先生，看来齐国的国运恐怕很危险了！百姓将求告谁呢！"

按：文本《晏子春秋·外篇》，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文字稍有不同。

【原文】

1·40　晏子没，十有七年①，景公饮诸大夫酒，公射出质②，堂上唱善③，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④，播弓矢⑤。弦章入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过不善⑦；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⑧，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⑨，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人言乎⑩？"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⑪。章归，鱼乘塞涂⑫，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鱼者也⑬。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⑭，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于众，而受若鱼⑮，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行也⑯。"

【注释】

①没：同"殁"，死亡。　有：同"又"。

②质：箭靶。《荀子·劝学》："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

③唱善：叫好。

④作色太息：变了脸色并叹息。

⑤播：丢下，舍弃。刘向《九叹·思古》："播规矩以背度兮。"

⑥弦章：春秋时齐国人，齐景公时贤士。

⑦过：此与“不善”意义重复，疑为衍文。

⑧知：前一“知”同“智”，后一“知”为“知道”。

⑨尺蠖（huò霍）：蛾类的幼虫，行动时身体先屈后伸，好像人们用尺量布一样，故名。

⑩有：同“或”，不定代词。食：原脱此字，据《校证》引《晏子春秋》补。

⑪乘（shèng剩）：同“车”，车辆的计算单位。

⑫涂：同“途”，道路。

⑬曩（nǎng囊上声）：从前，过去，

⑭干利：求取利益。

⑮若：这些，指代词。

⑯遗行：留传下来的好品行。

【译文】

晏婴死后十七年，有一次齐景公请各位大夫饮酒，并以射箭助兴。齐景公的箭射出了箭靶，厅堂上的人都齐声叫好，像出自一人之口。齐景公脸色大变，接着叹息一声，抛弃了弓和箭，便退席了。这时大夫弦章进来了，齐景公对他说：“弦章，自从我失去晏婴，至今已有十七年了，从未听到有人指出我不好的地方。今天射箭明明出了箭靶，可是喝彩声却像出自一人之口。”弦章对齐景公说：“这是众位臣子不才，他们的智慧不能够察知君主的不足之处，他们的勇气也不足以冒犯君王的脸色。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我听说：‘君王喜好的，那么臣子就会信服它；君王特别爱吃的东西，那么臣子也就会喜欢吃。’尺蠖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青黑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青黑色。君王您仍然有时爱听谄谀之人的话吧？”齐景公说：“好。凭今天这番话，你是国君，我是臣下。”当时海边渔民进献鲜鱼，齐景公就用五十车鱼赏赐弦章。弦章回去时，鱼车塞满了道路。他抚着赶车人的手说：“方才那些叫好的人都想要这些鱼。从前晏婴以拒绝赏赐来补正君王，所以君王有什么过失

从不遮掩；现在这些臣子以谄媚阿谀来求取利益，所以箭射出了靶子反而还齐声叫好。现在我对君王的辅佐还没有在众人中见效，却要接受这些鱼，这就违背了晏婴的行为准则，也在追求谄媚阿谀之人所追求的利欲。”因此他坚决地退还了这些鱼不接受赏赐。品德高尚的君子说：“弦章的廉洁，就是晏婴留传下来的好品行啊！”

按：据《史记·齐世家》载，晏婴卒于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卒于公元前490年，晚晏婴十年卒。此文言晏子卒后十七年齐景公尚存，不知何据。

【原文】

1·41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①。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②。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③。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④，故有“夷、狄不君”之辞⑤。人主不以此自省惟⑥，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⑦。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注释】

①盖：句首语气词，表判断。

②宜事：适宜之事，应该做的事。

③予：赞许。《荀子·大略》：“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夷、狄：泛指野蛮落后的部族。这里是名词的意动用法，意即“把……看作夷、狄”。

④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郑伯即郑文公捷，公元前672年至前627年在位。《左传》闵公二年载：郑伯厌恶高克，派他帅领部队驻扎在河上，很久都不闻不问，部队溃散，高克出奔陈国。

⑤夷、狄不君：夷、狄都不会认为他是君主。

⑥自省惟：自我反省、思考。

⑦奚：同“何”，疑问词。

【译文】

上天造下人来，并不是让他作君王的；上天设立君王，也并不是让他专居此位的。作为百姓的君主，为了实现他的私欲而不顾其他的人，这就没有秉承上天的意旨，忘记了他所居地位应该做的事情。像这样的人，《春秋》是不会赞许他是能干的君王，而只会把他看作夷、狄一样的野蛮人。郑文公厌恶一个人，就连他所率领的军队也一并抛弃了，所以有“夷、狄不认君王”的说法。如果作君主的不因此自我反省，名实已经不相符了，他内心又哪能了解呢。所以说：“掌握国政的人不能不学习《春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1·42　齐人弑其君①，鲁襄公援戈而起曰②：“孰臣而敢杀其君乎？”师惧曰③：“夫齐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纵一人之欲，以虐万夫之性④，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爱万夫之命，而伤一人之死，奚其过也！其臣已无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注释】

①齐人弑其君：公元前548年，崔杼因齐庄公与妻子通奸而杀死齐庄公。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鲁襄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名午，公元前572年至前542年在位。

③师惧：人名，鲁国乐官。

④虐：残害。

【译文】

齐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鲁襄公听到消息便拿着戈站起

来说："哪有臣子胆敢杀死自己君王的呢？"师懼说："齐国国君治国无能，担任国君无才无德，放纵自己一人的私欲，来戕害万人的天性，不是应该立为君王的人；他自身的死亡，是自己造成的。现在君王您不爱惜上万人的性命，却只伤悼一个人的死亡，是多么错误啊！齐国的臣子已经不守臣道，那齐君也不值得惋惜。"

按：文与《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所论卫国逐其国君的事实相似。

【原文】

1·43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①。文王以王季为父②，以太任为母③，以大姒为妃④，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⑤，其本美矣⑥。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⑦，其事正矣！春致其时⑧，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己⑨，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注释】

①周公似正月：以上三句用作比喻，以赞美文、武、周公创始的西周王业。《春秋》开头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这里割裂原文来作比喻。

②以：同"有"，古音"有"读作"以"，故"以"可训为"有"（见《经词衍释》）。王季：周太王古公亶父的末子，文王之父，名季历。

③太任：周季历之妃，文王之母。

④大姒（sì似）：文王之妃。

⑤泰颠：周初功臣，先仕文王，后佐武王灭商，一作太颠。閎夭：周初贤臣，先仕文王，后佐武王。

⑥本：事物的根基或主体。

⑦而：原本脱此字，据《校证》补。

⑧致：达到，得到。

⑨戴：通“载”。《孔子家语·致思》：“周公载己行化”，王肃注：“载亦行也。”

【译文】

孔子说：“周文王好比第一年，周武王好比第一春，周公好比第一月。文王有王季作父亲，有太任作母亲，有大姒作妃子，有武王、周公作儿子，有泰颠、闳夭作臣子，他的根基是好的。周武王由整饬自身然后整饬全国，由整饬全国然后整饬天下。讨伐不行德政的人，惩处有罪的人，一有举动天下就整饬了，这样的事业多么光明正大！春季按时来到，万物都能及时生长；君王实行王道，万民都能得到治理。周公能够审视自己，天下的人都归顺他，那是因为他的诚信极高。”

按：《孔子家语·致思》用此文，但多有窜改。

【原文】

1·44　尊君卑臣者，以势使之也。夫势失则权倾，故天子失道，则诸侯尊矣，诸侯失政则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则庶人兴矣。由是观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尝有也。

【译文】

之所以君王尊贵而臣子卑贱，那是形势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地位丧失了，那么权力也就完了。所以天子丧失了道统，那么诸侯就尊贵了，诸侯丧失了政权，那么大夫就崛起了，大夫丧失了官位，那么百姓就兴起了。由此看来，在上的不丧失权位而在下的能够获权得利，是从未有过的事。

【原文】

1·45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①，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亏也，犹水火之相灭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②，此私门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则国家危殆矣。管子曰："权不两错③，政不二门。"故曰："胫大于股者难以步，指大于臂者难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注释】

①德：五行学说中称四季中的旺气，后又附会为一朝一代的气运。
②而：同"如"，表假设。大盛：使……强大昌盛，使动用法。
③错（cù处）：通"措"，施行。

【译文】

孔子说："夏朝的道统不丧失，商朝的气运就不会兴起；商朝的气运不衰，周朝的气运就不会兴起；周朝的气运不衰，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就不会开始；春秋时代一开始，君子就知道周朝的道统衰落了。"所以说，上与下相互损害，如同水与火相互消灭，作为君王不能不明察。如果使臣下强大昌盛，这就会使私门盛大而导致公室毁灭，君王不加明察，那国家就危险了。管仲说："权力不能由两人执掌，政令不能出自两家。"所以说："小腿粗过大腿的人难以迈步，手指大过手臂的人无法把握。"主体小而枝末大，枝末就不能随意驱使。

【原文】

1·46　司城子罕相宋①。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②，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

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③，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附之，居期年⑤。子罕逐其君而专其政。故曰：“无弱君而强大夫⑥。”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⑦，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⑧。”此之谓也。

【注释】

①司城：官名。春秋时宋国为避宋武公之名，改司空为司城。子罕：姓乐，名喜，字子罕，春秋时宋国正卿，先任司城，后为国相。

②危定：《韩诗外传》作“安危”，《淮南子》亦作“安危”，二者义同。

③与：通“举”，选拔。《礼记·礼运》：“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④知：通“智”，机智、聪慧。

⑤期（jī机）年：周年。

⑥弱：削弱，动词。强：使……强大，使动用法。

⑦渊：水池。

⑧利器：锐利的兵器，比喻为国家权力。以上两句引自《老子》三十六章。

【译文】

宋国子罕先任司空，后又做了宋国国相。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乱，全在君王所施行的赏罚。奖赏适当好人就会受到鼓励，刑罚恰当坏人就会被禁止。赏罚不适当，那么好人受不到鼓励，坏人也不会被禁止。奸佞邪恶的人勾结成党，欺瞒尊长，蒙蔽君王，以争夺爵位和俸禄，不能不谨慎啊！那奖赏、恩

赐、推举之类的事，是人们所喜欢的，君王您自己行施它；惩处杀伐之类的事，是人们所憎恨的，我请求承担它。”宋君说：“好吧，你专管那些人们所厌恶的事，我施行那些人们所喜欢的事，我的机敏是不会被诸侯所取笑的。”于是宋君施行赏赐之权，而让子罕专主刑罚。国都居民知道刑杀的威权专掌在子罕手中，大臣亲近他，百姓归附他，过了一年，子罕就赶走了宋君而独揽宋国政权。所以说：“不要削弱君王而使大夫强大。”《老子》书上也说：“鱼儿不能离开水池，国家的权柄不能交给别人。”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按：文与《韩非子·二柄》及《外储说右下》，《淮南子·道应》，《韩诗外传》卷七篇所载略同，又见《史记·李斯列传》。

说苑卷二　臣术

【题解】

臣术，即作为人臣应掌握的原则、应具备的才能与应坚持的操守，此卷共有二十五则，以第一则为全卷的纲领，总说为臣之术在于“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其要旨不外劝勉为人臣者要能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能尽忠尽职，辅佐君王立功显业而不自傲居功，要勤政守礼、廉洁简朴，敢于犯颜直谏、忠直不阿，凡此就是“六正”。对贪禄营私、阿谀逢迎、嫉贤妒能、文过饰非、专权误国、结党害主的奸佞之臣，就斥为“六邪”。标榜贤臣应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方能治国安邦，生享尊荣，死受哀思。所记之事，除商、周四则外，其余均为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与大臣选贤举能、勤政节俭的事迹，是用来作为第一则纲领实际例证的。其中往往有国君的事迹掺入，如果归在卷一“君道”篇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历来注重明君贤臣的遭际遇合，“君道”与“臣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很难截然划开。这两卷完全可以相互参阅。

【原文】

2·1　人臣之术①，顺从而复命②，无所敢专，义不苟全③，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何谓“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

见④，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⑤，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⑥，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⑦，夙兴夜寐，进贤不解⑧，数称于往古之行事⑨，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行而复之，塞其间⑩，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⑪，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⑫，然而敢犯主之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沉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⑬；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之耳目⑭，偷合苟容⑮，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颇险⑯，外貌小谨⑰，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⑱，而成文章⑲，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

权擅势，持抔国事[20]，以为轻重[21]，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邪[22]，坠主不义[23]，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候可推，因而附然[24]，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注释】

①术：本义为邑中的道路。引申为途径、方法。

②复命：完成使命后回报上司。

③苟：随便，勉强。

④形兆未见：迹象征兆未显现。见，同"现"。

⑤孝：孝敬，古代认为善事尊长。

⑥虚心白意：形容清净的心境。《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⑦卑身贱体：认为自己身体卑贱，不重要。

⑧解：即"懈"。

⑨往古之行事：原作"往古之德行事"，据《校证》删"德"字。

⑩塞其间：堵塞漏洞。间（jiàn见），空隙、空子。

⑪任官职事：胜任官位、职掌。"任"、"职"在这里同义，均作动词。

⑫谏：《校证》据《群书治要》等书所引疑当作"谀"。

⑬具臣：备位充数，不称职守之臣。

⑭快主之耳目："之"字原脱，据《校证》引诸书补。

⑮偷合苟容：苟且迎合，以求容身。

⑯中实颇险：内心充满邪僻阴险。中，内心；颇，通"詖（bì被）"，偏颇，邪僻。

⑰外貌：原作"外容貌"，依《校证》据《群书治要》所引删"容"字。

⑱反言易辞：言辞反覆变幻。

⑲文章：花纹。古代以青、赤相配为文，赤、白相配为章。这里用来

比喻言辞华而不实。

⑳持抔国事：把持国事。抔（póu剖阳平），捧，把。

㉑轻重：偏义复词，只取“重”义。

㉒谄主：原作“谄言”，据《校证》引《群书治要》、《春秋繁露》改。

㉓坠：义同“陷”，使动用法。《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正作“陷主不义”。

㉔伺候可推，因而附然：等待可推卸之机，便将一切责任归于他人。然，同“焉”。

【译文】

作为人臣的正路，应顺从君王的使命并及时回报，不能专断，行事有原则而不随便附和，在职位上不妄自尊大，一定要对国家有好处，对君王有补益，这样不仅自身尊贵而且子孙也能保住它。因此，作为人臣的操行有“六正”、“六邪”，实行“六正”就会享受尊荣，触犯“六邪”就会自找耻辱。那尊荣与耻辱，也就是祸与福的门户。什么叫做“六正”、“六邪”？所谓“六正”：一是事物的萌芽未发，迹象征兆还未显现，只有他能清楚地看见存亡的机运，掌握得失的关键，在事态恶化之前预先制止，使君王能够比较超脱地高居于显贵尊荣的位置，天下的人都称誉他善事尊长，像这样的人，就是圣臣；二是胸怀宽广，心意清净，多进善言，通达理义，用礼义来勉励君王，用良策来启示君王，顺从助长君王的美德，纠正补救君王的恶行，大功告成，事业确立，将好处归于君王，不敢独自夸耀自己的功劳，像这样的人，就是良臣；三是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早起晚睡，推举贤士从不懈怠，经常称引古代圣君贤王的行为事迹，来激励君王的意志，希望能够有所补益，使国家政权、天子宗庙都能安然无事，像这样的人，就是忠臣；四是能明察幽微不显的事件，预见成功与失败，对失败早作防备并进行补救，引导事物恢复原貌，堵塞罅漏，杜绝致乱根源，将祸转变成福，使君王最终能无忧无虑，像这样的人就是智臣；五是能沿用前代礼乐，奉行法制，胜任官位职掌，不计俸禄，推让赏赐，不接受礼物馈赠，衣冠端庄整齐，生活简朴，像这样的人，就是贞臣；六是当国家政治昏乱时，行为

不阿谀逢迎，敢于触犯君王的威严，当面指出君王的过失，不怕被诛杀，即令自身死亡，只要能使国家安定，也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像这样的人，就是直臣。以上这些叫做“六正”。所谓“六邪”：一是安享官爵，贪恋俸禄，经营个人家室而不办公事，将自己的智慧才能隐藏不用，当君王迫切需要意见和办法时，仍然不愿尽臣子的职责，庸庸碌碌地随大流，遇事左顾右盼，像这样的人，就是具臣；二是对君王所说的一律称好，对君王所做的全部赞同，暗中探求君王的嗜好，马上就进献给君王以娱乐君王的耳目，苟且迎合以求安身，一味与君王寻欢作乐，全不考虑后患，像这样的人，就是谀臣；三是内心充满了邪僻险恶，外表却谨小慎微，花言巧语，媚态悦人，却又嫉贤妒能，他想要进用的人，就宣扬那人的好处而隐瞒其恶行，他想要排挤的人，就宣扬那人的过错而掩盖其美德，使君王乱赏错用，赏罚不当，号令不能施行，像这样的人，就是奸臣；四是他的机智可以掩饰自己的错误，他的辩才可以进行游说，言辞反复变幻，好像拼凑而成的各色花纹，在宫内离间亲骨肉，在宫外妒嫉贤能扰乱朝廷，像这样的人，就是谗臣；五是专权揽势，把持国家大政，以加强自己的地位，结党营私，使自己家族富有，又不断增加自己的权势，擅自篡改君王的命令，以取得自己的尊荣显贵，像这样的人，就是贼臣；六是用邪僻之事来谄媚君王，使君王陷入不义，公开拉帮结伙，来蒙蔽君王的视线，入见君王就花言巧语，离开君王就出尔反尔，另说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要有机会可推卸自己的责任，便将一切归于君王，使君王的恶名流布国内，传遍四方，像这样的人，就是亡国之臣。以上这些叫做“六邪”。贤臣处在“六正”的正道上，不走“六邪”的邪路，因而国家安定而百姓得到治理，他活着时能享受安乐，死了也会被人们所追思，这就是人臣应遵循的途径啊！

【原文】

2·2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

去何如①？”伊尹对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②，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③，通于天道者也④。其言足以调阴阳⑤，正四时⑥，节风雨⑦。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沟渠⑧，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⑨。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⑪。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⑫，取去与民同利⑬，通于人事，行犹举绳⑭，不伤于言，言足法于世⑮，不害于身，通于关梁⑯，实于府库⑰。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⑱。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⑲，事功而不独专其赏⑳，忠正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㉑。”汤曰：“何谓臣而不臣？”伊尹对曰：“君之所以不名臣者四㉒：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谓大顺也㉓。”

【注释】

①相去：相互间的距离。这里指所列职官之间的区别。
②知：同“智”。大道：常理正道。
③辩：同“辨”。
④天道：自然规律。
⑤阴阳：日为阳，月为阴。这里指日月的运转。
⑥正四时：使春夏秋冬四季正常。
⑦节：调节。

⑧通：原作“通于”，据《校证》删“于”字。

⑨地理：原作“地里”，据四库本、万有文库本、《校证》改。

⑩利：第一个“利”字作动词，生利。

⑪德：福，利。《礼记·哀公问》：“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

⑫众：或疑为“乐”字之误，暂作“乐”字解。《帝王世纪》作“象”。

⑬取去：取舍。

⑭举绳：弹墨线，比喻作准绳。

⑮法：动词，表被动，有被“效法”、“作榜样”的意思。又本句原作“言之于世”，依《校证》引《北堂书钞》改。

⑯关梁：关门和桥梁，指水陆要会之处。

⑰府库：官府储存钱粮财物兵甲的仓库。

⑱仁：仁爱，又同“存”。《礼记·仲尼燕居》：“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注》：“仁，犹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

⑲义：道义，行为准则。心：同“性”，人的本性。

⑳事功：事业功绩，这里用作动词。

㉑臣而不臣：统率他而不称他为臣。

㉒不名臣：不称作臣。

㉓大顺：天下太平。《礼记·礼运》：“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指根据封建礼教法制治理天下而达到的安定境界。

【译文】

商汤问伊尹：“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这些职位有些什么区别？”伊尹回答说：“作三公的人，他的智慧应通晓根本规律，能应付各种变化而不会陷入困境，对万事万物的真情实状能够分辨，通晓上天的意旨，他的言论可以调理阴阳，顺正四时，调节风雨。像这样的人可以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事，每每在于运用根本规律。所谓“九卿”，那是不错过春夏秋冬四时，能疏通沟渠，修筑堤防，种植五谷，通晓地理的人。他能疏通别人所不能疏通的，能获得别人不能获得的利益。像这样的人，可以推举他作九卿。因此九卿的职事，每每在于谋利造福。作大夫的人，出入与民众同乐，取舍符合民众的利益，通晓人世上各种事

情，他的行为如同木匠弹墨线一样端正，在言辞方面他不会有失误，完全可以为世人所效法，绝不会对自身有害。他能疏通水陆交通枢纽，充实国家府库。像这样的人，可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事，每每在于仁爱。作列士的人，应懂得道义而不放弃自己的素志，于事业有功绩却不独自享受赏赐，忠贞正直敢于极谏而不怀奸诈之心，杜绝私门，扶持公室，一言一语都符合法度。像这样的人，可推举他作列士。因此列士的职事，每每在于行事有准则。所以道德仁义四者确定了，天下就能合于正轨。大凡这四种人，圣明的君王以他们为臣，却不称他们为臣。”商汤问：“什么叫做以他们为臣却不称他们为臣呢？”伊尹回答说：“君王不称为臣子的人有这样四种：属父辈而作臣子的不称为臣，众兄长而作臣子的不称为臣，作过先王大臣的臣子的不称为臣，有高尚道德的贤士作臣子的不称为臣。这就是所说的天下太平啊！”

【原文】

2·3　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对曰：“三公者，所以参王事也①；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②，是谓事宗③，事宗不失，外内若一。”

【注释】

①王事：原本作“五事”，形近而误，依《校证》据卢文弨说改。参：参与，引申为辅佐的意思。

②有：同“又”。

③事宗：事情的本源，主旨。

【译文】

商汤问伊尹说：“古时候之所以设立三公、九卿、大夫、列

士，是为什么呢？”伊尹回答说：“设立三公，是用来辅助君王处理国事的；设立九卿，是用来辅助三公的；设立大夫，是用来辅助九卿的；设立列士，是用来辅助大夫的。因此辅助中又有辅助，这就是国事的要领，国事的要领没有缺失，那么朝内朝外就像一个整体。”

【原文】

2·4 子贡问孔子曰①：“今之人臣孰为贤？”孔子曰：“吾未识也②。往者，齐有鲍叔③，郑有子皮④，贤者也。”子贡曰：“然则齐无管仲⑤，郑无子产乎⑥？”子曰：“赐，汝徒知其一⑦，不知其二。汝闻进贤为贤耶？用力为贤耶？”子贡曰：“进贤为贤。”子曰：“然。吾闻鲍叔之进管仲也⑧，闻子皮之进子产也，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注释】

①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的门徒。

②识：识别，知道。

③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与管仲为好友，曾向齐桓公竭力推荐管仲。

④子皮：姓罕，名虎，春秋时郑国上卿，掌国政，后推举子产接替他。

⑤管仲：名夷吾，字仲，初事公子纠，后事齐桓公，助齐桓公称霸诸侯。

⑥子产：即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人，著名政治家，自郑简公起执国政，历仕三朝。

⑦徒：只，仅。

⑧鲍叔进管仲：鲍叔牙从小与管仲友善，齐国内乱，管仲获罪于齐桓公，后经鲍叔牙力荐，任齐国国相，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现在作臣子的谁称得上是贤人?”孔子说:“我不知道。从前,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罕虎,他俩算得上是贤人。”子贡说:“那么齐国竟不算管仲,郑国竟不算子产吗?”孔子说:“赐啊,你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你以为是举荐贤能为贤呢,还是出力为贤呢?”子贡说:“举荐贤能为贤。”孔子说:“不错。我听说鲍叔牙举荐了管仲,子皮举荐了子产,没有听说管仲、子产举荐过什么人。”

按: 文本《韩诗外传》卷七,《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2·5 魏文侯且置相①,召李克而问焉②,曰:“寡人将置相,置于季成子与翟触③,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闻之,贱不谋贵④,外不谋内⑤,疏不谋亲⑥,臣者疏贱,不敢闻命⑦。”文侯曰:“此国事也,愿与先生临事而勿辞。”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贵视其所举⑧,富视其所与⑨,贫视其所不取⑩,穷视其所不为⑪,由此观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过翟黄⑫。翟黄问曰:“吾闻君问相于先生,未知果孰为相?”李克曰:“季成子为相。”翟黄作色不悦曰:“触失望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子之言我于子之君也⑬,岂与我比周而求大官哉⑭!君问相于我,臣对曰:‘君不察故也,贵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不取,穷视其所不为,由此观之,可知矣。’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为相”。翟黄不悦曰:“触何遽不为相乎?西河之守⑮,触所任

也；计事内史⑯，触所任也；王欲攻中山⑰，吾进乐羊⑱；无使治之臣⑲，吾进先生；无使傅其子，吾进屈侯鲋⑳。触何负于季成子㉑？”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钟㉒，什九居外㉓，一居中，是以东得卜子夏㉔、田子方㉕、段干木㉖。彼其所举，人主之师也；子之所举，人臣之才也。”翟黄迮然而惭曰㉗：“触失对于先生㉘，请自修然后学。”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为相矣。于是翟黄默然变色，内惭不敢出，三月也。

【注释】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的建立者，名斯，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且：将。置：安排，任命。

②李克：即李悝，魏文侯时为相，编有《法经》一书。

③季成子：即公孙季成，魏文侯之弟。翟触：名黄。又作翟璜，魏文侯的大臣。

④贱不谋贵：卑贱者不为尊贵者谋划。

⑤外不谋内：外臣不为内事谋划。

⑥疏不谋亲：关系疏远者不为亲近者谋划。

⑦闻命：听命，从命。

⑧所举：举荐的人。

⑨所与：结交的人。

⑩所不取：不愿拿的东西。

⑪所不为：不愿做的事情。

⑫过：经过，拜访。

⑬子之言：三字原脱，义不可通，依《校证》据卢文弨校语补。

⑭比周：勾结。

⑮西河之守：西河的郡守。西河，战国时属魏地，在今河南安阳。古时黄河流经安阳之东，故称安阳之西为西河。守，官名，战国时为一郡之长。

⑯计事内史：官名，春秋时沿西周官制，掌管著作简策、策命及爵禄

废置等事。

⑰中山：古国名，春秋时白狄支族所建，在今河北正定东北，公元前406年被魏国消灭。

⑱乐羊：一作乐阳，战国时魏国名将，由翟黄举荐，三年攻克中山国。

⑲使：致使。

⑳屈侯鲋：战国时魏国贤人。或作“屈侯附”。

㉑负：输，不如。

㉒食采千钟：比喻俸禄丰厚。采，指采邑；钟，为古代一种量器，容六斛四斗。

㉓什九居外：十分之九的时间在外奔波。

㉔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弟子。曾做过魏文侯的老师。

㉕田子方：名无择，亦单称方，求学于子贡，与子夏、段干木同为魏文侯所优礼。

㉖段干木：战国时魏人，曾作市场经纪人，求学于子夏，后为魏文侯师。

㉗迮（zé责）然：偏促、困窘的样子。

㉘失对：失去答对之辞。意即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回答对方。

【译文】

魏文侯将要任命国相，召见李克并同他商量这件事，问道：“我准备任命国相，在季成子与翟触二人之间任命，我任命谁才适当呢？”李克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能为尊贵的人谋划，外臣不能为君王谋划内事，关系疏远的人不能为关系亲近的人谋划。我是个疏远而卑贱的人，不敢接受君王的旨意。”魏文侯说：“这是国家大事，我希望与先生一道处理它，请不要推辞。”李克说：“君王之所以举棋不定，那是没能仔细考察，如果经过仔细考察，就可以确定了。显贵者要看他们所推举的人；富有者要看他结交的人；贫贱者要看他不愿拿取什么；穷困潦倒者要看他不做什么。从这些方面来观察一个人，就可以了解他了。”魏文侯说：“先生您可以出去了，我的国相已经确定了。”李克出宫后便去拜访翟黄。翟

黄问他："我听说国君向先生询问任命国相的事，不知道结果谁做国相？"李克说："季成子做国相。"翟黄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我对先生您很失望。"李克说："您为什么就对我失望呢？您曾经向您的国君说过我的好话，难道想与我勾结而谋求大官吗？君王向我询问国相的事，我回答说：'君王您举棋不定，那是不能详察的原故，显贵者要看他所推举的；富有者要看他所结交的；贫贱者要看他不愿拿取的；穷困潦倒者要看他不愿做的；从这些方面观察一个人，就可以了解他。'君王说：'出去吧，我的国相已确定了。'我因此知道季成子将做国相。"翟黄不高兴地说："我为什么就不能作国相呢？西河郡守吴起是经我推荐而任命的；计事内史也是我推荐而任命的；君王想要攻打中山国，我就举荐了乐羊；没有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大臣，我就引荐了先生您；没有老师辅导大王的儿子，我就引荐了屈侯附。我怎么就不如季成子呢？"李克说："您不如季成子。季成子俸禄千钟，可他十分之九的时间奔波在外，只有十分之一居住在京城中，因此从东方得到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他所推举的这些人，是君主的老师；您所推举的人，不过是能作臣子的人才。"翟黄倜促不安并惭愧地说："我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可以对答先生，请让我先加强自身修养后好好向先生学习吧。"话未说完，左右的人便报告说季成子已立为国相了。于是翟黄默不作声而脸色大变，他因内心羞惭，有三个月不敢出门。

按：《韩诗外传》卷三、《史记·魏世家》所载与此略同。

【原文】

2·6　楚令尹死①，景公遇成公乾曰②："令尹将焉归③？"成公乾曰："殆于屈春乎④？"景公怒曰："国人以为归于我。"成公乾曰："子资少⑤，屈春资多。子义获⑥，天下之至忧也⑦，而子以为友⑧；鸣鹤与刍狗⑨，其知甚少⑩，而子玩之。鸱夷子皮日侍于屈

春⑪，损颇为友⑫，二人者之智足以为令尹，不敢专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归于屈春乎！”

【注释】

①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为楚国最高官职，掌国家军政大权。

②景公：人名。周臣甘氏有名景公者，见《左传》昭公十二年，但与楚国无关。此疑为另一人，生平不详。成公乾：人名，事迹未详。

③焉归：即归焉，归于哪一个。

④屈春：楚国大夫，事迹不详。

⑤资：天赋，资质。下同。

⑥子：你。原作“于”，据四库本、万有本及《校证》改。义获，好获取。

⑦全忧：最大的忧患。

⑧以为友：与它为伴。

⑨刍狗：古代结草为狗，供祭祀用。

⑩知：同“智”。

⑪鸱夷子皮：人名，非范蠡，详见后文2·16条。

⑫损颇：疑为人名，事迹不详。

【译文】

楚国令尹死后，景公遇见成公乾说：“令尹这个职位将属于哪一个？”成公乾说：“大概属于屈春吧！“景公发怒说：“国都的人们认为该属于我。”成公乾说：“你的天赋少，屈春的天赋多。你贪得务取，这是天下最大的忧患，而你却与它为伴；鸣鹤与草狗，它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你却爱赏玩它们。鸱夷子皮每天都伺候在屈春身边，与损颇为友，这二人的智慧完全能够作令尹，却不敢独自发挥他们的智能，而把它交付给屈春。所以说政事也许将归于屈春吧！“

【原文】

2·7　田子方渡西河①，造翟黄②。翟黄乘轩

车③，载华盖④，黄金之勒⑤，约镇簟席⑥，如此者，其驷八十乘⑦。子方望之，以为人君也，道狭，下抵车而待之⑧。翟黄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车而趋⑨，自投下风⑩，曰："触。"田子方曰："子与！吾向者望子⑪，疑以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将何以至此乎？"翟黄对曰："此皆君之所以赐臣也，积三十岁，故至于此。时以闲暇，祖之旷野⑫，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赐车舆之厚也？"翟黄对曰："昔者，西河无守，臣进吴起而西河之外宁⑬；邺无令⑭，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⑮；酸枣无令⑯，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⑰；魏欲攻中山，臣进乐羊而中山拔；魏无使治之臣，臣进李克而魏国大治。是以进此五大夫者，爵禄倍⑱，以故至于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国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⑲。"翟黄对曰："君母弟有公孙季成者，进子夏而君师之，进段干木而君友之，进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进师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进者，皆守职守禄之臣也，何以至魏国相乎？"子方曰："吾闻身贤者贤也⑳，能进贤者亦贤也，子之五举者尽贤，子勉之矣，子终其次也。"

【注释】

①西河：见2·5条注⑮。

②造：到，去。引申为拜访。

③轩车：一种曲辕有轓（fān帆）的车，古代为诸侯大夫所乘。

④载华盖：车上遮有伞盖。载，同"戴"；华盖，古代贵族车上的伞盖。

⑤勒：马络头，有嚼口的叫勒，没有的叫羁。

⑥约镇簟席：约，丝绳；镇，玉镇，压席的用具；《楚辞·九歌》："白玉兮为镇。"簟席，垫在坐位上的竹席。簟（diàn垫），竹席。

⑦驷：古代一车套四马，故又称驷车。

⑧抵：紧挨着。

⑨趋：急步小跑，古代礼节，以示恭敬。

⑩自投下风：自拜下方，表示谦恭。下风，风的下方。

⑪向：刚才。

⑫祖：同"徂"，往。之到。

⑬吴起：战国时卫人。先仕于魏，后逃奔楚国，助楚悼王变法。楚悼王死，变法失败，被贵族杀害。他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军事上与孙武齐名，世传孙吴兵法。

⑭邺：战国时魏都，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北。令：战国时县的行政长官。

⑮西门豹：复姓西门，名豹。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他治邺的政绩。

⑯酸枣：战国时魏地，南邻齐国，因多产酸枣得名，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北。

⑰北门可：复姓北门，名可，事迹未详。

⑱倍：原数加翻，动词。

⑲之他：往别处，意即属他人。

⑳身：自身。

【译文】

田子方渡过黄河，前往拜访翟黄。翟黄乘坐高车，车上装有伞盖。用黄金作马络头，用丝绳和白玉饰压坐席，像这样四匹马拉的车就有八十辆。田子方从远处看见这车队，以为是国君的车仗，由于道路狭窄，他下车紧靠着车厢等待车队先过。翟黄到后一看，原来是田子方，他赶忙下车快步小跑，自拜下方说："我是翟黄。"田子方说："原来是您啊！我先前望见您的车，还怀疑是国君呢，您到了我才知道是个臣子，您怎么会阔气到这样的地步呢？"翟黄回答说："这都是国君用来赏赐我的，积累了三十年，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时间有空闲，到旷野来走走，正好遇见先生。"田子方说："为什么赏赐给您这样多的车辆呢？"翟黄回

答说："从前，西河没有长官，我引荐了吴起后西河之外就安宁了；邺城没有县令，我引荐了西门豹后魏国就不怕赵国的侵扰；酸枣没有县令，我引荐了北门可，魏国就不用担心齐国的进攻；魏文侯想要攻取中山国，我举荐了乐羊，中山就被攻下；魏国没有治理之臣，我举荐李克，魏国就得到很好的治理。因为举荐了这五个大夫，国君给我加倍的爵禄，因此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田子方说："不错。您尽力去做吧，魏国的相位不会离开您而属于他人了。"翟黄说："国君同母兄弟有公孙季成这个人，他举荐了子夏，国君就拜为老师；举荐段干木，国君就与他成为朋友；举荐了先生您，国君对您十分恭敬和礼遇。他所引荐的都是国君的老师、朋友，及君王所礼敬的人。而我所引荐的人，不过都是安守职位和俸禄的臣子，凭什么能得到魏国的相位呢？"田子方说："我听说自身贤明的人是贤士，能引荐贤能的人也是贤士，您五次推举的都是贤才，您努力去做吧，您最终会在季成子之后做国相的。"

按：事本《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原文】

2·8　齐威王游于瑶台①，成侯卿来奏事②，从车罗骑甚众，王望之，谓左右曰："来者何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与人者有以责之也③，受人者有以易之也④，王试问其说⑤。"成侯卿至，上谒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说。"王曰："诺。"对曰："忌举田居子为西河⑥，而秦、梁弱⑦；忌举田解子为南城⑧，而楚人抱绮罗而朝；忌举黔涿子为

冥州⑨，而燕人给牲⑩，赵人给盛⑪；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⑫，而于齐足究⑬；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⑭，而九族益亲⑮，民益富；举此数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国之贫哉？”

【注释】

①齐威王：姓田，名因齐，又作婴齐。战国时齐国国君，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瑶台：美玉砌成之台，极言其华丽，为齐国王宫内游玩之处。

②成侯卿：即邹忌。以鼓琴游说齐威王，被任为国相，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称为成侯，尊为上卿，故名成侯卿。

③责：谴责，诘问。

④易之：改变国家贫困的局面。

⑤说：解说，理由。

⑥田居子：即田居，本书卷八“尊贤”说他曾任齐国将领。西河：黄河沿岸地区，在齐国境内，与上则魏国的西河不是同一地。

⑦梁：即魏国，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魏亦称作梁。

⑧田解子：即檀子，齐威王誉为贤臣，事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南城：古地名，春秋时鲁国武城邑，后称为南城，故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九十里。

⑨黔涿子：即黔夫，齐威王誉为贤臣。冥州：古地名，《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作“徐州”。

⑩给牲：供应祭祀用的家畜。

⑪盛（chéng成）：祭祀时装在容器中的黍稷等祭物。

⑫田种首子：人名，《史记》、《韩诗外传》均作“种首”，事不详。　即墨：古地名，齐邑，故城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⑬足究：其义未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作“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据此姑解作“盗贼不起，社会安定。”

⑭北郭刁勃子：北郭为复姓。《战国策·齐策》作“貂勃”，本书卷十二《奉使》作“刀勃”，但均为齐襄王时人，不知是否为一人。　大士：官名，即大理，主管刑狱。

⑮九族：同宗亲属，上至高祖，下至玄孙。

【译文】

齐威王在瑶台游乐，成侯卿前来禀奏国事，随从车马罗列了很多，齐威王在台上望见，问左右的人说："来人是干什么的？"左右的人回答说："是成侯卿邹忌。"齐威王说："国家这样贫穷，为什么他出行的排场这样盛大？"左右的人说："给与别人东西的人有理由来对他提出要求，接受别人东西的人有义务改变国家贫困的局面，大王不妨问问他，看他怎么解说。"邹忌来到瑶台，上前参拜说："臣是邹忌。"齐威王不理他，邹忌又说："我是邹忌呀！"威王仍不回答。邹忌又说："臣邹忌拜见大王。"齐威王这才说："国家这样贫穷，你为什么出行的排场这样盛大？"邹忌说："请大王先赦免臣的死罪，让我能够说明理由。"齐威王说："好吧！"邹忌说："我举荐了田居子治理西河地区，削弱了秦、魏两国的势力；我举荐田解子治理南城，楚国人便抱着罗绮来朝拜；我举荐黔涿子治理冥州，燕国就供应祭祀用的牲畜，赵国就供应祭祀的黍稷；我举荐田种首子治理即墨，就使齐国盗贼不起，社会安宁；我推举北郭刁勃子作大理，宗族就更加亲善，百姓更加富足。举荐了这许多贤良的人材，大王您可以高枕而卧了，还怕什么国家贫穷呢？"

按：本文所记与《韩诗外传》卷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略同，但《外传》记为齐宣王与魏惠王会猎时的对话，《史记》则记为齐威王与魏王会猎时的对话。

【原文】

2·9　秦穆公使贾人载盐于卫①，卫诸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②，使将车之秦③。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食以时④，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为衣冠与坐，公大悦。异日，与公孙支论政⑤，公孙支大不宁⑥，

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君其得圣人乎？"公曰："然！吾悦夫奚之言，彼类圣人也。"公孙支遂归，取雁以贺⑦，曰："君得社稷之圣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明日，公孙支乃致上卿以让百里奚，曰："秦国处僻民陋，以愚无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处其上，请以让之。"公不许，公孙支曰："君不用宾相⑧，而得社稷之圣臣，君之禄也⑨；臣见贤而让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请终致之。"公不许，公孙支曰："臣不肖而处上位，是君失伦也⑩，不肖失伦，臣之过也。进贤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处位，废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将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为上卿以制之⑪，公孙支为次卿以佐之也⑫。

【注释】

①秦穆公：名任好，春秋时秦国国君，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贾（gǔ古）人：商人。于卫：二字原脱，据《校证》引《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补。

②卫诸贾人：原作"征诸贾人，贾人……"据《校证》删改。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亡时被晋俘虏，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国。后出走至楚，为楚人所获，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牡黑羊皮赎回，任为大夫，故又称"五羖大夫"。后与蹇叔、由余等帮助秦穆公建立霸业。事见《史记·秦本纪》。

③将车：驾车。

④饮食（sì饲）：喂水喂食，动词词组。

⑤公孙支：又作公孙枝，字子桑，秦岐州人，曾向秦穆公举荐过孟明，能知人举善。

⑥不宁：不平静，激动。

⑦取雁以贺：古时常用大雁作贺礼，故云。

⑧宾相：即“傧相”。迎宾称傧，赞礼称相。《周礼·秋官·司仪》“掌九仪之宾客傧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

⑨禄：福。下同。

⑩伦：同“论”，选择。《国语·齐语》：“枝节其用，论比协材。”韦昭注：“论，择也。”

⑪制之：裁断国政。制，裁断；之，代国政。

⑫次卿：次于上卿的高级官员。

【译文】

秦穆公命商人到卫国去运盐，卫国的商人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买下百里奚，并命他赶盐车到秦国。秦穆公察看盐车时，见百里奚驾车的牛很肥壮，便问他：“装载很重，道路又遥远而艰险，但这牛为什么这样肥壮呢？”百里奚回答说：“我按时给它们饮水喂食，不用暴力驱使它们，凡遇到艰险的地方，我总是在它们的前后照料，因此它们才这样肥壮。”秦穆公由此了解到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便命令有关官吏为百里奚准备洗澡用具，洗澡后更换衣帽，并与他坐谈，穆公十分高兴。后来有一天，秦穆公与公孙支讨论国政，公孙支显得很不平静，他说：“君王您耳灵眼亮，思维严密，观察细致，怕是得到了圣人的帮助吧？”秦穆公说：“是的。我十分欣赏百里奚的言论，他就跟圣人差不多”。公孙支于是回去取来大雁，向秦穆公表示祝贺。他说：“君王得到了治国安邦的圣臣，请让我为国家的福祥祝贺。”穆公没有推辞，拜了两拜就接受了贺礼。第二天，公孙支要辞去上卿的职位让给百里奚，他说：“秦国所处的位置偏僻，百姓见识不广，愚昧无知，这是国家危亡的主要因素；我自知不能够身居上位，请求将我的职位让与他。”穆公不答应。公孙支又说：“君王您没有傧相的举荐，就得到了国家的重臣，这是大王您的福气；我见到贤臣而让位给他，这是我的福气。现在大王您已经有福气了，却使我失掉它，难道可以吗？我请求最好还是辞去这个职务。”穆公还是不答应。公孙支又说：“我不贤而居高位，是君王您在选择人才上的失误，不贤而又使君王选

择失当，这都是我的过错。举荐贤士而斥退不贤的人，是君王英明的表现。现在我仍处在原有的职位上，既败坏了君王的美德，又违背了我行为的准则，所以我将要逃走。”穆公这才接受了他的请求。于是百里奚便作了上卿来裁断国政，公孙支作为次卿来辅佐他。

按：《吕氏春秋·慎人篇》所记是公孙支了解百里奚在秦穆公之前，与本文不同，但记载让位的事大体不差。

【原文】

2·10　赵简主从晋阳之邯郸①，中路而止，引车吏进问：“君何为止？”简主曰：“董安于在后②。”吏曰：“此三军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军也”？简主曰：“诺。”驱之百步又止，吏将进谏，董安于适至，简主曰：“秦道之与晋国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为后也。”简主曰：“官之宝璧③，吾忘令人载之。”对曰：“此安于之所以为后也。”简主曰：“行人烛过年长矣④，言未尝不为晋国法也，吾行忘令人辞且聘焉。”对曰：“此安于之所以为后也。”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国安⑤。御史大夫周昌曰⑥：“人主诚能如赵简主，朝不危矣。”

【注释】

①赵简主：即赵简子，名鞅，亦称赵孟，晋国大夫。晋阳：春秋时晋邑。邯郸，古都邑，故址在今河北邯郸市。

②董安于：又作“董阏安于”，赵简子家臣，晋国良史董狐的后代。后为知文子、梁婴父诬陷，自缢而死。

③宝璧：用玉做成的印玺。

④行人：官名，掌朝觐聘问。烛过：人名，春秋时在晋国担任行人的官职。

⑤佚：同“逸”，安乐。

⑥御史大夫：官名，秦汉时仅次于丞相的中央高级行政长官。周昌：西汉沛人，从刘邦起兵破秦。刘邦称帝后，为御史大夫，封汾阴侯。

【译文】

赵简子从晋阳到邯郸去，走到半路上就停了下来，引导车队的官吏上前问道：“君王您为什么要停下来呢？”简主说：“因为董安于还在后面。”这吏员说：“这是三军的大事，您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就使三军滞留不前呢？”简主说：“那就走吧。”可是驱车走了百十步又停了下来，引车的官吏正打算上前劝谏，董安于正好赶到了。赵简主对董安于说：“秦国的道路与晋国交接的地方，我忘了命人堵塞它。”董安于说：“这就是我留在后边的原因。”简主又说：“官府的印玺，我忘了派人带上它。”董安于回答说：“这也是我留在后面的原因。”简主又说：“行人烛过已经年迈了，他的话没有不被晋国所效法的，我走的时候忘了派人向他辞行并向他问候。”董安于回答说：“这也是我留在后面的原因。”赵简主可以说得上是能够自我反省，对外又能知人的君主了，所以他既能够身心安乐而又使国家安定。御史大夫周昌说：“君主如果真能像赵简主一样，那朝政就不会有危机了。”

【原文】

2·11　晏子侍于景公，公曰①：“朝寒，请进热食。”对曰：“婴非君之厨养臣也，敢辞。”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君田泽之臣也②，敢辞。”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为者也？”对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③，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也。

【注释】

①公曰：二字原脱，依《校证》据《晏子春秋》补。

②君：此字原脱，依《校证》据上文例及《晏子春秋》补。田泽：《晏子春秋·杂篇》作“茵席”，疑此文亦当作“茵席”。

③辨上下之宜：《晏子春秋》作“别上下之义”，案“宜”与下文“使得其宜”重复，疑是“谊”字脱损，“谊”同“义”。

【译文】

晏子侍立在齐景公身旁，景公对他说：“早上有点寒冷，请给我拿点热食来吧。”晏子回答说：“我不是大王您管膳食营养的臣子，恕不遵命。”景公又说：“请给我拿件皮衣来吧！”晏子回答说：“我不是大王您管田猎山泽的臣子，恕不遵命。”景公说：“那么，先生您对我来说是干什么的呢？”晏子回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景公问：“什么叫做国家的大臣？”晏子回答说：“国家的大臣，能够建立国政；区别上下的界限，使它们恰当合理；能够制定百官的等级顺序，使他们都得到相称的职位；制作文书命令，能够颁布到天下四方。”从此以后，齐景公事事都要合符礼节才召见晏子。

按：文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2·12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①，君有难不死②，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从③，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为也④。故忠臣者，能纳善于君，而不能与君陷难者也。”

【注释】

①疏：分赏。《史记·黥布列传》："疏爵而贵之。"
②君：原作"吾"，依《校证》引卢文弨说改。
③谏：原作"谋"，据《校证》引《新序》等书改。
④为：读作"伪"，《晏子春秋》、《论衡》均作"伪"。

【译文】

齐侯问晏子说："那忠臣事奉自己的君王该是怎样的呢？"晏子回答说："君王有难不去殉死，君王出逃不为他送行。"齐侯说："君王割地封他，分赐爵位使他显贵，君王有难却不殉死，出逃也不送行，这能够称得上是忠臣吗？"晏子回答说："如果臣下的进言被采用，君王就会终身无难，臣子又为谁去殉死呢？臣下的进言被听从，君王就终身不会出逃，臣子又为谁去送行呢？如果向君王进言不被采用，君王有难而去殉死，那就是白白地送死；规劝君王而不被听从，君王出逃而去送行，那就是奸诈和虚伪。因此做忠臣的，要能够将善言善行献纳给君王，而不应该与君王一起陷入灾难之中。"

按：文本《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又见《新序·杂事》及《论衡·定贤篇》。

【原文】

2·13　晏子朝，乘弊车①，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②？"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③，及国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弊车驽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④，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⑤，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

养⑥，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⑦，侈其衣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

【注释】

①弊：坏，破旧。

②不任：不堪，不胜。

③寿三族：保有三族。寿，保，《国语·楚语》韦昭注：“寿，保也。”三族，说法不一，或指父族、母族、妻族；或指父、子、孙三代。《周礼·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注》：“三族，谓父、子、孙。”

④梁丘据：齐景公之嬖大夫。 辂车乘马：即大车四马。辂（lù路）车，高车，大车，古代天子所乘。乘（shèng剩）马，四马，古代战车一乘四马，故以乘为四的代称。

⑤趣（cù促）：急速，立即。

⑥臣：此字原脱，据卢文弨引《晏子春秋》补。 养：给养，供养。

⑦不义：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不守礼义。

【译文】

晏子上朝，乘坐的是破旧的车子，驾车的是弱劣的马。齐景公看见他这个样子，说：“嗬，是先生您的俸禄太少了吗？为何乘坐的车子这样不相称呢！”晏子回答说：“靠着君王的赏赐，能够保住我们三族的衣食，并且国内的交游，也都能靠此生存了。我只要穿得暖和吃得饱饭，有破旧的车和弱劣的马来奉养自身，对于我来说就足够了。”晏子出朝后，景公命他身边的大夫梁丘据送给晏子四匹马驾的大车，被晏子多次退回拒不接受。齐景公不高兴，立即召见晏子，晏子来到后，景公便说：“先生不接受我送的车马，那我也就不再乘车了。”晏子对他说：“君王您命我管理文武百官，我理应节省衣服饮食之类的供养，为齐国人作个榜样，即使这样，还恐怕他们在生活上奢侈而不顾自己的品行。现在有高车四马，在上的君王乘坐它，在

下的臣子也乘坐它，百姓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在衣食方面奢侈浪费而不顾自己品行的人，我就没有办法来制止他们。"他终于辞让了那车马而没有接受。

按：文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2·14　景公饮酒，陈桓子侍①，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请浮晏子②。"公曰："何故也？"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③，麋鹿之裘④，栈轸之车⑤，而驾驽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公曰："诺。"晏子坐⑥，酌者奉觞而进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陈桓子曰："君赐之卿位，以尊其身；宠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禄莫厚于子。今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则是隐君之赐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请饮而后辞乎？其辞而后饮乎？"公曰："辞然后饮。"晏子曰："君赐卿位，以显其身，婴不敢为显受也，为行君令也；宠之百万，以富其家，婴不敢为富受也，为通君赐也。臣闻古之贤君⑦，臣有受厚赐而不顾其国族，则过之⑧；临事守职，不胜其任，则过之。君之内隶⑨，臣之父兄，若有离散在于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隶⑩，臣之所职，若有播亡在于四方者⑪，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战车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车驽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也⑫！且臣以君之赐，臣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简士⑬，待臣而举火者数百家⑭。如此为

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公曰："善，为我浮桓子也⑮。"

【注释】

①陈桓子：名无宇，又称须无子，齐景公时为大夫，卒谥桓子。

②浮：罚酒。《淮南子·道应篇》注："浮，罚也。"

③衣缁布之衣：穿着黑布衣服。衣（yì意），动词，穿衣；缁（zī支），黑色。

④麋鹿之裘：指用粗糙的兽皮作成的皮衣。麋鹿，兽名，鹿属，俗称四不象。

⑤栈轸之车：即栈车，用竹木编成的简陋之车。

⑥晏子坐：此三字原本脱，据《校证》引《晏子春秋·杂篇》补。

⑦君：原脱此字，据《校证》引卢文弨说补。

⑧过：责备。

⑨内隶：宫内部属。

⑩外隶：宫外部属，即全体臣民。

⑪播亡：流浪逃亡。

⑫意者：原作"主者"，据《晏子春秋》改。意，想来，估测之词。

⑬国之简士：国都的游士。《晏子春秋》作"閒士"，简，倨傲。《吕氏春秋·骄恣》："自骄则简士。"注："简，傲也。"

⑭举火：生火做饭。

⑮桓子：是陈无宇卒后的谥号，齐景公不当在其生前预呼其谥，应从《晏子春秋》作"无宇"为是。

【译文】

齐景公饮酒时，陈桓子在旁陪侍。陈桓子老远看见了晏子，便禀告景公说："请大王罚晏子饮酒。"景公问："为什么原故呢？"陈桓子回答说："晏子穿着黑布衣服，粗劣的兽皮外衣，乘坐竹木破车，并且驾着劣弱的马来上朝，这分明是要隐瞒君王对他的赏赐。"景公说："好吧。"晏子到来坐下之后，敬酒的人捧着酒杯向晏子进酒，说："国君有命要罚您。"晏子问："什么原因

呢？”陈桓子说：“君王赐给您上卿职位，使您的身份尊贵，给您俸禄百万以示宠信，使您的家室富有。群臣的爵位，没有谁比您更尊贵，俸禄也没有谁比您更优厚。现在您却穿着黑布衣服和粗劣的兽皮外衣，乘坐竹木编成的简陋车子，并驾着疲劣的马来上朝，这就是隐瞒君王的赏赐，所以要罚您。”晏子离开座位起身说：“是让我饮酒之后解说呢，还是解说之后再饮酒呢？”景公说：“解说后再饮吧！”晏子说：“君王赐给我卿位，使我的身份显荣，但我不敢为了个人显荣而接受，是为了奉行君王的命令；受君王恩宠而得钱百万，使我的家室富有，我不敢为了财富而接受，是为了使君王的恩赐能顺利下达。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臣下有领受优厚赏赐而不顾国家公族的，就责罚他；遇事只能株守官位，不能胜任其职责的，就责罚他。君王宫内的部属，好比我的父兄，假若有流离失散在荒野僻远之地的，这是我的罪过；君王宫外的部属，是我职责管辖之下的人，假若有飘泊流亡在四面八方的，这也是我的罪过；武器甲胄不完备，战车未修整好，这也是我的罪过。如果说乘破车劣马来上朝，想来不会是我的罪过！况且我凭着君王的赏赐，我的父辈没有不乘车的，母辈也没有不丰衣足食的，连妻族也没有受冻挨饿的，国都的那些游士，等待我的接济才有饭吃的就有数百家。这是隐瞒君王的赏赐呢，还是显示君王的赏赐呢？”齐景公说：“好！替我罚无宇饮酒。”

按：文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2·15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①，晏子不饱。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过也。”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晏子再拜而辞曰：“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

婴之家不贫也。婴闻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是代君为君也②，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箧存也③，仁人不为也；厚取之君而无所施之，身死而财迁于他人，是为宰藏也④，智者不为也。婴也闻为人臣进不事上以为忠，退不克下以为廉⑤，八升之布⑥，一豆之食足矣⑦。"使者三返，遂辞不受也。

【注释】

①分食而食之：分食物让他吃。前一"食"为名词；后一"食"为动词，读去声，给食物吃。

②是：此字原本无，据《校证》引《晏子春秋》补。

③箧（qiè怯）：小箱子。

④于他人，是为宰藏也：此八字原脱，此据《校证》引《晏子春秋》补。

⑤克：通"剋"，剋扣。

⑥八升：布八十缕为升，八升指粗糙的布。

⑦一豆：即一盘。豆，古代食器，初以木制，形似高脚盘。

【译文】

晏子正在吃饭的时候，国君的使者到了，晏子便将食物分给使者吃，晏子因此没有吃饱。使者回宫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景公，景公说："哦，晏子的家里竟是这样的贫困！我却不知道，这是我的过错啊！"于是便命令有关官吏将一个千户县的赋税全部给予晏子，晏子拜谢了两次推辞说："我的家境并不贫困，靠君王的赏赐，恩惠遍及父、母、妻三族，还推广到我的朋友，并以此赈济百姓，君王的赏赐是太丰厚了，我的家是不会贫穷的。我听说从君王那里得到很多财物又大量施舍给别人，这就是取代君王自己来做君王了，忠臣是不会这样做的；从君王那里得到很多财物而储藏起来，这就跟装东西的筐与箱

一样，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从君王那里得到很多财物而没有什么地方施用它，自己死后财物又转移给了别人，这就跟主管收藏的官员一样，聪明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还听说，作臣子的当他晋升时不屈事上司来表现忠诚，当他迁退时也不剋扣下属来表示廉洁，粗布衣服，一盘食物就足够了。”使者奉命往返三次，晏子始终推辞不受。

按：事又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文字略有不同。

【原文】

2·16 陈成子谓鸱夷子皮曰①：“何与常也②？”对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陈成子曰：“然子何以与常③？”对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④，其有何死亡矣！”

【注释】

①陈成子：名恒，陈无宇之孙，春秋时齐人，卒谥成子。《史记》作“田常”，《左传》作“陈恒”，同为一人，上古“田”、“陈”同音。鸱（chī吃）夷子皮：人名，非指范蠡，属田常一党，其事未详。本书2·6条“鸱夷子皮日侍于屈春”亦非范蠡，也与此“子皮”不同，疑为又一“子皮”。

②与：亲附，跟从。这里有襄助的意思。常：田常，即陈成子的字。

③与常：原作“为常”，据四库本及上文改。

④去（qū驱）：消除。

【译文】

田常对鸱夷子皮说：“你怎样襄助我呢？”子皮回答说：“国君死难我不去殉死，国君逃亡我不跟着逃亡。”田常说：“虽然如此，那你将怎样襄助我呢？”子皮回答说：“在未死难时能消除死难的起因，在未逃亡时能避免逃亡的后果，那又怎么会有死难与逃亡的事发生呢？”

【原文】

2·17　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①，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君有过，不谏诤，将危国殒社稷也。有能尽言于君②，用则留，不用则去③，谓之谏；有能尽言于君④，用则可生，不用则死⑤，谓之诤；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⑥，反君之事，窃君之重⑦，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故谏诤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礼，而闇君以为己贼⑧，故明君之所赏，闇君之所杀也。明君好问⑨，闇君好独；明君上贤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贤妒能而灭其业。罚其忠而赏其贼，夫是之谓至闇，桀、纣之所以亡也。《诗》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⑩。"此之谓也。

【注释】

①病：害，侵害，与"利"相对而言。又本条原与上连，今依《校证》据关本另起。

②有：如果，假设连词。

③用则留，不用则去：原本"留"字下，"去"字下皆有"之"字，据《校证》删。

④有能尽言于君：此句原本脱，依《校证》所引《荀子》补。《荀子》作"进言"，此依上文，仍作"尽言"。

⑤生：此字《校证》据《荀子》疑为衍文。

⑥亢：同"抗"。

⑦重：指权柄。

⑧闇君：昏暗的国君。闇，同"暗"。

⑨问：《校证》据《荀子》"故明主好同"，认为"同"与"独"为对

文，疑“问”字为“同”字之讹。但“问”作“询问”解，意亦通。

⑩曾是莫听，大命以倾：不肯听从这样的忠言，国运因此倾亡。大命，指国家命运。这二句引自《诗经·大雅·荡》。

【译文】

服从旨意而又利于国君叫做顺，服从旨意而对国君有害叫做谀，违背旨意而对君王有利叫做忠，违背旨意又对君王有害叫做乱。君王有了过失，而不直言规劝，将会危害国家，使国家灭亡。如果能够对君王尽到言责，君王采用就留下，不采用就离开，这就叫做谏；如果能对君王尽到言责，君王采用就活着，不采用就赴死，这就叫做诤；如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率领群臣一起努力纠正君王的过失，君王虽不满意，但也不能不听从，这就能免去国家的大祸患，消除国家的大灾害，在使君主尊显，国家安宁方面获得成功，这就叫做辅；如果能够违抗君王的旨意，反对君王所做的错事，暂时借用君王的权柄，来安定国家，解除危亡，洗雪君主的耻辱，攻战和征伐能够使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这就叫做弼。谏、诤、辅、弼这四种人，是国家的重臣，是英明的君王所尊重和礼待的，但昏暗的君王却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敌人。因此明君所赏赐的人，却是昏君所杀害的人。明君善于征询众人的意见，昏君好独断专行；明君尊重贤士，任用能人就能坐享成功，昏君畏贤妒能就会使事业灭亡。惩罚忠臣而赏赐奸贼，那就叫做昏聩到极点，这正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诗经》上说：“不肯听从善言，国运所以倾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按：文本《荀子·臣道篇》，文字小异。

【原文】

2·18　简子有臣尹绰、赦厥①，简子曰：“厥爱我②，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之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③，而不爱君之过

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面誉也。”

【注释】

①简子：即赵简子，参见2·10条注①。尹绰：或作“尹铎”，赵简子家臣。　赦厥：或作“赵厥”；或云因赵简子赦其罪，故以赦为氏，赵简子家臣。

②爱：顾惜。下同。

③丑：羞耻。下同。

【译文】

赵简子有家臣尹绰和赦厥，简子说：“赦厥顾惜我的脸面，决不会在众人中当面劝诫我；尹绰却不顾惜我的脸面，他总是要在众人中当面劝诫我。”尹绰说：“赦厥顾惜的是您面子上不好看，而不顾惜您的过错；我顾惜的是您的过错，而不顾惜您面子上是否好看。”孔子说：“尹绰是品德高尚的人啊！他能当面批评人而不当面奉承人。”

按：文与《吕氏春秋·达郁篇》稍异，且多孔子评语。

【原文】

2·19　高缭仕于晏子①，三年，无故②，晏子逐之。左右谏曰：“高缭之事夫子三年，曾无以爵位，而逐之，其义可乎？”晏子曰：“婴，仄陋之人也③，四维之然后能直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

【注释】

①高缭：《晏子春秋》三见，皆作“高纠”，本书《君道》与此处两见，皆作“缭”，应为一人。此人事迹不详。

②三年，无故：此四字原脱，据《校证》引《北堂书钞》补。

③仄陋：同“侧陋”，指出身卑微。

④四维：维，结物的大绳。也象征能使事物固定下来的意志或力量。古代统治者把礼、义、廉、耻叫做“四维”，《管子·牧民》：“四维张则国令行。”在这里又用作动词，即“用‘四维’来匡正”的意思。

【译文】

高缭在晏子那里做官，已经三年，没有什么过错，晏子辞退了他。左右的人劝说道：“高缭为先生作事已三年，过去又没有给他什么爵位，现在却要辞退他，这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吗？”晏子说：“我本是出身卑微的人，要用礼、义、廉、耻四条原则来随时匡正我才能行直道，现在这个人为我办事三年，从来没有补正我的过失。因此要辞退他。”

按：此事《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及《外篇》两见，此文与《外篇》相近。

【原文】

2·20　子贡问孔子曰①：“赐为人下②，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为人下者，其犹土乎！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人立焉③，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④。为人下者，其犹土乎！”

【注释】

①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弟子。

②人下：众人的位次之下，指地位最低下者。

③生人：活着的人。

④多：赞许，动词。《韩非子·五蠹》：“以犯其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我甘居人下，不知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孔子说："甘居人下的人，他大概就像泥土一样吧！在它上面耕种就长出五谷来，向下挖掘就有甘泉涌出来，草木能在它上面繁植，禽兽能在它上面养育，活着的人站立在它上面，死了的人葬入它里面，人们赞赏它的功劳它却不开口。甘居人下的人，大概如同泥土一样吧！"

按：本《荀子·尧问篇》及《韩诗外传》卷七，又与《春秋繁露·山川颂》略同，《孔子家语·困誓篇》用此文。

【原文】

2·21 孙卿曰①："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②。有人贵而不能为人上，贱而羞为人下，此奸人之心也③，身不离奸心，而行不离奸道，然而求见誉于众，不亦难乎？"

【注释】

①孙卿：即荀卿，荀子，姓荀，名况，战国时赵人，有《荀子》一书传于世。汉人避宣帝刘询讳，改称孙卿。

②通义：普遍适用的道理。

③奸人：邪恶不正的人。

【译文】

荀子说："年少的侍奉年长的，卑微的侍奉高贵的，不贤的侍奉贤明的，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出身高贵却不能做人上人，出身卑贱又羞于做人下人，这就是邪恶之人的心理状态。自身不能去掉邪恶不正的心理，而且行为又不离邪恶不正的道路，却要想被众人所称誉，不是太难了吗！"

按：文本《荀子·仲尼篇》，但末二句与《荀子》不同。

【原文】

2·22 公叔文子问于史臾曰①："武子胜事赵简子久矣②，其宠不解奚也③？"史臾曰："武子胜博闻多能而位贱，君亲而近之，致敏以愻④，貌而疏之，则恭而无怨色，入与谋国家，出不见其宠，君赐之禄，知足而辞，故能久也。"

【注释】

①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卫献公之孙，事不详。《礼记·檀弓》："公孙文子卒。"郑玄注："文子，献公之孙，名拔，或作发。"史臾："又作史鱼，卫国大夫，字子鱼，卫灵公不用蘧伯玉，身死以尸谏灵公。

②武子胜：春秋末赵简子家臣，事不详。

③解（xiè谢）：通"懈"，松弛、衰减。

④愻（xùn逊）：同"逊"，谦恭，顺从。

【译文】

公叔文子问史臾："武子胜侍奉赵简子很久了，可他受到的宠信却从不衰减，这是为什么呢？"史臾说："武子胜见识广博，多才多艺却职位低微，如君王亲近他，他能献出自己的机敏并且谦恭顺从；如果君王看不起他并且疏远他，他仍十分恭敬而没有怨恨的神色；入朝参与谋划国家大事，出朝却看不出他曾受到宠信，君王赏赐给他俸禄，他总是很知足而尽力推辞，所以他受宠信能够长久。"

【原文】

2·23 《泰誓》曰①："附下而罔上者死②，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③。故传曰④："伤

善者，国之残也⑤；蔽善者，国之谗也⑥；愬无罪者⑦，国之贼也⑧。”

【注释】

①《泰誓》：《汉书标注》作“秦誓”，但无下文所引内容。“秦”为“泰”之误。

②罔：陷害。

③黜：摈弃。

④传：即《尚书大传》，旧题为汉初伏胜所撰。

⑤残：戕害，这里用作指人名词。

⑥谗：说人坏话。这里作指人名词。

⑦愬（sù诉）：同“诉”，这里有“诽谤”之意。

⑧贼：残害，这里用作指人名词。

【译文】

《尚书·泰誓》说：“趋附臣下而陷害主上的人该处死，趋附主上而陷害臣下的人该受到刑罚；参与商讨国家大事，却对百姓没有好处的人应斥退他；身居高位却不能举荐贤能的人应贬逐他。”这就是为了鼓励好人而摈弃坏人啊！所以《尚书大传》说：伤害好人的，是戕害国家的恶人；埋没善行的，是蒙蔽国君的佞人；诽谤无罪之人的，是危害国家的坏人。”

【原文】

2·24 《王制》曰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于众者②，杀也。”

【注释】

①《王制》：即《礼记·王制篇》。本条原连上，文义不属，今依《校证》另起。

②时日：犹吉日。古时以卜筮定日之吉凶。卜筮：古时占卜，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

【译文】

《礼记·王制篇》上说："假借鬼神、吉日、占卜来迷惑众人的，罪该杀。"

【原文】

2·25　子路为蒲令①，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②，为人烦苦，故与人一箪食③，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④。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人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⑤，故人与一箪食、一壶浆⑥。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禀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注释】

①子路：春秋时卞人，名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孔子弟子。蒲：春秋时卫国属地，在今河南长垣县境内。

②沟渎：田间水道。

③箪（dān单）：同"箪"，盛饭的竹器。

④复：读为"覆"，倒掉。

⑤匮（kuì溃）：缺乏、穷尽。

⑥人与：原作"与人"，今依《校证》据《太平御览》乙正。

【译文】

子路做了蒲邑长官，为防备涝灾，让百姓在春季修整沟渠，被人们所厌烦和憎恨，便发给每人一筐饭，一壶汤。孔子听说这件

事，叫子贡前去倒掉那些饮食。子路气冲冲地很不高兴，前去拜见孔子说："我因为暴雨将要来到，恐怕有水灾，所以让百姓修整沟渠以备灾，但百姓大多缺乏食物，所以才每人给他一筐饭，一壶汤。想不到先生却派子贡来制止这件事，是为什么呢？先生您是制止我推行仁政啊！先生常用仁爱来教导我们，却禁止我行仁政，我是不能接受的。"孔子说："你认为百姓在挨饿，为什么不禀告君王，打开粮仓发给他们粮食吃，却用私人的食物馈赠他们，这是您不显示君王的恩惠，却突出你自己的恩德仁义。赶快停止还不算迟，不然的话，您领受罪罚的日子就不远了。"子路于是心悦诚服地告退了。

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此事，但文字多有不同。《孔子家语·致思篇》也引用此文。

说苑卷三　建本

【题解】

建本，即建立根本。此卷记春秋战国至汉初轶事共三十则，要旨在说明人立身处世，为政治国应首先做好的一些根本大事。前面四则可以作为这一卷的纲领看。如第一则借孔子之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来阐明建立根本的重要性；第二则以魏武侯问“元年”来说明国君的根本是“明智慎始”；第三则又以孔子之言来分别阐明作人立身处世的六件根本大事是：立体孝为本、居丧哀为本、战阵勇为本、治政农为本、居国嗣为本、生财力为本；第四则讲的是君臣与百姓，父与子可以转相为本，这一方面固然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又说明作者具有一定的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其后二十六则的内容，都是围绕前面四则的观点而加以证明和发挥的。其中记述以学为本的事就占了十二则，由此可见作者对勤学的重视与提倡。另外，记以孝为本的有四则，以立嗣为国本的有三则，其它关于礼义、实践、慎始、技能、民本、富国、重农等各一则。不难看出：强学与孝亲是作者认为“修身齐家”的根本，而其它各条则是作者认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结合这两方面的内容，正好具体阐明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主张。

【原文】

3·1　孔子曰①：“君子务本②，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陭③，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

既平，泉流既清④。”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⑤，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⑥。”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注释】

①孔子曰：《论语·学而》作“有子曰”。

②务本：致力于根本。

③隋：通“倚”，偏斜。

④《诗》云二句：引自《诗经·小雅·黍苗》。原，高地；隰（xí细），低湿之地。

⑤《春秋》：相传为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的一部史书。内容十分简略，相当于现代的大事年表。

⑥《易》曰三句：《小戴礼记·经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孔颖达疏云：“《易·系辞》文。”案今《易》无此文，孔疏不知何据。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必须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原则和方法也就由此产生。”如果根本不正，那么它的枝末也就会偏斜了；一开始就不昌盛的，最终必定衰亡。《诗经》上说：“高地低田都已修整，井泉流水都已澄清。”讲的也是“本立而道生”的道理。《春秋》一书的内容，讲的就是如果一年中有了正常的春季，就不会有早来或迟到的秋天，一个国家有了正派的国君，那个国家就不会有被灭亡的危险。《易经》上说：“建立了根本，万事万物就有条理；开始时错了很小的一点，结果就会造成很大的失误。”因此，君子特别重视建立根本并且在一开始时就注重建立。

【原文】

3·2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①，吴子对曰：“言

国君必慎始也②。”“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③，士而一见，庶人有谒④，必达；公族请问⑤，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⑥，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⑦。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注释】

①魏武侯：名击，战国时魏文侯之子，公元前395年至前370年在位。元年：古时称帝王或诸侯即位的第一年。帝王改元后第一年也称“元年”。吴子：即吴起，见2·7条注⑬。

②慎始：一开始就小心谨慎。

③而：如果，表假设。

④庶人有谒：平民百姓如有请求。庶人，泛指无官爵的平民百姓；谒：请求。

⑤公族：统治家族、贵族。

⑥君：于义不通，《校证》疑当作“民”。译文依此。

⑦不权势：义不可通，“不”后疑脱一“失”字。

【译文】

魏武侯向吴起问关于国君即位第一年称作“元年”是什么意思，吴起回答说：“‘元年’讲的就是国君一开始就必须小心谨慎。”魏武侯问：“怎样才能一开始就小心谨慎？”吴起说：“必须端正自身。”魏武侯又问：“怎样才能端正自身？”吴起说：“要明智。”魏武侯又问：“心智不明又怎么能正己呢？”吴起说：“那就应该广采博闻并从中选择，以此来使自己心智聪明。因此古时候的国君一开始处理政务，大夫如有进言，士人如有请见，百姓如有请

求，都一定满足他们，公族有人来请安问候，也一定与他们接谈，四方来投奔的人都不拒绝他们，这可算是不遭壅塞不受蒙蔽了；分赏爵禄必须周到，施用刑罚一定要适当，君王的心地一定要仁慈，常想着百姓的利益，解除百姓的祸害，这可说是不会失去民众了；君王自身必须正派，亲近的大臣一定要经过挑选，大夫不能兼任其它官职，掌握管理百姓权利的不能集中在一家一姓，这可以说是不失权势了。这些都是《春秋》的旨意，也是国君即位第一年的根本大事。”

【原文】

3·3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①，本立焉然后为君子。立体有义矣，而孝为本；处丧有礼矣②，而哀为本；战阵有队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为本③；居国有礼矣，而嗣为本④；生才有时矣⑤，而力为本⑥。置本不固，无务丰末；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无始终，无务多业；闻记不言，无务多谈；比近不说⑦，无务修远。是以反本修迩⑧，君子之道也。”

【注释】

①行身：立身处世。

②处丧：居丧，在直系亲属的丧期中。

③能：《孔子家语·六本篇》作“农”，“农”与“能”音近而误，当以作“农”为是。

④嗣：继承人。

⑤才：通“财”。

⑥力：尽力、力求。

⑦说：通“悦”。比近：邻近，相近。

⑧迩：近。

【译文】

孔子说："人立身处世有六件根本大事，根本树立了然后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立身要有行为准则，以行孝为根本；遇到丧事要遵守礼仪，以尽哀为根本；参战临阵要有队列，以勇敢为根本；治理政事要有条理，以农业为根本；管理国家要依礼制，以立嗣为根本；生财要掌握时机，以尽力为根本。建立的根本不牢固，就不可能使枝叶繁茂；自己的亲戚都不喜欢，就不必去结交外人；做事有始无终的，就不必什么都去干；博闻强记却不能表达，就不必与人多交谈；近邻都不友善，就不必去招致远客。因此回到根本并做好身边的事，才是君子应采取的原则和方法。"

按：事与《墨子·修身篇》、《大戴礼记·曾子疾病篇》、《淮南子·本经篇》多相似，《孔子家语·六本篇》也引用此文。

【原文】

3·4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莫贵于人。人之道莫大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父道圣，子道仁，君道义，臣道忠。贤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义①，藏其伪②，时其节③，慎其施④。子年七岁以上，父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⑤，使之早化。故贤子之事亲，发言陈辞，应对不悖乎耳，趣走进退，容貌不悖乎目，卑体贱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亲，以积德。子者，亲之本也，无所推而不从命⑥，推而不从命者，惟害亲者也。故亲之所安，子皆供之。贤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为父，以国为家，以士人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难，不惮其劳，以成其义。故其君亦有助之⑦，以遂其德。

夫君臣之与百姓，转相为本，如循环无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于孝⑧"。孝行成于内，而嘉号布于外，是建之于本，而荣华自茂矣⑨。君以臣为本，臣以君为本，父以子为本，子以父为本，弃其本者，荣华槁矣。

【注释】

①谊：行为合乎规矩。

②伪：后天的才能。《荀子·性恶》："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③时其节：对他的节操适时培养。

④慎其施：使他的作为小心谨慎。

⑤渐：逐渐渗透、浸渍，作动词。

⑥推：《校证》引孙仲容曰："'推'，疑皆当为'往'，形近而误。"其说可从。

⑦有助：即佑助。有，通"佑"。

⑧人之行莫大于孝：见《孝经·圣治章》。

⑨荣华：草木的花朵。

【译文】

上天所生，大地所养，没有比人更宝贵的了。做人的道理没有比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更大的了。做父亲的道理是神圣，做儿子的道理是仁孝，做君王的道理是有原则，做臣子的道理是忠心。贤明的父亲对于儿子，是用慈爱恩惠来生育他，用教诲使他成人，培养他的行为合乎规矩，积蓄他后天的才能，对他的节操适时培养，使他的作为小心谨慎。儿子年龄在七岁以上，父亲就为他选择高明的老师，选择品德优良的朋友，不让他接触邪恶，从小用好品德来熏染他，使他早受感化。贤惠的儿子侍奉父母亲，发言吐辞，回答问题不能使双亲感到难听，趋走进退，容色行为不能使双亲看着不顺眼，宁使自己身受屈辱，也不能使双亲心里不高兴。品德高尚的人侍奉双亲，可以借此加强品德修养。

做儿子的，是双亲的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推托而不遵从双亲的命令，推托而不遵从命令的，只能是危害双亲的人。因此双亲安居所需要的一切，做儿子的都应满足他们。贤明的臣子事奉君王，从接受官职的那天起，就要把君主当作自己的父亲，把国当成家，把同僚当成兄弟。因此如果有可以使国家安宁、使人民得利的事，一定不避困难，不怕劳苦去做好它，来成就他的道义。那么君王也会帮助他，来实现他的德行。那君臣与老百姓，能够彼此转化，互为根本，好像围绕圆周运行，无始无终。孔子说过："人的行为没有什么比尽孝更大的。"尽孝的行为在内心养成，但它的美名却能传布在外，这好比草木，如果枝干生长在根本上，那花朵就自然会繁茂。君王把臣子当做根本，臣子以君王为根本，父亲把儿子当作根本，儿子以父亲为根本，如果抛弃根本，那花朵就会枯槁。

【原文】

3·5　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①，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②，积粟万钟，累茵而坐③，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为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④，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⑤！草木欲长，霜露不使，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曰：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

【注释】

①藜藿：两种野菜，为穷人食品。

②百乘：《校证》引《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八作"数乘"，认为较合事理。

③累茵：把坐垫重叠起来。茵，坐垫。

④枯鱼衔索：干鱼被贯串在绳索上。

⑤忽如过隙：比喻时间过得很快。《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译文】

子路说："背着很重的东西又走远路的人，不会选择好地方才休息；家中父母年迈而又贫穷的人，不会选择高俸禄才去当官。从前，我侍奉双亲的时候，经常吃藜、藿菜汤，还要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为双亲背米。双亲去世后，我向南游宦到了楚国，有随从车辆百乘，积蓄的粮食万担，坐垫有好几层，排列着大鼎锅开饭，想要回到吃野菜为双亲背米的日子再也不可能了。干鱼串在绳索上，还有多少时间不被虫蛀呢？双亲的寿命，快得像骏马穿过缝隙一样；草木想要生长，严霜寒露却不让，贤德的人想要赡养老人，双亲却不能等待！所以说：家境贫穷父母年老，作官就不必选择俸禄的多少。"

按：见《韩诗外传》卷一、卷七，《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内容小异。

【原文】

3·6 伯禽与康叔封朝于成王①，见周公，三见而三笞②。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③，贤人也，与子见之。"康叔封与伯禽见商子，曰："某某也④，日吾二子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其说何也⑤？"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阳⑥？有木焉名曰桥⑦。"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焉实而仰⑧，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者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⑨。"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

见梓勃焉实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⑩，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⑪，劳而食之，曰："安见君子？"二子对曰："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注释】

①伯禽：周公之子，初封于鲁，为鲁国始祖。康叔封：姓姬，名封，周武王第九弟，卫国的始祖，初封于康，故称康叔封。

②笞（chī吃）：用鞭抽打。

③商子：《校证》引钱竹汀以为即《周髀算经》之商高，戴东原及日人关嘉以为商容。商容，商纣时大夫，因直谏被纣王所贬，后周武王曾表其闾。疑以商容为是。

④某某也：古人自称，犹言我们是姬封、伯禽。

⑤说：解说，原由。

⑥南山之阳：南山的南面。南山，即终南山；古代称山的北面为阴，山的南面为阳。

⑦桥：一种高大的树木。

⑧竦：通"耸"。

⑨梓：落叶乔木，木质轻而易割。

⑩趋：疾走，表示恭敬。

⑪拂：同"抚"。

【译文】

伯禽与康叔封去朝拜成王，叩见周公，三次见到周公，就被竹鞭抽打了三次。康叔封面带惧色，对伯禽说："有个叫商子的人，是个贤人，我与你去拜见他吧。"康叔封便与伯禽前去拜见商子，说："我们是姬封和伯禽，有一天我二人去朝拜成王，叩见周公，三次见到周公，便被鞭打了三次，这是什么原故呢？"商子说："你二人为什么不一起去终南山的南边看看？那里有种树木名叫桥。"他二人便前往终南山的南边去察看，看见桥树巍然耸立而

结实高大，回去后便将所看到的告诉了商子，商子说："桥树表现的就是做父亲的道理啊。"商子又说："你二人为什么不一起去看看终南山的北边？那里有种树木名叫梓。"他二人便前往终南山的北边去观看，看见梓树生机勃勃而结实低矮，回去后便将所看到的告诉商子，商子说："梓树表现的就是做人子的道理啊。"他二人第二天便又去拜见周公，进门后就小步疾走，上堂后就跪拜。周公抚摸着他们的头，慰劳他们，让他们吃东西，然后问道："你们见到了哪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二人回答说："见到了商子。"周公赞叹说："商子真是品德高尚的人啊！"

按：见《尚书大传》，又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十八引《周书》，及《论衡·谴生篇》。

【原文】

3·7　曾子芸瓜而误斩其根①。曾皙怒②，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③，有顷乃苏④，蹶然而起⑤，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⑥，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⑦？"退屏鼓琴而歌⑧，欲令曾皙听其歌声，令知其平也。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⑨。"曾子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⑩。孔子曰："汝不闻瞽叟有子名舜⑪？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⑫，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箠则待⑬，大箠则走⑭，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杀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门，有罪不自知，处义难乎！

【注释】

①曾子：名参，字子舆，孔子弟子。芸：通"耘"，锄草。

②曾皙：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弟子。

③仆：通“扑”，向前倾倒。

④乃：此字原脱，据《校证》引《韩诗外传》、《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补。

⑤蹶然：疾起貌。

⑥大人：父亲。从前称父母为大人。

⑦疾：病。轻者为疾，重者为病。

⑧退屏：退避。

⑨内：即“纳”。

⑩谢：认错、道歉。

⑪瞽叟：虞舜父亲的别名，因目盲，故云。“不闻”，原脱“不”字，据《校证》引《太平御览》增。

⑫索：索取，引申为“寻找”的意思。

⑬箠（chuí垂）：杖刑。

⑭走：跑。

【译文】

曾参在瓜田锄草，不小心误断了瓜的根。他的父亲曾皙很生气，举起大棒打他。曾参扑倒在地，过了一会才苏醒，他很快爬起来，上前说：“刚才我得罪了父亲大人，大人用力教训我，该不会伤着了吧？”于是他退下后便弹琴唱歌，想使父亲曾皙听到他的歌声，知道他身体平安无恙。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告诉他的弟子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自认为没有什么罪过，便托人向孔子认错。孔子说：“你没有听说瞽叟有个儿子名叫舜吗？舜侍奉父亲，凡是想找他来使唤的时候，从来没有不在身边的；但是他父亲想找他来杀掉，从来没有找到过。小的杖刑他就等着挨，大的杖刑他就跑掉，以逃避他父亲的暴怒。现在你却把身子给父亲等待他暴怒，站在那里不躲开，以自己的死来使你父亲陷入不义，哪样的不孝比这更大呢？你难道不是天子的百姓吗？杀死天子的百姓，那罪过该是什么？”凭着曾子这样的人材，又是孔门的弟子，有了罪过自己还不知道，一举一动都要合乎规矩，实

在很难啊！

按：此事《韩诗外传》卷八，《孔子家语·六本篇》均有记载。

【原文】

3·8　伯俞有过①，其母笞之，泣②。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尝见泣，今泣何也？"对曰："他日俞得罪，笞尝痛；今母之力衰③，不能使痛，是以泣也。"故曰：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于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怜，上也；父母怒之，不作于意，不见于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于意，见于色，下也。

【注释】

①伯俞：姓韩，汉初梁国人，性至孝。《韩诗外传》作"伯瑜"。

②泣：无声或低声地哭叫做泣。

③衰：原脱此字，依《校证》据卢文弨引《太平御览》补。

【译文】

韩伯俞有了过错，他的母亲鞭打他，他无声地流泪。他的母亲问："以前打你的时候，没有看见你流过泪，现在你流泪是为什么呢？"伯俞回答说："以前我有了罪过，挨打时都感觉到疼痛，现在母亲年老力衰，打起来不感到疼痛，因此流泪。"所以说，父母对你生气，你不要记挂在心上，不要流露出不满的神色，深刻地承认自己的罪过，使父母哀怜你，这是最好的态度；父母对你生气，你不记挂在心上，不流露出怨恨的神色，这也是较好的态度；父母对你生气，你记挂在心上，显现出怨恨的神色，这就是最不好的态度。

按：此文又见《蒙求旧注》引《韩诗外传》。

【原文】

3·9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①。大学②之教也，时禁于其未发之曰预③，因其可之曰时④，相观于善之曰磨⑤，学不陵节而施之曰驯⑥。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⑦；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⑧；杂施而不逊⑨，则坏乱而不治；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曰：有昭辟雍⑩，有贤泮宫⑪，田里周行⑫，济济锵锵⑬，相从执质⑭，有族以文⑮。

【注释】

①成人二句：见《诗经·大雅·思齐》，“成人”前有“肆”字。意即成年人有德行，小子们也有造就。

②大学：即太学，古代贵族子弟读书的处所。

③预：事先防备、预防。

④时：适时。

⑤磨：切磋、研究。

⑥陵节：超越程序。驯，义同“顺”。

⑦扞（hàn汗）格：互相抵触。

⑧难成：原作“不驯”，据诸本及《礼记》改。

⑨杂施：错杂，混合地推行。逊，同“顺”。

⑩有昭辟（bì僻）雍：明亮的天子学宫。有，语助词，无义，常置于名词或形容词之前。昭，明亮；辟雍，西周王朝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太学，因四周有水，形如环璧，故名。相传太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曰辟雍。

⑪有贤泮宫：美好的诸侯学宫。贤，美好；泮（pàn判）宫，古代诸侯子弟的学宫。泮，春秋时鲁国水名，作宫其上，故称泮宫。汉文帝命博士撰《王制》，谓天子之学有辟雍，诸侯之学为泮宫。自此之后，说经者皆以泮宫为学宫。

⑫周行（háng杭）：大路。

⑬济济锵锵：形容人数众多步履整齐。锵（qiāng枪），同“跄”。

⑭执质：同“执贽”，古代礼制，宾主相见，或拜师学艺都要赠送礼物。执，持；贽，礼物。

⑮族（zòu奏）：通“奏”，节奏。

【译文】

成年人有德行，小子们就有造就。太学教育学生，在坏事情未发生之前及时禁止叫做预防，当其可以教育时进行教育叫做适时，在好的方面互相观摩叫做磨砺，学习不超越等级逐步施行叫做有顺序。事情发生了才去禁止，就会格格不入而难以奏效；错过了时机才开始学习，就是很勤苦也难有所成就；杂乱无章地施行教育而不循序渐进，就会造成失败，引起混乱而无法治理；独自一人求学而没有学友，就会学识短浅、见闻不广。所以说：明亮的天子学宫，美好的诸侯学宫，道路像田野一样宽广，学子众多而步履整齐，他们拿着礼物，一个跟着一个，走得很有节奏而又文质彬彬。

按：“故曰”以上，本《礼记·学记》；“故曰”以下，未详所出。

【原文】

3·10　周召公年十九①，见正而冠②，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③。人之幼稚童蒙之时，非求师正本，无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④：“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学问，以修其性。今人诚能砥砺其材⑤，自诚其神明⑥，睹物之应⑦，通道之要，观始卒之端⑧，览无外之境⑨，逍遥乎无方之内⑩，彷徉乎尘埃之外⑪，卓然独立，超然绝世，此上圣之所以游神也⑫。然晚世之人莫能，闲居静思⑬，鼓琴读书，追观上

古，友贤大夫，学问讲辩，日以自虞[14]，疏远世事[15]，分明利害，筹策得失，以观祸福，设义立度[16]，以为法式，穷追本末[17]，究事之情，死有遗业，生有荣名，此皆人材之所能逮也[18]。然莫能为者，偷慢懈堕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无名。夫学者，崇名立身之本也，仪状齐等[19]，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20]，而学问者智。是故砥砺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诗书辟立非我也[21]，而可以厉心[22]。夫问讯之士，日夜兴起，厉中益知[23]，以别分理，是故处身则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荣名，而不好问讯之道，则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躯也？骐骥虽疾[24]，不遇伯乐不致千里；干将虽利[25]，非人力不能自断焉；乌号之弓虽良[26]，不得排檠[27]，不能自正[28]；人才能高，不务学问，不能致圣。水积成川，则蛟龙生焉；土积成山，则豫樟生焉[29]；学积成圣，则富贵尊显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台庙之榱[30]，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也。《中庸》曰[31]："好问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积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才者也，亲贤学问，所以长德也，论交合友[32]，所以相致也[33]，《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34]。"此之谓也。

【注释】

①周召公：姓姬，名奭，一作邵公，召康公。因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称为召公或召伯。曾佐武王灭商，被封于燕，成为燕国的始祖。

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以西由他治理。

②见正：显示出志趣已纯正。《韩诗外传》卷七："十九见志，请宾冠之。"冠：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加冠的礼仪。

③方伯：一方诸侯之长。《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诸侯：古代对天子所分封的各国君主的统称。

④孟子：名轲，字子舆，山东邹县人，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受业于孔丘之孙孔伋的门人。

⑤砥砺：磨石，细者为砥，粗者为砺。这里用作动词，表示磨炼的意思。

⑥神明：指人的精神。

⑦应：感应、变化。

⑧端：端由、究竟。

⑨无外：指极大的范围。《管子·版法解》："天覆而无外也。"

⑩无方：没有极限。《庄子·天运》："动于无方，居于窈冥。"

⑪彷徉：徘徊、游荡的样子。尘埃：比喻尘世。

⑫上圣：德才最高超的人。《商君书·弱民》："今当世之用事者，皆欲为上圣。"游神：即神游，心神遨游。所以："以"原脱，据《校证》补。

⑬静思：原作"心思"，据《校证》引《淮南子》改。

⑭虞：通"娱。"《淮南子·修务篇》正作"娱"。

⑮疏远：《校证》云："《淮南子》作'苏援'，高诱注：'犹索援'。"索援，探求援引的意思。

⑯义：《淮南子》作"仪"。"义"与"仪"同，犹"法"。

⑰追：《校证》云："《淮南子》作'道'，'穷道'与下'究事'相对，作'追'误。"

⑱逮：原误"建"，据《校证》引《淮南子》改。

⑲仪状齐等：仪表形状完全一样。齐等，完全一样。

⑳质性同伦：天资禀性相类似。同伦，即同一类。

㉑辟立：《校证》引日人关嘉说及《法言·至孝》认为此二字当作"群言"。

㉒厉心：激厉心志。

㉓厉中：与"厉心"义同。

㉔骐骥：古代良马名。

㉕干将：古代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吴人干将所铸造。

㉖乌号：古代良弓名。

㉗排檠（qíng晴）：矫正弓弩的器具。

㉘正：原作“任”，据《校证》引《管子》、《荀子》、《淮南子》等文改。

㉙豫樟：木名，樟类。

㉚榱（cuī摧）：房盖上的椽子。

㉛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宋代朱熹将此篇从《礼记》中抽出，作为《四书集注》的一种。

㉜论交合友：选择交游，聚会朋友。

㉝相致：互相给予，彼此得到帮助。

㉞诗云二句：引自《诗经·卫风·淇澳》。

【译文】

周召公十九岁时，显示出他志趣已经纯正，就举行了加冠礼，加冠后就能够成为侯国的国君或一方诸侯的领袖了。人在幼稚知识未开的时候，除非拜师学习以正根本，是不能立身处世保全天性的。幼小的人当然很愚昧，愚昧的人就会有荒诞的行为，愚昧的人荒唐行事，就不能保全自身。孟子说：“人们都知道用食物来疗饥，却不知道用学习来医治愚昧。”所以优秀的人材在幼小的时候，一定要勤奋地学习和请教，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本性。现在人们如果能够磨炼自己的才能，使自己精神集中，细察事物的变化，通晓大道的要领，了解事物从始至终的究竟，游览广阔的境界，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逍遥自在，在尘世之外任意往来，高高地独自屹立，远远地超凡出世，这就是德才最高超的人心神得以自由驰骋的缘故。但是后世的人做不到这一步。避人独居，安静地思索，弹琴读书，追溯远古，结交贤德的大夫，学习、请教、讲解、辩难，每天以此自得其乐；还探寻引证世事，分别辨明利害，筹划得失，观察祸福，设立法度，制定法则，追本穷源，研究事物的真象，死后有留传的事业，生前也有显荣的名声，这些都是人的才能所能达到的。但是也有不能做到这些的，那是因为偷懒懈怠，空闲日子太多而又无所事事的缘

故，因此会丢掉根本而丧失名声。学习是提高名声立身处世的根本。仪表形状完全相同，但能修饰容貌的人会更加美好；天资禀性属同一等级，但好学善问的人会更加聪明；因此用作打磨的磨石、玉石并不是金属，却可以使金属锋利；诗、书上众多的言语并不是我所写的，却可以激励心志。那虚心提问请教的读书人，早起晚睡，磨励精神，增长见识，以辨别不同的道理，所以立身处世就安全而不危险。读书人如果想要看得深见得广，留下显荣的名声，却又不喜欢提问请教的方法，那就是毁坏智慧的根本又堵塞智慧的本源，又凭什么来立身呢？骐骥虽然跑得很快，但不遇上伯乐是不能达到千里的；干将虽然锋利，没有人的力量是不能自己斩断东西的；乌号虽然是良弓，没有排檠，是不能自行校正的；人的才华虽然很高，但不致力于学问，是不能成为圣人的。水积在一起变成河流，就有蛟龙在那里生长；泥土积在一起变成山丘，就有豫樟在那里生长；学问积累多了成为圣人，那么富贵尊荣就会得到了。价值千金的皮衣，不是一只狐狸的毛皮可以制成的；廊庙的椽子，也不是一棵树的枝干就够用的；先王的法则，也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智慧。所以说互相提问请教是智慧的本原，深思熟虑是智慧的途径。《中庸》上说：“好请教就接近于有智慧，努力实践就接近于仁爱，懂得耻辱就接近于勇敢。”积累细小的好品行能成为伟大的人，那只有孔子吧！学习是靠它恢复人情，修养本性，竭尽才能的手段，亲近德才兼备的人并向他学习请教，可以增进自己的品德；选择交游，聚会朋友，可以收到互相帮助的效果。《诗经》上说：“好像牛骨象牙经过切磋，好像美玉宝石经过了琢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按：从开头至“是以失本而无名”，见《淮南子·修务篇》，但无末句。自此以下，杂取诸子辞句汇编而成。

【原文】

3·11　今夫辟地殖谷，以养生送死，锐金石①，杂

草药，以攻疾苦，知构室屋以避暑雨②，累台榭以避润湿③。入知亲其亲，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别，外有朋友之际。此圣人之德教，儒者受之传之，以教诲于后世。今夫晚世之恶人反非儒者曰④："何以儒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犹食谷衣丝，而非耕织者也；载于船车⑤，服而安之⑥，而非工匠者也；食于釜甑⑦，须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违于情而行朦于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亲，秀士不友也⑧，此三代之弃民也⑨，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诗》云："投畀豺虎⑩，豺虎不食；投畀有北⑪，有北不受，投畀有昊⑫。"此之谓也。

【注释】

①锐金石：使金针和砭石锋利尖锐。锐，形容词的使动用法。金石，金针和砭石，中医古老的外用医疗工具。

②暑雨：盛夏大雨。

③台榭：积土高起者为台，台上所盖之屋为榭。

④非：非难、诋毁，作动词。以下四个"非"字均同。

⑤载：乘坐。

⑥服：使用，包括对各种事物的利用。

⑦釜甑：两种炊具。釜（fǔ斧），无脚之锅；甑（zèng赠），古代蒸食炊具。

⑧秀士：德才优异的人。

⑨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⑩投畀（bì被）：投给、抛给。

⑪有北：有，句首助词，无义，下同，北，北方荒凉之地。

⑫昊（hào浩）：昊天，即上天。以上五句引自《诗经·小雅·巷伯》。

【译文】

现在人们开辟土地种植谷物，供养生者，给死者送终；磨利金针、砭石，杂用草药，来医治疾病，各自都懂得构造房屋来遮避酷暑暴雨，筑造高台房屋来防避潮湿。进门懂得亲爱父母妻子，出外懂得尊重君王；在室内有男女的区别，在外有朋友的交际。这些都是圣人的道德教化，儒家学者接受它，传播它，用来对后世进行教诲。现在世上的坏人反而诋毁儒者说："要儒家干什么？"像这样的人，就是诋毁做人的根本啊！比如吃着粮食，穿着丝绸，却要诋毁耕田纺织的人；乘坐在车船上，使用并安享它们，却要诋毁造车船的工匠；用釜甑煮食物，需要靠它们生存，却要诋毁烧制陶器的人。这是一种违背情理的言论和昧着良心的行为。像这种人，至亲骨肉也不会亲近他，优秀的人不会结交他，这在夏、商、周三代是要遗弃的人，是国君不能赦免的罪人。所以《诗经》上说："把他丢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也不吃他；把他丢到寒冷的北方，北方也不接受他，把他丢给老天爷去惩治吧。"说的就是这种人。

【原文】

3·12　孟子曰："人知粪其田①，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为粪心？博学多闻。何为易行？一性止淫也②。"

【注释】

①粪：肥料，名词用作动词，引申为"养"，下同。

②一性：全性，保全本性。　淫：邪恶。

【译文】

孟轲说："人们知道施肥养田，却不知道养自己的心。养田不过有利禾苗得到粮食，养心改变行为，却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什

么叫做养心？广泛学习多长见识。什么叫做改变行为？保全本性禁止邪恶。”

按：此则不见今本《孟子》，当为《孟子》逸文。

【原文】

3·13　子思曰①：“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②，不如学之速；吾尝跂而望③，不如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④，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

【注释】

①子思：孔丘之孙孔伋，字子思，著有《子思子》二十三篇，唐后佚。

②幽处：独居。

③跂（qǐ起）：踮起脚尖。

④乘（chéng成）：利用，趁机会。

【译文】

孔伋说：“学习是为了增长才干，磨刀是为了使刀刃锋利。我曾经独居并认真思考，却不如学习收效快；我曾经踮起脚来眺望，却不如登高见得广。顺着风向呼喊，声音并没有加大，但很多人能听见；登上山丘招手，手臂并没有增长，但很远的人都能看见。因此鱼儿利用的是水，鸟儿利用的是风，草木生长利用的是时机。”

按：此当属《子思子》佚文。《大戴礼记》、《荀子·劝学》都引用过子思这一段话。

【原文】

3·14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①，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②，其惟学乎！《诗》曰：'不僣不亡③，率由旧章④'。夫学之谓也。"

【注释】

①观：示人，给人看。

②闻：原误为"开"，据《校证》引诸家说改。

③不僣不亡：《毛诗》作"不愆不忘"，即不出错不遗忘。"僣"是"愆"的俗字，愆（qiān千），过错；亡，通"忘"，遗忘。

④率由旧章：遵从先王的典章制度。率，遵循；由，依从；旧章，先王的典章制度。以上两句引自《诗经·大雅·假乐》。

【译文】

孔子说："能够使人整天都不会厌倦的，那大概只有学习吧！身体健美不值得夸示于人；勇敢有力不一定使人畏惧；先祖的功业不值得在人前称誉；高贵的种族姓氏也不必向人称道；但是能够闻名四方而又显示于诸侯的，那只有学问吧！《诗》上说：'不出错不遗忘，一切遵从先王的典章。'讲的就是学习啊。"

按：见《韩诗外传》卷六，《孔子家语·致思》也用此文。

【原文】

3·15　孔子曰："鲤①，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②，不饰则无根③，无根则失理④，失理则不忠，不忠则失礼，失礼则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譬之如污池⑤，水潦注焉⑥，菅蒲生之⑦，

从上观之，谁知其非源也⑧。”

【注释】

①鲤：孔丘之子，名鲤，字伯鱼，年五十先孔子而死。

②见人：《孔子家语》作“其容”。饰：《孔子家语》作“饬”，二字古通用。

③根：《大戴礼记》作“貌”，于义为顺。

④理：理性。《孔子家语》作“亲”，下同。

⑤污池：《校证》认为当从《大戴礼记》及《尚书大传》作“污邪”。“污”读作“洼”，“污邪”为低洼的下等田。

⑥水潦：雨水。

⑦萑蒲：两种水草。萑（jiān尖），又称萑茅，苍子草；蒲，香蒲或菖蒲之类。

⑧谁：此字原脱，据《校证》引《大戴礼记》与《尚书大传》补。

【译文】

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鲤，品德高尚的人不能不学习，接见别人时不能不修饰，不修饰就没有好的容貌，没有好的容貌就会失去理性，丧失理性就会不忠诚，不忠诚就会丧失礼仪，丧失礼仪就不能立身处世。那在远处就光彩焕发的，是修饰品，越接近就越加清楚明白的，是学习。比如那低洼的下等田，雨水倾注在里面，萑茅，菖蒲生长在里面，从上面观看它，谁又知道它并不是水源呢！”

【原文】

3·16　公扈子曰①：“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②，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

【注释】

①公扈子：人名，其事未详。或以此人为《春秋繁露·俞序篇》中的公肩子，即孔子弟子公肩定。

②有国者：享有国家的人，意指国君。

【译文】

公扈子说："掌握国柄的人不能不学《春秋》这本书。生来就尊贵的人往往骄纵，生来就富有的人往往傲慢，生来就富贵，又没有借鉴却能自有所得的人太少了。《春秋》这本书，就是治国的借鉴，在《春秋》的记载中，臣下杀死国君的就有三十六起，亡国的就有五十二起，诸侯不停地奔走，不能保住自己国家的很多，没有不是先见到别国覆灭而后又重蹈覆辙的。

按：文与《春秋繁露·俞序篇》略同。

【原文】

3·17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①："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②。"师旷曰："暮何不炳烛乎③？"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④；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⑤；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⑥？"平公曰："善哉！"

【注释】

①晋平公、师旷：见1·1条注①。

②暮：在文中语意双关，既指日暮天晚，又比喻年老，时间不多。

③炳烛：点燃蜡烛，用以照明。炳，当作"焫"，同"爇"，点燃。

④阳：阳光。

⑤日中：正午。

⑥昧行：在昏暗中行走。

【译文】

晋平公向师旷问道："我年纪已七十岁了，想要学习，恐怕已晚了。"师旷说："晚了为什么不点燃蜡烛呢？"平公说："哪有做臣子反而戏弄自己君王的呢？"师旷说："我怎么敢戏弄自己的国君呢？我听说：少年时好学，好像那初升时的太阳光；壮年时好学，好像那正午的太阳光；老年时好学，好像点燃蜡烛发出的光亮。点燃蜡烛发出光亮，与在昏暗中行走相比，哪一个更强呢？"晋平公说："讲得好啊！"

按：本《尚书大传》，或出于《师旷》六篇。《金楼子·立言篇》用此文。

【原文】

3·18　河间献王曰①："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若火之明也②？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③。"

【注释】

①河间献王：见1·6条注①。

②"夫舍"以下四句：《校证》引俞樾云："文有脱误，当作'夫舍学圣王之道而静居独思，譬若舍日之明而就火之光也'，文义方明"。

③广明德慧：显明德行，增长智慧。

【译文】

河间献王说："商汤赞誉学习圣王治国的道理，就如同太阳光一样；住在静处独自思考，就比如火光一样。舍弃学习圣王治国的道理，就像舍弃了太阳的光明，为什么要独自思考，只求像火的光亮呢？这样只能看到一些细枝末节，是不能获得大智慧，派上大用场的。只有勤学好问才能显明德行增长智慧。"

按：马国翰以此则为《何间献王书》佚文，今见《贾子·修政语上》。

【原文】

3·19　梁丘据谓晏子曰①："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②，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

【注释】

①梁丘据：字子犹，春秋时齐晏公嬖大夫。

②置：放弃。

【译文】

梁丘据对晏子说："我到死也赶不上先生您了。"晏子说："我听说：能干的人总是成功，能走的人总是到达目的地。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经常干着而不放弃，经常前进而不停止，所以难以赶上。"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3·20　宁越，中牟鄙人也①，苦耕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年，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休；人将卧，吾不敢卧。"十五岁学，而周威公师之②。夫走者之速也③，而过二里止④，步者之迟也⑤，而百里不止。今以宁越之材⑥，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

【注释】

①中牟：地名，春秋时郑地，当时还无中牟之名，汉初始置中牟县。鄙人：郊野农人。

②周威公：《史记·周本纪》："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

③走：奔跑。

④而：《校证》以为此字之下当据《吕氏春秋》补一"不"字，或"而"字为"不"字之误。

⑤步：步行，慢走。

⑥以：此字原脱，现据《校证》引《吕氏春秋》补。

【译文】

宁越是河南中牟郊野的农民，他认为耕作太劳苦，便对他的朋友说："做什么可以避免这种劳苦呢？"他的朋友说："不如求学。求学三十年，就可以显贵了。"宁越说："让我用十五年：别人将要休息时，我不休息；别人将要睡觉时，我不能睡。"他学了十五年便学成了，周威公便拜他为师。那奔跑的人速度很快，但不过两里路就停止了；步行的人虽然很慢，但能至百里而不停止。现在凭着宁越的才能，能持久学习而不停止，他能成为国君的老师，难道不恰当吗？

按：事亦见《吕氏春秋·博志篇》，文字略异。

【原文】

3·21　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孔子曰："非此之问也。谓以汝之所能①，加之以学，岂可及哉！"子路曰："学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无谏臣则失政，士无教友则失听②。狂马不释其策，操弓不反于檠。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毁仁恶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学。"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③，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④，镞而砥砺之⑤，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注释】

①谓：原作"请"，据《校证》引卢文弨说改。

②教友：能获得教益的朋友。失听：丧失听力，引申为所闻不广的意思。"听"原作"德"，据《校证》引诸家说改。

③揉：使竹、木变形，直者令曲，曲者令直，皆为揉。

④括：箭的尾部。

⑤镞：箭头。

【译文】

孔子对子路说："你爱好什么？"子路说："爱好长剑。"孔子说："不是问的这个。说的是凭着你的才能，再进一步学习，岂是别人能赶上的？"子路问："学习也有好处吗？"孔子说："国君没有直言规劝的臣子，政治上就会有缺失；读书人没有能获得教益的朋友，所闻就不广。狂奔的马不能放开马鞭，使用弓弩不能离开校正器。木料经墨线一弹就能取直，人接受规劝就能圣明。接受教育注重请教，哪有不顺利成功的呢？诋毁仁义，厌恶读书人，就将濒于刑罚的边缘。君子不能不学习。"子路说："南山有竹子，不用揉制自然端直，砍伐下来做成箭射出去，能穿透犀牛皮，又为什么要学习呢？"孔子说："在箭的尾部装上羽毛，将箭头磨得十分锋利，那它射得不更深吗？"子路弯腰拱手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

按：《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用此文。

【原文】

3·22　子路问于孔子曰："请释古之学而行由之意，

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东夷慕诸夏之义①,有女,其夫死,为之内私婿②,终身不嫁。不嫁则不嫁矣,然非贞节之义也。苍梧之弟③,娶妻而美好,请与兄易。忠则忠矣,然非礼也。今子欲释古之学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为是,用是为非乎?不顺其初④,虽欲悔之,难哉!”

【注释】

①东夷:古代华夏族对东方诸民族的称呼。诸夏:指西周分封的诸侯国。

②私婿:非正式婚配的女婿。

③苍梧:复姓。《孔子家语》作“苍梧娆”,《淮南子》作“卷捂绕”,生平不详。娶妻让兄之事,见《淮南子·汜论训》。

④顺:《孔子家语·六本篇》作“慎”,二字古可通。

【译文】

子路向孔子问道:“请求放弃古代的学问而随我的心意行动,行吗?”孔子说:“不行。从前,东夷人仰慕中原的礼义,有女人死了丈夫,就为她接纳一个未正式结婚的丈夫,终身不出嫁。不嫁虽说是不嫁,但已经不是贞节的本义了。苍梧有个弟弟,娶的妻子美貌娇好,请求换给他的哥哥。忠诚虽说是忠诚,但不符合礼仪。现在你想要放弃古代的学问而随自己的心意行动,谁能知道你会不会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把正确的当成错误的呢?做一件事情开头不谨慎,以后即使要悔改,那将是很难的啊!”

按:《孔子家语·六本篇》用此文。

【原文】

3·23 丰墙垗下①,未必崩也;流潦至②,坏必先

矣。树本浅，根核不深③，未必撅也④；飘风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国，不崇仁义，不尊贤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变，车驰人走，指而祸至⑤，乃始干喉燋唇，仰天而叹，庶几焉天其救之，不亦难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虽悔无及矣。"《诗》云⑥："啜其泣矣⑦，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忧于末也。

【注释】

①丰墙垸下：《校证》引俞樾云："本作'高墙丰上垸下'，《韩诗外传》作'高墙丰上激下'，是其证。"丰，厚实；垸（qiāo悄），瘠薄的土地，这里引申为瘦薄。

②流潦（lǎo老）：流动的积水。二字之上原衍"行"字，据《校证》引俞樾说删。

③根核：即根荄（gāi该），植物的根。

④撅（jué决）：拔起。原从"木"，据《校证》引《韩诗外传》改。

⑤指而：屈指之间，意即很快地。而，同"然"，副词词尾。《韩诗外传》作"追然"。

⑥《诗》曰二句：见《诗经·王风·中谷有蓷（tuī推）》。

⑦啜：抽噎。

【译文】

墙体高大厚实而基脚瘦薄，未必会倒塌；流动的积水一到，必定先被毁坏。树木扎根不深，未必能拔起它；旋风吹，暴雨降，必定先被拔起。君子在该国掌权，不崇尚仁义，不尊重贤臣，未必会立即亡国；但有朝一日发生了非常的变故，车马奔驰，民众逃散，屈指之间灾祸就降临了，这才喉干唇焦，祈求上天来救助他，岂不是很难的吗？孔子说："事前不谨慎而在事后痛悔，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诗经》上说："抽抽噎噎地哭，

可叹后悔也晚了。”说的就是不首先巩固根本而在最终会造成忧患啊！

按：本《韩诗外传》卷二，但《外传》无末句。

【原文】

3·24　虞君问盆成子曰①："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壮之时②，益积心技之术，以备将衰之色，色者必尽乎老之前，知谋无以异乎幼之时。可好之色，彬彬乎且尽③，洋洋乎安托无能之躯哉④？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尝灭，而色不得以常茂。”

【注释】

①虞君句：《校证》引日人关嘉云："虞君非虞国之君。"又"问"字关据太室以为当作"谓"，并后加案语："此虞君疑是虞卿，《汉志》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此或其佚文也。《晏子》、《孟子》书皆有盆成适（同'括'），此盆成子当别是一人。"

②不及：不趁着。

③彬彬：文质兼备的样子。

④洋洋：忧思。《尔雅·释训》："悠悠，洋洋，思也。"郭璞注："皆忧思。"

【译文】

虞君对盆成子说："现在人的手工技艺是时间越久就越精巧，人的颜色却是越老就越衰退。现在的人不趁年青力壮的时候，增加并积累巧思和技能，来防备那将衰老的颜色，人的颜色必定会在衰老之前就退尽，智谋却无法在幼小时就奇特出众。可喜好的颜色，文质兼备的容貌将要消失，届时将会忧虑何处能寄托无能的身躯呢？所以有技艺的人不会累及自身且从不曾消声匿迹，但容貌却不能永远丰润美好。

【原文】

3·25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①。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②：'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③，未之有也。"

【注释】

①君人者：指皇帝或国君。
②《诗》云二句：见《诗经·小雅·角弓》。
③遂：终于。

【译文】

齐桓公问管仲说："做君王的应重视什么？"管仲说："重视天。"桓公抬起头来看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苍苍莽莽的天空，当国君的应该把百姓当做天。百姓亲附他，社会就安定；辅助他，国家就强盛；指责他，统治就危险；背叛他，政权就覆亡。《诗》上说：'做人如不善良，一方的百姓都将怨恨他。'百姓怨恨他们的君长，这样的君长最终不败亡的，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按：本《韩诗外传》卷四。

【原文】

3·26　河间献王曰："管子称①：'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②，士女所以姣好③，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④，以富为始。子贡问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

【注释】

①管子称：以下四句见《管子·牧民篇》。

②昌炽：昌盛。"炽"字原空缺，据四库本，万有本补。

③士女：男女。

④五福：见《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下文以富为始，未详所据。

【译文】

河间献王刘德说："管子曾说过：'仓库装满了，就懂得礼节；衣食富裕了，就懂得光荣和耻辱。'那粮食，国家要靠它繁荣昌盛，男女靠它美丽姣好，礼义以此实行，人心也以此安宁。《尚书》所谓的'五福'，就是把富放在首位。子贡问怎样搞好政事，孔子说：'使百姓富有。'百姓富有之后，才去施行教化，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

按：马国翰以此文为《河间献王书》佚文。

【原文】

3·27　文公见咎季①，其庙傅于西墙②，公曰："孰处而西？"对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对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墙坏而不筑。"公曰："何不筑？"对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仆，仆顿首于轸曰③："《吕刑》云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⑤。'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于国曰："毋淫宫室，以妨人宅。板筑以时⑥，无夺农功⑦。"

【注释】

①文公：即晋文公，名重耳，春秋时晋国君，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　咎季：即胥臣，字季子，春秋时晋国大夫，官司空，又称司空季子。曾从文公重耳出奔。因食采于臼，故亦称臼季。

②傅：同"附"，依傍，靠着。

③轸：本为车厢底部后面的横木，这里指的是车后。

④吕刑：《尚书》篇名。据《史记》载，此篇作于西周穆王时。

⑤庆：善。　赖：利。

⑥板筑：筑土墙用的工具。板，板框；筑即杵。这里用来泛指土木建筑工程。

⑦农功：农事。

【译文】

晋文公去见咎季，看到他的家庙紧靠在西墙下，文公说："谁住在您的西边？"咎季回答说："是君王的老臣。"晋文公说："从西边扩建您的住宅。"咎季回答说："我忠于职守，但比不上老臣的功劳，老臣的墙坏了却没有再修筑。"文公问："为什么不修筑呢？"咎季回答说："一天不种庄稼，一百天都得不到吃的。"晋文公出门就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车夫，车夫在车后叩头说："《吕刑》上说：'一人有了喜庆，亿万臣民都依赖他'。君王的英明，是群臣的幸福。"文公于是就向全国发布命令说："不准滥修宫室，以此妨害百姓的住宅。修建要按一定的时间，不准妨碍农事。"

【原文】

3·28　楚恭王多宠子①，而世子之位不定②。屈建曰③："楚必多乱。夫一兔走于街，万人追之，一人得之，万人不复走。分未定④，则一兔走使万人扰；分已定，则虽贪夫知止。今楚多宠子，而嫡位无主⑤，乱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国之基也⑥，而百姓之望也。国既无基，又使百姓失望，绝其本矣。本绝则挠乱，犹兔走也。"恭王闻之，立康王为太子⑦。其后犹有令尹围、公子弃疾之乱也⑧。

【注释】

①楚恭王：即楚共王，名审，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590年至前560年在位。

②世子：帝王和诸侯正妻所生的长子，也叫太子。古代世子要经过君王封立，才成为王位的继承者。

③屈建：字子木，楚恭王时任令尹。

④分（fèng奋）：名分。

⑤嫡位：正妻所生长子的地位，这里指嗣君的地位。

⑥夫世子者句："世"下原衍"太"字，据《校证》删。又"基"字原为避明宣帝朱瞻基讳而空缺，据诸本补。以下凡此之属径补。

⑦康王：名昭，恭王子，公元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

⑧令尹围：名围，恭王子，康王时任令尹。公子弃疾：也是恭王子。公子，诸侯王世子之外的儿子。

【译文】

楚恭王有很多宠爱的儿子，但世子的地位未确定。屈建说："楚国必定多内乱。有一只兔子在街上跑，上万人去追逐它，有一个人捉到了它，其它的人就不再跑了。名分未确定，就会像一只兔子奔跑使得万人扰乱；名分已经确定，即使贪婪的人也知道罢手。现在楚王宠爱的儿子很多，嫡长子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内乱从此将要发生了。世子，是国家延续的基础，又是百姓的希望。国家已经没有基础，又使百姓失去希望，那就断绝了国家的根本。根本断绝，国家就会被扰乱，好像兔子在街上奔跑一样。"楚恭王听到了这番话，就立了康王为太子。那以后还有令尹围、公子弃疾发动的内乱。

按：《渚宫旧事》卷一用此文。

【原文】

3·29　晋襄公薨①，嗣君少②，赵宣子相③，谓大夫曰："立少君，惧多难。请立雍④，雍长，出在秦，秦

大，足以为援。”贾季曰⑤：“不若公子乐⑥。乐有宠于国，先君爱而仕之翟⑦，翟足以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于庭曰⑧：“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见宣子，曰：“恶难也，故欲立长君，长君立而少君壮，难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注释】

①晋襄公：名驩（huān欢），春秋时晋国国君，晋文公子，公元前627年至前621在位。　薨（hōng烘），古代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

②嗣君：继位的国君，即晋灵公夷皋。

③赵宣子：即赵盾，春秋时晋国大夫，曾任中军主帅，后为国相。

④雍：晋襄公儿子，当时作人质在秦国。

⑤贾季：曾任晋中军元帅，后被阳处父易为副佐。

⑥公子乐：晋襄公儿子名乐，当时在狄地做官。

⑦翟（dí敌）：通“狄”，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部族。

⑧穆嬴：嬴姓，晋襄公夫人，晋灵公之母。

【译文】

晋襄公去世，继位的国君年幼，赵盾做国相，对大夫们说：“继立的国君年幼，恐怕多有危难。请求立公子雍为国君。雍年纪大，出质在秦国，秦国强大，可以为后援。”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公子乐在国内受到宠信，先王喜爱他，并让他在狄地做官，狄人可以成为后缓。”晋襄公夫人穆嬴抱着太子在朝廷呼告，说：“先君有什么罪？这嗣君又有什么罪？难道放弃正妻的嗣子不立，却到外面去寻求国君吗？”她出朝后，抱着太子来见赵盾，说：“你害怕会有国难，所以想要立年长的为国君，年长的国君继位后，年幼的国君长大了，国难就要降临了。”赵盾也担心会这样，于是就立了太子为国君。

按：事亦见《左传》文公六年及《史记·晋世家》。

【原文】

3·30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①，董安于曰②："无恤不才③，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异日，智伯与襄子饮而灌襄子之首④，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辱'，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⑤，智伯围襄子于晋阳⑥，襄子疏队而击之⑦，大败智伯，漆其首以为饮器。

【注释】

①赵简子：即赵鞅，又称赵孟，春秋末年晋国上卿，奠定了后来赵国建立的基础。襄子：即赵无恤，赵简子的儿子，春秋末年晋国大夫，他与韩、魏两家合谋，灭掉智伯，三分其地，建立赵国。

②董安于：赵简子家臣。

③无恤：即赵襄子之名。

④智伯：姓荀名瑶。又称知瑶，知伯。春秋时晋末执政大夫，为晋国六大氏族之一。

⑤处十月：《校证》云："十月乃十年之误，据《史记·赵世家》，智伯以酒灌无恤，事在晋出公十一年，后六年赵简子卒，太子无恤代立，立后四年灭智氏，相距正好十年。

⑥晋阳：春秋时晋邑，今山西太原。智伯围襄子于晋阳，事在公元前455年。公元前453年，襄子使家臣张孟谈游说韩、魏与赵联合，决水灌智伯军，擒杀智伯，三分其地，形成三家分晋之势。

⑦疏队：分兵。

【译文】

赵简子安排儿子无恤做继承人，董安于对他说："无恤没有才干，现在让他作继承人，是为什么呢？"赵简子说："这是因为他能

为国家忍受屈辱。”过了一些日子，智伯与无恤饮酒，并用酒灌在无恤的头上，大夫们请无恤杀掉智伯，无恤说：“先父之所以要立我为继承人，是说我能为国家忍受屈辱，难道是说我能够杀人吗？”过了十年，智伯将赵襄子围困在晋阳城，赵襄子分兵攻击他，将智伯打得大败，并将智伯的头漆了作酒器。

按：本《淮南子·道应篇》，又见《史记·赵世家》。

说苑卷四　立节

【题解】

立节，即树立名节。本卷共记载了二十四则春秋战国时的佚事，讲的是做人行事要坚持气节和操守，不贪富贵，不弃贫穷，临危不惧，见利思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作者认为，封建士大夫如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扬名后世，永垂不朽。第一则清人卢文弨以为可作本卷的小序看。它首先明确提出了“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身死而名流后世”的主张。在其后的二十三则中，贯穿全部内容的一条主线就是儒家倡导的“礼、义、廉、信、忠、勇、孝”七个字，也就是说，人们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就是要遵从封建礼制。作为臣子要忠君爱国，作为儿子要孝敬父母，与人交往要恪守信义，身处贫贱也绝不苟取富贵，面临危难能勇于为正义赴死。本卷所述所论，实际上是将卷三“建本”的主张具体化，对它的内容作进一步的补充，并侧重就臣民一方立论。如果我们剔除了它所包含的“臣为君死，子为父亡，仆为主丧”这些愚忠愚孝的封建因素，再将它的“忠、义、信、廉”等加以改造而注入新的时代内容，那么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概是不无益处的。

【原文】

4·1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①，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②，倚于节理③，而不议死地④，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

【注释】

①谊：同“义”，正确的行为准则。　妄死：随便去死，轻生。　非名：非分的名声。卢文弨以为当作“求名”。

②触害：冒着危险。

③节理：气节和伦理。

④不议死地：不计较死在何处，意即不怕死亡的危险。

【译文】

贤士中有勇气并在行为上果断的人，不凭着树立名节，实行道义，却凭着轻生去获取非分的名声，岂不是大可哀痛吗？贤士中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为坚守气节和伦理，却不顾及那死亡的危险，所以在他死后名声能够传播于后世。如果没有勇敢果断的精神，又怎能这样做呢。

【原文】

4·2　子路曰：“不能勤苦①，不能恬贫穷②，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③，七日七夜，哭不绝声，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④，糟糠之食⑤、藜藿之羹未得饱，义不合则辞上卿⑥。不恬贫穷，安能行此？比干将死而谏逾忠⑦，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而志逾彰⑧。不轻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行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诗》曰：“彼其之子，硕大且笃⑨。”非良笃修激之君子⑩，其谁能行之哉！

【注释】

①甘勤苦：甘愿辛勤劳苦，“甘”字原脱，现依《校证》据上下文例及

《太平御览》补。又本条原与上连，现依《校证》另起。

②恬贫穷：安于贫穷。

③申包胥：姓公孙，春秋时楚国大夫，因封于申，故又称申包胥。他与伍员友善，后伍员逃亡于吴国，曾对他说，必报楚仇。申包胥说，你能覆楚，我必能兴楚。后伍员率吴军伐楚，攻入楚郢都，申包胥入秦乞师救楚，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七日不进水米。秦哀公为之感动，出兵救楚。后楚昭王返国赏功，申包胥逃而不受。

④缊袍：用乱麻絮成的衣袍。古代贫士无力购置丝絮，仅能用乱麻絮于衣袍内。

⑤糟糠之食：酒糟、谷皮之类的粗劣食物。

⑥辞上卿：《孔子家语·弟子行》："曾参齐尝聘，欲以为上卿"。

⑦比干：殷纣王的叔父（一说纣王庶兄）。纣王淫乱，比干犯颜强谏，纣王怒，剖其心，遂死。事见《史记·宋世家》。

⑧伯夷、叔齐：商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因父死，二人争相让位，并先后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拦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二人耻食周粟，逃到首阳山上（今河南偃师县西北），采薇而食，不久饿死在山里。事见《孟子·万章下》，《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⑨硕大且笃：肥大而且厚实。按，原诗以山椒比兴，语意每多双关。以上两句引自《诗经·唐风·椒聊》。

⑩修激：修身激行。

【译文】

子路说："不能自甘于辛勤劳苦，不能自安于贫困穷乏，不能把死亡看得很轻，却说自己能实行仁义，我是不相信的。"从前，申包胥为搬兵救楚站立在秦庭，痛哭七天七夜不绝声，终于保存了楚国。不能够自甘于勤苦，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曾参连粗布衣服，乱麻絮成的袍子也不能具备，酒糟、谷壳之类的食物，野菜清汤都不能吃饱，但不合道义他就辞去上卿的职位。如果不是安于贫穷，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比干在快被处死时，规劝纣王更加忠恳，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但志向更加彰明。不能看轻死亡，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说士人想要树立正确的原则，推行正确的主张，先不管它是艰难还是容易，做到知难而进才能真正

实行它；想要立身于世显露名声，要不计较利害得失，才能获得成功。《诗经》上说："像他那样的人，高大而且忠厚。"除了善良忠厚、修饬身心，激励品行的君子，那谁又能做到这些呢？

按：本《韩诗外传》卷二。

【原文】

4·3 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尾生杀身以成其信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②。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③，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则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④，遵其理，尊贵及已，士不辞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圣之操也⑤。《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⑥。"言不失己也⑦。能不失己，然后可与济难矣⑧，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

【注释】

①尾生：相传为战国时鲁国坚守信约的人。他与一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久不来，河水上涨，他仍不离开，抱桥柱淹死。事见《庄子·盜跖》、《战国策·燕策》、《史记·苏秦传》。

②廉：清白高洁。

③通士：通达事理的人。

④由：出自。

⑤大圣：犹言“至圣”，道德至高无尚的完人。
⑥《诗》云四句：引自《诗经·邶风·柏舟》。
⑦失己：丧失自己的素志。
⑧济难：解救危难。

【译文】

比干牺牲自己来成就他的忠贞，尾生牺牲自己来成就他的诚信，伯夷、叔齐牺牲自己来成就他的清廉。这四个人，都是天下通达事理的人，难道不爱惜他们自己的性命吗？他们认为正义不树立，名声不显著，是士人的耻辱，所以牺牲性命来实现自己的操行。由此看来，卑贱贫穷，并不是士人的耻辱；士人所感到耻辱的是：天下推举忠直的人自己却不在其中；天下推举诚信的人自己却不在其中；天下推举清廉的人自己却不在其中。如果这三种品德都在自身，就会传名于后世，与日月同辉而不会熄灭，即使是昏暗的世道，也不能玷污他。但是这并不是爱好死亡而厌恶生存，也不是厌恶富贵而喜欢贫贱。如果出自正道，遵循事理，尊贵的地位轮到自己，士人也不会辞拒的。孔子说：“富有如果能够求得，即使做执鞭赶车的人我也愿意干；富有如果不能求得，就顺从自己的爱好。”这就是大圣人的操守。《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随便翻转。我的心不是席子，不可任意收卷。”说的就是不丧失自己的节操。能够不丧失自己的节操，然后才能解救危难，这就是贤士能够超越众人的原因。

按：本《韩诗外传》卷三。

【原文】

4·4　楚伐陈①，陈西门燔②，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③。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

而不死，不廉④。今陈修门者，不能行一于此⑤，丘故不为轼也。”

【注释】

①楚伐陈：事见《左传》哀公九年。陈：诸侯小国，故地在今河南淮阳及安徽亳县一带，春秋末被楚国所灭。

②燔（fán凡）：燃烧。

③轼：本为车厢前用来扶手的横木。古人立乘，扶轼表示敬意。

④廉：正直。《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也。”

⑤能：字原脱，依《校证》据《韩诗外传》补。

【译文】

楚人攻伐陈国，陈国西门烧毁，便命陈国的降民修理西门。孔子经过这里，在车上没有手扶横木恭立表示敬意。子路说：“按照礼节，车子碰上三个人时就要下车，碰上两个人时就要站起来表示敬意。今天陈国修城门的人数众多，先生您为何不起身表示敬意？”孔子说：“我听说过：国家灭亡却不知道，这是不智；知道了却不斗争，这是不忠；忠于国家却不殉死，这是不廉。现在陈国这些修城门的人，对于以上这些不能实行其中一条，我所以不能向他们表示敬意。”

按：本《韩诗外传》卷一。

【原文】

4·5 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①，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②，景公未之行，而赐我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辞而行。

【注释】

①廪丘：地名，春秋时齐邑。

②说（shuì税）：劝说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

【译文】

孔子谒见齐景公，齐景公将廪丘这个地方送给他以供给养，孔子拒绝不接受。出来后他对弟子们说："我听说品德高尚的人应当有功劳才接受俸禄，今天我劝说景公，景公没有能听从，却将廪丘赏赐给我，他也太不了解我孔丘了。"于是辞别后就离开了。

【原文】

4·6　曾子衣弊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①，曰："请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②，不我骄也③，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

【注释】

①致邑：送给采邑。古时常以土地和域内的奴隶或租税作为礼物送人。

②君：原作"子"，曾子不当称国君为子，从《校证》据《孔子家语》改。

③不我骄也：即"不骄我也。"

【译文】

曾子穿着破旧的衣服从事耕作，鲁国国君派人前去送给他采邑封地，并说："请用这来置办衣物。"曾子不肯接受。使者返回后又来了，曾子还是不接受。使者说："并不是先生向别人有所求，

而是别人奉送你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子说：“我听说：接受别人东西的人会惧怕别人，给予别人东西的人会对别人傲慢。即使国君赏赐我，不对我傲慢，但我能不惧怕吗？”曾子终于没有接受。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曾参的这些话，可以保全他的气节。”

按：《尸子·明堂篇》引曾子语有上面记载的内容，这一段可能是《曾子》佚文，所以《慎子》及《孔子家语》都曾加以引用。

【原文】

4·7　子思居于卫①，缊袍无表②，二旬而九食③。田子方闻之④，使人遗狐白之裘⑤，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⑥，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伋闻之：妄与不如遗弃物于沟壑⑦。伋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注释】

①子思：即孔伋，字子思，孔丘的孙子。
②缊袍无表：乱麻絮成的袍子还没罩衣。
③九食：吃了九顿饭。
④田子方：名无择，战国时魏人，魏文侯曾拜他为师。
⑤狐白之裘：用狐腋白毛部分制成的精美的皮服。
⑥假：借，借给。
⑦弃物：废物。

【译文】

孔伋居住在卫国，他穿的乱麻絮成的袍子连罩衣也没有，二十天才吃了九顿饭。田子方知道了这件事，便派人送给他精美的

狐白皮衣，恐怕他不接受，便对他说："我借给别人，总是忘了它。我送给别人，如同丢弃了它。"孔伋辞谢不接受。田子方说："我有您没有，什么原故不接受呢？"孔伋说："我听说：随便给人东西，不如把它当成废物丢在山沟溪谷中。我虽然贫穷，但也不愿意把自己当做山沟溪谷，因此不敢接受。"

【原文】

4·8 宋襄公兹父为桓公太子①，桓公有后妻子曰公子目夷②，公爱之。兹父为公爱之也，欲立之，请于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③。"公曰："何故也？"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公不许，强以请公，公许之。将立公子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乃逃之卫，兹父从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兹父："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兹父乃反，公复立之，以为太子，然后目夷归也。

【注释】

①宋襄公：即兹父，宋桓公御说之子，公元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桓公：即宋桓公御说，公元前681年至前651年在位。

②目夷：兹父异母弟，字子鱼。

③相：原下有"兄"字，依《校证》据卢文弨说删。

【译文】

宋襄公兹父是宋桓公的太子。宋桓公还有个后妻所生的儿子叫做公子目夷，桓公很宠爱他。兹父因为父亲宠爱目夷，便打

算立他为嗣君，于是向桓公请求说："请让目夷立为嗣君，我作他的国相来辅佐他。"桓公问："什么原故呢？"兹父回答说："我的舅父在卫国，他很疼爱我，如果终于立我为嗣，就不能前去，会断绝了与卫国的往来，这是背弃了母亲。况且我知道自己的才能也不能居于目夷之上。"桓公没有准许，他便再三向桓公请求，桓公便同意了他。桓公将要立公子目夷为嗣君，目夷推辞说："兄长立为嗣君而弟在下位，这是符合原则的。现在让弟弟立为嗣君而兄在下位，不符合原则。不符合原则的事却要让我来做，我将要逃走。"于是他就逃到了卫国，兹父随后也跟他到了卫国。过了三年，桓公有病，派人召回兹父，并说："如果你不回来，将使我忧愁而死。"兹父这才返回，桓公又立他为嗣，让他作太子。这以后，目夷也回国了。

按：目夷让国的事实，《左传》僖公六年，《史记·宋世家》都有记载，但文字有所不同。《左传》、《史记》都以目夷年长为兄，而此文独以目夷为襄公弟，未详所据。

【原文】

4·9　晋骊姬谮太子申生于献公①，献公将杀之。公子重耳谓申生曰②："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进辞③？辞之必免于罪。"申生曰："不可。我辞之，骊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骊姬寝不安席④，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终哉？"重耳曰："不辞则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于死，是恶吾君也⑤，夫彰父之过而取美，诸侯孰肯纳之？入困于宗⑥，出困于逃，是重吾恶也。吾闻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恶，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当之。"遂伏剑死。君子闻之曰："天命矣夫⑦，世子！"《诗》曰⑧："萋兮斐兮⑨，成是贝锦⑩。彼谮人者，亦已太甚！"

【注释】

①骊姬：公元前？年至前650年，春秋时骊戎国君之女。晋献公五年（公元前672年）灭骊戎，得骊姬，纳为夫人，甚受宠信。骊姬生子奚齐，后谮杀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皆出逃。献公死，奚齐立，后为晋大夫里克等所杀。事见《左传》及《国语》。晋献公：名诡诸，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676年至前651年在位。谮（zèn怎去声）：诬陷。

②重耳：即晋文公，献公子，出逃十九年，在其兄惠公夷吾之后继位，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又，以下一段劝说申生的话，《左传》、《国语》用不定人称，《谷梁传》、《列女传》都以为是晋大夫里克所说。

③进辞：进言辩解。

④微：除了，假如没有。

⑤恶（wù务）：憎恨，厌恶。

⑥宗：宗族。

⑦天命：上天的意旨。

⑧《诗》曰：以下四句引自《诗经·小雅·巷伯》。

⑨萋兮斐兮：花纹细碎貌。

⑩贝锦：织成贝形花纹的锦缎，比喻罗织罪名来陷害人。

【译文】

晋国的骊姬在晋献公面前诬陷太子申生，晋献公打算杀死申生。公子重耳对申生说："造成这种情势，并不是你的罪过，你为何不进言辩解？辩明了这件事，必定会免除罪过。"申生说："不行。我为此辩解，骊姬必然有罪。我们的父亲已年老了，如果没有骊姬便睡不宁，吃不好，怎么能使我们的父亲带着遗憾辞世呢？"重耳说："不进言辩解那就不如赶快离开吧！"申生说："不行。离开而免于一死，这是怨恨我们的父亲。以张扬父亲的过错来获取美名，诸侯谁肯接纳我呢？回国要被宗族所困，出奔要被逃亡所困，这是加重我的罪恶。我听说：忠臣不暴露君王的过失，智者不加重自己的罪恶，勇者不逃避死亡。像现在这样的局面，那我就用生命来承当。"于是便拔剑自刎而死。君子听说这件事，便说："上天的意旨啊，太子！"《诗经》上也说："细碎的花纹啊，织

成这贝锦。那毁谤别人的话，也已经太过分！”

按：《左传》僖公四年、《国语·晋语》、《谷梁传》僖公十年、《史记·晋世家》、《礼记·檀弓》、《吕氏春秋·上德》、《列女传·孽嬖篇》等，都载有此事，但文字互有出入。

【原文】

4·10　晋献公之时，有士焉曰狐突①，傅太子申生。公立骊姬为夫人，而国多忧，狐突称疾不出。六年，献公以谮诛太子。太子将死，使人谓狐突曰：“吾君老矣，国家多难，傅一出以辅吾君，申生受赐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②。狐突乃复事献公。三年，献公卒。狐突辞于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诏③，今事终矣，与其久生乱世也，不若死而报太子。”乃归自杀。

【注释】

①狐突：字伯行，春秋时晋国大夫，公子重耳的外祖父。

②稽（qǐ起）首：古时行跪拜礼时叩头至地。

③诏：告，古时多用于上对下。

【译文】

晋献公的时候，有个人名叫狐突，是太子申生的师傅。献公立了骊姬为夫人，于是国内多忧患，狐突借口有病杜门不出。过了六年，献公因骊姬的诽谤要诛杀太子。太子快死的时候，派人对狐突说：“我们的国君老了，国内又多灾难，请师傅您再次出仕辅佐我们的国君，我能受到这样的恩赐，就是死也无遗恨了。”申生叩头至地拜了两拜后自刎而死。狐突这才又重新事奉献公。过了三年，献公死去。狐突向大夫们告辞说：“我受太子的诏命辅佐国君，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了，与其长久地活在乱世上，不如以死来报答太子。”于是回家后自杀而死。

按：《国语·晋语》、《礼记·檀弓》、《左传》等书都曾记载狐突事，内容稍有不同。

【原文】

4·11　楚平王使奋扬杀太子建①，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奋扬，使城父人执之以至②。王曰："言出于予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贰也③。奉初以还④，故遣之。已而悔之，亦无及也。"王曰："而敢来⑤，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重过也。逃无所入。"王乃赦之。

【注释】

①楚平王：名居，春秋时楚国国君，公元前528年至前516年在位。奋扬：楚平王时任大夫，事迹不详。太子建：楚平王子，名建，立为太子。公元前522年楚少师费无极诬陷太子将叛，平王召太子建，建奔宋，后又奔郑。

②使城父人句：此句所省略的主语是"奋扬"，而不是"平王"，言奋扬自缚请罪。　城父：楚邑名，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北。奋扬曾任城父司马。

③贰：有二心，意即不忠实。

④还：回禀。此字下《左传》有"不忍后命"四字。

⑤而：同"尔"，代词"你"。

【译文】

楚平王派奋扬去杀太子建，还未到地方奋扬就通风报信放跑了太子，太子出奔宋国。楚平王召见奋扬，奋扬让城父的人捆上他去见楚平王。平王说："命令出自我的口中，进入你的耳内，是谁把消息告诉太子建的呢？"奋扬回答说："是我告诉他的。大王当初命令我说：'事奉太子建如同事奉我一样。'我虽不才，也不能有二心。我执行当初的命令来回禀大王，所以放走了他。后来虽然

也后悔这样做，可也来不及了。”平王说：“你还敢来见我，是为什么呢？”奋扬回答说：“接受派遣却未执行命令，大王召见而又不来，这是加重罪过。就是要逃跑也无处可去。”楚平王于是就赦免了他。

按：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又见《史记·楚世家》。

【原文】

4·12　晋灵公暴①，赵宣子骤谏②，灵公患之，使鉏之弥贼之③。鉏之弥晨往，则寝门辟矣④，宣子盛服将朝⑤，尚早，坐而假寝⑥，之弥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触槐而死。

【注释】

①晋灵公：名夷皋，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620年至前607年在位。

②赵宣子：即赵盾，见3·29条注③。骤谏：屡次规劝。

③鉏之弥：即鉏麑，晋国大力士。贼：杀害。

④辟：开。

⑤盛服：衣冠整齐。

⑥假寝：不脱衣坐着打瞌睡。

【译文】

晋灵公暴虐，赵盾屡次进言规劝，灵公厌恨他，派力士鉏之弥去杀害他。鉏之弥一早前去，就看见赵盾寝室的门开了，赵盾衣冠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便坐在那里打瞌睡。鉏之弥悄悄地退出来，叹息说：“不忘谦恭礼貌，是百姓的主心骨。杀害百姓的主心骨是不忠，违背君王的命令是不守信用，无论怎样都占着其中一条，不如死了吧！”于是，他一头撞死在槐树上。

按：事亦见《左传》宣公二年，《国语·晋语》、《吕氏春秋·过理篇》，又略见《史记·晋世家》、《公羊传》宣公六年，但文字与此不同。

【原文】

4·13　齐人有子兰子者①，事白公胜②。胜将为难③，乃告子兰子曰："吾将举大事于国，愿与子共之。"子兰子曰："我事子而与子杀君，是助子之不义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于难也④。故不与子杀君，以成吾义；契领于庭⑤，以遂吾行。"

【注释】

①子兰子：齐国人，非楚国公子子兰，其事不详。

②白公胜：春秋时楚国太子熊建之子。幼时在吴国，子西召还，使为白公。后作乱，杀子西，叶公子高讨之，白公胜奔山自缢。

③为难：即发难，指发动政变。

④遁：逃避。

⑤契领：《校证》引日人关嘉曰："契，断也，领，项也。"《战国策》亦曰：'臣请契领。'" 意指断颈自尽。

【译文】

齐国人有个叫做子兰子的，他臣事白公胜。白公胜准备发动政变，就告诉子兰子说："我将要在国内干一件大事，希望同你一起干。"子兰子说："我事奉你却又赞助你杀害君王，这是帮助你行不义的事。如果我害怕祸患而离开你，这是在你有灾难时逃避。所以我不赞助你杀害君王，来成全我的道义；我将在朝廷断颈自尽，来完成我的善行。"

按：《渚宫旧事》卷二引用此文。

【原文】

4·14 楚有士申鸣者①，在家而养其父，孝闻于楚国。王欲授之相，申鸣辞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鸣对曰："舍父之孝子而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于国，立义于庭②，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鸣曰："诺。"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为乱③，杀司马子期④，申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弃父而死，其可乎？"申鸣曰："闻夫仕者身归于君，而禄归于亲。今既去父事君，⑤得无死其难乎？"遂辞而往，因此兵围之。白公谓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围我，吾为之奈何？"石乞曰⑥："申鸣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鸣闻之必来，因与之语。"白公曰："善。"则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鸣曰："子与吾⑦，吾与子分楚国。子不与吾，子父则死矣。"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⑧，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王赏之金百斤。申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杀也。

【注释】

①申鸣：春秋时楚人。据《韩诗外传》载，楚王只让他做了左司马。《史记·楚世家》亦无申鸣为相事。且《左传》哀公十六年载，白公胜为

叶公子高（沈诸梁）所败，亦非申鸣事，此未详所据。

②立义于庭：《校证》引俞樾校语，以为当作“有位于廷”，《韩诗外传》正如此，是其明证。俞说可从。

③白公：即白公胜。见4·13条注②。白公胜为乱之事见《左传》哀公十六年，及《史记·楚世家》。

④子期：名结，字子期，楚平王之子，楚惠王时为大司马，死于白公之难，事在楚惠王十年，即公元前479年。

⑤父：原作“子”，据《校证》依宋本改。

⑥石乞：人名，疑为白公胜家臣。

⑦与：亲附、顺从。

⑧援桴鼓之：桴，鼓槌；鼓，击鼓，作动词。

【译文】

楚国有个名叫申鸣的人，在家奉养他的父亲，孝行闻名于整个楚国。楚王想要授给他国相的职位，申鸣推辞不接受。他的父亲说：“楚王想要任你为相，你为何不接受呢？”申鸣回答说：“不做父亲的孝子，却去做君王的忠臣，那是为什么呢？”他父亲说：“如果在国家享有俸禄，在朝廷有地位，你也高兴我也就没有担忧的了。我希望你能去做国相。”申鸣说：“好吧。”于是就入朝，楚王便授他国相的职位。过了三年，白公胜作乱，杀了司马子期。申鸣准备为国赴难，他的父亲制止他，说：“抛弃父亲去死，难道可以吗？”申鸣说：“我听说做官的人性命属于君王，俸禄属于亲人。现在我已离开父亲去事奉君王，难道能不为国难而死吗？”于是辞别父亲前往，领兵围攻白公胜。白公胜对石乞说：“申鸣这个人，是天下的勇士，现在用兵包围我，我该怎么对付他？”石乞说：“申鸣这个人，是天下的孝子，用武力前去劫持他的父亲，申鸣听到消息必定前来，便可与他当面交涉。”白公胜说：“好。”就前往劫取申鸣的父亲，用兵器架在他父亲的头上，告诉申鸣说：“你顺从我，我同你瓜分楚国。你不顺从我，你的父亲就会被杀死。”申鸣流着眼泪回答他说：“当初我是父亲的孝子，今天我是君王的忠臣。我听说：吃别人的饭就要为别人的事而死，接受别人的俸禄就要为

别人竭尽自己全部力量。现在我已不能做父亲的孝子了，只能是君王的忠臣，我岂能保全自身！”于是拿起鼓槌击鼓进兵，终于杀死了白公胜，他的父亲也因此死去。楚王赏给他黄金百斤。申鸣说：“吃君王的饭，逃避君王的灾难，不是忠臣。使君王的国家安定，自己的父亲却被杀死，不是孝子。忠、孝之名不能两立，忠、孝之行不能两全，像这样活着，有什么脸面在天下立身呢？”于是自杀而死。

按，事亦见《韩诗外传》卷十，但文字较简略。

【原文】

4·15　齐庄公且伐莒①，为五乘之宾②，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③，故归而不食。其母曰④：“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五乘⑤，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华舟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⑥，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⑦。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⑧；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弗敢当。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间，不能入。隰侯重为右⑨，曰：“吾闻古之士犯患涉难者，其去遂于物也⑩，来，吾踰子⑪！”隰侯重仗楯伏炭⑫，二子乘而入，顾而哭之。华舟后息，杞梁曰：“汝无勇乎？何哭之久也？”华舟曰：“吾岂无勇哉！是其勇与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与子同莒国。”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去长受

赐⑬，非正行也。且鸡鸣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⑭，城为之阤⑮，而隅为之崩⑯，此非所以起也⑰。

【注释】

①齐庄公：名光，春秋时齐国国君，公元前553年至前548年在位。莒（jǔ举）：西周诸侯国名，嬴姓，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其地在今山东莒县。齐庄公伐莒在公元前550年，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②五乘之宾：享受五乘爵禄的侍从。五乘，先秦的一种爵禄，似以车辆为计算单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悦之，养之以五乘之奉。”又《外储说左下》载魏昭卯西退秦韩，东却齐楚，“魏襄王养之以五乘将军。”宾，宾从，这里指侍卫。《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庄公为勇爵”说的也是同一件事，可为佐证。又“五乘”之上原衍车字，据《校证》删。

③杞梁：又作芑梁，春秋时齐国大夫，随齐庄公伐莒战死。　华舟：《汉书人表》作“华州”，其事不详。不与焉：不在其中。

④其母：这里“其”字指代不明，据《太平御览》引《列女传》则这里的“其母”与下文的“其妻”均属杞梁。

⑤虽：下原衍“非”字，依《校证》删。

⑥逆：迎，这里指迎击。

⑦甲首：春秋时车战，兵车一乘，马四匹，车上立三人，车下甲士十人，披甲，称甲首。

⑧少：轻视、小看，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⑨隰（xí习）侯重为右：隰侯重做车右。隰侯重，人名，生平事迹不详。车右，战车右边的武士。

⑩其去遂于物也：此句费解，存疑，译文姑作“通达物理”解。

⑪踰：本意为跳过、越过。这里指踏在人的背上越过火炭。

⑫仗楯（dùn盾）：凭仗盾牌。

⑬长：君长。

⑭其妻：“其”字指代不明，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其妻应为杞梁妻孟姜。

⑮陁（zhì治）：崩、塌。

⑯隅（yú余）：方角。这里指城墙角。

⑰此非所以起也：此句费解。《校证》引日人关嘉云："言宠勇士而杀勇士，非所以振起勇士也。"又引卢文弨说："'非'字疑'琴曲'二字之误，案《琴操》有《芑梁妻叹》，'芑'与'杞'通。"译文取卢说。

【译文】

齐庄公将要攻打莒国，建立了享受五乘爵禄的侍卫队伍，但只有杞梁、华舟不在其中，因此他们回家后都不想吃饭。杞梁的母亲说："你们活着如不行道义，死了也没有名声，即使成为享受五乘的侍从，谁不嘲笑你们？你们活着能履行道义，死后又有名声，就是那享受五乘爵禄的侍从，也全在你们之下。"于是催促他们吃饭后动身。杞梁、华舟同一战车，做齐庄公的侍从一起到了莒国。莒人迎击齐军，杞梁、华舟下车搏斗，俘获甲士三百人。齐庄公制止他俩说："你们住手吧，我与你们共同统治齐国。"杞梁、华舟说："君王设置赏车五乘的侍卫队，但我俩不在其中，这是小看我们的勇气，面临敌人，身处危难，又用利益来制止我们，这是玷污我们的行为。深入敌阵多杀敌人，是我们的职责，齐国要得到什么利益，我们搞不清楚。"于是又上前战斗，毁坏敌军营垒，冲锋陷阵，三军没人能够抵挡，一直攻到莒城之下。莒人用火炭铺地，他二人站立了一会，不能攻入。隰侯重当时做车右，看到这种情势后说："我听说古代的勇士敢于冒灾祸赴危难，那是因为他们通达物理。来吧，我来负你们过去！"隰侯重依仗盾牌伏身在火炭上，杞梁、华舟二人踏在他背上攻入城内，回头看着隰侯重痛哭失声。华舟停止哭泣，杞梁说："你没有勇气了吗？为什么哭了这么久？"华舟说："我怎么会没有勇气呢？因为隰侯重的勇敢与我们一样，却死在我们前面，因此为他悲哀。"莒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来送死，我们与你们一起共同享有莒国。"杞梁、华舟说："离开祖国投奔敌人，不是忠臣；离开君长接受赏赐，不是正当的行为。况且鸡叫时相约，到中午就忘记了，不是守信

的人。深入敌阵多杀敌人，是臣子的职责，莒国要想得到什么利益，不是我们想要了解的。”于是又上前战斗，杀了二十七人之后战死。杞梁的妻子知道此事后放声痛哭，城墙因此溃塌，墙角也因此崩坏。这就是琴曲《杞梁妻叹》的起因。

按：杞梁、华舟事亦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原文】

4·16　越甲至齐①，雍门子狄请死之②。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③，矢石未交，长兵未接④，子何务死之？为人臣之礼邪？"雍门子狄对曰："臣闻之，昔者王田于囿⑤，左毂鸣⑥，车右请死之⑦，而王曰：'子何为死？'车右对曰：'为其鸣吾君也⑧。王曰：'左毂鸣者，工师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车右曰：'臣不见工师之乘，而见其鸣吾君也。'遂刎颈而死。知有之乎？"齐王曰："有之。"雍门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鸣吾君也，岂左毂之下哉？车右可以死左毂，而臣独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颈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齐王有臣钧如雍门子狄⑨，拟使越社稷不血食⑩。遂引甲而归。齐王葬雍门子狄以上卿之礼。

【注释】

①越甲：越国的军队。甲，本为甲胄，这里引申为军队。

②雍门子狄：战国时齐国大夫，复姓雍门，名也作子迪，其生平不详。

③铎（duó夺）：古代乐器，形如大铃。宣教政令时，用来警众。文事用木铎，金铃木舌；武事用金铎，金铃铁舌。常与鼓相配，作军队进击号令。

④矢石：箭和弩石。长兵：长杆的兵器，如戟、矛之类。

⑤囿（yòu又）：有围墙的园地，这里指君王圈养禽兽的场地。

⑥毂（gǔ古）：车轮中心套轴的部分。鸣：发出声响。下文“左毂鸣”的“鸣”与此同。

⑦车右：战车右边的武士，常由力士担任。

⑧鸣：这里的“鸣”指“惊吓”，与下文“鸣吾君”的“鸣”用法同。

⑨钧：同“均”。

⑩血食：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保有政权就能祭祀天地祖先，丧失政权就不能祭祀天地先祖。“社稷不血食”，意谓国亡种灭。

【译文】

越国军队到了齐国，雍门子狄请求让他赴死。齐王说：“战鼓铎铃的声音还未听见，箭石未发，矛戟未接触，你为何一定要寻死呢？是为了尽人臣的礼节吗？”雍门子狄回答说：“我听说：从前大王在园囿打猎，车子左轴发出响声，车右武士请求赐死，大王说：‘你为什么要死？’车右武士说：‘因为车子的响声惊吓了君王。’大王说：‘左轴发出声响，是工匠的罪过，你对此事有何责任？’车右武士说：‘我没有看见工匠造车，只知道车子惊吓了君王。’于是拔剑自杀而死。记得有这样的事吗？”齐王说：“有这样的事。”雍门子狄说：“现在越军到了，这件事对君王的震骇，难道在左轴发出响声之下吗？车右武士可以因为左轴有响声而死，而唯独我不能因为越军入侵而死吗？”于是拔剑自刎而死。这一天，越人领兵撤退了七十里，说：“齐王所有臣子都像雍门子狄一样，定会使越国社稷得不到祭祀。”于是便率军回国。齐王用待上卿的丧礼安葬了雍门子狄。

【原文】

4·17　楚人将与吴人战，楚兵寡而吴兵众，楚将军子囊曰①：“我击此国必败，辱君亏地，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君，黜兵而退②。至于国郊，使人复告于君

曰："臣请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为利也。而今诚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后世之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③，而效臣遁，若是，则楚国终为天下弱矣。臣请死。"退而伏剑。君曰："诚如是，请成子大夫之义。"乃为桐棺三寸④，加斧质其上⑤，以徇于国⑥。

【注释】

①子囊：齐国大夫子囊带之后，在楚康王时作大夫，余事未详。公元前559年子囊率军攻吴大败而还，返楚后死，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黜（chǔ处）：摈弃，这里指放弃打仗。

③入：纳，用。

④桐棺：桐木做的粗劣棺材。

⑤斧质：铁砧；古刑具；置人于砧上用斧砍死。

⑥徇：向众人宣示。

【译文】

楚国将与吴国开战，楚军兵少而吴军兵多，楚国将军子囊说："我们攻打吴国必定失败，有辱国君损失国土，是忠臣不忍心做的。"他不向国君再行请示，便挥军退却。他到了国都郊外，便派人向国君复命说："请求赐我死。"国君说："你之所以临阵逃离，是为了对国家有利。现在看来确实有利，你不必死了。"子囊说："如果临阵逃跑的人没有罪过，那么后世作国君的臣子的，都会用不利的名义来仿效我逃跑，如果像这样，那么楚国终究会成为天下的弱国了。我请求赐死。"他退下来就伏剑自尽。国君说："果真像这样，请让我成全你的义举。"于是就为他作了三寸厚的桐木棺材，把铁砧放在棺材之上，然后在全国宣示。

按：本《吕氏春秋·高义篇》，《渚宫旧事》卷二与此同。

【原文】

4·18　宋康公攻阿①，屠单父②，成公赵曰③："始吾不自知，以为在千乘则万乘不敢伐④，在万乘则天下不敢图。今赵在阿而宋屠单父，则是赵无以自立也，且往诛宋⑤。"赵遂入宋，三月不得见，或曰："何不因邻国之使而见之？"成公赵曰："不可。吾因邻国之使而刺之，则使后世之使不信，荷节之信不用⑥，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⑦？"成公赵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处之士而刺之，则后世之忠臣不见信，辩士不见顾，皆曰：'赵使之然也。'不可。吾闻古之士怒则思理，危不忘义，必将正行以求之耳。"期年⑧，宋康公病死，成公赵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⑨。今吾在阿，宋屠单父，是辱名也，事诛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见天下之士？"遂立槁于彭山之上⑩。

【注释】

①宋康公：即宋康王，戴氏，名偃，战国时宋国国君，杀兄自立。阿：古地名，春秋时齐国柯邑，后称阿邑，在今山东省东阿县内。

②单（shàn善）父：古地名，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单县境内。

③成公赵：复姓成公，名赵，原为姬姓，卫成公之后，余事不详。

④在：居于，处于。千乘：兵车千辆。古时以一车四马为一乘。诸侯有兵车千乘，天子有兵车万乘。

⑤宋：《校证》云："下疑脱一'王'字，由下文'事诛宋王'可证。"

⑥荷节：《校证》引俞樾云："'荷'疑'符'字之误。"

⑦道：通"导"，引导、引见。徒处之士：即处士，未仕或不仕的人。

⑧期（jī机）年：一周年。

⑨惰行：行动懈怠。《校证》引卢文弨曰："'惰'疑'堕'，下同。"按：两字本可通。

⑩立槁：立着枯死。彭山：山名，春秋时属齐国，在今河南鲁山县境内。

【译文】

宋康公攻打阿邑，屠单父城。成公赵说："当初我不了解自己，认为居于千乘之国，那么万乘之国就不敢来攻伐，居于万乘之位，那么天下就没有人敢图谋。现在我居于阿邑而宋国屠单父城，这使我不能够自立于世，我将前去诛杀宋王。"成公赵于是进入宋国，但三个月不能见到宋王，有人说："为什么不通过邻国的使者去见宋王呢？"成公赵说："不行。如果我通过邻国的使者去行刺宋王，那就会使后世的使者不被信任，符节之类的凭证也不起作用，都会说：'成公赵使事情成为这样的。'这个办法不可行。"有人说："为什么不通过群臣引见隐士时去刺杀宋王？"成公赵说："不行。我通过群臣引见隐士时去行刺宋王，那就会使后世的忠臣也不被信任，才辩之士不被理睬，都会说：'是成公赵使他们落到这一步的。'这个办法也不可行。我听说古代的人发怒时便思考事理，危难时不忘记原则，我一定要用正当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年后，宋康公病死。成公赵说："耿介正直的人不会辱没名声，诚实守信的人不会行动懈怠。现在我居于阿邑，宋王屠单父城，这是辱没了名声；我从事诛杀宋王，满一年都不能实现，这就是行动懈怠。我像这样活着，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的人！"于是就站立在彭山上枯槁而死。

【原文】

4·19　佛肸用中牟之县畔①，设禄邑炊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与之。城北余子田基独后至②，袪衣将入鼎③，曰："基闻之，义者

轩冕在前④，非义弗乘；斧钺于后⑤，义死不避。”遂祛衣，将入鼎。佛肸播而止之⑥。赵简子屠中牟⑦，得而取之，论有功者，用田基为始。田基曰：“吾闻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则中牟之士终身惭矣。”襁负其母⑧，南徙于楚。楚王高其义⑨，待以司马。

【注释】

①佛肸（bì必xī西）：春秋时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为中牟县（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之间）地方官。公元前490年，赵简子攻打范氏，围中牟，佛肸拒抗不降。用：同“以”，下文“用田基为始”的“用”与此同。畔：通“叛”。

②田基：春秋时晋国中牟人，《水经注》、《太平御览》作田英，生平不详。

③祛（qū区）：举起，牵起。

④轩冕：卿大夫的官车与冕服，意指官位与爵禄。

⑤斧钺：两种兵器，也泛指刑罚、杀戮。

⑥播：摇（手）。止：字原脱，据《校证》引《太平御览》补。

⑦赵简子：即赵鞅，见1·35条注①。

⑧襁（qiǎng抢）负：用襁褓背负。襁，即襁褓，背负小儿的背带和布兜。

⑨高：认为……崇高，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即敬重的意思。

【译文】

佛肸利用中牟城反叛，准备了作为爵禄的封邑和大铁锅，他说：“顺从我的人接受封邑，不顺从我的人将他烹死。”中牟城的人都顺从了他。城北剩下一个男子名叫田基。只有他最后到，牵起衣服准备自己投入鼎中。他说：“我听说：有原则的人即使高车官服在眼前，不符合原则也不会乘坐服用；斧钺架在身后，为正义而死也不躲避。”于是他牵起衣服准备自投鼎中。佛肸摆手制止了他。赵简子清洗中牟城，找到了田基，评有功的人，把田基列

为第一。田基说："我听说正直的人不使别人受羞辱。像我这样领受平定中牟的功劳，那么中牟的人终身都会感到羞惭了。"于是他就用背带背上他的母亲，向南迁移到楚国。楚王敬重他能坚持道义，用司马的职位接待他。

按：《新序·义勇篇》也载此事。又见《水经注》、《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书。

【原文】

4·20　齐崔杼弑庄公①，邢蒯聩使晋而反②，其仆曰："崔杼弑庄公，子将奚如？"邢蒯聩曰："驱之，将入死而报君。"其仆曰："君之无道也，四邻诸侯莫不闻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难乎？"邢蒯聩曰："善能言也③，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谏之，谏不听，我能去。今既不谏，又不去。吾闻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乱君之禄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④？"遂驱车入死。其仆曰："人有乱君，人犹死之。我有治长⑤，可毋死乎？"乃结辔自刎于车上⑥。君子闻之曰："邢蒯聩可谓守节死义矣。死者人之所难也，仆夫之死也，虽未能合义，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⑦'邢生之谓也。《孟子》曰：'勇士不忘丧其元⑧。'仆夫之谓也。"

【注释】

①崔杼（zhù助）：春秋时齐国大夫。齐庄公与其妻棠姜私通，崔杼杀了庄公立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后被庆封所杀。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邢蒯聩：春秋时齐国大夫，事迹不详。《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有晋臣邢蒯（属栾氏党），后奔齐，时代与此合，疑为一人。

③善能言也：《韩诗外传》作“善哉而言也。”《校证》引俞樾云：“‘能’当作‘而’，古字通用，‘而’犹‘尔’也。”

④治君：治世的君王，意即英明的君王。

⑤治长：英明的长官。

⑥结辔（pèi配）：拴好马缰绳。辔，缰绳。

⑦《诗》云二句：见《诗经·大雅·蒸民》。

⑧《孟子》曰句：见《孟子·滕文公下》，实为孟子转述孔子的话。元：首，头。

【译文】

齐国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邢蒯聩出使晋国返回，他的车夫说：“崔杼杀了庄公，你打算怎么办？”邢蒯聩说：“赶车前进，我将进入国都以死来回报国君。”他的车夫说：“国君昏庸无道，四邻诸侯没有不知道的。像先生这样为他去死，不也太为难了吗？”邢蒯聩说：“你说的很好，但是已太晚了！你早告诉我，我还能规劝君王，规劝他不听，我还可以离开他。现在既不能规劝，又不能离开。我听说：享受别人俸禄的，要为别人的事而死。我既然已享受了昏君的俸禄，又怎么能找到一个明君而为他赴死呢？”于是就赶车入城受死。他的车夫说：“有人遇上了昏君，还能为他赴死。我遇上了明主，难道不应该殉死吗？”于是他就拴好马缰，在车上拔剑自刎。君子知道此事后说：“邢蒯聩可称得上是坚守节操为道义而死了。死，是人们都感到困难的事，车夫的死，虽然未必符合道义，但也有志士的意气。《诗》上说：‘从早到晚不肯懈怠，来侍奉天子一人。’说的就是邢生这样的人。《孟子》上说：‘勇士为正义而不怕掉头牺牲。’说的就是车夫这种人。”

按：《韩诗外传》卷八与此文多同。

【原文】

4·21　燕昭王使乐毅伐齐①，闵王亡②。燕之初入齐也，闻盖邑人王歜贤③，令于军曰：“环盖三十里毋

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谓歜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歜固谢燕人，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盖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公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悬其躯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④。齐亡大夫闻之曰：“王歜布衣，义犹不背齐向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公子，立为襄王。

【注释】

①燕昭王：名职，战国时燕国国君，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在位。公元前284年，他派将军乐毅攻打齐国，即此文所记之事。

②闵王亡：公元前284年，乐毅破齐都临淄，齐闵王逃亡。楚淖齿救齐，被闵王任为国相，后淖齿杀死闵王。闵王，即齐湣王，名地，齐国国君，公元前323年至前284年在位。

③盖邑：“盖”《史记》作“画”，《正义》引《括地志》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为名。”又《水经注》说澅水南山西边有王歜墓，则“盖”当为“画”之误。又因“画”为“澅”的省文，且繁体“画”字与“盖”字形近致误。画邑春秋时属齐国，故址在今山东临淄西北二里。王歜（chǔ出）《史记·田单列传》作“王蠋”，生平事迹大略如本文所记。

④绝脰（dòu豆）：挣断脖颈。脰，颈项。

【译文】

燕昭王派乐毅攻打齐国，齐闵王逃亡。燕国人刚进入齐国时，听说画邑人王歜有才有德，便号令军队说：“画邑周围三十里不准进入。”是因为王歜的原故。后来燕君又派人对王歜说：“齐国人大多敬重你的义气，我让你作将军，封赏你食邑万户。”王歜坚决地拒绝了燕人，燕人说：“你不听从，我便领三军来血洗画邑城。”王歜说：“忠臣不事奉两个君王，贞节女子不再嫁第二个丈

夫。齐王不听我的规劝，所以我隐退在山野躬耕。国家既已破亡，我也不能生存，现在又用武力劫持我，要我作你们的将领，这是帮助夏桀做残暴的事。与其不正当地活着，还不如被烹死。”于是自己吊在树枝上，奋力挣断了脖颈死去。齐国逃亡的大夫知道这件事后说：“王歜是个普通平民，为了正义还不肯背叛齐国投向燕国，何况身居官位享受俸禄的人呢？”于是就一起到莒地去，寻找齐闵王的后代，结果找到了太子法章，就立为齐襄王。

按：事亦见《史记·田单列传》。

【原文】

4·22　左儒友于杜伯①，皆臣周宣王②。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弗许也。王曰：“别君而异友，斯汝也③！”左儒对曰：“臣闻之：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而言则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死④，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注释】

①左儒：西周人，周宣王时大夫。杜伯：名恒，杜国之伯，周宣王时大夫。颜之推《还冤志》引《周春秋》所载左、杜二人事较详。

②周宣王：姓姬名静（一作靖），西周国君，公元前827年至前782年在位。

③别君而异友，斯汝也：此句主谓倒装，即“斯汝别君异友也。”斯，句首语助词，无义；别，离弃，违背；异，通“翼”，帮助、庇护。全句意思是：你竟敢违背君王庇护朋友吗？

④从（zòng纵）：通“纵”，放纵，逃脱。

【译文】

左儒与杜伯很友好，两人都是周宣王的臣子。周宣王打算杀死杜伯，但杜伯没有罪过。左儒在周宣王面前极力为杜伯辩解，为此反复多次，但周宣王还是不同意收回成命。周宣王说："你竟敢违背国君而庇护朋友吗？"左儒回答说："我听说是这样：国君行正道而朋友不走正道，那就顺从国君而诛责朋友；如果朋友行正道而国君不行正道，那就同朋友一起违抗国君。"周宣王大怒说："改变你的说法就能活命，不改变你说的话就处死。"左儒对他说："我听说古时候的士人不违背正义来逃避死亡，不改变言论来求活命。所以我能揭示国君的过错，以死来证明杜伯无罪。"周宣王杀死了杜伯，左儒也为他而死。

按：事似出《周春秋》，《墨子·明鬼篇》、《国语·周语》韦昭注、《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都曾引用。

【原文】

4·23　莒穆公有臣曰朱厉附①，事穆公，不见识焉。冬处于山林，食杼栗②，夏处洲泽，食菱藕。穆公以难死，朱厉附将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见识焉，今君难，吾子死之③，意者其不可乎？"朱厉附曰："始我以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知我也④，吾将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注释】

①莒穆公：西周时莒国国君。朱厉附：西周时莒人，不被莒穆公重用而退隐山林。

②杼（shū树）栗：橡树果实。《吕氏春秋》、《列子》均作"橡栗。"杼，即柞树，也称橡树；栗，橡栗，橡树果实。

③吾子：含有亲切意味的第二人称，相当于"你"。

④是果知我：原“果”下有一“不”字，于文意不符，现据《校证》引《吕氏春秋》、《列子》等删。

【译文】

莒穆公有个臣子叫朱厉附，事奉穆公，不被赏识。他冬天住在山林里，吃的是橡树果实，夏天住在水边，吃的是菱角和莲藕。穆公因国难而死，朱厉附打算前往为他殉死。他的朋友说：“你事奉君王而不被赏识，现在君王遇难，你却要为他去死，想来那没有必要吧！”朱厉附说：“当初我认为君王不了解我，现在君王死了而我不去殉死，这好像是君王真的了解我，我准备为他殉死，以此来激励天下不了解他臣子的国君。”于是他就前去为莒穆公殉死。

按：《列子·说符》、《吕氏春秋·恃君览》与此文略同。

【原文】

4·24　楚庄王猎于云梦①，射科雉②，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夺之③，王将杀之。大夫谏曰：“子倍自好者也④，争王雉，必有说⑤，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战⑥，楚大胜晋，归而赏功。申公子倍之弟进请赏于王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⑦。”王曰：“奚谓也？”对曰：“臣之兄读故记曰⑧：‘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发乎府而视之⑨，于记果有焉，乃厚赏之。

【注释】

①楚庄王：见1·32注条①。云梦：古地名，春秋战国时楚王的游猎区。包括江汉平原及周围一带的丘陵，非单指水泽。

②科雉：《史记·张仪列传》：“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

可胜计。"裴骃《集解》："科头谓不着兜鍪入敌。"故"科雉"即光头野鸡、秃顶野鸡。

③申公子倍：申公为复姓，子倍为其名。楚庄王的大夫，事不详。攻：《吕氏春秋》作"劫"。

④自好者：洁身自爱的人。"者"字原脱，依《校证》据《吕氏春秋》及《孟子》补。

⑤说：解说，这里指缘故。

⑥邲之战：邲（bì必），古地名，春秋时属郑，在今河南武陟县东南。公元前597年，楚国与晋国在此交战，晋军大败。

⑦人之有功也二句：原仅作"人之有功也赏于车下"，于文意难通，显然有脱文，今据《校证》引《吕氏春秋》、《太平御览》及卢文弨说补正。

⑧故记：指古书。

⑨乎：同"于"。

【译文】

楚庄王在云梦打猎，射中了一支秃顶野鸡，申公子倍上前抢走了这支野鸡，庄王想要杀死他。大夫们劝谏说："子倍是个自重的人，抢夺大王的野鸡，必定另有缘故，大王暂且先看看再说。"不到三个月，子倍生病而死。楚国与晋国在邲地交战，楚军大胜晋军，回师后赏功。申公子倍的弟弟上前向庄王请求封赏，并说："别人有功劳是在战斗中，我的兄长有功劳是在大王的猎车下。"庄王问："这话什么意思？"子倍的弟弟回答说："我的兄长读过古书，上面说：'射中秃顶野鸡的人，不出三个月必定会死亡。'我的兄长抢夺了那只野鸡，所以夭折而死。"楚庄王命令从府库中找出书来查看，在那古书上果真有这样的说法，于是就优厚地封赏了申公子倍。

按：本《吕氏春秋·至忠篇》，文字略有不同。

说苑卷五　贵德

【题解】

贵德，即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本卷共三十一则，均记春秋、战国至西汉初期这方面的佚事，讲的是做人要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而这些道德品行的具体内容，则不外乎忠孝仁爱，其核心就是孔子所倡导的“仁”。正是基于这一点，本卷三十一则中就有二十一则是关于君王是否施行仁政的记事，而所谓仁政，又主要归结为“爱民”二字。爱民的具体表现是：不大兴土木，以免妨碍农时；不与民争利，以赈济百姓的贫困；不滥施刑罚，竭力避免造成冤狱；等等。这也正反映了作者刘向的政治倾向。他对西汉初年能以暴秦为鉴，实行黄老之术，并用孔孟之说治国是十分推崇的，他对西汉后期政治黑暗的现实强烈不满。如果说，卷四“立节”是按照封建礼教着重对臣民提出要求，那么，本卷则按照封建礼教着重对最高统治者提出要求，两方面互为条件，相互补充。作者刘向有选择地采编了这些佚事，不仅为当时的帝王和执政大臣提供了行仁政爱百姓的借鉴，也为后世一切从政的人们提出了应该具有的基本道德标准。

【原文】

5·1　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其犹赤子乎①！饥者则食之，寒者则衣之，将之养之，育之长之，唯恐其不至于大也。《诗》曰②：“蔽芾甘棠③，勿剪勿伐，召伯所茇④。”《传》曰⑤：“自陕以东者⑥，周公主之；自陕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⑦，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⑧。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发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叹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恶乎不行⑨？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⑩！"

【注释】

①赤子：婴儿。

②《诗》曰：以下三句引自《诗经·召南·甘棠》。

③蔽芾甘棠：茂盛的甘棠。蔽芾（fèi肺），树木茂盛的样子。甘棠，木名，结果味甘美，今名棠梨树。

④召伯所茇：召伯所居住的地方。召伯，一作邵公，召康公，姬姓，名奭，西周燕国的始祖。因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称为召公或邵伯。曾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茇（bá拔），居住。

⑤《传》曰：以下四句引自《公羊传》隐公五年。

⑥陕：古地名。一说为战国时的陕陌，在今河南陕县；一说陕当作"郏"，指王城所在的郏鄏，在今河南邙山。

⑦述职：指到职上任。

⑧听断：听讼断狱。

⑨恶（wū乌）乎：表反诘，意即"怎么会"。

⑩几（jì寄）：通"冀"，表希望。

【译文】

圣明的帝王对天下的老百姓，就像对待婴儿一样！饥饿时就喂他饭吃，寒冷时就给他衣穿，扶持他调养他，抚育他成长，总怕他不能长大。《诗经》说："枝叶繁茂的甘棠树，不要修剪不

要砍伐，这是召伯住过的地方。”《公羊传》上说：“自陕以东的地方，由周公治理；自陕以西的地方，由召伯治理。”召公前去就任，正当采桑养蚕的时候，他不愿意使农事受到影响，所以没有进入城中，居住在甘棠树下，在这里听取民间诉讼并审断案件。陕地的百姓，都能各得其所。因此后世的人怀念并且歌唱他。认为他好因此称道他，称道他还嫌不够，所以就赞叹他，赞叹他还嫌不够，所以便歌唱他。诗歌，是由思念然后积蓄在心里的，积蓄后逐渐盈满，盈满后必然要发泄出来，发泄要经过一定的途径，并达到一定的程度。百姓赞叹他的美德，并向他表示自己的崇敬，甘棠树都能被保护而不被砍伐，政令教化怎么会不能推行呢？孔子说：“我通过《甘棠》这首诗，看到了对祖先的最高崇敬。尊敬那个人必然会敬慕他住过的地方，顺从事理，安定万物，古代圣君治理天下的途径就有希望达到了。”

【原文】

5·2　仁人之德教也①，诚恻隐于中②，悃愊于内③，不能已于其心④。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凌弱，众暴寡，幼孤羸露⑤，死伤系虏⑥，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⑦，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⑧，烝庶安土⑨，万物熙熙⑩，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⑪，哀道不行，德泽不洽⑫，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⑬，以示后人，恩施其惠，未尝辍忘⑭。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诗》曰⑮：“载驰载驱⑯，周爰咨谋⑰。”此之谓也。

【注释】

①仁人：讲仁爱的人。德教：道德教化。本条原与上连，今依卢文弨

校语另为一条。

②恻隐：同情。

③悃愊：至诚。悃（kǔn捆）、愊（bì逼）同义连文。

④已：停止，歇息。

⑤羸（léi雷）露：瘦弱。二字同义连文，都是瘦弱的意思。

⑥系虏：被拘系、虏掠。

⑦历：周流游说。

⑧于：《校证》引卢文弨说疑为衍文。

⑨烝庶安土：百姓安居乡土。烝庶，即黎民百姓；安土，即安居故土。

⑩熙熙：和睦欢乐貌。

⑪睹麟而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哀公西狩获麟，孔子见而流泪。古时认为麟是吉祥物，捕杀它则不吉，后用此事比喻世道衰微。麟，即麒麟。

⑫洽：滋润的范围广。

⑬素王：指远古帝王。《史记·殷本纪》载伊尹"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马贞《史记索隐》："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质素，故称素王。"后世儒家也称孔子为"素王"，意指他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

⑭辍（chuò措）：中止，停止。

⑮《诗》曰：以下二句引自《诗经·小雅·皇皇者华》。

⑯载驰载驱：驱马奔驰。载，助词无义。

⑰周爰咨谋：忠实地询问和筹谋。周，忠实；爰，虚词"于"；咨，询问；谋，筹谋。

【译文】

仁爱的人主张道德教化，确实是出自内心的同情，发自内心的至诚，这二者在他心中始终不能消释。所以他治理天下，如同拯救落水的人。见天下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势众的蹂躏人少势孤的，孤儿幼女病弱流离，或死或伤，被捕被虏，不忍心他们这样。因此孔子游说了七十二个国君，希望他的主张能在一国实现，能施行他的德政，使百姓生下儿女都能养活，民众安居乡土，万物和乐，各自高兴地得到自己的归宿。但始终没有遇上一

个这样的国君，所以他看见被捕获的麒麟而流泪哭泣，痛心他的主张不能推行，恩惠德泽不能滋润天下，于是便隐退而撰著《春秋》，以阐明远古帝王的主张，使后人了解。他始终想要施行他的德政，从未停止和遗忘。因此历代帝王尊崇他，有志之士效法他，诵读他的文章，一直传到现在也未曾中断，这是他的道德达到了这一步。《诗经》上说："赶着车马不停地奔驰，忠实地询问和筹谋。"说的就是他这种情况啊。

【原文】

5·3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①，非求报于鬼神也。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德②，而福禄归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③，有隐行者必有昭名④。古者，沟防不修，水为人害。禹凿龙门⑤，辟伊阙⑥，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逊⑦，契教以君臣之义⑧，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四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辟地垦草⑨，粪土树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⑩，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后世，继嗣至今不绝者⑪，有隐行也。

【注释】

①郊望禘尝：古代的几种祭祀名称。郊，祭祀天地；望，祭祀山川；禘，每年夏季举行的祭祀；尝，每年秋季举行的祭祀。这里以四种祭名泛指一年四季的祭祀。本条原连上，现依《校证》据宋本另起。

②道德：《礼记·曲礼上》："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注："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意即通晓外物，掌握事理。

③阴德：暗中施恩惠给别人。阳报：明显的回报。

④隐行：深藏不露的善行，或不曾显露的高尚品行。

⑤龙门：山名，即禹门口，在山西河津西北和陕西韩城县东北。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故名。

⑥伊阙：山名，又名阙塞山，龙门山。因两山相对如阙门，伊水流经其间，故名。

⑦五品不逊：即五伦不顺。五品，即五伦，语出《尚书·尧典》，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准则。又郑玄说："五品，父、母、兄、弟、子也。"逊，顺。

⑧契（xiè谢）：传说中商族的始祖，曾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

⑨后稷：又名弃，古代周族的始祖，曾在尧舜时做农官，教民耕种。

⑩三后：远古帝王称"后"，三后，即三个帝王。历来说法不一，一般指尧、舜、禹，也有指舜、禹、汤或禹、汤、文王的。

⑪继嗣：继承人。

【译文】

圣明的帝王传布德政广施恩惠，不是要向百姓寻求报偿；四时祭祀天地山川，不是要向鬼神寻求报偿。山达到一定的高度，云雨就从那里升起了；水达到一定的深度，蛟龙就在那里出现了；君子达到通晓万物、掌握事理的境地，福运与禄位就属于他了。那暗中施恩行善的人，必定会得到明显的回报；那不愿显露自己而具有高尚品行的人，必定会有显著的名声。古时候，沟渠堤防不曾修整，洪水成为人们的祸害。大禹开凿龙门山，劈开伊阙山，平整土地，治理水患，使百姓能在陆地上安居。那时百姓不相亲爱，五伦不顺，契就教他们懂得君臣之间的礼义，父子之间的亲缘关系，夫妻之间应有的区别，长幼之间应遵循的秩序。那时农田郊野未经修整，百姓的粮食不够吃，后稷就教他们开荒除草，施肥种谷，让百姓家家自给，人人富足。所以尧、舜、禹三王的后代没有不称王的，那是因为祖上积有阴德。西周后来王室衰微，礼义废弃，孔子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主张对后世的

人们进行教导，他的继承人到现在还代代相传不断，那是因为他具有不显露于世的崇高品行。

按：本《淮南子·人间篇》。

【原文】

5·4 《周颂》曰①："丰年多黍多稌②，亦有高廪③，万亿及秭④，为酒为醴⑤，烝畀祖妣⑥，以洽百礼⑦，降福孔偕⑧。"《礼记》曰⑨："上牲损⑩，则用下牲⑪；下牲损，则祭不备物。"以其舛之为不乐也⑫。故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⑬，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荐进。

【注释】

①《周颂》：《诗经》中写西周时宗庙祭祀的乐舞歌词，共三十一篇。以下诗句引自其中《丰年》一篇。又本条原连上，现依《校证》据卢校另起。

②黍：小米。稌（tú途）：稻子。

③廪：粮仓。

④亿：计量单位，周代十万为亿。秭（zǐ子）：同"秭"计量单位，周代十亿为秭。

⑤醴：甜酒。

⑥烝畀祖妣：烝，进献；畀（bì被），给予；祖妣，先祖父，先祖母。

⑦以洽百礼：以成各种礼节。洽，备、成。

⑧降福孔偕：降福很大。孔，甚，很，作副词；偕，是"嘉"、"佳"的假借字，有"大"或"普遍"的意思。

⑨《礼记》：书名，为西汉人戴圣编定，共四十九篇，采自先秦旧

籍。同时人戴德另有《记》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故此书亦称《小戴礼》。以下引文今传两种《礼记》均不载，当属佚文。

⑩上牲：古时作牺牲供祭祀的牛。损：不足。

⑪下牲：古时作牺牲供祭祀的猪。

⑫舛（chuǎn穿上声）：相违背。

⑬索然：流泪的样子。

【译文】

《诗经·周颂》上说："丰年多小米也多糯米，又有高大的粮仓，粮食要用万亿秭来计算。酿造白酒和甜酒，进献给先代祖父母，来完成各种祭礼，祖先会大大降福给我们。"《礼记》上说："作上牲的牛不够，就用猪作下牲；作下牲的猪不够，那么祭祀时就不准备供物。"因为祭祀违背了天意，上天就会不高兴。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好像处在厅堂之上，假如满堂都是饮酒的人，但有一个人独自面向墙角哭泣，那么这满堂的人都会不愉快了。圣人治理天下，就如同处在厅堂之上，如果堂上有一个人不能得到适当的位置，那么孝子也不敢将他的物品进献上来。

【原文】

5·5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①，中流，顾谓吴起曰②："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③，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而右太华④，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⑤，修政不仁，而汤放之⑥。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⑦，常山在其北⑧，大河经其南⑨，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注释】

①魏武侯：见3.2条注①。西河：即今山西与陕西交界处南北流向的一段黄河。

②吴起：见2.7条注⑬。

③彭蠡：见1.7条注⑤。而：字原脱，依《校证》据《太平御览》所引补。下文“而汤放之”句中之“而”字亦同。

④河、济：黄河、济水。太华：山名，在陕西华阴县南十里，即西岳华山。因往西有少华山，故名。

⑤羊肠：古地名，在今山西太原西北九十里，古时以险峻闻名。

⑥放：放逐。

⑦孟门：山名，在太行山东面。一说为古隘道名。太行：山名，在今山西境内。起自河南，经由山西，延至河北，连绵千里。

⑧常山：即北岳恒山，避汉文帝刘恒讳改，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

⑨大河：即黄河。

【译文】

魏武侯渡西河顺流而下，渡了一半，回头对吴起说：“真壮美啊，河山这样的险固！这是魏国最可宝贵的！”吴起回答说：“国家依靠的是德政而不是险要的地形。从前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大泽，不讲求道德仁义，大禹就消灭了他们。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黄河、济水，右有太华山，伊阙山在他南边，羊肠之险在他北边，执政而不讲仁爱，最后商汤就放逐了他。殷纣王的都城，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恒山在他的北边，黄河流经他的南边，执政而不施恩德，于是周武王就诛灭了他。由此看来，国家依靠的是德政而不是险要的地形。假若君王您不搞好德政，那么现在船上的这些人都会变成您的敌人。”魏武侯说：“讲得好！”

按：事见《战国策·魏策》、《史记·吴起列传》、《韩非子》（今本佚，《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引）。

【原文】

5·6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

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①。咸刘厥敌②，使靡有余③，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④，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⑤，无变旧新⑥，惟仁是亲⑦，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⑧，以其仁而有德也。

【注释】

①余胥：也作"储胥"，指房子周围的篱笆。

②咸刘厥敌：全部杀死那些敌人。咸，全部；刘，杀戮；厥，那些。

③使靡有余：使其不留有残余。

④邵公：即召公，见5.1条注④。

⑤田其田：耕种他们的田地，第一个"田"字作动词。

⑥无变旧新：对新人、旧人都不改变态度。《尚书大传》及《淮南子》作"无故无新"。

⑦惟仁是亲：只亲近仁人。

⑧士君子：指有志操和学问的人。

【译文】

周武王战胜了殷纣王，召见姜太公并问他道："将怎么对待殷商的官员和民众呢？"姜太公回答说："我听说喜欢那个人，就兼及他房上的乌鸦；憎恨那个人，就连他房外的篱笆也厌恶。全部杀掉那些敌人，使他们不要留下残余，怎么样？"武王说："不行。"姜太公退出，邵公进来，武王问他："对殷商臣民怎么办？"邵公回答说："有罪的杀掉他，无罪的留他一条活命，怎么样？"武王说："不行。"邵公退出，周公旦进来，武王问他："对殷商遗民怎么办？"周

公说："让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耕种自己的土地，对旧人新人一视同仁，只要是仁德的人就亲近他，老百姓有了罪过，都是国君一人的责任。"周武王说："胸怀真广大啊，天下能够平定了。"大凡君王尊重贤士的原因，是由于他们能兼有仁爱道德。

按：《尚书大传·武成》、《韩诗外传》卷三皆有此文。

【原文】

5·7　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①？"夫仁者，必恕然后行②，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虽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为也。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③。妻子者，以其知营利，以妇人之恩抚之，饰其内情，雕画其伪，孰知其非真？虽当时蒙荣④，然士君子以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邓析⑤，其智非无所识也，然而为圣王所诛者⑥，以无德而苟利也。竖刁、易牙⑦，毁体杀子以干利，卒为贼于齐。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乱生；人臣而仁，国治主荣；明主察焉，宗庙大宁。夫人臣犹贵仁，况于人主乎？故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是以圣王贵德而务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⑧。"

【注释】

①里仁为美：此三句引自《论语·里仁》。大意谓居住的地方要与仁德之人为邻才算美好，否则便算不上有智慧的人。里，居住，作动词。

②恕：对人宽容。孔子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颜渊》。

③妻子：妻子、儿女。

④蒙荣：承受荣耀。

⑤共（gōng工）工：相传为尧的大臣，和驩兜、三苗、鲧并称为四凶，被舜流放到幽州，见《尚书·尧典》。驩（huān欢）兜：唐尧时与共工为非作歹，被舜放逐到崇山。符里：又作史附里，春秋时人，被管仲所杀，事见《荀子》。邓析：春秋时郑人，曾作《竹刑》。《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均称邓析被子产所杀，《左传》定公九年所记则为驷颛所杀。

⑥为圣王所诛：本书卷十五"指武篇"谓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管仲、子产二人不是君王，更不当称圣王，因承上文共工、驩兜被诛事连类而及，故云。

⑦竖刁：自毁其身，为春秋时齐桓公宠爱的宦官。易牙：名巫，春秋时齐人，齐桓公厨师，为取宠桓公，将自己幼子杀死作羹献给齐桓公。

⑧有：与"为"同义。以上四句引自《孟子·梁惠王上》，"有"字正作"为"。

【译文】

孔子说："居住的地方有仁人为最好，选择的住处没有仁人，那怎么能称得上是智者？"仁人，必定是本着待人宽容的原则行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虽然因此能得到高官显位，仁人也不会去做。大仁大义的人爱身边的人并推及到远方的人，如遇有力不从心的事情时，就会牺牲小仁来成全大仁。大仁大义的人，他的恩德遍及天下；小仁小义的人，他的恩惠只停留在妻子儿女身上。只能爱妻子儿女的人，因为他只知道谋私利，用妇人的恩惠来安抚人，就会掩饰他内心的真情，美化他虚伪的行径，谁又知道那不是真的呢？这种人即使当时能享受到荣耀，但有操守有学问的人却认为是最大的耻辱。所以共工、驩兜、符里、邓析这些人，他们的智能并不是什么事也不知道，但是被圣王所诛杀，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德行而又贪图私利。竖刁、易牙，毁坏身体，杀死儿子来谋求私利，最终对齐国造成危害。所

以臣子不仁，篡位弑君的变乱就会发生；臣子是仁人，国家就会得到治理，君主也可安享尊荣；英明的君主察知这个道理，国家就很安宁。那做臣子的还注重仁爱，何况君主呢？所以桀、纣因为不仁而失去天下，商汤、周武王因为积累恩德而享有天下，因此圣明的帝王注重恩德并极力推行它。《孟子》上说：“推行恩德完全能遍及天下，不推行恩德连妻子儿女也不能保全，古代贤人之所以能大大地超过别人，并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善于把他的所作所为推广到四面八方罢了。”

【原文】

5·8　晏子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①：“财不足，请敛于民。”晏子曰：“止。夫乐者上下同之，故天子与天下②，诸侯与境内，自大夫以下各与其僚，无有独乐。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③，是独乐者也，不可。”

【注释】

①家老：春秋时列国卿大夫家中的家臣。

②与天下：意言与天下臣民同乐。“同乐”与下文的“独乐”相对，这是古人所谓“探下文而省”的句式，下面两句的文法与此句同。

③伤：感到痛心。

【译文】

晏婴请齐景公饮酒，命令酒具必须准备新的。家臣说：“钱不够用，请让我向百姓征收。”晏子说：“不行。欢乐应该是上下共同享受的，所以天子与天下的臣民同乐，诸侯与境内的臣民同乐，自大夫以下的人各与自己的僚属同乐，没有独自一人享乐的。现在居上位的人自得其乐，下面的百姓却对这样的耗费感到痛心，这就是那种独自享乐的人，不能这样做。”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5·9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①，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②。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③？"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云：④"靖恭尔位⑤，好是正直⑥，神之听之，介尔景福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山戎氏：我国古代北方一个部族的名称，也叫北戎，居于今河北东部，春秋时与郑、燕等国相接。

②燕君：《史记·燕世家》作"燕庄公"，公元前690年至前658年在位。　逆：迎。

③固：本来。

④《诗》云：以下四句引自《诗经·小雅·小明》。

⑤靖恭尔位：恭敬谨慎地忠于你的职守。靖，敬谨、专一；恭，通"共"，供职。

⑥好是正直：喜好这正道直路。好(hào号)，喜好；是，这样，指代词。

⑦介尔景福：大大赐福给你。介，赐予；景，大。

【译文】

齐桓公向北讨伐山戎，他的进军道路要经过燕国境内，燕庄公出境迎接他。齐桓公问管仲说："诸侯之间相迎，本来就要出境吗？"管仲说："不是天子驾到，就不出境相迎。"齐桓公说："那么是燕君因为害怕齐国而有失礼仪了。我不守正道，才使燕君有失礼仪的。"于是就将燕庄公所到的地方割让给他。各国诸侯知道了这件事，都到齐国来朝贺。《诗经》上说："恭敬谨慎地忠于你的职守，喜好走这正道直路，神灵知道这样的善行，会大大地赐福给你。"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按：本《韩诗外传》卷四。《贾子·春秋篇》、《史记·齐世家》及《燕世家》都载有此事。

【原文】

5·10　景公探爵鷇①，鷇弱，故反之。晏子闻之，不待请而入见。景公汗出惕然②。晏子曰："君胡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贺曰③："吾君有圣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当圣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对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长幼也④。圣君仁爱，禽兽之加焉⑤，而况人乎？此圣王之道也。"

【注释】

①爵鷇：即雀鷇，雏雀。爵（què雀），通"雀"；鷇（kòu扣），待母哺食的幼鸟。

②惕然：惊惧的样子。

③逡（qūn顷）巡：迟疑、徘徊。

④长幼：使幼小的成长。

⑤禽兽之加：同"加之禽兽"。

【译文】

齐景公掏小鸟，小鸟太幼弱，所以又放它回窝。晏婴知道了这件事，不等齐景公召见便进去拜见。齐景公惊怕得浑身出汗。晏婴说："大王您在干什么呢？"齐景公说："我在掏小鸟，小鸟太幼弱了，所以我又放它回去。"晏婴徘徊了一会站到南边面向北拜了又拜祝贺说："大王您有圣王的德行了。"景公说："我伸手到鸟窝掏小鸟，小鸟太幼弱，我才放回它，这合乎圣王的德行是为什么呢？"晏婴回答说："大王您掏小鸟，见小鸟幼弱所以放回它，这就是帮助幼小的成长。大王的仁爱能施加于禽兽的身上，何况

对于百姓呢？这就是圣王的德行啊！”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5·11　景公睹婴儿有乞于途者，公曰：“是无归乎？”晏子对曰：“君存，何为无归？使善之，可立而以闻①。”

【注释】

①立：即刻，很快。

【译文】

齐景公看见有幼儿在路上乞讨的，便说：“这些孩子都无家可归吗？”晏婴回答说：“有大王在，怎么会无家可归？如果您抚养他们，马上可以因此而闻名。”

按：亦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5·12　景公游于寿宫①，睹长年负薪而有饥色②，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婴曰：“臣闻之，乐贤而哀不肖，守国之本也。今君爱老而恩无不逮③，治国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婴曰：“圣王见贤以乐贤，见不肖以哀不肖。今请求老弱之不养，鳏寡之不室者④，论而供秩焉⑤。”景公曰：“诺。”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

【注释】

①寿宫：春秋时齐国的离宫（即古代供帝王游乐的宫殿）。

②长（zhǎng涨）年：老年人。

③逮（dài代）：及。

④鳏寡：男子无妻叫鳏（guān官）；女子无夫叫寡。不室：没有家室。
⑤论：同“伦”，秩序，等级。秩：俸禄，这里指生活用度。

【译文】

齐景公在寿宫游玩，看见有老年人背着柴并面有饥色，齐景公很悲伤，他长叹一声说：“命令官府供养他们。”晏婴说：“我听说：喜爱有才德的人而哀怜不才的人，这是守国的根本。现在大王哀怜老人并且恩惠无所不及，这是治国的根本。”齐景公面带喜色地笑了。晏婴说：“圣明的帝王见到贤人就喜欢他们，见到不才的人就哀怜他们。现在我请求对没人供养的年老病弱之人，没有家室的鳏夫寡妇，分别不同的等级供给他们的生活用度。”齐景公说：“好吧。”于是，年老病弱的人都有国家供养，鳏夫寡妇都有了安身之处。

按：亦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5·13　桓公之平陵①，见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②，公问其故。对曰：“吾有子九人，家贫无以妻之③，吾使佣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④。管仲入见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对曰：“公待所见而施惠焉，则齐国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国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注释】

①平陵：春秋时齐邑，故址在今山东历城县东。
②家人：等于说“人家”，指平民之家。自养：自己养活自己，这里指自己生火做饭。
③妻之：给他们娶妻。“妻”在此作动词娶妻，下文“妻之”与此同。
④外御：疑指君王非贴身的侍女。

【译文】

齐桓公到平陵城去，看见民家有一个年纪很老的人却自己烧火做饭。齐桓公问他为什么会这样。那老人回答说："我有九个儿子，家里很穷不能给他们娶妻。我让他们出去帮人做工还没有回来。"齐桓公让非贴身的侍女五人嫁给老人的儿子为妻。管仲进宫拜见说："大王所施的恩惠，岂不太小了吗！"齐桓公问道："为什么呢？"管仲回答说："大王要等自己见到的人才施恩惠给他们，那么齐国有妻室的人就太少了。"齐桓公问："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命令国内的男子到了二十岁就娶妻成家，女子到十五岁就出嫁。"

按：此文系今本《管子》佚文，又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原文】

5·14　孝宣皇帝初即位①，守廷尉史路温舒②，上书言尚德缓刑，其词曰："陛下初即至尊，与天合符③，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统，涤烦文④，除民疾，存亡继绝⑤，以应天德⑥，天下幸甚。臣闻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吏是也⑦。昔秦之时，灭文学⑧，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谓之诽谤，谒过谓之妖言⑨。故盛服先生⑩，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内赖陛下厚恩，无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妇，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天下之命⑪，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⑫。'今治狱吏则不

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⑬，平者多后患⑭。故治狱吏，皆欲入死⑮。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⑯；大辟之计⑰，岁以万数。此圣人所以伤，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⑱，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诬词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⑲，则锻炼而周内之⑳；盖奏当之成㉑，虽皋陶听之㉒，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成练之者众㉓，而文致之罪明也㉔。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无极，偷为一切㉕，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剖木为吏，期不可对㉖。'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政，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臣所谓一尚存也。臣闻乌鷇之卵不毁㉗，而后凤皇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传》曰㉘：'山薮藏疾㉙，川泽纳污，国君含垢㉚，天之道也。'臣昧死上闻㉛，愿陛下察诽谤，听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㉜，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㉝，省法制，宽刑罚，以废烦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福履和乐㉞，与天地无极，天下幸甚。"书奏，皇帝善之，后卒为临淮太守㉟。

【注释】

①孝宣皇帝：西汉宣帝刘询，字次卿，公元前74年至前49年在位。在位时好刑名之术，重视吏治。

②史：原作“吏”，据《汉书》改。路温舒：西汉鉅鹿人，字长君，年轻时为狱吏，汉昭帝时代理廷尉史。守：署理，代理。官阶低的人任高官叫做守。廷尉史：官名，秦朝始置，汉景帝时改为大理，汉武帝时复称廷尉。掌刑狱，为九卿之一。

③合符：古代以竹木或金石为信符，上写文字，一剖为二，各执其一，合之为证。后来用指事物彼此相合叫合符或符合。

④涤烦文：清除烦琐的仪式与法规。

⑤存亡继绝：使灭亡之国恢复，断绝之嗣继续。

⑥德：《汉书》、《汉纪》均作“意”，《校证》认为“意”与“德”字的异体（悳）形近致误，其说可从。

⑦治狱吏：管理刑案监狱的官吏。

⑧文学：文献经典。

⑨谒过：劝止过失。

⑩盛服：衣冠整齐，借指行为端正，先生：原误“先王”，据《校证》引《汉书》改。

⑪命：命脉、要害。

⑫不经：不合于常规。此二句见《尚书·大禹谟》，又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⑬深者：严刻吹求的人。

⑭平者：公平正直的人。

⑮入死：陷人死罪。

⑯比肩：并肩，一个挨着一个。

⑰大辟：死刑之一，砍头。

⑱捶楚：杖刑，用木棍或木板打人。

⑲恐却：怕退回，怕驳回不被批准。

⑳锻炼：坐实罪名。周内：使罪状周密而无遗漏。“内”同“纳”，引申为罗织罪名，故入人罪。

㉑奏当：审案完毕向皇帝请示判决。当，犹言“断”。

㉒皋陶（gāo高yáo摇）：传说中为舜时掌管刑法的大臣。

㉓成练：已经罗织：锻炼成罪名。

㉔文（wèn问）致：舞文弄法，陷人入罪。

㉕偷：苟且，随便地。

㉖期不可对：以上四句俗语《汉纪》作“画地为狱，誓不入；刻木为

吏，议不对。”司马迁《报任安书》中引作：“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于义均较长。议：谋虑，商议。期：希望。

㉗瞉：见5·10条注①。

㉘《传》曰：指《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载伯宗的这几句话。

㉙山薮：山深林密之地。

㉚含垢：指国君应当具有包含容忍污垢的器量。

㉛昧死：冒死，不避死罪。

㉜箴谏：规劝，告诫。

㉝遵：《汉书》作“尊”，二字音义可通用。

㉞福：《汉书》作“永”，于义为长。

㉟临淮：郡名，西汉置，东汉废。旧址在今安徽盱眙县。

【译文】

西汉宣帝刘询刚即位时，代理廷尉史路温舒上书陈说崇尚德政宽缓刑罚的道理。书上写道：“皇上初登帝位，与天象符合，应该改正前朝的失误，端正刚承受的道统，清除烦琐的仪式与法规，解除百姓的疾苦，恢复灭亡的侯国，使断嗣的世卿能接续下去，以此来顺应上天的意旨，天下的臣民都会感到很幸运。我听说从前秦朝有十种过失，其中有一种到现在还存在，这就是治理刑狱的官吏。过去在秦朝时，毁灭文献经典，喜好武功勇力，贱视仁人义士，看重治理刑狱的官吏；正直的言论被视为诽谤，陈告过失的言论被称为妖言。因此正人君子在社会上不被信用，忠诚善良的恳切言论，只好积郁在胸中；称誉阿谀的声音，每天都灌满了君王的耳朵；虚假的赞美迷了心窍，现实的灾祸被隐蔽起来，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现在天下依仗皇上的厚恩，没有战争的危险和饥寒的灾患，父子夫妇努力安家立业，天下的臣民感到很是幸运。但是太平还不能普及天下，原因就在于刑狱扰乱了它。刑狱是天下最大的要害，被处死的人不能再活过来，砍断头的人不能再把头接上。《尚书》上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愿违犯常规。’现在治理狱案的官吏却不是那样，他们上下互相追逐，把苛刻当作明察，严刻吹求的人获得公正的名声，公平

正直的人反而多有后患。所以治理狱案的官吏，都想置人于死罪，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憎恨别人，而是因为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将犯人处死。因此死人的鲜血，在市街上到处流淌；判刑的囚徒一个挨着一个地站着；那被杀头的犯人，每年要以万数计；这就是圣明帝王感到哀痛的原因，太平不能普及天下也全是因为这个缘故。人的常情是社会安定就乐意活着，痛苦就希望死去，在严刑拷打之下，要什么样的口供会得不到呢！因为犯人不能忍受杖刑的痛楚，就会虚构不实之词来交给你；办案的官吏认为这样有利，就诱使犯人去认定那些假案；上奏之后又怕被驳回，就罗织罪名并尽量坐实它；凡是审理完毕已经皇帝批准的案件，即使让皋陶来重新审理，也会认为案犯死有余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锻炼人成罪的狱吏很多，文书上罗织人的罪名又十分明白。因此狱吏专门严峻刻薄残害人而又没有止尽，一切案件都苟且、随意办理，不管是否危害国家，这是世间的大害啊！所以俗话说：'在地上画个界限当作牢狱，也务必不能进去；用木头刻个狱吏，也不要与他对答。'这些都是痛恨狱吏的不正之风而发出的悲痛的言辞啊。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什么比刑狱更严重了；败坏法令，扰乱国政，离间亲人，堵塞贤路，没有比治狱官吏更厉害的了。这就是我所说的至今还存在的秦朝的一大过失。我听说雀鸟的蛋不毁坏它，才有凤凰成群地飞来，诽谤的罪过不杀头，才有中肯的意见进献。所以《左传》上说：'深山密林会包藏疾病，河流湖泊会容纳污秽，国君要能宽容包含一些不清不白的事，这是自然的规律。'愿皇上能明察什么是诽谤，倾听忠直恳切的言论，让天下的人说话，广开进谏的道路，改正秦朝的这一过失。尊崇周文王、武王的美德，减少法令规章，放宽刑罚，废除烦琐的狱案，那么太平盛世的风尚，就能在社会上兴起，天下将永远趋于和睦安乐，国运将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所有臣民都会深感幸运。"书上奏给的皇帝后，皇帝认为写得很好。后来路温舒终于做到临淮太守。

按：《汉书·路温舒传》、《汉纪》都载有此事，但各有取

舍。此文除缺首段外，其余部分均比上二书详细。

【原文】

5·15 晋平公春筑台①，叔向曰②："不可。古者圣王贵德而务施，缓刑辟而趋民时③。今春筑台，是夺民时也。夫德不施则民不归，刑不缓则百姓愁。使不归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夺其时，是重竭也④。夫牧百姓，养育之而重竭之，岂所以定命安存⑤，而称为人君于后世哉？"平公曰："善。"乃罢台役。

【注释】

①晋平公：名彪，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557年至前532年在位。

②叔向：姓羊舌，名肸，字叔向，后以字为姓。春秋时晋国羊舌大夫之后，晋平公时为大夫。

③刑辟（bì避）：刑法。趋民时：犹言"使民以时"。趋（cù促），驱使。

④竭：竭尽民力，引申为压榨的意思。

⑤定命安存：使天命稳定不移，使现存的百姓安居。

【译文】

晋平公在春季修筑亭台，叔向说："不行。古代的圣王注重德政并极力施行，宽缓刑罚并按时驱使百姓。现在春季修筑亭台，这就是耽误农时。如果德政不施行，那么民心就不会归顺；刑罚不宽缓，百姓就会愁怨；驱使内心没有归顺的人民，役使愁苦怨恨的百姓，而且又耽误他们的农时，这就是重重地压榨他们。统治百姓，应该养育他们却重重地压榨他们，怎能用这样的手段来稳定天命安抚百姓，使后世称誉自己不愧为国君呢？"晋平公说："好。"于是就停止了修筑亭台的劳役。

【原文】

5·16　赵简子春筑台于邯郸，天雨而不息，谓左右曰："可无趋种乎①？"尹铎对曰②："公事急，措种而悬之台③，夫虽欲趋种，不能得也。"简子惕然，乃释台罢役，曰："我以台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为台故，知吾之爱也。"

【注释】

①趋种：催促下种。趋（cù促），同"促"。

②尹铎：春秋时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

③悬：牵挂，挂念。

【译文】

赵简子春季在邯郸修筑亭台，天上不停地下雨。他对身边的人说："该催促下种了吧？"尹铎对他说："公事太急迫，安排下种又挂念筑台，即使要催促下种，也不能办到。"赵简子听了这番话警醒过来，于是就停止筑台罢免劳役，说："我把筑台当作急事，不如百姓播种那样紧急。百姓会因为我放弃筑台的原故，知道我对他们的仁爱。"

【原文】

5·17　中行献子将伐郑①，范文子曰②："不可。得志于郑，诸侯仇我，忧必滋长。"郤至又曰③："得郑，是兼国也④，兼国则王，王者固多忧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故无忧。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忧。今子见无土而欲富者乐乎哉？"

【注释】

①中行献子：即荀偃，字伯游，中行献子是他卒后的谥号。案，据

《左传》、《国语》的记载，公元前575年，晋厉公伐郑，当时荀偃为上军副帅，不可能以主帅的身份伐郑。

②范文子：名士燮，卒谥文子，晋景公时为大夫，晋厉公伐郑时为中军副帅。

③郤（xì戏）至：晋景公时为温大夫，又称温季。晋厉公伐郑时任新军副帅。

④兼国：吞并别的国家。

【译文】

中行献子将要攻打郑国，范文子说："不能这样。如果对郑用兵取胜，各诸侯国都会把我国当成仇敌，忧患必然滋长。"郤至又说："得到郑国，这就是兼并别国，兼并别国就可以称王，称王的难道有很多忧患吗？"范文子说："称王的人应使他的德泽盛大并使远方百姓归顺，所以才没有忧患。现在我们德泽不足，却有帝王的战功，所以多忧患。现在你见过没有土地却想富贵的人能够安乐吗？"

按：本《国语·晋语》。

【原文】

5·18 季康子谓子游曰①："仁者爱人乎？"子游曰："然。""人亦爱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郑子产死②，郑人丈夫舍玦珮③，妇人舍珠珥④，夫妇巷哭，三月不闻竽瑟之声⑤。仲尼之死，吾不闻鲁之爱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产之与夫子，其犹浸水之与天雨乎⑥！浸水所及则生，不及则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时雨，既以生，莫爱其赐。故曰：譬子产之与夫子也，犹浸水之与天雨乎？"

【注释】

①季康子：姓季孙，名肥，春秋时鲁国宰相，“康”是他的谥号。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的弟子。仕鲁，曾为武城宰。

②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郑国贵族子国之子，名侨，字子产，一字子美，郑简公时为卿，历仕郑定公、献公、声公王朝。时晋楚两国争霸，郑国弱小，处于两强之间，子产为相，从中周旋，得保郑国无事。子产死，孔子称为古之遗爱。

③玦珮：玦（jué决），开缺口的玉环；珮，玉佩，玉饰。

④珠珥：珍珠耳饰。

⑤竽瑟：古代两种乐器，竽为吹奏的管乐器，瑟为弹奏的弦乐器。这里泛指一切器乐之乐。

⑥浸水：沟渠中的水。

【译文】

季康子问子游说：“仁慈的人对人亲爱吗？”子游说：“那当然。”季康子又问：“别人也爱他吗？”子游说：“那当然。”季康子说：“郑国子产死后，郑国的男子不佩玉饰，女子不戴珠环，夫妇相聚在里巷中哭泣，三个月都听不到欢乐的器乐声。孔子死后，我没有听到鲁国人像这样爱孔子，是为什么呢？”子游说：“拿子产与孔子相比，那不正像沟渠的水与天降的雨水吗？沟渠的水所到的地方禾苗就能存活，它浇灌不到的地方禾苗就会干死。然而百姓的生存，必须依靠及时雨，但能够生存以后，就不再喜欢上天赐与的雨水了。因此说：拿子产与孔子相比，不正像沟渠的水与天降的雨水一样吗？”

【原文】

5·19　中行穆子围鼓①，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许。军吏曰：“师徒不勤而得城②，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我独奚好焉？赏其所甚恶，是失赏也，若所好何？若不赏，是失信也，奚以示

民？”鼓人又请降，使人视之，其民尚有食也，不听。鼓人告食尽力竭，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注释】

①中行穆子：姓荀，名吴，荀偃之子。中行穆子是他的谥号。春秋时为晋平公的大夫。晋昭公五年（公元前527年），荀吴率军攻鲜虞，围鼓，三月后占取。鼓：春秋时北方一部族国名，祁姓，子爵，属白狄的一支，后为晋所灭。其地在今河北晋县。

②师徒：兵士。而：原脱，据《校证》依《左传》、《国语》补。

【译文】

中行穆子率军包围了鼓国，鼓国有人前来献城归降，中行穆子不同意。军吏们说：“兵士不受辛苦就可以得到城池，为什么不接受呢？”中行穆子说：“如果有人要以我们的城池反叛，那是我特别痛恨的；现在有人要以献城来投降，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喜欢呢？奖赏自己特别痛恨的人，这就是奖赏失当，对自己所喜好的人又怎么办呢？如果不奖赏，这就是失信，用什么来给百姓做表率？”鼓国人又请求投降，中行穆子派人察看情况，见鼓国人还有吃的，便不答应他们投降。后来鼓国人告诉说食物已经吃光，力量也已用尽了，然后才接受了鼓国人的投降。战胜鼓国后凯旋回师，没有杀戮一个人。

按：事见《左传》昭公十五年，《国语·晋语》、《淮南子·人间训》。此文与《左传》略同。

【原文】

5·20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①，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

施而不腐余财者②，圣人也。今圣人之赐，可无祭乎？”

【注释】

①强：坚决，这里指心意恳切。

②务施：致力于施舍。

【译文】

孔子到楚国去，有个打鱼的人很恳切地献鱼给他，孔子不接受。献鱼的人说：“天气炎热，远离市场，卖它又没人买，本想要丢弃它，不如将它献给先生。”孔子拜了两拜后才接受。他让学生们清扫住地，准备祭拜这条鱼。他的学生说：“别人打算丢弃它，现在您却要祭拜它，为什么呢？”孔子说：“我听说过，致力于施舍而不毁坏多余财物的人，就是圣人。今天接受了圣人的赐予，难道不应该祭拜吗？”

按：《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

【原文】

5·21　郑伐宋①，宋人将与战，华元杀羊食士②，其御羊斟不与焉③。及战，曰：“畴昔之羊羹，子为政④，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华元驰入郑师，宋人败绩⑤。

【注释】

①郑伐宋：公元前607年，郑国奉楚国之命攻宋，事见《左传》宣公二年。

②华（huà化）元：春秋时宋国大夫，华督曾孙，历仕宋文公、共公、平公三朝，执政四十年。

③羊斟：又名叔牂，为华元车夫。

④为政：等于说掌权。

⑤败绩：军队溃败。

【译文】

郑国进攻宋国，宋国准备抵抗。华元宰羊犒劳士卒，为他驾车的羊斟却不在犒赏之列。到了交战的时候，羊斟说："先前的羊肉羹，由你作主，今天的战事，由我作主！"于是驱车与华元一起奔入郑国军队之中，宋军溃败。

按：事见《左传》宣公二年，《吕氏春秋察微篇》、《史记·郑世家》。

【原文】

5·22 楚王问庄辛曰①："君子之行奈何？"庄辛对曰："居不为垣墙，人莫能毁伤，行不从周卫②，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复问："君子之富奈何？"对曰："君子之富，假贷人，不德也③，不责也。其食饮人④，不使也，不役也。亲戚爱之，众人善之⑤，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寿乐而不伤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注释】

①楚王：《后汉书》作"楚顷襄王。"楚顷襄王，名横，公元前298年至前263年在位。 庄辛：战国时楚人，楚顷襄王时为大夫，预知楚国有危难，避居赵国。后楚顷襄王流亡于成阳，召庄辛，封为阳陵君，事见《战国策·楚策》。

②从周卫：侍从环绕保护。从，侍从。

③不德：不感恩戴德。

④其食饮人：供给别人饮食。

⑤善之：称赞他好。原作"喜"，依《校证》据《后汉书》等改。

【译文】

楚顷襄王问庄辛说："君子的行为怎么样？"庄辛回答说："居

住的地方不修院墙，没有人能毁伤他；外出不要随从环绕保护，没有人能残害他；这就是君子的行为。”楚顷襄王又问：“君子如富有将怎么样？”庄辛回答说：“君子如富有，借贷给别人，别人不感恩，也不责怪别人，供给别人吃喝，不驱使别人，也不劳役别人。亲戚敬爱他，众人称赞他，不才的人侍奉他，都希望他长寿欢乐而不被祸患所伤害，这就是君子的富有。”楚顷襄王说：“讲得好。”

按：《后汉书·樊宏传论》、《渚宫旧事》卷三用此文。

【原文】

5·23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①，东海下邳人也②。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③，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离文法者④，于公所决，皆不敢隐情。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⑤，命曰于公祠。东海有孝妇⑥，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久累丁壮奈何⑦？”其后，母自经死⑧。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⑨。”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⑩，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⑪。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⑫。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驷马车。”及子，封为西平侯。

【注释】

①于定国：字曼倩，西汉宣帝时人。少年时从父学法。父死后作狱吏，为人谦恭，重经术，后为廷尉，丞相，封西平侯。

②东海下邳：东海郡下邳县。东海郡，秦置，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下邳（pī批），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

③决曹掾：决曹，为西汉治狱官；掾（yuàn院），决曹官的副佐。《汉书》作“郡决曹”，案下文于公与太守争，则于公当时已由县狱吏升为郡吏了。

④离文法：触犯法网。离，通“罹”，遭遇；文法，法令条文。

⑤生立祠：人活着就建立的祭祠。

⑥孝妇：名不详。《搜神记》：“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

⑦久累丁壮：长久地拖累年轻人。“久”，原脱此字，依《校证》据《汉书》补；丁壮，指孝妇，因其年轻，故云。

⑧母：指姑，即孝妇之婆母，下文“母女”之“母”同此。

⑨孝妇杀我母：《校证》以为“孝”字涉上下文而衍。

⑩毒治：毒刑拷打治罪。

⑪具狱：等于说定案。

⑫辞疾去吏：假称有病而辞去官职。

【译文】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是东海郡下邳县人。他的父亲被称为“于公”。于公曾作过县里的狱吏，后又升为郡里的狱官副佐。他断案执法公正，从未有过被冤枉的。郡中触犯法网的人，经于公判决的，都不敢隐瞒真情。东海郡中百姓在于公活着时就为他建立了生祠，名叫“于公祠”。东海郡有个孝妇，没有子女，年轻时就守寡，侍奉她的婆母特别恭谨。她的婆母想要她改嫁，她始终不肯答应。她的婆母告诉邻人说：“这孝顺媳妇侍奉我很是恭谨，我哀怜她没有子女，守寡的日子很久了，我年纪老了，怎么能长久地拖累年轻人呢？”后来，她的婆母自己吊死了。婆母的女儿告到官府说：“这个女人杀了我母亲。”官府逮捕了孝妇，孝妇辩解说她没有杀死婆母，办案的官吏企图用毒刑拷打治罪，孝妇自己被

迫招认了假罪名。定案后报送上级官府。于公认为孝妇侍奉婆母十年并以孝敬闻名，这就证明她不会杀死婆母。太守不听他的意见，于公多次争辩都不能改变太守的意见，于是他就借病辞去官职。太守后来终于杀了孝妇。此后，郡中枯旱三年。后任太守到此，卜卦寻问枯旱的原因，于公说："孝妇不应当处死，前任太守强行杀死了她，灾祸的原因应当就在这里。"于是新任太守就杀牛为牲去祭奠孝妇的坟墓，太守以下的官吏都亲自到坟前祭奠。天上即刻降下了大雨，当年五谷丰登。郡中的人因此更加敬重于公。于公修建房屋住宅，对工匠说："替我把门修造得高高大大的，我判案从未有过冤案，我的后代一定有受封赏的人，要让高车驷马都能通过。"到了他的儿子于定国，果真被封为西平侯。

按：《汉书·于定国传》、《搜神记》都用此文。

【原文】

5·24　孟简子相梁并卫①，有罪而走齐，管仲迎而问之②，曰："吾子相梁并卫之时，门下使者几何人矣③？"孟简子曰："门下使者有三千余人。"管仲曰："今与几何人来？"对曰："臣与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对曰："其一人父死无以葬，我为葬之；一人母死无以葬，亦为葬之；一人兄有狱④，我为出之⑤。是以得三人来。"管仲上车曰："嗟兹乎！我穷必矣！吾不能以春风风人⑥，吾不能以夏雨雨人⑦，吾穷必矣！"

【注释】

①孟简子：疑为孟尝君田文。田文原为战国时"四大公子"之一，有食客三千人，先为齐相，号"孟尝君。"因齐湣王忌之，乃奔魏国，魏昭王任他为相。后被召回，谢病归封薛邑。　梁并卫：梁，即战国时魏国。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也称作梁，魏惠王

亦称梁惠王。　并卫，兼并卫国，魏灭卫在公元前254年，其时孟尝君田文为魏相，故疑孟简子与田文为同一人。

②管仲迎而问之：管仲为春秋时齐桓公大夫，魏灭卫乃战国事，管仲与孟简子不是同时代的人，此文时代窜乱，当出附益。

③使者：原为受命出使的人，这里指门客。

④有狱：指有狱讼，即犯案有罪。

⑤出之：指出其罪，即为他开脱罪责。

⑥春风风人：等于说“春风吹人”，后一“风”字作动词。

⑦夏雨雨人：等于说“夏雨淋人”，后一“雨”字作动词。此句与上句都是比喻广泛地施恩惠给别人。

【译文】

孟简子做魏国国相时兼并了卫国，后又因为有了罪过而逃跑到齐国。管仲迎接他并问他说：“你做魏国国相兼并卫国时，家中的门客有多少人呢？”孟简子说：“家中门客有三千多人。”管仲问：“现在有几个人与你同来？”孟简子回答说：“我与三个人同来。”管仲问：“这是些什么人呢？”孟简子回答说：“其中一人父亲死了无力安葬，我替他安埋了；另一人母亲死了无力安葬，我也替他安埋了；还有一个人的兄长犯了罪，我为他开脱了罪责。因此才有这三人同来。”管仲上车说：“哎，由此看来，我一定会遭受困厄了！我不能像春风那样吹拂人，也不能像夏雨那样浇淋人，我必定会遭受困厄了！”

【原文】

5·25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①，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②？

【注释】

①善其德：使自己品德良好。善，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即“使……善”。

②居：指居于上位。也：读作耶。

【译文】

大约人的本性，没有不愿意使自己的品德良好的，但是不能使自己具有良好品德的原因，是由于私利败坏了它。所以品德高尚的人认为谈名利是可羞耻的。对谈名利都会感到羞耻，何况处于上位却追求私利呢？

按：本《春秋繁露·玉英篇》。

【原文】

5·26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赙求金于诸侯①，《春秋》讥之②。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③，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④，下之为恶尚不可止。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⑤，而行八佾⑥，以此化于国人，国人安得不解于义⑦？解于义而纵其欲，则灾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书螟⑧，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

【注释】

①周天子：《春秋》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97)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是年周桓王死，庄王佗立。又《春秋》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毛伯来求金。"是年周天子为周顷王壬臣。这句中的"周天子"当是泛指，将周大夫家父、毛伯求车，求金相距八十年的两件事合而为一，也是为了概言周天子好利。赙（fù富）：原意为以财物助丧事，这里泛指财物。原本无"求赙"二字，今据《校证》补正。

②《春秋》讥之：《公羊传》文公九年："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金非礼也。"意谓《春秋》之所以专门记载此事，是为了讥刺周天

子非礼。

③鄙：卑鄙。

④道：通“导”，引导。

⑤隐公：指鲁隐公息姑，春秋初期鲁国国君，公元前722年至前712年在位。自渔济上：自己在济水河上捕鱼。

⑥八佾：古代天子专用的乐舞。佾（yì异），舞列。此指鲁隐公僭用天子才能举用的八队舞乐。

⑦解：与“懈”通，松懈、疲怠。

⑧始书螟：开始记载螟灾。《校证》引俞樾曰：“隐公元年不书螟，书螟事见隐五年，则此‘元年’是‘五年’之误。”

【译文】

周天子曾派家父、毛伯向诸侯索取财物金钱，《春秋》书上讥讽了这种行为。所以说天子好利，那么诸侯就贪婪；诸侯贪婪，那么大夫就鄙吝；大夫鄙吝，那么平民就会盗窃。在上的人影响在下的人，好像那风吹草伏一样。因此作国君的人，应该明白重视德行轻视私利的道理，并以此来引导臣民，就是这样，臣民做坏事还不一定能禁止。现在鲁隐公为贪图私利亲自到济水上去捕鱼，并且还僭用天子才能举用的八队乐舞，用这些行为来教化国内的百姓，百姓怎能不对正确的原则感到懈怠呢？对正确的原则感到懈怠，却放纵自己的私欲，那么灾害就会发生，臣民就会变得邪僻了！所以隐公元年就开始记载螟灾，这就意味着灾祸将要发生，国家将要动乱，如此等等。

按：鲁隐公捕鱼等事在“周天子求赙求金”之前，此文以前事证后事于理不通，亦属时代错乱。

【原文】

5·27　孙卿曰①：“夫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②，然乃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离散，亲戚被戮，然乃为之，是

忘其亲也。君上之所致恶，刑罚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兽犹知近父母，不忘其亲也。人而下忘其身③，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不若禽兽之仁也。凡斗者，皆自以为是，而以他人为非。已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与小人相贼害，是人所谓以狐白补犬羊④，身涂其炭⑤，岂不过甚矣哉！以为智乎？则愚莫大焉。以为利乎？则害莫大焉。以为荣乎？则辱莫大焉。人之有斗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则不可。面目人也⑥，而好恶多同，人之斗，诚愚惑失道者也。《诗》云⑦：'式号式呼⑧，俾昼作夜⑨。'言斗行也。"

【注释】

①孙卿：即荀况，又称荀卿或孙卿。战国时赵人，初游学于齐，三为稷下祭酒，后为楚兰陵令，著有《荀子》三十二篇。

②斗：此"斗"与上下文争斗之"斗"含意不同，为"构成"之意。《荀子·荣辱》此句作："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

③下：此字原脱，依《校证》据上下文例补。

④狐白：狐狸腋下白色毛皮，极珍贵。

⑤身塗其炭：身上用炭灰涂抹。塗同"涂"。

⑥面目人也：从人的外表看来。

⑦《诗》云：以下引自《诗经·大雅·荡》。

⑧式：同"乃"，语助词。

⑨俾（bǐ比）：使。

【译文】

荀况说："那争斗的人，忘记了他自身，忘记了他的父母亲，忘记了他的国君。为了逞一时的气忿，会造成终身的祸患，但

还要这样做，这就是忘记了他自身。使家庭离散，亲属被杀害，但还要这样做，这就是忘记了他的父母亲。君王表示憎恨的事，是刑罚极力禁止的，但还要去触犯它，这就是忘记了他的国君。那禽兽还知道亲近父母，不忘记它们的血亲。做人却在下忘记自身，对内忘记他的父母亲，对上忘记他的国君，这还不如禽兽的仁爱。大凡好争斗的人，都自以为正确，而认为别人不对。如果自己真的正确，别人真的不对，那么自己就是君子而对方就是小人。作君子却与小人互相残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用珍贵的狐腋白皮来补缀狗皮、羊皮，用炭灰涂抹身体，难道不是很大的过错吗！认为这是聪明吗？那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认为这是有利吗？那害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认为这是荣耀吗？那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人们之间有争斗是为什么呢？把他们比作狂乱昏惑的病人吗？那又不行。从面貌看都是一样的人，好恶又大多相同，人们的争斗，那真是愚蠢迷惑而失去了正道的结果。《诗》上说：'狂呼乱叫，把白天当作黑夜。'说的就是好斗的行为啊！"

按：本《荀子·荣辱篇》。

【原文】

5·28 子路持剑，孔子问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吾者固以善之①，不善吾者固以自卫。"孔子曰："君子以忠为质②，以仁为卫③，不出环堵之内，而闻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围④，何必持剑乎？"子路曰："由也请摄齐以事先生矣⑤。"

【注释】

①吾：此句与下句两"吾"字，原作"古"字，于文意实不通。《校证》引卢文弨校语及《韩诗外传》卷九载子路语："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以为当改"古"为"吾"。今据改。

②质：本质，禀性。

③卫：防卫、保卫。

④圉（yǔ玉）：通“御”，防御。原本作“围”，现据《校正》改。

⑤摄齐：古代的人穿长袍，升堂时要提起衣摆，防止跌倒，且表示恭敬有礼。这里指为拜师而致敬。

【译文】

子路拿着宝剑，孔子问他：“仲由，怎么使用这东西呢？”子路说：“对我友好的，当然要以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他；对我不友好的，当然用它来自卫。”孔子说：“君子以忠诚为本性，以仁爱为防卫，不出院墙之内，却闻名千里之外。对不友好的人要用忠诚来感化他，对盗贼的残暴要用仁爱作防御，何必拿着宝剑呢？”子路说：“我请求拜在先生的门下来跟先生学习。”

按：《孔子家语·好生篇》用此文。

【原文】

5·29　乐羊为魏将以攻中山①。其子在中山，中山县其子示乐羊②，乐羊不为衰志③，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羹④，乐羊食之尽一杯。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其战，果下之。遂为文侯开地。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孟孙猎得麑⑤，使秦西巴持归⑥，其母随而鸣，秦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为太子傅⑦。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太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将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注释】

①中山：古国名，春秋末年鲜虞人所建。公元前406年曾为魏国所破，

公元前296年又为赵国所灭。

②县：后来写作"悬"，两字同。

③衰志：使斗志衰落。

④羹：原脱此字，现依《校证》据《韩非子》、《战国策·魏策》补。

⑤孟孙：复姓，鲁桓公之子庆父之后，后为魏国大夫。麑（ní泥）：幼鹿。

⑥秦西巴：孟孙氏家臣，生平未详。

⑦太子傅：春秋战国时辅导太子的官。但孟孙为魏国大夫，其子不得称为太子。或当时统治者各阶层的长子也都称为太子。西汉以后，皇帝立为嗣君的嫡长子始正式称太子。

【译文】

乐羊做了魏国将军并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当时在中山国，中山国的人便把他的儿子吊起来给他看，但乐羊并不因此使斗志衰落，攻得更加猛烈。中山国便煮死了他的儿子，还把肉羹送给他，乐羊吃完了一碗肉羹。中山国的人见乐羊对魏国如此忠诚，不忍心与他交战，结果中山国被攻占。乐羊终于为魏文侯开拓了国土。魏文侯虽然奖赏了乐羊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忠心。孟孙氏打猎获得一只幼鹿，派家臣秦西巴带回去。那母鹿跟随着秦西巴不停地哀鸣，秦西巴不忍心便放了幼鹿，让它随母而去。孟孙氏发怒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召回秦西巴，让他作辅导长子的官。孟孙氏左右的人问："那秦西巴曾对您有罪过，现在让他作长子的师傅，是为什么呢？"孟孙氏说："他对一个幼鹿都不忍心，又怎么会对我的儿子忍心呢？"所以说：奸巧欺诈反不如笨拙诚实。乐羊因为有功却被怀疑，秦西巴因为有罪却更被信用，原因在于仁爱与不仁爱啊！

按：事见《韩非子·说林上篇》、《淮南子·人间训》。乐羊事又见《战国策·魏策》与《中山策》。

【原文】

5·30　智伯还自卫①，三卿燕于蓝台②。智襄子戏韩

康子而侮段规③。智果闻之④，谏曰："主弗备难，难必至。"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异于是。夫郤氏有车辕之难⑤，赵有孟姬之谗⑥，栾有叔祈之诉⑦，范、中行有函冶之难⑧，皆主之所知也。《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⑨'《周书》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⑩'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谋而愧人君相⑪，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惧！蚋蚁蜂虿⑫，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听，自是五年而有晋阳之难⑬，段规反而杀智伯于师，遂灭智氏。

【注释】

①智伯：即知伯，本名荀瑶，春秋时晋国大夫，卒谥智襄子。还自卫："自卫还"的倒装句式。

②三卿：指智伯、韩康子、段规三人。当时三人皆为晋国上卿。燕：通"宴"。蓝台：台阁名，游乐之所。

③韩康子：即韩虎，晋大夫，卒谥"康"。段规：战国时韩人，为韩康子的家臣。

④智果：春秋时晋大夫，原为智氏族人，因谏智申不立智伯，不听，便归别族为辅氏，又称辅果。到智氏亡，智果未受害。

⑤郤氏：春秋时晋公族大夫食采于郤（xì戏），故以邑为氏。车辕之难：公元前574年，晋厉公要除去郤氏大夫的势力，便派人将三郤（郤犨、郤至、郤锜）杀死在车上。事见《左传》成公十七年。

⑥赵有孟姬之谗：孟姬，应为赵庄姬，原为晋成公之姐（一说其女），嫁给赵盾之子赵朔。赵盾弟赵婴与庄姬私通，公元前586年，赵同、赵括放逐赵婴，庄姬忌恨这二人，便诬陷他们将作乱。栾、郤二氏对赵氏不满，作了伪证，因此赵氏被灭。公元前583年方立庄姬子赵武为赵氏之后。事见《左传》成公八年。

⑦栾有叔祈之诉：栾，晋靖侯之孙栾宾，食采于栾，故以栾为氏。此

处之栾为栾盈，春秋时晋国大夫。叔祈之诉，叔祈即叔肸，字叔向，原为晋大夫羊舌之后，也称羊舌肸，后以字为氏。公元前552年，叔祈向范宣子告发栾盈，栾盈被逐奔楚。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⑧范、中行有函冶之难：范，即范吉射，晋国大夫；中行，即荀寅，晋国大夫。公元前497年，范、中行伐赵鞅，荀跞（lì利）奉晋定公命攻范氏、中行氏。范、中行氏逃奔到朝歌。函冶，《国语·晋语九》作“函冶”，韦昭注：“范皋夷之邑。”范皋夷为范吉射侧室所生之子，因不受宠爱，故与韩魏勾结作乱，企图取代他父亲的地位，故云“函冶之难”。以上事见《左传》定公十三年。

⑨《夏书》三句：见今本《尚书·五子之歌》，实际上是袭用《国语·晋语》。“失”，原本作“夫”，今据《校证》改。

⑩《周书》二句：见《尚书·康诰》。

⑪谋：《国语·晋语》作“晏”，即“宴”字。“谋”与“宴”字异体“譙”形近，易致误。

⑫蚋蚃：蚋（ruì锐），同“蜹”，蚊子；蚃（chài柴去声），蝎子一类的毒虫。

⑬晋阳之难：晋出公二十年（公元前455年），智伯与魏驹、韩虎（康子）围赵氏于晋阳。后二年，韩魏反与赵联合，决水灌智伯军，擒杀智伯，三分其地。

【译文】

智伯从卫国回到晋国，与韩虎、段规三人在蓝台宴会。智伯在宴会上戏弄韩虎并轻侮段规。智果听说了这件事，劝诫智伯说：“主公不防备祸难，祸难一定会到来。”智伯说：“祸难将由我决定。我不制造祸难，谁敢发起祸难？”智果回答说：“怕不会是这样。那郤氏曾在车上遭到杀身之祸；赵氏受孟姬的谗言被灭亡；栾盈因叔向的告密而逃奔到楚国；范氏、中行氏有函冶的灾难而逃到朝歌；这些都是主公所知道的。《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会有多种过错，百姓的怨恨不一定在显著的大错上，要考虑那些不易发现的小错。’《周书》上也有这样的说法：‘怨恨不在大，也不在小。’君子能勤察细小的事物，所以没有大的祸患。现在主公因一次宴会就羞辱别人君主辅相，又不防备别人报复，还说：‘没

人敢发难’，恐怕不行吧？唉，不能不担忧啊！蚊子、蚂蚁、黄蜂、毒蝎都能害人，何况是君主与辅相呢？”智伯不听。五年后，便发生了晋阳之难，段规在军中反戈杀死智伯，于是消灭了智氏。

按：见《国语·晋语》。

【原文】

5·31　智襄子为室美①，士茁夕焉②，智伯曰：“室美矣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③。”智伯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记有之曰：‘高山峻原④，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人⑤，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注释】

①智襄子：即智伯。见5.30条注①。

②士茁：智伯的家臣，其人不详。　夕：傍晚时朝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夕，王见之。”

③抑：表轻微转折，意为“不过”。

④峻原：原文为“浚源”，于文义费解，《晋语》作“峻原”，《太平御览》引此文也作“峻原”，今据改。

⑤土木胜人：《国语·晋语九》无“人“字。

【译文】

智伯建造的宫室华美，士茁傍晚到此拜见他。智伯说：“我这宫室够华美吧！”士茁对他说：“华美是够华美的了，不过我有些担心。”智伯问：“担心什么？”士茁回答说：“我凭着弄笔杆而侍奉主公，古书上有这样的说法：‘高山峻原，不能生长草木，长松柏的地方，那土质不会肥沃。’现在土木建筑太过分了，我怕这不会使人安宁。”宫室修成之后三年，智氏果然灭亡。

按：本《国语·晋语》。

说苑卷六　复恩

【题解】

“复恩”，就是报恩。这一卷共记载春秋战国至西汉轶事二十七则。第一则引用了《易经》和孔子的言论作为本卷的序言，提纲挈领，点明全卷的主旨。这主旨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君主不应施恩图报，臣下不应居功求赏；二是君主对臣下如有大恩，臣下必须以死相报，臣下对君主有了大功，君主必须给予重赏，君臣之间如果不能赏功报恩，就会因此产生祸乱。第一层意思只是封建社会中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第二层意思才是“报恩”思想的实质，也是作者所要极力倡导的主张。其后二十六则轶事都是作为具体事例来印证以上观点的。其中关于君主赏臣下之功的有六则，臣下报君主之恩的有十一则。这十七则都侧重讲“善报”，是从正面来说明“有功必赏，有恩必报”这个道理的。还有关于“恶报”的轶事四则，列举了施恩要择对象、不施恩不得报、种仇恨得恶报、积小怨遭杀身等事例，实际上是从反面来说明“投桃报李”的思想的。另外五则，讲了居功求赏、重赏求报、为知己者尽哀、滥施恩惠与轻受恩惠等几件事，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印证了第一则所阐明的主旨，其中心仍是“有恩必报”。“报恩”思想是封建伦理中比较重要的一条，也是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纲常得以维系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我国后世有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就是继承了上述思想并融入佛教因果轮回、报应不爽等观念的结果。

【原文】

6·1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①。”夫施德者贵不

德②，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③，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④。"君臣相与，以市道接⑤，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⑥，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孔子曰："北方有兽，其名曰蟨⑦，前足鼠，后足兔。是兽也，甚矣其爱蛩蛩巨虚也⑧食得甘草，必齧以遗蛩蛩巨虚⑨，蛩蛩巨虚见人将来，必负蟨以走。蟨非性之爱蛩蛩巨虚也，为其假足之故也⑩。二兽者，亦非性之爱蟨也，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⑪，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⑫，由不报恩生矣。"

【注释】

①德不孤，必有邻：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必定会有同道的人。此句引自《论语·里仁》。

②贵不德：以不让人感恩戴德为贵。

③怨：本作"伐"，即夸耀。

④至：极。以上三句引自《易经·系辞上》。

⑤以市道接：以做买卖的手段与人结交。

⑥逮：及，等到。　不测：不可测度，无法计算。

⑦蟨（jué决）：兽名。《韩诗外传》卷五："西方有兽，名曰蟨。"

⑧蛩蛩巨虚：蛩（qióng穷）蛩，古代传说中的兽名，即巨虚，也作"邛邛"。一说蛩蛩、巨虚为二兽。司马相如《子虚赋》："蹴蛩蛩，辚巨虚。"《文选》李善注引张揖曰："蛩蛩，青兽，状如马。距虚似蠃（即"骡"）而小。"下文明言二兽，可知蛩蛩、巨虚各为兽名。

⑨齧（niè捏）：同“啮”，咬、啃。

⑩假足：借用脚力。

⑪比假：互相利用。

⑫原基：根源，二字同义连文。又“基”字及“乱之基也”之“基”原均空格，据万有文库本补。

【译文】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立，必然会有志同道合的人相伴。”施行恩惠的人以不求报答为贵，接受恩惠的人以必定报答为高。所以做臣子的劳苦辛勤来为君王服务，并不是为了求得君王的赏赐，君王执政施恩来治理臣民，并不是为了求得感戴。因此《易经》上说：“劳苦而不夸耀，有功而不自居，这种人性格笃厚真是到了极点。”君臣在一起，用市场上做买卖的方法交接，君王悬示爵禄来接待臣下，臣下则竭尽全力来回报君王。到臣下有了不可测度的大功时，君主就对他施加重赏；如果君主对臣下有超越寻常的恩惠，那么臣下就必定用生命来回报他。孔子说：“北方有种野兽，它名叫蟨，前脚如鼠，后脚如兔。这种野兽特别喜爱蛩蛩、巨虚，它吃到甜美的草料，一定会用口衔来给蛩蛩、巨虚吃，蛩蛩、巨虚发现有人前来，就一定要背上蟨才逃走。蟨并不是本性喜欢蛩蛩、巨虚，是为了借用它们的足力。这两种野兽，也并不是本性就喜欢蟨，而是因为蟨能找到甜美的草料送给它们。那禽兽昆虫还知道互相利用、彼此报答，何况士大夫、君子中想要在天下兴利扬名的人呢？如果臣下不回报君王的恩惠，却随便为自己谋私利，那就是灾祸的根源；君王不能回报臣子的功劳，害怕实行封赏，也是祸乱的根源。那祸乱的根源，是由不报恩而产生的。

【原文】

6·2　赵襄子见围于晋阳①，罢围，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而受上赏②，五人皆怒。张孟谈谓襄子曰③：“晋阳之中，赫无大功，今与之上赏，何也？”襄子

曰："吾在拘厄之中④，不失臣主之礼，唯赫也。子虽有功，皆骄寡人。与赫上赏，不亦可乎？"仲尼闻之曰⑤："赵襄子可谓善赏士乎！赏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礼矣。"

【注释】

①赵襄子：见3·30条注①。

②高赫：战国时赵人，赵襄子家臣。

③张孟谈：战国时赵人，赵襄子家臣。晋阳被围时，曾奉命出使韩、魏，相约破智氏。《史记·赵世家》作"张孟同"，系司马迁为避父讳而改。

④厄：原误"尼"，据《校证》及万有文库本改。

⑤仲尼闻之曰：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赵襄子晋阳解围事在公元前453年，孔子先死二十六年，可见不该是孔子语。日人关嘉曾引《考古质疑》辨正此事。

【译文】

赵襄子曾被围困在晋阳城，解围之后奖赏有功之臣五人。高赫无功却受到最高赏赐，那有功的五个人都很生气。张孟谈对赵襄子说："解晋阳之围的战役中，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却给他最高的赏赐，是为什么呢？"赵襄子说："我在被围困的险境中，没有失去君臣礼节的，就只有高赫。你们虽然有功劳，但对我骄横傲慢。给高赫最高的赏赐，不也是可以的吗？"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赵襄子可以说是善于奖赏贤士的人啊！赏赐一人就能使天下的臣子不敢失去君臣的礼节了。"

按：所记与《吕氏春秋·义赏篇》、《韩非子·难一》、《淮南子·氾论训》、《人间训》等篇略同。事又见《史记·赵世家》。

【原文】

6·3 晋文公亡时①，陶叔狐从②。文公反国，行三

赏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见咎犯曰③："吾从君而亡，十有三年，颜色黧黑，手足胼胝④。今君反国行三赏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与？我有大故与⑤？子试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诚，耽我以道⑥，说我以仁，暴浣我行⑦，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⑧，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⑨，谏我以谊⑩，蕃援我⑪，使我不得为非者⑫，数引我而请于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夫劳苦之士，是子固为首矣！吾岂敢忘子哉⑬！"周内史叔兴闻之曰⑭："文公其霸乎！昔圣王先德而后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礼不越⑮'此之谓也。"

【注释】

①晋文公：见4·9条注②。亡：逃亡，出逃。

②陶叔狐：春秋时晋人，晋国大夫。《史记·晋世家》作"壶叔"，生平不详。

③咎犯：即狐偃，字子犯，为晋文公之舅，故又称舅犯，晋国大夫，随文公出亡十九年，后助晋文公称霸。

④胼胝（pián zhī胼支）：手脚上的老茧。

⑤大故：重大过错。

⑥耽：喜乐，通"湛"。《韩诗外传》作"湛"。

⑦暴浣：《韩诗外传》作"变化"。朱起凤《辞通》云："'变化'作'暴浣'，并草书形近而讹。"

⑧成人：完人，德才兼备的人。

⑨防：防止，防范，引申为"约束"的意思。

⑩谊：合宜的道理、行为。

⑪蕃援：保护援助。《韩诗外传》作“藩援”。

⑫者：字原脱，依《校证》据《群书治要》所引补。

⑬吾：字原脱，依《校证》据卢文弨说补。

⑭内史：官名，西周始置，协助天子管理爵、禄、废、置等政务，春秋时沿置。叔兴：《左传》僖公十六年说他曾“聘于宋”，僖公二十八年说他曾奉天子旨意“策命晋侯为侯伯”，余不详。“兴”原误“舆”，据《左传》改。

⑮率礼不越：遵守礼法决不逾越。率，遵循。此句引自《诗经·商颂·长发》。

【译文】

晋文公逃亡在外时，陶叔狐跟随他。晋文公回到晋国，颁行了三次赏赐都没有轮到陶叔狐。陶叔狐谒见咎犯说：“我跟随国君逃亡有十三年，容颜憔悴，手脚都磨起了老茧。现在国君回国颁行了三次赏赐都没有轮到我，我私下考虑，这是国君忘掉了我呢，还是因为我有什么大过错呢？请您为我向国君请示一下。”咎犯便向晋文公说了这件事，晋文公说：“唉，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那高明的大贤，道德品行完备，能用道义使我精神专注，用仁爱的道理来劝说我，改变我的品行，显扬我的名声，使我成为德才优异的人，我认为这种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赏赐。能用礼义来约束我，用正确的原则来劝诫我，保护我并援助我，使我不会做错事，多次指引我登门向贤人请教的人，我认为这种人应该受到第二等赏赐。那勇敢强壮善于御敌，危难在前就奋身上前，危难在后就留后排解，使我从患难中解脱的人，我认为这种人该受到第三等赏赐。况且他难道不知道吗？为人殉死不如保护那人的性命，跟人逃亡不如保存那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在那有劳苦功绩的人当中，陶叔狐这个人当然是头一个了！我怎么会忘了他呢？”东周内史叔兴知道这件事后说：“晋文公将会称霸了！从前先王将德行摆在首位，而将勇力放在其后，文公大概可以承受这样的评价吧！《诗》上说：‘遵循

礼法决不逾越’。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啊！”

按：本《韩诗外传》卷三，《吕氏春秋·当赏篇》、《史记·晋世家》均载此事。

【原文】

6·4　晋文公入国，至于河，令弃笾豆茵席①，颜色黧黑手足胼笾者在后。咎犯闻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将反国，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国乎？"对曰："笾豆茵席，所以官者也②，而弃之；颜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执劳苦者也③，而皆后之。臣闻国君蔽士④，无所取忠臣，大夫蔽游，无所取忠友；今至于国，臣在所蔽之中矣，不胜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祸福利害，不与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⑤。"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⑥："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为己力，不亦诬乎⑦！"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⑧，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⑨，身将隐，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与若俱隐，至死不复见。"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⑩："有龙矫矫⑪，顷失其所。五蛇从之⑫，周遍天下⑬。龙饥无食，一蛇割股⑭。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⑮。"文公出见书，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

在，闻其入绵上山中⑯。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⑰，以为介推田⑱，号曰介山。

【注释】

①笾（biān边）豆：古代祭祀用的礼器。茵席：褥垫。这里用此二物泛指途中装食物的器具及坐卧用具。

②所以官者：途中用来供吃饭和休息的东西。官，即古“馆”字，指旅舍。

③执：操持。者也：二字原脱，依《校证》据《太平御览》补。

④蔽：犹屏。屏，即弃。

⑤白水：即河水，《国语·晋语》即作“河水”。

⑥介子推：春秋时晋国人，也称介之推。其随晋文公出逃事详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⑦诬：欺骗。

⑧尤：罪过，过失。

⑨文：文饰。

⑩悬书：张贴文书。

⑪龙：喻指晋文公。矫矫：威武雄健貌。

⑫五蛇：喻指跟随晋文公出逃的五个臣子：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见《史记·晋世家》索隐）

⑬周遍天下：游历天下。指晋文公出逃后经历各国。

⑭一蛇割股：喻指介子推割股疗晋文公之饥事。《庄子·盗跖》：“介子推自割其股以食文公。”

⑮中野：荒野之中。《易经·系辞》、《传》：“葬之中野，不封不树。”

⑯绵上：春秋时晋地，在今山西介休县南四十里介山之下，也称绵山。

⑰表：标记，动词。

⑱田：祭田。

【译文】

晋文公进入晋国，到达黄河边，命令抛弃竹筐木盘、垫席之类的器物，让脸色青黑、手脚长满了老茧的人走在最后。咎犯听

到这个命令，在半夜里痛哭。晋文公说："我出逃有十九年，现在即将回国，您不高兴反而痛哭，是为什么呢？难道您不愿意我回国吗？"咎犯回答说："竹筐、木盘、垫席之类，那是途中用来供吃饭和休息的东西，您却要抛弃它；脸色青黑、手脚长满老茧的人，那是用来操劳服役的，您却让他们走在最后边。我听说国君摒弃贤士，无论什么忠臣也不会任用，大夫摒弃交游，无论什么忠直的朋友也不会结交；现在回到了晋国，我就在被摒弃之列了，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哀痛，所以哭泣。"晋文公说："祸福利害，如果不与舅父共同承受，有河水为证。"这样祷告后，于是将玉璧沉入河中表示盟誓。介子推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只有公子还在。天不会灭晋，必定会有君主，继承晋国祭祀的，除了公子您还有谁人？然而却有两三个人认为那是自己的力量，岂不是欺骗人吗？"晋文公登位，没有赏赐到介子推，介子推的母亲说："你何不也去请求赏赐呢？"介子推说："求赏的人已经不对了，还要去效法他们，那罪过就比他们还大。况且我已经口出怨言，将不会再吃国君的俸禄了。"他的母亲说："也应该使国君知道这件事。"介子推说："言语好比是身上的文饰，我即将归隐，还用文饰干什么？"他的母亲说："能够像这样，我与你一起隐居，到死不再见国君。"介子推的随从中有人为他惋惜，就在宫门上张贴了一张文书，上写道："有一条龙威武矫健，不久前失去了家。五条蛇跟随着它，游遍了天上地下。这条龙饿了没吃的，有条蛇割下腿肉喂它。这条龙回到自己的深池，安居在故乡的土壤之下。有四条蛇进入巢穴，都有了各自的家。割股的那条蛇却没有巢穴，哀号在荒郊旷野。"晋文公出门看见了这张文书，便说："唉，这说的是介子推啊！我正在操心王室的事，还没有想到封赏他的功劳。"晋文公派人召见介子推，介子推已经出走了。又寻找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传说他进入绵上山中。于是晋文公将绵上山的土地作了标记封赏给介子推，把它作为介子推的祭田，取名叫介山。

【原文】

6·5　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焉①。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进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干②，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期。子欲禄耶？请今命廪人③。"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④，沛然下雨⑤，则苗草兴起，莫之能御⑥。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⑦。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⑧。

【注释】

①舟之侨：春秋时虢国大夫。《左传》闵公二年载：虢公在渭汭击败犬戎，舟之侨说："无德而禄，殃也！"于是离虢奔晋。此文"去虞"似"去虢"之误。

②耆（qí奇）：《校证》："'耆'即'鮨'之借字。"鮨，本指鱼肉酱，这里借指油脂。

③廪人：古代官名　职掌粮食出入。

④油然：云汇聚貌。

⑤沛然：充盛貌。

⑥御：禁止。以上四句见《孟子·梁惠王上》。

⑦历阶：一级一级地走下台阶。

⑧《甫田》：《诗经》中的《齐风》与《小雅》都有《甫田》诗，此处大约取《齐风·甫田》思念远人之意。

【译文】

晋文公出逃后周游天下，舟之侨离开虢国跟从他。晋文公回国后，选择那些应该封爵的人，赏给他们爵位，选择那些应该得到俸禄的人，赐给他们俸禄，只有舟之侨不在其中。晋文公请大夫们饮酒，喝到酒兴正浓时，晋文公说："你们为何不为我赋诗呢？"舟之侨上前说道："这里有君子做的诗赋，请让我陈述它的内容，那诗是：'有条龙威武矫健，不久前失去了它的住所。有一条蛇跟随着它，游遍了天上地下。这条龙返回自己的深池，安居在原来的住所。那条蛇耗尽了脂油，却得不到栖身之处。'"晋文公听此猛然警觉，说："你想要得到爵位吗？请再等待一两天的时间。你想要得到俸禄吗？我马上命令粮官支付。"舟之侨说："经过请求才得到封赏，廉洁的人是不会接受的。话说尽了才得到名声，正派的人是不会去做的。如果天上浓云密布，下起倾盆大雨，那么禾苗植物就会兴旺生长，谁也禁止不住。现在因为一人说了话就施惠给一人，就如同为一小块土地下雨一样，整个大地是不会生出禾苗的。"舟之侨说完后就走下台阶离开了。晋文公到处找不到他，后来一直念诵着《齐风·甫田》中怀念远人的诗句。

【原文】

6·6 邴吉有阴德于孝宣皇帝微时①，孝宣皇帝即位，众莫知，吉亦不言。吉从大将军长史转迁至御史大夫②，宣帝闻之，将封之。会吉病甚，将使人加绅而封之③，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④："此未死也。臣闻之，有阴德者必飨其乐⑤，以及其子孙。今此未获其乐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后病果愈，封为博阳侯⑥，终飨其乐。

【注释】

①邴吉：西汉时鲁国人，字少卿，后官至丞相。《汉书》作“丙吉”。孝宣皇帝：即汉宣帝，汉武帝曾孙，初名病己，后改名询，字次卿，少时养于民间，公元前73年至前49年在位。微时：微贱未显达之时。据《汉书·丙吉列传》载，汉宣帝刚生下不久，因卫太子事被囚狱中，后赖邴吉营救保全性命，送往民间抚养。

②大将军长史：西汉官名，大将军幕府中的幕僚长。当时霍光为大将军。御史大夫：西汉官名，职掌中央档案馆、图书馆；处理君王奏章；监督各部刺史。

③绅：古代束在腰间一头下垂的大带。古代有身份的人才束绅。《汉书》作“绂（fú福）”，系官印的丝带。

④太子太傅：西汉官名，辅导太子的首席师傅。夏侯胜：字长公，少孤好学，通《书经》，善说《礼》，汉宣帝时为太子太傅，年九十方卒。

⑤飨：通“享”，享有，享受。

⑥博阳侯：以博阳县作封邑的侯爵。博阳，县名，西汉置，东汉废，故址在今河南商水县东北四十里。

【译文】

汉宣帝微贱时，邴吉曾在暗中有恩于他。汉宣帝登上皇位后，众人都不知道这件事，邴吉自己也从不讲起。邴吉从大将军长史的职位升迁到御史大夫的职位，汉宣帝知道后，准备封赏他。正遇邴吉病危，准备派人给他束上绅带趁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封赏他。太子太傅夏侯胜说：“他不会死的。我听说过，暗中施恩惠的人一定会享受安乐，并延及他的子孙。现在他还未得到那种安乐就病重，这绝不会是死症。”后来他的病真的痊愈了，终于享受到安乐。

按：《汉书·丙吉列传》载此事较详。

【原文】

6·7 魏文侯攻中山①，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喜功之色②。文侯命主书曰③：“群臣宾客

所献书，操以进。"主书者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尽难攻中山之事也④。将军还走⑤，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举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注释】

①魏文侯攻中山：见2.5条注⑰⑱，5.29条注①。
②喜功：自负其功、居功。
③主书：春秋时晋国官名，主管文书。
④难：责难。
⑤还（xuán旋）走：转身退下。

【译文】

魏文侯攻打中山国，乐羊任将军，已攻取中山，回师后向文侯报功，脸上有自负其功的神色。魏文侯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员说："群臣宾客所上奏的书表，都拿进来。"主管文书的官员捧着两小箱文书进来，魏文侯让乐羊自己去看这些文书，全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情的。乐羊立即转身退下，面向北朝文侯拜了又拜，说："中山国被攻取，不是我的力量，全是君王的功劳。"

按：本《吕氏春秋·乐成篇》，《战国策·秦策》、《史记·甘茂列传》、《新序杂事》等均载此事。

【原文】

6·8　平原君既归赵①，楚使春申君将兵救赵②，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③，未至，秦急围邯郸④，邯郸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君曰⑤："君不忧赵亡乎？"平原君曰："赵亡即胜虏，何为不忧？"李谈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谓至困。而君之后宫百数，妇妾荷绮縠⑥，厨余粱肉。

士民兵尽，或剡木为矛戟⑦，而君之器物，钟磬自恣⑧。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而全，君何患无有？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间，分功而作之，家所有尽散以飨士⑨，方其危苦时，易为惠耳。”于是平原君如其计，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从李谈赴秦军，秦军为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李谈死，封其父为李侯⑩。

【注释】

①平原君：姓赵，名胜，战国时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城，号平原君。后为相，养食客数千人，为战国四公子之一。归赵：秦军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于楚，订立纵约后由楚返赵。事在公元前258年。

②春申君：姓黄，名歇。他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曾为楚相二十余年，封于春申江（今黄浦江），故以为号。

③信陵君：姓魏，名无忌，魏昭王之子，其兄魏安釐王封他于信陵（今河南宁陵），故称信陵君。他待人宽厚，能礼贤下士，相传有食客三千，亦为战国四公子之一。晋鄙：战国时魏将，率军十万救赵，魏王惧秦军，派人命晋鄙驻军于邺城观望不前。信陵君使如姬窃兵符夺晋鄙军权，命力士朱亥椎杀晋鄙，于是率军解赵之围。事见《史记·信陵君列传》。

④邯郸：战国时赵邑，故城在今河北邯郸西南十里。

⑤传舍吏：官名，管理驿馆的小官。

⑥绮縠（hú胡）：华美的丝织物。

⑦剡（yǎn掩）：砍，削。

⑧钟磬自恣：自己尽情地享受音乐。钟磬，古代两种打击乐器，这里用以借代各种声乐；自恣，放纵自己。

⑨飨：犒赏。

⑩李侯：以李城作封邑的侯爵。《校证》引《史记正义》：“怀州温县、本李城也，李谈父所封，隋炀帝从故温城移县于此。”“李”原作“孝”，据改。

【译文】

平原君赵胜由楚国回到赵国后，楚国派春申君黄歇领兵救援赵国，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也假借王命夺得晋鄙的兵权，领兵前往救赵。他们还未赶到赵国，秦军猛攻邯郸城，邯郸危急将要投降，赵胜对此很担忧。邯郸驿馆小吏的儿子李谈对平原君说："您不是担心赵国灭亡吧？"平原君说："赵国灭亡我立即会成为亡国俘虏，怎么能不担心呢？"李谈说："邯郸的百姓，把人骨当柴烧，彼此交换子女作为食物，可以说是困苦到极点了。可您后宫里的婢妾上百，妻妾穿着华美的丝绸，厨房里有多余的粮食和肉。士卒和百姓的武器用光了，有的人就砍削木棒来作长矛戈戟，可您的器物、声乐仍尽情享用。假若秦军攻破赵国，您怎么能享有这些？假使赵国能够保全，您还怕什么东西会没有？您若能让夫人以下的婢妾，编排在士卒中间，分担工作并使他们振作起来，把家中所有的财物完全拿出来分赏士卒，正当他们危难困苦时，最容易布施恩惠。"于是平原君便照李谈的计谋办，有三千勇士都自愿出生入死，便跟从李谈前去与秦军交战，秦军因此退却了三十里。也恰巧楚国、魏国的救兵赶到，秦军于是罢兵。李谈战死，便封赏他的父亲为李城侯。

按：本《史记·平原君列传》。

【原文】

6·9　秦缪公尝出而亡其骏马①，自往求之，见人已杀其马，方共食其肉。缪公谓曰："是吾骏马也。"诸人皆惧而起。缪公曰："吾闻食骏马肉不饮酒者杀人②。"即以次饮之酒。杀马者皆惭而去。居三年，晋攻秦缪公围之③，往时食马肉者相谓曰："可以出死报食马得酒之恩矣。"遂溃围，缪公卒得以解难，胜晋，获惠公以归④。此德出而福反也。

【注释】

①秦缪公：即秦穆公，名任好，春秋时秦国国君，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

②杀人：伤害人的性命，指吃骏马肉不饮酒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③晋攻秦缪公围之：公元前646年，秦国发生饥荒，秦穆公向晋国求助，遭到晋惠公的拒绝。第二年，秦穆公攻晋，大破晋军，擒晋惠公夷吾而归，后又放了他。事见《左传》僖公十五年。此处言晋攻秦，恐误。

④惠公：晋惠公夷吾，晋国国君，公元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

【译文】

秦穆公曾在外出时走失了他的骏马，他亲自前去寻找它。发现有人已经杀死了他的骏马，正在一起吃马肉。秦穆公对他们说："这是我的骏马啊！"那些人都吓得站了起来。秦穆公却说："我听说吃骏马肉不饮酒的人会丧命。"马上依次赏给他们酒喝。杀马的人都感到羞惭而离去。过了三年，晋国攻打秦穆公并围困了他，从前吃马肉的那些人在一起说："应该拼死报答吃马肉得酒的恩惠了。"于是他们突破了晋军的围困，秦穆公终于能够解除危难战胜晋军，擒获晋惠公后回师。这就是给人恩惠而得到福佑的回报啊！

按：《吕氏春秋·爱士篇》、《韩诗外传》卷十、《淮南子·汜论篇》、《史记·秦本纪》等都载有此事，但文字各有不同。

【原文】

6·10　楚庄王赐群臣酒①，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②，美人援绝其冠缨③，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④，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

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二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⑤：“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暴而诛也⑥。臣终不敢以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⑦。臣乃夜绝缨者也。”遂斥晋军⑧，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⑨。

【注释】

①楚庄王：见1·21条注①。

②引：牵，拉扯。

③援绝：扯断。冠缨：盔，帽上的系带。

④趣：同“取”。

⑤怪：感到奇怪，这里是意动用法。

⑥暴（pù铺）：显露。

⑦湔（jiàn溅）：溅洒，同“溅”。

⑧斥：驱逐。

⑨阴德：暗中给人恩惠。阳报：显著的报应。此句亦见本书卷五《贵德篇》。

【译文】

楚庄王赏赐群臣饮酒，天已黑了，酒兴正浓，灯烛一时灭了，有人拽美人的衣服，美人顺手扯断了那人帽上的带子，告诉庄王说：“刚才灯烛灭，有拽我衣裳的人，我已扯得了他帽上的带子，拿着它，取灯火上来，看看谁是断了带子的人。”楚庄王说：“赐人饮酒，使他们醉后失礼，怎么能为了显示妇人的贞节就羞辱勇士呢？”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与我饮酒，不扯断帽上带子的人不算尽兴。”群臣有百多人都扯断了自己帽上的带子，然后

才上火点灯，最后都尽兴而散。过了两年，晋国与楚国打仗，有一个臣子总冲杀在前，五次交战五次擒获甲首，打退敌军，最后取得胜利。楚庄王感到奇怪，就问他说："我德行浅薄，又未曾特别礼待你，你为什么像这样毫不犹豫地拼死战斗呢？"那人回答说："我本该死罪。从前醉后失礼，大王您克制忍耐，没有使我出丑并杀死我。我终究不能因为这是暗中给我的恩惠，而不公开地回报大王。我常怀着肝脑涂地、用颈上的鲜血溅洒到敌人身上的愿望，这已有很久时间了。我就是那夜里被美人扯断了帽上带子的人。"结果驱逐了晋军，楚国因此强盛。这就是有阴德的人必定会得到显著回报的事例啊！

按：本《韩诗外传》卷七。

【原文】

6·11　赵宣孟将上之绛①，见翳桑下有卧饿人不能动②，宣孟止车，为之下飧③，自含而餔之④。饿人再咽而能视。宣孟问："尔何为饥若此？"对曰："臣居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与之壶飧脯二朐⑤，再拜顿首受之，不敢食。问其故，对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将以贡之。"宣孟曰："子斯食之⑥，吾更与汝。"乃复为之箪食⑦，以脯二束与钱百，去之绛。居三年，晋灵公欲杀宣孟⑧，置伏士于房中，召宣孟而饮之酒。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命房中士疾追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见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请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为谁？"反走，且对曰："何以名为？臣是夫桑下之卧人也。"还斗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谓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

惠小人，小人尽其力。夫德一人犹活其身，而况置惠于万人乎？故曰德无细，怨无小。岂可无树德而除怨，务利于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祸来，刑于内者应于外⑨，不可不慎也。此《书》之所谓“德无小”者也⑩。《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⑪。”“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⑫。”人君胡可不务爱士乎？

【注释】

①赵宣孟：即赵盾，春秋时晋国大夫，卒谥宣子，故又称宣孟。绛：春秋时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十五里。

②翳桑：桑荫。

③飧：同“餐”，这里作动词用。

④餔（bǔ布）：喂人食物，通“哺”。

⑤壶飧脯二朐：一壶水泡饭和两块弯曲的干肉。壶飧，装在壶中的水泡饭；脯，干肉；朐，弯曲的干肉。

⑥斯：刚，就，作连词。

⑦箪食：装了一篮饭食。箪，装饭食的竹器，形似篮，这里兼作动词用。

⑧晋灵公：见4.12条注①。

⑨刑于内者应于外：礼法在内心如何就会反应在外表。刑，指礼法。

⑩德无小：恩惠不论细小。按今《本尚书·伊训》中有此句。

⑪赳赳：雄壮勇武貌。干城：干，盾牌；城，城墙。用以比喻捍卫国家的将领或军队。此二句引自《诗经·周南·兔罝（jiē阶）》。

⑫“文王以宁”二句：引自《诗经·大雅·文王》。

【译文】

赵盾将要上绛城去，在路上看见桑荫下躺着一个饿得不能动弹的人。赵盾让车子停住，下车给那人吃饭，自己用口含着饭喂他。那挨饿的人咽了几口饭，然后方能睁开眼睛。赵盾问他：“你为什么饿成这个样子？”那人回答说：“我住在绛城，归途中断了干

粮，不好意思向人乞讨，又厌恶自己去找东西吃，因此成了这样。”赵盾给他一壶水泡饭和两块弯曲的干肉，那人拜了两拜，在地上叩头接受了食物，却不敢再吃。赵盾问他为什么不吃，那人回答说：“刚才吃这东西味道很不错，我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我想要带回去献给她。”赵盾说：“你就吃了这些吧，我另外再给你。”于是又给那人装了一篮饭食，还给了两小捆干肉和一百文钱，然后离开前往绛城。过了三年，晋灵公想要杀死赵盾，在房中安排了暗藏的武士，然后召见赵盾并与他饮酒。赵盾觉察到这个阴谋，饮酒到中途时借故外出。晋灵公命房中武士立即追杀他。有一个武士追得最快，首先赶上赵盾，看见赵盾的面容，惊异地说：“噫，原来是你啊！请让我为你返回去战死。”赵盾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那武士边往回跑边回答说：“要知道名字干什么？我就是桑荫下躺着的那个人。”转回去就拼杀而死，赵盾因此能够活命。这就是所说的施德得惠啊！因此施惠给君子，君子能为你获得福佑；施恩惠给小人，小人能为你尽他的力量。给一个人恩惠还能救活自己性命，何况施恩惠给万民呢？所以说恩惠没有微小的，怨恨也没有微小的。怎么能够不积累阴德并消除怨恨，努力为人们谋利益呢？付出利益的会有幸福的回报，使人怨恨的会招来灾祸，礼法虽是内在的也会在外表上流露出来，不能不谨慎啊！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恩惠没有微小”的道理吧！《诗经》说：“英勇矫健的武士，是王公侯爷们的屏障。”“有众多威严整齐的士人，文王的国家就因此安宁。”国君怎么能够不竭力爱惜士人呢？

按：本《吕氏春秋·报更篇》。《左传》宣公二年记桑下饿人为灵辄；《公羊传》宣公六年，《史记·晋世家》也载有此事，饿人名不详。

【原文】

6·12 孝景时①，吴、楚反②，袁盎以太常使吴③，

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④。盎为吴相时，从史与盎侍儿私通⑤，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从史惧，亡归，盎自追，遂以侍儿賵之⑥，复为从史。及盎使吴，见围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司马⑦，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不信，曰："公何为者也?"司马曰："臣故为君从史，盗侍儿者也。"盎乃敬谢曰⑧："公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帐，率徒卒道出⑨，令皆去⑩。盎遂归报。

【注释】

①孝景：西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至前141年在位。

②吴、楚反：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因用晁错削藩之策，吴王濞与楚王戊等七个藩王，以"清君侧"杀晁错为名，举兵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③袁盎：字练，西汉楚人，文帝时为中郎，后调陇西都尉，历任吴王相，与晁错有嫌隙。吴楚反，入见景帝，建议杀晁错以平息吴、楚等国的怨望，晁错因此被杀。　太常：官名，在汉代为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

④都尉：官名，战国时始置，汉景帝时改郡尉为都尉，辅佐郡守并掌全郡的军事。

⑤从史：官名，即从事，汉代各郡的重要属吏。这里指侯国国相的属吏。

⑥賵：赠送财物，这里指赠送侍女。《史记》、《汉书》均作"赐"，义同。

⑦校司马：官名，军队中职位在将军之下的官职。

⑧敬谢：婉转谢绝。《史记》、《汉书》均作"惊谢"，于义较长。

⑨率徒卒道出：带领士卒引导袁盎逃出。原作"醉从卒道出"，《校补》改作"从醉卒道出"，文意均费解，今从万有文库本。

⑩令皆去：原作“分背去”，《校证》正文亦同，但文意欠明，今从万有文库本。

【译文】

西汉景帝时，吴、楚两国叛乱，袁盎以太常的职务出使吴国。吴王濞想要让袁盎作叛军将领，袁盎不肯，吴王想要杀掉他，便派一名都尉率领五百人围困袁盎。袁盎过去做吴王国相时，有个从史与他的侍女私通，他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泄露，待这个从史跟从前一样。有人告诉从史说袁盎已经知道这件事，从史害怕，逃走回家。袁盎亲自追赶，并把侍女赐给他，仍让他做从史。到袁盎这次出使吴国，被围困，那从史正巧做校军司马。夜里他把袁盎拉起来说：“你可以离去了，吴王等到天明就要杀你。”袁盎不相信，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那司马说：“我从前做过你的从史，就是与侍儿私通的那个人。”袁盎婉转谢绝说：“你还有亲人，我不能够连累你。”司马说：“你离开了，我也将要逃亡，让我的亲人躲避起来，你还担心什么？”于是就用刀划开帐篷，率领随从士卒引导袁盎逃出，然后让随从士卒都离去。袁盎于是回京向景帝报告。

按：本《史记·袁盎列传》，《汉书·爰盎传》也载此事。

【原文】

6·13　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下而死①。智伯之臣豫让者怒②，以其精气能使襄主动心③，乃漆身变形，吞炭更声。襄子将出，豫让伪为死人，处于梁下④，驷马惊不进，襄主动心，使使视梁下，得豫让，襄子重其义，不杀也。又盗为抵罪⑤，被刑人赭衣⑥，入缮宫⑦，襄子动心，则曰：“必豫让也。”襄子执而问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杀中行君⑧，子不能死，还反事之，今吾

杀智伯，乃漆身为疠⑨，吞炭为哑，欲杀寡人，何与先行异也？”豫让曰：“中行君众人畜臣⑩，臣亦众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⑪，臣亦朝士为之用。”襄子曰：“非义也，子壮士也。”乃自置车库中，水浆毋入口者三日，以礼豫让⑫。让自知，遂自杀也。

【注释】

①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而死：见5·30条注⑬。

②豫让：春秋时晋人，生平事迹略如本文所记。

③精气：精诚之气。　动心：意志动摇。这里指心惊，警觉。

④梁：桥。

⑤盗为：暗中伪装成……。

⑥刑人：受过刑罚的犯人。赭衣：赤褐色的衣服，为古代囚犯所穿。

⑦缮宫：修缮宫室。缮，修补，修整。

⑧中行君：即荀寅，以中行为氏，晋顷公时为下卿，晋定公时与范吉射伐赵鞅，后败奔齐，卒谥文，故又称中行文子。史不载智伯杀荀寅事，当依《战国策·赵策》、《史记》、《吕氏春秋》“杀”作“灭”为确。

⑨漆身为疠：将漆涂在身上长成恶疮。疠，通“癞”。

⑩众人畜臣：像对待一般人一样对待我。畜，养；众人，普通人，这里“众人”用作状语。

⑪朝士待臣：像对待朝中大官一样待我。朝士，泛称中央官吏，这里“朝士”也是名词用作状语。《战国策·赵策》、《吕氏春秋》、《贾子》、《史记》均作“国士”。

⑫以礼豫让：以此礼待豫让。

【译文】

智伯与赵襄子在晋阳城下交战而死。智伯的家臣豫让十分愤怒，因他的精诚之气能使赵襄子内心不安，于是他用漆涂在身上使自己容貌形体改变，吞下木炭使声音变得嘶哑。赵襄子准备外出，豫让伪装成死人，躺在桥下，拉车的马受惊不肯前进，赵襄

子内心惊动，派人察看桥下，捉住了豫让。赵襄子推重他的义气，没有杀他。豫让后来又装作抵偿罪责的囚犯，穿上囚犯赤褐色的囚衣，进入赵府修缮宫室。赵襄子心中警觉，就说："这一定是豫让。"赵襄子捉住他并问道："你当初事奉荀寅，智伯杀了荀寅，你没有为他殉死，却反而事奉智伯；现在我杀了智伯，你就身上涂漆成为癞子，吞下木炭让声音嘶哑，想要杀死我，为什么跟你先前的行为完全不同呢？"豫让说："中行君拿我当一般人看待，我也像一般人那样去事奉他；智伯待我如朝中士大夫，我也要像朝中士大夫一样为他效命。"赵襄子说："这虽然并不符合道义原则，你却也是一个壮士啊！"于是赵襄子就自己置身在车库中，三天三夜不进一口汤水，以此来向豫让表示敬意。豫让自己也明白，于是就自杀了。

按：事见《战国策·赵策》、《史记·刺客列传》、《吕氏春秋·不侵篇》、《贾子·谕诚篇》、《淮南子·主术篇》等，但文字各不相同。

【原文】

6·14 晋逐栾盈之族①，命其家臣有敢从者死。其臣曰："辛俞从之②。"吏得而将杀之。君曰："命女无得从，敢从何也？"辛俞对曰："臣闻三世仕于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为其赐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栾氏③，受其赐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晋君释之。

【注释】

①栾盈：春秋时晋人，晋平公时为下卿。其母栾祁是范宣子的女儿，有淫行，栾盈为此羞恨。他母亲感到害怕，便在范宣子面前诬告栾盈，说栾盈怨恨范氏，想以死发难。范宣子也忌恨栾盈好施多士，就将栾氏逐出晋国。栾盈先奔楚，后到齐，又由齐潜入曲沃，终因势孤力单而失败，晋

人攻下曲沃后，尽灭栾盈之族。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②辛俞：栾盈家臣，生平不详。

③三世于栾氏：《校证》引《国语·晋语》载："世隶栾氏，于今三世矣。"可见"于"上应有"隶"字或"事"字。

【译文】

晋国驱逐栾盈的族人，并下令说他的家臣中有敢跟随他的人要处死。有臣子说："辛俞跟从了他。"吏卒捉住辛俞并准备杀死他。晋君说："我命令你们不得跟从栾盈，你竟敢跟从，是为了什么？"辛俞回答说："我听说三代都在卿大夫采邑中当官的人，应把卿大夫当作君王，两代在卿大夫采邑中当官的人，应把卿大夫当作主人。要以死来事奉君王，要以勤劳来事奉主人，因为他给予的赏赐很多。现在我已是三代隶属于栾氏了，受到他的恩赐太多了，我怎么敢因为怕死就忘记了三代得到的恩惠呢？"晋君释放了他。

按：事见《国语·晋语》，但文字多有不同。

【原文】

6·15　留侯张良之大父开地①，相韩昭侯②、宣惠王③、襄哀王④，父平，相釐王⑤、悼惠王⑥，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⑦。韩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财求刺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遂学《礼》淮阳⑧，东见沧海君⑨，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⑩，良与客狙击秦皇帝于博浪沙⑪，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购甚急⑫。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后卒随汉报秦。

【注释】

①张良：字子房，其祖先韩人，后助刘邦灭项羽建立西汉，因功封留

侯。大父开地：张良的祖父名开地。大父，祖父。开地生平不详。

②韩昭侯：战国时韩国国君，公元前362年至前333年在位。

③宣惠王：韩昭侯子，即韩威侯，公元前325年始称王，公元前332年至前312年在位。

④襄哀王：即韩襄王，韩宣惠王子，名仓，公元前311年至前296年在位。

⑤釐（xī西）王：即韩釐王，韩襄王子，名咎，公元前295年至前273年在位。

⑥悼惠王：即韩桓惠王，韩釐王子，公元前272年至前239年在位。

⑦未宦事韩：未做官事奉韩王。

⑧学《礼》淮阳：在淮阳学习《周礼》。淮阳，西汉时城名，东汉改为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南 。

⑨沧海君：《校证》以为“濊（huì会）君”，即濊貊（mò末）国君。貊是在我国东北方居住的一种少数民族，因依濊水而居，又称濊貊。汉武帝时濊貊国降为沧海郡，故濊君又称为沧海君。濊水在今辽宁凤城以东。

⑩秦皇帝东游：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始皇由咸阳往东巡游河南、山东一带。

⑪博浪沙：古地名，一作“博狼沙”，在今河南原阳县。

⑫求购甚急：原本衍一“购”字，今据《校证》删。

【译文】

留侯张良的祖父名叫开地，曾做过韩昭侯、韩宣惠王、韩襄王的国相，他的父亲张平，做过韩釐王、韩桓惠王的国相。韩桓惠王二十三年，张平去世。又过了二十年，秦国灭掉了韩国，张良年少，没在韩国当官。韩国破灭时，张良有家奴三百人，弟弟死了还未埋葬，张良用全部家产收买刺客，要刺杀秦王嬴政，为韩国报仇。因为祖父、父亲做过五代韩王的国相，所以便在淮阳城学习《周礼》，还去东方拜见濊貊国君，得到一个大力士，制作了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秦始皇往东方巡游，张良与刺客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误中了侍从的车。秦始皇大怒，命令在国内极力搜捕刺客，十万火急地悬赏捉拿张良。张良改名换姓，远逃深藏，后来终于跟随汉王刘邦报了秦王灭韩之仇。

按：此文所记与《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列传》文字略同。

【原文】

6·16　鲍叔死①，管仲举上衽而哭之②，泣下如雨。从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说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③，吾三辱于市，鲍子不以我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鲍子尝与我有所说王者，而三不见听，鲍子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鲍子尝与我临财分货，吾自取多者三，鲍子不以我为贪，知我之不足于财也。士为知已者死，而况为之哀乎？"

【注释】

①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与管仲友善。管仲最初事公子纠，后纠死，鲍叔向齐桓公力荐管仲。

②管仲：见1·18条注②。举上衽：将衣服外襟插起来。"举"即"扱(chā叉)"，插；上衽，衣服外襟。《礼记·问丧》："亲始死，……极上衽。"这里指管仲把鲍叔当成亲人一样。

③负贩：担货贩卖。南阳：春秋时齐邑，在今山东邹县。

【译文】

鲍叔牙去世，管仲扎上衣襟为他痛哭，泪下如雨。侍从说："他不是您的父亲或儿子，这样哀痛也有什么原因吗？"管仲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我曾经与鲍叔牙到南阳担货贩卖，我在市场上多次受到羞辱，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知道我将有扬名于世的时候。鲍叔牙曾与我一起游说过君王，但多次不被采纳，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能，知道我没有遇上英明的君主。鲍叔牙

曾与我分取钱财，我自己经常是拿多的那一份，鲍叔牙不认为我是贪心，知道我在钱财上匮乏。生养我的是父母亲，理解我的是鲍叔牙。士能为知己的人献身，何况为他尽哀呢？”

按：文与《列子•力命篇》、《史记•管仲列传》、刘向《管子序录》所载略同。

【原文】

6•17　晋赵盾举韩厥①，晋君以为中军尉②。赵盾死，子朔嗣为卿③。至景公三年④，赵朔为晋将，朔取成公姊为夫人⑤。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⑥。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龟要而哭⑦，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⑧。盾卜之，占兆绝而后好⑨。赵史援占曰：“此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赵朔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晋景公，而贾为司寇⑩，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赋，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赵穿弑灵公⑪，盾虽不知，犹为首贼。臣杀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⑫，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后妄诛⑬，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厥告赵朔趋亡⑭，赵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且不恨⑮。”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于下宫⑯，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⑰，皆灭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遗腹⑱，走公宫匿，后生男，乳，朔客程婴持亡匿山中⑲。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曰：“大业之后不遂者

为祟[20]。"景公疾问韩厥，韩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21]，中衍人面鸟喙[22]，降佐殷帝大戊[23]，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24]，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25]，至于成公[26]，世有立功，未尝有绝祀。今及吾君，独灭之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27]，唯君图之。"景公问云："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对。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28]，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令，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军，将军遂返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故复于彼[29]。非程婴则赵孤不全，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

【注释】

①韩厥：春秋时晋人，晋景公时任司马，晋悼公时执国政，卒谥"献"，故又称韩献子。

②中军尉：官名，春秋时晋国军队分为上中下三军，各军设尉，职掌是发众使民。

③子朔嗣为卿：赵盾的儿子赵朔继承父亲职位为卿。

④景公：即晋景公，名据，晋成公之子，公元前599年至前581年在位。

⑤成公姊：晋成公黑臀的姐姐，一说为成公之女。

⑥屠岸贾：春秋时晋人，复姓屠岸，先受宠于晋灵公，因赵盾之弟赵穿杀灵公，故欲灭赵氏为灵公报仇。

⑦叔带：东周时赵造父的七世孙，周幽王无道，去周入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龟要：要，通“腰”。《校证》引俞樾说，认为“龟”字为衍文，《史记·赵世家》作“持要而哭”，亦无“龟”字。

⑧拊手：拍手。

⑨占兆：占卜时火灼龟甲产生的裂纹。

⑩司寇：官名，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时沿用，掌管刑狱、纠察等事。

⑪赵穿弑灵公：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想要杀害赵盾（事见本书6·11条），赵盾逃脱，未出国境，盾从弟赵穿杀了灵公后，赵盾才返回。灵公：即晋灵公，名夷皋，公元前620年至前607年在位。

⑫先君：指晋景公之父成公黑臀。晋灵公死后，赵盾派赵穿到东周（洛阳）将晋文公之子黑臀迎回，是为晋成公。

⑬是非先君之意：这就是认为先君的作法不对。非，认为不对，形容词的意动用法。

⑭趋亡：赶快逃走。

⑮不恨：没有遗憾。

⑯下宫：祖庙。

⑰赵同、赵括、赵婴齐：均为赵盾之弟。“赵同”原脱，据《校证》依《史记·赵世家》等书补。

⑱遗腹：父死，子在母腹未生者。

⑲程婴：赵朔的门客。

⑳大业：秦人祖先，颛顼苗裔，名大业。见《史记·秦本纪》。不遂者：不如意的人。

㉑中衍：传说中秦人远祖。据《史记·秦本纪》载：大业生大费，大费生大廉，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曾以为御（驾车人），中衍后嗣在殷世代有功，遂为诸侯。嬴姓：秦远祖大费曾同禹一道平治水土，又佐舜调驯鸟兽，故舜赐姓嬴氏（见《史记·秦本纪》）。按，这是追溯赵氏远祖。

㉒人面鸟喙（huì会）：人脸鸟嘴。

㉓大戊：殷商第九代国君，又称太戊。

㉔幽、厉无道：周幽王、周厉王荒淫暴虐。周幽王名宫涅，西周最后一个国君，公元前781年至前771年在位，荒淫失政，被犬戎所杀。周厉王

名胡，西周共和行政前的国君，公元前857年至前842年在位，残忍暴虐，被国人所逐，死于彘。周幽王应在周厉王之后，故“幽”、“厉”应互易。

㉕文侯：即晋文侯，名仇，公元前780年至前746年在位。

㉖成公：即晋成公黑臀，公元前606年至前600年在位。参见本条注⑫。

㉗龟策：占卜用的龟甲和蓍（shī诗）草。策，蓍草。

㉘非然：不是这样。

㉙故复于彼：本作“攻复于彼”，《校证》亦同，然义费解，现依万有文库本据卢文弨说改。

【译文】

晋国赵盾举荐韩厥，晋君让韩厥作了中军尉。赵盾死后，他的儿子赵朔继承了他的上卿职位。至晋景公三年，赵朔作了晋国将军，娶了成公的姐姐作夫人。大夫屠岸贾想要诛灭赵氏。当初，赵盾还在世的时候，曾梦见先祖叔带扶着腰哭泣，很悲痛，接着又发笑，拍手唱歌。赵盾占卜这个梦，兆纹断裂后来又复合。赵史名援的人看了这个占兆说：“这个梦的征兆很险恶，不是应验在你的身上，而是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但也是由于你的过错。”到了他的儿子赵朔这一代就更加衰落了。屠岸贾这个人，开始在晋灵公面前受宠，等到了晋景公时，屠岸贾就作了司寇，准备制造祸乱，就以惩治谋害晋灵公的凶手来罗致赵盾的罪名。他遍告所有的将领说：“赵穿杀了灵公，赵盾虽然不知道，但仍是首犯。臣下杀了国君，子孙还在朝中作官，凭什么来惩治犯罪？请求诛灭他们。”韩厥说：“灵公遇害，赵盾在外，先君成公认为他没有罪，所以不杀他；现在各位打算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认为先君的作法不对然后又乱加诛杀，乱杀无辜的人叫做乱臣。有重大的事情却不让国君知道，这是目无国君。”屠岸贾不听他的。韩厥告诉赵朔赶快出逃，赵朔不肯，他说：“你一定不会让赵氏绝后，我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韩厥答应了他，便托病不出。屠岸贾不向国君请示就擅自与众将军将赵氏围攻在祖庙，杀死赵朔、赵同、赵

括、赵婴齐，全部消灭了赵氏的族人。赵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姐姐，身有遗腹子，逃到景公宫内躲藏，后来生了一个男孩，还在哺乳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就带着他逃往山中躲藏。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生了病，占卜的人说："大业的后代中有冤情的人在作怪。"晋景公立即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氏的孤儿还在，就说："大业的后代在晋国断绝了祭祀的人，那不是赵氏吗？他们从中衍那一代起都属嬴姓。中衍人面鸟嘴，投靠并辅佐殷帝太戊，直到西周天子，都有显著的德行。往下传到周厉王、周幽王这两个无道昏君时，叔带就离开西周到了晋国，事奉先君晋文侯。直到晋成公，每代都建有功劳，未曾有断绝祭祀的。现在到了国君您这一代，唯独您诛灭了赵氏宗族，都城的人都为他们悲哀，所以显现在龟甲蓍草上。希望国君认真想想这件事。"晋景公问道："赵氏还有后代子孙吗？"韩厥全部将实情回禀了他。于是晋景公就与韩厥商量要立赵氏孤儿，并将赵氏孤儿召回藏在宫中。众将入宫问病，晋景公凭借韩厥人多势众来胁迫众将，并让他们面见赵氏孤儿，这孤儿名叫赵武。众将无可奈何，就说："从前在下宫发生的祸乱，是屠岸贾造成的，他假传君王的命令，来号令群臣，要不是这样，谁敢作乱？如果不是国君生病，我们本来也要请求立赵氏之后；现在国君有令，这也是我们的心愿。"于是召来赵武、程婴，逐个拜见众将军。将军们便反戈与程婴、赵武攻打屠岸贾，诛灭了他的家族。晋景公又赐给赵武田地采邑，跟从前一样。可见，人怎么能够不给别人恩惠呢？在此时此地施恩，才会在彼时彼地得到回报。没有程婴，赵氏孤儿就不能保全；没有韩厥，赵氏的后人就不能再立，韩厥可称得上是不忘恩的人了。

按：此文所记亦见《史记·赵世家》、《韩世家》与《新序·节士篇》，又见《论衡·吉验篇》。

【原文】

6·18 蘧伯玉得罪于卫君①，走而之晋。晋大夫

有木门子高者②，蘧伯舍其家③。居二年，卫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门子高使其子送之至于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④。"木门子高后得罪于晋君，归蘧伯玉⑤，伯玉言之卫君曰："晋之贤大夫木门子高得罪于晋君，愿君礼之。"于是卫君郊迎之竟⑥，以为上卿。

【注释】

①蘧伯玉：姓蘧（qú曲），名瑗，春秋时卫国大夫，相传他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但不被卫灵公重用。卫君：卫国国君，这里似指卫献公。

②木门子高：木门，晋邑；子高复姓。其人生平不详。

③：舍：居住，动词。

④鄙夫之：鄙夫，自谦之词；之，往，动词。《校证》"之"下未断句，以为"之"字上脱"志"字。今从"之"字断，文意似亦可通。

⑤归：投奔。

⑥竟：同"境"，边界。

【译文】

蘧伯玉冒犯了卫国国君，出逃到了晋国。晋国大夫有个叫做木门子高的人，蘧伯玉就住在他家中。过了两年，卫君赦免了蘧伯玉的罪过并让他回国。木门子高让他的儿子送蘧伯玉一直到边界，蘧伯玉说："我自已走，你回去吧。"木门子高后来得罪了晋国国君，也来投奔蘧伯玉，蘧伯玉对卫君说："晋国的贤大夫木门子高得罪了晋君，希望君王能以礼待他。"于是卫君出城到边界迎接木门子高，并让他作了上卿。

【原文】

6·19 北郭骚踵门见晏子①，曰："窃悦先生之义，愿乞所以养母者。"晏子使人分仓粟府金而遗之②，辞金而受粟。有间③，晏子见疑于景公，出奔。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悦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者。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更其难④。'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⑤。"遂造公庭⑥，求复者曰⑦："晏子，天下之贤者也，今去齐国，齐国必侵矣⑧，方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绝颈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杀也。公闻之，大骇，乘驲而自追晏子⑨，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⑩，闻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叹曰："婴不肖，罪过固其所也⑪，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注释】

①北郭骚：复姓北郭，名骚，生平事未详。"门"字原本脱，今据《校证》补。

②仓粟府金：仓中粮食库中钱财。府，储存钱币的库房。

③有间（jiàn见）：不久。

④更：换易，替代。

⑤白：洗刷冤枉，作动词用。"白"上原脱"死"字，依《校证》据《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补。

⑥造：去，到。

⑦复者：传话的使者，如今之管传达、接待的人。

⑧侵：受到进攻。

⑨驲（rì日）：驿传，以车为传、以骑为驲。驲后通"驿"。原本作"驰"，据《校证》改。

⑩反：原下有"之"字，《校证》引卢文弨说以为衍文，据删。

⑪固其所：本来就该这样的。

【译文】

北郭骚亲自上门求见晏婴，说："我私下敬慕先生的仁义，想要讨一些东西来奉养我的母亲。"晏婴派人将仓库中的金钱和粮食分拨一些送给他，他不要金钱而接受了粮食。不久，晏婴在齐

景公那里受到怀疑而出逃。北郭骚叫来他的朋友并告诉他们说："我敬慕晏婴的仁义，并曾经向他乞讨过奉养母亲的粮食。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对赡养过自己父母亲的人，应该用生命来替代他的灾难。'现在晏婴被怀疑，我准备用生命来洗刷他的冤枉。"于是就去到齐景公的厅堂，请求传话的人转告景公说："晏子是天下的贤人，现在离开齐国，齐国必定会受到进攻。如果必定见到齐国被人进攻，不如先死。请让我断颈来洗刷晏子的罪名。"说完恭敬地退下，便自杀了。齐景公听说这件事，十分惊骇，乘上驿马亲自追赶晏子，一直追到国都郊外，请求晏子返回。晏子不得已才返回，听说北郭骚用死来为他洗刷冤枉，长叹一声说："我不贤，罪过本来就该这样的，却让贤士用生命来为我洗刷。真痛心啊！"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与《吕氏春秋·士节篇》。

【原文】

6·20 吴赤市使于智氏①，假道于卫。南文子具纻絺三百制②，将以送之。大夫豹曰③："吴虽大国也，不壤交④，假之道，则亦敬矣，又何礼焉？"南文子不听，遂致之。吴赤市至于智氏，既得事，将归吴，智伯命造舟为梁。吴赤市曰："吾闻之：天子济于水，造舟为梁⑤，诸侯维舟⑥，大夫方舟⑦；方舟，臣之职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视之，则用兵在后矣，将以袭卫。吴赤市曰："卫假吾道而厚赠我，我见难而不告，是与为谋也。"称疾而留，使人告卫，卫人警戒。智伯闻之，乃止。

【注释】

①赤市（fú服）：春秋末年吴国大夫，生平不详。 智氏：即智伯，原

名荀瑶，封智邑，故又称智伯。

②南文子：卫国大夫，有贤名。“南”字原本、四库本、万有文库本均作“宁”，《校证》引卢文弨据《战国策·卫策》及本书《权谋篇》疑为“南”字之误，今从其说径改。　纻絺三百制：麻布葛布三百匹。纻（zhù住），苎麻，也指苎麻织成的布；絺（chī痴），细葛布。制，即匹，长度单位。

③大夫豹：卫国大夫名豹的人，事不详。

④不壤交：国土不接壤。

⑤造舟为梁：把船连在一起当桥，即今之浮桥。

⑥维舟：把船连结起来。维，连结。此下原亦有“为梁”二字，系涉上文而衍，据《校证》引诸书删。

⑦方舟：两船相并。

【译文】

吴国的赤市出使晋国智氏，向卫国借路。南文子准备了苎麻布、细葛布三百匹，打算用来送给他。大夫豹说：“吴国虽然是大国，我们与它不交界，借路给他，也就算表示敬意了，又何必送礼给他呢？”南文子不听他的，还是将礼物送给了赤市。吴国赤市到达晋国智氏之地，办完了事情之后，将要回吴国，智伯下令把船连在一起当作桥梁。吴国赤市自语道：“我听说：天子渡水，把船连在一起当作浮桥；诸侯渡水就用几条船连结；大夫渡水，就用两条船相并。用两条相并的船就已符合我的身份，这特别过份的礼敬，其中一定别有原故。”于是派人察看这件事，原来早已布置了军队在后面，准备借此机会袭击卫国。吴国赤市说：“卫国借道给我，还厚赠礼物给我，我眼见他们有危难而不告知，这就是与晋国同谋。”他便推说有病留下未走，派人告知卫国，卫国人作了防备。智伯知道后，就停止了袭击卫国的计划。

【原文】

6·21　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①：“楚、魏谋欲伐齐，愿先生与寡人共忧

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复大笑而不应，三问而三不应。王怫然作色曰②："先生以寡人国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国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③，以奁饭与一鲋鱼④，其祝曰：'下田洿邪⑤，得谷百车，蟹堁者宜禾⑥。'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⑦，革车百乘⑧，立为上卿。

【注释】

①淳于髡（kūn昆）：战国时齐人，身材矮小，滑稽善辩，足智多谋。

②怫然：气忿的样子。

③祠田：向田地祈祷。祠，祈祷。

④奁饭：一小盒饭。奁，盛物之器，盒、匣之类。鲋鱼：鱼名，形似鲫鱼，很小。

⑤洿（wū污）邪：低湿之地。

⑥蟹堁（kě可）：高地，即旱地。　禾：秦汉以前泛指粟为禾，粟种在旱地里。

⑦千金：秦以前以二十两（一镒）为一金，千金等于二万两黄金（实际上是铜）。

⑧革车：兵车。

【译文】

楚国与魏国在晋阳会盟，将要攻打齐国。齐王担心这件事，派人召见淳于髡说："楚魏两国图谋要攻打齐国，请先生与我共同分忧吧!”淳于髡大笑而不回答。齐王又重问他，他还是大笑而不回答，问了三次都不回答。齐王气得变了脸色说："先生是拿我的国家开玩笑吗?”淳于髡回答说："我不敢拿大王的国家开玩笑，我是笑我的邻人向田地祈祷，他用了一小盒饭和一条鲋鱼，在那里祷告说：'希望下等低湿田能打一百车谷子，高处旱地多打小米。'我笑他用来祈祷的供品太少，而所祈求的又太多。”齐王说："好，

我明白了。”于是赏赐给他金钱二万两，兵车一百乘，还封他作上卿。

按：此事亦见《史记·滑稽列传》、本书卷八《尊贤》及《太平御览》所引《新序》，文字各有不同。

【原文】

6·22　阳虎得罪于卫①，北见简子曰②：“自今以来，不复树人矣③。”简子曰：“何哉？”阳虎对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树者过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过半矣；边境之士，臣所立者亦过半矣。今夫堂上之人，亲却臣于君④；朝廷之吏，亲危臣于法⑤；边境之士，亲劫臣于兵。”简子曰：“唯贤者为能报恩，不肖者不能。夫树桃李者⑥，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来，择人而树，毋已树而择之。”

【注释】

①阳虎：春秋时鲁国人，字货，季氏家臣，事季平子，专季氏政，伐孟氏，败后叛逃，先奔齐，又奔宋，后奔晋，事详《左传》，未记得罪卫国之事，“卫”字恐有误。

②简子：即赵简子，名鞅，春秋末年晋国上卿。

③树人：扶持、培养人才。

④亲：亲自。下文同。却：排斥、打击。

⑤危：危害。

⑥树：种植。

【译文】

阳虎得罪了卫国，北去晋国谒见赵简子说：“从今以后，我不

再培养人了。"赵简子问："为什么呢？"阳虎回答说："那朝堂上的人，我培养的超过了半数；朝中的官吏，我所培养的也超过了半数；那边境上的将士，我所培养的也超过了半数。现在那朝堂上的人，亲自在君王面前排斥我；朝中的官吏，亲自用刑法危害我；边境上的将士，亲自用武力劫持我。"赵简子说："只有贤人才能报恩，不贤的人是不能的。那种植桃李的人，夏天能在树荫下得到休息，秋天能得到果实吃；那栽种蒺藜的人，夏天得不到树荫休息，秋天得到的是那棘刺。现在你所栽培的就是蒺藜，并不是桃李。从今以后，要选择人材栽培他，不要已经栽培了才选择他。"

按：本《韩诗外传》卷七，阳虎作"子质"，文字略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也载有类似的事情，但文字大多不同。

【原文】

6·23　东闾子尝富贵而后乞①，人问之曰："公何为如是？"曰："吾自知。吾尝相六七年，未尝贵一人也；吾尝富三千万者再②，未尝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③。"孔子曰："物之难矣④，小大多少，各有怨恶，数之理也⑤，人而得之，在于外假之也。"

【注释】

①东闾（lǘ驴）子：东闾，复姓，其人生平不详。《古今姓氏书辨证》："东闾，齐之门名，当时大夫以所居为氏。"

②再：两次。

③出身：献身。《吕氏春秋·诚廉》："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咎：过错。

④难（nuó罗）：繁盛，这里指事物的复杂。

⑤数之理也：命运的规律。数，命运；理，规律。

【译文】

东闾子曾经大富大贵，可后来却向人乞讨，有人问他说："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我自己明白。我曾经做国相有六七年，不曾使一人显贵；我曾经两次拥有达三千万的财富，却未曾帮助一人富足过；不明白士人应当献身的过错使我成为这样的。"孔子说："事物太复杂了，小大多少，各有怨恨和厌恶，这是命运的规律，人能掌握它，全在于对外物的利用。"

【原文】

6·24　魏文侯与田子方语①，有两僮子衣青白衣②，而侍于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战，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贼心为足矣③，今滋甚！君之宠此子也，又且以谁之父杀之乎？"文侯愍然曰④："寡人受令矣⑤。"自是以后，兵革不用⑥。

【注释】

①魏文侯：名斯，战国时魏国君，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　田子方：战国时魏人，求学于子贡，后魏文侯以师礼待他。

②僮子：少年人。衣青白衣：穿着黑色和白色的衣服。前一"衣"字是"穿"的意思，名词用作动词。

③贼心：害人之心。

④愍（mǐn敏）然：忧伤的样子。

⑤受令：受教。令，善，善言。

⑥兵革：武器和甲胄，这里指战争。

【译文】

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交谈，有两个少年人穿着黑色和白色的衣服，侍立在魏文侯的面前。田子方问："这是君王宠爱的儿子

吗？"魏文侯说："不是，他们的父亲在战斗中死亡，这就是那战将的孤儿，我收养了他们。"田子方说："我以为君王害人之心已经满足了，现在却滋长得更厉害了！君王宠爱这两个孤儿，又将要让他们去把谁人的父亲杀死呢？"魏文侯忧伤地说："我接受你的教诲了。"从这以后，就不再发起战争。

【原文】

6·25　吴起为魏将①，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②，吴子自吮其脓③。其母泣之，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④，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泾水之战⑤，战不旋踵而死⑥。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

【注释】

①吴起：战国时卫国人，善用兵，初在鲁国为将，后至魏，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后遭陷害又逃楚，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楚悼王死后，变法失败被杀。攻打中山国之事《史记》不载。

②病疽（jū居）：害了毒疮。

③吮（shǔn顺上声）：用嘴吸。

④而子：你的儿子。而，同"尔"。

⑤泾水：水名，源出甘肃，流经陕西境内。泾水之战，指公元前409年魏文侯命吴起攻秦之战。"泾"原作"注"，形近而误，依《校证》引诸书改。

⑥旋踵：举足之间，形容迅速。

【译文】

吴起当了魏国将军，进攻中山国。军队中有人长了毒疮，吴起亲自用口为那人吸脓。那人的母亲为此哭泣。旁边的人说："将军如此对待你的儿子，还为什么要哭泣呢？"那人的母亲回答说：

"吴起用口吸过这孩子父亲的伤口，他父亲便在泾水之战中遇害，战斗一开始转眼间就战死了。现在吴起又用嘴来为我儿子吸脓，不知道这个儿子又将在哪一次战斗中死去，因此为他哀哭。"

按：事又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战国策·魏策》与《史记·吴起列传》等书。

【原文】

6·26　齐懿公之为公子也①，与邴歜之父争田②，不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③，而使歜为仆④。夺庸织之妻⑤，而使织为参乘⑥。公游于申池⑦，二人浴于池，歜以鞭抶织⑧，织怒，歜曰："人夺女妻⑨，而不敢怒⑩，一抶女，庸何伤？"织曰："与刖其父而不病奚若⑪？"乃谋杀公，纳之竹中。

【注释】

①齐懿（yì艺）公：齐昭公之弟，名商人，杀太子舍自立。公元前612年至前609年在位。

②邴歜（bǐngchù丙触）：春秋时齐人，生平不详。　争田：争夺猎物。田，打猎。

③掘而刖之：掘墓将邴歜之父尸体的脚砍断。刖（yuè月），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的脚砍掉。

④仆：古代驾车的人。

⑤庸织：即阎织，春秋时齐人，事迹不详。

⑥参乘：陪乘的人。古代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又一人在右，称参乘或车右。这里指随从的人。

⑦申池：水池名。春秋时齐国都城西门名申门，申门左右皆有水池，故名申池。

⑧抶（chì赤）：打。

⑨女：同"汝"。

⑩而：同“尔”。

⑪病：痛恨。又句首原有“孰”字，与“奚若”意复，依《校证》据《左传》删。

【译文】

齐懿公作公子的时候，与邴歜的父亲争夺猎物，没有争赢。到他继承王位后，就掘开邴歜父亲的坟墓并将尸体的脚砍掉，还让邴歜当他的车夫。齐懿公还强抢了庸织的妻子，并让庸织作他的侍从。齐懿公到申池游玩，邴歜、庸织二人在池中洗澡。邴歜用鞭子抽打庸织，庸织发怒，邴歜说：“别人抢了你的老婆你不敢发怒，我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妨害？”庸织说：“这与砍掉你父亲的脚而不痛恨相比又怎样呢？”于是他二人就密谋杀死齐懿公，把尸体藏在竹林中。

按：事又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齐世家》。

【原文】

6·27　楚人献黿于郑灵公①。公子家见公子宋之食指动②，谓公子家曰③：“他日我如是④，必尝异味⑤”。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⑥，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谋先⑦，遂弑灵公。子夏曰⑧：“《春秋》者，记君不君⑨、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⑩。”

【注释】

①黿（yuán元）：大鳖，背青黄色，头有疙瘩，俗称癞头黿。郑灵公：郑穆公之子，名夷，公元前605年在位一年，便被公子宋和公子家所谋杀。

②公子家：即公子归生，字子家，春秋时郑国公子。公子宋：郑国公

子，字子公。

③原本脱“公”字，据《校证》补。

④他日：从前。原本此二字脱，据《校证》补。

⑤异味：珍奇的美味。

⑥染指：用手指蘸一下。

⑦谋先：策划在先。

⑧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门徒。自此以下原另作一条，依《校证》据文意并。

⑨君不君：国君不守君道。意即当国君的不象国君的样子。下文句法与此同。

⑩有：同“由”。渐：渐进趋势，名词。

【译文】

楚国有人向郑灵公进献了大鼋。公子家看见公子宋的食指在动，公子宋就对公子家说：“以前我的食指像这样动，一定会尝到奇异的美味。”到郑灵公请大夫们吃鼋时，也召请了公子宋却不给他鼋吃。公子宋十分生气，他将食指伸进鼎锅内蘸了鼋汤，品尝了味道才退出。郑灵公大怒，想要杀掉他。公子宋与公子家策划在先，于是杀了郑灵公。子夏说：“《春秋》这本书，记的就是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之类的事情，这也不是一两天发生的事了，是由一种渐进趋势形成的。”

按：公子宋与公子家弑郑灵公事见《左传》宣公四年及《史记·郑世家》。子夏一段话，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说苑卷七　政理

【题解】

政理，指为政的道理，即关于治国治民的政治思想、纲领，及具体方略。本卷记载了从周文王至春秋战国时期，明君贤臣执政治国的轶事共四十九则。其中关于孔子论治国的政治主张就有十五则，约占全卷的三分之一；其次是西周之初文、武、成三王与贤佐论治国之道的有五则；再其次是春秋时期齐桓公与管仲、齐景公与晏婴君臣如何治国的各有四则；此外还有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大夫从政治国的具体方略二十则。从以上所采记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崇尚的是西周初期的“礼治”和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仁政。”“礼治”的原则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仁政”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前者要求统治者严格按照礼法制度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因为“德”和“礼”能使人知耻归心；“以民为本”的主要内容就是“爱民”、“富民”、“使民以时”，故本卷所采记的以仁爱治民的轶事就有十三条之多，居于各种治国方略的首位。在“礼治”、“仁政”的政治纲领之下，“德治”与“人治”也是儒家极力倡导的重要的政治思想，这些在本卷各则中均有突出的反映。“德治”是注重德行教化的作用，主张先德后刑，以德为主，以刑为辅，教而后诛，反对统治者凭借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人治”则要求统治者必须自身贤明，即统治者自己应该修身养性，以身作则，使贤任能，明察善断，及时清除为害国家政权的隐患。实质上，德治是对付被统治者的治理手段，人治是对统治者治理才干的要求。编撰者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便足以实现儒家所追求的“礼治”、“仁政”的理想政治。

【原文】

7·1　政有三品①：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②。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夫化之不变，而后威之，威之不变，而后刑之。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③，立荣耻而明防禁，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④，修近理内⑤，政橛机之礼⑥，壹妃匹之际⑦，则下莫不慕义礼之荣⑧，而恶贪乱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注释】

①三品：上中下三个等级。

②国：原本作“者”，据《校证》改。

③先：原本作“光”，今据《校证》及四库本改。

④贱货利之弊：轻视经商获利的钱财。贱，轻视，看轻，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弊，通“币”，钱财。

⑤修近理内：与近邻修好，治理好内政。

⑥政橛机之礼：肃正宫内礼节。政，同“正”，使动用法；橛机，门内。《吕氏春秋·本生篇》作“蹷机”，高诱注：“蹷机，门内之位也。”

⑦壹妃匹之际：与配偶的会合要专一。壹，专一；妃匹，配偶；际，交际，会合。

⑧下：此字原本脱，今据《校证》补。

【译文】

政治有三个等级：成就王业的政治用仁德教化百姓，成就霸业的政治用武力威慑百姓，强暴之国的政治用刑罚胁迫百姓。这三种政治各有施行的场合，但以仁德教化为最高。用仁德教化百姓而没有效果，就用武力威慑他们，威慑也没有效果，最后就用刑罚惩治他们。那种弄到非用刑法不可的政治，并不是成就王业

的人所推重的。因此圣王先用仁德教化而后用刑罚，树立荣辱观念并明确什么是防范和禁止的，崇尚礼义大节来给百姓作示范，轻视财利金钱来改变他们的贪欲，与近邻修好，治理好内政，肃正宫内礼节，与后宫会合专一，那么在下的臣民就没有谁不仰慕礼义的尊荣，没有谁不厌恶贪婪淫乱之类可耻的事情。那能使他们达到如此地步的原因，是仁德教化的结果。

【原文】

7·2 季孙问于孔子曰①："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②，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③，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④。"言明其化而已也。

【注释】

①季孙：《语论》作"季康子"。季康子。姓季孙，名肥，康是他的谥号，鲁哀公时为相。

②就：走近，亲近。

③德：品德，品性。

④之：往、经过，动词。偃：倒伏。伏倒为仆，仰倒为偃。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问道："如果诛杀不守道义的人并亲近有道义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你执政怎么能用诛杀的手段？你想要行善那么百姓也会变好的。君子的品行像风，小民的品性像草，风从草上吹过，一定会使草倒伏。"说的就是要向百姓宣明教化罢了。

按：此文本《论语·颜渊篇》。

【原文】

7·3 治国有二机①，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

希其刑②，霸者刑德并凑③，强国先其刑而后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④；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于赏，刑罚之甚者至于诛。夫诛赏者，所以别贤不肖而列有功与无功也，故诛赏不可以缪⑤，诛赏缪则善恶乱矣。夫有功而不赏，则善不劝；有过而不诛，则恶不惧。善不劝，恶不惧⑥，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尝闻也。《书》曰："毕力赏罚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二机：两种关键。本条原与上条连成一条，现依《校证》分列。

②希：罕，少。

③凑：会合，这里指合用。

④阙：缺少、不足。

⑤缪（miù）：通"谬"，乖错。

⑥恶不惧：此三字原本脱，据《校证》补。

⑦毕力赏罚：尽力赏罚。此句见今本《尚书·大誓篇》。

【译文】

治理国政有两个关键，就是刑法与德教。行王道的人重德教而罕用刑法，行霸道的人刑法与德教并用，强暴之国是先用刑法而后用德教。刑法与德教，都是教化产生的必由之路。所谓德教，就是培养善良品性并补益不足之处；所谓刑法，就是惩罚罪恶并禁止后来者仿效。因此受仁德教化成就高的应得到奖赏，犯刑受惩严重的应被诛杀。诛杀和奖赏是用来区别贤与不贤并分辨有功与无功的，所以诛杀与奖赏不能错乱，诛杀与奖赏错乱了，善与恶也就错乱了。如果有功而不奖赏，那就不能鼓励人向善；有罪过而不诛杀，那罪恶的人就不会惧怕。善良的人得不到鼓

励，罪恶的人不畏惧，却能用德行来感化天下的，未曾听说过。《尚书》说："尽力于赏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7·4　水浊则鱼困，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必崩，岸竦则必阤①。故夫治国譬若张琴，大弦急则小弦绝矣②。故曰，急辔衔者③，非千里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削，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至矣。《诗》云④："何其处也？必有与也⑤。何其久也，必有以也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阤（zhì至）：崩塌。

②大弦急小弦绝。意指大弦定音太高就会使小弦的音更高而绷断。

③急辔衔：拉紧缰绳。急，拉紧，作动词；辔衔：拴马的笼头与缰绳。

④《诗》云：以下引自《诗经·邶风、旄邱》。

⑤与：相与，帮助。

⑥以：原由，缘故。

【译文】

水浑浊就会使鱼儿难以生存，政令苛刻就会使百姓动乱，城墙太陡峭就会崩塌，河岸高耸就会溃塌。因此治理国家好比调琴定音，大弦拉得太紧了，小弦就会绷断。所以说：紧拉马缰的人，不是驰驱千里的御手。发出声响的声音，传不过百里；没有声响的声音，可以传遍四海。因此俸禄超过了他的功劳的人会受损害，名声大过他实际的人会被削弱，实情与德行相符就会得到相应的名声，祸与福是不会凭空降临的。《诗经》上说："为什么会在那里安居？一定是有人帮助。为什么住得那样长久，一定是

有缘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按：见《淮南子·缪称篇》，又见《韩诗外传》卷一。

【原文】

7·5　公叔文子为楚令尹①，三年，民无敢入朝。公叔子见曰②：“严矣。”文子曰：“朝廷之严也，宁云妨国家之治哉？③”公叔子曰：“严则下喑④，下喑则上聋，聋喑不能相通，何国之治也？盖闻之也，顺针缕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实仓廪，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⑤，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尝有所不受也。”

【注释】

①公叔文子：春秋时卫国大夫，卫献公少子，复姓公孙，名发，卒谥贞惠文子。史不载他曾为楚国令尹。

②公叔子：其人不详。或疑为公叔文子之子。

③宁云：难道说，反诘词。

④喑（yīn音）：通“瘖”，哑。这里指缄默不言。

⑤明主者：以下二句《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作：“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恶有距而不受哉？”本书《正谏篇》最后一则有类似语句。

【译文】

公叔文子作楚国令尹有三年了，百姓没有谁敢入宫求见他。公叔子谒见他说：“你太威严了。”公叔文子说：“朝廷的威严，难道说会妨害国家的治理吗？”公叔子说：“执政太威严就会使下面的臣民缄口不言，下面的人缄口不言那上面的执政者就如同聋子，聋哑不能互通消息，又怎能把国家治理好呢？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针线顺着一个方向就可以织成帷幕，汇积升斗粮食可以充实仓库，合并小水流可以汇成江海。英明的君主，只有接受意见而不实行的，未曾有不接受意见的。”

按：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又见本书卷九最后一则，均以为晏子事。

【原文】

7·6 卫灵公谓孔子曰①："有语寡人②：'为国家者，谨之于庙堂之上③，而国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④。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注释】

①卫灵公：名元，春秋时卫国君，公元前534年至前492年在位。
②有语寡人：有人对我说。
③庙堂：指朝廷。
④恶：厌恶、憎恨。
⑤环堵：四面都是土墙。

【译文】

卫灵公对孔子说："有人告诉我：'掌管国家的人，要在朝政上小心谨慎，国家才会治理好。'这种说法对吗？"孔子说："对。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恨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恨他。知道从自身获得提高的人，也知道从别人身上获得提高。所谓不走出四面围着土墙的斗室，便知道天下大事的人，他懂得由外物而推及自身的道理。"

按：见《尸子·道处篇》、《吕氏春秋·先已篇》，《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7·7 子贡问治民于孔子①，孔子曰："懔懔焉如

以腐索御奔马②。”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而毋畏？”

【注释】

①子贡：见2·4条注①。

②懔懔焉：危惧貌。

【译文】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百姓的事，孔子说：“要小心谨慎，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御奔马一样。”子贡问：“为什么要那样担心呢？”孔子说：“那四通八达的国都到处都是人，按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它，就会是自己所养的牲口，不按正确的方法来引导它，就会成为自己的仇敌。怎么能不担心？”

按：《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

【原文】

7·8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无愚夫愚妇皆曰善①，可乎？”仲曰：“可，然非圣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对曰：“夫短绠不可以汲深井②，知鲜不可以与圣人之言；慧士可与辨物，智士可与辨无方③，圣人可与辨神明。夫圣人之所为，非众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④，则尚与之争，曰不如吾也；百已则疵其过；千已则谁而不信⑤。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⑥，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杀也，可麾而致也⑦；众不可户说也⑧，可举而示也。”

【注释】

①无：无论。

②短绠：短的打水绳。

③无方：没有极限。

④十己：十倍于己。以下"百己"、"千己"用法同。

⑤谁：《校证》疑为"谯（qiào诮）"。谯，通"诮"，讥诮，责备。

⑥稍而掌：《校证》引日人关嘉云："'稍'恐'称'字误。"又疑"掌"为赏。译文暂用其说。

⑦麾：同"挥"，指挥。

⑧户说：挨家逐户进行宣谕。《韩非子·难势篇》："（使）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

【译文】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想在国内办事情，像日月那样明朗，无论多愚昧的男女都说好，可以吗？"管仲说："可以。但这并不是圣人的方法。"桓公问："为什么呢？"管仲回答说："那短绳不能用在深井中打水，知识少的人不能够告诉他圣人的言论；聪明的人才能与他讨论各类事物，智慧的人才可与他讨论没有边际的宇宙，圣人才可与他讨论精神上的最高境界。那圣人能做的事，不是众人所能赶上的。一般的人明知对方胜过自己十倍，往往还要与人争胜，说别人不如自己。如果别人超过自己百倍，就挑剔他的过错；超过自己千倍，就进行讥诮并表示不相信。因此，对百姓不能轻易称赏，只能像对牲口一样归并在一起放养；不能残暴地诛杀，只能指挥招徕；民众不能够逐户宣谕，只能举出范例给他们看。"

按：《校证》以为此文当出自古本《管子》，今本已佚。

【原文】

7·9 卫灵公问于史鰌曰①："政孰为务？"对曰："大理为务②。听狱不中③，死者不可生也，断者

不可属也④，故曰大理为务。”少焉，子路见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马为务。两国有难，两军相当，司马执枹以行之⑤，一斗不当，死者数万。以杀人为非也，此其为杀人亦众矣！故曰司马为务。”少焉，子贡入见，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贡曰："不识哉⑥！昔禹与有扈氏战⑦，三陈而不服⑧，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故曰：'去民之所事⑨，奚狱之所听⑩？兵革之不陈，奚鼓之所鸣？'故曰教为务也。”

【注释】

①史鰌：字子鱼，春秋时卫国大夫，亦称史鱼。曾以尸谏卫灵公用蘧伯玉而斥子瑕。

②大理：掌刑法的官。

③听狱：断案。

④属（zhǔ主）：连接。

⑤枹（fú伏）：鼓槌。

⑥不识：犹言没有见识。

⑦有扈氏：古代部族名。

⑧三陈：即"三阵"。古代兵家以天阵、地阵、人阵为三阵。

⑨事：《校证》引俞樾、关嘉说，认为当作"争"字。

⑩所：《校证》引俞樾说，此"所"与下文"所"字均属衍文。

【译文】

卫灵公向史鱼问道："从政的哪一种官职最重要？"史鱼回答说："刑狱官最重要。办案不公正，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头不能再连结上，所以说刑狱官最重要。"不一会，子路来谒见卫灵公，卫灵公把史鱼的话告诉了他。子路说："军政官最重要。两国有了战祸，两军对杀，军政官擂鼓指挥军队，一次战斗指挥不当，就要死好几万人。如果认为杀人是错误，这样杀人数量会更

多。所以说军政官最重要。”不一会，子贡入宫晋见卫灵公，卫灵公把这两人的话告诉了他。子贡说：“真是太没有见识了！从前大禹与有扈氏交战，三次列阵，有扈氏仍不降服，大禹于是施行教化一年，有扈氏就请求归服。因此说：‘消除百姓争斗的因素，哪来狱案办理？不摆出武器盔甲，哪来战鼓之声？’所以说掌教化的最重要。”

【原文】

7·10　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之？”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牸牛①，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夫何为而与之？”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②：“此夷吾之过也③。使尧在上，咎繇为理④，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注释】

①牸：母牛。

②正衿：整理好衣服。表示恭敬。衿，同“襟”。

③过：原本作“愚”，今据《校证》改。

④咎繇（gāo yáo高摇）：即皋陶，相传为舜时掌刑狱的大臣。上文称“尧”，恐误。

【译文】

齐桓公外出打猎，为追逐一头鹿而奔跑，进入到一个山谷之中，看见一位老翁，就问他说："这是什么谷？"老翁回答说："是愚公谷。"齐桓公问："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老翁回答说："因为我而给它命名。"齐桓公说："现在我看你这样的仪表，不像是愚蠢的人，为什么要因为你而取名愚公谷呢？"老翁回答说："请让我陈述原因：我从前养过一头母牛，生下牛犊长大后，我卖掉它买了一匹马驹。有个年轻人说：'牛是不能生马的。'于是便牵走了我的马驹。邻居听说这件事，认为我太愚蠢了，所以把这个山谷命名为愚公谷。"齐桓公说："你确实太愚蠢了！你为什么要把马驹给他呢？"齐桓公于是回到宫中，第二天上朝时，将此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理好衣服，拜了两拜说："这是我的过错，假若尧舜在上，咎繇作刑狱官，怎么会有随便取人马驹的事呢？如果有人像这个老翁一样被人侵暴，也决不会给他马驹的。老翁知道狱案诉讼不公正，所以把马驹给了他。请让我下去很好地整顿政治。"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这件事，齐桓公是建立霸业的国君，管仲是贤明的辅佐，还有把智者当成愚者的时候，何况赶不上桓公与管仲的人呢！"

按：《艺文类聚》九引《韩子》有此文，但今本《韩非子》不载。另又见《太平御览》引《桓子新论》。

【原文】

7·11 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①："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者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②，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诛之③，是虐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讼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

姓从风矣；躬行不从，而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④，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⑤，陵迟故也⑥。今是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弗逾乎？《诗》曰：'俾民不迷⑦。'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不试⑧，刑错而不用也⑨。”于是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注释】

①康子：即季孙肥，见7·2条注①。

②戮：羞辱。

③不教：原作“不孝”，据《校证》从崇文局本改。

④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或八尺，说法不一。

⑤升：爬，登。

⑥陵迟：缓延的斜坡。下文“陵迟”引申为衰落之意。

⑦俾民不迷：此句引自《诗经·小雅·节南山》。俾，使。

⑧威厉而不试：威严非常而不轻易发威。“试”，原作“至”，据《校证》依《荀子》改。

⑨错：同“措”，放置。

【译文】

鲁国有父子互相告状的，季孙康子说：“杀掉他们。”孔子说：“不能杀死他们。百姓不懂得父子相讼的不对已经很久了，这是在上执政者的过错。执政者遵循正道，这样的人就没有了。”康子说：“治理百姓以孝道为根本，现在杀一人来羞辱那些不孝的人，不也可以吗？”孔子说：“不教导就杀人，这是滥杀无辜。三军大败，不能行杀伐；刑狱没有整顿好，不能用刑罚；执政者宣示的教化，应该自己首先实行它，那么百姓就会像顺从风向一样地服从；自己亲身实行了还有人不服从，随后就用刑罚对待他，这样人们就知道什么是罪过了。那七尺高的墙，人不能跨越；七百尺

高的山，小孩都能爬上去游玩；因为那是缓延的斜坡。现在仁义衰落已经很久了，能说人们不会超越界限吗？《诗》上说：'要使人民不迷失方向。'从前君主引导他的百姓不使他们迷失方向，因此威严非常却不轻易发威，虽有刑罚却往往放置不用。"告状的人听到这番话，于是就请求不再上告了。

按：《韩诗外传》卷三与此文略同而较详。事又见《荀子·宥坐篇》、《孔子家语·始诛篇》，但文字各有不同。

【原文】

7·12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①，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②。"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③，远罪则民寿。"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④，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注释】

①鲁哀公：见1·5条注①。

②政在：原作"政有"，依《校证》引俞樾、关嘉说改。

③远罪：远离罪过，意指不会犯罪。

④恺悌君子：和乐平易的君主。恺，和乐；悌，平易。此句与下句引自《诗经·大雅·泂酌》。

【译文】

鲁哀公向孔子问为政治国的事，孔子回答说："为政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富裕长寿。"哀公问："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减轻赋税百姓就会富足，没有争斗的事百姓就不会犯罪，不犯罪百姓就会长寿。"哀公说："像这样做，那我就会贫穷了。"孔子说："《诗》上说：'和乐平易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没有见过那做儿子的富有但父母却贫穷的。"

按：《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7·13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①，是谓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对曰："宿善不祥②。"是日也，发其仓府，以振鳏寡孤独③。

【注释】

①亡道之国：《校证》引《尉缭子》、《荀子》、《淮南子》诸书，认为"道之"二字为衍文。译文从此说。

②宿善：对某种言论或主张表示赞赏却不尽快实行。宿，使……停留。

③振：同"赈"，救济。

【译文】

文王问吕望说："怎样治理天下？"吕望回答说："行王道的国家使百姓富足，行霸道的国家使武士富足，仅能保存自己的国家使大夫富足，快灭亡的国家使仓库富足，这就叫做上边外溢下边漏失。"文王说："讲得好。"吕望说："知道好却不实行是不吉祥的。"当天，文王就打开他的粮仓和钱库，用来赈济年老丧偶没有儿女的人和失去父母的孤儿。

按：《校证》认为此文为《太公书》佚文。

【原文】

7·14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①，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

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义也②，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③，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怨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④，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注释】

①而：《校证》疑为衍文。

②义：合宜的道理、行为、原则。

③罢：同“疲”，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④遇：对待。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治国的根本方法该怎么样？”太公回答说：“治国的根本方法，不过是爱护百姓罢了。”武王又问：“怎样爱护百姓呢？”太公回答说：“使他们得利而不受损害，使他们农事成功而不遭败坏，使他们能够生存而不被杀戮，给他们衣食而不要掠夺他们，使他们欢乐而不受痛苦，使他们高兴而不生怨怒，这就是治国的根本方法。驱使百姓的原则，不过是爱护他们罢了。百姓失去他们的职业，就是损害了他们；农作物不能按时耕种收获，就是毁坏他们的生机；对有罪的人加重刑罚，就是杀害他们；加重赋税，就是掠夺他们；徭役繁多而使民力疲惫，就是使他们痛苦；使他们劳苦又不断侵扰他们，就是使他们怨怒。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对待百姓如同父母爱护子女，兄长爱护弟弟一样。听说他们挨饿受冻就为他们伤心，看见他们劳苦就会为他们悲痛。”

按：见《六韬·文韬·国务篇》。

【原文】

7·15　武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①。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②，女谒不听③；上无淫慝④，下不阴害⑤；不幸宫室以费财⑥，不多观游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⑦，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武王曰："善哉！"

【注释】

①自奉薄：自己的日常供给很节省。

②荒：迷乱、享乐过度。

③女谒：通过宫中受宠的女人进行干求请托。

④淫慝（tè特）：邪恶不正。

⑤阴害：暗中作恶。

⑥幸：《校证》引俞樾说，"幸"乃"辛"之误，"辛"通"新"。译文暂从此说。

⑦腐蠹：腐烂虫蛀。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说："贤明的君主怎样治国？"太公回答说："贤君治国，他的政治清平，官吏不苛刻，赋税有节制，他的个人享用很节省。他不因个人的喜好而损害国法，赏赐不给与无功的人，刑罚不施于无罪的人；不因为高兴就赏赐，不因为动怒就诛杀；残害百姓的人有罪，推荐贤才检举过失的人有赏；后宫不荒淫，不允许嫔妃干求请托；居上位的人没有邪恶不正的行为，在下的人不会暗中作恶；不新建宫室来耗费钱财，不多筑观赏游

玩的亭台水池来使民力疲困，不雕花镂刻来供自己耳目享受；官府中没有腐烂虫蛀的粮食和财物，国内没有流浪饥饿的百姓。这就是贤君治国的景象。”武王说：“这太好了！”

按：见《群书治要》引《六韬·文韬》、《太公阴谋》。

【原文】

7·16　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①，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②，是以其法令数更也。”

【注释】

①不法法：不依法办事。前一“法”字为遵守、执行之意，作动词。
②更为法：另外制定法律。

【译文】

周武王问姜太公说：“治国多次改变法令，是什么原因？”太公说：“治国却多次改变法令，是因为治国的人不依法办事，而把他所认为好的当作法令，所以法令一颁布就产生动乱，一动乱就另外制定法律，因此他的法令多次更改。”

按：见《六韬·文韬》，文较详。

【原文】

7·17　成王问政于尹逸曰①：“吾何德之行，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②？”对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对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畜也③，不善则仇也。夏、殷之臣，反仇桀、纣而臣

汤、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归神农氏⑤。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无惧也？”

【注释】

①尹逸：即“尹佚”，周成王时史官。

②度：程度、限度。

③畜：家畜。

④夙沙：炎帝时侯国，始煮海水为盐，后为炎帝所灭。

⑤神农氏：即炎帝，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

【译文】

周成王向尹逸询问政事说：“我要实行什么样的德政，才会使百姓亲附呢？”尹逸回答说：“要按一定的时节驱使他们，使他们恭敬顺从，忠于职守，爱戴尊长；颁布法令要讲究信用，说话算话。”成王问：“这种程度要怎样才能达到？”尹逸回答说：“要像面临深渊，踩上薄冰一样。”成王说：“这太可怕了！”尹逸说：“天地之间、四海之内的万事万物，你正确地对待它，就会像家畜一样驯善；不正确地对待它，就会成为仇敌。夏、商时代的臣子，反而仇视桀、纣而向商汤、周武王称臣；夙沙国的百姓，自己攻杀他们的君主而归降了神农氏。这是君王所清楚知道的事，这怎么不可怕呢！”

按：见《淮南子·道应篇》，《尹文子·上仁篇》以为老子语。

【原文】

7·18　仲尼见梁君①，梁君问仲尼曰：“吾欲长有国；吾欲列都之得②；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当时③；吾欲使圣人自来；吾欲使官府治；为之奈何？”仲尼对曰：“千乘之君，万乘之主，问于丘者多矣，未尝有如主君问丘之术也。然而尽可得也。

丘闻之，两君相亲④，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之得；毋杀无辜，毋释罪人，则民不惑；益士禄赏⑤，则竭其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尚贤使能，则官府治。”梁君曰：“岂有不然哉！”

【注释】

①梁君：《校证》引俞樾说，仲尼时无梁君，当从《孔子家语》作“宋君”。

②列都之得：即“得列都”，拥有分封的都邑。

③当时：适时。

④两君：《孔子家语》作“邻国”。

⑤益士禄赏：增加士人的禄爵和赏赐。益，增加，作动词。

【译文】

孔子谒见梁国国君，梁君问孔子说：“我想要长久地保住国家，拥有分封的都城；我想要使百姓安定而不困惑；我想使士人竭尽他们的才力；我想使日月的运行正常；我想使圣人自动到来；我想使官府得到治理。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孔子回答说：“千辆兵车的君王，万辆战车的国主，向我请教的人太多了，但还没有像大王您这样问我治国方法的。不过您完全可以做到。我听说，邻国两君和睦相处，就会长久保住国家；君王贤惠臣子忠诚，就会长久地拥有分封的都城；不要杀害无罪的人，不要放过有罪的人，就会使百姓不困惑；增加士人的俸禄赏赐，就会使他们竭尽自己的才力；尊崇天命敬奉鬼神，就会使日月运行正常；善于使用刑罚，就会使圣人自行到来；重视贤士任用能人，就会使官府得到治理。”梁君说：“难道有与此相反的吗！”

按：《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7·19　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①，夫子曰：“政在

附近而来远②。'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③。'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④，外障距诸侯宾客⑤，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齐景公奢于台榭，淫于苑囿⑥，五官之乐不解⑦，一旦而赐人百乘之家者三⑧，故曰政在于节用。此三者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⑨。'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⑩。'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蔑资，曾莫惠我师⑪。'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注释】

①叶（shè社）公：春秋时楚人，原名沈诸梁，字子高，食采于叶县，自称叶公。

②附近来远：使邻近的人归附，使远方的人前来投靠。"附"与"来"均作使动用法。

③谕：《校证》引诸说，认为此"谕"字当作"论"。论，选择。下文"谕"字同此。

④比周：结党、勾结。"周"下原衍"公"字，据《校证》引卢文弨校语删。

⑤障距：阻隔拒绝。

⑥苑囿：畜养禽兽的园林。

⑦五官：人身五种感官。说法不一，一般以耳、目、鼻、口、舌为五官。解：同"懈"。

⑧家：卿大夫的采地。

⑨斯瘼：这样痛苦。爰：何处。此二句引自《诗经·小雅·四月》。

⑩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实际是他们不能尽职，只认为君王有过失。朱熹《诗集传》："谗人不能供其职事，徒以为王之病而已。"止，即职；共，供职；邛（qióng穷），毛病。此二句引自《诗经·小雅·巧言》。

⑪相乱蔑资，曾莫惠我师：死亡祸乱将资财耗尽，怎么不施惠给众人。"相"《毛诗》及各本均作"丧"；蔑，无，没有；曾，竟然，怎么；师，众人。此二句引自《诗经·大雅·板》。

【译文】

子贡说："叶公向先生请教政事，先生您说：'执政要使近邻来附，使远方民众归顺。'鲁哀公向先生询问如何从政，先生说：'从政要善于选择大臣。'齐景公向先生询问如何执政，先生说：'执政在于节省开支。'这三个人都向先生询问执政的事，先生回答的都不同，难道是政事本身有所不同吗？"孔子说："楚国土地广阔但都城狭窄，百姓有离开它的意向，所以说执政在于使近邻亲附使远人来归。鲁哀公有三个臣子，在国内互相勾结来迷惑他们的国君，对外阻隔诸侯拒斥宾客，蒙蔽国君的视野，所以说执政在于选择臣下。齐景公在亭台水榭方面十分奢侈，整天沉溺在园林之中，声色的享乐从不肯放松，一个早上就赏给人大夫一级的采邑有三次，所以说执政在于节省开支。这三种回答都讲的是执政的事，《诗》上不是说过吗：'离乱这样痛苦，何处才能依归？'这就是伤痛离散引起动乱的诗句。'实际是他们不能尽职，只以为君王有过失。'这就是伤痛奸臣欺蒙君主而作乱的诗句。'死亡祸乱把资财耗尽，竟然不施惠给众人。'这就是伤痛奢侈不节省引起动乱的诗句。明察这三种情况下百姓不同的愿望，处理政事难道会相同吗？"

按：见《韩非子·难三》。另《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辨政》、《汉书·武帝纪》等均叙述到这件事，但文字比较简略。

【原文】

7·20　公仪休相鲁①，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

休曰："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②，苛令吾不布，吾已闭心矣③，何闭于门哉！"

【注释】

①公仪休：战国时鲁相。奉法循理，不与民争利。
②蒙山：山名，在山东蒙阴县南。
③闭心：息心绝欲。

【译文】

公仪休做鲁国国相时，鲁国君去世，左右的大臣要求关闭宫门。公仪休说："不要关。鱼池我没有征税，蒙山我没有收赋，苛刻的法令我不颁布，我已经息心绝欲了，又何必关闭宫门呢！"

【原文】

7·21　子产相郑，简公谓子产曰①："内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之不洁②，寡人之丑也③。国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④，夫子之丑也。"子产相郑，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也⑤。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善断事⑥；子太叔善决而文⑦；公孙挥知四国之为⑧，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⑨，变而立至⑩，又善为辞令；裨谌善谋⑪，于野则获，于邑则否。有事，乃载裨谌与之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断之，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

【注释】

①简公：即郑简公，名嘉，公元前565年至前530年在位。
②子女：这里专指女子。

③丑：耻辱。

④封疆：疆界。

⑤患也：以上一段见《尸子·治天下篇》。又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文微异。

⑥冯简子：春秋时郑国大夫，能断大事。

⑦子太叔：姓游名吉，郑国正卿，后继子产为相，为政宽平。善决：与上文义复。《校证》引《左传》，认为是"美秀"之讹。译文从之。

⑧公孙挥：字子羽，郑简公时任行人之职。

⑨而：同"能"。

⑩变而立至：义费解。《校证》引诸说，以为"变立"当作"班位"应连上读，"而"、"至"均为衍文。班位：官品等级。

⑪裨谌（pí chén皮陈）：郑国大夫。谋：计谋，筹策。

【译文】

子产作了郑国国相，郑简公对他说："宫内的政事不出我管，宫外的政事我不干预。凡是衣衫皮袍不华美，车马不曾装饰，女子操守不贞，这是我的耻辱。国家治理不好，疆界不稳定，这是你的耻辱。"子产作郑国国相，直到郑简公去世，国内没有动乱，国外没有诸侯的侵犯。子产执政的时候，选择贤能加以任用。冯简子善于决断大事；子太叔秀美而善于文辞；公孙挥知晓四境邻国的所做所为，并能分辨那些国家卿大夫的宗族姓氏、品级职位，又能言善辩；裨谌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就行，在城中谋划就不行。凡有国家大事，子产就乘车拉上裨谌与他到野外去，让裨谌谋划行与不行，然后告知冯简子来决断这件事，再让公孙挥准备应对的言辞，事情议定之后，便交给太子叔去办，并应酬回答宾客，因此很少有失败的时候。

按：本《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文字略有不同。

【原文】

7·22　董安于治晋阳①，问政于蹇老②。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

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注释】

①董安于：见2·10条注②。

②蹇老：战国时魏人，生平不详。

【译文】

董安于治理晋阳城，向蹇老请教从政的事。蹇老说：“记住三个字：叫忠、信、敢。”董安于问：“什么叫忠呢？”蹇老说：“要忠于君主。”安于又问：“什么叫信呢？”蹇老说：“政令要讲信用。”安于再问：“什么叫敢呢？”蹇老说：“要敢于不用无才无德的人。”董安于说：“这三个字足够了。”

按：《校证》认为此文与《群书治要》所引《吕氏春秋》魏武侯与吴起论治西河的问答相似，疑一事因传闻而异。

【原文】

7·23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①，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义②。”豹曰：“敢问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③，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贤豪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闻从事④。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⑤，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注释】

①魏文侯：见2·5条注①。西门豹：见2·7条注⑭。邺：

见2·7条注⑬。

②全功成名布义：完全成功取得美名传布道义。

③是：因为。

④特闻：只凭传闻。

⑤入官：初入官府，指上任。

【译文】

魏文侯派西门豹前去治理邺城，告诉他说："一定要完全成功取得美名传布道义。"西门豹说："我斗胆请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魏文侯说："你去吧！因为没有哪一座城邑没有贤士豪杰雄辩博识的人，没有哪一座城邑没有好宣扬别人缺点，隐瞒别人优点的人。前去一定要访问豪杰贤士，乘机亲近他们；访问雄辩博识的人，要趁此拜他们为师；还要访问那些好宣扬别人短处、掩盖别人长处的人，要伺机详察他们的言论，不能只凭传闻办事。耳朵听到的不如亲眼见到的，眼睛看到的不如伸脚踩到的，伸脚踩到的不如亲手拿来辨别的。人刚到任做官，如同进入昏暗的房间，时间长了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心明眼亮就可以开始治理，这样的治理就能行得通。"

按：此文与《战国策·魏策》所载文意略同。

【原文】

7·24　宓子贱治单父①，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亦治单父②，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贱，宓子贱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佚③。"人曰："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治④，任其数而已矣⑤。巫马期则不然，弊性事情⑥，劳烦教诏⑦，虽治，犹未至也。"

【注释】

①宓（fú伏）子贱：春秋时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后世追封为单父侯。　单父（shàn fǔ善甫）：古邑名。相传为虞舜师单卷所居，故名。春秋时为鲁邑，治所在今山东单县。

②巫马期：复姓巫马，名施，字子期，孔子弟子，曾任单父宰。

③佚：同“逸”。

④百官：众官吏。

⑤数：命数、自然规律。

⑥弊性事情：损伤性情。弊，使……疲困；事（zì字），杀，刺入，这里引申为伤害。

⑦教诏：教化宣谕。

【译文】

宓子贱治理单父城，弹奏琴曲，身不下公堂而单父得到治理。巫马期也治理过单父城，从星亮出门到星亮回家，日夜不能安居，凡事必定亲自处理，单父也得到治理。巫马期向宓子贱请教这劳逸的原故，宓子贱说：“我这样做叫做用人，你那样做叫做用力。用力的人当然劳苦，用人的人当然轻松。”有人说：“宓子贱可算是位君子，四肢轻闲，不劳耳目，心平气和，但所有公事都办得很好，他只是任其自然罢了。巫马期却不是这样，他损害自己的性情，辛辛苦苦地去宣传教导，虽然也能治理，但还是不能达到所有目标。”

按：此文所记亦见《吕氏春秋·察贤篇》、《韩诗外传》卷二。

【原文】

7·25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而众说①，语丘所以为之者。”曰：“不齐父其父②，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③。”孔子曰：“善，小节也④，小民附矣⑤！犹未足也。”曰：“不齐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⑥；友十一人，可以教学矣。中节也⑦，中民附矣⑧，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皆教不齐所以治之术。”孔子曰：“欲其大者⑨，乃于此在矣。昔者尧、舜清微其身⑩，以听观天下，务来贤人。夫举贤者，百福之宗也⑪，而神明之主也。惜乎⑫！不齐之所治者小也！不齐所治者大，其与尧、舜继矣。”

【注释】

①说：同“悦”，引申为赞赏。

②不齐：宓子贱以名自称。父其父：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对待百姓的父亲。前一“父”作动词，下文用法同此。

③丧纪：丧事。

④小节：细小的善行。

⑤小民：平民。

⑥弟：同“悌”，敬爱兄长。

⑦中节：中等的善行。

⑧中民：中等阶层的人。

⑨欲其大者：想要使自己有大的成就。

⑩清微其身：使自身清廉卑下。意即做出表率，礼贤下士。

⑪百福：各种福佑。

⑫惜乎：此二字原脱，今据《校证》补。

【译文】

孔子对宓子贱说：“你治理单父得到众人的好评，告诉我你是靠什么做到这一步的。”子贱说：“我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百姓的父亲，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的子女。抚恤所有的孤儿并为百姓的丧事而哀痛。”孔子说：“不错，但这只是小的善

行，能使平民亲附，但还不够。"子贱又说："我当作父亲一样对待的有三人，当作兄长一样对待的有五人，所结交的朋友有十一人。"孔子说："当作父亲一样对待的三人，能够用来教育人们尽孝道了；当作兄长一样对待的五人，能够用来教育人们敬爱兄长了；结交朋友十一人，能够以此教育人们互相学习了。这些是中等的善行，中等阶层的人会亲附，但是还不够。"子贱说："此地百姓中有比我贤明的五个人，我向他们学习，他们都教给我怎样从政治民的方法。"孔子说："要想使自己成就大事业，关键就在这里了。从前尧、舜清心寡欲放下架子，来观察、了解天下的人才，致力于招揽贤人。推举贤人，这是各种福佑的根本，也是神灵主宰的要务。可惜啊！子贱所治理的地方太小了，如果子贱所治理的地方很大，他的政绩将与尧、舜相继了。"

按：本《韩诗外传》卷八，又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辨证篇》。

【原文】

7·26　宓子贱为单父宰①，辞于夫子②。夫子曰："毋迎而距也③，毋望而许也④，许之则失守，距之则闭塞。譬如高山深渊，仰之不可极，度之不可测也⑤。"子贱曰："善，敢不承命乎！"

【注释】

①宰：古代采邑的长官。这里指县令。
②夫子：这里指孔子。
③迎：同"逆"，对立。距：同"拒"。
④望：期望。
⑤度：测量。

【译文】

宓子贱将要作单父县令，向孔子辞行。孔子说："对百姓不要

对立拒斥，也不要有所期求便许诺。随便许诺便会失去原则，与他们对立就会闭塞下情。从政的人好比高山深池，仰望它不能看到顶峰，丈量它也测不到底。”子贱说：“对，怎敢不接受老师的教诲呢！”

按：此文所记孔子语，《六韬·文韬·大礼篇》作姜太公语。又见《管子·九守篇》、《鬼谷子·符言篇》。

【原文】

7·27　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①，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昼曰：“夫投纶错饵②，迎而吸之者，阳桥也③，其为鱼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鲂也④，其为鱼也，博而厚味⑤。”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于道⑥。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昼之所谓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⑦，而与之共治单父。

【注释】

①过：拜访。　阳昼：人名。生平不详。

②投纶错饵：抛下钓丝放上鱼饵。纶（lún轮），钓丝；错，通“措”，放置。投，原本误作“报”，今据《校证》改。

③阳桥：一种白色的鱼。

④鲂：一种鳊鱼，形宽而薄，细鳞厚肉。

⑤博而厚味：肉肥多而味美。

⑥冠盖：官吏的服饰和车乘。这里借指官吏。冠，礼帽；盖，车盖。

⑦耆（qí其）老：老人。六十曰耆，七十曰老。

【译文】

宓子贱将要作单父县令，去拜访阳昼，并说："你有什么话来赠送我吗？"阳昼说："我从小贫贱，不懂得治民的方法。只有钓鱼的两点体会，让我拿它送给你吧。"子贱说："钓鱼的体会怎么样？"阳昼说："抛下钓丝投放诱饵，迎上来吞食的鱼，名叫阳桥，这种鱼肉少且味道不美；如果是若隐若现，似食不食的鱼，名叫鲂鱼，这种鱼肉肥厚而味美。"宓子贱说："讲得好。"在他未到单父城时，在大道上迎接他的官吏来往不断，子贱说："快赶车走，快赶车走，那阳昼所说的'阳桥鱼'来了。"于是他到单父后，请出那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并与他们共同治理单父。

【原文】

7·28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①，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孔蔑，问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袭②，学焉得习③，以是学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禄少，饘粥不足及亲戚④，亲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说，而复往见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贱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学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虽少，饘粥得及亲戚，是以亲戚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公事虽急，夜勤吊死视病，是以朋友益亲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也，斯焉取斯⑤！"

【注释】

①兄子：原作“弟子”，依《校证》改。孔蔑：名忠，字子蔑。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②王事若袭：公事缠身。袭，本义为衣服一套，衣加身也为袭，这里引申为包裹、缠绕之意。

③焉：怎么。疑问词。

④饘（zhān沾）粥：稀饭。二字原均作“鬻”，从卢文弨说径改。下文亦同。

⑤斯焉取斯：这人从哪里学到这种品德。前一“斯”指代“此人”；焉，哪里；后一“斯”，指代“这种品德”。以上孔子语引自《论语·公冶长》。

【译文】

孔子的哥哥有个儿子名叫孔蔑，与宓子贱同时在做官。孔子经过孔蔑处，问他说：“自从你做官后，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孔蔑说：“自从我做官后，没有得到什么，但失去的却有三种，这就是：公事缠身，过去所学知识不能温习，因此学习不能够融会贯通，这是一失；俸禄太少，稀饭还不够供给亲戚，亲戚日益疏远了，这是二失；公事繁忙紧张，不能去吊唁死者和探望病人，因此朋友日益疏远了，这是第三失。”孔子不高兴，又前去见子贱，说：“自从你做官后，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子贱说：“自从我作官后，没有失去什么，却得到了这三样：当初记诵的文章，现在实践并推行它，于是学习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这是所得之一；俸禄虽少，可稀饭还能供给亲戚，因此亲戚更加亲近，这是所得之二；公事虽然紧张，夜里常去吊唁死者和探望病人，因此朋友更加亲密了，这是所得之三。”孔子评论子贱说：“这人真是君子啊！这人真是君子啊！鲁国如果没有君子，这人是从哪里学到这种品德呢？”

【原文】

7·29　晏子治东阿①，三年，景公召而数之

曰②："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③。"晏子对曰："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于是明年上计④，景公迎而贺之曰："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⑤，货赂不至⑥，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后之治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会赋敛⑦，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家；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⑧，避贤者之路⑨。"再拜便僻⑩。景公乃下席而谢之曰："子强复治东阿⑪。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

【注释】

①东阿：地名，春秋时齐国柯邑，后名阿邑，秦汉时为东阿县。故址在今山东阳谷东北五十里。

②数：责备。

③大诛：重罚。

④上计：春秋战国至秦汉时，各地官吏在年终将全年地方上各种情况的统计表册上报朝廷。

⑤属托：请托。

⑥货赂：贿赂。

⑦并会：《校证》疑"会"是"曾"字之误，并引《说文》云："曾，益也。"其说可从。

⑧愿乞骸骨：古人请求辞职的谦词。

⑨避：退避、让开。

⑩便（piān骈）僻：本义为"逢迎谄媚貌"，但于此句义不可通。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本）以为"僻"当读为"避"。译文姑作

"退避"解。

⑪强（qiǎng抢）：勉强、勉力。

【译文】

晏子治理东阿县，过了三年，齐景公召见并责备他说："我认为你能干，才让你治理东阿，现在你越治越乱，你下去自己反省吧，我准备对你重罚。"晏子对他说："我请改换方法和措施再治东阿，三年不能治理，请定我死罪。"齐景公答应了他。于是在第二年年终，晏子将东阿县各种情况的统计表册报送朝廷，景公迎上去并祝贺他说："太好了！你治理东阿县！"晏子对他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县，不接受别人的请托，不受人贿赂，塘堰里的鱼让贫民得利，在那时，百姓没有挨饿的人，但君王反而降罪于我；现在我又治理东阿，请托之风盛行，贿赂上门，还加重赋税，仓库少收藏，以便利左右的人，塘堰里的鱼，都落入权贵之家，在这时，饥饿的人超过了半数，君王却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实在愚昧不能再治理东阿了，请准许我辞职，为贤人让路。"说完拜了又拜，便要退避出去。齐景公于是起身离座并向他道歉说："你勉力再治东阿，东阿县就是你的东阿县，我不会再对你进行干预了。"

按：本《晏子春秋·外篇》，事又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但文字多有不同。

【原文】

7·30　子路治蒲①，见于孔子曰："由愿受教。"孔子曰："蒲多壮士②，又难治也；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摄勇③；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

【注释】

①蒲：地名。见2·25条注①。

②壮士：即勇士。

③摄勇：威慑勇士。摄，通“慑”。

【译文】

子路将要治理蒲邑，他拜见孔子并说：“我愿接受先生的教诲。”孔子说：“蒲邑有很多勇士，又难于治理。但我告诉你，只要遇事恭谨有礼，就能威慑那些勇士；执政宽缓公正，就能容纳民众；自身谨慎廉洁，就能够亲近上司。”

按：此文所记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

【原文】

7·31　子贡为信阳令①，辞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顺之②，因天之时③，无夺无伐④，无暴无盗。”子贡曰：“赐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贤⑤，是谓夺也；以贤伐不肖⑥，是谓伐也；缓其令，急其诛，是谓暴也；取人善以自为己，是谓盗也。君子之盗，岂必当财币乎⑦？吾闻之曰：知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谓蔽贤也；扬人之恶者，是谓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谤者，是谓不足亲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无所伤也；言人之恶者，无所得而有所伤也。故君子慎言语矣，毋先己而后人，择言出之，令口如耳。”

【注释】

①信阳：地名，春秋时楚邑，故城在今河南信阳县南四十里。

②力之顺之：努力去做，谨慎从事。顺，通“慎”。

③因：顺应。天：原作“子”，依《校证》改。

④夺：错乱。 伐：砍斫。

⑤以不肖伐贤：《校证》引卢文弨说，此句当依《孔子家语》作“以贤代贤”。译文从此说。

⑥以贤伐不肖：《校证》引诸说，以为当依《孔子家语》作“以不肖代贤”。译文从此说。

⑦当：是，为。

【译文】

子贡要作信阳县令，去向孔子辞行。孔子说：“努力去做，谨慎从事，顺应天时，不要‘夺’不要‘伐’，不要‘暴’不要‘盗’。”子贡说：“我从小就事奉君子，君子难道会有盗窃的行为吗？”孔子说：“如果用贤人代替贤人，这就叫做‘夺’；用不贤的人代替贤人，这就叫做‘伐’；你的法令松弛但诛杀峻急，这就叫做‘暴’；拿别人的长处当成自己的，这就叫做‘盗’。君子盗窃的，难道一定是钱财吗？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会当官的人，执法利于人民；不会当官的人，歪曲法令来侵害百姓。这都是怨恨产生的根源。当官一定要公平，面对钱财一定要廉洁，廉洁公正的操守，是攻不败的。抹杀别人优点的，这就叫障蔽贤路；宣扬别人缺点的，这就叫做小人；在内不相互教导，却在外进行诽谤，这种人是不可亲近的。宣扬别人长处的，自己会有所得而不会有损失；宣扬别人短处的，自己什么也不会得到反而会有损失。所以君子说话要十分谨慎，不要自己抢着先说而让别人后说，说出来的话要经过选择，使口说的和耳听的一样。”

按：《孔子家语·辨政篇》用此文。

【原文】

7·32 杨朱见梁王①，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②。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

治天下如运诸手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③。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汙池④，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⑤，不可从繁奏之舞⑥，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杨朱：字子居，战国时魏人。在孟子之前，墨子之后。其学说与墨子“兼爱”相反，而重在“爱己”，为当时儒家斥为异端。著述不传，其学说散见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中，《列子》有《杨朱篇》，但不可信。梁王：即魏王。

②如运诸掌然：好像将一件物品在手掌上玩弄一样。诸，“之”、“于”的合音。

③之：指代理由，即下文一番言论。

④汙：同“污”。

⑤黄钟大吕：古代乐律名，亦为两种钟名。其声调舒缓宏亮。

⑥繁奏：细碎急促的乐曲。

⑦不小苛：不在细小的方面苛求。

【译文】

杨朱谒见魏王，说治理天下如同将一件物品在手掌上玩弄一样。魏王说：“先生你有一妻一妾都不能管好，三亩大的园子草都不能锄，还说治理天下如同在手掌上玩弄物品，凭什么呢？”杨朱说：“我当然有道理。您没见过那些羊吗？上百的羊成为一群，让五尺高的少年扛着木杖跟随它们，想要羊群向东就向东，想要羊群朝西就朝西。您如果让尧牵着一只羊，让舜扛着木杖跟在羊后面，那么混乱就开始了。我听说，那吞舟的大鱼无法在水池中游动，鸿雁高飞，不会接近污水池。什么原因呢？因为它们的志向

极远大。黄钟大吕，不能为节拍繁碎的乐舞伴奏，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音节稀疏。能办大事的不一定会办小事，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能在细节上苛求。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按：事见《列子·杨朱篇》，又见《金楼子·立言下篇》。

【原文】

7·33　景差相郑①，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②，覆以上衽。晋叔向闻之曰③：“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④？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⑤，六畜且不濡足⑥，而况人乎？”

【注释】

①景差：此人非楚国景差，生平不详。

②下陪乘：让侍卫下车。下，使……下；陪乘，即骖乘，车上侍卫。

③叔向：人名。见5·15条注②。

④固：鄙陋。

⑤津梁：桥梁。津，渡口；梁，桥。

⑥六畜：六种家畜，即牛马猪羊鸡犬。　濡：湿，浸水。

【译文】

景差做了郑国国相。郑国有人冬天趟水过河的，出水后感到小腿寒冷。后来景差路过这里，让侍卫下车载上那人，并用自己的上衣给他盖在身上。晋国的叔向知道此事后说：“景差作人家的国相，这样做岂不是太鄙陋了吗？我听说优秀的官吏处在国相职位上，每年三月就修整好沟渠，到十月就建成了桥梁，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都不会打湿脚，何况人呢？”

按：此文所记与《孟子·离娄下》所载“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事略同。

【原文】

7·34　魏文侯问李克曰①："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②，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③，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④？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⑤。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⑥，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⑦。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注释】

①魏文侯、李克：均见2·5条注①②。
②食：读去声，给人食物，作动词。禄：给人俸禄，作动词。
③与：跟从、亲附。
④淫民：这里指无功受禄的多余人。
⑤来：使……来，使动用法。
⑥修：排练。
⑦乡曲：乡里，这里泛指地方上。

【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说："该如何治国呢?"李克回答说："我听说治国的方法是：给劳苦的人饭吃，给有功的人俸禄，任用有才能的人，而且赏赐一定要兑现，处罚一定要适当。"魏文侯说："我赏罚都适当，但百姓仍不亲附，是什么缘故呢?"李克说："国内大概有无功受禄的多余人吧！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应剥夺这种人的俸禄，以招徕四方的贤士。这种人的父亲有功劳而得到的俸禄，他们的子女无功却要享受。这种人外出就乘高车大马，穿上华美的皮衣，来显示荣华；回到家中就排练各种器乐，使他们的子女也安享佚乐，来扰乱乡里的教化。像这种人，剥夺他们的俸禄用来

招致四方的贤士，这就叫做剥夺无功受禄的多余人。”

按：或以为本篇系《李克书》佚文。

【原文】

7·35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①？”管仲对曰：“患夫社鼠②。”桓公曰：“何谓也？”管仲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③，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④，腹而有之⑤，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⑥，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⑦，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⑧，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⑨，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⑩。有道术之士⑪，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⑫，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道术之士不用矣，此治国之患也。”

【注释】

①国何患：《校证》引《晏子春秋》、《韩非子》、《韩诗外传》，认为“国”上当补一“治”字。译文用此说。

②社鼠：托身土地庙中的老鼠。比喻仗势作恶的人。社，土地神。

③卖权重：卖弄自己握有大权。

④案据：依据、依靠。

⑤腹而有之：《校证》认为当从《韩诗外传》作“覆而育之”。译文用此说。

⑥酤（gū沽）：此处为卖酒，下文为买酒。

⑦置表甚长：挂的酒帘很高。表，标记，即酒帘。

⑧挈（qiè怯）：提。
⑨噬（shì是）：咬。
⑩用事者：掌权的人。
⑪道术：道德学术。
⑫龁（hé和）：咬。

【译文】

齐桓公向管仲问道："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什么？"管仲回答说："担心社鼠。"桓公问："这话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那土地神是用木头捆扎后涂上泥做成的，老鼠便寄身在那里面。用烟熏它又恐怕烧坏了木头，用水灌它又恐怕冲坏了那泥饰，这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杀死，是由于土地神的缘故。国家也有社鼠，君主左右的亲信就是。他们在宫内对君主隐瞒一切善恶情况，在宫外就向百姓炫耀他们手握大权。不杀他们就会酿成祸乱，要杀掉他们，他们又被君主所倚重，常常加以保护和豢养。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有一个卖酒的人，他准备的酒具十分清洁，悬挂的酒帘也很高，但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他问邻里的人这是什么缘故，邻里的人说：'你的狗太凶了，别人提壶进来，准备买你的酒，那狗就扑上来咬人，这就是酒放酸了都卖不出去的缘故。'国家也有猛狗，当权的人就是。有道德学问的贤士，想要求见国君，但当权的人像狗一样扑上去咬他，这种人就是国家的猛狗。左右的亲信是社鼠，当权的人是猛狗，那么有道德学问的贤士就得不到任用了，这就是治理国家所担心的事。"

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两载此事，都认为是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但文字多不同。事又见《晏子春秋·内篇问上》，《韩诗外传》卷七也有记载，文字大体相同，但又以为是齐景公与晏子事。

【原文】

7·36 齐侯问于晏子曰："为政何患？"对曰："患善恶

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对曰："审择左右，左右善，则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恶分。"孔子闻之曰："此言也信矣①！善进②，则不善无由入矣；不善进，则善无由入矣。"

【注释】

①信：确实。

②善进：优秀的人被进用。

【译文】

齐君向晏子问道："从政的人担心什么？"晏子回答说："担心好人坏人分不清。"齐君问："怎样考察他们呢？"晏子回答说："审慎地选择身边的亲信，亲信好，那么百官会各自得到适当的人选并且好人坏人也能分清。"孔子知道这件事说："这话确实不错。好人进用，那么坏人就进不来；坏人进用，那么好人就进不来。"

按：文见《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原文】

7·37　复槁之君朝齐①，桓公问治民焉，复槁之君不对，而循口操衿抑心②。桓公曰："与民共甘苦饥寒乎？夫以我为圣人也，故不用言而谕③。"因礼之千金。

【注释】

①复槁：古代小国名，疑为边远部落。

②循口：抚摸嘴角。操衿：提着衣襟。抑心：按着心口。

③谕：使……明白。

【译文】

复槁的国君朝见齐君，齐桓公问他怎样治理百姓，复槁国君

没有回答，而是摸着口角，提起衣襟，按着心口。齐桓公说："是与百姓同甘苦共饥寒吧？他把我当作圣人，所以认为不用说话就能使我明白。"齐桓公便送他千金之礼。

【原文】

7·38　晋文公时，翟人有献封狐文豹之皮者①，文公喟然叹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为罪也。"大夫栾枝曰②："地广而不平，财聚而不散，独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说之！"栾枝曰："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于是列地以分民③，散财以赈贫。

【注释】

①献：此字原脱，据《校证》引《韩非子》、《金楼子》补。封狐：大狐。文豹：色彩斑斓的豹。

②栾枝：春秋时晋国大夫，卒谥贞子。

③列：同"裂"，分割。

【译文】

晋文公的时候，翟族人有进献大狐皮和文豹皮的，文公长叹一声说："大狐文豹有什么罪过！只因为它们的皮毛而成为罪过。"大夫栾枝说："土地宽广但不平坦，财物集聚而不分散，难道不是大狐文豹的罪过吗？"文公说："讲得好！再说下去！"栾枝说："土地宽广而不平坦，人们就要铲平它；财物聚集而不分散，人们就要争夺它。"晋文公于是划出土地分给百姓，施舍财物来赈济贫民。

按：文见《韩子·喻志篇》，又见《金楼子·立言下篇》，但文字均较简略。

【原文】

7·39 晋文侯问政于舅犯①，舅犯对曰："分熟不如分腥②，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贫。古之所谓致师而战者③，其此之谓也。"

【注释】

①舅犯：即咎犯。见6·3条注③。

②腥：生肉。

③致师：单车入敌，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

【译文】

晋文侯向咎犯问如何从政，咎犯回答说："分熟肉不如分生肉，分生肉不如分土地。割地分给百姓，并增加他们的爵禄。因此君主获得土地，百姓就知道他们也能富足；君主丧失土地，百姓就知道他们会因此贫困。古人所谓单车攻入敌阵挑战的，那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7·40 晋侯问于士文伯曰①："三月朔②，日有蚀之，寡人学惛焉③，《诗》所谓'彼日而蚀，于何不臧'者④，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⑤。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择人，三曰从时。"

【注释】

①士文伯：名匄（gài盖），字文伯。春秋时晋国大夫。

②朔：阴历每月初一。

③惛：神志不清，这里指糊涂。
④臧：善，吉。二句引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⑤谪：责备、惩罚。

【译文】

晋侯向士文伯问道："三月初一这天，有日蚀的现象发生，我学业上糊涂，《诗》上所说'那日蚀发生，有哪件事没办好'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士文伯回答说："讲的是执政不善。国家政治不好，不用好人，就会从日月的灾害上受到惩罚，所以从政的人不能不小心谨慎。从政只有三条要领罢了：一是便利民众，二是选择贤人，三是顺从天时。"

按：文本《左传》昭公七年。

【原文】

7·41 延陵季子游于晋①，入其境，曰："嘻，暴哉国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国乎②！"立其朝，曰："嘻！乱哉国乎！"从者曰："夫子之入晋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③？"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亩荒秽而不休④，杂增崇高⑤，吾是以知其国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视而不下问，其臣善伐而不上谏⑥，吾是以知其国之乱也。"

【注释】

①延陵季子：吴王寿梦少子，名札，因封于延陵，故称延陵季子。
②力屈：人力、财力困乏。
③名之：评价它。
④休：《校证》引日人关嘉说：休，当作"茠"，与"薅"同，指除草。
⑤杂增崇高：杂草丛生而且长得很高。增，野草丛生貌。

⑥伐：自我夸耀，这里指夸夸其谈。上谏：即谏上，对君主进谏。

【译文】

延陵季子游历到晋国，他进入晋国边界就说："唉！这个国家的政治太残暴了！"他进入晋国的都城后说："唉！这个国家的民力已经困乏了！"他拜见晋君，站立在朝廷上说："啊！国政太混乱了！"他的随从问道："先生进入晋国境内的时间不长，为什么对它的评价这样深信不疑呢？"季札说："是这样。我进入晋国境内后，看到田野荒芜而没人除草，杂草丛生而且长得很高，我因此知道晋国的政治残暴。我进入晋国的都城，看见新修的房屋很差，但从前的房屋华美；新筑的墙低矮，从前筑的墙高大；我因此知道晋国的民力很困乏了。我立身在晋国的朝廷上，晋君长着眼睛却不过问下情，他的臣子个个能言善辩却不劝诫国君，我因此知道晋国国政的昏乱。"

按：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原文】

7·42 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①。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②。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③。"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④。"五年，伯禽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难？"对曰："亲亲⑤，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之所以不如鲁也，太公之贤不如伯禽也。

【注释】

①伯禽：见1·3条注①。

②之：到，去。

③迹：踪迹，这里指所走过的道路。

④泽及五世：德泽荫蔽后人五代。

⑤亲亲：亲近父母。后一"亲"指父母。二字下原有"者"字，《校证》引卢文弨说以为衍文，据删。

【译文】

齐国之所以不如鲁国，是因为姜太公不如伯禽贤明。伯禽与姜太公同时受封并各自到自己的封国去，过了三年，姜太公入朝晋见周天子。周公问他："你治理国家为何这样快呢？"太公回答说："尊重贤人，先用疏远的后用亲近的，先立规矩后施仁爱，这是成就霸业的人所走的路。"周公说："太公的恩泽只能荫蔽他后世五代人。"过了五年，伯禽来朝见天子，周公问："你治理国家为何这样艰难？"伯禽回答说："亲近父母，施政先从宫内开始后及宫外，先施仁爱后立规矩，这是成就王业的人所走的路。"周公说："鲁君的恩泽能荫蔽后人十代。"因此鲁国后来有行王道的倾向，是因为仁厚；齐国后来有行霸道的倾向，是因为搞武力政治；齐国之所以不如鲁国，是因为姜太公不如伯禽贤明啊！

按：事又略见《史记·鲁世家》、《吕氏春秋·长见篇》、《淮南子·齐俗篇》、《韩诗外传》卷十。

【原文】

7·43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①。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求买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②，而国莫之服也。

【注释】

①服之：穿这样的衣服。

②旋：旋转、回环。

【译文】

齐景公喜好妇女着男子装束，都城的女人都这样穿戴。齐景公派官吏禁止这件事，下令说："凡是女子打扮成男子的，撕破她的衣服，割断她的腰带。"但是裂衣断带的人到处可见，仍然不能禁止。晏子谒见景公，景公问他："我派官吏禁止女子穿戴男人的服饰，撕破她们的衣服，割断她们的腰带，但这种人到处可见，仍不能禁止，这是为什么呢？"晏子回答说："您在宫内让女人穿这样的服饰，却在宫外禁止这样做，好比在门上悬挂牛头，却要叫人来买马肉一样。您为何不禁止宫内的女人这样穿戴，那样宫外就没人敢这么做了。"齐景公说："好。"于是命令宫内的女人不准着男装，不到一个月，都城内就没有女扮男装的人了。

按：文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7·44　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①，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毂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②，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注释】

①毂击：车轴相撞击。毂，车轮中心的圆木，插轴而略微向外凸出的部分。

②顺：读为"慎"。

【译文】

齐国人特别喜好让车子轮轴互相撞击来取乐，禁止不了。晏子担忧这件事，就准备了新车好马，外出与人相撞，并说："大车轮轴撞击不吉利。大概是我祭神祭祖时不谨慎，起居行为不恭敬吧！"于是他下车丢弃了车马就离开了。后来齐国的人就不再这样做了。所以说：用法令来禁止人，自己却不带头执行，百姓就不肯停止。因此要感化人的心，不如用身教。

按：文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7·45 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①，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②。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孔子可谓通于化矣，故老子曰："见小曰明③。"

【注释】

①臣妾：奴隶。男曰臣，女曰妾。

②还：用此字句意不明，《校证》据《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所引，疑"还"当作"辞"。译文从此说。

③见小曰明：见老子《道德经》五十二章。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有向诸侯赎回奴隶的，可以从官府中领取金钱。子贡向诸侯赎人，但没要那笔钱。孔子知道此事说："子贡这事就不对了。圣人做事情，能够移风易俗，而且可以对百姓进行教化引导，他的行为并不只是适于自己一人。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赎人要接受国家金钱，就是不廉洁；不接受金钱，

那以后就无力再赎人了。从此以后，鲁国人不会再去赎人了。”孔子真可称得上通达到入化的境界了。所以老子说：“能察见细小事物叫做明。”

按：事又见《吕氏春秋·察微篇》、《淮南子·齐俗》、《道应》二篇，及《孔子家语·致思篇》。

【原文】

7·46 孔子见季康子，康子未说，孔子又见之。宰予曰①：“吾闻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动②。’今吾子之见司寇也少数矣③！”孔子曰：“鲁国以众相陵④，以兵相暴之日久矣⑤，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于是？”鲁人闻之曰：“圣人将治，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⑥！”自是之后，国无争者。孔子谓弟子曰：“违山十里⑦，蟪蛄之声犹尚存耳⑧。政事无如膺之矣⑨。”

【注释】

①宰予：字子我，春秋时鲁人，孔子门徒。

②王公：天子、诸侯。

③少：同“稍”。数：多次。

④陵：同“凌”，侵犯。

⑤兵：武器，这里指武力。

⑥可以不先自为刑罚乎：此句费解。《校证》引诸家说，以为此句当作“何不先自远刑罚乎”，意即“为何自己不事先远离刑罚呢？”

⑦违：离开。

⑧蟪蛄：一种黄绿色的蝉，翅有黑色条纹，雄虫夏末从早至晚鸣叫不止。

⑨膺：《校证》引《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此字作“应”。译文用此说。

【译文】

孔子求见鲁国司寇季康子，季康子不高兴，孔子又去见他。宰予说："我听先生说过：'天子、诸侯不来聘请，是不会自己动身的。'现在您这样求见司寇也稍微勤了一点吧！"孔子说："鲁国国内仗着人多而侵犯别人，仗着武力凌虐别人的现象存在很长时间了，但主管官员却不加治理，聘不聘我，能比这更重要吗？"鲁国人听到这番话后说："圣人想要国家得到治理，自己何不事先远离刑罚呢？"从此以后，国内没有争斗的事。孔子对弟子们说："离山十里，蝉鸣之声还在耳边。国家政事好坏没有不像这样发生反响的。"

按：事亦见《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

【原文】

7·47　古之鲁俗，涂里之闾①，罗门之罗②，敂门之渔③，独得于礼，是以孔子善之。夫涂里之闾，富家为贫者出；罗门之罗，有亲者取多，无亲者取少；敂门之渔，有亲者取巨，无亲者取小。

【注释】

①涂里：地名。闾：里门。里门常派人看守，这里指看守里门的方式。又本条原与上条相连，今依《校证》另作一条。

②罗门：地名。罗：打猎。这里指猎物的分配方式。

③敂门：地名。"敂"，《校证》引孙仲容说，疑为"魰"，即"渔"之又体。渔：捕鱼。这里指捕鱼所获的分配方式。

【译文】

古代鲁国的民俗中，涂里人看守里门，罗门人打猎，渔门人捕鱼，特别符合周礼，因此孔子赞许他们。涂里人雇人看守里门，富家为穷人出钱；罗门人打猎所获，让有父母的人多拿，无

父母的人少拿；渔门人捕鱼所获，让有父母的人拿大鱼，无父母的人拿小鱼。

【原文】

7·48　《春秋》曰："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①。所谓四民者，士农工商也②。"

【注释】

①王道：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一套主张和措施，也指因此而达到的理想政治。

②所谓句：引自《谷梁传》成公元年。

【译文】

《春秋》上说："四民收入均平，王道就会兴盛，百姓就会安宁。所谓四民，就是指士人、农民、百工、商贾。"

按：此条似非全文。

【原文】

7·49　婚姻之道废，则男女之道悖①，而淫佚之路兴矣②。

【注释】

①悖：逆乱，违反。又本条原连上条，现依《校证》分列。

②淫佚：纵欲放荡。

【译文】

嫁娶的礼法废弃了，那么男女的结合就混乱了，并且纵欲放荡的邪门歪道也就兴起了。

按：《大戴记·礼察篇》、《小戴记·经解篇》、《汉书·礼乐制》均有类似文字。

说苑卷八　尊贤

【题解】

尊贤，就是尊敬和重用德才兼备的贤人。此卷共三十八则，中心思想就是阐明尊贤的重要性。围绕这个中心还对如何识别贤才，怎样礼贤下士和使用贤才的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证。其阐明尊贤重要性的有八则，并以第一则为本卷的总纲。它着重指出，君王如要平治天下而永垂荣名，就必须尊贤下士。后面七则便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证实这个道理，即尊贤用贤的君王可以成就王霸大业，而去贤用奸的君王只会国破家亡身毁。尊贤用贤的前提是识贤，也就是如何考察和鉴别人才，对此，本卷也用了八则轶事来论述。它首先要求君王自身必须贤明才能识贤，而识贤则以德行为主，才具为辅，“忠信重厚”就是德的标准。然后就要听其言而察其行，这些可以说是识别贤才的原则。此外，像知音识贤、观小节而知大节、察能否善用众人智力、能否有益于君主，盛德大才者为世所疏等都是识别贤才的具体经验。贤才被识别之后，要使他们能竭尽全力效忠君主成就大业，还必须以礼相待。本卷有十四则轶事记载了先秦君主是如何礼贤下士的，这就是本卷侧重论述的问题，也是尊贤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点：即礼敬和重赏。一方面是从道义和人格上敬重他们，使他们心悦诚服地为君主效命；另一方面就是给他们尊荣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使他们知恩图报。还有八则是讲如何使用贤才的，它要求君王对贤才要委以重任，信而不疑，不能因小过而弃贤，否则，识贤、礼贤的目的就会落空。

通过以上记述，作者不仅为当时治国的君王指出了人才问题

的重要性，开列了识别人才、礼遇人才、使用人才的方略，也为后世从政用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原文】

8·1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①。《易》曰："自上下下②，其道大光③。"又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④。"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将怀远而致近也。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⑤，此霸王之船乘也。释父兄与子孙⑥，非疏之也；任庖人、钓屠、与仇雠、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大小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数矣⑦。是故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将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齐、秦必霸也，岂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国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⑧，纣用恶来⑨，宋用唐鞅⑩，齐用苏秦⑪，秦用赵高⑫，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虽舜禹犹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注释】

①下士：谦恭地对待贤士。下，动词，指位尊的人降低身价。

②下下：谦恭地对待臣民。

③其道大光：那前途就十分光明。以上二句引自《易经·益卦·彖辞》。

④大得民：大得民心。此二句引自《易经·屯卦·象辞》。

⑤吕尚：见1·16条注①。伊尹：见1·14条注①。管夷吾：见1·18条注②。百里奚：见2·9条注③。

⑥释：放弃，这里指不重用。

⑦比功校：考察劳作量。

⑧干莘：夏桀的谀臣。原本作“有莘”，今据《校证》改。

⑨恶来：商纣时武臣，有勇力，能撕裂虎兕，后被周武王所杀。

⑩唐鞅：《吕氏春秋·淫词篇》载，唐鞅为宋王相，唆使宋王滥杀群臣，后被宋王所杀。

⑪苏秦：战国时洛阳人，字季子，以鬼谷子为师，为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曾佩六国相印，合纵抗秦。后为齐国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而被刺杀。

⑫赵高：秦始皇时宦官。秦始皇死于沙丘，他与李斯矫诏杀太子扶苏，立胡亥为秦二世。后谋杀李斯，独揽大权。后又杀秦二世，立子婴。子婴立，诛杀赵高。

【译文】

国君如果想要治理天下并使功名永垂后世，就必须尊重贤人并谦恭地对待他们。《易经》上说：“在上的人谦恭待臣下，那前途就很光明。”又说：“以尊贵的身份谦恭地对待卑贱身份的人，会大得民心。”那英明的君王布施恩德并谦恭地对待臣民，就能使远方民众感怀并使近处百姓亲附。如果朝中没有贤人，就好比鸿雁没有翅膀一样，虽有高飞千里的愿望，也不能达到它所想要飞往的地方。因此，横渡大江大海的人得依靠舟船，要走远路的人得依靠车马，要成就王霸大业的人得依靠贤人。伊尹、吕尚、管仲、百里奚这些人，就如帝王、霸主的车和船。不重用父兄和儿孙，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渔夫、屠户，甚至仇人、仆役、俘虏，并不是讨好他们。因为要掌握国家政权，走建功立业的道路，不得不这样做。又好

比手艺高超的建筑师建造宫室，测量宫室的大小就知道所需用的木料，考察劳作量就知道用人多少。所以吕尚受到周文王的聘请，天下的人就知道殷商快要灭亡而周将称王天下；管仲、百里奚被齐桓公和秦穆公任用，天下的人就知道齐国、秦国一定会建立霸业了。这难道只是船和车的作用吗？成就王霸大业固然有人，亡国破家也有人。夏桀信用干莘，商纣任用恶来，宋王用了唐鞅，齐国用了苏秦，秦始皇用了赵高，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将会灭亡。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却想建立功业，好比在夏至那天想要使夜晚变长；又如同对着天空射鱼，想要发出的箭必中；就是虞舜、夏禹那样的君王也要处于困境，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

按：“是故吕尚聘”以下均本《吕氏春秋·知度篇》。

【原文】

8·2　春秋之时，天子微弱，诸侯力政①，皆叛不朝。众暴寡，强劫弱，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之不绝若线②。桓公于是用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③、宁戚，三存亡国④，一继绝世⑤，救中国，攘戎狄，卒胁荆蛮，以尊周室，霸诸侯。晋文公用咎犯、先轸、阳处父⑥，强中原，败强楚，合诸侯朝天子，以显周室。楚庄王用孙叔敖⑦、司马子反、将军子重⑧，征陈从郑，败强晋，无敌于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⑨、王子廖及由余⑩，据有雍州⑪，攘败西戎⑫。吴用延州来季子⑬，并冀州⑭，扬威于鸡父⑮。郑僖公富有千乘之国⑯，贵为诸侯，治义不顺人心⑰，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贤也。至简公用子产、裨谌、世叔、行人子羽⑱，贼臣除，正臣进，去强楚⑲，合中国，国家安宁，二十

余年无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20]，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21]，文公为之侧席而坐[22]。远乎[23]！贤者之厌难折冲也[24]！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25]，大辱于楚；曹不用僖负羁之谏[26]，败死于戎；故共惟五始之要[27]，治乱之端，在乎审已而用贤也[28]。国家之任贤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视已事[29]，其必然也如合符[30]，此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国家惛乱而良臣见[31]。鲁国大乱，季友之贤见[32]。僖公即位[33]，而任季子，鲁国安宁，外内无忧，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后，邾击其南[34]，齐伐其北，鲁不胜其患，将乞师于楚以取全耳。故《传》曰[35]："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买不可使戍卫[36]，公子遂不听君命而擅之晋[37]，内侵于臣下，外困于兵乱，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贤，而后乃渐变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损也。夫得贤失贤，其损益之验如此，而人主，忽于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见贤，无可奈何矣！若智而见之，而强不能决[38]，犹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乱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39]？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以鲁庄公不知季子之贤乎[40]？安知疾将死，召季子而授之国政？授之国政者，是知其贤也。此二君知能见贤，而皆不能用，故宋殇公以杀死[41]，鲁庄公以贼嗣[42]。使宋殇蚤任孔父[43]，鲁庄素用季子[44]，乃将靖邻国[45]，而况自存乎！

【注释】

①力政：以武力相征伐。政，通“征”。

②中国：中原。这里指在洛阳的东周政权。

③宾胥无：又作“宾须无”，齐桓公时贤臣。

④三存亡国：《左传》僖公十九年：“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杜预注：“三亡国，鲁、卫、邢。”

⑤一继绝世：《校证》引日人关嘉说：“谓定襄王天子之位也。”指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与鲁、宋、卫、郑、许、曹诸国会盟，以尊周襄王天子之位。

⑥先轸：春秋时晋国大夫，一作“原轸”。晋文公时，城濮之役大败楚军；晋襄公时，殽之战大败秦师。后狄人伐晋，先轸免胄冲入狄阵而死。阳处父：春秋时晋国太傅，后被晋中军帅贾季所杀。

⑦孙叔敖：春秋时楚人，有贤名，楚庄王时曾三次为国相。

⑧子反、子重：春秋时楚国公子，楚穆王之子。子反名侧，子重名婴齐，二人均为楚庄王将军。

⑨百里子：即百里奚，见2·9条注③。蹇叔子：即蹇叔，春秋时秦国大夫。

⑩王子廖：春秋时人，善领兵。由余：春秋时晋人，逃亡西戎，后降秦，助秦穆公取西戎。

⑪雍州：古代九州之一，在今陕西西部与甘肃、青海一带。

⑫西戎：我国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部落的总称。

⑬延州来季子：即春秋时吴国季札。吴王寿梦少子，有贤名，曾封于延陵，故又称延陵季子。《左传》成公七年，吴伐楚，灭楚邑州来，又将州来封季札，故又称延州来季子。延陵，春秋时吴邑，在今江苏常州市。州来，春秋时楚邑，在今安徽凤台县。可参见前7·41条和后14·2条，均记季札事。

⑭冀州：古代九州之一，地在今河北、山西二省和河南黄河以北一带。

⑮鸡父：春秋时楚地，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吴大败楚于鸡父。扬，原本作“杨”，今据《校证》改。

⑯郑僖公：春秋时郑成公之子，名恽，公元前570年至前566年在位。后被郑公子騑毒杀。

⑰治义：施政的措施。

⑱简公：即郑简公，郑僖公之子，名嘉，公元前565年至前530年在位。子产：见5·18条注②。裨谌：见7·21条注⑩。世叔：即子太叔游吉，见7·21条注⑥。子羽：见7·21条注⑦。

⑲去：同“驱”。

⑳宫之奇：春秋时虞国大夫。曾谏虞君不要借道晋军伐虢，有“唇亡齿寒”之说。

㉑子玉得臣：春秋时楚大夫，姓成，名得臣，字子玉。楚成王时为令尹执国政。公元前631年楚与晋在城濮大战，楚军大败，楚王责令子玉自杀。

㉒侧席：侧身而坐。这里意为坐不安稳。

㉓远：深远，指用贤的意义和影响。

㉔厌难折冲：战胜困难御敌决胜。厌，同“压”，音义同；折冲，击退敌人进攻。

㉕宋襄公：见4·8条注①。公子目夷：见4·8条注②。《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楚攻宋，战于泓水，公子目夷说襄公乘楚军半渡出击，宋襄公认为不义，要待楚军渡河成列后再战。结果宋军大败，襄公受伤而逃。

㉖僖负羁：春秋时曹国大夫，晋公子重耳过曹，曹伯不为礼，僖负羁谏之不听，后重耳归国继位，伐曹，擒曹伯。按：史传不载僖负羁谏曹君与戎交战之事。《校证》引《春秋》、《公羊传》，疑后人妄改“曹羁”为“僖负羁”。

㉗共惟五始之要：恭敬地思考“五始”的要义。共，同“恭”；惟，思考；五始，《公羊》家所说的《春秋》的义理章法。他们将《春秋》首句破析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五部分，认为分别代表了事物的开端。据《汉书·王褒传》注：“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是为五始。”

㉘在：原本作“存”，今据《校证》改。

㉙已事：当代时势。

㉚合符：古代以竹木或金石为符，上写文字，剖而为二，各执其半，合以为证。这里喻事物彼此密合无间。

㉛见：同“现”，

㉜季友：春秋时鲁庄公之弟，一作成季。庄公将卒时，召季友立其子般，般被庆父所杀，后又立其少子申，是为僖公。季友为僖公国相。

㉝僖公：即鲁僖公，名申，鲁闵公启方之弟，鲁闵公被庆父杀死后，季友回国立申为僖公，公元前659年至前627年在位。

㉞邾：古国名，即邹国，亦称邾娄。传说为颛顼后裔所建，曹姓，国都在今山东邹县。公元前281年为楚所灭。

㉟《传》曰：以下两句引文见《公羊传》二十六年。

㊱公子买：鲁宗室，字子丛。奉命在卫国戍守而擅离防地。

㊲公子遂：鲁宗室，亦称“东门遂”、“东门襄仲”。《春秋》僖公廿八年：“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聘周、聘晋都是奉命前往，“擅之晋”事未详。

㊳强（jiàng绛）：固执、拘泥。

㊴以：以为。下文“以鲁庄公”之“以”义同此。宋殇公：春秋时宋国君，宋宣公之子，名与夷，因救孔父被太宰华督所杀。公元前719年至前711年在位。孔父：即孔父嘉，春秋时宋湣公五世孙，宋殇公时为司马。宋太宰华督羡孔父之妻艳美，夺其妻而杀孔父。宋殇公救之不及反为华督所杀。孔父之子奔鲁，五传而生孔子。

㊵鲁庄公：鲁桓公之子，名同，公元前693年至前662年在位。

㊶以：因而。

㊷贼嗣：害了继位人。贼，害；嗣，指庄公之子公子般，被庆父所杀。

㊸蚤：同“早”。

㊹素：平时。

㊺靖：安定。

【译文】

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微弱，诸侯以武力互相攻伐，都背叛王室而不朝觐。凭仗人多残害人少的，凭仗力量强大劫夺弱小的，南方与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又交相侵犯，中原王室的国运危若游丝。齐桓公于是任用了管仲、鲍叔、隰朋、宾胥无、宁戚等人，保存了三个危亡的诸侯国，一举确立了周襄王的天子地位，拯救了中原，赶走了戎狄人，后来还威慑南方的强楚，并尊奉东周王室，称霸诸侯。晋文公任用了咎犯、先轸、阳处父，成为中原强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聚会诸侯朝拜周天子，使周王室

的地位尊显。楚庄王任用了孙叔敖、司马子反、将军子重，征战陈国，使郑国顺从，打败强大的晋国，在天下没有对手。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王子廖和由余，占据了雍州，赶走并打败了西戎部落。吴国任用了季札，兼并了冀州，在鸡父与楚国一战，声威大振。郑僖公拥有千辆兵车的富国，自身作为尊贵的诸侯，但施政措施不得人心，终被臣下所杀，其原因在于事先没有得到贤人；到郑简公时，任用了子产、裨谌、世叔、子羽等人，除去奸臣，引进忠臣，驱逐强楚，联合中原邻国，国家得到安宁，有二十多年不担心强大楚国的侵犯。所以虞国有了宫之奇，晋献公因为他而整夜睡不安枕；楚国有了成得臣，晋文公因为他而坐不安席。其影响深远啊！贤人能克服困难挫败敌人。那宋襄公不采用公子目夷的计谋，大受楚国的欺辱；曹君不听僖负羁的劝诫，在戎国战败而死；因此，认真思考《春秋》“五始”的要义，治理乱世的首务，在于审察自身并任用贤人。国家任用贤人就吉祥，任用不贤的人就凶险，考察前代并审视当今时势，那必然如同拼合信符一样密合。这是作国君的人不能不慎重的事。国家昏暗混乱时就能发现良臣。鲁国有庆父制造的大乱，就显现了季友的贤能。鲁僖公继位后任用了季友，鲁国安宁，国内外没有忧患，推行政令达二十一年。季友死后，邾国攻击它的南边，齐国侵犯它的北边，鲁国招架不住这样的祸患，就向楚国求救兵来保全国家。因此《公羊传》说：“祸患的兴起，必定会由此开始。”鲁国不该让公子买外出戍守卫国的边境，公子遂不听国君之命擅自去　晋国，鲁君内受臣下侵侮，外被战乱困扰，这是国家削弱招致的祸患。鲁僖公的本性，并非前二十一年总是贤明，其后才逐渐变成不贤的，这是由于季友生前对他有所补益，死后便失去了这种补益。得到贤人与失去贤人，那损失与益处的效验正是这样，但国君对于用人却疏忽大意，很令人痛心疾首。如果国君的智慧不能够识别贤人，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如果国君的智慧能够发现贤人，却拘泥不能决断，犹豫不能任用，大的损失是自身的死亡，小的损失会乱政倾国，这是特别令人悲哀

的事。要说宋殇公不知道孔父的贤能吗？那又怎么知道孔父一死自己也必定会死，而赶去救他呢？赶去救孔父，这就说明他知道孔父是贤人。要说鲁庄公不知道季友的贤明吗？那又怎么解释在病重将死时召见季友并授给他国政呢？授给季友国政，这就说明他知道季友的贤明。这两个国君的智慧能够发现贤人，但都不能在生前任用，因此宋殇公被臣下杀死，鲁庄公因此害了他的继位人公子般。假使宋殇公早就任用了孔父嘉，鲁庄公平时就重用季友，还将安靖邻国，岂止保全自身呢！

按：自“国家昏乱而良臣见”以下，本《春秋繁露·精华篇》，但文字多有出入。

【原文】

8·3　邹子说梁王曰①：“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②，汤立以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③，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④。百里奚乞食于路⑤，传卖五羊之皮⑥，秦穆公委之以政。宁戚故将车人也⑦，叩辕行歌于康之衢⑧，桓公任以国。司马喜髌脚于宋⑨，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胁拉齿于魏⑩，而后为应侯。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⑪，朝歌之屠佐也⑫，棘津迎客之舍人也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故诗曰⑭：‘绵绵之葛⑮，在于旷野，良工得之，以为絺纻⑯。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圣主，几行乞丐⑰，枯死于中野，譬犹緜緜之葛矣。”

【注释】

①邹子：即邹阳，汉初临淄人，以文辩知名，后为梁孝王上客。梁

王：即梁孝王刘武。汉文帝次子，先立为代王，后迁于梁，卒后谥号“孝”，故又称梁孝王。

②伊尹：见1·14条注①。有莘氏：古代部族，姒姓，夏禹之后，故地在今河南开封县东。商汤曾娶有莘氏之女。媵臣：古代陪嫁的奴隶。

③成阴：《校证》引诸家说。疑“阴”为“阳”字之误。成阳，春秋时齐邑，在今山东濮县东南。狗盗：原指披上狗皮装狗形以盗物的人，后泛指偷盗者。

④以：此字原脱，依《校证》据《太平御览》补。仲父：齐桓公对管仲的尊称。

⑤百里奚：见2·9条注②。乞食：原讹为“道之”，据《校证》引《太平御览》及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改。

⑥传：同“转”，辗转。

⑦将车人：拉车的人。宁戚事见1·18条注①。

⑧康之衢：即“康衢”，四通八达的大路。

⑨司马喜：战国时人，据说曾在宋受膑刑，后来三次为中山国相。膑（bìn殡）：本为挖去膝盖骨的一种酷刑，这里指砍去双脚。

⑩范雎（jū居）：字叔，战国时魏人。因受魏相魏齐的迫害，被迫装疯装死，后逃往秦国，助秦昭王为相，因功封应侯。折胁拉齿：折断肋骨，扯掉牙齿。

⑪出夫：被妻子所遗弃的丈夫。

⑫朝歌：古都邑名，商纣王的别都，在今河南淇县。屠佐：屠夫的下手。

⑬棘津：古渡口。故址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今已湮没不存。舍人：这里指佣工。

⑭诗曰：以下所引为逸诗。

⑮绵绵之葛：连绵不断的葛藤。

⑯絺紵（chī zhù痴助）：细葛布和细麻布。

⑰几：则，便，就，承接连词。

【译文】

邹阳游说梁孝王刘武，说：“伊尹曾经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商汤立他为三公之一，天下安定太平。管仲曾经是成阳的小偷，天下认为是庸人匹夫，齐桓公得到他，尊他为仲父。百里奚曾在路

上讨饭，被人用五张羊皮辗转相卖，秦穆公却把国政交付给他。宁戚曾经是赶车的人，他敲着车辕在大路上边走边唱，齐桓公却把国事委托给他。司马喜在宋国被砍掉双脚，最后却做了中山国国相。范睢在魏国被折断肋骨扯脱牙齿，后来却在秦国被封为应侯。太公望曾经被老妻赶出门，当过朝歌城中屠夫的下手，在棘津驿站做过迎客的仆役，七十岁时帮助周文王，九十岁时被封于齐国。因此有诗说：‘连绵不断的葛藤，生长在荒郊野外，优秀的工匠得到它，把它当作织葛布麻布的良材。优秀的工匠找不到它，它就会枯死在荒郊野外’。这七位贤士，如果不是遇到明君圣主，便会沦为乞丐，枯死在荒野，好比那连绵不断的葛藤一样。”

按：此文与《史记》、《汉书》中的《邹阳传》，《新序》卷三及《文选》中邹阳《上梁王书》等文大体相同。

【原文】

8·4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声音之风①，感而动乎心。宁戚击牛角而商歌②，桓公闻而举之；鲍龙跪石而登峄③，孔子为之下车；尧舜相是④，不违桑阴⑤；文王举太公，不以日久⑥。故圣贤之接也，不待久而亲；能者之相见也，不待试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与之临财分货，乃知其廉也；非必与之犯难涉危，乃知其勇也。举事决断，是以知其勇也；取与有让⑦，是以知其廉也。故见虎之尾，而知其大于狸也；见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节见，则百节知矣⑧。由此观之，以所见可以占未发，睹小节固足以知大体矣。

【注释】

①风：这里指声音的流动与变化。

②商：以商音为主旋律，格调悲凉低沉的歌。

③鲍龙：《列子·知人》："鲍龙跪石而吟，仲尼为之下车。"也提到此人，但其人其事不详。峠（chǎn产）：突起的山。

④相是：相得，互相投合。"是"原作"见"，从卢文弨说改。《校证》以为即"得"字异体之讹。

⑤不违桑阴：《战国策·赵策》："昔者，尧见舜于草茅之中，席陇亩而荫庇桑，阴移而受天下。"此句连上文意指尧舜二人相知，在很短的时间内，尧即禅位于舜。

⑥不以：不用，无须。

⑦取与有让：收受给与能谦让。

⑧百节：各个部位，意指整体。

【译文】

眉毛和眼睫毛很细微，相互交接就会表现在面容上。声音的流动变化，可使人心受到感动。宁戚敲击牛角唱着悲凉低沉的歌，齐桓公听到后举用了他；鲍龙跪在石头上攀登陡峭的山，孔子见到为他下车；尧舜互相投合，禅让不移日影；周文王重用姜太公，无须很长时间。所以圣人和贤人的相遇，不用很长的时间就能亲近；有才能的人相见，不用考察就能彼此了解。因此同士人交接，不一定要同他临财分物才知道他的廉洁；不一定要同他身经危难才知道他的勇敢。看他办事果决明断，因此就知道他的勇敢；看他收受给与能谦让，因此就知道他的廉洁。所以看见老虎的尾巴，就知道它比狸猫大，看见大象的牙，就知道它比牛大；一部分见到了，那么各部分也就知道了。由此看来，凭已经见到的事物能够预测未发现的事物，见到小部分，当然能够了解整体了。

按：《列子·知人篇》用此文。

【原文】

8·5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阖庐以吴战胜无敌于天下①，而夫差以见禽于越②；

文公以晋国霸，而厉公以见弑于匠丽之宫③；威王以齐强于天下④，而湣王以弑死于庙梁⑤；穆公以秦显名尊号，而二世以劫于望夷⑥。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异也。是故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周公用事也；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于沙丘⑦，任李兑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⑧；失管仲，任竖刁、易牙⑨，身死不葬，为天下笑。一人之身，荣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无忌⑩，削地复得；赵任蔺相如⑪，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⑫，国独特立，楚有申包胥⑬，而昭王反位；齐有田单⑭，襄王得国⑮。由此观之，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继绝者，未尝有也。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文王请除炮烙之刑⑯，而殷民从；汤去张网者三面⑰，而夏民从；越王不隳旧冢⑱，而吴人服；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故声同⑲，则处异而相应；德合⑳，则未见而相亲；贤者立于本朝，则天下之豪，相率而趋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贼也㉑，鲍叔以为贤于己而进之为相，七十言而说乃听，遂使桓公除报仇之心，而委国政焉。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鲍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㉒，无自危之心者，同声于鲍叔也。纣杀王子比干，箕子被发而佯狂㉓；陈灵公杀泄冶㉔，而邓元去陈㉕；自是之后，殷兼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燕昭王得

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㉖，苏子、屈景以周、楚至㉗，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王于莒㉘。燕校地计众㉙，非与齐钧也，然所以能信意于此者㉚，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镜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昌㉛，则未有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㉜。太公知之，故举微子之后㉝，而封比干之墓㉞。夫圣人之于死，尚如是其厚也，况当世而生存者乎？则其弗失可识矣！

【注释】

①阖庐：即春秋时吴国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一作阖闾。他重用楚逃亡之臣伍子胥，屡胜楚军。后被越王勾践伤指而死。公元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

②夫差：吴王阖庐之子，誓报父仇，在夫椒大败越王勾践。后勾践发奋图强灭吴，夫差被擒后自杀。公元前495年至前473年在位。

③厉公：晋景公之子，名州蒲（寿曼），景公死，州蒲立为厉公。公元前581年至前573年在位。匠丽：晋国大夫，受宠于晋厉公。《左传》成公十八年，厉公在匠丽氏宫中游玩，遭栾书、中行偃捕杀。

④威王：即齐威王，名因齐，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在位。他任用邹忌为相，田忌、孙膑为将，改革齐国政治，使国力强大。

⑤湣王：战国时齐君，田氏，名地，齐宣王之子。公元前300年至前284年在位。《战国策·楚策》：湣王用楚人淖（nào闹）齿为相，乱齐国之政，湣王被吊在祖庙梁上抽筋而死。

⑥望夷：即望夷宫，秦二世的别宫，地在今陕西泾阳县东南。秦二世三年，赵高劫杀秦二世胡亥于此。

⑦赵武灵王：名雍，战国时赵君，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沙丘：赵王别宫名，在今河北广宗县境内。公元前295年，赵公子何与公子章争位，公子章失败逃入沙丘赵武夷王宫中，公子何派公子成、司寇李兑围沙丘宫，杀死公子章，困死赵武灵王。

⑧匡：纠正。

⑨竖刁、易牙：齐桓公时两个宠臣。竖刁官为寺人。易牙，雍人，名巫，长于调味，相传曾烹其子为羹以献桓公。管仲死后，竖刁与易牙、开方专权。齐桓公去世，诸子争立，竖刁与易牙诛杀群吏，桓公尸体不葬，尸虫流出户外。

⑩公子无忌：魏昭王之子。封信陵君，战国时四公子之一。贤而下士，有食客三千，曾窃符救赵。

⑪蔺相如：战国时赵人，初为缪贤舍人，后因出使秦国完璧归赵，拜为上卿。

⑫唐雎：战国时魏人，齐、楚攻魏，他曾自请西去说秦王发兵救魏，魏因得存。鄢陵：战国时地名，又称安陵，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这里指安陵君，为魏襄王之弟的封号。

⑬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姓公孙，因封于申，故称。其友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借用吴国力量攻入楚郢都，楚昭王出逃。后申包胥入秦求救，哭七日七夜而秦哀公出师救楚。楚昭王返国复位，申包胥逃而不受赏。

⑭田单：战国时齐国临淄人，初为临淄市掾吏。后燕伐齐，齐城尽降，只有莒、即墨不下，即墨人举田单为将军拒燕。后用火牛计大败燕军，迎立齐襄王，封为安平君。

⑮襄王：战国时齐君，名法章，公元前283年至前265年在位。

⑯炮烙：殷纣王所用的酷刑。用炭烧热铜柱令人爬行柱上，下落即被烧死。

⑰汤去张网者三面：商汤撤去三面的布网。即网开三面之意。《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意指商汤恩泽优渥，法令宽缓。

⑱越王不隳旧冢：指越王勾践战胜吴王夫差后，让吴王祖坟继续享受祭祀事。隳：同"毁"；"冢"，坟墓。

⑲声同：意气相合。

⑳德合：品性相同。

㉑贼：害，这里指仇敌。

㉒走：投靠。

㉓箕子被发佯狂：纣王杀王子比干（见4·2条注⑦），箕子谏不听，便装疯为奴避祸。箕子，纣王叔父，名胥余，封子爵，食邑箕，故称箕子。

㉔陈灵公杀泄冶：见1·4条注①、②。

㉕邓元：陈国贤士，生平不详。《史记·陈世家》、《左传》等书均不载。

㉖燕昭王、郭隗：见1·20条注①。邹衍、乐毅：见1·20条注⑭、⑮。

㉗苏子、屈景：见1·20条注⑬、⑯。

㉘栖闵王于莒：使齐闵王栖居于莒城。指乐毅率燕军伐齐，齐闵王逃居莒城事。闵王：见4·21条注②。

㉙校地计众：统计土地和人口。校，在此与"计"义同，均为统计之义。

㉚信意：实现自己的愿望。信，同"伸"，伸长；意，心愿。

㉛袭迹：沿袭他人的行迹。

㉜却走：倒退着跑。

㉝微子：商纣王同母庶兄，名开。封于微国，子爵，故称。微子为纣王卿士，数谏纣王不听。周公诛武庚，命微子代殷后，建立宋国。

㉞封……墓：给坟上加土，表示礼敬死者。

【译文】

大禹凭着夏朝成就王业，夏桀拥有夏朝却自取灭亡。商汤凭着殷商建立王业，商纣拥有殷朝却自取灭亡。阖庐依靠吴国战胜天下没有敌手，但夫差却因此被越王所擒。晋文公靠晋国建立霸业，但晋厉公却因此被臣下杀死在匠丽宫中。齐威王凭着齐国在天下称强，但齐湣王却被吊死在祖庙的梁上。秦穆公凭仗秦国使名号显赫尊荣，但秦二世却被劫杀在望夷宫。这些人都同是君王，但事迹却不一样，原因就在于用人的不同。因此，成王在年幼时就能使诸侯朝拜，是因为有周公摄政。赵武灵王到五十岁时却饿死在沙丘宫中，是因为任用了李兑。齐桓公得到了管仲，多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管仲死后，任用竖刁、易牙，就身死不能入葬，被天下的人讥笑。一个人的身上，荣耀与耻辱都碰到

了，是在于任人的不同。魏国有公子无忌，使失去的国土重新收复；赵国任用蔺相如，秦兵不敢再出函谷关；安陵君任用唐雎，国家便能独立保全；楚国有申包胥，楚昭王便能返国复位；齐国有田单，齐襄王才能拥有齐国。由此看来，国家没有贤能的臣佐和优秀的人才，而要使事业成功树立美名，安定危难延续亡国的，从来都未曾有过。所以国家不求大，要求得民心；臣佐不求多，要求得贤才。得民心的人，百姓追随他；有贤臣辅佐的人，士人归附他。周文王请求废除炮烙酷刑，殷商的民众就顺从他；商汤网开三面，夏朝的民众就顺从他；越王勾践不毁坏吴王的祖坟，吴国人民就归服他；因为他们做的这些事顺从了民心。意气相投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却能互相感应；品性相同的人，虽未见面却能心里亲近；贤人在本朝站立，那天下的豪杰就会相跟着赶来。凭什么知道会如此呢？可以这样说：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鲍叔认为他比自己贤能就举荐他作齐相，进言七十多次齐桓公才听从，终于使齐桓公消除了报仇之心，并将国政托付给他。齐桓公垂衣拱手无所事事，而使诸侯前来朝拜，这全靠鲍叔荐人的力量。管仲之所以敢于投靠齐桓公而无自危之心，是由于与鲍叔意气相投。纣王杀死王子比干，箕子披发装疯；陈灵公杀死泄冶，邓元离开陈国。从此以后，殷商便被西周吞并，陈国便被楚国消灭，因为他们杀死了比干、泄冶，而失去了箕子与邓元。燕昭王得到郭隗，就使邹衍、乐毅从齐国、赵国赶来，苏子、屈景从东周、楚国赶来，于是兴兵攻打齐国，将齐闵王困在莒城。考较燕国的土地和人口，不能与齐国相当，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意愿并做到这一步，是因为得到了贤士。所以说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永远顺从的百姓；得到贤人就会安定昌盛，失去贤人就会危亡，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明镜能用来照出事物的形状，往古的事能用来察知现在的事。知道厌弃往古君主危亡的原因，却不努力吸取前人用来使国家安定昌盛的经验，那就跟倒退着跑却要想赶上前面的人没有区别。姜太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推举微子的后人立国，并为比干的坟墓加土。圣人对

于死去的贤人还如此厚待，何况当代活着的贤人呢？那么这不能丧失贤人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

按：文本《贾子新书·胎教篇》、《大戴礼·保傅篇》。后半部分又见《韩诗外传》卷五、卷七，末尾又见《孔子家语·观周篇》。

【原文】

8·6齐景公问于孔子曰："秦穆公其国小，处僻而霸，何也？"对曰："其国小而志大，处虽僻而其政中。其举果①，其谋合，其令不偷②。亲举五羖大夫于系缧之中③，与之语，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霸则小矣。"

【注释】

①果：果断。

②偷：苟且，随便。

③五羖大夫：即百里奚。见2·9条注③。系缧：同"缧绁"。拘系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

【译文】

齐景公向孔子问道："秦穆公的国家小，地处偏僻，却能成就霸业，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他的国家虽小，但他的志向远大；虽然地处僻远，但他的政策适中。他办事果断，谋略得当，他的法令不随便制定和更改，他亲自将百里奚从牢狱中选拔出来，与百里奚交谈，三天后就授给他国政。由这里取法，就是成就王业也是可能的，称霸就算小的成就了。"

按：本《史记·孔子世家》。

【原文】

8·7　或曰："将谓桓公仁义乎①？杀兄而立②，

非仁义也。将谓桓公恭俭乎③？与妇人同舆驰于邑中，非恭俭也。将谓桓公清洁乎④？闺门之内⑤，无可嫁者⑥，非清洁也。此三者，亡国失君之行也⑦，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毕朝周室，为五霸长⑧，以其得贤佐也。失管仲、隰朋，任竖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户。一人之身，荣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异也。由此观之，则士佐急矣。”

【注释】

①将谓：以为，认为。

②杀兄而立：指齐桓公即位后胁迫鲁国杀死其兄公子纠事。

③恭俭：恭谨、有节制。

④清洁：操守清白。

⑤闺门：内室之门。

⑥无可嫁者：此指齐桓公淫于诸姑姊妹，不让她们出嫁。

⑦失君：荒淫的君主。失（yì），同“佚”、“逸”。

⑧五霸长：五霸之首。按8·2条所载，春秋五霸依次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吴王夫差。

【译文】

有人说：“要说齐桓公仁义吗？杀死兄长而继位，不算仁义。要说齐桓公恭谨有节制吗？与妇人同乘一辆车奔驰在都城中兜风，不算恭谨有节制。要说齐桓公操守清白吗？在他的后宫内室中就有不嫁的姑姊妹多人，这不算操守清白。这三样事，是败亡国家的荒淫君主的行为，然而齐桓公全都占有了，但因为得到了管仲、隰朋，就多次会合诸侯，一举匡正天下，使诸侯全都朝奉周王室，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是因为他能得到贤臣的辅佐。失去管仲、隰朋，任用竖刁、易牙，他就身死没人埋葬，尸虫流出门外。为什么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同时承受荣耀与耻辱呢？那是

因为他任用的人不同。由此看来，这任用贤臣良佐的事就很急迫了。”

【原文】

8·8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①，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与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②，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注释】

①白屋之士：贫困的士人。白屋，古代平民住房不施彩绘，故称。
②文章：礼乐制度。

【译文】

周公旦礼待贫困的士人有七十多人，因而天下的士人都来到他那里；晏子以自己同样的衣食来礼待的士人有上百人，因而天下的士人也来到他那里；孔子修炼道德品行，整治礼乐制度，因而天下的士人也来到他那里。

【原文】

8·9　伯牙子鼓琴①，其友钟子期听之②，方鼓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③，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复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④"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非独鼓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⑤。

【注释】

①伯牙子：春秋时人，精于琴艺的音乐家。本条原与上连，现依《校证》另立。

②其友：二字原脱，依《校证》据《后汉书》《太平御览》所引补。钟子期：春秋时楚人，精通音律的音乐鉴赏家。

③少选：不一会。

④汤汤（shāng shāng商）：大水急流貌。

⑤伯乐：春秋秦穆公时人，善相马。

【译文】

伯牙弹琴，他的朋友钟子期听他奏琴。刚弹奏到意在描绘泰山的乐曲时，钟子期说："琴弹得真好啊！好像见到巍巍的泰山！"不一会，又弹奏意在描绘流水的乐曲，钟子期又说："琴弹得真好啊！好像看到了浩浩荡荡的流水！"钟子期死后，伯牙毁琴断弦，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没有值得他为之弹琴的人。不仅弹琴是这样，贤人也是这样，虽有贤人，但没有谁来接待他，贤人又从何尽忠呢？良马不能自己到达千里之远，要等待伯乐的赏识后才能驰骋千里。

按：本《吕氏春秋·本味篇》，又见《列子·汤问篇》、《韩诗外传》卷九，《风俗通·声音篇》。

【原文】

8·10　周威公问于宁子曰①："取士有道乎？"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废者起之，四方之士则四面而至矣。穷者不达，亡者不存，废者不起，四方之士则四面而畔矣②。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间③。夫士存则君尊，士亡则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④！"对曰："君不闻夫楚

乎？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负客⑤，王将杀之，出亡之晋，晋人用之，是为城濮之战⑥；又有士曰苗贲皇⑦，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鄢陵之战⑧；又有士曰上解于⑨，王将杀之，出亡走晋，晋人用之，是为两棠之战⑩。又有士曰伍子胥⑪，王杀其父兄，出亡走吴，阖闾用之⑫，于是兴师而袭郢。故楚之大得罪于梁、郑、宋、卫之君，犹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于其士，三暴其民骨⑬，一亡其国。由是观之，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⑭，士胡可无贵乎？"

【注释】

①周威公：见3·20条注②。宁子：即宁越，参见3·20条注①。

②畔：同"叛"。

③间（jiàn见）：间隙，罅漏。

④壹：的确。《礼记·檀弓下》："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

⑤楚傒胥、丘负客：二人事迹不详。乎：原本误作"平"，今据《校证》改。

⑥城濮之战：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楚相争，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文公大败楚军。但未涉及楚、丘二人事。

⑦苗贲皇：春秋时楚国令尹斗椒之子，椒被诛，贲皇投晋，晋国给他苗地，故称苗氏。鄢陵之战他向晋侯献计，大败楚军。

⑧鄢陵之战：《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厉公与楚共王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楚共王败走。

⑨上解于：人名，生平事迹不详。

⑩两棠之战：《校证》引孙仲容说，以为此役即《春秋》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但那次战役是楚胜晋败。这里所记的都是楚国失败的战事，故疑晋楚邲之战或有另一次。棠：原作"堂"，今据《校证》改。

⑪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楚人，父兄被楚平王杀害，奔吴与孙武共佐

吴王阖庐伐楚，五战入郢都，鞭平王尸。后吴王夫差听信伯嚭谗言，迫其自杀。

⑫阖闾：即阖庐。见8·5条注①。

⑬三暴其民骨：指城濮、鄢陵、两棠三次战役，楚军大败，抛尸荒野。

⑭申包胥：事迹参见8·5条注⑬。

【译文】

周威公问宁越说："选拔贤士有方法吗？"宁越回答说："有的。穷困的士人便使他显达，逃亡的士人便使他生存，废弃的士人便重新起用他，天下的贤士就会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穷困的士人不能显达，逃亡的士人不能生存，废弃的士人不能起用，天下的贤士就会向四面八方叛离而去。城池坚固不能自守，武器锋利不能自保，得到贤士又失去他，一定是有缺失。有贤士存在君王就会尊显，失去贤士君王就会卑弱。"周威公问："贤士的确重要到如此地步吗？"宁越回答说："您没有听说楚国的事吗？楚王有士人叫做楚傒胥、丘负客，楚成王想要杀掉他们，他们出逃到晋国，晋文公任用了他们，这就造成晋楚城濮之战；又有士人叫做苗贲皇的，楚共王要杀掉他，他逃亡到晋国，晋厉公任用了他，这又造成了晋楚鄢陵之战；又有士人叫做上解于的，楚王要杀掉他，他逃奔到晋国，晋君任用了他，这就造成晋楚两棠之战。又有士人叫做伍子胥的，楚平王杀死他的父兄，他逃亡到吴国，吴王阖闾任用了他，于是兴兵攻入郢都。所以即使楚国大大地得罪了梁、郑、宋、卫的国君，还不会很快地弄到这一步；这四次得罪了那些士人，就有三次兵败抛尸荒野，一次丢失了它的国都。由此看来，贤士在朝，国家就能保全；失去贤士，国家就会败亡。伍子胥一怒之下就灭亡了楚国，申包胥一怒之下就保存了楚国，贤士难道能不宝贵吗？"

按：《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宁越》一篇。马国翰认为本文为《宁越书》佚文。

【原文】

8·11 哀公问于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对曰："毋取拑者①，毋取健者②，毋取口锐者③。"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拑者大给利④，不可尽用；健者必欲兼人⑤，不可以为法也；口锐者多诞而寡信，后恐不验也。夫弓矢和调⑥，而后求其中焉；马慤愿顺⑦，然后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犹豺狼与⑧，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发其情者也⑨，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⑩。夫以言揆其行，虽有奸轨之人⑪，无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注释】

①拑者：好挟制别人的人。

②健者：急于进取的人。

③口锐者：口齿锋利的人，实指夸夸其谈的人。

④大给利：过于聪明伶俐。

⑤兼人：胜过别人。

⑥和调：和谐协调。

⑦马慤愿顺：马老实善良驯服。慤（què缺），朴实谨慎；愿，朴实，善良；顺，同"驯"。

⑧与：语气词。《荀子·哀公问》作"也"。

⑨匈：同"胸"。

⑩揆（kuí葵）：测度、考察。

⑪奸轨：为非作歹的人。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人材怎样才能选用呢？"孔子说："不要选用好拑制别人的人，不要选用过于好强的人，不要选用快口利舌的人。"哀公问："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好挟制别人的人，过于聪明伶俐，不可完全信用；过于逞强的人，一定想要胜过别人，不可使人效法；快口利舌的人大多夸诞而不实，后来怕不会应验。那弓与箭协调了，然后才能要求它中的；马要老实善良驯服，然后才能要求它是良马；人一定要忠实诚恳稳重朴实，然后才要求他具有智慧才能。有人如果不忠实诚恳稳重朴实，却富有智慧才能，像这样的人，好比豺狼一样，不能让身子靠近它。因此，先要看他的仁厚诚信，然后再亲近他，如果这人身上又富有智能，然后才可以任用他。所以说：要亲近仁厚的人并发挥他的才能。选取人才的方法，就是观其言而察其行。言语是用来抒发他胸中的情志的，能干事的人，一定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因此要先观察他的言论再考察他的行为。只要用他的言论来考察他的行为，即使是为非作歹的人，也不能掩饰他的实情。"鲁哀公说："好。"

按：见《荀子·哀公篇》，《韩诗外传》卷四，《孔子家语·五仪篇》，但"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以下，上三书均无。

【原文】

8·12　周公摄天子位七年①，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二人②，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③，教士者千人④，官朝者万人⑤。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悋⑥，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贪而尸禄者也⑦。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注释】

①周公摄天子位：事见1·8条注①。

②执贽：古代礼制，宾主相见时要赠送礼物。执，拿；贽，所赠物品。

③时进善者：按时选用优秀的人。

④教士者：教化士人。

⑤官朝者：住在馆驿中的朝见者。官，通“馆”。

⑥悋（lìn吝）：同“吝”，鄙啬。

⑦尸禄：空受俸禄而不办事。

【译文】

周公旦代天子执政七年，未做官的读书人带着礼物以师礼求见的有十二人，平民百姓中优先见到他的有四十九人，按时被进用的优秀人材有上百人，受到他教化的士人有上千人，在馆驿中接待来朝见的有上万人。在这个时候，若是周公对人傲慢而且鄙吝，那么天下的贤士就很少有人来见他了；如果有来见的人，那就一定是贪鄙而且空领俸禄不办事的人。空领俸禄不干事的臣子，不能保全君王。

按：以上所记，《荀子·尧问篇》、《尚书大传》都认为是周公告伯禽的话。《韩诗外传》卷三、卷八亦载有类似的内容。

【原文】

8·13　齐桓公设庭燎①，为士之欲造见者②。期年而士不至③。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④，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贤君也⑤，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⑥，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⑦？夫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⑧。’言博谋

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诗》曰：“自堂徂基⑨，自羊徂牛。”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注释】

①庭燎：庭中照明的火炬。古代庭中置火炬为接待宾客的盛礼。

②造见：前来拜见。造，到。

③期年：周年。期（jī基），周期。

④东野鄙人：住在东郊的乡下人。九九之术：九九算术，即九九乘法。

⑤以：此字原本脱，今据《校证》补。

⑥论而：《校证》引诸家说，以为此二字为衍文。

⑦九九者：“者”字原脱，依《校证》据诸书引文补。

⑧刍荛：割草打柴的人。此二句引自《诗经·大雅·板》。

⑨徂（cú祖上声）：往。此与下句引自《诗经·周颂·丝衣》。

【译文】

齐桓公在厅堂上设置了照明的火炬，为了对想要前来求见的士人表示礼敬。过了一年，却没有士人来。这时有个城东郊的乡下人以九九乘法来求见，齐桓公说：“九九算术哪值得来求见呢？”乡下人回答说：“我也并不认为凭九九算术便值得求见，我听说君主在厅堂上设置了火炬来礼待士人，满了一年却没有士人来。士人之所以不来，是因为君主是天下的贤君，四方的士人，都自认为不及君王，所以没有来。这九九算术只是微小的技能，但您还能礼待懂这种技能的人，何况比懂九九算术更有才能的人呢？那泰山不嫌弃土壤石头，江海不拒绝容纳小溪流，所以能成为大山大水。《诗》上说：‘古人有句名言，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说的就是要广采多谋。”齐桓公说：“讲得好。”于是便礼待他。过了一个月，四方的士人手拉着手一起来到了。《诗经》上说：“从堂上到庭阶，从羊到牛。”讲的就是从内到外，从小到大的道理。

按：文本《韩诗外传》卷三。

【原文】

8·14　齐景公伐宋，至于岐堤之上①，登高以望，太息而叹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②，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欤？"弦章对曰③："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

【注释】

①岐堤：地名，未详所在。

②长毂：战车。因轮轴较长，便于撞击敌方战车，故名。

③弦章：春秋时齐人，事迹略见本文。齐桓公时亦有名弦章的人，与此人不同时。

【译文】

齐景公攻打宋国，来到岐堤之上，登高而远望，长叹一声说："从前先王齐桓公有战车八百辆，能称霸诸侯；现在我有战车三千辆，却不敢长久地住在此地，难道是因为没有管仲这样的大臣吗？"弦章对他说："我听说，水域宽广鱼就大，君主英明臣子就忠诚。从前有齐桓公，所以有管仲；假若齐桓公在此地，那么车前的臣子尽都是管仲了。"

【原文】

8·15　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①，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乘跪而对曰："夫珠玉无足，去此数千里，而所以能来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来者，

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赵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②；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谓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对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③。背上之毛，腹下之毳④，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卑；益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

【注释】

①西河："西"字原脱，据《校证》引《太平御览》等书补。

②市征：市场税。

③六翮：健羽。翮（hé河），鸟羽的茎。

④毳（cuì翠）：绒毛。

【译文】

赵简子在西河上游玩得很高兴，叹惜说：“怎么能得到贤士并与他在一起游玩啊？”船夫古乘跪下对他说：“那珍珠宝玉没有长脚，离此数千里，却能来到这里，是因为人们喜好它；现在士人有足却不来此，这是因为君主您不喜好他们吧？”赵简子说：“我门下左右食客上千人，早饭不够，晚上就收市场税；晚饭不够，早上就收市场税；还能说我是不好士吗？”船夫古乘回答说：“鸿鹄高飞远翔，它所凭恃的是翅上的健羽。背上的羽毛，腹下的细绒毛，无论长短多少，拔去一满把，不能使它飞得更低；增加一满把，也不能使它飞得更高。不知君主门下左右食客千多人中，真有起健羽作用的呢，或者都是些细绒毛呢？”

按：本《韩诗外传》卷六，又见《新序·杂事》，文字略异。

【原文】

8·16　齐宣王坐①，淳于髡侍②。宣王曰：“先生论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

王曰："古者所好，何与寡人所好③？"淳于髡曰："古者好马，王亦好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独不好士。"宣王曰："国无士耳，有则寡人亦说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骅骝骐骥④，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⑤，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⑥，今无有，王选于众，王好色矣。王必将待尧、舜、禹、汤之士而后好之，则尧、舜、禹、汤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无以应⑦。

【注释】

①齐宣王：见1·2条注①。

②淳于髡：见6·21条注①。

③有：原文脱，今据《校证》补。

④何与：同"孰与"，表比较与疑问的凝固格式。

⑤豹象之胎：豹子、大象的胎儿做成的食物。

⑥毛嫱、西施：古代二美女名。据说均为春秋时越国人。西施亦称西子，越王勾践战败，范蠡取西施献于吴王夫差。吴亡，西施复归范蠡，从范蠡游五湖。一说吴亡后投江自尽以报范蠡。

⑦嘿：同"默"。

【译文】

齐宣王闲坐，淳于髡陪坐。齐宣王说："先生可评评我爱好什么？"淳于髡说："古人的爱好有四种，但君王只爱好其中的三种。"齐宣王问："古人的爱好同我的爱好相比怎么样？"淳于髡说："古人好马，君王也好马；古人好奇珍异味，君王也好奇珍异味；古人好女色，君王也好女色；古人好贤士，君王唯独不好贤士。"齐宣王说："是国内没有贤士，如有的话，我也会喜欢他们的。"淳于

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那样的骏马，现在没有，君王从众多的马中选取，君王是好马的了；古代有豹子大象胎儿做成的美味，现在没有，君王从众多的豹象中选取，君王是好美味的了；古代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君王从众多的美女中挑选，君王是好色的了。君王一定要等待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然后才喜好他们，那么像尧、舜、禹、汤时代那样的贤士，也就不喜欢君王了。"齐宣王默不作声，不能回答。

按：此文与《战国策·齐策》载王斗事略同，《长短经·论士篇》用此文。

【原文】

8·17　卫君问于田让曰①："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缯帛②，而士不至，何也？"田让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诛罪，不可以理避也。犹举杖而呼狗，张弓而祝鸡矣③，虽有香饵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注释】

①田让：人名，生平不详。
②缯帛：丝织物的总称。
③祝：同"喌（zhōu州）"，大声呼鸡。

【译文】

卫君向田让问道："我用尽千里的土地来封侯，用尽王府中的绫罗绸缎来赏赐，但贤士不来我这里，为什么呢？"田让回答说："君王您的赏赐，不能凭功劳得到；您的诛罚，不能凭道理逃避。这好比举起木棒唤狗，拉开弓弦呼鸡。虽然有很香的诱饵，却不能唤来鸡狗，是因为它们知道一定会受到伤害。"

【原文】

8·18 宗卫相齐①，遇逐，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二十有七人而问焉②。曰："士大夫谁能与我赴诸侯者乎③？"田饶等皆伏而不对。宗卫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难用也？"饶对曰："非士大夫之难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卫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饶对曰："厨中有臭肉，则门无死士④。今夫三斗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纨素绮绣，靡丽堂楯⑤，从风而弊⑥，而士曾不得以缘衣⑦；果园梨栗，后宫妇人摭以相擿⑧，而士曾不得一尝。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于是宗卫面有惭色，逡巡避席而谢曰："此卫之过也。"

【注释】

①宗卫：生平未详。《战国策·齐策》作"管燕"，《韩诗外传》作"宗燕"，事如本文。

②田饶：人名，事迹略见本文。

③赴：趋往，投奔。

④死士：敢死的勇士。

⑤堂楯：厅堂上的屏风。

⑥从：同"纵"，任随。而：原误"雨"，据《校正》引《韩诗外传》及《新序》改。

⑦曾：竟然。缘衣：同"椽衣"。有边缘装饰的衣服，指士人的礼服。

⑧摭（zhí直）：拾取。擿（zhì治）：通"掷"。

【译文】

宗卫做齐相，遭到斥逐，罢相归家，召集了守门的将尉田饶

等二十七人问道："你们中有谁能跟我去投奔诸侯吗？"田饶等人都俯伏在地上不回答。宗卫说："为什么士大夫这样容易得到却难以任用啊！"田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难以任用，是你不能用。"宗卫问："不能用士大夫是什么意思？"田饶回答说："厨房中有放臭了的肉，那门下就不会有舍命的勇士。现在连那三斗的粮食都不能满足士人，而您池中的大雁和野鸭却有余粮；绫罗绸缎做成华丽的屏风，任风吹坏，但士人竟不能用来做件礼服；果园里的梨子和板栗，后宫的妇人采来投掷取乐，但士人竟不能尝一尝。再说财物本是您所看轻的东西；死亡是士人所重视的事；您不能拿出自己所看轻的财物，却想使士人献出他所看重的生命，岂不是很困难吗？"于是，宗卫脸上现出羞惭的表情，恭敬地起身道歉说："这是我的过错。"

按：文与《韩诗外传》卷七相合，又见《战国策·齐策》、《新序·杂事》。

【原文】

8·19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时，君子谁贤①？"对曰："卫灵公②。"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姊妹无别③。"对曰："臣观于朝廷，未观于堂陛之间也④。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国，其信足以守之，而灵公爱之；又有士曰王林，国有贤人必进而任之，无不达也；不能达，退而与分其禄，而灵公尊之；又有士曰庆足，国有大事，则进而治之，无不济也，而灵公说之；史鰌去卫⑤，灵公邸舍三月⑥，琴瑟不御⑦，待史鰌之入也而后入。臣是以知其贤也。"

【注释】

①君子：这里指诸侯国君。《孔子家语·贤君篇》只作"君"。

②卫灵公：见7.6条注①。

③姑姊妹无别：意指卫灵公与姑、姊、妹淫乱。

④堂陛：宫殿和台阶，这里借指后宫。

⑤史鰌：见7.9条注①。

⑥邸舍：住在馆舍。邸（dǐ抵），用作动词。

⑦琴瑟不御：不用器乐。琴瑟，古代两种絃乐，这里代指一切器乐。御，用，演奏。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当今世上，国君数谁最贤？"孔子回答说："数卫灵公。"鲁哀公说："我听说他有这样的事：在他的后宫之内，不分姑、姊、妹。"孔子回答说："我看的是朝廷上的大事，没有看他在后宫之间的事。灵公的弟弟叫做公子渠牟，渠牟的智慧能够治理千乘的大国，他的诚信也能够保住该国，因而灵公喜爱他；又有贤士叫做王林，国内有贤人他一定要引荐并任用，没有不显达的。如果不能显达，他就私下将自己的俸禄分给那人，因而灵公尊重他；又有个贤士叫做庆足，国内有了大事，就任用他来治理，没有不成功的，因而卫灵公喜欢他；史鰌离开了卫国，灵公到馆舍住了三个月，不近声乐，等待史鰌入朝后他才回宫。我因此知道卫灵公的贤明。"

按：《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8·20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①，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②，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③；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④！"

【注释】

①介子推：晋大夫，见6·4条注⑥。《校证》引《孔子家语》、《北堂书钞》，以为原作“荆公子”，后讹为“介子推”。

②俊士：周代称选取入学的人，也通称才智出众的人。

③彭祖：姓篯（jiān尖），名铿，传说为颛顼玄孙陆终氏第三子，自尧时起举用，历夏、商、周三朝，年八百岁。因尧封他于彭城，故又称彭祖。

④固：必，一定。免：特指免祸。《论语·为政》：“民免而无耻。”

【译文】

介子推年刚十五就做了楚相，孔子听说这件事，派人前去观察他，那人回来后说：“介子推的走廊下有二十五个才智出众的人，厅堂上有二十五个老人。”孔子说：“集中二十五个人的智慧，就胜过商汤、周武的智慧；集中二十五个人的力量，那就胜过彭祖的力量。以此来治理天下，那一定可以免遭祸难了。”

按：《孔子家语·六本篇》用此文，作“荆公子”。

【原文】

8·21　孔子闲居，喟然而叹曰：“铜鞮伯华而无死①，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愿闻其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②。”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则可；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则可；夫有道又谁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闻之，以众攻寡，而无不消也③，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④，而下士七十人，岂无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注释】

①铜鞮伯华：复姓羊舌，名赤，字伯华。春秋时晋人，佐祁午为中军尉，封邑铜鞮（今山西沁县西南），故又称铜鞮伯华。

②下人：谦恭地对待别人。下文“下贱”、“下士”义同此。

③消：克。

④制：裁断。

【译文】

孔子闲居在家，长叹一声说：“羊舌赤如能不死，天下就有安定的时候了！”子路说：“我想听听他为人怎么样？”孔子说：“他小时候机敏好学，壮年时勇敢不屈，老年时有修养并能谦恭待人。”子路说：“他幼小时机敏好学是不错的，壮年时勇敢不屈也不错，但他有修养时又何必屈己待人呢？”孔子说：“你不明白。我听说，以众攻少，没有不攻克的；以尊贵的地位来谦恭地对待低贱的人，没有不得民心的。从前周公旦时，他裁决天下的政事，还礼待贤士七十人，难道他没有修养吗？那是因为他想要得到贤士的缘故。那有修养又能礼待天下贤士的人，真是君子啊！”

按：《孔子家语·六本篇》用此文。

【原文】

8·22　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①，田子方从。太子击遇之②，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为我请君待我朝歌③。”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穷者骄人乎④？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吾未见以国待亡者也；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吾未见以家待亡者也；贫穷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安往不得贫穷乎？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语，文侯叹

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闻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⑤。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进于此者，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若得以智骄我者，岂不及古之人乎？"

【注释】

①魏文侯：见2·5条注①。中山：国名。安邑：战国时魏都。故城在今山西夏县北。按：《史记·魏世家》："魏文侯……十七年（公元前429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从中山奔命安邑事不详。

②太子击：魏文侯之子，名击，立为太子，公元前395年继位。

③朝歌：见8·3条注⑫。

④骄人：对人傲慢。乎：原脱，据《校证》引《群书治要》等补。

⑤知：原本作"得"，据《校证》改。

【译文】

魏文侯从中山国逃命到安邑，田子方跟从。太子击遇见他，便下车快步走向前。田子方坐在车上不动，告诉太子说："替我请求国君在朝歌等我。"太子不高兴，便对田子方说："我不明白是贫穷的人高傲呢，还是富贵的人高傲？"田子方说："当然是贫穷的人高傲，富贵的人怎么敢高傲？君主傲慢待人就会亡国，我没有见过拥有国家却坐待灭亡的；大夫傲慢待人就会丢失他的采邑，我没有见过拥有采邑却让它丢失的；贫穷的人如果不顺意，穿上鞋就离开，去哪里会得不到贫穷呢？贫穷的人高傲，富贵的人怎敢高傲？"太子击赶上了魏文侯，转告了田子方的话。文侯叹息说："要不是你的缘故，我怎么能听到贤人这番话！我用行动来礼敬子方，所以能与他结交。自从我结交上子方，君臣就更加亲近，百姓更加归附，我因此明白与贤士交友的功效。我想要征伐中山

国，就以待武将之礼待乐羊，三年就把中山国攻下献给了我。我因此获得与武将交友的功效。我所以不能比现在稍有进展，是因为我还未见到凭智慧向我表示傲慢的人；假若得到凭智慧向我表示傲慢的人，难道还怕赶不上古人吗？”

按：见《韩诗外传》卷九、《史记·魏世家》，但都没有后面魏文侯的一段话。

【原文】

8·23　晋文侯行地登隧①，大夫皆扶之，随会不扶②。文侯曰：“会，夫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对曰：“其罪重死③。”文侯曰：“何谓重死？”对曰：“身死，妻子为戮焉。”随会曰：“君奚独问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问为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随会对曰：“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为谋，辨士不为言④，仁士不为行⑤，勇士不为死。”文侯援绥下车⑥，辞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⑦，愿诸大夫勿罪也。”

【注释】

①晋文侯：即晋文公。见3·27条注①。登隧：上山路。隧，道路。
②随会：即士会，春秋时晋大夫，食采于随，故称。
③重死：双重死罪。
④辨士：舌辨之士。辨，同“辩”。
⑤仁士：仁爱之士。
⑥绥：上车时挽手所用的绳索。
⑦腰髀（bì币）：腰和大腿。

【译文】

晋文侯的车子经过平地后上山路，大夫们都上去扶车，随会

不扶。文侯问："士会，作臣子的对他的国君如果忍心，他的罪该如何？"士会回答说："他的罪该重死。"文侯问："什么叫做重死？"士会回答说："自己被处死，老婆子女也要被杀。"士会又问："您为什么只问作臣子的对他的君王忍心的怎么办，却不问作国君的对他的臣子忍心的会怎么样呢？"文侯问："作君王的对他的臣子忍心的，他的罪过该如何？"士会回答说："作君王的如对他的臣子忍心，有智谋的人不为他出谋划策；有辩才的人不为他说话，仁爱的人不会跟随他，勇敢的人不会为他效命。"魏文侯扶着车绳下了车，向大夫们道歉说："我的腰腿有毛病，请各位大夫不要怪罪。"

按：又见《新序·杂事》，事同而文有不同。

【原文】

8.24　齐将军田瞶出将①，张生郊送曰②："昔者尧让许由以天下③，洗耳不受，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齐辞诸侯之位而不为④，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辞三公之位而佣⑤，为人灌园，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过去君弟⑥，变姓名，免为庶人，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⑦，将军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辞之而实羞之。今将军方吞一国之权，提鼓拥旗，被坚执锐，旋回十万之师，擅斧钺之诛，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骄士。"田瞶曰："今日诸君皆为瞶祖道⑧，具酒脯，而先生独教之以圣人之大道，谨闻命矣。"

【注释】

①田聩（kuì溃）：未详，疑是田齐宗室。

②张生：生平不详。

③许由：传说尧舜时人，字武仲，隐于颍水之阳。尧让天下与他，他辞不受，洗耳于颍水之滨。

④伯夷、叔齐：见4·2条注⑧。

⑤於陵仲子：即於（wū乌）陵子终，战国时楚人。楚王闻其贤，派人送重金聘他为相，他却偕妻出逃，为人灌园谋生。

⑥智过：即智果。见5·30条注④。

⑦孙叔敖：春秋时楚人，有贤名，三为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⑧祖道：古人出行前祭祀路神称祖道，后也指为人饯行。

【译文】

齐国将军田聩率军出征，张生送至郊外说："从前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洗耳不受，将军知道此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说："伯夷与叔齐辞去诸侯的职位不做，将军知道这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问："於陵仲子宁肯辞去楚相的职位而去当佣工替人浇灌园子，将军知道这件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说："智果不要君主兄弟的名分，改换姓名，情愿做平民，将军知道这件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又问："孙叔敖三次辞去楚相而不后悔，将军知道此事吗？"田聩说："对，是的，我知道。"张生最后说："这五个大夫，名义上是辞让高位，实际上是为身居高位而感到羞耻。现在将军正掌握一国大权，提戟鼓抱令旗，披坚甲执利兵，指挥十万军队，专断刑罚，切记不要把贤士感到羞耻的权势拿来傲慢地对待士人。"田聩说："今天各位都为我饯行，准备了酒肉，但只有先生用圣人的大道理来指教我，我愿恭敬地接受教诲。"

【原文】

8·25　魏文侯见段干木①，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

黄②，踞堂而与之言③，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既受吾赏，又责吾礼④，毋乃难乎？"

【注释】

①段干木：见2·5条注㉖。
②翟黄：见2·5条注③。
③踞堂：高坐堂上。
④礼：礼待，礼敬。作动词。

【译文】

魏文侯接见段干木，站立得疲倦了也不敢休息；到接见翟黄时，高高地坐在堂上与他交谈，翟黄不高兴。文侯说："给段干木官做他不肯，给他俸禄也不接受；现在你想做官就得到国相的职位，想要俸禄就有上卿的爵位；既然受到我的封赏，又要求我礼敬，岂不太难了吗？"

按：本《吕氏春秋·下贤篇》。

【原文】

8·26　孔子之郯①，遭程子于途②，倾盖而语终日③，有间，顾谓子路曰④："取束帛一以赠先生⑤。"子路不对。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⑥："由闻之也，士不中间而见⑦，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⑧；有美一人，清阳婉兮⑨；邂逅相遇，适我愿兮⑩。'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终身不见也。大德毋逾闲⑪，小德出入可也⑫。"

【注释】

①郯（tán谈）：西周国名，已姓，一作嬴姓，后灭于越。故城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南。

②程子：姓程名本。春秋时晋人，博学善辩，聚徒著书，自号程子。赵简子想要用他，辞而去齐，更称子华子。

③倾盖：车盖倾斜相碰。指初交相得，一见如故。

④谓：此与下文“谓”字，原文脱，据《校证》补。

⑤束帛：古代聘问的礼物，以五匹帛为一束，故称。

⑥屑然：《韩诗外传》作“率然”，轻率不经意的样子。

⑦中间：指通过别人从中介绍。“间”字原脱，据《校证》引《太平御览》等书补。

⑧零露漙兮：降露团团呀。零，降；漙，同“团”，指露珠圆圆的，一说为露珠很多一团团的样子，也通。

⑨清阳婉兮：眉目清秀美好呀。清阳，眉目清秀；阳，本作“扬”；婉，美好。

⑩适我愿兮：以上引自《诗经·郑风·野有蔓草》。

⑪大德：大节。　逾闲：越过界限。

⑫出入：稍有偏离。上二句《论语·子张》作子夏语。

【译文】

孔子到郯国去，在路上遇见程子，停车倾盖长谈了很久。过了一阵，他回头对子路说，“取束帛一捆来送给程先生。”子路不作声。过了一阵，又回头告诉子路说：“取束帛一捆来赠送程先生。”子路轻率地回答说：“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士人不经人介绍相见，女子不经说媒而嫁人，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孔子说：“仲由，《诗》上不是说过吗：‘野外有蔓生的草，天降下露珠团团呀；有这样一位美人，眉目清秀婉然呀；出乎意料的相遇，正合我的心愿呀！’现在这个程子是天下的贤士，在这一次不赠送礼物给他，恐怕终身也不能再见面了。大节上不能越轨，小节上可以有些出入。”

按：本《韩诗外传》卷一，又见《孔子家语·致思篇》。

【原文】

8·27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①。"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市租一年②，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③。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注释】

①临：统管、治理。

②市租：市场税收。

③仲父：见8·3条注④。

【译文】

齐桓公命管仲治理国政，管仲对他说："低贱的人不能管理高贵的人。"桓公就拜他为上卿，但国家还是没有治好，桓公问："这是什么原故？"管仲回答说："贫穷的人不能驱使富有的人。"桓公便将齐国一年的市场税收赐给了他，但国家还是没治理好。桓公问："这是什么原故？"管仲回答说："关系疏远的不能控制关系亲密的。"桓公就尊他为仲父。于是齐国治理得很好，并终于称霸天下。孔子说："管仲这样的贤才，如果不能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使他的国君南面称霸。"

按：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难一》，文略同，但均不载孔子语。

【原文】

8·28　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①，肉腐于俎②，得毋害于霸乎？"管仲对曰："此极非其贵者

耳③，然亦无害于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

【注释】

①爵：古代饮酒之器。依下文“肉腐于俎”句法，本句当作“酒腐于爵”，文意方顺。

②俎（zǔ组）：切肉用的砧板。

③极：远。 贵：重视。《管子·小匡》作“急”。

【译文】

齐桓公向管仲问道：“我要让酒在杯中放坏，肉在砧板上放臭，这对称霸没有妨害吧？”管仲回答说：“这些远不是值得重视的事，这样做对称霸并无妨害。”齐桓公问：“怎样才会妨害称霸呢？”管仲回答说：“不能识别贤人，妨害称霸；识别了贤人却不使用，妨害称霸；使用了却不委以重任，妨害称霸；重用了而不信任他，妨害称霸；信任他却又让小人干预他，妨害称霸。”齐桓公说：“讲得好。”

按：《贞观政要·诚信篇》用此文。《校证》据《管子·小匡》疑为《管子》佚文。

【原文】

8·29 鲁人攻鄪①，曾子辞于鄪君曰②：“请出。寇罢而后复来。请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我③，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鄪而数之罪十，而曾子所争者九④。鲁师罢，鄪君复修曾子舍而后迎之。

【注释】

①鄪（bì必）：春秋时鲁邑，为鲁国季氏的封邑，故地在今山东费县境内。

②曾子：见3·7条注①。　鄪君：鲁国季友之后，鄪邑的主人。这里的君指采邑的大夫，非指国君。《左传》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费（bì必），同"鄪"。

③去：离开。

④争：同"诤"，谏诤。

【译文】

鲁国人攻打鄪邑，曾子向鄪君告辞说："请让我出逃。敌寇罢兵后我再来。请暂时不要让猪狗进入我的房子。"鄪君说："我怎样对待先生的，没有人不知道。现在鲁国人要攻打我，先生却要离开我，我为何还要守护先生的房舍呢？"鲁国人果然攻下鄪邑还数列了鄪君的十条罪过，其中曾子劝诫过的就有九条。鲁军撤退后，鄪君重修了曾子的房舍，然后迎回曾子。

按：事又略见《孟子·离娄下》，但内容有所不同。

【原文】

8·30　宋司城子罕之贵子韦也①，入与共食，出与共衣。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子罕来，复召子韦而贵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韦也，君亡不从，来又复贵之，君独不愧于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韦②，故至于亡；今吾之得复也，尚是子韦之遗德余教也③，吾故贵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树以从我者④，奚益于吾亡哉？"

【注释】

①司城子罕：见1·46条注①。子韦：生平未详。

②唯：因为。

③遗德余教：留下的德泽和教诲。

④削迹拔树：消灭车辙的痕迹，拔去车上树立的标帜。

【译文】

宋国司城子罕很看重子韦，入门与他吃一样的饭，出门与他穿一样的衣。司城子罕逃亡，子韦没有追随他。子罕返回后，又召来子韦并礼待他。子罕左右的人说："您如此善待子韦，但您逃亡时他却不追随您，现在回来又重新尊重他，您难道不觉得愧对您的忠臣吗？"子罕说："我因为没有能听子韦的话，所以造成自己的逃亡；现在我能返回，还是子韦留下的德泽和教诲所致，所以我还要尊重他。再说我逃亡时，我的臣下掩盖车迹拔去标帜来追随我的，对我的逃亡又有什么益处呢？"

【原文】

8·31　杨因见赵简主①，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走来见②。"简主闻之，绝食而叹③，跽而行④。左右进谏曰："居乡三逐，是不容众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⑤，见过八矣⑥。"简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丑妇之仇也；盛德君子，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⑦。"遂出见之，因授以为相，而国大治。由是观之，远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注释】

①杨因：春秋时晋人，事迹略如本文。一作"杨回"。

②走：跑。

③绝：《校证》据《北堂书钞》以为应作"辍"，停下。

④跽：长跪。古人席地而坐，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受惊或

表示礼敬时，挺直身子叫做“跽”，即长跪。

⑤有：通“友”，亲近，喜爱。

⑥见过八矣：出现八次过错了。《校证》引关嘉云：“八过者，三逐五去是也。”

⑦邪枉：邪恶不正。

【译文】

杨因求见赵简子，说：“我住在乡里三次被驱逐，事奉君主五次离开。听说您喜好士人，所以跑来求见。”赵简子听到这番话停下饮食，长跪膝行。左右的人劝止说：“他住在乡里三次被逐，这是为众人所不容；事奉君主五次离开，这是不忠于主上。现在您要结交的这个人，已出现了八次过错了。”赵简子说：“你们不明白，那美女是丑妇的仇人；有高尚品德的君子，乱世会疏远他；正直的行为，邪恶不正的人会厌恶它。”于是出门接见了杨因，便任他作了国相，因而赵国大治。由此看来，对远近的人，都不能不认真考察。

按：内容与《列女传·辩通篇》所记齐国逐孤女事相类。

【原文】

8·32 应侯与贾午子坐①，闻其鼓琴之声，应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②！”贾午子曰：“夫张急调下③，故使之悲耳。张急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乎良材而卑官之④，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哉！”

【注释】

①应侯：春秋时应国国君。周武王之子应叔曾封于应，其国故址在今河南鲁山县东。贾午子：生平不详。午，原本为“于”，今据《校证》改。

②一何：何其，多么。

③张急调下：琴弦紧急曲调低沉。"张急"原误倒，依《校证》引诸书乙。

④卑官之：给他低级的官职。卑官，作动词。

【译文】

应侯与贾午子同坐，听到那弹琴的声音，应侯说："今天的琴声多么悲哀啊！"贾午子说："那弦太紧曲调又低沉，所以使人感到悲哀。琴弦紧张，象征着良材；调子低沉，象征着官职卑微；取用良材却给他卑微的官职，怎能不悲哀呢？"应侯说："讲得好啊！"

【原文】

8·33 十三年①，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②，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为寡人用之。"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③。王复问之，又大笑不应。三问④，三笑不应。王艴然作色不悦曰⑤："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对曰："臣非敢以大王语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⑥，以一奁饭⑦，一壶酒，三鲋鱼⑧，祝曰：'蟹堁者宜禾⑨，洿邪者百车⑩，传之后世，洋洋有余⑪。'臣笑其赐鬼薄而请之厚也。"于是王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注释】

①十三年：此以何纪年未详。《史记·滑稽列传》作"威王八年"。

②惕然：忧惧貌。

③博士：官名。战国时各国设博士，教授文化、技艺。　淳于髡：见6·21条注①。

④三问：问了三次，参见6·21条。

⑤艴（bó勃）然：发怒貌。

⑥祠田：见6·21条注③。

⑦一奁饭：见6·21条注④。

⑧鲋鱼：见6·21条注④。

⑨蟹堁：见6·21条注⑥。

⑩洿邪：见6·21条注⑤。

⑪洋洋：大大，形容很多。

【译文】

十三年，诸侯率领军队将要攻打齐国。齐王听说此事，又忧又怕，召集他的臣子和大夫，告诉说："有智谋的人请为我出力。"对此，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却不回答。齐王又问他，他又大笑不回答。这样问了三次，他三次大笑都不回答。齐王面带怒容不高兴地说："先生是把我的话当作戏言吗？"淳于髡对他说："我不敢把大王的话当作戏言。我笑我邻居祭祀田地，用一小盒饭，一壶酒，三条小鲋鱼，祈祷说：'让旱地多收小米，水田收谷百车，传给我的后人，粮食大大有余。'我笑他敬奉给鬼神的太少，但祈求的却太多了。"于是齐王就封淳于髡为上卿，赏赐给他千金，战车百辆，参与平息诸侯对齐国的战事。诸侯各国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撤回他们的军队，让士兵休息，终于不敢再攻打齐国。这难道不是淳于髡的力量吗？

按：参阅6·21条，所记为同一事。

【原文】

8·34　田忌去齐奔楚①，楚王郊迎至舍，问曰："楚万乘之国也，齐亦万乘之国也，常欲相并，为之奈

何？”对曰：“易知耳。齐使申孺将②，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③，至禽将军首而反耳；齐使田居将④，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齐使眄子将⑤，则楚悉发四封之内⑥，王自出将而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如是则王仅得存耳。”于是齐使申孺将，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至，禽将军首反。于是齐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将，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田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益王车属九乘⑦，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领齐袪⑧，问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为人，侮贤者而轻不肖者，贤不肖者俱不为用，是以亡也；田居为人，尊贤者而贱不肖，贤者负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眄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是以王仅得存耳。”

【注释】

①田忌：战国时齐将，被邹忌中伤后逃亡至楚。事详《战国策·楚策》和《史记·田完世家》。

②申孺：即“申縳（zhuàn篆）”，《战国策·齐策》作“申縳”；《史记·楚世家》作“申纪”，朱起凤《辞通》认为“縳”乃“纪”之误。申纪，田齐时任将军。

③上将军：武官名，战国时位在大将军之上。

④田居：参见2·8条，文中“田居子”即此人。

⑤眄子：据下文当作“盼子”，即“田盼子”，齐宣王时与田忌同为将军。《史记·田完世家》正作“盼子”。眄（miǎn），音免。

⑥悉：全、尽。　四封之内：四面边界之内，指全国。封、疆界。原文无“则”、“悉”二字，今据《校证》补。

⑦益王车属：增加大王的侍卫车驾。

⑧正领齐袪：端正衣领整齐袖口。指态度恭敬、严肃。袪（qū区），袖口。

【译文】

田忌离开齐国投奔楚国，楚王到郊外迎接他到馆舍。问他说："楚国是万乘的大国，齐国也是万乘的大国，经常想要相互吞并，对这件事怎么办呢？"田忌回答说："这容易了解。如齐国派申孺领兵，那么楚国就发兵五万人，派上将军率领军队，一定会提着敌将的首级回师；如果齐国派田居领兵，那么楚国就要发兵二十万人，派上将军领兵，两军不分胜负各自撤退；如果齐国派田肦子率军，那么楚国就要尽征全国兵员，大王亲自率军出征，我跟随前往，相国、上将军作左右司马，这样大王才仅能保全自己。"正在这时，齐国派了申孺领兵攻打楚国，楚国发兵五万人，派上将军率军应战，提取齐军主将的首级回师。于是齐王大怒，就换田肦子率军攻楚，楚国尽征全国兵员，楚王亲自率军出征，田忌跟从前往，相国、上将军作左右司马，增派楚王侍卫车九辆，但楚王仅能免于被擒而已。回到馆舍，楚王面朝北整理好衣袖，恭敬地问田忌说："为什么先生早就知道这样的结局呢？"田忌说："申孺的为人，总是轻慢贤士而看不起无能的人，贤人与不贤的人都不愿为他效力，因此会败亡；田居的为人总是尊重贤士而轻视无能的人，贤士能被任用，不贤的人被斥退，因此双方不分胜负各自撤退；田肦子的为人，是既尊重贤士也爱护不贤的人，贤人与不贤的人都能担负责任，因此大王仅能保全自己。"

按：《渚宫旧事》卷三用此文。

【原文】

8·35　魏文侯觞大夫于曲阳①，饮酣，文侯喟焉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②！"蹇重举酒进曰："臣请浮君④。"文侯曰："何以？"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⑤，

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饮之，釂而不让⑥，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也。"

【注释】

①曲阳：古邑名，战国时属赵国，地在今河北定县境内。

②豫让：人与事详见6·13条。

③蹇重：战国时魏国大夫。

④浮：罚酒。

⑤有命：指长寿。

⑥釂而不让：一饮而尽并不推辞。釂，尽饮。

【译文】

魏文侯在曲阳请大夫们饮酒，饮到兴浓时，魏文侯长叹一声说："我唯独没有豫让那样的人来作我的臣子。"蹇重举酒上前说："我请求罚您饮酒。"文侯问："为什么？"蹇重回答说："我听说这样的话：长寿的父母不了解什么是孝子；有道的君王不了解什么是忠臣。那豫让的君主又怎么样呢？"文侯说："讲得好。"接受罚酒一饮而尽并不推辞，说："那智氏没有管仲、鲍叔这样的人来作他的臣子，所以才有豫让这种人的功绩。"

按：本《淮南子·道应篇》。

【原文】

8·36　赵简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①。"史黡曰②："安用之？"简子曰："良臣，人所愿也，又何问焉？"曰："臣以为无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谏过而荐可，章善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朝夕诵善败而纳之③，听则进，否则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于难，出在于外，又不能入，亡而弃之，何良之为？若不弃，君安得之？夫良，将营其君，使复其位，死而后止，何曰以来④？若未能，乃非良也。”简子曰：“善。”

【注释】

①范、中行氏：范氏，晋士会食邑于范，子孙以此为氏；中行氏，晋侯作三行军以御敌，荀林父将中行，后以为氏。这里的范氏指士吉射；中行氏指荀寅。此二人后败于赵简子而奔齐。

②史黡：春秋时晋国史官，或作“史黯”，“史墨”、“蔡墨”。蔡，姓；史，官称；墨，名；黯，字。

③善败：成败。

④何曰：《校证》引诸本以“曰”为“由”之误。

【译文】

赵简子说：“我想要得到范氏、中行氏的良臣。”史黡问：“用他们作什么？”赵简子说：“任用良臣是君主的愿望，又何必要问用途呢？”史黡说：“我认为范氏、中行氏的灭亡是没有良臣的原故。那事奉君主的人，应该劝诫过错并建议可行之事；宣扬好事并除去不利的事；贡献自己的才能并推举贤人；早晚都要将成败的因果告诉君王使他采纳，如采纳就为他所用，不采纳就隐退。现在范氏、中行氏所谓的良臣，不能纠正、辅佐他们的君主，使君主陷于危难；君主出逃在外，又不能使他返国；君主逃亡后就背弃他，哪算什么良臣？假若他们不背弃范、中行氏，您又怎能得到他们？如果是良臣，将会为他们的君主谋划，使君主复位，死而后已，他们怎么会来投奔您？如果他们不能这样作，又不是良臣了。”赵简子说：“讲得好。”

按：文本《国语·晋语九》。

【原文】

8·37　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并贱不肖①。"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②，不肖者知其贱己而仇之。贤者怨之，不肖者仇之，怨仇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注释】

①贱：轻视。

②不己用："不用己"的倒装句式。

【译文】

子路向孔子问道："如何治国？"孔子说："在于尊重贤人并轻视不贤的人。"子路问："范、中行氏尊重贤人并轻视不贤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败亡呢？"孔子说："范氏、中行氏尊重贤人却不能信用他们，轻视不贤的人又不能斥退他们；贤人知道他不用自己而怨恨他，不贤的人知道他轻视自己而仇恨他。贤人怨恨他，不贤的人仇恨他，怨与仇一起上前，范氏、中行氏即使想要不亡，能行吗？"

按：《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8·38　晋、荆战于邲①，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②，景公将许之③，士贞伯曰④："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⑤，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曰：'莫

予毒也⑥！’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景公曰：“善。”乃使复将。

【注释】

①邲：春秋时郑邑，故地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春秋》宣公十二年，晋楚大战于邲，晋败。

②荀林父：春秋时晋国大夫。曾佐晋文公大败楚军于城濮，后率中行军，卒谥桓，又称中行桓子。

③景公：即晋景公，名据。公元前599年至前581年在位。“景”原误“昭”，据《校证》引《太平御览》改。

④士贞伯：姓士，名贞，封为伯爵，故称。春秋时晋国大夫。

⑤子玉：见8·2条注㉑。

⑥莫予毒也：没谁能害我了。

【译文】

晋、楚两国在郑国的邲邑交战，晋军大败。荀林父率领残军回师请求处以死罪，晋景公将要答应他，士贞伯说：“不能这样。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大胜楚国，晋文公还面带忧色，说：‘楚国令尹子玉还在，忧患还未消止。被围困的野兽都还要拼斗，何况是国相呢？’到楚王杀死子玉后，才高兴地说：‘没有谁能害我了！’现在上天可能是给晋国一个大的警告。荀林父事奉君王，晋升时想的是为主尽忠，斥退时想的是弥补自己的过失，他是国家的捍卫者；现在杀了他，这是加重楚国的胜利。”晋景公说：“很好。”就让荀林父又作将军。

按：事详《左传》宣公十二年，又略见《史记·晋世家》。

说苑卷九　正谏

【题解】

正谏，就是正言规劝，主要指臣下规劝君主。本卷共二十六则，记载春秋、战国至秦时臣下劝谏君主的言论和轶事。第一则提纲挈领，指出进谏的目的是“匡君之过，矫君之失”；并根据进谏的方式与效果，把进谏分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五种类型。作者特别推崇的是其中的“讽谏”。所谓“讽谏”，是指用委婉的态度、含蓄的语言，通过比喻和暗示来启发君主的觉悟，使他纠正自己的过失。文中借孔子的话说明讽谏“上不危君，下不危身”，只有智者才能做到。因此，在这一卷中，用来证明讽谏易被君主接受，也不会危害自身的轶事就有十则。如果直接用正面的道理来批评君王，以前代圣王与昏君兴国亡家的实例来警醒君王，使之翻然悔悟，就是所谓“正谏”，本卷有七则轶事作为例证。记敢于犯颜直陈，冒死进谏的轶事有四则，讲的是君主终于纳谏并重用进谏的人；还有三则是记述君主因拒谏最后遭致国破身亡的轶事；这七则都可以看作是“忠谏”的例证。本卷末尾一则引用孔子的名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来强调纳谏的作用。这与第一则中孔子所主张的“讽谏”，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讽谏要求进谏者讲究批评的态度、方法和技巧，而这两句名言则要求受谏者不要计较批评人的态度和过火的言辞，才能纠正过失，于己于国有利。这些关于批评与接受批评的道理，在今天对我们也还有一定的启发。

另外应当指出，这里关于进谏五种类型的划分，并不是很严密很合理的，而且作者既没有逐一地给出定义，也没有举出有

关降谏和戆谏的事例，它们彼此间也不无交叉与重合。如“讽谏”与“正谏”照理都该是“忠谏”，而“戆谏”既可以是“正谏”，也可以是“忠谏。”但“降谏”则使人很难理解。“五谏”的名目在与本书同时代的著作，如《白虎通·谏诤篇》、《风俗通·过誉篇》、《公羊解诂》中也曾出现过，这大约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

【原文】

9·1　《易》曰：“王臣蹇蹇①，匪躬之故②。”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③，二曰降谏④，三曰忠谏⑤，四曰戆谏⑥，五曰讽谏⑦。孔子曰：“吾其从讽谏矣乎！”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而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智者度君权时⑧，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⑨，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⑩，《春秋》序义虽俱贤⑪，而曹羁合礼。

【注释】

①蹇蹇：忠直貌。

②躬：自身。以上二句见《易经·蹇·六二爻辞》。

③正谏：直接用道理批评劝谏。此处是对进谏方式的划分，与本卷标题“正谏”的含义略有不同。

④降谏：义不详。《太平御览》四百五十五作“谲谏”，意指委婉的规谏。

⑤忠谏：忠诚地劝谏。

⑥戆谏：刚直而愚蠢地劝谏。戆（zhuàng壮）。

⑦讽谏：用委婉的态度及言辞，通过比喻和暗示等方法来劝谏。

⑧度君权时：猜测君主的心理衡量时势。

⑨陈灵公、泄冶：人与事均见1·4条注①、②。

⑩曹羁：春秋时曹国大夫，曾谏曹君不要自己和戎人交战，不听而去。参见8·2条注㉖。

⑪俱贤：认为他们都是贤人。

【译文】

《易经》上说：“辅佐王室的臣子刚正忠直，不是为了自身的原故。”作臣子的之所以要刚正忠直迎着困难去劝谏他的君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要纠正君主的过错，改正君主的失误。君主有过失，那是危国亡身的萌芽；看见君主有过失而不劝谏，是忽视君主的危亡。不关心君主危亡的行为，忠臣是不忍心做的。三次进谏而不被君主采用就可以离开，如果不离开就可能遭杀身之祸。由于进谏而丧身的事，有修养的人不会去做的。因此进谏的方式有五种：一叫正谏，二叫降谏，三叫忠谏，四叫戆谏，五叫讽谏。孔子说：“我赞成用讽谏啊！”君主有过失而不进谏就会危及君主，君主不纳谏要坚持进谏就会危及自身，与其危及君主，不如危及自身。危及自身但最终还不被采用，那进谏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明智的人测度君主的心里，权衡时势，掌握事情的缓急，处置适宜，上不危及君主，下不危及自身。这样进谏对国家来说可使国家无危难，对自己来说也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从前陈灵公不听泄冶的劝谏并杀死了他，曹羁三次劝谏曹君都不被听取，他于是离开了曹国，《春秋》上的评价虽然讲他们都是贤人，但曹羁更符合礼的要求。

【原文】

9·2 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

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①："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②，而六月不归，彼傥有治国者③，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斫之④。颜烛趋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逄⑤，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⑥，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⑦。

【注释】

①颜烛趋：春秋时齐人，或作"烛雏"、"烛邹"。

②不乐治国：四字原脱，据《校证》引《太平御览》《事类赋注》补。

③傥（tǎng淌）：倘若、或者。

④斫（zhuó浊）：砍。

⑤关龙逄（páng）：古代豢龙氏之后，夏桀之臣，因谏止夏桀通夜狂饮而被杀。

⑥参：通"叁"。这里是指排在第三位，数词用作动词。

⑦内：同"纳"。

【译文】

齐景公在海上游玩，乐此不倦，六个月不回国。他命令左右的人说："有敢先说回国的，处死不赦。"颜烛趋上前劝谏说："君王您喜欢治理海上，不喜欢治理国内，所以六个月不回去。那国内倘若另有治理国政的人，您将怎么能够在这海上游乐呢？"齐景公拿起长戟就要砍杀他。颜烛趋上前，整理好衣服等着他砍，并说："君王为什么不砍呢？从前有夏桀杀死关龙逄，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君王的贤明，不像这两个君主；我的才能，也不像这两个臣子；君王为何不砍呢？拿我来摆在这两个臣子之后成为第三人，不也可以吗？"齐景公高兴了，于是回国去，在半路上听说

都城中有人阴谋策划不让他回国。

按：此文与《韩非子·十过篇》所记颜涿聚谏田成子游海事全同。

【原文】

9·3 楚庄王立为君①，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②。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③："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鼓钟之间，左伏扬姬④，右拥越姬⑤；左裯衽⑥，右朝服；曰："吾钟鼓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⑦，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阴刀⑧，刎钟鼓之悬⑨，明日授苏从为相。

【注释】

①楚庄王：见1·21条注①。
②遽：疾、速，引申为多次。
③苏从：春秋时楚国大夫。
④扬姬：扬州美女。古扬州为吴地，多美女。
⑤越姬：越国美女。
⑥裯衽（dāo rèn刀任）：短衣和下裳。
⑦资：资助。
⑧阴刀：衣内所藏用以护身的短刀。
⑨悬：悬挂钟鼓的绳子。

【译文】

楚庄王立为国君后，三年不理朝政，还在国内下令说："我讨厌作臣子的屡次劝谏他的国君。现在我拥有国家，建立政权，有来进谏的人就处死罪，决不赦免。"苏从说："享受君王很高的爵位，吃了君王优厚的俸禄，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不劝诫他的国君，就不是忠臣。"于是他入宫进谏。楚庄王站立在钟鼓之间，左手扶着吴女，右手抱着越姬；左边是短衣下裳，右边是上朝的礼服。庄王说："我听音乐还没空闲，听什么谏言呢？"苏从说："我听说；好走正道的人资助多，好享乐的人沉迷不悟的多；好走正道的人粮食多，好享乐的人败亡的多。楚国灭亡的日子快到了，我冒死罪来告诉大王。"楚王说："讲得好。"于是左手拉着苏从的手，右手抽出护身的短刀，割断吊挂钟鼓的绳子，第二天便拜苏从为国相。

按：此文与《史记·楚世家》、《金楼子·说蕃篇》所载苏从谏楚王事略同。但与《吕氏春秋·重言》、《韩非子·喻志》、《新序·杂事》等书所记人与事均各异。

【原文】

9·4 晋平公好乐①，多其赋敛，不治城郭②，曰："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③，见门大夫曰④："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曰："晋人咎犯也，欲以乐见。"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⑤。"平公召隐士十二人⑥。咎犯曰："隐臣窃愿昧死御⑦。"平公曰："诺。"咎犯申其左臂而诎五指⑧，平公问于隐官⑨，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画⑩，

不峻城阙⑪；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⑫；三也，侏儒有余酒⑬，而死士渴⑭；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秩⑮；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⑯，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⑰。

【注释】

①晋平公：见前1·1条注①。

②不：原误“下”，据《校正》引《太平御览》改。城郭：内城和外城。后泛指城邑。

③咎犯：晋平公时隐士，与晋文公的舅舅咎犯同名的另一人。

④门大夫：官名，太子东宫司门之官，这里泛指守宫门的官。

⑤隐：隐语，略似后代的打哑谜。

⑥隐士：供奉宫廷会说隐语的人。

⑦愿：原作“顾”，义不可通，依《校证》引《太平御览》改。昧死御：冒死侍奉。

⑧申：同“伸”。诎：同“屈”。

⑨隐官：即上文“隐士”。

⑩便游赭画：便游之处都是彩色的图画。赭（zhě者），赤色，作画的颜色，这里指各种颜色。画：原误“尽”（二字繁体相近），据《校证》改。

⑪不：原文作“而”，今据《校证》改。

⑫褐：粗毛或粗麻织的短衣，多为穷人所穿。

⑬侏儒：身材短小供奉宫廷的杂技艺人。

⑭死士：敢死的勇士。

⑮粟秩：粟米做俸禄。秩，俸禄。

⑯屏：同“摒”，摒弃。

⑰参：参与、参加。

【译文】

晋平公喜好音乐，在国内多收赋税，却不修整城邑，还说：“有敢进谏的人处死罪。”都城的人都为此担忧。有一个名叫

咎犯的人，谒见守宫门的大夫说："我听说君主喜好音乐，因此以乐技求见。"守门大夫入宫告诉晋平公说："有个晋国人叫咎犯的，想要以乐技求见大王。"晋平公说："接待他。"咎犯进宫后让他坐在宫殿上，晋平公就叫摆出钟磬竽瑟等乐器。坐了一会，晋平公说："请客人奏乐。"咎犯回答说："我不会奏乐，我善于说隐语。"晋平公召集会说隐语的人十二个。咎犯说："我愿冒死侍奉大王。"晋平公说："好吧！"咎犯伸出他的左臂，并屈五指，晋平公向隐官问道："猜猜这是什么意思？"隐官们都说："不知道。"晋平公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咎犯就伸出他的一根手指说："这一，说的是大王所游玩之处雕龙画凤，但城邑却得不到修整；这二，说的是大王宫殿的梁柱都披上锦绣，但读书人和百姓却连粗布短衣也没有；这三，说的是玩杂耍的矮人美酒喝不完，但勇士们却受饥渴；这四，说的是百姓面带饥容，但大王的马却享有粮俸；这五，说的是身边的大臣不敢进谏，远方的臣子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晋平公说："讲得好。"于是撤去钟鼓，废除声乐，便同咎犯一道治理国政。

按：《校证》引《后汉书·宦者传》吕强上疏，认为此处咎犯乃师旷之讹。

【原文】

9·5　孟尝君将西入秦①，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若以鬼道谏我②，我则杀之③。"谒者入曰④："有客以鬼道闻。"曰："请客入。"客曰："臣之来也，过于淄水上⑤，见一土耦人⑥，方与木梗人语⑦。木梗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并至⑧，子必沮坏⑨。'应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⑩。'今秦，四塞

之国也⑪，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注释】

①孟尝君：战国时齐人，本名田文，后为齐相，善招天下之客，为战国四公子之一。

②鬼道：鬼神之事。

③杀：此字于文意不通。《校证》据《战国策·齐策》："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并引诸家说，认为是由"试"讹为"弑"，再讹为"杀"。译文姑且作"试"解。

④谒者：接待宾客的近侍。

⑤淄水：河名，源出山东莱芜县东北。

⑥耦：同"偶。"

⑦木梗人：即木偶人。据下文，此应为"桃梗人"，即桃木刻成的木偶人。

⑧水潦：河水和雨水。

⑨沮坏：被水泡坏。

⑩泛泛：漂浮貌。

⑪四塞：国境四面险要。

【译文】

孟尝君准备西去秦国，宾客们劝谏他上百次仍然听不进去。他说："用人事来劝谏我，我都了解，若用鬼事来劝谏我，我倒要听一听。"接待宾客的侍从进来说："有个客人要告诉您鬼事。"孟尝君说："请他进来。"那客人说："我来的时候，从淄水上经过，看见一个土偶人正与一个木偶人交谈，那木偶人对土偶人说：'你原先是泥土，把你做成了偶人，遇上天降大雨，河水和雨水一齐冲来，你一定会被水泡坏。'土偶人回答说：'我泡坏了就恢复了我的真面目。而你原是东园里的桃木，把你刻成偶人，遇上天降大雨，河水雨水一齐冲来，你一定会顺水漂浮到不知什么地方才会停止。'现在的秦国，是四面险峻的国家，有着虎狼一样的心肠，你

如果前去，恐怕会有木偶人一样的灾难。"听了这番话，孟尝君徘徊后退，没有什么话来答对，最后还是不敢西去秦国。

按：谏孟尝君入秦的人，《史记》作"苏代"，《齐策》作"苏秦"，《赵策》则记为苏秦说李兑，其事均与此文略同。

【原文】

9·6 吴王欲伐荆①，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②，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③，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王曰："善哉！"乃罢其兵。

【注释】

①荆：春秋时楚国的古称。

②舍人：官名，掌宫中之政。少孺子：生平未详。

③弹：弹弓。丸：弹子。原文脱，据《校证》补。

【译文】

吴王想要攻打楚国，告诉左右的人说："有敢于劝谏的人处死。"舍人中有个名叫少孺子的，想要进谏却又不敢。他就怀揣弹丸拿着弹弓，在后花园游走，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像这样有三个早上。吴王问他："你来，你何苦把衣服打湿成这样？"少孺子回答说："园中有棵树，那树上有只蝉，蝉在高处唱哀歌饮露水，不知道螳螂在它的后面；螳螂弯身附在树枝上想要捕取

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它的旁边；黄雀伸长脖子想要啄取螳螂，却不知道弹丸在它的下边。这三种东西，都想要努力获得它眼前的利益，却不顾它身后藏有祸患。”吴王说：“讲得好啊！”于是就停止了进攻楚国。

按：此文所载事诸书事同人异：《韩诗外传》卷十为孙叔敖谏楚庄王，《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为太子友谏吴王夫差，《战国策·楚策》为庄辛谏楚襄王。

【原文】

9·7 楚庄王伐阳夏①，师久而不罢，群臣欲谏而莫敢。庄王猎于云梦，椒举进谏曰②：“王所以多得兽者马也，而王国亡③，王之马岂可得哉？”庄王曰：“善。不穀知诎强国之可以长诸侯也④，知得地之可以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饮诸大夫酒，以椒举为上客，罢阳夏之师。

【注释】

①阳夏：相传其城为夏太康所筑，故址在今河南太康县。“伐阳夏”上原有“欲”字，据《校证》删。

②椒举：春秋时楚国大夫，本名伍举，因食邑于椒，故称椒举。

③而：如果。假设连词。

④诎：同“屈”，使动用法。长诸侯：为诸侯之长。“长”作动词。

【译文】

楚庄王攻打阳夏，出师很久都不罢兵，群臣想要劝谏却又不敢。楚庄王在云梦打猎，椒举上前劝谏说：“大王之所以能多猎获禽兽，是因为有马。如果大王的国家灭亡了，大王又怎么能得到马呢？”楚庄王说：“好。我知道降服强国可以称霸诸侯，知

道获得土地可以成为富国，却忘记了我的百姓不愿为此效力。”第二天楚庄王请所有大夫饮酒，并让椒举作上客，撤回了进攻阳夏的军队。

按：《校证》云：“伍举事楚灵王，其父伍参事楚庄王，此疑误。”

【原文】

9·8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①，幸郎嫪毒②，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毒专国事，浸益骄奢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④，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⑤，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⑥！”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⑦，皇帝大怒，毒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毒败，始皇乃取毒四支车裂之⑧，取其两弟囊扑杀之⑨，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⑩，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支⑪，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⑫：“齐客茅焦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焦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⑬？”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⑭，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⑮。使者趣之，茅焦曰：

"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焦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萯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⑯，臣窃恐秦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⑰。"乃解衣伏质。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⑱。"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⑲，自行迎太后萯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注释】

①不谨：行为不检点，这里指淫乱。

②嫪毐（lào ǎi 涝矮）：战国末秦相吕不韦的舍人，后进献给秦太后，名义上作宦官，与太后私通，封为长信侯。后事发作乱，兵败被杀。郎：官名，秦汉时侍从卫士。

③浸：逐渐。

④侍中：官名。秦时为丞相属官，因在宫中侍从皇帝左右，故称。博饮：赌酒。

⑤假父：异姓之父，犹今继父。

⑥窭人子：穷小子。窭（jù 巨），贫穷。亢：同"抗"。

⑦白：告诉。

⑧支：同“肢”。

⑨囊扑杀之：装在口袋里摔死。囊，名词用作状语。

⑩萯阳宫：秦文王时所造行宫，地在陕西户县。《校证》引旧校及卢文弨说，以为当作“棫阳宫”，为秦昭王在雍阳所建，地在今陕西扶风县东北。

⑪从：同“纵”。肉：《校证》以为衍文。

⑫茅焦：旧齐地人，事如本文所载。

⑬若：同“汝”，你。

⑭二十八宿：古代星相学家把黄道内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称为二十八宿（xiù秀）。

⑮足趣相过：双脚似在快走，实际上是一步挨一步地慢行。趣，同“趋”。

⑯瓦解：喻崩溃之势如瓦片碎裂。

⑰质：古代刑具，铡刀的垫座。

⑱受事：接受所教之事。

⑲空左方：留下左边的位置。先秦席位往往以左为尊。

【译文】

秦始皇母太后行为不检点，与侍卫嫪毒私通，还封嫪毒作了长信侯，为她生了两个儿子。嫪毒专断国事、越来越骄横跋扈，他与左右侍从和皇上的宠臣在一起赌酒作乐，喝得大醉，因言语口角而发生争斗。他怒目大声叱骂：“我是皇帝的继父，穷小子，怎么敢与我作对！”与他争斗的那些人跑去告诉了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嫪毒怕被诛杀，因此制造兵乱，围攻咸阳宫。嫪毒战败，秦始皇就用车拴上他的四肢，车裂了他。秦始皇又将自己的两个幼弟装在口袋中摔死，将皇太后迁徙到萯阳宫，下令说：“敢以太后的事来劝谏我的人，乱刀砍死，将棘刺铺满他的脊背和四肢，把尸体堆积在城门之下。”因进谏而死的已有二十七人了。齐地人茅焦仍前往求见说：“齐人茅焦愿上殿劝谏皇帝。”秦始皇派使者出宫问道：“你该不是以太后的事进谏吧？”茅焦说：“正是。”使者回

宫告诉秦始皇说："果然是以太后的事进谏。"始皇说："快去告诉他，你没有看见城门下堆积的死人吗？"使者这样问茅焦。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现在死去的人已有二十七个了，我这次要来的原因，是想要补足这个数罢了。我不是怕死的人。您赶快入宫禀告皇帝。"京城中和茅焦同在一起吃住的同乡，全都背上他们的衣物逃走了。使者入宫将此情况禀告了秦始皇，秦始皇大怒说："这人故意来违犯我的禁令，赶快烧起鼎锅用沸水煮死他！这样看他怎么能堆积在城门之下去充数？赶快召他入宫。"秦始皇按剑而坐，气得口翻白沫。使者召茅焦入宫，茅焦不肯快走，双脚像在快走，实际上是脚换脚地向前移动。使者催促他，茅焦说："我到了前面就要死了，难道你不能容忍我多活一会吗？"使者很是为他哀痛。茅焦到了皇帝跟前，拜了两拜，起身谒见致辞说："我听说：长寿的人不忌讳死亡，拥有国家的人不忌讳败亡。忌讳死亡的人不会因此活着，忌讳败亡的人不会因此保全。死生存亡这样的道理，是圣明的君主迫切想要知道的，不知陛下想要知道这些吗？"秦始皇说："这话什么意思？"茅焦回答说："陛下有狂乱违理的行为，陛下自己不知道吗？"秦始皇说："指什么事？我想听听。"茅焦说："陛下车裂继父，有嫉妒心；用口袋摔死两个弟弟，有不仁慈的名声；将母亲撵到萯阳宫，有不孝的行为；放蒺刺在进谏人的身上，有夏桀殷纣一样的暴政。现在全国都知道这些事，人心涣散无人再心向秦朝。我恐怕秦朝将亡，很替陛下担忧。我要说的话已全都说完了，请让我服刑吧。"于是他就解开自己的衣服，伏身在刑具上。秦始皇走下殿来，左手拉起他，右手挥退左右的人，并说："赦免他！先生请穿上衣服，从今天起我愿意向你请教。"于是就立茅焦为仲父，封他上卿的爵位。秦始皇立即驱驾千乘万骑，留下辇车左方位置，亲自前往萯阳宫，迎接太后回到咸阳。太后十分高兴，便大办酒宴款待茅焦。到敬酒时，太后说："违抗错误旨令而使之正确，让败坏的事情重新成功，安定秦国的政权，使我母子又能相聚，全是茅君的力量啊！"

按：此文详于《史记·秦本纪》、《吕不韦传》。

【原文】

9·9楚庄王筑层台①，延石千里②，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③。大臣谏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诸御己者④，违楚百里而耕⑤，谓其耦曰⑥："吾将入见于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之，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⑦。"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则比力也；至于说人主，则不与子比智矣⑧。"委其耕而入见庄王⑨。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邪？"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己闻之，土负水者平⑩，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衅咎⑪，血成于通涂，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闻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⑫，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⑬，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⑭，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⑮，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⑯，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⑰，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⑱，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⑲，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⑳。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㉑，曰："己！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加诸寡人㉒，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说，足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吾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㉓，无诸御己，讫无子乎㉔！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

【注释】

①层台：重叠几层的楼台。

②延：引来、运来。

③士：从事耕作等劳动的男子。反（fàn贩）：同“贩”。这里是携带的意思。

④诸御己：春秋时楚人，生平事如本文。

⑤违：距离。

⑥耦：同“偶”，指一起耕地的人。古代人力耕地，需二人并耕。

⑦特：只不过。草茅之人：乡野之民。

⑧则不与子比智：就不愿同你比智慧了。这里有轻视对方的意思。“则”字原脱，依《校证》补。

⑨委：丢弃。

⑩负：受。

⑪衅咎：得罪受刑。

⑫宫子奇：见8·2条注⑳。

⑬子家羁：此非鲁国大夫子家羁，疑同名的另一人，事不详。

⑭僖负羁：见8·2条注㉖。

⑮莱：西周列国名，姜姓，子爵。《左传》襄公六年被齐国所灭。子猛：生平不详。

⑯子胥：即伍子胥。见8·10条注⑪。

⑰蹇叔：秦穆公时为大夫，曾谏穆公不要伐郑国，秦穆公不听，在殽被晋国大败。本句“秦”下原有“人”字，依《校证》删。

⑱关龙逄：见9·2条注④。

⑲王子比干：见4·2条注⑦。

⑳周宣王、杜伯：见4·22条注①、②。

㉑遽而：遽然，很快地。

㉒危：用危言。

㉓薪：柴。莱：草。这里指砍柴、割草，均用作动词。

㉔讫：通“迄”，至今，到现在。

【译文】

楚庄王建筑高层楼台，到千里之外去运石头，百里之外去运

土，做工的人中有携带三个月粮食的。大臣中劝谏此事的七十二人，都被处死了。有个名叫诸御已的人，在离楚国都城百里远的地方耕地，他对耕地的同伴说："我准备入宫求见楚王。"他的同伴说："凭你自身吗？我听说，游说君主的人，都是些坐享安闲的人，但他们去了便是送死。现在你只不过是山野之民罢了。"诸御已说："你与我一块耕地，那是比力气；至于游说君主，我就不愿与你比智慧了。"于是他丢弃了那耕地的农具便入宫求见庄王。庄王对他说："诸御已上前，你是准备进谏吗？"诸御已说："君王自有原则可用，自有法令可行。况且我听说，土受水就会平坦，木受绳就可取直，君王纳谏就会圣明。君王建筑高台，千里运石，百里运土，百姓们得罪受刑，鲜血铺成了大路，这样都没人敢进谏，我怎么敢进谏呢？不过我虽很愚昧，也私下听说过从前的事：虞国不听宫子奇的劝谏而被晋国吞并；陈国不听子家羁的劝谏而被楚国吞并；曹国不听僖负羁的劝谏而被宋国吞并；莱国不听子猛的劝谏而被齐国吞并；吴国不听伍子胥的劝谏而被越国吞并；秦国不听蹇叔的话遭到覆没的危险；夏桀杀了关龙逄却让商汤得了天下；商纣杀了王子比干却让周武王得了天下；周宣王杀了杜伯而使周王室卑弱。这三位天子、六个诸侯，都是不能尊重贤人信用辩士的话，因此身死国亡。"他说完便急步退出。楚王立即追上他，说："已，你回来吧！我将采用你的谏言。先前劝说我的那些人，他们的言论既不能打动我的心，又把危言强加给我，所以都是来送死；现在你的言辞能够打动我的心，又不把危言强加给我因此我准备采用你的谏言。"第二天楚王下令说："有能入宫劝谏的人，我将与他结成兄弟。"于是停建高台并免除了百姓的劳役。楚国人歌颂诸御已道："砍柴啊割草啊！没有诸御已，至今无后代啊！割草啊砍柴啊，没有诸御已，至今无人烟啊！"

按：《校证》引诸家说，认为文中所记事与楚庄王事不合，"庄"字疑误。

【原文】

9·10 齐桓公谓鲍叔曰："寡人欲铸大钟，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①？"鲍叔曰："敢问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围谭三年②，得而不自与者③，仁也；吾北伐孤竹④，剗令支而反者⑤，武也；吾为葵丘之会⑥，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国，寡人不受者，义也；然则文武仁义，寡人尽有之矣。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君直言，臣直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⑦，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坛场之上，诎于一剑⑧，非武也；侄娣不离怀衽⑨，非文也。凡为不善遍于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除君过言，天且闻之。"桓公曰："寡人有过，子幸记之⑩，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几有大罪，以辱社稷。"

【注释】

①避：让，亚于。

②谭：西周国名，嬴姓，子爵，春秋时灭于齐。事见《春秋》庄公十年。故地在今山东历城县东南七十里。

③自与：自我称誉。与（yù），称誉。

④孤竹：古国名，神农之后墨胎氏。故地在今河北卢龙县。

⑤剗（chǎn）：通"铲"，铲除，消灭。令支：春秋时山戎属国。故地在今河北迁安县西。

⑥葵丘之会：指鲁僖公九年，齐国和鲁、宋、卫、郑、许、曹等国与周襄王在葵丘的盟会。葵丘：春秋时宋地，在今河南考城县东。

⑦公子纠：齐桓公之兄，逃亡鲁国。齐桓公继位后强令鲁人将他杀死。

⑧坛场：会盟的高台。诎于一剑：鲁庄公十三年，鲁败于齐，献出城邑土地与齐国在柯地会盟。鲁庄公有勇士曹沫在盟坛上用剑劫持齐桓公，迫使他归还鲁国土地。诎，同“屈”。

⑨姪娣不离怀衽：事见8·7条注⑥。姪娣：即娣姪，从嫁的妹妹和侄女。

⑩子：原误“乎”，据《校证》引《太平御览》改。

【译文】

齐桓公对鲍叔说：“我想铸造一口大钟，来显示我的名声。我的作为，难道比尧舜差吗？”鲍叔说：“请问大王的作为？”齐桓公说：“从前，我围困谭国三年，灭了它而不自我夸耀，这就是‘仁’；我北伐孤竹国，消灭令支国而凯旋，这就是‘武’；我召集蔡丘的会盟，以此来平息天下的战事，这就是‘文’；诸侯携带美玉来朝拜的有九个国家，我没有接受，这就是‘义’。这样，文武仁义我全都具备了，那么我的作为难道会亚于尧舜吗？”鲍叔说：“大王说得很直率，我也直率地回答。从前，公子纠为兄应居王位你却不谦让，这不是‘仁’；违背先祖姜太公的遗言去侵犯鲁国，这不是‘义’；在会盟台上，屈服于曹沫的一把剑，这不算‘武’；姊妹侄女不离怀抱，这不是‘文’。凡是到处做了不好的事，自己还不知道的人，即使天不降灾，也一定会有人祸。天虽在最高处，但它却能听到地上的事。收回您错误的话，上天也将会听到的。”齐桓公说：“我有过错，幸亏您记住了它，这是国家的福气；如果不是您赐教，我几乎犯下大的罪过，使国家受辱。”

【原文】

9·11　楚昭王欲之荆台游①，司马子綦进谏曰②：“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③，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④，下临方淮⑤，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⑥，人君游者，尽以亡其国。愿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台乃吾地也，有地

而游之，子何为绝我游乎？”怒而击之。于是令尹子西驾安车四马⑦，径于殿下，曰：“今日荆台之游，不可不观也。”王登车而拊其背曰：“荆台之游，与之共乐之矣。”步马十里⑧，引辔而止，曰：“臣不敢下车，愿得有道⑨，大王肯听之乎？”王曰：“第言之⑩。”令尹子西曰：“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若司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谀臣也。愿大王杀臣之躯，罚臣之家，而禄司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听公子，独能禁我游耳。后世游之，无有极时，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后世易耳，愿大王山陵崩陁⑪，为陵于荆台，未尝有持钟鼓管弦之乐而游于父祖之墓上者也⑫。”于是王还车，卒不游荆台，令罢先置。孔子从鲁闻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于十里之前，而权之于百世之后者也⑬。”

【注释】

①楚昭王：楚平王之子，名壬。公元前515年至前488年在位。荆台：地名，在今湖北江陵之北。

②子綦：即司马子期，楚公子结，字子期，官任司马。

③波：原文作“陂”，今据《校证》改。

④猎山：山名。或作“料山”，其地未详。

⑤方淮：水名。或作“方皇”，其地未详。

⑥遗老：忘却年老。

⑦子西：楚平王庶长子，楚昭王时任令尹。安车四马：用四匹马拉的可坐乘的车。古代乘车一般立乘，可坐乘的叫安车，普通人用一匹马拉，尊贵者可用四匹马拉。

⑧步马：使马慢行。

⑨有道：有所言。

⑩第：但，尽管。

⑪山陵崩陁（duò堕）：高山崩塌。这是指皇帝去世的委婉语。陁，原作“陁”，今据《校证》及诸本改。

⑫父祖：“祖”字原脱，据《校证》引《孔子家语》、《渚宫旧事》补。

⑬权：计谋、考虑。

【译文】

楚昭王想要到荆台游玩，司马子期进谏说：“到荆台游玩，左有洞庭湖的波涛，右有彭蠡口的江水，南望是猎山，下临方淮河，在那里玩乐能使人忘却年纪忘却生死。国君去游玩的，都因此亡国。希望大王不要前去游玩。”楚昭王说：“荆台是我的地方，有这样的地方就该去游玩，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去游玩呢？”于是生气打了他。这时，令尹子西驾好四匹马拉的安车，径直来到宫殿下，说：“今天到荆台去游玩，不能不去观赏。”楚昭王上车拍着他的背说：“到荆台游玩，我与你共同享受这种乐趣。”子西让马行走了十里路，拉住马缰停了车，说：“我不能下车跪拜，只希望能说几句话，不知大王肯听听吗？”楚昭王说：“只管说吧！”令尹子西说：“我听说，作臣子的忠于他的君主的，拿官爵俸禄来赏赐他是不够的；作臣子的阿谀他的君主的，用刑罚来惩处他也是不够的。像司马子期这样的人，是忠于君主的；像我这样的人，是谀臣；请大王杀死我，惩罚我的家人，并给司马子期加赐俸禄。”楚昭王说：“如果我能停止游玩，听从你的劝谏，也只能禁止我自己游玩罢了。后人肯定还会来游玩荆台的，而且不会有完结的时候，那又怎么办呢？”令尹子西说：“想要禁止后世的人来游玩是容易的，请大王驾崩之后，在荆台修筑陵墓。因为从古到今，还未曾有过带着钟鼓管弦等乐器到祖先的坟墓上游玩的人呢。”于是楚昭王驱车返回，终于不去荆台游玩，并且命令撤去先前的一切准备。孔子在鲁国知道这件事后，说：“真好啊，令尹子西！他在十里之外劝谏楚王，还能考虑到百代之后。”

按：《孔子家语·贤君篇》、《渚宫旧事》卷二，都曾引用此文。

【原文】

9·12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①，箘簬之矰②，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③，淫，期年不听朝。保申谏曰④："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及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匍伏，将笞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⑤，讬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于王，无负于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⑥。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⑦，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闻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趋出，欲自流⑧，乃请罪于王。王曰："此不穀之过，保将何罪？"王乃变行从保申⑨，杀如黄之狗，折箘簬之矰，逐丹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保申敢极言之功也⑩。肖何、王陵闻之⑪，曰："圣主能奉先世之业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为法。"

【注释】

①荆文王：即楚文王，楚武王之子，名熊赀。公元前689年至前677年在位。如黄：猎犬名。

②箘簬之矰：两种上等竹子做成的箭。箘簬（jūn菌lù路），两种做箭用的上等竹子。矰（zēng真），一种系上生丝绳的箭。用来射鸟。

③丹：即丹阳城，楚熊绎的封地，在今湖北秭归县东。字原误"舟"，依《校证》引诸书改。

④保申：人名。保，辅导君主及太子的官职。申，为保官之名。

⑤免于襁褓：脱离了背带和布兜。意指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⑥席王：为大王铺好卧席。席，用作动词。

⑦细箭：细竹条。

⑧自流：自沉于流水。

⑨从：依从。

⑩极言：尽力主张，尽情说出。

⑪肖何：西汉沛人，秦时为沛吏，佐刘邦建立汉朝，以功第一封酇侯，为开国名相。王陵：西汉沛人，随刘邦灭项羽，定天下，封为安国侯，后任右丞相。

【译文】

楚文王得到名叫如黄的猎犬和箘簬二竹做成的箭，以此在云梦打猎，三个月不回宫；他得到丹阳的美女，淫乐不止，有一年时间不理朝政。保申进谏说："先王占卜，认为我做保官吉祥。现在大王得到如黄猎犬，箘簬竹箭，在云梦打猎三月不归；及至得到丹阳美女，淫乐不休，有一年不理朝政；大王的罪过应当受笞刑，爬在地上！我将要用竹片打大王。"楚文王说："我已不是小孩，现托身于诸侯之列，希望变更一种方式惩罚，不要受笞刑。"保申说："我秉承先王的遗命，不敢废除；大王不接受笞刑，这就是要废除先王的遗命。我宁肯得罪大王，也不能有负于先王。"楚文王说："好吧。"于是保申为楚文王铺好卧席，文王伏在上面，保申捆了细竹条五十根，跪下后放在文王的背上。这样做了两次，对文王说："可以起来了！"楚文王说："这已同样有了受笞刑的名声，还是真的用刑吧！"保申说："我听说受杖刑这件事，君子感到羞耻，小人感到疼痛。羞辱他不能使他改变，让他疼痛又有什么益处呢？"保申急步出宫，想要投江自尽，以向楚王请罪。楚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保官哪有什么罪！"楚文王于是改变行为依从保申的话，杀了如黄猎犬，折断箘簬竹箭，赶走丹阳美女，致力于治理楚国，兼并小国三十个。使楚国疆土扩大到现在这样，是保申敢于极力劝谏的功劳。肖何、王陵听到这段史事后说：

“圣主能继承先王的事业并以此成就功名的，那只有楚文王吧！因此天下的人赞扬他，至今明主忠臣孝子还以他为榜样。”

按：此文本《吕氏春秋·直谏篇》，又见《渚宫旧事》卷一。萧何、王陵的话未详所出。

【原文】

9·13　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①，吴人拭舟以逆之②。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③？”叔向对曰：“君为驰底之台④，上可发千兵，下可以陈钟鼓，诸侯闻君者，亦曰：‘奚以敬台？奚以敬民？’所敬各异也。”于是平公乃罢台。

【注释】

①晋平公：见1·1条注①。叔向：见5·15条注①。聘：古代诸侯间通问修好。

②拭舟：将船擦干净。一说“拭”通“饰”。

③奚以二句：前一“奚以”作疑问词“为什么”，后一“奚以”作介宾结构“用什么”。敬：尊重，看重。

④驰底：晋平公所建造的高台，在汾水之滨。

【译文】

晋平公派叔向访问吴国，吴国人装饰了大船来迎接他。船左五百人，船右五百人；一边是穿豹皮绣衣的，一边是穿狐皮锦衣的。叔向回国后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晋平公，平公说：“吴国快要灭亡了吧！为什么这样看重舟船？又用什么来看重百姓？”叔向对他说：“君王您修建驰底高台，上面可以发兵千人，下面可以陈列钟鼓器乐，诸侯知道君王这样，也会说：‘为什么这样看重高台？又用什么来看重百姓？’看来只是各自重视的对象不一样。”于是晋平

公就停止建造驰底高台。

【原文】

9·14　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①，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乃有宿笑②"。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反③，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④。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

【注释】

①公卢：事如本文。

②宿笑：隔夜犹存的笑料。意指不久前发生的笑话。本句中"乃"字原脱，依《校证》据《艺文类聚》补。

③反：原文作"及"，今据《校证》改。

④旷：荒唐。

【译文】

赵简子领兵要攻打齐国，命令说：军队中如有人敢劝谏的处死罪。一个披着盔甲的武士名叫公卢；远远望着赵简子大笑。赵简子问："你笑什么？"公卢回答说："我是想起了一个不久前发生的笑话。"赵简子说："如能解释清楚就算了，不能解释清楚就处死。"公卢对他说："那是正当采桑的时候，我邻居家丈夫和妻子一起到田里去，那丈夫看见桑林中有个女子，便前去追她，没有追上，返回家中，他的妻子一怒而离开了他。我笑那人的荒唐。"赵简子说："现在我攻打别国却丢掉自己的国家，这是我的荒唐。"于是撤军回国。

按：文与《列子·说符篇》所载晋文公伐卫事略同，又本书

卷十三《权谋》记有类似之事。

【原文】

9·15　景公为台①，台成，又欲为钟。晏子谏曰②："君不胜欲为台③，今复欲为钟，是重敛于民，民必哀矣④。夫敛民之哀，而以为乐，不祥。"景公乃止。

【注释】

①景公：即齐景公，见1·19条注①。

②晏子：即晏婴，见1·19条注①。

③欲：此字于文意不通，疑沿上下文衍。

④必：原文作"之"，今据《校证》改。

【译文】

齐景公建造高台，台建成后，又想要铸造大钟。晏子劝谏说："君王您本承担不起造台的费用，现在又想要铸造大钟，这是加重对百姓的聚敛，百姓一定痛苦。集中百姓的痛苦，拿来自己享乐，不会吉祥。"齐景公就停止了铸钟。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原文】

9·16　景公有马，其圉人杀之①，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②，令知其罪而杀之。"公曰："诺。"晏子举戈而临之曰："汝为吾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③；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人，闻于四邻诸侯，汝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注释】

①圉人：官名：掌管养马放牧等事。也泛指养马人。

②数：数落、责备。

③而：你，代词。下文同此。

【译文】

齐景公有匹马，被他的马夫杀死了。齐景公大怒，操起长戈准备亲自去杀那马夫。晏子说："这样他会不知道自己的罪过而死去，请让我替您数说他的罪过，让他知道自己的罪过再杀死他。"齐景公说："好吧。"晏子举起长戈对马夫说："你为我们国君养马却将马杀死，你的罪该死；你使我们国君因为马的原故而杀养马人，你的罪又该死；你使我们国君因为马的原故而杀人，传到四邻诸侯，你的罪又该死。"齐景公说："先生放了他，先生放了他！不要因此伤害了我仁爱的名声。"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原文】

9·17 景公好弋①，使烛雏主鸟而亡之②，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雏有罪，请数之以其罪，乃杀之。"景公曰："可。"于是乃召烛雏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烛雏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③。

【注释】

①弋（yì异）：用绳子拴在箭上来射鸟。

②烛雏：即颜烛趋。见9·2条注①。主鸟：主管禽鸟。

③谢：道歉。

【译文】

齐景公喜好弋射禽鸟，派烛雏掌管禽鸟但禽鸟却飞走了。齐景公大怒，要杀死烛雏。晏子说："烛雏有罪，请让我把他的罪过数说给他，然后再杀死他。"齐景公说："行。"于是晏子就把烛雏叫到齐景公的面前数说他的罪过，说："你为我们国君掌管禽鸟却丢失了它们，这是一重罪；使我们国君因为鸟的原故杀人，这是二重罪；使诸侯知道这件事，认为我们的国君看重禽鸟而轻贱士人，这是第三重罪。"晏子数说完烛雏的罪过，就请景公杀死他。齐景公说："算了吧！"没有杀烛雏还向他致歉。

按：本《晏子春秋·外篇》，又见《韩诗外传》卷九。

【原文】

9·18　景公正昼被发①，乘六马②，御妇人，以出正闺③。刖跪击其马而反之④，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晏子睹裔欵而问曰⑤："君何故不朝？"对曰："昔者，君正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反，不果出⑥，是以不朝。"晏子入见，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发，乘六马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赐⑦，得率百姓以守宗庙，今见戮于刖跪⑧，以辱社稷，吾犹可以齐于诸侯乎？"晏子对曰："君无恶焉。臣闻之，下无直辞，上有隐君⑨；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辞，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请赏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谏。"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令刖跪倍资

无正⑩，时朝无事⑪。

【注释】

①正昼：大白天。

②六马：古代帝王的车驾用六匹马拉。

③正闺：君王内室。

④刖（yuè月）跪：被砍了脚并以此为名的人。当属近侍之列。

⑤裔欵：春秋时齐人，生平不详。欵，原文作“敖”，今据《校证》改。

⑥不果出：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外出。

⑦赐：“辅佐”的敬词。“子”上原文有“天”字，现据《校证》删。

⑧戮：侮辱。

⑨隐君：昏暗不明的君主。

⑩倍资无正：增加一倍财产，不用征税。正，同“征”。

⑪时朝无事：当时朝中平安无事。

【译文】

齐景公大白天披头散发，乘坐六匹马拉的车子，带上妇人，将要出后宫。刖跪打马让他返回后宫，说：“您不像我的国君。”齐景公感到羞惭而不上朝。晏子看见裔欵问他说：“国君为什么不上朝？”裔欵回答说：“前不久，国君大白天披头散发，乘坐六匹马拉的车子，带着妇人，将要出后宫，刖跪打马让他返回，并说：‘您不像我的国君。’国君羞惭而返，不能按自己的心愿外出，因此他不上朝。”晏子入宫求见，齐景公说：“前几天，我有过错，披头散发，驾乘六马将要出后宫，刖跪打马让我返回，还说：‘您不像我的国君。’我依靠着你和大夫们的辅佐，能够统领百姓并保住国家，现在却被刖跪侮弄，有辱国家，我还可以同诸侯一样平起平坐吗？”晏子回答说：“国君不要记恨这件事。我听说：下面没有直言，上面必定有昏君；百姓讲话忌讳多，国君就有骄奢的行为。古时候，明君在上，下面就有直言；君主好善，百姓讲话

就没有忌讳。现在国君行为有了过失，而刖跪有直言，这是国君的福气，所以我来庆贺。请求奖赏刖跪，以显示君王好善；要礼待刖跪，以显示君王能够纳谏。”齐景公笑着说：“这样行吗？”晏子说：“当然行。”于是齐景公下令增加刖跪一倍的财产并不得征税。当时朝中平安无事。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9·19　景公饮酒，移于晏子家，前驱报闾①，曰：“君至。”晏子被玄端②，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③？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④？”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⑤、陈簠簋者有人⑥，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⑦。”前驱报闾，曰：“君至。”司马穰苴介胄操戟⑧，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邱据之家⑨。”前驱报闾，曰：“君至。”梁邱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君子曰⑩：“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注释】

①闾：里门，这里泛指守门人。

②玄端：黑色礼服。原为诸侯、大夫、士人的祭服，但冠、婚之礼也

用。后多作外礼服的统称。玄，黑色；端，肃正。

③得微：同“得无”，意为“该不是”。带有推测语气的疑问词。

④辱：委屈。敬词，意指来到这里使你受到委屈。

⑤布：铺设，动词。荐席：坐垫和卧席。

⑥簠簋（fǔ guǐ甫鬼）：古代祭祀宴享时所用的两种竹器。簠，多为方形；簋，多为圆形。

⑦司马穰苴：春秋时齐人，本姓田，因官大司马，故称。他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擅长兵法。

⑧介胄：披甲戴盔。

⑨梁邱据：齐景公时的宠臣。

⑩君子曰：三字原无，依文意当有，据《校证》引《晏子春秋》增。

【译文】

齐景公深夜饮酒，转移到晏子家去，前面的使者向晏子家守门人通报说：“国君驾到。”晏子披上礼服，立在门口说：“诸侯该不是有什么事情吧？国家该不是有什么变故吧？君王为什么不顾早晚在夜里驾临呢？”齐景公说：“美酒的味道，金石的乐声，想要与先生同乐共享。”晏子回答说：“那铺设坐席，陈列器皿的有专人，我不敢参与这件事。”齐景公说：“转移到司马穰苴家中去。”前面的使者通报给守门人说：“国君驾到。”司马穰苴披甲戴盔，手拿长戟站立在门口说：“诸侯该不是有战事吧？大臣中该不是有叛乱的吧？君王为何不顾早晚在夜里驾临呢？”齐景公说：“美酒的味道，金石的乐声，我愿与将军共同享受。”司马穰苴回答说：“那铺设座席，陈列器皿的有专人，我不敢参与其中。”齐景公说：“转移到梁邱据家中去。”前面使者通报守门人说：“国君驾到。”梁邱据左手拿瑟，右手擎竽，唱着歌迎上前来。齐景公说：“今夜我饮酒真快乐啊！如果没有晏子、司马穰苴那两个人，怎么能治理好我的国家？如果没有梁邱据这位臣子，怎么能使我身心快乐呢？”君子说：“贤能圣明的君王，都有好的朋友，没有贪图享乐的臣子，景公不能达到这一步，因此这两种人都任用了，只能不亡国。”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9·20　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①，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②，败吴于姑苏③，伤阖庐指④。军却，阖庐谓太子夫差曰⑤："尔忘勾践杀而父乎？"夫差对曰："不敢。"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⑥，习战射，三年，伐越，败越于夫湫⑦。越王勾践乃以兵五千人栖于会稽山上⑧，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⑨，委国为臣妾⑩，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⑪，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其后五年，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不可。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腹心之疾，齐犹疥癣耳⑫，而王不先越，乃务伐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⑬，遂与邹、鲁之君会以归，益疏子胥之言。其后四年，吴将复北伐齐，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⑭，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辞伪诈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⑮，无所用之。《盘庚》曰⑯：'古人有颠越不恭⑰，劓殄灭之⑱，俾无遗育⑲，无使易种于兹邑⑳。'是商所以兴也。愿王释齐而先越，不然，

将悔之无及也已。”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谓其子曰：“吾谏王，王不我用，吾今见吴之灭矣，女与吾俱亡㉑，无为也㉒。”乃属其子于齐鲍氏㉓，而归报吴王。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㉔，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其怨望猜贼㉕，为祸也深。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计谋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㉖，徼幸吴之败㉗，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佯病不行㉘，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齐也，乃属其子于鲍氏。夫人臣内不得意，外交诸侯，自以先王谋臣，今不用，常怏怏㉙，愿王蚤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子胥属镂之剑㉚，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谗臣宰嚭为乱，王顾反诛我㉛。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时，诸子弟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吴国与我，我顾不敢当，然若之何听谗臣杀长者？”乃告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㉜，令可以为器㉝，而抉吾眼著之吴东门，以观越寇之灭吴也。”乃自刺杀。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㉞，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乃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㉟。后十余年，越袭吴，吴王还与战，不胜，使大夫行成于越㊱，不许，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㊲。

【注释】

①孙武：春秋时齐人，以兵法见吴王阖庐，传有兵法十三篇。

②勾践：春秋时越王，后灭吴，称霸诸侯。公元前496年至前465年在位。

③姑苏：山名，地在江苏吴县。上有姑苏台，相传为吴王所造。

④阖庐：见8·5条注①。阖庐败于勾践，伤脚大趾之事，《越世家》记为“败于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

⑤夫差：见8·5条注②。

⑥伯嚭（pǐ匹）：春秋时楚人，投奔吴国，夫差时为太宰（辅佐君王治理国事的官，与后世的宰相相当）。

⑦夫湫：即“夫椒”，山名，在今吴县西南太湖中。

⑧会稽山：在浙江中部绍兴、嵊县、东阳一带。

⑨大夫种：即越国大夫文种。春秋时楚人，姓文，名种，字会。

⑩委国：託国。臣妾：奴隶。男为臣，女为妾。

⑪能辛苦：耐艰苦。

⑫疥癣：皮肤上的疮疡。这里喻指无关紧要的事。

⑬艾陵：春秋时齐地，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北。《春秋》襄公十一年，吴与齐战于此地，齐大败。第二年，吴与鲁、卫、宋在郧会盟。

⑭子贡：春秋时卫人，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子弟子。但后世多怀疑为另一人。

⑮破齐：二字原无，据《校证》引《史记·伍子胥传》补。　石田：多石不可耕种之田。

⑯《盘庚》：《尚书》中的一篇。盘庚为殷商第十一代君主，迁都于殷（河南安阳），臣民相怨，乃作书告谕，为《盘庚》三篇。

⑰古人：义不可通。今《十三经注疏》本《尚书·盘庚》及《史记·伍子胥传》均无此二字。颠越不恭：狂乱越轨不恭敬。

⑱劓殄灭之：用刑法灭绝他。劓（yì艺），古代割鼻的酷刑；殄（tiǎn舔），灭绝。

⑲俾无遗育：使无后代。

⑳无使易种于兹邑：不让他们在新的地方生息蕃衍。易，读为“施”，延续；兹，同“此”。以上引文见《尚书·盘庚》，文字略异。又以上三句十五字原脱，文义不完，据《校证》引《史记·伍子胥传》补。

㉑女：同“汝”，你。

㉒无为：同“无谓”，没有意义、不值得。
㉓属：托付。
㉔隙：嫌隙、仇恨。
㉕猜贼：猜忌。下文“深”下原文有“恨”字，今据《校证》删。
㉖沮毁：诋毁。
㉗徼幸：同“侥倖”，希望意外的事发生。
㉘辍：停止。
㉙怏怏：不高兴。
㉚属镂：一种利剑的名称。
㉛顾反：反而、反倒。
㉜梓：木名，落叶树，木质轻而易割。
㉝为器：成材。
㉞鸱（chī痴）夷革：用皮革做成鸟形的囊。
㉟胥山：在江苏吴县西南，一说在太湖边。
㊱行成：议和、求和。
㊲絮：粗丝棉。

【译文】

吴国依靠伍子胥、孙武的计谋，往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往北威慑到齐、晋两国，往南攻打越国。越王勾践领兵迎击，在姑苏山打败吴军，击伤了吴王阖庐的脚大趾。吴军撤退，阖庐对太子夫差说：“你会忘记勾践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天夜里，阖庐死去。夫差立为吴王后，任伯嚭为太宰，演习战斗射技，三年后攻打越国，在夫椒山打败越军。越王勾践率领残兵五千人困守在会稽山上，派了大夫文种送了很多礼物给吴国太宰伯嚭，要求和谈，愿意交出整个越国，从上到下作吴国的奴婢。吴王准备答应越王的求和。伍子胥劝谏说：“越王为人能忍受艰苦，现在大王不灭越国，以后一定要后悔的。”吴王不听，采用了太宰伯嚭的计谋，与越国讲和。在那以后五年，吴王听说齐景公死后大臣们争宠，新继位的国君幼弱，就率军北上攻打齐国。子胥劝谏说：“不能这样。勾践吃饭不上两个菜，吊唁死者，慰问

病人，而且善于用人。这个人不死，一定成为吴国的祸患。现在的越国好比心腹内脏的疾病，齐国只不过是皮肤上的一些疮癣罢了，但大王不先取越国，却要全力伐齐，岂不是大错吗？”吴王不听他的，还是去攻打齐国，在艾陵大败齐军，于是与邹、鲁两国的国君会盟后才回国。从自以后，吴王更少听取伍子胥的意见。在那之后四年，吴国准备又要北上攻打齐国。越王勾践采用子贡的计谋，就率领他的部队来帮助吴，并用贵重宝物来进献给太宰伯嚭。伯嚭既然多次受到越国贿赂，他更特别地宠爱信赖越国，日夜在吴王耳边为越国说好话。吴王完全相信并采用了伯嚭的计谋。伍子胥劝谏说：“那越国是心腹之患，现在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伪善狡诈而去算计齐国，即使攻破齐国也好比得到石头田，没有什么用处。《盘庚》上说：‘人们如有狂乱越轨不恭的行为，就用刑法灭绝他们，使他们不能留下后代，也不要让他们在新的地方生息蕃衍。’这就是殷商兴盛的原因。希望大王放弃伐齐而先灭越吧！不然的话，将会后悔也来不及的。”吴王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子胥对他的儿子说：“我劝谏大王，大王不采用我的话，我现在眼看吴国将要灭亡了，你与我一起死亡是不值得的。”于是便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然后就回报吴王。太宰伯嚭已与伍子胥有了仇怨，便在吴王面前进谗言说：“伍子胥为人，刚愎暴躁，少有对别人感恩的，他有怨恨猜忌，将为祸不浅。前些日子，大王想要攻打齐国，子胥认为不行，大王后来伐齐并取得大功，伍子胥的计谋不被采用，便反生怨恨。现在大王又要攻打齐国，子胥专横刚愎强力劝谏，诋毁做这件事，希望吴国失败，来证实他的计谋高人一筹。现在大王亲自前去，尽发国内军队来攻打齐国，子胥的劝谏不被采用，便停下来装病不走，大王不可不防备，此人制造祸患并不困难。况且我派人暗中监视他，他出使齐国时，已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鲍氏。作为臣子在国内不得志，在外结交诸侯，自认为是先王的谋臣，现在不受重用，心中常怀不满，希望大王及早考虑这件事。”吴王说：“没有你这番话，我也怀疑他。”于是派使者赐给伍

子胥属镂剑，说："你用这把剑自尽。"子胥说："唉！谗臣太宰伯嚭制造祸乱，大王反而要诛杀我。我使您的父亲称霸，又在你立为太子时，王子们争位，我冒死在先王面前为你力争，几乎不能得立。你已立为太子，要分吴国给我，我却不敢承受。但你为何要听奸臣的话来杀害长辈啊！"他便告诉他的门客说："一定要在我的坟上栽棵梓树，让它长大成材。并取下我的眼睛，挂在吴都东门上，让我看着越寇灭亡吴国。"于是伏剑自杀。吴王听说后大怒，就取来伍子胥的尸体用鸟形的皮革袋子装起来，飘浮到江中。吴国人怜惜他，就在江边山上为他建立了祠堂，因此取名叫胥山。此后十多年，越国袭击吴国，吴王回师与越军交战，不能取胜，派大夫到越国求和，越王又不答应。吴王将要自尽时说："我因为不听子胥的话才弄到这一步。如果死去的人无知也罢，死去的人如果有知，我有何面目去见子胥呢！"于是他用丝棉蒙盖脸面，然后自刎而死。

按：这段史实《国语·吴语》、《吴越春越》等书都有记载，本文主要采自《史记·伍子胥传》。

【原文】

9·21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①，谏简公曰："田常与宰予②，此二人者甚相憎也③，臣恐其相攻。相攻虽叛而危之④，不可，愿君去一人。"简公曰："非细人之所敢议也⑤。"居无几何，田常果攻宰予于庭，贼简公于朝。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齐简公：名任，齐悼公之子。公元前484年至前481年在位。　诸御鞅：《史记》作"御鞅"，《索隐》："御，官也；鞅，名也。"

②田常：春秋时齐人，即《左传》中“陈恒”。齐大夫，后弑齐简公立齐平公，卒谥成子（参见本书15·22条）。宰予：字子我，春秋时鲁人，孔子弟子，仕齐为临菑大夫。田常欲专齐政，杀死宰予。《索隐》云：《左传》不记田常与宰予作乱事，但记有阚止与田常争宠，被田常所杀事。阚止字子我，恐因字同而误。可参阅本书15·22条。

③此：原文为“比”，现据《校证》径改。

④相攻虽叛而危之：语意不明。暂如译文所解。

⑤细人：地位卑微的人。因御鞅职掌车驾，故言。

【译文】

齐简公有个臣子名叫诸御鞅，他劝谏简公说：“田常与宰予这两个人互相间十分憎恨，我担心他们会互相攻杀。互相攻杀虽然不会勾结在一起但危害国家，不能这样，希望君王斥去其中一人。”齐简公说：“这不是你应该议论的事。”过了不多久，田常果然在宫庭攻杀宰予，在朝廷杀害齐简公。齐简公长叹一声说：“我不听御鞅的话，所以才造成这样的祸患。”因此忠臣的话，不能不深思。

按：文与《左传》哀公十四年所记有异，与《韩非子·难言》、《吕氏春秋·慎势》、《淮南子·人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略同。

【原文】

9·22　鲁襄公朝荆①，至淮，闻荆康王卒②，公欲还。叔仲昭伯曰③：“君之来也，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为还？”大夫皆欲还，子服景伯曰④：“子之来也，为国家之利也，故不惮勤劳，不远道涂，而听于荆也，畏其威也。夫义人者⑤，固将庆其喜而吊其忧，况畏而聘焉者乎？闻畏而往，闻丧而还，其谁曰非侮也？芈姓是嗣⑥，王太子又长矣，执政未易，事君任

政，求说其侮⑦，以定嗣君，而示后人。其仇滋大，以战小国，其谁能止之？若从君而致患，不若违君以避难。且君子计而后行，二三子其计乎？有御楚之术，有守国之备，则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注释】

①鲁襄公：名午，鲁成公之子。公元前572年至前541年在位。

②荆康王：即楚康王，名招。公元前559年至前545年在位。

③叔仲昭伯：春秋时鲁国大夫，姓子服，名回，属叔仲氏，卒谥昭伯。

④子服景伯：春秋时鲁国大夫，姓子服，名何，卒谥景伯。

⑤义人：信守节义的人。

⑥芈姓是嗣：楚国是有继承人的。芈（mǐ半）楚国祖先的姓，这里指代楚国。

⑦说：通“脱”，摆脱，消除。

【译文】

鲁襄公前去朝见楚王，到了淮水，听说楚康王已死，鲁襄公想要转回去。叔仲昭伯说：“国君这次来，是因为楚王的声威，现在楚王虽死，但他的声威还未失去，为什么要回去呢？”大夫们都想要回去，子服景伯说：“你们这次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所以不怕辛勤劳苦，不辞路途遥远，而听命于楚王，这是畏惧他的威势。那信守节义的人，本来就该庆贺他人的喜事并吊唁别人的丧事，何况是因畏惧才聘问别国的呢？知道畏惧而前往，听说死亡而返回，那谁说不是一种轻侮呢？楚国是有继承人的，楚王太子已长大，执政的人未更换，他们事奉国君处理政事，希望消除受到的轻侮，以安定继位的国君，并昭告后人。这样仇恨便会增大，若因此攻伐小国，那谁能抵御得了？与其顺从国君而造成祸患，不如违抗国君以躲避灾难。再说君子应认真计划后才行动，

你们几个认真计划过吗？如有抵御楚国的方法，有守卫国土的准备，那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不如还是前去。”这样，鲁襄公终于还是前往楚国。

按：本《国语·鲁语》，又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但文字有不同。

【原文】

9·23　孝景皇帝时①，吴王濞反②，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闻之③，为书谏王，其辞曰：“君王之外臣乘④，窃闻得全者全昌⑤，失全者全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地，方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⑥，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诛以直谏，故事无废业，而功留于万世也。臣诚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诚愿大王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之言⑦。夫以一缕之任⑧，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且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而重惊之，系方绝而重镇之⑨，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发⑩。诚能用臣乘言，一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如重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⑪，保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却背而走，无益也，不如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

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犹抱薪救火也。养由基⑫，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于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祸生有胎⑬。纳其基，绝其胎，祸何从来哉！泰山之溜穿石⑭，引绳久之，乃以絜木⑮。水非石之钻，绳非木之锯也，而渐靡使之然⑯。夫铢铢而称之⑰，至石必差⑱；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夫十围之木，始生于蘖⑲，可引而绝，可擢而拔，据其未生⑳，先其未形。磨砻砥砺㉑，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长㉒，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行恶为非，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诚愿大王熟计而身行之㉓，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吴王不听，卒死丹徒㉔。

【注释】

①孝景皇帝：见6·12条注①。

②吴王濞：即刘濞。汉高祖刘邦侄子，封为吴王，后谋叛，兵败而死。

③梁孝王：见3·3条注①。　枚乘：字叔，西汉淮阴人，汉景帝时为吴王濞中郎（文学侍从），谏吴王不听，赴梁，为梁孝王中郎。

④外臣：他国之臣对别国君主的自称。

⑤得全者：能保全自己的人。

⑥三光：指日、月、星。

⑦恻怛：忧伤。

⑧任：负荷。

⑨重镇之：加重它的压力。镇，压。
⑩间不容发：形容相距极微小，中间没有一发的空隙。
⑪弊：尽。
⑫养由基：春秋时楚国大夫，以善射闻名。
⑬胎：胚芽，喻开始，初生。
⑭溜：小股水流。
⑮契：通“锲”，刻。
⑯渐靡：逐渐磨损。
⑰铢：古代重量单位，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⑱石（dàn担）：重量单位，每石百二十斤。
⑲蘖：树木砍后重新长出的枝条。
⑳据：乘，趁。
㉑磨礱砥砺：石磨、碾石和磨刀石。
㉒畜长：养育它，使它慢慢生长。
㉓熟计：缜密地思考。
㉔丹徒：春秋时吴国朱方邑，汉置丹徒县，故地在今江苏丹徒镇。

【译文】

汉孝景皇帝时，吴王刘濞造反，梁孝王中郎枚乘知道了这件事，便写信劝谏吴王。那信中说：“我本是君王的外臣，曾听说能保全自己的人一定兴盛，不能保全自己的人一定败亡。虞舜没有立锥之地，却享有天下；大禹没有十户民众，却称王于诸侯；商汤、周武王的国土，方圆不过百里，能上不蔽日、月、星的光明，下不伤百姓的心，是因为有成就王业的方法。因此父子之间的关系准则，是出于人的天性。忠臣不怕被诛杀仍要直谏，所以事业不会荒废，功劳可以留传万世。我诚恳地希望披露真心献出一片愚忠，恐怕大王不能采用我的意见。我真诚地希望大王对我怀着忧伤之心所说的话稍加留意。那用一根丝线的负荷力，来系千钧的重物，上面悬挂在无限高的地方，下面垂在不可测量的深渊中，即使是十分愚蠢的人，也知道为它将要断绝而担心。马受到惊骇而又再次惊吓它，系物的绳子快要断时又给它加重

压力。绳子从空中断绝，不能再结上，坠入深渊中，难以再拔出。它能拔出与不能拔出，其间差距是极微小的。大王如果真能采用我的话，一旦实行必定会得到解脱。如果一定要按所想的去做，那危险就像叠蛋一样，比上天还要艰难；改变您所想要做的，比翻转手掌还容易，比泰山还要安稳。假如大王想要享尽天赋的寿命，享尽无限的欢乐，保住君王的权势，不出反掌般容易，身处泰山般安稳，却想要冒叠蛋那样的危险，走上天一样的艰难道路，这是我感到的最大困惑。有人生性害怕自己的影子并厌恶自己的行迹的，他倒退着跑，是没用处的，不如到阴暗处就止步，身影没有了，行迹也消失了。想要别人不听到，不如不要讲；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不要做。想要沸水变冷，让一人烧火，百人去扬汤，是没有用的，不如断柴灭火。不在那里断绝祸源，却在这里挽救它，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养由基是楚国善射的人，距离杨树叶百步都能百发百中。杨树叶这样微小，却能在上面射中百次，可称得上善射了；但他技能所能达到的限度不过百步之中罢了，比起我来，那简直不懂得怎样持弓握箭呢！福运的产生是有基础的，灾祸的发生也有胚芽。开纳福基，断绝祸胎，灾祸又从何而来呢？泰山上的小水流可以穿透岩石，用绳子长久来回地拉，就可以割断木头。水并不是钻石的工具，绳子也不是锯木头的工具，是因为逐渐磨损才使石穿木断。如果一铢一铢地称重量，称到一石时一定会有差错；一寸一寸地量长度，量到一丈时一定会有失误；如果用石称、用丈量，就会直捷而少差失。那十抱粗的树木，开始时是从细芽生长的，那时能够一扯就断，一提就拔起来，是趁它还未长大，事先还未成形。石磨、碾石和磨刀石，看不见它们的磨损，但到一定时间就会磨尽；栽种草木并培育它生长，看不见它增高，到一定时候它就长大了；积累道德修炼品行，看不出它的好处，到一定时候就起作用了；为非作歹，抛弃正义，违背情理，自己不知道它的丑恶，到一定时候就会败亡。以上所陈，我真诚地希望大王深思熟虑然后身体力行，这是历代君王相沿不改的办法、途径啊！”吴王不听这番话，

终于败死在丹徒。

按：见《汉书·枚乘传》，又见《昭明文选》卷三十九。

【原文】

9·24　吴王欲从民饮酒①，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泠之渊②，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天帝曰：'当是之时，若安置而形③？'白龙对曰：'我下清泠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今君弃万乘之位④，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注释】

①从：跟……一起。

②清泠之渊：即清泠池。春秋时宋国的一处名胜，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市东。

③若安置而形：你是怎么处置你的形体的。"若"、"而"均为"你"，代词。

④君：此字原脱，依《校证》据《文选注》及《困学纪闻》卷十所引增。

【译文】

吴王想要跟百姓一起饮酒，伍子胥劝谏说："不能这样。从前白龙从天上下到清泠池，变成鱼，被渔夫豫且射中了它的眼睛。白龙向天帝告状，天帝问：'当时，你是怎么处置自己身形的？'白龙回答说：'我下到清泠池中，变成了鱼。'天帝说：'鱼本来就是人们所要射的，像这样，豫且有什么罪过？'那白龙是天帝豢养的珍贵动物，豫且是宋国身份低贱的奴隶，白龙不变成鱼，豫且就不敢射它。现在君王放弃国君的地位，而跟平民百姓一起

饮酒，我担心将会有白龙被豫且射中一样的祸患了。”吴王这才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按：《群书治要》引《吴越春秋》记吴王夫差微服出行被人伤指后欲诛其人，伍子胥所谏之语与此略同。

【原文】

9·25 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谔谔而昌①，纣嘿嘿而亡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

【注释】

①谔谔（è恶）：直言貌。

②嘿嘿（mò默）：闭口不言。嘿，同“默”。《荀子·不苟篇》：“君子至道，嘿然而喻。”

【译文】

孔子说：“良药在口中味苦却有利于治病，忠恳的话不顺耳却有利于办好事情。所以周武王喜欢直言无讳的人就昌盛，商纣王使人闭口缄默就灭亡。如果国君没有敢于直言的臣子，父亲没有敢于直言的儿子，兄长没有敢于直言的弟弟，丈夫没有敢于直言的妻子，士人没有敢于直言的朋友，他们的败亡很快便会到来。所以说：君王的过失，臣子能补正他；父亲的过失，儿子能补正他；兄长的过失，弟弟能补正他；丈夫的过失，妻子能补正他；

士人的过失，朋友能补正他。因此将不会有遭到覆亡的国家、违理的父亲和忤逆的儿子、放纵的兄长和被遗弃的弟弟、狂乱的丈夫和淫荡的妻子、绝情断交的坏朋友。”

按：亦见《孔子家语·六本篇》，但与此文多不同。

【原文】

9·26 晏子复于景公曰：“朝居严乎①？”公曰：“朝居严则曷害于治国家哉！”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谓之喑②，上无闻则谓之聋，聋喑则非害治国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③，以满仓廪：合疏缕之纬④，以成帏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⑤，恶有距而不入者哉⑥？”

【注释】

①朝居：居朝执政。

②喑（yīn音）：通“瘖”，哑，默不作声。

③菽粟：豆子和小米。也泛指粮食。

④疏缕：稀少的丝缕。纬：织物的横线。

⑤固：当然。

⑥恶：同“乌”，怎么，难道。距：同“拒”。

【译文】

晏子向齐景公禀告说：“朝政太严厉了吧？”景公说：“朝政严厉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妨害呢？”晏子回答说：“朝政严厉，那臣下就不敢说话；臣下不敢说话，那君主就听不到什么了。臣下不敢说话叫做‘哑’，君主听不到下情叫做‘聋’，‘聋’和‘哑’不是妨害治理国家的弊端又是什么呢？再说集中微少的豆子和小米，

能够装满仓库；汇聚那稀疏的丝缕做纬线，能够织成帏幕。泰山那样高，也不仅靠一块石头，而是靠许多石头从低处堆积起来才变得高大的。那治理天下的人，不只是一个人的意见，当然也有采纳了暂时不用的情况，但哪有拒而不纳的呢？”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说苑卷十　敬慎

【题解】

敬慎，指为人处世要恭敬谨慎。这一卷共记载春秋战国时这方面的轶事三十五则。在第一则中阐明了敬慎的重要性，指出它关系到个人和国家的存亡祸福，所以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谨慎不苟，才能保存自身保全国家。后面三十四则都是为了证实这一观点而列举的事例或前人的论述。其中讲士人修身正行的有二十六则，讲诸侯大夫秉政治国的有八则。对士人来说，是要求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柔胜刚，礼貌待人，以及慎多言、慎交友等，总之，待人接物应处处小心，时时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且还应慎终如始，方能远祸致福。对诸侯大夫来说，则是着重要求谦恭下士，礼贤任能，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保国全身。总之一句话，不论君主臣僚，诸侯大夫，士子平民，对人都要恭敬，言行都要谨慎。这实际上是孔子关于修身养性主张的具体阐述和发挥。全卷有十二则轶事直接同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有关，便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其中关于盈亏、损益、刚柔、祸福、存亡等现象彼此对立而又相互依存、转化的论述，又无疑是从老子的思想中抽绎出来的。这种融儒、道于一炉的修养论，往往具有朴素的辩证法的特征，其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批判继承。

【原文】

10·1　存亡祸福，其要在身①。圣人重诫，敬慎所

忽。《中庸》曰②："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③。"谚曰："诫无垢，思无辱。"夫不诫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诗》曰④："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

【注释】

①要：关键。

②《中庸》：见3·10条注①。

③慎其独：即"慎独"，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

④《诗》曰：以下三句引自《诗经·小雅·小旻》。

【译文】

人的生存死亡灾祸幸福，那关键全在自己。圣人十分注意警惕自己，在恭敬谨慎方面容易忽略的事。《中庸》上说："没有比幽暗之中更为显著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加明显的。因此君子在独处时对自己的言行要更加小心谨慎。"俗话说："警惕自己就不会有耻辱，遇事多思考就不会受欺侮。"不警惕不思考，而能保存自身、保全国家，这是很难做到的。《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面临深渊，如踏上薄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10·2　昔成王封周公①，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②。将辞去，周公诫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

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失天下③，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④：'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⑤。是以衣成则缺衽，宫成则缺隅⑥，屋成而加错⑦，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⑧：'谦，亨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⑩。'其诫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

【注释】

①成王：见1·3条注①。周公：见1·8条注①。

②伯禽：见1·3条注①。

③失：原误"先"，依《校证》据《群书治要》、《韩诗外传》改。

④《易》曰：自此以下至"谦之谓也"不见于《易经》，《校证》以为作者解说《易》理之词。《韩诗外传》无"曰"字，于义为长。

⑤夫天道毁满四句：见《易经·谦卦》，"毁"原作"亏"，"满"原作"盈"，系避惠帝刘盈之讳改。

⑥隅：墙角。

⑦错：涂饰，使之不平滑。

⑧《易》曰：以下引自《易经·谦卦》。

⑨谦，亨：谦卦亨通。谦，指自感不足而谦虚；亨，通达顺利。

⑩以上引自《诗经·商颂·长发》。汤降不迟：商汤谦卑不怠。降，谦卑；迟，懈怠。圣敬日跻：圣明恭谦之德一天天升高。跻（jī绩），上进。

【译文】

从前周成王要分封周公，周公推辞不接受，于是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在鲁国。伯禽即将告辞离去，周公告诫他说："你去了之后，不要仗恃自己是鲁国国君而对士人傲慢！我是周文王的儿

子，周武王的弟弟，当今成王的叔父，又辅佐天子，我的地位在天下来说也不算轻了。但是我曾经在洗头时就几次握着头发见客，在吃饭时几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去见客，还恐怕漏掉天下的贤士。我听说：'道德品行宽广博大却又坚持恭谨的人才会受尊荣；土地广阔富饶却又坚持节俭的人才会享安乐；俸禄多爵位高却又坚持谦卑的人才会显贵；兵员多武备精良却又坚持谨慎的人才会获胜；聪敏机智却又坚持愚拙的人才会多得益；博闻强记却又坚持浅陋的人才会更加广博。'这六种操守，都是谦虚的美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虚的会失去天下，败亡自身，桀、纣就是这样的人。难道能不谨慎吗？所以《易》上讲了一个道理，它的用途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国家，小能保住自身，这道理就是谦虚。那上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的增益不足的；大地的规律是使水从盈满处流向空虚处；鬼神也是要损害盈满者保佑谦退者；人世的规律也是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因此衣服做成缺一块、宫舍修成缺一角、房屋修成使它表面粗糙，来表示不圆满，那是由于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易》上说：'谦卦亨通，君子有好结果，吉祥。'《诗》上说：'商汤谦卑不怠，圣明恭谨之德日益升高。'你都要引以为诫啊！你一定不能凭着鲁国就傲慢地对待士人！"

按：文本《韩诗外传》卷三。

【原文】

10·3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①，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②："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③，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④，虚静以待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

意⑤，穷高而不衰⑥，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⑦？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⑧。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⑨。'日中则昃⑩，月盈则食⑪，天地盈虚，与时消息⑫。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⑬，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注释】

①损益：《易经》中二卦名。

②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春秋时卫国人，孔子弟子，长于文学，相传曾在西河讲学，魏文侯以他为师。

③不：原文作"接"，今从《四库》本、《万有文库》本改。持满：意指保存既成事业而不使倾败。这里是指持满之道，《韩诗外传》卷三引孔子语："持满之道，抑而损之。"本卷下一则同此。

④允恭：诚信谦恭。允，诚信。

⑤昆吾：夏末部落名称，己姓。初封地在今河南濮阳县，曾迁于许（今河南许昌），后为商汤所灭。自臧：自认为很好。臧，善。满意：得意。

⑥穷高而不衰：登上最高处仍不停止。

⑦征：验证。

⑧"夫丰明而动"至"亏矣"三句：《周易·丰卦》彖辞解释卦名及卦辞中"宜日中"一句说："丰，大也；明以动，故丰。"意谓卦辞说应在日中时行动，因日中正是光明普照的时刻，如果过了正午，阳光就会减弱了。

⑨故曰：以下十一字，卢文弨以为因上文衍，于此文意不通。译文取此说。

⑩昃（zè仄）：太阳偏西。

⑪食：同"蚀"，缺。

⑫消息：消长。

⑬轼：本为车前扶手横木，这里用作动词，指在车上的人手扶横木对车下的人表示礼敬。

【译文】

孔子读《易》，读到损卦、益卦时，就接连发出感叹声。子夏起身离座问他："先生为了什么感叹呢？"孔子说："那自认为不足的人会得到补益，自满的人会有缺陷，我因此而感叹。"子夏问："那么通过学习不能得到补益吗？"孔子说："不能这么讲。上天的规律说明，成功的事情未必能够长久。那学习的人是以谦虚的态度来接受知识，就叫有所得。假若不懂得保持盈满的方法就是自认为不足，那么天下的好言论就不能进入他的耳中了。从前唐尧登上天子的高位，仍诚信恭敬地来保持它，用谦虚恬静的态度来对待臣民，所以他的事业经过百年而更加兴盛，他的德泽直到今天越发显明。昆吾自以为是，志得意满，登上最高处仍不停止，因此在当时就受到挫败，到今天更加使人憎恶。这难道不是损益的证明吗？所以我说：'谦虚的目的，是用恭敬来保存自己的地位。'丰卦说要趁日中时行动，因为那时光明普照，所以能算得上是丰大；如果已达到丰大时，便会开始亏缺了。因此说，太阳到了中午就开始偏西，月亮圆了就开始变缺；天地的盈满空虚，按照一定的时间彼消此长。因此圣人不敢自负盛名，坐在车上遇见三个人时就下车，遇见两个人时就扶轼表示礼敬，调节那盈满与空虚的关系，所以盛名能够长久。"子夏说："好。我一定终身记住这番教诲。"

按：《淮南子·人间篇》记有此事而较略。《孔子家语·六本篇》用此文。

【原文】

10·4　孔子观于周庙①，而有欹器焉②。孔子问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盖为右坐之器③。"孔子曰：

"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④。"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⑤，博而能浅，明而能闇⑥，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⑦。"《易》曰⑧："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注释】

①周庙：周天子的祖庙。

②欹器：倾斜易覆的器皿。欹（qī欺），倾斜。

③右坐之器：也作"宥坐器"，即欹器。它注满就会倒，内空时倾向一边，不多不少时就端正。饮酒时置于座位右侧，提醒人不要过或不及。故称右坐之器。

④挹：通"抑"，贬抑。

⑤讷（nè呢去声）：语言迟钝。

⑥闇：同"暗"。

⑦至德者：道德修养极高的人。

⑧《易》曰：以下所引，非《易经》原文。

【译文】

孔子到周王室宗庙参观，看见有一欹器在那里。孔子问守庙的人说："这叫做什么器物？"守庙的人回答说："大约是宥坐器。"孔子说："我听说宥坐器注满了就会倾覆，空着时就会侧向一边，装的不多不少就端正了。有这样的事吗？"守庙的人说："是这样。"孔子便让子路取水来试验它。果然是灌满水它就翻倒了，装不多

不少的水它就端正，空着时它就侧向一边。孔子长叹一声说："唉！哪会有盈满了而不倾覆的呢？"子路说："可以请教保持盈满的方法吗？"孔子说："保持盈满的方法，在于贬抑和减少盈满。"子路问："减少它有办法吗？"孔子说："地位高的能居人下，盈满的能自感不足，富有的能节俭，尊贵的能处卑贱，机智的能甘愚拙，勇敢的能自居怯懦，雄辩的能自甘木讷，博大的能自居浅陋，贤明的能自甘暗弱。这就叫做减少它而不使它到达极点。能实行这个道理，只有道德修养极高的人才能达到这一步。"《易经》上说："不减少而增加它，反而会减少；自己减少它到最后，反而会增加它。"

按：此文见《荀子·宥坐篇》、《韩诗外传》卷三、《淮南子·道应篇》、《孔子家语·三恕篇》，又《文子·九守篇》载老子语，与此略同。

【原文】

10·5　常摐有疾①，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②。"常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其敬老耶③？"常摐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何以复语子哉！"

【注释】

①常摐：一作"常摐"。《校证》引诸书，认为即"商容"。商容是商纣

王时大夫，因直谏而被贬。

②是已：这就对了。已，同"矣"。以下均同此。

③其：原脱，依《校证》据文例及《太平御览》补。

【译文】

常摐生了病，老子前去问候他，说："先生病得很重了，有没有什么教诲留下来能够告诉弟子们的吗？"常摐说："你即使不问，我也要告诉你。"常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老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不是讲人不应该忘旧吗？"常摐说："呵，对的。"常摐又问："遇见高大的树木要小步急行，你懂得这个缘故吗？"老子说："遇见高大的树木要小步急行，不是说人应该尊敬老人吗？"常摐说："呵，对的。"常摐又张开他的口让老子看了看说："我的舌头在吗？"老子说："在。"常摐又问："我的牙齿在吗？"老子说："没有了。"常摐问："你明白这个道理吗？"老子说："那舌头的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柔软吗？牙齿的失落，难道不是因为它坚硬吗？"常摐说："呵，对的。天下的事理已尽在此中了，没有什么再告诉你了。"

按：事又见《淮南子·缪称篇》、《慎子·外篇》、《高士传》等，"常摐"均作"商容"。商容与老子的时代相隔太远，《校证》认为"商容"是"主商礼之官"，并不是专名。

【原文】

10·6　韩平子问于叔向曰①："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②：'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观之，柔弱者生之徒也③，刚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复，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坚于刚也。"平子

曰："善哉！然则子之行何从？"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刚为？"平子曰："柔无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纽而不折④，廉而不缺⑤，何为脆也？天之道微者胜。是以两军相加，而柔者克之；两仇争利，而弱者得焉。《易》曰⑥：'天道亏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夫怀谦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⑦，则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注释】

①韩平子：即韩须，春秋时晋国大夫，字平子。叔向：见5·15条注②。

②老聃（dān丹）：即老子。春秋战国时人，曾为周朝藏书室史官，相传著有《老子》五千余言。

③徒：类、属。

④纽：通"扭"，扭曲。

⑤廉：锋利。

⑥《易》曰：以下引自《易经·谦卦》，参见10·2条注④。

⑦四道：指上文天道、地道、鬼神、人道。

【译文】

韩平子向叔向问道："刚与柔相比哪一个坚实？"叔向回答说："我已八十岁了，牙齿落了又落，但舌头还在。老子有这样的话：'天下最柔软的能够驰骋纵横在天下最坚硬的地方。'还说：'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柔软，人死了后身体就变得僵硬；万物草木活着时也很柔软，它们死后也就干枯了。由此看来，柔弱的事物属于生存的一类，刚强的事物属于死亡的一类。'那有生命力的事物毁坏了也一定能复活；属于死亡的事物破败后则更加速灭亡。我因此知道柔软的比刚强的更坚韧结实。"韩平子说："讲得好啊！那么你的行为是依从什么呢？"叔向说："我也是柔弱的，要刚强干

什么?”韩平子问:“柔软的岂不是会脆裂吗?”叔向说:“柔软的即使扭曲也不会折断,即使很锋利也不会缺损，怎么会脆裂呢？上天的规律是微弱者取胜。因此两军相对，柔弱的能攻克对方；两个敌对者争利，柔弱的一方能得利。《易经》上说:‘上天的规律是减损盈满而增加不足,大地的规律是改变盈满而流向不足，鬼神损害盈满而福佑不足，人世的规律是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那怀着谦虚不足这样的柔弱，天、地、鬼、神、人四者都会帮助他,那么无论去干什么会不实现他的志愿吗?”韩平子说:“讲得好。”

【原文】

10·7　桓公曰①:“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易》曰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由不刚也。

【注释】

①桓公：春秋至战国时，名号为桓公的诸侯很多，此不明所指。

②《易》曰：以下两句引自《易经·系辞》。

【译文】

桓公说:“金属坚硬就会折断，皮革坚硬就会脆裂,国君刚强国家就会灭亡,臣子刚强就会断绝交游。”那太强硬了就不会和顺，不和顺就不可用。因此拉车的四匹马不和顺,就走不了长路；父子不和,他们的世系就会破亡；兄弟不和，不能长久同居;夫妻不和顺，家庭就有大灾难。《易经》上说:“只要两人齐心，就像利刃能截铜断金。”这就是由于不强硬。

【原文】

10·8　老子曰①：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故曰②："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害灾。

【注释】

①老子曰：以下所引非《老子》原文。

②故曰：以下二句引自《老子》五十八章。

【译文】

老子说：获得某种利益，一定要想到它的害处；喜欢事情成功，一定要想到它的失败。人做了好事，上天就用福佑来回报他；人做了坏事，上天就用灾祸来回报他。所以说："祸与福相依，福中包藏着祸。"既要警惕、又要慎重，君子不在这方面用力，凭什么防备灾祸？如果上知天道就会不失时宜，下知地理就会不失财货，日夜小心谨慎，就不会有灾祸。

按：《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刘向《说老子》四篇，或认为以上四则有关老子的言论出此。

【原文】

10·9　曾子有疾①，曾元抱首②，曾华抱足③。曾子曰："吾无颜氏之才④，何以告汝！虽无能，君子务益⑤。夫华多实少者⑥，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飞鸟以山为卑，而层巢其巅⑦；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饵也。君子苟能无以利害身，则辱安

从至乎?"宦怠于宦成⑧，病加于少愈⑨，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⑩。"

【注释】

①曾子：见3·7条注①。
②曾元：曾参之子。
③曾华：曾参之子。
④颜氏：指孔子弟子颜回。
⑤务益：努力有所增益。
⑥华：同"花"，这里指开花，用作动词。实：结果，作动词。
⑦层巢：重叠筑巢，作动词。
⑧宦成：指官居高位。
⑨少愈：同"稍愈"，刚有好转。
⑩靡不有初二句：无论什么事都有个开端，但很少能有结果。鲜，少；克，能。引自《诗经·大雅·荡》。

【译文】

曾子有了病，曾元抱住他的头，曾华抱住他的脚。曾子说："我没有颜回一样的才能，拿什么来告诫你们呢？即使无能，君子也要努力学好。开花多而结果少，是自然的规律；说得多却做得少，是人类的常态。飞鸟以为山很低，便在山顶筑巢；鱼鳖觉得池很浅，就在水底钻洞；之所以能够捕到它们，是因为有诱饵。君子如能不因贪利而害自己，那么屈辱又从何而来呢？"做官的到了高位就懈怠了；疾病常在刚痊愈时就加重；灾祸常从懈怠懒惰中发生；孝道是从妻子儿女那里开始衰落的。要明察这四种情况，像开始时一样谨慎到最后。《诗经》上说："无论什么事都有个开端，但很少能有结果。"

按：本文所记曾子语见《曾子·疾病篇》。"官怠于宦成"以下见《韩诗外传》卷八。

【原文】

10·10　单快曰①："国有五寒②，而冰冻不与焉。一曰政外③，二曰女厉④，三曰谋泄⑤，四曰不敬卿士而国家败，五曰不能治内而务外。此五者一见⑥，虽祠无福。除祸必得，致福则贷⑦。"

【注释】

①单快：周大夫，生平不详。单（shàn善）姓。
②五寒：五种令人寒心的事。
③政外：政权外落。外，落入旁人之手。
④女厉：女人为祸。厉，祸害。
⑤谋泄：密谋被泄露。
⑥一见：出现一种。见，同"现"。
⑦贷：通"忒"（tè特），失误。

【译文】

单快说："国家有五种令人寒心的事，但冰冻不在其中。一是政权旁落；二是女人为祸；三是密谋泄露；四是不礼敬卿士而国家败落；五是不能治好国内却致力于国外。这五种情况只要出现一种，即使向祖宗祈祷也不会获得福佑。要消除祸患却一定得到祸患，想求得福佑却事与愿违。

【原文】

10·11　孔子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①。昔者殷王帝辛之时②，爵生乌于城之隅③。工人占之曰④：'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⑤，王名必倍⑥。'帝辛喜爵之德⑦，不治国家，亢暴无极⑧，外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诡福反为祸⑨。至

殷王武丁之时⑩，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⑪？’武丁恐骇，侧身修行⑫，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道。三年之后，远方之君重译而朝者六国⑬。此迎天时，得祸反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诸侯也；恶梦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胜善政，恶梦不胜善行也。至治之极⑭，祸反为福。故太甲曰⑮：‘天作孽，犹可违⑯；自作孽，不可逭⑰。’”

【注释】

①杀（shài赛）：减少，引申为改变。

②帝辛：即商纣王。

③爵：同“雀”。

④工人：这里指占卜的人。

⑤祉（zhǐ止）：福。

⑥王名必倍：君王的名声必定加倍显扬。

⑦德：德运，这里指带来的福兆。

⑧亢暴：特别残暴。

⑨诡福：奇异的福兆。

⑩至：武丁在帝辛之前，“至”字不妥，当作“于”或“当”为宜。武丁：见1·27条注①。

⑪意：想来，推测之词。

⑫侧身：因戒惧而不敢安身。

⑬重译：辗转翻译。

⑭至治之极：到治理好到极点。

⑮太甲：商朝第五代帝王，商汤之孙。

⑯违：避开。

⑰逭（huàn换）：逃避。以上引文见《伪古文尚书·太甲》。

【译文】

孔子说："人的存亡祸福都在于自己，即使天降灾地加祸，也不能改变。从前在殷纣王帝辛的时候，有雀在城墙角上生下一只乌鸦。卜人占卜这件事说：'凡是小的能生出大的，国家必定有福运，帝王的名声一定加倍显赫。'帝辛为雀鸟带来的福兆而沾沾自喜，不治理国家，残暴到了极点，外面的敌人就到来，终于灭亡了殷国。这样违反天时，奇异的福兆反而成为祸殃。在殷王高宗武丁的时候，先王的道统缺失，刑法松弛，桑秧楮苗一起生长在朝廷中，到第七天就有碗口粗。卜人占卜这件事说：'桑秧楮苗是野外植物，野外植物生长在朝廷中，想来该是商朝要灭亡了吧？'武丁十分害怕，便兢兢业业地修养品德，追忆从前先王的政治，恢复被灭亡的诸侯国，让绝祀的卿大夫有继嗣，举用隐逸的贤士，宣示养老的办法。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君通过辗转翻译遣使朝拜的就有六个国家。这就是迎合天时，虽得祸兆反而变成福瑞。因此那怪异灾害，是上天用来警戒天子诸侯的，那恶梦是用来警戒士大夫的。所以怪异灾害不能胜过好的政治，恶梦不能胜过好的品行。到了治理天下的最佳境界，祸患反而变成福佑。因此太甲说：'天降灾还可避开，自己造成灾祸无法逃脱。'"

按：《孔子家语·五仪解》用此文。

【原文】

10·12　石雠曰①："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②，公族不亲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③，亲佞近谗足以亡，举百事不时足以亡，使民不节足以亡，刑罚不中足以亡，内失众心足以亡，外嫚大国足以亡④。"

【注释】

①石雠：人名，据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其人仅此一见。

②不一：不和。

③国爵不用：国家爵位不用来封赏。

④嫚：轻慢。

【译文】

石雠说："春秋时代有很快就可以亡国的，国君不可不谨慎啊！后妃侍妾不和可以亡国，宗室不亲附可以亡国，大臣不受信用可以亡国，国家爵位不用来封赏可以亡国，亲小人近谗臣可以亡国，于各种事情不按时宜可以亡国，役使民力不节制可以亡国，刑罚不适当可以亡国，在国内失去民心可以亡国，在外轻幔大国可以亡国。"

【原文】

10·13　夫福生于隐约①，而祸生于得意，齐顷公是也②。齐顷公，桓公之子孙也，地广民众、兵强国富，又得霸者之余尊③，骄蹇怠傲④，未尝肯出会同诸侯，乃兴师伐鲁，反败卫师于新筑⑤。轻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晋、鲁往聘，以使者戏⑥。二国怒，归求党与助，得卫及曹，四国相辅，期战于鞍⑦，大败齐师，获齐顷公，斩逢丑父⑧。于是慢然大恐，赖逢丑父之欺，奔逃得归。吊死问疾，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外金石丝竹之声⑨，远妇女之色，出会与盟，卑下诸侯⑩。国家内得行义，声问震乎诸侯⑪。所亡之地，弗求而自为来，尊宠不武而得之⑫。可谓能诎免变化以致之⑬。故福生于隐约，而祸生于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注释】

①隐约：潜藏、不显露。

②齐顷公：名无野，齐桓公之孙。公元前598年至前582年在位。

③余尊：余威，遗留下的威势。

④骄蹇怠傲：骄傲乖戾怠惰。蹇，不顺。

⑤新筑：春秋时卫地，在今河北大名县。

⑥以使者戏：拿使者开玩笑。据《公羊传》成公二年载，晋鲁两国使者至齐国，齐顷公的母亲拿使者的跛脚、独眼开玩笑，激怒了晋鲁两国。

⑦期战于鞍：在鞍地会战。鞍，春秋时齐地，在今山东济南市。《公羊传》成公二年载，晋、鲁、卫等国在此大败齐军。

⑧斩：这里指砍伤。　逢丑父：春秋时齐人，为齐顷公车右，在鞍之战中，他与齐顷公交换座位，才使齐顷公免于难。

⑨外：摒去。

⑩卑下：用作动词，意即自甘低下。

⑪声问：名誉，声望。问，通“闻”。

⑫不武：不依靠武力。

⑬诎免：指委屈求全。诎，通“屈”；免，逃避。

【译文】

那福运在暗中生长，灾祸在志得意满时发生，齐顷公就是这样的情况。齐顷公是齐桓公的孙子，国土广阔人口众多，军队强大国家富有，又继承了霸主的余威，但骄傲乖戾怠惰，从不肯外出与诸侯会盟，就兴师攻打鲁国，回师时在新筑又击败卫国军队。他轻视小国，欺侮大国的行径太过分了。不久，晋、鲁两国派人前来通问修好，又拿这两国的使者开玩笑。晋、鲁两国使者大怒，回国后寻求同党的帮助，找到卫国与曹国。四国结成联盟，与齐国在鞍地会战，大败齐师，擒获齐顷公，砍伤逢丑父。这时齐顷公才大为震惊和害怕。他仗着逢丑父欺骗了敌军，才得逃脱回国。齐顷公回国后吊唁死者，慰问疾苦，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撤除声乐，远离女色，外出参与会盟，在诸侯中自甘低下，

国内能推行仁义，他的声望震动了诸侯。所丢失的土地，不用索取别国就主动归还，不用武力就受到尊宠。可以称得上是能委屈求全善于变化而得到这些的。因此福运在暗中滋长，而灾祸在志得意满时发生，这就是得与失的效验。

按：本《春秋繁露·竹林篇》，文字略异。

【原文】

10·14　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①；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②；晋文公是其效也③。晋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享国。享国之时，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④，强楚主会，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郑⑤。文公于是悯中国之微⑥，任咎犯、先轸、阳处父，畜爱百姓⑦，厉养戎士⑧。四年，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执曹伯⑨，还败强楚⑩，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听，天下旷然平定⑪，周室尊显。故曰：大功之效，在于用贤积道，浸章浸明。文公于是霸功立，期至意得⑫，汤、武之心作而忘其众，一年三用师，且弗休息，遂进而围许，兵亟弊⑬，不能服，罢诸侯而归。自此而怠政事，为狄泉之盟不亲至⑭，信衰义缺，如罗不补⑮。威武诎折不信⑯，则诸侯不朝，郑遂叛，夷狄内侵，卫迁于商丘⑰。故曰：衰灭之过，在于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注释】

①浸章浸明：逐渐明显清楚。浸，逐渐；章，同“彰”。

②浸蹇浸亡：逐渐困苦危亡。蹇，困苦。

③晋文公：见3·27条注①。

④方伯：一方诸侯之长。

⑤天子失道，出居于郑：周襄王十六年，襄王废隗后，狄人攻周，立太叔带为王。周襄王出奔郑，求救于诸侯。（事见《史记·周本纪》）

⑥中国：中原，这里指东周王室。　悯：愤懑。

⑦畜爱：养育爱护。

⑧厉养：精心训练。厉，严格；养，训练。

⑨曹伯：即曹共公，名襄。公元前652年至前618年在位。

⑩还败强楚：很快打败强大的楚国。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大战，楚军大败。还，同"旋"，旋即。

⑪旷然：空阔广大貌。

⑫期至意得：所期望的已达到便自满起来。

⑬兵亟弊：军队疲困到极点。

⑭狄泉之盟：《春秋》僖公二十九年，晋与周、齐、鲁、宋、秦、陈等国大夫在洛阳翟泉会盟，谋攻郑。狄泉，即翟泉，水名，在今洛阳市旧城中。

⑮罗：网。

⑯诎折不信：同"屈折不伸"。

⑰商丘：古邑名。商始祖契居商。周初封微子于此地，国号宋，都邑号商丘。故地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译文】

成就大功业的效验，在于任用贤能积累道义，逐渐显明清楚；衰亡的过失，在于自满懈怠，逐渐困苦以至覆亡；晋文公的事迹就是证明。晋文公出逃时，加强道德修养从不停止，所以能享有晋国。他执国政时，上无英明的天子，下无贤能的诸侯，强大的楚国主持会盟，诸侯背叛周室，周天子失掉道统，出奔郑国并住在那里。晋文公这时愤懑周室的衰微，任用咎犯、先轸、阳处父，养育爱护百姓，精心训练战士。经过了四年，国内政治稳定，就举兵攻打卫国，捉住了曹共公，随即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声威震动天下。晋文公使王法彰明，率领诸侯朝拜天子，没有人敢不听从。当时广大辽阔的天下处处安定，周王室的地位尊崇而

显荣。所以说：成就大功业的效验，在于任用贤能，积累道义，逐渐显明。晋文公在这时建立了霸主的功业，愿望已实现便自满起来，兴起了要像商汤、周武王一样统一天下的念头，就忘记了他的民众，一年内多次用兵，而且从不休养生息。后来进军围攻许国，军队疲惫到极点，也不能降服许国，才让诸侯罢兵回去。晋文公从此就懈怠政事，召集诸侯在狄泉会盟也不亲自到会；信誉衰落道义亏损，犹如网破不补；威武屈折不伸，诸侯不再朝拜周王；郑国终于叛晋，夷狄入侵中原，卫国迁都到商丘。所以说：衰落灭亡的过错，在于自满懈怠，逐渐困苦以至覆亡。

【原文】

10·15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①，太子击趋而入见②，宾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独不起。文侯有不说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称曰："为子起欤？无如礼何。不为子起欤？无如罪何。请为子诵③——楚恭王之为太子也④，将出之云梦，遇大夫工尹⑤，工尹遂趋避家人之门中⑥。太子下车，从之家人之门中，曰：'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吾闻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见子之面，今而后记子之心，审如此。汝将何之？'"文侯曰："善！"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诵三遍而请习之⑦。

【注释】

①田子方：见2·5条注㉕。魏文侯：见2·5条注①。

②太子击：见8·22条注②。

③诵：在此为述说。

④楚恭王：即楚共王，名审，楚庄王之子。公元前590年至前560年在位。

⑤工尹：春秋时楚国官职名，掌管百工。工尹寿之后即以职官为姓（见《古今姓氏辨正》）。

⑥家人：犹言“人家”。

⑦习：学习，向……学习。

【译文】

田子方在魏文侯身傍陪坐，太子击小步急走入殿拜见魏文侯，宾客和群臣都赶忙起身，只有田子方不起身。魏文侯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太子击也一样。田子方大声说：“为太子起身呢，无奈不合礼节；不为太子起身呢，无奈又将得罪。请让我为您述说一件事——楚恭王做太子时，准备外出到云梦去，在路上遇见大夫工尹，工尹急忙回避到一户人家的门内。楚太子下了车，跟他进入这户人家的门中，说：‘您是大夫，为什么要像这样做呢？我听说：尊敬某人的父亲不用同时尊敬他的儿子，同时尊敬他的儿子，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吉祥。您是大夫，为什么要像这样做呢？’工尹说：‘过去我只望见您的外表，从今天起我才了解您的胸怀，事情确实如此。您将去哪里呢？’”魏文侯说：“讲得好！”太子击上前复述了楚恭王说过的话，接连朗诵三遍后就请求跟从田子方学习。

按：楚恭王为太子事一节，《渚宫旧事》卷二曾引用。

【原文】

10·16　子赣之承或①，在涂，见道侧巾弊布拥蒙而衣衰②，其名曰舟绰③。子赣问焉，曰：“此至承几何？”嘿然不对④。子赣曰：“人问乎己而不应，何也？”屏其拥蒙而言曰：“望而騃人者⑤，仁乎？睹而不识者，智乎？轻侮人者，义乎？”子赣下车曰：“赐不仁，过问⑥，三言可复闻

乎？”曰：“是足于子矣，吾不告子。”于是子赣参偶则轼⑦，五偶则下⑧。

【注释】

①子赣：也作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人，孔子弟子。能言善辩，善于经商，家累千金，曾做鲁、卫国相。 承或：地名，未详所在。

②巾弊布拥蒙：头巾破败用粗布包裹。 衣衰：穿着丧服。衰(cuī催)，丧服。

③舟绰：人名，生平未详。

④嘿然：闭口无言貌。嘿，同“默”。

⑤黩人：轻慢人。

⑥过问：问话不妥当。

⑦参偶则轼：遇见三人就手扶车轼表示敬意。参，同“叁”。偶，相对，相遇。轼，原为车上横木，古人在车上扶轼是对车下的人表示礼敬。

⑧伍偶则下：遇见五人就下车让道。

【译文】

子赣到承或去，在路上看见一个头巾破败用粗布包裹并身穿丧服的人，他的名字叫舟绰。子赣向他问路，说：“从这里到承或还有多远？”那人沉默不答。子赣又说：“有人问到自己却不回答，这是为什么？”那人掀开包裹的破布说道：“老远看见一个人就轻慢他，这算仁厚吗？走近见了面却不了解他，这算明智吗？轻视侮弄别人，这算正义吗？”子赣下车说：“是我不好，发问不当。方才的三句话，可以再讲来听听吗？”那人说：“这些对于您就足够了，我不再告诉您什么。”从此以后，子赣在车上遇见有三个人时就扶轼表示礼敬，遇见有五个人时就下车让道。

【原文】

10·17 孙叔敖为楚令尹①，一国吏民皆来贺。有

一老父，衣粗布，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②，人尽来贺，子独后来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③。"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注释】

①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苏氏，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楚庄王时任令尹。

②受吏民之垢：承受官吏百姓的羞辱。这里是自谦之词，意指自己无德无才而居高位。

③余教：其它的教诲。

【译文】

孙叔敖作了楚国令尹，全都城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个老人身穿粗布衣服，头戴白色帽子，最后来表示吊唁。孙叔敖端正衣帽出来接见他，对那老人说："楚王不知道我不贤，让我身居高位，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后来吊唁，难道有什么道理要讲吗？"老人说："有道理。身份已经尊贵却对人傲慢的，百姓会离开他；职位已高却独揽权势的，国君会厌恶他；俸禄已经优厚却不知满足的，灾祸会跟着他。"孙叔敖对他拜了两拜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我希望再听到其它的教诲。"老人说："职位已高态度却越谦恭，官越大内心却越谨慎，俸禄已优厚就更加小心不敢妄取。您恭谨地坚守这三条，就能够治理好楚国了。"

按：《荀子·尧问篇》、《列子·说符篇》、《韩诗外传》卷七、《淮南子·道应篇》均载此事，但文字互有详略。《渚宫旧事》卷一也引用此文。

【原文】

10·18　魏安鳌王十一年①，秦昭王谓左右曰②："今时韩、魏与秦孰强?"对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③"对曰："不如孟尝、芒卯之贤。"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对曰④："王之料天下过矣！当六晋之时⑤，智氏最强，灭范、中行氏，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⑥，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⑦，不满者三板⑧。智伯行水⑨，魏宣子御⑩，韩康子为骖乘⑪。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⑫，绛水可以灌平阳⑬。'魏宣子肘韩康子⑭，康子履魏宣子之足⑮，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⑯，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虽强，不过智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⑰。此方用肘足之时，愿王之必勿易也⑱！"于是秦王恐。

【注释】

①魏安鳌王：名圉，战国时魏国君。公元前276年至前243年在位，十一年为公元前266年。

②秦昭王：名则，战国时秦国君，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

③如耳：人名，战国魏哀王时大夫。魏齐：战国时魏国公子，魏昭王时为相，秦国要替范雎报仇，胁迫赵王将匿于赵国的魏齐杀死。孟尝：即孟尝君。姓田，名文，齐国人，后入魏，魏昭王任为相，联合秦、赵、燕伐齐，立齐襄王，为战国四公子之一。　芒卯：战国时齐人，一作"孟卯"，曾为魏相，有贤名。

④申旗：《校证》据《韩非子》、《秦策》以为当作“中期”，战国时秦国辩士。

⑤六晋：指先后执晋国之政的智氏、范氏、中行氏和韩、魏、赵三氏。

⑥赵襄子：见3·30条注①。晋阳：见3·30条注⑥。

⑦晋水：河名，源出山西太原西南，入汾水。

⑧三板：古代筑墙用的框板，每块高二尺，三块高六尺。

⑨智伯：见3·30条注④。

⑩魏宣子：即魏桓子（宣与桓音近而误），名驹，春秋末晋国大夫。

⑪韩康子：见5·30条注③。

⑫汾水：河名，在今山西境内。安邑：战国时魏都，旧址在今山西运城附近。

⑬绛水：河名，在今山西境内。平阳：战国时赵邑，故城在今山西临汾市南。

⑭肘：用手肘顶碰，用作动词。

⑮履：用脚踩，用作动词。

⑯智氏分：智氏领土被瓜分。事见5·30条注⑬。

⑰尚贤其在晋阳之下：情况还比在晋阳城下时要好得多。

⑱必勿易：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易，认为……容易，忽视。

【译文】

魏安釐王在位十一年时，秦昭王对左右的人说：“现在的韩、魏两国与秦国相比，哪一个强大？”左右的人回答说：“都不如秦国强大。”秦昭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相比，哪两人贤能？”左右的人回答说：“当然不如孟尝、芒卯贤能。”秦昭王说：“凭着孟尝、芒卯二人的贤能，率领韩、魏两国军队来攻打秦国，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现在靠如耳、魏齐这样无能的人，率领弱小的韩、魏两国军队来攻打秦国，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也就更清楚了！”左右的人说：“那是当然的！”申旗伏在瑟上说：“大王这样估计天下形势，那就错了！在晋国六姓大夫先后掌权时，智氏最强，他灭掉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魏两氏的军队在晋阳城将赵襄子围困，决开晋水来淹晋阳城，水离城墙上沿不到六尺高，

智伯从水中行进，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侍卫。智伯说：'我当初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而现在才明白这个方法。看来汾水也能用来淹没安邑，绛水能用来淹没平阳。'魏宣子用手肘顶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宣子的脚，脚和手肘在车上交接暗示，就使智氏的领地被瓜分，身死国亡，被天下的人所耻笑。现在秦国虽然强大，但也比不上智氏；韩、魏两国虽然弱小，但情况总比在晋阳城下时要好得多。这正是他们用手肘和脚表示联合的时候，希望大王切不可掉以轻心！"于是秦王才感到恐惧。

按：此文本《史记·魏世家》。《韩非子·难三》、《战国策·秦策》与此文略同。

【原文】

10·19　魏公子牟东行①，穰侯送之②，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③，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④，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注释】

①魏公子牟：亦称魏牟，魏国贤公子，封于中山。一称中山公子牟、范魏牟。《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公子牟》四篇。

②穰侯：姓魏名冉，秦昭王母亲宣太后异父兄弟。秦昭王时为将军，执国政，后封于穰。

③山东：战国时称崤山以东为山东。

④期：约会，在一起。

【译文】

魏公子牟往东方去，穰侯为他送行，说："先生将要离开我去山东了，难道没有一句话来教诲我吗？"魏公子牟说："要不是你讲到这件事，我几乎忘了告诉你。你知道那官位并不与权势相约，而权势自己就会来到吗？权势不与财富相约，而财富自己就会来到吗？财富不与尊贵相约，而尊贵自己就会来到吗？尊贵不与骄奢相约，而骄奢自己就会来到吗？骄奢不与罪过相约，而罪过自己就会来到吗？罪过不与死亡相约，而死亡自己就会来到吗？"穰侯说："讲得好！我恭敬地接受这高明的教诲。"

按：此文所记与《战国策·赵策》载平原君引用公子牟语大多相同，但穰侯作"应侯"。

【原文】

10·20　高上尊贵①，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①；资给疾速②，无以先人③；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④，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⑤，自守以让；勇力距世⑥，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注释】

①尊贵：原作"尊贤"，依《校证》据《荀子》诸书改。

②穷人：使人困窘。穷，使动用法。

③资给疾速：资助供给及时迅速。

④先人：先于别人，在别人前面。

⑤被：覆盖。

⑥距世：可与世上任何人抗衡，即盖世之意。距，同"拒"，对抗。

【译文】

身份高尚尊贵，不要因此对人傲慢；聪明贤能智慧，不要因此使人困窘；资财供给迅速及时，不要因此抢在别人前面；刚强坚毅勇猛，不要因此压服别人。不懂的就请教，不会做的就学习。即使有智慧也一定要显得质朴，然后参与辩论；即使有才能也一定要谦让，然后再去做那件事。所以士人尽管聪明贤能机智，自己也要坚守愚拙；功劳覆盖天下，自己也要坚守谦让；勇力盖世，自己也要坚守怯弱；富有天下，自己也要坚守清廉。这就是所说的居高而不危险，盈满却不外溢的道理。

按：此文前半部分见《荀子·非十二子篇》，《韩诗外传》卷六，自"故士"以下，见《荀子·宥坐篇》，《孔子家语·三恕篇》，另参见10·4条。

【原文】

10·21　齐桓公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①。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于礼可乎？"管仲对曰："臣闻'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②。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桓公曰："仲父起就坐。"

【注释】

①期以日中：约好中午的时间。期，约。

②身弃：丧身。

【译文】

齐桓公为大臣们准备了酒宴，约好在中午举行。管仲后到，齐桓公举杯罚他饮酒，管仲喝了一半就将酒倒掉。齐桓公问："有约而后到，罚饮而倒酒，这在礼节上说得通吗？"管仲回答说："我

听说‘酒入口中舌头就伸出来了’，舌头伸出的人会说错话，说错话的人会因此丧身。我想丧身不如倒酒。”齐桓公说：“仲父请起身就座。”

按：事见《韩诗外传》卷十、《吕氏春秋·达郁篇》。

【原文】

10·22　楚恭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之时①，司马子反渴而求饮②，竖谷阳持酒而进之③。子反曰：“退！酒也。”谷阳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谷阳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醉而寝。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于是恭王驾往。入幄，闻酒臭，曰：“今日之战，所恃者司马；司马至醉如此，是亡吾国，而不恤吾众也。吾无以复战矣！”于是乃诛子反以为戮④，还师。夫谷阳之进酒也，非以妬子反，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

【注释】

①楚恭王：名审，春秋时楚国君。公元前590年至前560年在位。　晋厉公：名寿曼，春秋时晋国君，公元前580年至前573年在位。　鄢陵：春秋时属郑地，公元前575年晋军在此地大败楚军。

②司马子反：春秋时楚公子侧，字子反。楚庄王时为司马，鄢陵败后被杀。

③竖谷阳：僮仆谷阳。竖，僮仆；谷阳，以地为氏，故地在今安徽灵璧县西南，春秋时属楚。

④戮：陈尸示众。

【译文】

楚恭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交战的时候，司马子反口渴要喝水，

僮仆谷阳端着酒来进奉给他。子反说："拿下去！这是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又说："把酒拿回去！"谷阳又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它，酒醉后睡着了。楚恭王准备再次开战，派人召见子反，子反借口有心病未去。于是楚恭王驾车前往子反住处，进入子反帐中，闻到一股酒臭。楚恭王说："今天的战斗，所依靠的就是司马；司马竟醉成这样，这是忘记了我的国家，并且一点也不关心我的士卒。我不能再战斗了！"于是杀掉子反陈尸示众，然后回师。那谷阳献酒，不是因为忌恨子反，是对子反的忠诚和爱护，却正好害了他。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敌人；小利是大利的祸害。"

按：见《韩非子·十过》及《饰邪》二篇、《吕氏春秋·权勋篇》、《淮南子·人间篇》，又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国语·楚语》，文字均简略。

【原文】

10·23　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构大怨。贪小利以亡大众，《春秋》有其戒，晋先轸是也。先轸欲要功获名①，则以秦不假道之故，请要秦师②。襄公曰③："不可，夫秦伯与吾先君有结④。先君一日薨，而兴师击之，是孤之负吾先君，败邻国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轸曰："先君薨而不吊赠，是无哀吾丧也；兴师径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毕尚薄屋⑤，无哀吾丧也兴师。"卜曰："大国师将至，请击之。"则听先轸兴兵，要之殽⑥，击之，匹马支轮无脱者。大结怨构祸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⑦，糜烂国家⑧，十有余年，卒丧其师众，祸及大夫，忧累后世。故好战之臣，不可不察也。

【注释】

①要功：求取功绩。要，同“邀”，求。

②要：拦截。

③襄公：晋襄公，名驩，公元前627年至前621年在位。

④秦伯：指秦穆公任好。有结：结有盟约。

⑤柩毕尚薄屋：《校证》引《丧大纪》以为当作“柩尚毕涂屋”。“毕涂屋”为当时国君殡制，即在停于灵堂的棺柩上加盖假房。

⑥殽：即殽山，函谷关在此，地势险要。在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

⑦伏尸暴骸：尸骨遍地倒伏暴露不收。

⑧糜烂国家：使国家分崩离析，一蹶不振。

【译文】

好战的大臣，不能不加以考察。对小的侮辱感到羞耻就能结成大的仇恨，贪图小利就会损失众多的军队。《春秋》上有这种鉴戒，晋国的先轸就是这样。先轸想要建立功业获取名声，就以秦军经晋国未借路为由，要求拦截秦军。晋襄公说：“这不行。那秦伯与我先王有过盟约，先君一旦去世，就兴师攻打他，我这就是辜负先王，败坏邻国邦交，丧失了作为一个孝子的品德。”先轸说：“先君去世秦国不来吊唁，这是不为我国的丧事表示哀悼；兴师直接经过我国境地而不向我们借路，这是欺侮我国君孤弱；再说灵柩还在灵堂中，可以因为秦国不向我国丧事致哀而举兵。”占卜的人说：“大国的军队马上到来，请赶快拦击它。”晋襄公就听任先轸发兵，在殽山拦截秦军，秦军还击，晋军全军覆没。跟秦国结下深仇大恨，经常交战流血，尸骨遍野倒伏暴露，使国家分崩离析，这样有十多年，最终损兵折将，祸患延及大夫，忧患连累到后人。因此对好战的大臣，不能不加以考察。

【原文】

10·24　鲁哀公问孔子曰①：“予闻忘之甚者，徙而

忘其妻②，有诸乎③？”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④，裂绝世祀⑤，荒淫于乐，沉酗于酒⑥。其臣有左师触龙者⑦，谀谄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不同坛而居⑧，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变色，曰：“善。”

【注释】

①鲁哀公：见1·3条注①。

②徙：迁移，搬家。

③诸：义同“之”，代词。

④辟法：刑法。

⑤世纪：世代的祭祀。

⑥沉酗：贪酒暴饮。

⑦左师：春秋战国时宋、赵等国执政官名。触龙：战国时赵有左师触龙，曾谏赵太后以幼子入质齐国求援兵拒秦，不是夏桀的佞臣。此处疑有误，或为另一人。

⑧四支：即“四肢”。坛：祭场，土筑的高台。这里借指坟墓。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有忘性重的人，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也忘掉了，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这还不算忘性重的，忘性重的人连自身都要忘掉。”鲁哀公问：“可以听听是怎么回事吗？”孔子说：“从前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但不行夏禹的正道，毁坏刑法，废止世代相传的祭祀，荒淫无度，贪酒暴饮。他的臣子左师触龙，不停地阿谀逢迎。商汤诛杀夏桀，左师触龙也被处死，四肢都不能埋在一个坟墓中，这就是那连自身也忘掉了的人。”鲁哀公惨然失色，说道：“讲得好！”

按：本《尸子》，《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10·25　孔子之周，观于太庙①。右陛之前，有金人焉②，三缄其口③，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④；勿谓莫闻，天妖伺人⑤。荧荧不灭⑥，炎炎奈何⑦；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⑧，将寻斧柯⑨。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⑩，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⑪。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⑫，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⑬，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⑭，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高，人莫我害。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顾谓弟子曰："记之，此言虽鄙⑮，而中事情⑯。《诗》曰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

【注释】

①太庙：天子的祖庙。

②金人：铜铸的人。

③三缄：封口三重。缄（jiān尖），封口。

④然："燃"的本字，引申为蔓延。

⑤天妖：天降灾祸。

⑥荧荧：小火微光。

⑦炎炎：大火炽盛。

⑧青青：树木茂盛的样子。

⑨斧柯：斧柄，此借指斧。
⑩强梁：强横。
⑪害：妒忌。
⑫盖：胜过，压倒。
⑬执雌：取弱势。雌，喻柔弱。
⑭惑惑：迷惑、盲从。
⑮鄙：粗俗。
⑯中：切合。事情：事实。
⑰《诗》曰：见10·1条注④。

【译文】

孔子到东周去，在周天子的祖庙里参观。右边台阶的前面有个铜人，它的口被封了三层，并在背上刻有铭文说："这是古代教人说话要谨慎的人。要引以为戒啊，要引以为戒啊！不要多说话，多说话多败亡；不要多事，多事多祸患。安乐时一定要警戒，不要去做使自己后悔的事情。别以为没有什么妨害，它的祸患将会很长久；别以为没有什么损害，它的祸患将会很大；别以为没有什么残败，它的祸害将会蔓延；别以为没人听到，天降的妖孽在伺候着人。小火不去扑灭，对熊熊大火就无可奈何；涓涓细流不堵塞，就会汇成江河；绵绵的丝线不断，就会织成罗网；青青的小树不砍伐，将需要找来大斧。如不能谨慎行事，那就是祸患的根源；口有什么坏处？它是招祸之门。强横的人不得好死，好胜的人定会遇上对手；盗贼怨恨主人，百姓妒忌显贵。君子懂得自己不可能胜过天下的人，所以甘居众人之后、众人之下，使人敬慕，坚守在柔弱低下的地位，谁也不能与他相争。人都趋向彼方，我独坚守此处；众人迷惑盲从，我却毫不盲从；心中蕴藏的自己知道，但不与别人比技能高低；我虽然身份尊贵，地位显赫，也没人能加害于我。大江大河比众多的溪流长，就是因为它地处低下。上天行事不分亲疏，但常保佑好人。要以此为戒啊！要以此为戒啊！"孔子回头对他的弟子们说："记住这些话！这些话虽然粗鄙，但切合事实。《诗》上说：'小心谨慎，如面临深池，

如脚踩薄冰。'如果像这样立身处世，难道会因说话招来灾祸吗！"

按：文中所引金人铭文为《荀子》佚文，事又见《孔子家语·观周篇》、《金楼子·戒子篇》。

【原文】

10·26　鲁哀侯弃国而走齐①，齐侯曰②："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③？"鲁哀侯曰："臣始为太子之时，人多谏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爱臣，臣爱而不近也。是则内无闻而外无辅也。是犹秋蓬恶于根本而美于枝叶④，秋风一起，根且拔矣。"

【注释】

①鲁哀侯：《校证》以为当依《晏子》作"鲁昭公"。鲁昭公名稠，春秋时鲁国君，公元前541年至前510年在位。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伐季氏，兵败奔齐，后齐助鲁昭公返国。

②齐侯：依《晏子》当为齐景公。

③蚤：通"早"。

④恶：坏了。

【译文】

鲁哀侯抛弃国家而逃亡到齐国，齐侯问他："您为何这样年轻却这么早就抛弃了国家？"鲁哀侯说："我当初做太子的时候，有很多人劝谏我，我接受了却不采用；有很多人拥戴我，我也爱护他们，但不亲近他们；这样就在宫内什么也听不到，在宫外也无人辅佐我。这好比秋天的蓬蒿，根本已经坏了枝叶却很美，秋风一起，就连根拔掉了。"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10·27　孔子行游，中路闻哭者声，其音甚悲。孔

子曰："驱之，驱之！前有异人音①。"少进，见之，丘吾子也②。拥镰带索而哭。孔子辟车而下问曰③："夫子非有丧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对曰："吾有三失。"孔子曰："愿闻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学问，周遍天下，还后，吾亲亡，一失也；事君奢骄④，谏不遂⑤，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后绝，是三失也⑥。树欲静乎风不定，子欲养乎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则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于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

【注释】

①异人：不同常人。

②丘吾：《太平御览》七百六十四作"吾丘"，吾、虞，古同音。春秋时楚国有令尹虞丘子，但不与孔子同时，且生平迥异，疑为另一人。

③辟车：使车子退避在路旁。辟，同"避"。

④事君奢骄：所事奉的君王奢侈傲慢。

⑤不遂：没有成功，没有达到目的。

⑥是：原脱，依《校证》据文例增。

【译文】

孔子外出游历，半路上听见有人啼哭的声音，那哭声很悲痛。孔子说："赶上前去，赶上前去！前面有不同常人的哭声。"前进不远，看见啼哭的人，是丘吾子。他腰扎草索怀抱镰刀在痛哭。孔子把车让在旁边下车问他："先生莫非有丧事吗？为何哭得这样悲痛？"丘吾子回答说："我有三种过失。"孔子说："我想听听这三种过失。"丘吾子说："我年轻时喜欢求学，游遍天下，后来回家，我的双亲已去世，这是一失；事奉傲慢奢侈的国君，劝谏不成，这是第二失；重视交结朋友，但以后都断绝了往来，这是第三失。树想要平静但风不停止，儿子想要侍奉双亲但他们寿命不

长。一去不复返的是岁月；不能再见面的是去世的双亲。请让我在此诀别吧！”于是自刎而死。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这些话，它能够作为自己的鉴戒！”于是弟子中回家侍奉父母亲的有十三人。

按：本《韩诗外传》卷九，又见《孔子家语·致思篇》。

【原文】

10·28　孔子论《诗》①，至于《正月》之六章②，戄然曰：“不逢时之君子，岂不殆哉！从上依世则废道③；违上离俗则危身。世不与善，己独由之④，则曰非妖则孽也。是以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故贤者不遇时，常恐不终焉⑤。《诗》曰：‘谓天盖高，不敢不跼⑥；谓地盖厚，不敢不蹐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论：这里是“读”的意思。
②《正月》：《诗经·小雅》篇名。
③从上依世：顺从君主依循世俗。
④己独由之：只有自己这样去做。
⑤不终：得不到好结果。
⑥跼（jú局）：曲身弯腰。
⑦蹐（jí吉）：小步走路。

【译文】

孔子读《诗》，读到《小雅·正月》第六章时，感到震惊地说：“生不逢时的君子，哪有不危险的呢！顺从君主依循世俗就会废弃大道，违抗君主脱离世俗就会危及自身。世人都不做好事，只有自己去做，就被人说成是妖孽。因此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所以贤人生不逢时，常担心得不到好结果。《诗》上说：‘要说天高，却不敢不弯腰；要说地厚，却不敢不小步

走。'讲的就是这种情形。"

按：《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此文。

【原文】

10·29 孔子见罗者①，其所得者，皆黄口也②。孔子曰："黄口尽得，大爵独不得③，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爵者，不得；大爵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谓弟子曰："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

【注释】

①罗者：用网捕鸟的人。
②黄口：小鸟嘴黄，故称。
③大爵：大鸟。爵，同"雀"。

【译文】

孔子看见用网捕鸟的人，他所捕得的鸟，全是黄口小鸟。孔子说："你捉的全是小鸟，偏偏没捉到大鸟，这是为什么？"捕鸟的人回答说："小鸟跟从大鸟的，就捕不到它；大鸟跟从小鸟的，才可以捕到。"孔子回头对弟子说："君子应慎重选择自己所跟从的人，跟了不适当的人，就有进入罗网的祸患。"

按：《孔子家语·六本篇》记载较此详。

【原文】

10·30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亏，谗谀乱正心，众口使意回。忧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污辱难湔洒①，败事不可复追，不深念远虑，后悔当几何。夫徼幸者②，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谩谀者③，穷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④，趋祸之路也。

故曰："去微幸，务忠信，节嗜欲，无取虐于人，则称为君子，名声常存。"

【注释】

①湔洒（jiānxǐ尖洗）：洗濯、清除。

②微幸：同"侥倖"。

③谩訑：虚妄浮夸。

④取虐：采取暴虐行为。

【译文】

加强自身修养使品行端正，不能够不谨慎。嗜好和欲望使品行亏损，坏话奉承话会搅乱正直人的心，七嘴八舌使人意志回转不定。忧患从所忽略的地方发生，灾祸从细微处兴起；污辱难以洗刷，失败的事情不能再挽回；不深思远虑，后悔不知有多少。贪图侥倖是摧残天性的利斧；嗜好和欲望是自寻灾祸的快马；虚妄阿谀是穷困屈辱的囤积处；对人施加暴虐行为的，是奔向祸患的道路。所以说："去掉侥倖心理，努力做到忠诚，节制嗜好和欲望，不要对人施加暴虐，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君子，名声永存。"

按：本《韩诗外传》卷九。

【原文】

10·31　怨生于不报①，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早豫②；存亡在于得人；慎终如始，乃能长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是谓要道也。

【注释】

①不报：不报恩。

②早豫：及早预防。

③"己所"二句：引自《论语·颜渊》。

【译文】

怨恨从不报恩产生，祸患从多福中产生；安危在于自己处置的当否；不陷入困境在于及早防备；存亡在于任用的人如何；凡事像开始一样谨慎到最后，才能长久。能做到以上五点的人，能够保全自身。“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很重要的道理。

【原文】

10·32　颜回将西游①，问于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②，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疏③，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

【注释】

①颜回：字子渊，春秋时鲁人，家贫好学，孔子弟子中最贤的人。

②众：《孔子家语》作“患”。

③比数：与此同列。　比疏：与此疏远。

【译文】

颜回将要西去游学，向孔子请教说：“人靠什么来立身处世？”孔子说：“恭敬忠信，能够用来立身处世。遇事恭谨就可以免祸；对人礼敬别人就会爱戴你；对人忠实别人就会结交你；对人诚信别人就会信赖你。被人所爱戴、人愿意结交、人所信赖的人，一定会避免祸患。这样的人连国家都能治理，何况保全自身呢？所以不与这样的人同列而与他疏远，岂不相距更远吗？不加强内心修养而修饰外表，岂不与此相反吗？对事情不预先思考，面临危

难时才谋划，岂不太晚了吗？”

按：《荀子·法行篇》、《韩诗外传》卷二与此略同，但都作曾子语。《孔子家语·贤君篇》用本文。

【原文】

10·33　凡司其身①，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诚以信，三曰富而贵毋敢以骄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宽以静。思此五者，则无凶命②。用能治敬以助天时③，凶命不至而祸不来。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贵人者非贵人也，自贵也。昔者，吾尝见天雨金、石与血④；吾尝见四月十日并出，有与天滑⑤；吾尝见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宫之破，大国之灭；吾尝见高山之为裂、深渊之沙竭、贵人之车裂⑥；吾尝见稠林之无木、平原为溪谷、君子为御仆；吾尝见江河干为坑，正冬采榆桑⑦，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万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无戒而不慎五本哉！

【注释】

①司：主持、把握。

②凶命：不吉的命运，指凶险。

③用：原文作“曰”，今据《校证》改。

④雨：降落，用作动词。

⑤有与天滑：又与天穹一起滑落。有，同“又”。

⑥车裂：古代酷刑，用牛车拉裂人体。

⑦桑：原作“叶”，失韵，据《校证》引诸书改。

【译文】

大凡把握自身，对五种根本大事一定要谨慎：一是温柔而仁慈，二是忠实而诚信，三是富贵不能对人傲慢，四是谦恭而礼敬，五是宽厚而恬静。记住这五条，就不会有凶险的命运。任用贤能修治礼敬来顺应天时，凶险的命运和灾祸都不会来。礼敬别人实际上不是礼敬别人，而是礼敬自己；尊重别人实际上不是尊重别人，而是尊重自己。从前，我曾见过天上降下金属、石头和血雨；我曾见过四个月亮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又与天穹一起滑落；我曾见过高山崩塌，深谷被堵塞，大都市王宫被破毁，大国被灭亡；我曾见过高山断裂，深渊的沙石枯竭，贵人遭到车裂；我曾见过茂密的森林变得没有一棵树，平原变成溪谷，君子成为车夫仆役；我曾见过江河水干枯变成坑，寒冬里采摘榆钱桑叶，仲夏里降下霜和雪，千乘侯王、万乘君主，死后无人埋葬。因此君子礼敬可成就自己的名声，小人礼敬能免除对他的刑罚。怎么可以不引以为戒并对这五件根本大事不谨慎呢？

【原文】

10·34　鲁有恭士名曰机汜①，行年七十②，其恭益甚。冬日行阴，夏日行阳，市次不敢不行③；参行必随④，坐必危⑤；一食之间，三起不羞；见衣裘褐之士⑥，则为礼。鲁君问曰："机子年甚长矣，不可释恭乎？"机汜对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学恭，以除其刑。对君之坐，岂不安哉，尚有差跌⑦；一食之上，岂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谓幸者也，固未能自必⑧。鸿鹄飞冲天，岂不高哉，矰缴尚得而加之⑨；虎豹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誉人者少，恶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质之加于汜者⑩，何释恭为？"

【注释】

①恭士：恭谨的人。

②行年：经历的年岁。行，历。

③市次：在集市上。

④参行：三人同行。参，同“叁”。

⑤坐必危：坐时一定要端正。古人双膝跪地而坐，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在表示恭敬或庄重时就挺直身子，叫做“危坐”。

⑥衣裘褐：穿着兽皮短衣。

⑦差跌：失足跌倒。差（cuō蹉），同“蹉”。

⑧自必：自以为是。

⑨繒（zēng曾）：同“缯”，绢、帛。缴（zhuó卓）：射鸟时拴在箭上的丝绳。

⑩斧质：古代杀人刑具。质，砍头的木垫。

【译文】

鲁国有个很恭谨的人名叫机氾，已经七十岁了，对人处事更加恭谨。冬天走阴冷处，夏天走酷日下，经过集市也不肯逗留；三人同行他一定跟在后面；与人同坐一定直身端坐；吃一顿饭的时间，多次起身示敬也不以为羞耻；看见穿着兽皮短衣的人，就表示礼敬。鲁国国君问他说：“先生年纪很大了，不能放弃你那恭谨的态度吗？”机氾回答说：“君子喜好恭谨，能成就自己的名声；小人学习恭谨，可免除对自己的刑罚。面对国君而坐，难道不安全吗，但还有失足跌倒的时候；在一桌宴席上，难道没有美味吗？但还有哽噎的时候。现在像我还算幸运的了，也不能自以为是。天鹅大雁飞上天空，难道不高吗，带丝绳的箭还能射中它；虎豹最为凶猛，人还要吃它的肉垫它的皮。能赞誉别人的人很少，说人坏话的人很多，我虽然年过七十，但经常担心刑罚会加到身上，为什么要放弃恭谨呢？”

按：《初学记》十七引《鲁国先贤传》用此文，又《意林》亦引用此文，文字多异。

【原文】

10·35 成回学于子路三年①，回恭敬不已。子路问其何故也，回对曰："臣闻之：行者比于鸟，上畏鹰鹯②，下畏网罗。夫人为善者少，为谗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祸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节之亏。回是以恭敬待大命③。"子路稽首曰④："君子哉！"

【注释】

①成回：春秋时人，子路弟子，余事不详。

②鹰鹯（zhān沾）：两种猛禽。

③大命：天命。这里指上天赋予的寿命。

④稽首：古代的跪拜礼。 按：子路是成回的老师，不应对弟子行此大礼，这里应是点头赞许的意思。

【译文】

成回向子路学习了三年，他对子路的恭敬仍同过去一样。子路问他是什么原故，他回答说："我听说：行路的人好比飞鸟，上怕鹰鹯猛禽，下怕陷入罗网。说人好话的人少，说人坏话的人多，只要人还没有死，怎么知道灾祸罪过不施加到自身呢？人活七十岁，还总怕自己的品行节操有亏缺。我因此用恭敬的态度来等待天命。"子路点头称赞说："真是君子啊！"

说苑卷十一　善说

【题解】

善说，即善于用言辞说服对方，目的是要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善说”之“善”主要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所说的内容要正确、珍贵；二是说话的人要有辩才，讲求技巧；三是能打动对方的心，使之乐于接受。本卷共记载春秋战国时卿大夫、士人、宾客、孔门弟子等能言善辩进行游说的轶事共二十八则(其中有一则属西汉)。第一则引用了《诗》、《书》和诸子的言论，阐明了讲究修辞和“谈说之术”的重要性，以及“谈说”的技巧；还具体分析了“善说”的标准。“夫辞者，人之所以通也”，这已经强调指明了言辞的重要，但作者还不满足于这样的泛泛之论，他还进一步把问题提到“尊君、重身、安国、全性”的高度来认识。其后二十七则便从不同角度列举了能言善辩之士论说国事、分析时势、臧否人物、品评是非、拯救朋友、保存自身等的轶事来加以证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各种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百家争鸣，诸子蜂起，造就了一大批口若悬河的雄辩之士。他们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十分讲究辞令的表达技巧，在引经据典的同时，也广泛使用隐语、譬喻、寓言、故事等来说明道理，使自己的语言幽默风趣、机智警策，使论说的问题具体形象、切实感人，从而使游说对象心悦诚服。本卷所讲道理和所举事例，可以说是对这段历史这一侧面的生动反映和形象总结。其中不少名言警句和段落是很富启发性的。

【原文】

11·1　孙卿曰①：“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②，端

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③，分别以明之，欢欣愤满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传曰④：'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也'。"《诗》云："无易由言，无曰苟矣⑤。"鬼谷子曰⑥："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⑦，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此之谓善说。"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⑧。"夫辞者，人之所以通也。主父偃曰⑨："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⑩，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⑪，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⑫，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⑬。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注释】

①孙卿：即荀卿，荀子，名况。汉人避宣帝刘询讳改。

②齐庄：恭敬。《礼记·中庸》："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

③譬称：比喻引证。

④传曰：这里指文献记载。

⑤《诗》云：此二句引自《诗经·大雅·抑》。

⑥鬼谷子：相传为战国时人，以地名鬼谷为号。或说姓王，名诩，居鬼谷，故号鬼谷先生，苏秦、张仪拜之为师，著《鬼谷子》一书传世。本文所引不见今本《鬼谷子》。

⑦白而分：清楚而分明。白，清楚，明白。

⑧绎：毛诗作“怿”；莫：安定，见《毛传》。

⑨主父偃：复姓主父，西汉临淄人，汉武帝时任中大夫，向汉武帝献“推恩”之策，削弱外姓诸王势力。后因胁迫齐王自杀而被诛。

⑩赵武：即赵文子，也称赵孟，春秋时晋国大夫。赵朔遗腹子，后执国政。他听从郑相子产之言，令减少诸侯纳币之数，而以重礼待诸侯。

⑪王孙满：东周定王时大夫。楚军进洛阳，周定王使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问周鼎轻重，有窥探王室之心，王孙满以“重德不重鼎”之言折服楚庄王，使之退兵。　楚庄：即楚庄王。见1·21条注①。

⑫苏秦：战国时洛阳人，字季子，拜鬼谷子为师，是当时著名的纵横家。游说六国联合抗秦，后客居齐国被齐大夫所杀。

⑬蒯通：汉初范阳人，本名彻，汉人避武帝刘彻之讳改称通。他曾建议韩信拥军自立，韩信被诛后，刘邦要将蒯通烹死，因善辩而获释免罪。

【译文】

荀况说：“那言谈游说的方法，要恭敬严肃地树立它，端正诚实地对待它，坚定顽强地把握它，用比喻引证来宣示它，用分析辨别来明确它，用欢快、愤恨来表达它。使它获宝爱，使它受珍视，使它贵重，使它神奇。像这样，那么说辞就会永远通行无阻了。这就叫做能使自己看重的东西贵重起来。古书上说：‘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使自己看重的东西贵重起来。’”《诗经》上说：“不要轻易地发言，说话不要苟且随便。”鬼谷子说：“人在不喜欢你的时候要能纠正他，是很难的。劝说行不通，论理不听从，那是你辩论的道理不清楚；道理已经明辨却仍行不通，那是因为你没有牢固地坚持；已经牢固地坚持却还是行不通，那是因为你没有切合他心中的喜好。明辩道理，说理清楚，坚持它，加固它，又能适合那人的喜好，你的言辞就会神奇而珍贵，清楚而分明，就能进入对方的心中。像这样还游说不成功的，天下未曾听说过。这样的游说就叫做善说。”子贡说：“陈述言辞，关系到自身的得失，国家的安危。”《诗经》上说：“辞令语气和悦呀，能使百姓安定。”言辞，是用来使人们在思想上互相沟通的。主父偃说：“一个人如果不善言辞，那有什么用呢？”从前郑国子产修饰自己的言辞，就使赵武

对他表示礼敬；王孙满阐明他的观点，就使楚庄王感到羞惭；苏秦推行他的合纵主张，六国因此安宁；蒯通陈述了他的理由，从而保全了性命。言语辞令，那是用来尊崇君王，推重自身，安定国家，保全本性的。因此言语辞令不能不加修饰，而说辞不能不美好。

按：本则系杂引秦汉子书，略加排比而成。

【原文】

11·2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①，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自上屋骑危②，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③，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④，赵不与王地，则王奈何？故不若与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⑤："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注释】

①范痤（cuó嵯）：或作"范座"，战国时魏相，事迹略如本文所记。

②危：屋脊。

③以死痤市：用被杀死的范痤做交易。市，交易。

④有如：假如。下文同此。

⑤信陵君：名无忌，魏安釐王异母弟，曾窃符救赵。养有食客三千，战国四公子之一。

【译文】

赵国派人对魏王说："替我杀死范痤，我情愿奉献七十里方圆的土地。"魏王说："好吧。"便派了官兵前去逮捕范痤，包围了范痤的房子还没有杀他。范痤自己爬上房子骑在屋脊上，对派来抓他

的人说："与其用一个死范痤作交易，不如用一个活范痤作交易。如果我死了赵国不给大王土地，那么大王又怎么办？因此不如与赵国先确定了割让的土地，然后再杀我也不迟。"魏王说："很好！"范痤便趁机向信陵君上书说："我范痤是魏国从前免去的国相，赵国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来杀我，魏王竟听信了它。如果强大的秦国也将袭用赵国的办法，那你将怎么办呢？"信陵君便向魏王求情，并放走了范痤。

按：本《史记·魏世家》，《战国策·魏策》也记有此事。

【原文】

11·3 吴人入荆，召陈怀公①。怀公召国人曰："欲与荆者左，欲与吴者右。"逢滑当公而进曰②："吴未有福，荆未有祸。"公曰："国胜君出，非祸而奚？"对曰："小国有是犹复，而况大国乎？楚虽无德，亦不斩艾其民③。吴日弊兵④，暴骨如莽⑤，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荆也⑥。祸之适吴，何日之有⑦！"陈侯从之。

【注释】

①陈怀公：名柳，春秋时陈国君。公元前505年，吴王阖庐破楚，在郢都召陈怀公前往，因谏未行。后入吴，死于吴国。

②逢滑：春秋时陈国大夫。

③斩艾（yì异）：宰割。艾，通"刈"，割。

④弊兵：疲困军队。

⑤莽：丛生的草木。这里比喻因战争而死的人多如草莽。

⑥训：教诲。

⑦何日之有：即"有何日"，还能有多久。

【译文】

吴国攻入楚国，吴王召见陈怀公。陈怀公召见国都中的人说：

“想要跟从楚国的站在左边，想要跟从吴国的站右边。”逢滑面对着怀公上前说道：“吴国未必有福运，楚国未必有祸患。”陈怀公说：“吴国取胜，楚国君王出逃，不是灾祸是什么？”逢滑回答说：“小国有这种情况还能复国，何况大国呢？楚国虽无德政，也不会宰割自己的人民。吴国每天疲于用兵，抛尸荒野如同草木，没有见到它的德泽在哪里。上天或许是在教诲楚国吧。灾祸降临到吴国，不定在哪天呢！”陈怀公听从了他的话。

按：本《左传》哀公元年，又略见于《史记·陈世家》。

【原文】

11·4 桓公立仲父①，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门而右；不善吾者，入门而左。”有中门而立者②。桓公问焉。对曰：“管子之知，可与谋天下；其强，可与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断焉，驱民而归之，是亦可夺也③。”桓公曰：“善！”乃谓管仲：“政则卒归于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④。”管仲故筑三归之台⑤，以自伤于民⑥。

【注释】

①桓公立仲父：指齐桓公尊主管仲为仲父。参见8·27条。

②中门：对着门正中。

③是亦可夺也：此句含意不明。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东郭牙语完全不同，译文暂照字面译出。

④匡：辅助。

⑤三归：指齐桓公给管仲内政、外事、使民三权。

⑥自伤：《尔雅·释诂下》：“伤，思也。”此句意谓管仲筑台警戒自己要时时想到百姓。

【译文】

齐桓公要立管仲为仲父，召来大夫对他们说："赞成我的，入门站在右边；不赞成我的，入门站在左边。"有个人却对着门当中站立。齐桓公问他是为什么，他回答说："管仲的智谋，能与他共图天下；他的强干，能与他取得天下。您能依赖他的诚信吗？内政托付给他，外交事务由他专断，驱使百姓的事也归他，这样也就能夺得天下了。"齐桓公说："好！"就对管仲说："国政就全部属于您了。国政有不足的地方，就靠您来匡补。"管仲因此修筑了三归之台，使自己时时想到百姓。

按：又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文多与此不同。

【原文】

11·5　齐宣王出猎于社山①，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②。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曰："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③。王曰："父老以为少耶？"谓左右曰："复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闾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来观④，父老幸而劳之，故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独不拜，寡人自以为少，故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独不拜，寡人得无有过乎？"闾丘先生对曰："惟闻大王来游，所以为劳大王。望得寿于大王，望得福于大王，望得贵于大王。"王曰："夫杀生有时⑤，非寡人所得与也，无以寿先生；仓廪虽实，以备灾害，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丘先生对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愿大王选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寿焉；春秋冬夏，振之以

时，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然则仓廪将虚也；赐臣无徭役，然则官府无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齐王曰：“善！愿请先生为相。”

【注释】

①齐宣王：见1·2条注①。 社山：一作“杜山”。在今山东临淄县西。

②父老：古代乡里管事的人，一般多为年高有德者担任。

③闾丘先生：春秋时齐国闾丘婴之后。闾丘本为邾国地名，因食邑在此，故以为氏。 独：原脱此字，依《校证》引《群书治要》等补。

④观：巡视。

⑤夫：原误“天”，据《校证》引《太平御览》改。杀生：宰杀，这里指人的死亡。

【译文】

齐宣王外出到社山打猎，社山父老有十三人一齐来慰劳齐宣王。齐宣王说：“父老们辛苦了！”又对左右的人说：“赏赐父老，他们的田地免交租税。”父老们都拜谢宣王，只有闾丘先生不拜谢。齐宣王说：“父老们认为这太少了吗？”又对左右的人说：“再赏赐他们不服徭役。”父老们又都拜谢，闾丘先生又不拜谢。齐宣王说：“拜谢的人可以离开，不拜谢的人上前来。”齐宣王说：“我今天来巡视，父老们前来慰劳，我感到荣幸，因此赏赐父老们的田地不交租税。父老们都拜谢，只有先生您不拜谢，我自以为赏赐太少，所以又赏赐父老不服徭役。父老们都拜谢，又只有先生您不拜谢。难道是我有什么过错吗？”闾丘先生回答说：“因为听说大王要来巡游，所以才来慰劳大王。希望从大王这里得到长寿，希望从大王这里得到富裕，希望从大王这里得到显贵。”齐宣王说：“人的生死有一定时间，不是我所能给予的，无法使先生长寿；粮仓虽然

充实，是用来防备灾害的，无法使先生富裕；大官没有缺额，小官又太低贱，无法使先生显贵。”闾丘先生回答说：“这些不是我所敢乞求的。只希望大王挑选优秀的富家子弟中有品德修养的人作官吏，使法令制度公平，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多活几年了；春夏秋冬，按一定时间赈济百姓，不要烦扰百姓，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得到富足了；希望大王发出命令，让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年长的尊敬年老的，这样，我就可以稍微获得显贵了。现在大王赐我们田地不交租，我们深感幸运，但这样仓库就将空虚了；赐我们不服徭役，但这样官府就没人供役使了。这些当然不是我所敢希望的事。”齐王说：“讲得好！我愿请先生做国相。”

按：《高士传》、《金楼子·杂记下》曾引用此文。

【原文】

11·6 孝武皇帝时①，汾阴得宝鼎而献之于甘泉宫②，群臣贺上寿曰③：“陛下得周鼎④。”侍中虞丘寿王独曰⑤：“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为周鼎，而寿王独以为非，何也？寿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对曰：“臣寿王安敢无说。臣闻周德始产于后稷⑥，长于公刘⑦，大于太王⑧，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洞天⑨，下漏泉⑩，无所不通。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⑪，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并至⑫，征祥毕见⑬。昔始皇帝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⑭。天昭有德⑮，宝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虞丘寿王黄金十斤⑯。

【注释】

①孝武皇帝：即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年至前87年在位。

②汾阴：战国时魏地，汉为汾阴县，因汾水南流过此，故名。故地在今山西荣河县北九里处。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汾阴人巫锦得宝鼎于此。 甘泉宫：一名“云阳宫”，汉武帝行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

③上寿：献上祝辞。

④周鼎：西周建国时所铸之鼎，象征王权。

⑤侍中：汉时官名。为列侯以下到郎中的加官，侍从皇帝，出入宫廷。虞丘寿王：复姓虞丘，名寿王，字子赣，赵地人。汉武帝时因功封光禄大夫侍中，后因事被诛。虞丘，又作“吾丘”。

⑥后稷：名弃，周族的祖先，善于种植各种农作物，尧舜时曾做农官，教民耕种。

⑦公刘：相传为后稷曾孙，夏末率部族迁居到豳（今陕西旬邑县），开荒种地，定居安处。

⑧太王：即古公亶父，后稷十二代孙，周文王的祖父，商代曾率部族由豳迁到周原（今陕西岐山）定居，移风易俗，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

⑨洞天：贯穿到天上。

⑩漏泉，渗透到地下。泉，黄泉，指地下。

⑪六合和同：天地四方和睦同心。

⑫天瑞：天上的祥瑞。

⑬征祥毕见：吉祥的征兆全部出现。

⑭彭城：今江苏徐州。传说秦始皇在此得鼎后又失掉。

⑮昭：通“诏”，佑助。《尔雅·释诂》：“诏，右也。” 右，即“佑”。

⑯黄金：即铜，古代多以黄铜作钱币。

【译文】

汉武帝的时候，汾阴有人得到宝鼎并奉献到甘泉宫，群臣庆贺上祝辞说：“陛下得到周鼎。”只有侍中虞丘寿王说：“这不是周鼎。”皇上听说了这件事，便召见他并问道：“我得到了周鼎，群臣也都认为是周鼎，但只有你认为不是，这是为什么？你有理由申

说就能活命，没有理由申说就该死罪。”寿王回答说：“我怎么敢没有理由。我听说那周朝的气运从后稷开始产生，在公刘时成长，在周太王时壮大，在文王、武王时形成，在周公时显赫。周朝的德泽上可贯穿天宇，下可渗透九泉，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通达。上天给予回报，鼎就为周朝出现，所以取名叫周鼎。现在汉朝自从高祖承接周朝，也明示德行，布施恩惠，天地四方和睦同心，到陛下这一代就更加兴盛，上天的祥瑞一起到来，吉祥的征兆全部出现。从前秦始皇在彭城亲自掘出周鼎却不能得到它。上天佑助有德行的人，宝鼎自动到来。这是上天给予汉朝的宝鼎，因此是汉鼎而不是周鼎。”皇上说：“讲得好。”群臣都欢呼万岁。这一天，皇上赏赐给虞丘寿王黄金十斤。

按：《汉书·吾丘寿王传》用此文。

【原文】

11·7 晋献公之时①，东郭民有祖朝者②，上书献公曰：“草茅臣东郭民祖朝，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③，藿食者尚何与焉④？”祖朝对曰：“大王独不闻古之将曰桓司马者⑤，朝朝其君⑥，举而晏⑦。御呼车，骖亦呼车⑧。御肘其骖曰：‘子何越云为乎？何为籍呼车⑨？’骖谓其御曰：‘当呼者呼，乃吾事也；子当御正子之辔衔耳⑩。子今不正辔衔，使马卒然惊⑪，妄轹道中行人⑫。必逢大敌，下车免剑⑬，涉血履肝者⑭，固吾事也，子宁能辟子之辔，下佐我乎？其祸亦及吾身，与有深忧，吾安得无呼车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其祸亦及臣之身，臣与有其忧深，

臣安得无与国家之计乎？”献公召而见之，三日与语，无复忧者，乃立以为师也。

【注释】

①晋献公：见4·9条注①。

②东郭：城东。祖朝：春秋时晋人，事迹略如本文。

③肉食者：指享厚禄的官员。

④藿食者：指贫穷的百姓。

⑤桓司马：卫国人，姓桓，官司马。

⑥朝朝其君：早上去朝拜他的国君。前一“朝（zhāo昭）”字为名词；后“朝（cháo潮）”作动词。

⑦举而晏：驾车太晚。举，举事，行动。

⑧骖：即骖乘、侍卫。

⑨籍（jiè借）：原指草垫，这里比喻重复。

⑩御正：控制矫正。辔衔：马缰和笼头。

⑪卒然：突然。

⑫轹（lì利）：车轮辗过。

⑬免：解下。

⑭涉血履肝：踏血踩肝，形容战斗的残酷。

【译文】

晋献公的时候，城东有人名叫祖朝的，上书献公说：“草野之民城东人祖朝，请求了解国家大事。”献公命使者出去告诉他说：“做官的已在考虑国家大事了，平民百姓又何必参与其中？”祖朝回答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古代大将桓司马的事吗？他早上去朝见国君，驾车晚了，车夫叫备车，侍卫也叫备车。车夫用手肘碰那侍卫说：‘你为何超越职责叫车呢？为什么在我之后重复地叫备车呢？’侍卫对车夫说：‘该叫就叫，这也是我的职事。你应该控制和矫正好马笼头和缰绳。你现在不整理好马笼头和缰绳，如果马突然受惊，就会使车轮胡乱辗压路上行人。假如面临大敌，下车摘剑，踏血踩肝，当然是我的事情，你难道能放开手中的缰绳，

下车来帮助我吗？那时祸患会危及我的生命，我对此怀有深重的忧虑，我怎能不叫备车呢？'现在大王说：'做官的已经考虑国家大事了，平民百姓又何必参与其中。'假若当官的一旦在朝廷上失算，像我们这些平民百姓，难道不会在中原的荒野上肝胆涂地吗？那时灾祸也会累及我的生命，我对此有深重的忧虑，我怎么能不参与国家大事呢？"晋献公召见了他，与他交谈了三日，不再有担忧的事，于是就拜他为师。

【原文】

11·8　客谓梁王曰①："惠子之言事也善譬②，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注释】

①梁王：这里指魏惠王，名罃（yīng英），公元前369年至前319年在位。

②惠子：即惠施，战国时魏人，能言善辩，与庄周友善，后为梁王相。有《惠子》一书传世。

【译文】

有宾客对魏惠王说："惠子论说事情善于用比喻。大王让他不用比喻，他就不能说什么了。"魏惠王说："好，我试试看。"第二天魏王召见惠施，对他说："希望先生论说事情时就直说好了，不要

用比喻。”惠子说：“现在如果有人不了解弹弓，他问：‘弹弓的形状像什么？’回答说：‘弹弓的形状像弹弓。’这能明白吗？”魏王说：“不能明白。”惠子又说：“如果更改一种方式回答说：‘弹弓的形状像弓，并且用竹子作弦。’这样知道了吗？”魏王说：“能够知道了。”惠子说：“那说话的人，当然要用人们所知道的来比喻人们所不知道的，从而使人懂得所说的东西。现在大王却说‘不要用比喻’，那是不可能的。”魏惠王说：“讲得好。”

按：马国翰认为此则为《惠子》书佚文。

【原文】

11·9　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反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①；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②。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闻周氏之喾③，韩氏之卢④，天下疾狗也。见兔而指属⑤，则无失兔矣；望见而放狗也，则累世不能得兔矣⑥。狗非不能，属之者罪也。”孟尝君曰：“不然！昔华舟、杞梁战而死⑦，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阤。君子诚能刑于内⑧，则物应于外矣。夫土壤且可为忠，况有食谷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见鹪鹩巢于苇苕⑨，著之发毛建之，女工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⑩，社鼠见燻也⑪，何则？所托者然也。”于是孟尝君复属之齐王⑫，齐王使为相。

【注释】

①不因针而急：不能靠针加快缝纫速度。

②不因媒而亲：不能靠媒人而亲密。

③周氏之喾：周地的狗。喾（kù库），猎狗名。

④韩氏之卢：韩地的狗。卢，猎犬名。

⑤指属：有所指向而注目。属，注目。

⑥累世：历代。

⑦华舟、杞梁：参见4·15条。

⑧刑于内：有礼法在内心。刑，礼法。

⑨鹪鹩（jiāo焦liáo僚）：鸟名，羽毛赤褐色有斑点，常取茅苇毛毳筑巢，十分精巧。　苇苕：芦苇的花枝。苕（tiáo条），苇花。

⑩稷狐：栖身在谷神庙中的狐狸。

⑪社鼠：栖身在土神庙中的老鼠。

⑫属：同"嘱"，嘱托。

【译文】

孟尝君将一位门客委托给齐王，有三年之久不被齐王任用。因此这个门客回来对孟尝君说："您将我托付给齐王，三年来不被齐王任用，不知是我的罪过呢，还是您的过错？"孟尝君说："我听说有这样的话：丝线通过针穿入衣料，但不能靠针加快缝纫速度；嫁女通过媒人说合，但不能靠媒人使夫妻亲密。先生的才能一定很浅薄，又何必埋怨我呢？"那门客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周地的喾、韩国的卢，是天下跑得最快的猎犬。主人看见兔子并指给它看，就不会有逃失的兔子；如果主人远远望见兔子就放狗，那么几代人也捉不到兔子。这不是狗无能，而是它主人的罪过。"孟尝君说："不是这样！从前华舟、杞梁激战而死，他们的妻子为此悲痛，对着城墙哭泣，墙角因此崩塌，城墙也因此溃毁。君子如果在心里有法度，那么就会反应在外物上。那土壤还能被忠诚感动，何况还是吃粮食的国君呢？"那门客说："不对！我看见鹪鹩在苇苕上筑巢，用的是毛发，修建得很精巧，连女工也做不出来，可说得上是完美坚固了。但大风一到，却苇折蛋破小鸟摔死，是

什么原因呢？那是它所托身的地方造成这种结局的。再说那狐狸，是人们要捕杀的；老鼠，是人们要熏灭的。但我从未见过谷神庙里的狐狸被捕杀，土神庙里的老鼠被火熏，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们存身的地方保护了它们。”于是孟尝君重又将他嘱托给齐王，齐王便让他做了国相。

按：又见《新序·杂事》。《北堂书钞》三十三引《宋王集序》与此略同。

【原文】

11·10 陈子说梁王①，梁王说而疑之曰：“子何为去陈侯之国②，而教小国之孤于此乎？”陈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时。昔傅说衣褐带剑③，而筑于秕傅之城④，武丁夕梦旦得之，时王也；宁戚饭牛康衢⑤，击车辐而歌《硕鼠》⑥，桓公得之，时霸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⑦，为秦人虏，穆公得之，时强也。论若三子之行，未得为孔子骏徒也⑧。今孔子经营天下⑨，南有陈、蔡之阨⑩，而北干景公⑪，三坐而五立⑫，未尝离也⑬。孔子之时不行，而景公之时怠也。以孔子之圣不能以时行说之怠，亦独能如之何乎？”

【注释】

①陈子：即田子。先秦时“陈”、“田”同姓。此人生平未详。梁王：即魏王。

②陈侯：即田侯，指齐君。

③傅说（yuè悦）：商朝人，传说他在高宗武丁时为囚徒筑城，武丁夜里梦见他，醒后寻得他，举以为相，使殷商中兴。带剑：《校证》引《墨子》及《帝王世纪》，认为“剑”应作“索”。

④秕傅：各种记载均说武丁是在傅岩寻得傅说，不详“秕傅”在何

地。傅，原文为“传”，今据《校证》改。

⑤宁戚：见1·18条注①。

⑥《硕鼠》：《诗经·魏风》篇名。原文此二字作“顾见”，今据《校证》改。

⑦百里奚：见2·9条注②。

⑧骏徒：高徒。

⑨今：犹“夫”，发语词。经营：周旋往来。

⑩陈蔡之阨：孔子周游列国，曾在陈、蔡两国断粮，遭遇穷厄。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⑪北干景公：北去谒求齐景公。

⑫三坐而五立：指孔子求见齐景公时多次受到冷遇。三，原文作“二”，今据《校证》改。

⑬离：偶。这里指遇合。

【译文】

陈子游说梁王，梁王虽高兴却又对他有怀疑，便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齐侯的国家，来这里教诲小国的国君呢？”陈子说：“好事有一定的规律，遇合也要有一定的时机。从前傅说穿短衣扎草绳，修筑秖傅的城墙，武丁夜里做梦，第二天早上便得到他，成为当时的贤王；宁戚在大路上喂牛，敲着车轮唱着《硕鼠》之歌，齐桓公得到他，成为当时的霸主；百里奚以五张羊皮作代价出卖自己，作秦国的奴隶，秦穆公得到他，使秦成为当时的强国。若要评论这三个人的德行，还不能成为孔子的优秀弟子。那孔子周旋于天下各国，在南面的陈、蔡两国断了粮陷入困境，而北上谒求齐景公，多次受到冷遇，未曾受到信用。这是由于孔子的时代使他的学说行不通，齐景公在当时对他的学说已不感兴趣。凭着孔子的圣明还不能在当时说服齐景公去掉怠慢的态度，我一个人对这样的形势又能怎么样呢？”

按：参看8·3条。

【原文】

11·11　林既衣韦衣①，而朝齐景公。齐景公曰：

“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②：“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③？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④；齐短衣而遂偞之冠⑤，管仲、隰朋出焉⑥；越文身剪发⑦，范蠡、大夫种出焉⑧；西戎左衽而椎结⑨，由余亦出焉⑩。即如君言⑪，衣狗裘者当犬吠，衣羊裘者当羊鸣，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无为变乎？”景公曰：“子真为勇悍矣！今未尝见子之奇辩也。一邻之斗也⑫，千乘之胜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谓者何也？夫登高临危，而目不眴⑬，而足不陵者⑭，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渊，刺蛟龙，抱鼋鼍而出者⑮，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罴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悍也；不难断头裂腹⑯，暴骨流血中原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广廷，作色端辩⑰，以犯主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⑱，未为之动也；后虽有斧质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

【注释】

①林既：事迹略如本文。韦衣：打猎时所穿的皮装。

②逡巡：迅速地。

③端：审详。

④子西：即公子申。楚平王庶长子，字子西，助楚昭王败吴军，返国后为令尹，后死于白公胜之乱。

⑤遂偞之冠：《校证》据《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七以为应作“遂沟之冠”。形制不详。

⑥隰朋：见1·19条注③。

⑦文身剪发：身上刺刻花纹，除去毛发。

⑧大夫种：见9·20条注⑨。

⑨左衽：古代少数民族衣襟向左开。　椎结：即“椎髻”，头发扎成一撮朝天，形状如椎。

⑩由余：见8·2条注⑩。

⑪即：即使、如果，假设连词。

⑫一：同“抑”，选择连词。

⑬眴（xuàn旋）：通“眩”，眼睛昏花。

⑭陵：颤慄，见《玉篇》。

⑮鼋鼍（yuán元tuó托）：大鳖和鼍鱼。

⑯不难：不以……为难，不怕。

⑰端辩：直言论辩。

⑱乘轩：高车。这里指高官。

【译文】

林既穿着兽皮衣去朝见齐景公。齐景公问他：“这是君子的服装呢，还是小人的服装？”林既立即变了脸色说：“从服装上怎么能够看出士人的品行呢？从前楚国好佩长剑戴高帽，令尹子西就出在那里；齐国好穿短衣戴一种名叫“遂沟”的帽子，管仲、隰朋就出在那里；越国人好在身上刺刻花纹并剪光毛发，范蠡、文种就出在那里；西戎人衣襟向左并且扎一根椎形的发辫，由余就出在那里。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穿狗皮衣的人应当学狗叫，穿羊皮衣的应当学羊叫，那么您穿狐皮衣上朝，想来也会有变化吧！”齐景公说：“你真算勇敢强悍的人！至今我还未曾见过你这样诡异的辩论。你这是与邻人相争呢，还是想胜过千乘大国的国君？”林既说：“我不明白您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攀登高山面临危崖，能眼不花，脚不发抖的，这是工匠的勇敢强悍；潜入深渊刺杀蛟龙，能捉住大鳖鼍鱼而出的，这是渔夫的勇敢强悍；进入深山刺杀虎豹，能捉住熊罴而出的，这是猎人的勇敢强悍；不怕断头破腹，流血抛尸在荒野的，这是武夫的勇敢强悍。现在我处在宽敞的朝廷上，怒气冲冲地直言论辩来干犯君王的愤怒，眼前即使有高车驷马的封赏，我也不会为此而动心；身后即使有杀头的威胁，我也不会为此而恐惧。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勇敢强悍。”

按：《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七与四百六十四均引作《新序》，但今本《新序》无此文。

【原文】

11·12　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①，曰："饮不釂者②，浮以大白③。"文侯饮而不尽釂，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书》曰④：'前车覆，后车戒。'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举白而饮，饮毕，曰："以公乘不仁为上客⑤。"

【注释】

①公乘不仁：战国时魏人，事迹略如本文。　为觞政：作宴会中行酒令的执法者。

②釂：《淮南子·道应篇》注："釂，尽也。"

③浮以大白：用大酒杯罚酒。

④《周书》曰：下引二句不见今本《周书》，《校证》以为"周谚"之讹。

⑤上客：上等客卿。

【译文】

魏文侯与大夫一起饮酒，让公乘不仁执行酒令，说："饮酒不尽的人，用大杯罚他。"魏文侯没有饮尽杯中的酒，公乘不仁举杯要罚他。魏文侯看着他而不理睬。侍从说："不仁退下，国君已醉了。"公乘不仁说："《周书》上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要引起警戒。'说的是要防止类似的危险。作臣子的不容易，作国君的也不容易。现在君王已立下酒令，又不执行酒令，这样行吗？"魏

文侯说："讲得好！"说完举杯而饮，饮完了酒又说："让公乘不仁作上客。"

【原文】

11·13　襄成君始封之日①，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②，立于流水之上③。大夫拥钟锤④，县令执桴号令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⑥，遂造托而拜谒起立曰⑦："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⑧。庄辛迁延沓手而称曰⑨："君独不闻鄂君子晳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⑩？乘青翰之舟⑪，极蔏芘⑫，张翠盖⑬，而檢犀尾⑭，班丽袿衽⑮，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⑯，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⑰。"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洲流⑱，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⑲？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⑳，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㉑。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晳乃檢修袂㉒，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晳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珪㉓，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晳？臣独何以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遇僇如此之卒也㉔。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㉕。"

【注释】

①襄成君：生平不详。

②缟舄（xì戏）：白色细生绢做的鞋。舄，古代一种双层底加有木垫的鞋。

③流水：原作“游水”，依《校证》引卢文弨说改。

④钟锤：敲击乐钟的锤子。

⑤执桴号令：举着鼓槌召唤。桴，鼓槌。

⑥庄辛：战国时楚人，楚襄王时任大夫。

⑦忿然：“然”字原脱，据《校证》本补。

⑧造托：上前求见。

⑨迁延：退却貌。沓：重合、重叠。

⑩鄂君子晳：楚共王之子名黑肱，字子晳，封为鄂城君。　新波：河名，未详所在。

⑪青翰：船名。刻成鸟形黑色的船。

⑫极：疑为“插”字，挂上。蔺芘（mán蛮bì蔽）：不详为何物，疑为船上帐幔之类。

⑬翠盖：用翠羽装饰的伞盖。

⑭擒犀尾：用犀牛尾作旌旄。擒（xié胁），插上。

⑮班丽袿衽：服装斑斓艳丽。班，同“斑”；袿（guī归），衣服后襟，指上衣；衽（rèn任），下裳。

⑯榜枻：榜，船；枻（yì异），桨。这里指代船工。

⑰歌辞曰：这段歌辞是当时越语的记音，近人研究认为与壮语接近。现将其中难字注音如下：抃（biàn变）、枑（hù户）、餡（kān刊）、偍（shì是）。

⑱搴（qiān千）：牵、拉。

⑲王子：泛指贵族子弟。

⑳不訾：不思，不顾。

㉑几：多么。顽：愚顽、痴迷。得知：原本二字倒，今据《校证》本乙正。

㉒擒修袂：挥动长袖。

㉓执珪：也作“执圭”，春秋时诸侯爵位名。国君把玉圭赐给功臣，使执圭朝见，故称。

㉔僇（lù路）：羞辱。

㉕壮少之礼：年轻人对成年人的礼节。

【译文】

襄成君开始接受封邑的那天，穿着翠羽装饰的衣服，佩带着嵌玉的宝剑，脚穿白绢鞋，站立在流水边。大夫抱着钟锤，县令拿着鼓锤召唤，高喊有谁能将君主渡过去。在这时候，楚国大夫庄辛经过这里，很喜欢襄成君，便前去求见，他拜谒后站起来说："我希望拉拉您的手，这样行吗？"襄成君生气地变了脸色不答话。庄辛退后两手相拱并大声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鄂君子皙在新波上划船游乐的事吗？他乘坐的是刻有鸟形有黑色涂饰的船，挂着帐幔，张着翠羽的伞盖，旄旗上插有犀牛尾，服装斑斓艳丽，当钟鼓音乐之声停止后，越国船夫抱着桨唱起了歌，那歌辞是：'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说：'我不懂越国的歌，请你为我用楚国的话译解它。'于是就召来越语翻译，用楚国的话解说这歌辞，大意是：'今夜是什么夜晚啊泛舟江中流，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能与王子同舟？含羞怀情啊不顾诟骂羞耻，心里多么痴迷不止啊盼见王子。山有树啊树有枝，心里爱慕您呀您却不知。'这时鄂君子皙挥挥长袖，走过去抱住那越国船夫，还拿锦绣被子覆盖在他身上。鄂君子皙与楚王是同母的亲兄弟，官职做到令尹，爵位是执珪，还能与一个划船的越人交欢尽意。现在您凭什么能超过鄂君子皙呢？我又有什么不如那船夫的呢？想要握握您的手，那为什么不行呢？"襄成君于是伸出手上前对他说："我小的时候，也曾因为姿容受到长辈的夸奖，未曾像今天这样突然遇到羞辱。从今以后，我愿以年轻人对成年人的礼节恭谨地接受您的教诲。"

按：《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八引此文谓出自《新序》，但今本《新序》不见。

【原文】

11·14　雍门子周以琴见乎孟尝君①。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门子周曰："臣何独能令

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者也；不若身材高妙②，适遭暴乱无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处势隐绝③，不及四邻，诎折傧厌④，袭于穷巷⑤，无所告愬；不若交欢相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⑥，无复相见之时；不若少失二亲，兄弟别离，家室不足⑦，忧感盈胸⑧。当是之时也，固不可以闻飞鸟疾风之声，穷穷焉固无乐已⑨。凡若是者，臣一为之，徽胶援琴而长太息⑩，则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则广厦邃房⑪，下罗帷，来清风，倡优侏儒处前⑫，迭进而谄谀；燕则斗象棋而舞郑女⑬，激楚之切风⑭，练色以淫目⑮，流声以虞耳⑯；水游则连方舟⑰，载羽旗⑱，鼓吹乎不测之渊；野游则驰骋弋猎乎平原广囿⑲，格猛兽；入则撞钟击鼓乎深宫之中。方此之时，视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与生，虽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尝君曰：“否，否！文固以为不然⑳。”雍门子周曰：“然臣之所以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声敌帝而困秦者㉑，君也；连五国之约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尝无事，不从则横㉒。从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王秦帝，必报仇于薛矣㉓。夫以秦、楚之强而报仇于弱薛，譬之犹摩萧斧而伐朝菌也㉔，必不留行矣㉕。天下有识之士，无不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万岁之后，庙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已坏，曲池既已渐㉖，坟墓既已下焉，而青廷矣㉗，婴儿竖子樵采薪荛者㉘，蹢躅其足而歌其上㉙，众人见之，无不愀

然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尝君尊贵，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尝君泫然㉚，泣涕承睫而未殒㉛。雍门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微挥羽角㉜，切终而成曲㉝。孟尝君涕浪汗增欷㉞，下而就之曰㉟："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

【注释】

①雍门子周：复姓雍门，名周，战国时人，亦称"雍门子"、"雍门司马"。雍门为齐都西门，因居住此地以为姓。雍门子周善鼓琴，又善哭。

②不若：否则或者，并列连词。下文与此同。高妙：优异。

③隐绝：穷困潦倒。

④诎折傧厌：委屈受挫而被摈斥遭厌弃。诎，同"屈"；傧，同"摈"。

⑤袭于穷巷：隐居在陋巷。袭，隐藏。

⑥绝国：极远的邦国。

⑦家室：家庭。

⑧忧慼（qì气）：忧伤。

⑨穷穷：贫苦困厄。

⑩黴胶：扭紧弦轴。黴，本指系弦的绳，这里兼指系绳的轴。

⑪邃房：幽深的房屋。

⑫倡优侏儒：歌舞杂技艺人。

⑬燕：同"宴"，即宴饮。

⑭激楚之切风：歌声高亢凄清而随风飘扬。激楚，声音高亢凄清。

⑮练色：挑选美色。淫目：尽享眼福。

⑯流声：放纵声乐。虞耳：饱享耳福。虞，同"娱"。

⑰方舟：两船相并。

⑱羽旗：用羽毛装饰的旌旗。

⑲弋猎：射猎。

⑳固：固然，确实。

㉑敌帝：与帝王相当。敌，匹敌。

㉒从：同"纵"，即合纵。

㉓薛：战国时孟尝君田文的食邑，在今山东滕县东南。

㉔摩萧斧：磨好刚利之斧。摩，同“磨”，萧斧，利斧。朝菌：菌类植物，朝生暮死。这里比喻极微弱的事物。

㉕留行：阻碍。

㉖渐：同“堑”，壕沟。

㉗青廷：青草长满庭院。廷，同“庭”。

㉘婴儿竖子：儿童村夫。樵采薪荛：打柴割草。

㉙蹢躅（zhī掷zhú竹）：同“踯躅”，徘徊不进貌。

㉚泫然：流泪的样子。

㉛殒：落下。

㉜宫徵、羽角：古代的五音有：“宫、商、角、徵、羽”，相当西乐的唱名1、2、3、5、6。这里用以指调弦定音。

㉝切：调合音律。

㉞涕浪汗增欷：眼泪纵横满面越发抽泣起来。浪汗，纵横散漫貌；欷抽泣声。

㉟下：此字原脱，据《校证》引诸书补。

【译文】

雍门子周以弹琴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弹琴，也能够让我悲恸吗？”雍门子周说：“我怎么能够使您感到悲恸呢？我弹琴只能使以下这些人感到悲恸：先前尊贵后来却变得低贱，原先富有后来却沦为贫穷的人；或者是德才优异，却遇上残暴昏乱无道的君主，在他身上乱加无理之词的人；或者是处境穷困潦倒，与左邻右舍绝无交往，委屈受挫而遭摈弃，隐名埋姓在陋巷中，心中的痛苦无处倾诉的人；或者是男女热恋相爱，毫无怨隙却被迫离散，远赴那极远的边国，没有重新见面机会的人；或者是从小失去父母，兄弟离散，家室不全，忧伤满怀的人。正当这种时候，本来就不能听那飞鸟疾风的声响，穷苦困厄成这个样子，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欢乐可言。凡是像这样的人，我一为他们弹琴，调好弦抱起琴，他们就长声叹息，接着便泪湿衣襟了。现在像您这样的人，是千乘大国的君主，闲居时住在那宽阔幽深的府邸中，放下丝罗帷幔，招来清风缕缕，歌舞杂技艺人在眼前来回献

媚取宠；宴饮时就赛象棋并观赏郑国美女献舞，乐声高亢凄清而随风飘扬，挑选美色来享尽眼福，放纵声乐来饱享耳福；在水上游乐时就把大船连结在一起，插满了用羽毛装饰的旌旗，吹吹打打在那深不可测的水面上；到野外游乐时就在平原和广阔的园圃驰骋射猎，搏击猛兽；回到深宫中就撞钟击鼓。在这种时候，看天地竟不如自己的一根手指，忘记了生和死。即使有善于弹琴的人，确实也不能让您感到悲恸的。”孟尝君说：“不对，不对！我本来认为不会是这样的。”雍门子周说：“但是我仍有为您感到悲哀的一件事：那声望与帝王相当并使秦国疲困的人，是您；联合五国结盟向南去攻打楚国的人，又是您。天下何曾太平无事？不是合纵就是连横。合纵成功，那么楚国就称王；连横成功，那么秦国就称帝。不论是楚国称王或者是秦国称帝，都一定会向您的薛邑报仇。如果以秦、楚这样的强国找弱小的薛邑报仇，好比是磨快了利斧去砍伐那柔嫩的朝菌，决不会有任何阻碍。天下有见识的人，没有不为您伤心流泪的。千年万载之后，您的宗庙就无人祭祀了。高高的楼台已被毁坏，曲回的水池已成干壕沟，坟墓被荡平，青草长满了庭院，儿童村夫打柴割草的，唱着歌在上面践踏。人们看见这种景况，没有谁不忧伤地为您悲哀。他们会说：‘凭着孟尝君那样的尊荣显贵，竟能使他死后变成这样吗？’”这时孟尝君像要流泪的样子，眼泪盈眶却未掉下来。雍门子周张开琴弹了起来，慢慢地调动宫音、徵音，微微地拨动羽音、角音，音律协合而奏成一曲。孟尝君泪流满面越发抽泣起来，从座位上走下来靠近雍门子周说：“先生这样弹琴，使我立刻感到像一个国破家亡的人。”

按：桓谭《新论·琴道篇》与此文略同。

【原文】

11·15　蘧伯玉使至楚①，逢公子皙濮水之上②，子皙接草而待③，曰：“敢问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

之轼车。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色④，中士可以托辞⑤，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耶身⑥？"蘧伯玉曰："谨受命！"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语，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悦。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⑦："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而吴善用之。釁蚠黄生于楚⑧，走之晋，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贼盗，蚠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以三者⑨，固可得而托身耶⑩？'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⑪？"于是楚王发使一驷，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⑫；孰将西归，怀之好音⑬。"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⑭。

【注释】

①蘧伯玉：见6·18条注①。

②公子皙：《校证》疑为与前文鄂君子皙同一人。参见11·31条注⑨。濮水：河名。在今河南滑县境内。

③接草：疑为"结草"，指结草为庐。

④上士：高明的人。托色：犹"托以色"，指用神色来表示委托。

⑤中士：中等人品的人。托辞：犹言"托以辞"，用言语委托人。

⑥固：哪，疑问代词。

⑦造然：突然变色貌。

⑧蕡盆黄：即“苗贲皇”。蕡，读为“门”，与“苗”声近；盆（fén坟），同“贲”；黄，同“皇”。他是春秋时楚国令尹斗椒的儿子，斗椒被杀后，贲皇逃奔晋国，晋国给他苗地，因此为氏。鄢陵之役，他向晋侯献策，大败楚军。

⑨以：此。指示代词。

⑩托身：投身，存身。

⑪治：打算。

⑫溉之釜鬵：洗刷那小锅大锅。溉，洗涤；釜，小锅；鬵（xìn行）大锅。

⑬怀：带来。怀，读为“餽”，送给。以上四句引自《诗经·桧风·匪风》。

⑭相得：互相投合。固：的确，表语气。

【译文】

蘧伯玉出使到楚国，在濮水上遇见公子皙。子皙在野外建了草棚等待他，说：“可以知道贵客打算去哪里吗？”蘧伯玉在车上向他表示礼敬。公子皙说：“我听说上士能用神色委托他，中士能用言语委托他，下士能用财物委托他。这三样哪一种能够委托您呢？”蘧伯玉说：“我恭谨地接受您的吩咐。”蘧伯玉拜见楚王，出使的公事完毕后，与楚王坐下闲谈，慢慢谈到了人才的问题。楚王问：“哪个国家人才最多？”蘧伯玉说：“楚国人才最多。”楚王十分高兴。蘧伯玉又说：“楚国人才最多，但楚国却不能任用。”楚王立刻变了脸色说：“这是什么话？”蘧伯玉说：“伍子胥生长在楚国，逃亡到吴国，吴国用他作国相，发兵攻打楚国，毁坏了楚平王的坟墓。伍子胥生在楚国，吴国却能很好地任用他。苗贲皇生在楚国，跑到了晋国，治理好七十二县，路不拾遗，百姓不乱取，城门不关闭，都城无盗贼。贲皇生在楚国，但晋国却能很好地任用他。这次我来楚国，在濮水上遇见了公子皙，他对我说：‘上士能用神色委托他，中士能用言语委托他，下士能用财物委托他。说的这三种情况，哪一种能够将自己委托您呢？’我不知道公子皙又将有何打算！”于是楚王派出使者驾上驷车一辆，副使车二辆，到

濮水上追赶公子皙。子皙回到楚国仍受重用，全靠蘧伯玉的力量。因此《诗经》上说:“有谁能烹鱼?就洗刷好小锅大锅;谁将由西方归来,带给我好消息。”说的就是这样的事。事物能互相投合,的确是很微妙的。

按:此文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声子、伍举的事相类似。

【原文】

11·16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逞①。逞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既而，祁奚曰②：“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义③；君子在忧④，不救不祥。”乃往见范桓子而说之曰⑤：“闻善为国者，赏不过，刑不滥。赏过则惧及淫人⑥，刑滥则惧及君子。与不幸而过⑦，宁过而赏淫人，无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羽山而用禹⑧；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⑨：不滥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烦辱⑩，犹不能免；今祁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已哉！

【注释】

①叔向：见5·15条注①。羊舌虎：一名叔虎，复姓羊舌，叔向的庶弟。栾逞：原文误为“乐达”,今据《校证》改。即栾盈。春秋时晋人，晋平公时为下卿，他的外祖父范宣子畏其好施多士而赶走了他。栾盈奔楚入齐，后潜回晋，在曲沃被围攻，后灭族。

②祁奚：春秋时晋国大夫，晋悼公时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言论而闻名。

③不争：不规谏。争，同“诤”。

④在忧：原作“所忧”,据《校证》引《吕氏春秋》改。

⑤范桓子：即范宣子。姓士名匄（同“丐”),曾统率晋中军，继荀偃之

后执晋政，卒谥“宣”。

⑥淫人：邪恶的人。

⑦与不幸而过：如果意外地发生过错。与，如果、假如；不幸，意外。过，错误。

⑧殛鲧于羽山：将鲧流放到羽山。殛（jí及），流放；鲧（gǔn滚），相传为大禹之父，治水无功，被舜流放到羽山；羽山，山名，一说在江苏东海县西北九十里，一说在山东蓬莱县东南三十里。此句出自《尚书·尧典》。

⑨僇管蔡：杀戮管叔、蔡叔。僇，同“戮”；管叔名鲜，蔡叔名度，均为周武王之弟。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他二人不服，与武庚一起叛乱，被周公平定，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

⑩烦辱：同“繁缛”，繁重杂乱。

【译文】

叔向的弟弟羊舌虎与栾盈友善。栾盈得罪了晋国，晋国杀了羊舌虎，让叔向做了奴隶。不久，祁奚说：“我听说小人得高官，如果不规谏就是不义；君子在患难中，不去拯救就不吉祥。”于是就前去求见范宣子并劝说他道：“听说善于治国的人，赏不过度，刑不滥罚。封赏过度，恐怕会赏到邪恶的人，滥施刑罚恐怕会祸及君子。如果意外地发生过错，宁肯错误地赏赐邪恶的人，也不要错误地惩罚君子。因此唐尧时的刑罚，将鲧流放到羽山又任用他的儿子大禹；西周时的刑罚，杀了管叔、蔡叔而用周公辅佐天子；这都说明不滥用刑罚。”范宣子就命令狱吏放出叔向。拯救别人患难的人，所做的事危险艰苦而又要不嫌繁重杂乱，有时还不能解脱受难的人；那祁奚论说先王的德政，就使叔向从患难中得到解脱，学习难道可以停止吗！

按：本《吕氏春秋·开春论》，事又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原文】

11·17　张禄掌门见孟尝君曰①：“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②，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尝君

曰："衣新而不旧，则是修也③；仓庾盈而不虚，则是富也。为之奈何？其说可得闻乎？"张禄曰："愿君贵则举贤，富则振贫，若是则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矣。"孟尝君以其言为然，说其意，辩其辞，明日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④，进之张先生，先生辞而不受。后先生复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为之有说，汝亦知之乎？'文窃说教，故使人奉黄金百斤，文织百纯，进之先生，以补门内之不赡者⑤，先生曷为辞而不受乎？"张禄曰："君将掘君之偶钱⑥，发君之庾粟以补士，则衣弊履穿而不赡耳，何暇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乎？"孟尝君曰："然则为之奈何？"张禄曰："夫秦者，四塞国也⑦，游宦者不得入焉⑧。愿君为吾为丈尺之书⑨，寄我与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虽人求间谋⑩，固不遇臣矣。"孟尝君曰："敬闻命矣。"因为之书，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谓秦王曰："自禄之来，入大王之境，田畴益辟⑪，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东有相所谓孟尝君者⑫，其人贤人，天下无急则已，有急则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⑬，与之合交连友者，疑独此耳。然则大王胡不为我友之乎⑭？"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遗孟尝君。孟尝君辍食察之而寤曰⑮："此张生之所谓衣新而不旧，仓庾盈而不虚者也。"

【注释】

①张禄：即范雎，战国时魏人，字叔。先事魏中大夫须贾，从须贾使齐，受齐襄王重赏而受疑，回国后受魏相魏齐折辱，装死出逃秦国，改名张禄，说秦昭王远交近攻之策，后拜相，封应侯。但据考证，孟尝君田文死在范雎入秦之前，且范雎是由魏出逃至秦的，与孟尝君无涉，故此张禄也可能是同名的另一人。掌门：义不详。《校证》疑为“踵门”之误。

②仓庾：泛指粮仓。庾，露天粮仓。

③修：修整，治办。

④文织百纯：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百幅。

⑤不赡者：供养不足的人。

⑥偶钱：义不可解。《校证》疑为“府钱”之讹，译文从此说。

⑦四塞：周围地势险要。

⑧游宦者：到异乡游学求官的人。

⑨丈尺之书：《校证》引诸说，认为当作“咫尺之书”。咫，八寸，咫尺之书，是说简短的便函。

⑩间谋：从中谋划。

⑪辟：开拓。

⑫山东：这里指齐国。因为齐国地处崤山以东。

⑬英乂（yì议）：英杰，乂，才能出众。

⑭我：犹“其”，这里指代秦王。

⑮寤：醒悟、明白。

【译文】

张禄亲自上门求见孟尝君说：“使衣服常新而不旧，使粮仓常满而不空，有办法做到这样，您知道这个办法吗？”孟尝君说：“衣服常新而不旧，那是因为整治；粮仓常满而不空，那是因为富足。怎样才能做到这样？那道理可以讲来听听吗？”张禄说：“希望您显贵时就举荐贤人，富足时就赈济穷人，这样就会使衣服常新而不旧，粮仓常满而不空。”孟尝君认为他说得对，欣赏他的用意，认为他的言辞有才辩，第二天就派人奉送黄金百斤，彩绘的丝绸百幅，进献给张先生。张禄拒绝不受。后来张禄又见到孟尝君，孟尝君说：“前次有幸听到您教诲我说：‘使衣服常新而不

旧，使粮仓常满而不空，有办法做到这样，您知道这个道理吗？’我私下赞赏您的教诲，所以派人奉送黄金百斤，彩绘丝绸百幅，进献给先生，以补充先生家内供养不足的人。先生为什么拒绝不受呢？”张禄说：“您如果要动用府中金钱，打开您的粮仓来补助士人，就会弄得衣破鞋穿也供给不上。还怎么顾得上使衣服常新不旧，粮仓常满不空呢？”孟尝君问：“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张禄说：“那秦国是四面地势险要的国家，游学求官的人很难进入。请您为我写一封简短的便函把我介绍给秦王。我前去如果受到礼遇，那本是您使我进入的；我前去如果不受礼遇，即使求人从中谋划，肯定也不会礼遇我了。”孟尝君说：“就听您的吩咐吧！”便为张禄写了书信，将他介绍给秦王。张禄前去大受礼遇，他对秦王说：“自从我来秦国，进入大王的境内，看见田地开拓得更多，吏民治理得更好，但是大王却有一样没有得到，大王知道这是什么吗？”秦王说：“不知道。”张禄说：“那齐国有个国相叫做孟尝君的，那人是个贤人。天下没有紧急情况则罢，一有紧急情况就能召集天下英雄俊杰及贤士，并与他们联合结交成为朋友的，想来就只有此人吧！那么大王何不为自己去和他结成朋友呢？”秦王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于是就派人奉送千金给孟尝君。孟尝君当时正在吃饭，他停下来仔细想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醒悟说：“这就是张先生所说的衣服常新不旧，粮仓常满不空的道理啊！”

按：《两山墨谈》卷十及焦竑《笔乘》曾引用本文。

【原文】

11·18　庄周贫者①，往贷粟于魏。文侯曰②：“待吾邑粟之来而献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傍牛蹄中有鲋鱼焉③，大息谓周曰④：‘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南见楚王⑤，决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决江、淮

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鱼之肆矣⑥。’今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赐臣’，即来，亦求臣佣肆矣⑦。”文侯于是乃发粟百钟⑧，送之庄周之室。

【注释】

①庄周：战国时楚国蒙县人，曾为蒙县漆园吏。有《庄子》一书传世，主张清静无为，排斥儒墨，独尊老子。

②文侯：见2·5条注①。庄子不与魏文侯同时，疑为“魏惠王”，或为寓言。

③鲋鱼：鲫鱼。

④大息：即“太息”，长叹。

⑤须：等候。

⑥枯鱼之肆：卖干鱼的集市。肆，集市。

⑦佣肆：佣工市场。

⑧钟：古代量器。每钟受六斛四斗。

【译文】

庄周贫穷，前去向魏文侯借粮。魏文侯说：“等我封地的粮食收上来再送给你吧。”庄周说：“今天我来求见您时，在路旁牛蹄踩成的水坑中，有条鲫鱼在里面，它长叹一声对我说：‘我还能活命呢！’我对它说：‘等我为你南去求见楚王，挖开长江、淮河的水来浇灌你。’鲫鱼说：‘现在我的命只须盆瓮装水就可救活，却要为我去求见楚王，决开长江、淮河的水来浇灌我，那你只好到卖干鱼的市场上去找我好了。’现在我因为贫穷才来借粮，您却说：‘要等我封地上的粮食收上来后才能赏赐你’。即使粮食收上来了，也只有到佣工市场上去找我了。”魏文侯于是就发粮百钟，送到庄周的家中。

按：本《庄子·外物篇》，但文字多不同。

【原文】

11·19　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①，翟人攻

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②；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③，此诚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中曰：“欲有谏者为隐④，左右言及国吏⑤，罪。”

【注释】

①岁饥民疫：年成遭饥荒，人民染瘟疫。

②来年而及：明年就会恢复。

③顾宠：收买拉拢。

④为隐：被隐瞒。

⑤言及国吏：指以个人的好恶来毁誉国家的官吏。言，谈论。

【译文】

晋平公问叔向说：“年成饥荒百姓多病，狄人又攻打我国，我该怎么办呢？”叔向回答说：“年成饥荒，明年就会恢复正常了；疾病瘟疫，也会停止的；狄人的进攻也不值得担心。”晋平公说：“还有比这更大的灾祸吗？”叔向回答说：“那大臣贪恋厚禄而不极力进谏；身边的近臣怕得罪国君又不敢说话；左右的侍从被小官收买拉拢，但国君又不知道。这才真正是最大的祸患。”晋平公说：“讲得好！”于是在全国下令说：“想要进谏的人被隐瞒不报，左右的人任意谈论国家官吏，都要治罪。”

【原文】

11·20 赵简子攻陶①，有二人先登，死于城上。简子欲得之，陶君不与②。承盆疽谓陶君曰③：“简子将掘君之墓以与君之百姓市曰④：‘踰邑梯城者⑤，将

赦之；不者，将掘其墓，朽者扬其灰，未朽者辜其尸⑥。’”陶君惧，请效二人之尸以为和⑦。

【注释】

①赵简子：见1·35条注①。陶：地名，在今山东定陶县境内。
②陶君：陶邑的主人，生平不详。
③承盆疽：春秋时陶邑人，生平不详。
④市：交换。
⑤梯城：安云梯爬城。梯，作动词。
⑥辜：分裂肢体。
⑦请：原误“谓”，依《校证》改。効：同“效”，献出。

【译文】

赵简子攻打陶邑，有两人抢先登城，死在城上。赵简子想要得到那二人的尸体，陶君不给。承盆疽对陶君说：“赵简子将会用挖掘您的祖坟作条件来与您的百姓进行交易，说：‘翻城越墙来投降的人，将会赦免他；否则，我就要挖掘他的祖坟，尸骨腐朽了的就把骨灰扬掉，没有腐烂的就分裂那尸体。’”陶君十分恐惧，便请求献上那两人的尸体来达成和议。

【原文】

11·21　子贡见太宰嚭①。太宰嚭问曰：“孔子何如？”对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对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犹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矣。②”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③”对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赐其犹一累壤也④，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为不知⑤”。太宰嚭曰：“然则子有所酌也？⑥”对曰：“天下有大樽⑦，

而子独不酌焉，不识谁之罪也？”

【注释】

①子贡：见2·4条注①。太宰嚭：见9·20条注⑥。

②各足其材：各自需要的材料都可满足。

③增：增益。

④一累：一堆。

⑤知：同“智”。

⑥酌：斟取。这里指获取、收获。

⑦大樽：大的盛酒器。

【译文】

子贡谒见吴国太宰伯嚭。太宰嚭问他说：“孔子这人怎么样？”子贡回答说：“我不能够了解他。”太宰嚭问：“你不了解他，为什么要以他为师呢？”子贡回答说：“就因为不了解他，所以拜他为师。孔子他好比大山林一样，人们能从他那里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太宰伯嚭又问：“你对孔子有什么增益吗？”子贡回答说：“孔子是不能增益什么的。再说我好比那一小堆泥土，用一小堆泥土来增添大山，不仅不能增加大山的高度，而且是不明智的。”太宰嚭说：“那么你酌取到什么吗？”子贡回答说：“天下有大酒缸，但只有你不去斟饮，不知这是谁的过错？”

按：《韩诗外传》卷八记为子贡对齐景公语，参见11·23条。

【原文】

11·22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①。”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②，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

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

【注释】

①识：知，了解。

②终业：完成学业。

【译文】

赵简子问子贡说：“孔子为人怎么样？”子贡回答说：“我不能了解。”赵简子不高兴地说：“先生跟随孔子几十年，完成学业才离开他，我问到你，你却说‘不能了解’，这是什么道理？”子贡说：“我好比那口渴的人到大江大海去饮水，只知道解渴罢了。孔子好比大江大海，我又怎么能够了解他？”赵简子说：“子贡这番话讲得真好啊！”

按：《韩诗外传》卷八载此为子贡对齐景公语。参见11·23条。

【原文】

11·23　齐景公谓子贡曰：“子谁师①？”曰：“臣师仲尼。”公曰：“仲尼贤乎？”对曰：“贤。”公曰：“其贤何若？”对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贤，而不知其奚若②，可乎？”对曰：“今谓天高，无少长愚智者皆知高③。高几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贤而不知其奚若。”

【注释】

①谁师：即“师谁”，以谁为师。

②奚若：即“何若”，像什么样。

③无：无论。

【译文】

齐景公对子贡说："你的老师是谁？"子贡说："我拜孔子为师。"齐景公说："孔子贤明吗？"子贡回答说："贤明！"齐景公问："他贤明到什么程度？"子贡回答说："不知道。"齐景公说："你知道他贤明，却不知道他贤明到什么程度，这说得通吗？"子贡回答说："要说天很高，无论年幼年长愚笨聪明的人都知道天很高。但高到什么程度呢？都只能说不知道。因此我也只知道孔子的贤明而不知道他贤明到什么程度。"

按：此则与上二则所记均见《韩诗外传》卷八，文字各异。

【原文】

11·24　赵襄子谓仲尼曰①："先生委质以见人主②，七十君矣，而无所通。不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③？"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④。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⑤，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梃⑥，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梃撞乎？"

【注释】

①赵襄子：见前3·30条注①。

②委质：古代初见某一国君，要在简策上书写自己名讳呈上，表示尽忠，称"委质"。

③意：同"抑"，选择连词。

④隐：隐瞒。

⑤信：真的，确实。

⑥梃：木棒。原文作"挺"，《校证》引诸说，认为当作"莛"，读为"亭"，草茎。今据改。

【译文】

赵襄子对孔子说："先生委质求见诸侯，经历了七十多个国君了，但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被了解。不知是这世上没有英明的国君呢，还是先生的主张本来就行不通？"孔子不回答他。后来赵襄子见到子路，便问他："我曾经拿先生的主张问过先生，先生不回答。知道不回答，那就是故意隐瞒；隐瞒自己的主张，那怎么能称得上仁厚？假若真的不知道，那又怎么能称为圣人？"子路说："树起天下的鸣钟却用草棍去撞击它，难道能使它发出声音吗？你这样问孔子，不就像用草棍来撞钟吗？"

按：赵襄子与孔子、子路时代不同，这里所记问答，似属寓言之类。

【原文】

11·25　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曰①："季文子三穷而三通②，何也？"子贡曰："其穷事贤，其通举穷，其富分贫，其贵礼贱。穷而事贤则不侮，通而举穷则忠于朋友，富而分贫则宗族亲之，贵而礼贱则百姓戴之③。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穷不事贤，其通不举穷，其富不分贫，其贵不礼贱。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注释】

①卫将军文子：名木，字弥牟，卫灵公之孙。

②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孙，历相鲁国宣、成、襄三君，以清廉闻名，卒谥"文"。

③戴之：拥戴他。

【译文】

卫国将军文子问子贡说："季文子三次困厄，又三次显达，是

什么原因呢？”子贡说：“他困厄时能向贤人学习，他显达时能推举困厄的人，他富裕时能将财物分给贫苦人，他尊贵时能礼待低贱的人。困厄时跟贤人学习就不会受到欺辱，显达时推举困厄的人就是忠于朋友，富裕时能分财物给穷人就会使宗族亲近，尊贵时能礼待低贱的人就会使百姓拥戴。他能获得这些当然是因为行仁义之道，失去这些就是由于天命。”卫将军文子又问：“有人失去它却不能再度获得，是什么原因呢？”子贡说：“他困厄时不向贤人学习，他显达时不推举困厄的人，他富裕时不分财物给穷人，他尊贵时不礼待低贱的人。他得到这些只是由于天命，他失去这些当然是因为不行仁义之道。”

【原文】

11·26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①。”子路曰：“昔者管子说襄公②，襄公不说③，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④，是无能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中无惭色⑤，是无愧也；事所射之君⑥，是不贞也；召忽死之⑦，管仲不死，是无仁也；夫子何以大之⑧？”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说，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无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⑨；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⑩；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⑪，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由⑫，汝不知也。”

【注释】

①大人：德行高尚的人。

②襄公：春秋时齐庄公之孙，名诸儿，公元前697年至前686年在位。后被公子无知所杀。

③说：通“悦”，引申为欣赏、赏识。

④公子纠：齐襄公之弟。因齐襄公诛杀无辜，便逃到鲁国，齐襄公死后，被管仲拥立，后兵败，齐桓公逼鲁国将他杀死。

⑤槛车：有栅栏的囚车。

⑥事所射之君：管仲原属公子纠，曾用箭射中过公子小白（齐桓公），后被俘，因鲍叔力荐，又事奉齐桓公，故有此说。

⑦召忽：公子纠师傅，后为公子纠殉死。

⑧何以大之：凭什么认为他德行高尚。大，认为……大。意动用法。

⑨自裁：心中自有裁断、主张。

⑩知权：知道权衡轻重、利弊。

⑪瘠（zì自）：通“胔”，未腐烂的尸体。

⑫由：子路字仲由。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管仲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是德行高尚的人。”子路说：“从前管仲劝说齐襄公，襄公不赏识他，这是没有辩才；想要拥立公子纠为国君却没有办到，这是没有才能；家人在齐国受到残害而无忧伤的表情，这是不慈；成了俘虏被关在囚车中却无羞惭之色，这是不知愧耻；后来又事奉他射过的国君，这是不贞；召忽为公子纠殉死，管仲却不殉死，这是不仁。先生凭什么要认为他德行高尚呢？”孔子说：“管仲劝说齐襄公，襄公不赏识他，不是管仲没有辩才，而是襄公不懂得他的主张；想要拥立公子纠而失败，不是因为他无能，是因为不遇时机；家人在齐国受到残害而面无忧色，不是他不慈，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命该如此；成了俘虏关在囚车中却无羞惭之色，不是他不知道愧耻，而是他心中自有主张；后来又事奉他射过的国君，不是他不贞，而是他知道权衡时势；召忽为公子纠殉死，管仲不殉死，不

是他不仁，召忽这样的人，只是作臣子的材料，不死就会成为三军的俘虏，为主殉死就可以名闻天下，他为何不去殉死呢？管仲这样的人，是天子的佐臣，诸侯的辅相，死了就难免成为沟中的死尸，不死就又可以在天下建立功业，他为何要去殉死呢？仲由啊，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按：《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

【原文】

11·27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①：“咎犯与赵衰孰贤②？”对曰：“阳处父欲臣文公③，因咎犯三年不达，因赵衰三日而达。智不知其士众，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④，无勇也；言之而不听，不贤也。”

【注释】

①晋平公、师旷：均见1·1条注①。

②咎犯：即狐偃，晋文公之舅，故称舅犯。曾随公子重耳（晋文公）出逃十九年，功最高，后佐晋文公称霸。　赵衰：曾随公子重耳出逃十九年，佐晋文公称霸，后世代为晋卿。

③阳处父：晋文公时为太傅，后被贾季所杀。

④言之：指举荐贤人。

【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咎犯与赵衰相比谁贤明？”师旷说：“阳处父想做晋文公的臣子，通过咎犯引荐，三年都未显达，后来通过赵衰引荐，三天就显达了。才智不能了解他的士子民众，不算有才智；了解贤士却不举荐，这是不忠；想要举荐却又不敢，这是没勇气；有人举荐了贤士而不任用，这是不贤。”

按：《校证》疑此文为《师旷书》佚文。

【原文】

11·28　赵简子问于成抟曰①："吾闻夫羊殖者贤大夫也②，是行奚然?"对曰："臣抟不知也。"简子曰："吾闻之，子与友亲，子而不知，何也?"抟曰："其为人也数变。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过；其二十也，仁以喜义；其三十也，为晋中军尉③，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为边城将，远亲复来；今臣不见五年矣，恐其变，是以不敢知。"简子曰："果贤大夫也，每变益上矣④。"

【注释】

①成抟（tuán团）：《左传》作"成鱄"，春秋时晋国大夫。

②羊殖：即羊舌职，春秋时晋国大夫，后佐祁奚为中军尉。

③中军尉：晋国军队分为上、中、下三军，中军尉为中军将领的副职。

④益上：越来越好。

【译文】

赵简子问成摶说："我听说羊舌职这个人是个贤能的大夫，他的品行怎么样?"成摶回答说："我不知道。"赵简子说："我听说你与他友好亲近，你却说不了解他，这是为什么?"成摶说："羊舌职他为人有多次变化：他十五岁时，品行方正不掩盖自己的过失；他二十岁时，为人仁厚而喜欢道义；他三十岁时，作了晋国中军尉，作战勇敢而喜欢仁爱；他五十岁时，做了驻守边境的大将，使远方的人又来亲附。现在我没有见到他已有五年了，恐怕他又有变化，因此不敢说了解他。"赵简子说："羊舌职真是贤能的大夫啊！每次的变化都是愈变愈好!"

按：《大戴礼记·将军文子篇》记晋平公与祁奚的对话，文意与此略同。

说苑卷十二　奉使

【题解】

奉使，即奉命出使。本卷共记载春秋战国至汉初使臣轶闻二十一则。春秋战国之际，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外交活动频繁，经常遣使往来。因此，使臣的品质、机敏和辩才，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威望甚至存亡，也与出使者个人的荣辱和命运密切相关。本卷第一则首先引用《春秋公羊传》的有关论述来阐明使臣出使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的道理，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具体地说，使者一般不得专权生事，但在有利于国家的情况下也不妨专断；使者奉君命出使时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但若逢父母去世时就只能缓行致哀而不得回国奔丧。其后二十则大多记述使臣如何凭借自己的机敏和巧辩，不畏强暴，不辱君命，舍身为国的事迹。其中记晏婴出使的故事就有五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贞为国，机智风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古代外交家形象。

【原文】

12·1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①，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②，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③；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者，谓将帅用兵

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④。公子子结擅生事⑤，《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⑥；公子遂擅生事⑦，《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⑧。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若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⑨。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吉，《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

【注释】

①大夫无遂事：见《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以下"曰"字后引文均见《公羊传》)按《春秋》笔法，凡大夫出使，于完成君命之外另生事者，都要用"遂"字，暗加贬斥。《公羊传》称之为"遂事"，有专横独断之义。

②四：原文作"义"，今据《校证》改。各止其科：各有不相逾越的标准。科，标准，准则。

③平生常经：平常正常状态。

④君：《校证》引诸说，以为此字为衍文。译文从此说。

⑤公子子结：即公子结，鲁国公子。《春秋》庄公十九年载，他乘送女出嫁陈国之机，擅自参加同齐、宋二国的盟会。

⑥庄公：即鲁庄公，名同，公元前693年至前662年在位。

⑦公子遂：亦称东门遂、东门襄仲，鲁国公子。《春秋》僖公卅年载，他曾奉命聘周，又擅自去到晋国。

⑧僖公：名申，鲁闵公之弟，公元前659年至前627年在位。

⑨不臣：不忠于君主。

⑩通故：即"通诂"，完全一致的解释。

【译文】

《春秋》上的文辞，有彼此相反的四处：既然讲了大夫不要专断，那就是不能擅自行事；又说出境后只要可以稳定政权，有利国家，那么也可以专断行事。既然讲了大夫奉君命出使，进退由大夫作主；又说奉君命出使，知道父母去世要缓行致哀但不能返回。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这四处各有不相逾越的标准，是不

可任意转移的。不能擅自行事，讲的是一般正常情况；可以专断，讲的是拯救危亡排除患难；进退由大夫作主，讲的是将帅用兵打仗；出使缓行却不能回国，讲的是途中听说父母去世时的做法。公子结专擅行事，《春秋》上并不非难他，是认为他解救了鲁庄公的危难；公子遂擅自行动，《春秋》上谴责他，是认为鲁僖公当时国家并没有危险。国君有危难却不果断地去拯救，这是不忠；如果没有危难却专擅行事，这是不守臣道。古书记载说："《诗》没有完全一致的解释，《易》没有始终如一的吉卦，《春秋》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按：本《春秋繁露·精华篇》。

【原文】

12·2　赵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诫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尝悲若此也。"王曰："宫商固方调矣。①"使者曰："调则何不书其柱耶？②"王曰："天有燥湿，弦有缓急，宫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书。"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辞③，遭吉则贺之，凶则吊之。今楚、赵相去千有余里，吉凶忧患不可豫知④，犹柱之不可书也。"《诗》云："莘莘征夫⑤，每怀靡及⑥。"

【注释】

①宫商：古代音乐的两个音阶。这里泛指音调。

②柱：指瑟上调弦的短轴。

③制：限制。

④豫：同"预"。

⑤莘莘征夫：众多疾行的使者。莘（shēn申），通"駪"，同声通假。駪，众多疾行貌。

⑥每怀靡及：各人的私念无暇顾及。以上二句引自《诗经·小雅·皇皇者华》。

【译文】

赵王派遣使者到楚国去。刚弹瑟为使者送行，又告诫他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话去做。"使者说："大王弹瑟，音调未曾像这样悲哀过。"赵王说："音调本来是刚才就调好的。"使者说："调好了音为什么不记在弦柱上呢？"赵王说："天气有干燥湿润的时候，弦也随之有松紧，音的转移是不能预知的，因此不去记它。"使者说："英明的君主派人出使，只把事情托付给他，而不用言辞来限制他。遭遇顺利就祝贺他，遭遇凶险就慰劳他。楚、赵两国相距千里有余，吉凶忧患不能预知，就好比弦柱上不能记下调好的音一样。"《诗经》上说："众多匆匆赶路的使者，各自的私念无暇顾及。"

按：本《韩诗外传》卷七。

【原文】

12·3　楚庄王举兵伐宋①，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②，伯宗谏曰③："天方开楚④，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⑤，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过郑，郑新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之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⑥。三要⑦，解扬乃许。于是楚乘扬以楼车⑧，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⑨："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虽死无二。"王曰："汝之许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⑩，欲以成吾君

命，臣不恨也。"顾谓楚军曰⑪："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庄王卒赦解扬而归之。晋爵之为上卿。故后世言"霍虎"。

【注释】

①楚庄王：见1·21条注①。

②晋景公：名据，春秋时晋成公之子。公元前599年至前581年在位。

③伯宗：春秋时晋国大夫，有才德而好以直辩凌人，其妻劝诫不听，后被三郤（xì戏）所杀。

④开楚：即"兴楚"。

⑤霍人解扬：霍邑人解扬。霍，周国名，姬姓，文王之子叔处的封国。晋献公十六年灭霍。地在今山西霍县西南十六里。解（xìe谢）扬，春秋时晋国大夫，事迹略如本文。

⑥趣降：赶快投降。趣，同"促"。

⑦三要：多次强迫，要挟。

⑧楼车：古代战车，上设望楼，用来瞭望敌情。

⑨倍：同"背"，违背、背叛。致：传达。

⑩所：原作"死"，据《校证》引《史记·郑世家》改。

⑪楚军：原作"楚君"，据《校证》改。

【译文】

楚庄王兴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想要发兵援救宋国。伯宗劝谏说："上天正要兴盛楚国，不能去讨伐它。"于是就寻找勇士，找到霍邑人解扬，字子虎。派他前去传命让宋国不要投降。解扬途经郑国，郑国新近与楚国亲善，就捉住解扬把他送给楚国。楚王厚赏解扬，与他相约，让他反传晋君的话，让宋国赶快投降。楚王多次强迫要挟解扬，解扬才答应了。于是楚王让解扬乘坐有瞭望楼的战车，命他呼唤宋君使宋国投降。解扬这时却违背与楚王的约定而传达晋君的意旨说："晋国正集中全国的兵力来援救宋国，宋国即使情况危急，也决不要投降楚国。晋国

的军队很快就要到了!”楚王大怒，准备烹死解扬。解扬说:“国君能够制定命令是义，臣子能够承受命令是信。我接受了我的国君的命令而出使，即使死了也无二心。”楚王说:“你答应了我，随后又背叛我，那诚信在什么地方?”解扬说:“我之所以答应大王，是想要以此来完成国君给我的使命，我现在没有遗憾了。”于是他回头对楚军说:“作为臣子不要忘记为国君尽忠而死!”楚王的弟弟们都劝谏楚王赦免他，于是楚王终于赦免解扬并送他回国。晋国封赏他上卿的爵位，因此后人称他为“霍虎”。

按: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又见《史记·晋世家》、《郑世家》。

【原文】

12·4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①，鄢陵君辞而不受②，使唐且谢秦王③。秦王曰:“秦破韩灭魏，鄢陵君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吾岂畏其威哉?吾多其义耳④。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辞而不受，是轻寡人也。”唐且避席对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为趣者⑤，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于先君而守之，虽复千里不得当⑥，岂独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见天子之怒乎?”唐且曰:“主臣⑦，未曾见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尝见夫布衣韦带之士怒乎⑧?”秦王曰:“布衣韦带之士怒也，解冠徒跣⑨，以头颡地耳⑩。何难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之士怒也。夫专诸刺王僚⑪，彗星袭月，奔星昼出⑫;要离刺王子庆忌⑬，苍隼击于台上⑭;聂政刺韩王之季父⑮，白虹贯日⑯。此三人皆夫

布衣韦带之士怒矣，与臣将四。士含怒未发，祲厉于天⑰。士无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秦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注释】

①鄢陵：春秋时郑邑，战国时称为"安陵"，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②鄢陵君：即安陵君，魏襄王给其弟的封号。

③唐且：也作"唐雎"，战国时魏人，事迹略如本文。

④多：赞赏。

⑤趣：同"趋"，趋向，追逐。

⑥当：价值相抵。

⑦主臣：表示恭敬惶恐之词，意为"不敢"。"主"原作"王"，据卢文弨说改。

⑧布衣韦带：布衣为粗布衣服；韦带是没有装饰物的皮带。这两种服饰均为古代贫寒人所常用，这里借喻贫贱之士。

⑨徒跣（xiǎn显）：光着脚。

⑩颡（sǎng嗓）：额，这里用作动词，犹言"叩"。

⑪专诸：春秋时吴国堂邑人，吴国勇士，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而死。王僚：春秋时吴王余昧之子，一作寿梦庶子。余昧死，季札让位出逃，吴人立僚，公子光认为该由自己继位，使专诸刺杀了他。

⑫奔星：流星。

⑬要离：春秋时吴国刺客，曾向公子光献苦肉计谋刺王子庆忌，事不成而自尽。 庆忌：吴王僚之子，王僚被杀，庆忌出逃。他勇武有力，公子光很忌恨他。

⑭苍隼（sǔn瞬）：鸟名，凶猛善飞。

⑮聂政：战国时韩国轵邑人，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王叔父韩相侠累，后毁容自尽。

⑯白虹贯日：一道白气直冲太阳。此与上文"慧星袭月、奔星昼出、苍隼击于台上"均为古人附会为预示君王遇害的天象异兆。

⑰祲厉于天：灾象上感云天。祲（jìn进），凶兆。厉，飞扬。

【译文】

秦王想用五百里土地换取鄢陵，鄢陵君拒绝不肯，派了唐且前去向秦王致歉。秦王说："秦国破韩灭魏，只有鄢陵君能保存住五十里的地方，我难道惧怕他的威势吗？我是赞赏他的仁义！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来交换鄢陵，鄢陵君竟然拒不接受，这是小看我。"唐且离开座位回答说："并不是这样的！那能够不以利害支配行动的人，就是鄢陵君。鄢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封地并保有它，即使千里之地也不能相抵，难道会看重五百里土地吗？"秦王生气地变了脸色，大怒说："你曾见过天子的发怒吗？"唐且说："不敢，也未曾见过。"秦王说："天子一发怒，就会死人百万，血流千里。"唐且说："大王曾见过贫贱之士发怒吗？"秦王说："贫贱之士发怒，不过是摘掉帽子光着脚，用头来撞地罢了。这有什么难知的！"唐且说："这只不过是村夫愚人的发怒罢了，并不是贫贱之士的发怒。那专诸刺杀吴王僚，慧星扫过月亮，流星白天出现；要离刺杀王子庆忌，苍鹰扑在高台上；聂政刺杀韩王的叔父，一道白气直冲太阳。这三个人都是贫贱之士的发怒，与我将成为四人。贫士满怀怒气没有发泄，将使灾象上感云天。贫士不发怒则罢，一发怒，两人倒地，血流五步。"说完马上用手握住他的匕首，站起来注视着秦王说："现在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秦王大惊失色，挺直身子说："先生请坐下，我明白了：秦国破韩灭魏，鄢陵君之所以只凭五十里土地保存下来，只是任用了先生的原故罢了。"

按：本《战国策·魏策》。《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七引作《新序》。

【原文】

12·5　齐攻鲁，子贡见哀公①，请求救于吴。公

曰："奚先君宝之用②？"子贡曰："使吴责吾宝而与我师③，是不可恃也。"于是以杨杆麻筋之弓六往④。子贡谓吴王曰："齐为无道，欲使周公之后不血食⑤。且鲁赋五百⑥，邾赋三百⑦，不识以此益齐，吴之利与，非与？"吴王惧，乃兴师救鲁。诸侯曰："齐伐周公之后，而吴救之。"遂朝于吴。

【注释】

①哀公：即鲁哀公，见1·5条注①。

②宝：宝物。指下文的"杨幹麻筋之弓"。

③责：求，索取。

④杨幹麻筋之弓：《校证》引诸说，以为当作"杨幹麋筋之弓"。即用杨木与麋鹿皮制成的强弓。

⑤血食：古代杀牲取血，用以祭祀祖先。

⑥赋五百：指军赋的数量。春秋时鲁成公推行"丘甲"兵赋制度，规定每丘出战车一辆，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丘，十六井，计144户）。"五百"似指五百丘所担负的兵赋。

⑦邾：即"邹"，鲁国境内附庸国名。见1·3条注①。

【译文】

齐国攻打鲁国，子贡谒见鲁哀公，请求向吴国求救。鲁哀公说："要用先王留下的什么宝物呢？"子贡说："假若吴国要索取我国宝物才派给我国救兵，这个国家就不可依恃。"于是子贡就带上六张杨木麋皮弓前往吴国。子贡对吴王说："齐国做出无理的事，想要使周公的后代不能再祭祀祖先。再说鲁国军赋五百丘，邾国军赋三百丘，不知道用这些来补益齐国，是对吴国有利呢，还是不利？"吴王感到恐惧，就发兵援救鲁国。诸侯说："齐国攻打周公的后代，吴国却援救它。"于是都到吴国朝拜。

【原文】

12·6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①，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称曰③："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②，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国乎？④"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可得使者。"仓唐曰："臣愿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凫⑤，好北犬。"于是乃遣仓唐緤北犬⑥、奉晨凫，献于文侯。仓唐至，上谒曰："孽子击之使者⑦，不敢当大夫之朝，请以燕闲⑧，奉晨凫敬献庖厨，緤北犬敬上涓人。⑨"文侯悦曰："击爱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仓唐而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为之变容⑩，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礼》，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毋偶，无所拟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⑪，则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⑫。"文侯自读《晨风》曰："鴥彼晨风⑬，郁彼北林⑭，未见君子，忧心钦钦⑮，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⑯，彼稷之苗⑰；行迈靡靡⑱，中心摇摇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

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于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敕仓唐以鸡鸣时至⑳。太子迎拜受赐㉑，发箧，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早驾，君侯召击也。”仓唐曰：“臣来时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赐击衣，不以为寒也。欲召击，无谁与谋，故敕子以鸡鸣时至。《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㉒，颠之倒之，自公召之㉓。’”遂西至谒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故曰：“欲知其子视其友，欲知其君视其所使。”赵仓唐一使，而文侯为慈父，而击为孝子。太子乃称《诗》曰：“‘凤皇于飞，哕哕其羽㉔，亦集爰止㉕；蔼蔼王多吉士㉖，维君子使，媚于天子㉗。’舍人之谓也。”

【注释】

①魏文侯：见2·5条注①。太子击：见8·22条注②。中山：见2·5条注⑰。

②舍人：官名。掌宫中之政。赵仓唐：生平不详，《史记·魏世家》称他为魏武侯（即太子击）之傅。

③问：音讯，信息。

④大国：即大都。这里指魏都。

⑤晨凫：野鸭。常在早晨飞翔，故名。

⑥緤（xiè泄）：系牲畜的绳子。这里用作动词，当拴系讲。

⑦孽子：庶子，非嫡妻所生之子。

⑧燕闲：安闲。这里指退朝后休息。

⑨涓人：宫中洒扫清洁的人，也泛指内侍。

⑩怵（chù触）然：惊惧的样子。

⑪斥带：大带。古人用丝制大带围于腰间，结在前面，两头垂下，又称为“绅”。

⑫《晨风》：《诗经·秦风》篇名。《黍离》：《诗经·王风》篇名。
⑬鴥（yù玉）：鸟疾飞貌。晨风：鹞鹰。
⑭郁：茂密貌。
⑮钦钦：忧思难禁貌。
⑯黍：黍子。离离：累累下垂貌。
⑰稷：即粟，小米。
⑱靡靡：缓慢。
⑲摇摇：心神不安的样子。
⑳敕（chì次）：国君的诏命。
㉑迎：原作"起"，据《校证》引《太平御览》改。
㉒颠倒衣裳：把上衣和下衣穿颠倒了。
㉓自公召之：以上引自《诗经·齐风·东方未明》。
㉔哕哕（huì会）：鸟飞的声音。
㉕亦集爰止：它们栖息在停下来的地方。爰，犹"所"。
㉖蔼蔼：犹"济济"，众多貌。吉士：贤士。
㉗媚：宠爱。以上见《诗经·大雅·卷阿》。

【译文】

魏文侯封太子击到中山国。过了三年，没有派使臣前来。舍人赵仓唐进见太子说："作为儿子，三年听不到父亲的信息，不能算孝顺；作为父亲，三年不过问儿子，不能说是慈爱。您为何不派人出使大都呢？"太子说："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了，但还未能找到可以出使的人。"仓唐说："我愿意奉命出使。不知魏文侯有什么嗜好？"太子说："父王嗜好野鸭和北方的猎犬。"于是就派仓唐拴上北方的猎犬，捧着野鸭，去进献给魏文侯。仓唐到了魏都，上书求见说："庶子击的使者，不配像大夫一样朝见，请求君侯在退朝休息时，奉上野鸭敬献给厨房，牵来北方猎犬敬献给内侍。"魏文侯高兴地说："击敬爱我，知道我爱吃什么，也知道我喜好什么。"于是召见仓唐，问他："击一向可好？"仓唐说："是的，是的！"像这样回答了几次，仓唐才说："君侯已让太子出外并封他中山国，您还称呼他的名字，这不符合礼制。"魏文侯感到吃惊并因此

变得严肃起来，又问他说："你的君主没有什么病痛吗？"仓唐说："我来的时候他还在堂上拜送这封书信。"魏文侯又回头指着左右的人问他："你的君主与他们相比，身高怎么样？"仓唐说："按《周礼》，拿人相比一定要与他同类。诸侯无人可以相提并论，没有谁能拿来比他。"魏文侯又问："与我相比，他的身高怎么样？"仓唐说："您赏给他外库的皮衣，都能穿，赏给他的大带，也不用再改作。"魏文侯又问："你的君主学习什么？"仓唐说："学《诗》。"魏文侯问："在《诗》中喜好哪些篇章？"仓唐说："喜好《晨风》、《黍离》。"魏文侯自己诵读《晨风》："那疾飞的鹞鹰，飞往茂密的北林，没有见到君子，满腹忧思难忍。怎么办呢怎么办？他忘了我没有一点恩情。"魏文侯说："你的君主认为我忘了他吗？"仓唐说："不敢。只不过时常思念您罢了。"魏文侯又诵读《黍离》："黍穗累累下垂，粟苗尚未吐穗。步行迟缓，心神不宁。了解我的知道我心忧，不了解我的以为我追求什么，悠悠苍天呀！这算是怎样的人呢？"魏文侯说："你的君主怨恨我吗？"仓唐说："不敢，只不过时时思念您罢了。"魏文侯于是派遣仓唐赏赐太子衣服一套，命仓唐在鸡叫时送到。太子迎接，跪拜领受赏赐。打开箱子。看见衣服，上衣下裳完全颠倒。太子说："赶快趁早驾车，君侯要召见我。"仓唐说："我回来时没有接受这样的命令。"子说："父王赏赐衣服给我，并不是认为我受冻了，想要召见我，又没有谁和他商量，所以命你在鸡叫时赶回来。《诗》上说：'东方天还未亮，倒穿上衣下裳；穿倒了上衣，穿反了下裳；因为主人召唤忙。'"于是太子便西去谒见魏文侯。魏文侯大喜，便置办酒宴并宣称说："疏远贤人而亲近所爱的人，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于是就派出小儿子挚，封他到中山国，并恢复太子击的地位。所以说："想要了解儿子就要看他交的朋友，想要了解君主就要看他所派遣的使者。"赵仓唐一出使，就使魏文侯变成慈父，并使击变成孝子。太子于是引《诗》说："'凤凰在飞翔，翅膀哕哕作响，栖息在停下的地方。王朝的贤士济济一堂，只供君子驱使，他们会取宠于天子。'说的就是舍人赵仓唐这样的事。"

按：本《韩诗外传》卷八，但文字多不同。

【原文】

12·7　楚庄王欲伐晋①，使豚尹观焉②。反，曰："不可伐也。其忧在上，其乐在下。且贤臣在焉，曰沈驹③。"明年，又使豚尹观，反，曰："可矣。初之贤人死矣，谄谀多在君之庐者。其君好乐而无礼，其下危处以怨上。上下离心，兴师伐之，其民必先反。"庄王从之，果如其言矣。

【注释】

①楚庄王：见1·21条注①。

②豚尹：《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楚官有扬豚尹宜。杜预注："扬豚邑大夫名宜。"据此，扬豚为邑名，尹为官名，其人名宜，又称豚尹。

③沈驹：人名，生平不详。

【译文】

楚庄王想要讨伐晋国，派豚尹去观察晋国的情况。豚尹回来说："还不能讨伐。晋国上层的人忧劳，下层的人安乐。况且还有贤臣在那里，名叫沈驹。"第二年，楚庄王又派豚尹前去观察晋国的情况。豚尹回来说："现在可以进兵了。当初的贤人已经死了，阿谀奉迎的小人大多在国君的宫廷中。晋君好作乐而无礼节，下层的人处境艰难而怨恨上层的人。上下不一条心，兴兵讨伐它，晋国的百姓一定首先反叛。"楚庄王听从了他的意见，果真像他说的那样。

按：《渚宫旧事》卷一引用此文。

【原文】

12·8　梁王赘其群臣而议其过①。任座进谏曰：

"主君国广以大，民坚而众，国中无贤人辩士，奈何？"王曰："寡人国小以狭，民弱臣少，寡人独治之，安所用贤人辩士乎？"任座曰②："不然！昔者齐无故起兵攻鲁，鲁君患之，召其相曰：'为之奈何？'相对曰：'夫柳下惠少好学③，长而嘉智④，主君试召使于齐。'鲁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于齐，齐不听。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也⑤，使之又何益乎？'相对曰：'臣闻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⑥。今使柳下惠于齐，纵不解于齐兵，终不愈益攻于鲁矣。'鲁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来，入门袪衣不趋⑦。鲁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谓饥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尝能以欢喜见子。今国事急，百姓恐惧，愿藉大夫使齐。'柳下惠曰：'诺。'乃东见齐侯。齐侯曰：'鲁君将惧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惧。'齐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鲁城芒若类失亡国⑧，百姓发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视若鲁君类吾国子，曰不惧，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惧者，以其先人出周，封于鲁，君之先人亦出周，封于齐。相与出周南门，刳羊而约曰⑨：'自后子孙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惧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齐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韦带之士，至解齐释鲁之难，奈何无贤士圣人乎？"

【注释】

①梁王：即魏王。赘（zhuì罪）：聚集。

②任座：战国时魏人，余事不详。

③柳下惠：即展禽，又名获，字季。春秋时鲁国大夫，鲁僖公时食邑柳下，谥“惠”，故名。

④嘉智：美好的智慧。

⑤布衣韦带之士：喻指贫寒人士。见12·4条注⑨。

⑥炮（páo跑）：烧烤。

⑦袪衣不趋：撩衣不急走。袪衣，举起，撩起；不趋，不以小步急走来表示敬意。

⑧芒若：同“茫然”。夫：原作“失”，据《校证》改。

⑨刳（kū枯）羊：剖羊。古代结盟杀羊立誓。

【译文】

魏王召集群臣议论他的过失。任座进谏说：“君主国土广大，百姓强悍而众多，国中没有贤人辩士，该怎么办？”魏王说：“我的国家小而且土地狭窄，百姓软弱臣子又少，我一个人就能治理它，要用那些贤人辩士干什么？”任座说：“不对！从前齐国无故起兵攻打鲁国，鲁君担忧这件事，召见他的国相说：‘对这件事怎么办？’国相回答说：‘那柳下惠从小就好学，长大后聪明多智，君主不妨召他出使齐国。’鲁君说：‘我是千乘大国之主，就是亲自出使到齐国，齐国也不会听的。那柳下惠只不过是一个穿布衣束皮带的寒士，让他出使齐国又有什么好处呢？’国相回答说：‘我听说：求不到火种，不能指望烤肉。现在让柳下惠出使到齐国，纵然不能使齐军解围，终究不会使齐国加紧攻打鲁国吧！’鲁君这才说：‘就这样吧。’国相立即派人召见柳下惠，柳下惠进来后撩衣缓行。鲁君离开座位起身说：‘我是所谓饿了才找粮食，渴了才挖井的人，未曾能在欢乐的时候接见你。现在国事紧急，百姓恐惧，希望借重大夫出使齐国。’柳下惠说：‘好吧！’于是就往东去谒见齐侯。齐侯问：‘鲁君已经害怕了吧？’柳下惠说：‘我的国君不害怕！’齐侯十分生气地说：‘我远看你们鲁国城邑渺茫得跟那即将灭亡的国家一样，百姓撤房砍树来抢修城墙；我看你们国君像我国的子民一样，还说不怕，这是为什么？’柳下惠说：‘我的国君之

所以不害怕.是因为他的祖先出自周室，封在鲁国；你的先王也出自周室，封在齐国。他们一起走出周国都的南门，剖羊盟誓说："今后子孙中敢有互相攻伐的人，让他受死罪像这剖开的羊一样。"我的国君当然因为有剖羊的盟约而不害怕。要不然，百姓不会不紧张。'齐侯于是就撤兵三百里。那柳下惠只不过是穿布衣束皮带的贫士，一到便使齐军解围免除了鲁国的危难，怎么能没有贤士圣人呢？"

按：本文载柳下惠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以为是展喜所说的话，不是展禽自己所为。

【原文】

12·9 陆贾从高祖定天下①，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及高祖时，中国初定②，尉佗平南越③，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佗椎结箕踞见陆生④。陆生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⑤，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惟汉王先入关，据咸阳⑥。项籍倍约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⑧，劫诸侯⑨，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⑩。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⑪，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⑫，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越则杀王以降汉，如

反覆手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⑬，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肖何、曹参、韩信贤⑭？”陆生曰：“王似贤。”复问：“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⑮，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⑯，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⑰，未尝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踦躯山海之间⑱，譬若汉一郡，何可乃比于汉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⑲！”乃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月⑳。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㉑，佗送亦千金。陆生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为太中大夫㉒。

【注释】

①陆贾：汉初楚国人，跟随刘邦建立西汉，有辩才。他曾两次出使南越，并劝丞相陈平深结太尉周勃，合谋诛诸吕，立汉文帝。著《新语》十二篇。　高祖：即汉高祖刘邦。汉朝的创立者，公元前202年至前195年在位。

②中国：指中原。

③尉佗：河北真定人，原名赵佗，南海尉死，代行南海尉职，故名尉佗。后自立为南越武王。南越：我国古代南方越人一支，也作南粤。属地在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北部。

④箕踞：伸腿按膝而坐，形状似箕，为傲慢不敬的表示。

⑤真定：战国时属中山国东垣邑，汉高祖时改名真定，在今河北保定市境内。

⑥咸阳：秦朝国都，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渭城旧址。

⑦项籍：字羽，秦朝下相人。曾响应陈胜起义反秦，破咸阳，自立为

西楚霸王，后与刘邦争夺天下，兵败垓下，逃至乌江自刎。　背约：违背盟约。指谁先入关中就立谁为王的约定。

⑧鞭笞：鞭打，这里指征伐。

⑨劫：攻掠。

⑩剖符通使：分授符信，遣使通问。

⑪屈强：同“倔强”，不顺从。

⑫夷种：《史记·陆贾传》作“夷灭”。

⑬蹶然：疾起貌。

⑭肖何：西汉沛人，秦时为沛吏，佐刘邦建立汉朝，官至丞相。　曹参：西汉沛人，秦末为沛县狱吏，佐刘邦灭项羽，封平阳侯。汉惠帝时继肖何为相。　韩信：秦末淮阴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拜为大将，多立战功，佐刘邦建汉，封为楚王，后降为淮阴侯，被吕氏所杀。

⑮丰沛：沛县丰邑，刘邦故乡。地在今江苏沛县境内。

⑯舆：众。《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听舆人之谋。”注：“舆，众也。”

⑰天地剖判：天地分离。古人认为天地原为一体。

⑱踦跂：同“崎岖”。

⑲何遽：怎么就。

⑳留与：原文作“与留”，今据《校证》乙正。

㉑橐中装：指珠宝之类。橐：盛物的袋子。

㉒太中大夫：官名，秦时置，汉沿秦制，掌议论。

【译文】

陆贾跟随汉高祖平定天下，被称为有口才的辩士，总在高祖身边，经常出使诸侯。到汉高祖称帝时，中原刚刚安定，尉佗平定了南越，便在那里自立为王。高祖派陆贾赐给尉佗印信，封他作南越王。陆贾到了南越，尉佗把头发结成椎状，伸腿按膝坐着接见陆贾。陆贾便劝说尉佗道：“您是中国人，亲戚兄弟的坟墓都在真定，现在您却违反本性，抛弃衣帽，想要凭着小小的南越与天子对抗，成为敌国，灾祸将很快降临到您的身上！再说那秦朝丧失了它的政权，诸侯豪杰同时起兵，只有汉王先入关中，占据了咸阳。项羽违背了先前的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都服从他，可说得上强盛到极点。但是汉王从巴蜀起兵，征伐天下，攻

掠诸侯，终于诛灭了项羽。五年之内，海内平安，这并不是靠人的力量，是上天要树立汉朝。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不帮助天下诛除强暴叛逆，将相们都想要调兵来诛灭您。天子怜惜百姓刚受劳乏困苦，打算让他们休养生息，派遣我来授给您印玺，分剖符信沟通往来。您应该出城迎接向北称臣。您竟想凭着刚刚缔造还不和顺的南越在这里逞强。汉朝如果真的知道您这样，就会挖掘焚烧您祖先的坟墓，夷灭您的宗族，派一副将率领十万军队来到南越，南越人就会杀死您而归降汉朝，这如同覆手翻掌一样的容易。”这时尉佗便很快站起身来，向陆贾道歉说：“我住在蛮夷地区很久了，太有失礼仪了。”便又问陆贾说：“我与肖何、曹参、韩信相比，谁更有才干？”陆贾说：“大王您好像更有才干。”尉佗又问：“我与皇帝相比，谁更贤明？”陆贾说：“皇帝从沛县丰邑起兵，讨伐暴秦，诛灭强大的楚霸王，替天下兴利除害，继承了五帝三王的事业，统治中国，中国的人以亿万来计算，土地方圆上万里，据有天下肥沃的地方，人多车多，万物丰盛富饶，政权由一家掌握，从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盛世。现在大王您人众不过几十万，都是蛮夷，处在崎岖的高山大海之间，好比汉朝的一个郡，怎么能够与汉王相比呢？”尉佗大笑说：“因为我不从中原起兵，所以在这里称王；假若我也处在中原，难道就比不上汉王！”于是尉佗十分赏识陆贾，挽留他，常在一起宴饮达数月之久。尉佗说：“南越国中没有人与我谈得来，直到你来，才让我每天都能听到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话。”尉佗赏赐给陆贾价值千金的珠宝，另外又赠送了千金。陆贾便拜尉佗为南越王，让他称臣遵守汉朝的约束。陆贾回朝报告了这一切，汉高祖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按：本《史记·陆贾传》。《汉书·陆贾传》也与此略同。

【原文】

12·10　晋、楚之君相与为好，会于宛丘之上①，

宋使人往之。晋、楚大夫曰："趣以见天子礼见于吾君②，我为见子焉。"使者曰："冠虽敝，宜加其上；履虽新，宜居其下。周室虽微，诸侯未之能易也。师升宋城③，臣犹不更臣之服也④。"揖而去之。诸大夫瞿然⑤，遂以诸侯之礼见之。

【注释】

①宛丘：地名，四周高中间低的一座土山，春秋时在宋国境内。地在今河南淮阳县东南。

②趣：通"促"，赶快。

③师升宋城：军队登上宋国城墙。升，登。意指进军宋国。

④臣犹不更臣之服：我还是不改变我的服装。意指不改变对周王室称臣的尊重态度。第一个"臣"字原文脱，今据《校证》补。

⑤瞿然：吃惊的样子。

【译文】

晋、楚两国的国君相互结为友好，在宛丘山上会盟，宋国派人前往。晋、楚两国的大夫说："你赶快以拜见天子的礼节去拜见我们的国君，我们才为你引见。"宋国使者说："帽子虽然破旧，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虽然是新的，也应该穿在脚下。周王室虽然衰微，诸侯谁也不能取代它。即使军队登上宋国城墙，我也不会改变向周王称臣。"说完拱拱手就离开了他们。这些大夫感到吃惊，终于按见诸侯的礼节使他进见。

【原文】

12·11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①，梁王之臣曰韩子②，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请为二三子惭之③。"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

冠，则以礼见；不冠，则否。”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④，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⑤，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爛然成章⑥，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意而安之⑦，愿假冠以见；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被衣出以见诸发，令逐韩子。《诗》曰⑧：“维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谓也。

【注释】

①诸发：战国时越国大夫，事如本文。

②韩子：生平不详。

③惭之：羞辱他，使他感到惭愧。

④冀、兖之州：冀州地在今河北、山西以及河南黄河以北，辽宁辽河以西一片地区。兖州地在今山东、河南黄河以南一带。

⑤屏（bǐng丙）：排斥。外蕃：指九州之外的蕃国。

⑥爛然成章：斑斓多彩。章，彩色。

⑦意而安之：如能对此心安理得。而，通“如”。

⑧《诗》曰：所引见12·6条注㉗。

【译文】

越国派遣诸发带一枝梅花送给魏王。魏王有个臣子名叫韩子，他看看左右的人说：“哪有用一枝梅花来赠送诸侯国君的呢？请让我替你们羞辱他。”于是他出宫对诸发说：“大王有命令：来客要戴上帽子才能以礼相见；不戴上帽子，就不能以礼相见。”诸发说：“那越国也是天子所封，不能住在中原地区，只好住在近海一带，赶走了外族人来作为自己居住的地方。但蛟龙又在那里与我国相争，因此剪除毛发彩绘身体，斑斓多彩，来摹仿龙王子孙，

为的是使水神逃避。现在贵国君王却命令戴上帽子才以礼相见，不戴帽子就不以礼相见。假如贵国的使者，有机会经过我国，我国的君王也会下命令说：'来客必须剪除毛发，彩绘身体，然后才接见他。'贵国对此将会如何？如果对此心安理得，我愿借顶帽子戴上，来拜见贵国君王；如果不能心安理得，请不要改变我国的习俗。"魏王听到了这番话，披衣出宫来接见诸发，命令赶走韩子。《诗经》上说："只有君子出使，才能受到天子的宠爱。"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按：《韩诗外传》卷八与此文略同。

【原文】

12·12 晏子使吴，吴王谓行人曰①："吾闻晏婴盖北方之辩于辞，习于礼者也。"命傧者②："客见，则称天子请见③。"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憱然者三④，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⑤，敢问吴王恶乎存⑥？"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⑦。"见以诸侯之礼。

【注释】

①行人：古代官名，掌朝觐聘问。
②傧者：引见宾客的人。
③请见：二字原脱，据《校证》引《晏子春秋》补。
④憱（cù处）然：不高兴的样子。
⑤不佞：无才，古代自谦之词。
⑥恶乎存：在哪里。恶（wū乌）乎，犹"于何"。
⑦夫差：见8·5条注②。

【译文】

晏子出使吴国，吴王对掌管朝觐的官员说："我听说晏子是北

方善于辞辩、熟习礼仪的人。"又命引见宾客的官吏说："有宾客求见，就宣称天子有请。"第二天，晏子有事求见，掌管朝觐的官员说："天子有请。"晏子一再显出不满的神色说："我奉了本国君王的命令，将要出使到吴王所在之地，但我愚昧迷乱而进入天子的朝廷，请问吴王在哪里呢？"这之后吴王只好说："夫差请先生进见。"晏子按拜见诸侯的礼仪进见吴王。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但人物时代似有舛误。

【原文】

12·13　晏子使吴，吴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蛮夷之乡，希见教君子之行①，请私而毋为罪。②"晏子憱然避位。吴王曰③："吾闻齐君盖贼以慢④，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对曰："臣闻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劳；大事不得，小事不为者，必贫；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门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岂能以道食人者哉⑤！"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讥晏子也，犹倮而訾高橛者⑥。"

【注释】

①希见教：很少见识。

②私：小便。《左传》襄公十五年："师慧过宋朝，将私焉。"

③吴王：原误作"矣王"，据《校证》引《晏子春秋》改。

④贼：坏。以：同"而"，连词。

⑤食（sì饲）人：以食与人。这里喻指教诲别人，用《诗经·小雅·绵蛮》："饮之食之，教之诲之"之意。

⑥倮：同"裸"。訾：讥笑。高橛者：把衣服掀得很高的人。橛，同"撅"，揭衣。

【译文】

晏子出使吴国，吴王说："我居住在僻远荒陋的蛮夷之乡，很少见识君子的德行，请让我小便而不要怪罪。"晏子不高兴地离开座位。吴王说："我听说齐君又坏又傲慢，又野蛮又残暴，你竟能容忍他，这太过分了吧？"晏子立即回答说："我听说：精细的事情不懂，粗笨的事情不能做的人，必定会劳苦；大事不能做，小事又不愿做的人，必定会贫困；大的方面不能招致人才，小的方面又不能到别人门上求谒的，必定会遭困顿。这就是我做官的原因。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能够用道义来教诲别人吗？"晏子出宫。吴王笑着说："今天我讥讽晏子，就像裸体的人嘲笑那衣服掀得很高的人一样。"

按：本《晏子春秋·外篇》。

【原文】

12·14　景公使晏子使于楚，楚王进桔置削①，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桔当去剖。②"晏子对曰："臣闻之，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桔柚不剖。今万乘无教③，臣不敢剖。不然④，臣非不知也。"

【注释】

①削：弯刀。

②去剖：去皮剖开。

③万乘：这里指楚王，说他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君。无教：表面上是说没有下令，实际上是讥讽楚王没有受过教化。

④不：原脱，依《校证》据《晏子春秋》补。

【译文】

齐景公派晏子出使到了楚国，楚王命人送上桔子并放有削皮的弯刀。晏子没有剖开就连皮一起吃了。楚王说："桔子应当

去皮剖开再吃。”晏子回答说：“我听说，在君主面前受赐的，瓜果桃李不削皮，桔子柚子不剖开。现在大王事先没有下令，我就不敢剖开。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会剖开的，我并非不懂得。”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12·15　晏子将使荆，荆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子，贤人也。今方来，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①？’曰‘坐盗。’②”于是荆王与晏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对曰：“坐盗。”王曰：“齐人固盗乎？”晏子反顾之曰：“江南有桔，齐王使人取之而树之江北，生不为桔乃为枳③。何以然者？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齐人居齐不盗④，来之荆而盗。得无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伤子，而反自中也。”

【注释】

①何坐：犯了什么罪。坐，犯罪。

②坐盗：“王曰”至此十七字原无，依《校证》引《晏子春秋》增。

③枳：树名。似桔树而矮小，果小味酸不能食，可入药。

④今：这。指代词。

【译文】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说这件事，就对左右的人说：“晏子是个贤人，现在就要来我国，我想要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左右有人回答说：“在他来了以后，我就捆绑一个人从大王

面前走过。大王问：‘这是什么人？’我就回答说：‘是齐国人。’大王又问：‘犯了什么罪？’我就说：‘犯了盗窃罪。’”当晏子来时，楚王与晏子站着谈话，就有一个人被绑着从楚王面前走过。楚王问：“这是什么人？”回答说：“是齐国人。”楚王问：犯了什么罪？”回答说：“犯了盗窃罪。”楚王说：“齐国人生来就盗窃吗？”晏子回头看着楚王说：“江南有桔树，齐王派人取来栽在江北，长不成桔树却变成了枳树。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那水土使它变成这样的。这个齐国人在齐国不会盗窃，来到楚国就盗窃，该不是水土使他这样吧！”楚王说：“我想要伤害你，反而中伤了自己。”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韩诗外传》卷十也载此事，文字不全同。

【原文】

12·16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①。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②。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③，张袂成帷④，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⑤，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贤，故宜使楚耳。”

【注释】

①延：引进，接待。

②道：同“导”，引导。此字原脱，据《校证》引《晏子春秋》补。

③临淄：齐国都城，在今山东临淄市北。三百闾：七千五百户。闾，古代以二十五家为一闾。这里概言齐都城人烟繁盛。

④张袂成帷：张开衣袖就能连成帷幕。袂（mèi妹）：衣袖。
⑤比肩继踵：肩靠着肩脚跟着脚。形容人多拥挤。

【译文】

晏子出使楚国。晏子身材矮小，楚国人在大门的旁边开了一道小门来接待晏子。晏子不从小门入，说道："出使到狗国，才从狗门进入。现在我出使楚国，不应当从此门进入。"引见宾客的官吏便重新引导晏子从大门入宫。拜见楚王后，楚王问晏子："齐国没有人吗？"晏子回答说："齐国的临淄有七千五百户，张开衣袖就能连成帷幕，挥洒汗水如同下雨，人多得肩靠肩脚挨脚，怎么会没有人？"楚王又问："既然这样，那又为什么要派你当使臣呢？"晏子回答说："齐国委派使臣各有特定的君主，那贤能的人就出使贤明的君主，不贤的人就出使不贤的君主。我是最不贤的了，所以只好出使楚国。"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12·17　秦楚毂兵①，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②，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毂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③？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④，子大夫试孰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⑤。

【注释】

①𣪘（gǔ古）兵：即“构兵”，指两军交战。

②衅钟：用血祭钟。

③错秦相楚：使秦国出错来帮助楚国。

④议：同“义”，原则。

⑤造命：造化命运。

【译文】

秦楚两国交战，秦王派人出使楚国。楚王派人戏弄秦国使者说：“你这次来占卜过吗？”秦国使者回答说：“占卜过。”楚人问：“占卜的结果是什么？”秦使回答说：“吉利。”楚人说：“唉！太严重了，你们国家竟没有占卜的良龟！楚王正要杀你来祭钟，哪有什么吉利可言！”秦使说：“秦楚两国交战，我的大王派我先来察看情况。如果我死了不能回去，那么我们大王就知道警惕戒备，整顿统一军队来防御楚军，这就是我认为的吉利。再说如果死人没有知觉，又何必用来祭钟？如果死者有知觉，我难道会使秦国出差错来帮助楚国吗？我将会使楚国的钟鼓发不出声响，那么楚国就将无法整齐统一它的士卒并治理君王的军队。那杀死别国使臣，灭绝别国谋士，不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原则。大夫不妨仔细想想这个道理。”楚国的使者将此情况报告楚王，楚王就赦免了秦国的使者。这就是所说的造化与命运。

按：《左传》昭公五年所记与此略同，但交战双方是吴、楚两国。

【原文】

12·18　楚使使聘于齐，齐王飨之梧宫①。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汉之鱼吞舟，大国之树必巨②，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齐，遵洛路③，渡济桥④，焚雍门⑤，击齐左而虚其右，王歜绝颈而死

于杜山⑥，公孙差格死于龙门⑦，饮马乎淄渑⑧，定获乎琅邪⑨，王与太后奔于莒⑩，逃于城阳之山⑪。当此之时，则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陈先生对之。”陈子曰⑫：“臣不如刁勃⑬。”王曰：“刁先生应之。”刁勃曰：“使者问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为无道加诸申氏⑭，杀子胥父与其兄，子胥被发乞食于吴，阖闾以为将相⑮。三年，将吴兵，复仇乎楚，战胜乎柏举⑯，级头百万⑰，囊瓦奔郑⑱，王保于随⑲。引师入郢⑳，军云行乎郢之都㉑。子胥亲射宫门，掘平王冢，笞其坟，数以其罪，曰：‘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士卒人加百焉㉒，然后止。当若此时，梧可以为其柎矣㉓！”

【注释】

①飨：设宴款待。梧宫：齐国的行宫。

②树：建造，建筑物。

③洛路：路名，未详所在。

④济桥：桥名，未详所在。

⑤雍门：齐国都的城门。

⑥王歜：见4·21条注③。杜山：齐国山名，参见4·21条。

⑦公孙差：生平不详。

⑧淄渑：二河名。淄水源出山东莱芜县东北，流经临淄城东；渑水，一名汉溱水，也流经临淄城东。

⑨定获：攻克获胜。琅邪（láng狼yá牙）：一作“瑯邪”、齐国邑名，在山东诸城县东南一百五十里处。

⑩莒（jǔ举）：春秋时齐邑。

⑪城阳：山名，在莒邑境内，今山东濮县东南。

⑫陈子：齐国大夫，事未详。

⑬刁勃：齐国大夫，事未详。

⑭申氏：即伍氏。《吴语》、《越绝书》均称伍子胥为“申胥”。参见

8·10条注。

⑮阖闾：即“阖庐”，参见8·5条注。

⑯柏举：地名，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

⑰级头：斩首。

⑱囊瓦：字子常，楚平王时为令尹。平王卒立昭王，后吴伐楚，三战不胜，逃奔郑国。

⑲随：原为周列国名，被楚成王所灭，成为楚邑。

⑳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东南。

㉑云行：云集，聚集。

㉒人加百焉：每人在楚平王坟上加一百鞭。

㉓柎（fū夫）：花托或草木子房，这里比喻可以避难的处所。

【译文】

楚国派遣使者到齐国作友好访问，齐王在梧宫设宴款待楚国使国。楚使说：“梧宫真大啊！”齐王说：“长江、汉水的鱼可以吞下船只，大国的建筑必然规模宏大，使者何必对此感到惊奇呢？”楚使说：“从前燕国进攻齐国，沿着洛路，渡过济桥，焚烧雍门，攻击齐国左翼而让开齐国右翼，王歜在杜山断颈而死，公孙差在龙门格斗而死，燕军在淄水渑水饮马，在琅邪大获全胜。齐王与太后逃奔到莒邑，又逃到城阳山上。在那个时候，梧宫的宏大又如何呢？”齐王说：“陈先生回答他。”陈子说：“我不如刁勃的口才。”齐王说：“那刁先生就回答使者。”刁勃说：“使者问的是梧宫的寿命吗？从前，楚平王做了些昏庸无道的事，施加到申胥身上，杀死子胥的父亲和他的兄长。子胥披发讨饭到了吴国，阖闾让他作了将相。过了三年，子胥率领吴军，向楚国复仇。在柏举取胜，斩首百万，楚国令尹囊瓦逃奔郑国，楚王退保随邑。伍子胥引军进入郢都，吴军云集在郢都。子胥亲自放箭射向楚王宫门，挖掘楚平王的墓地，鞭打他的坟墓，数说他的罪过，说：‘我的先人无罪却被你杀死！’士卒每人在楚平王的坟上加抽一百鞭，然后才罢休。在那个时候，梧宫可以作为楚王的避难所。”

【原文】

12·19　蔡使师强、王坚使于楚①，楚王闻之曰："人名多章章者②，独为师强、王坚乎？趣见之，无以次③。"视其人状，疑其名，而丑其声，又恶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无人乎？国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国可伐也；端以此人试寡人乎④？国可伐也。"故发二使见三谋伐者，蔡也。

【注释】

①蔡：周列国名，周武王同母弟叔度的封地。故地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师强、王坚：二人事不详。

②章章：显明。

③次：止，停留，引申为迟缓。

④端：特地。试：原文作"诫"，今据《校证》改。

【译文】

蔡国派遣师强、王坚出使到楚国。楚王听到使者的姓名便说："人的姓名大多是能显明自己品格的，单单会有叫做师强、王坚的吗？立即召见他们，不要迟缓。"召见后，细看那二人的形状，怀疑他们的姓名，并觉得他们的声音难听，又厌恶他们的容貌。楚王大怒说："这个蔡国没有人了吗？那它的国家就该被攻伐了；是有人不派遣吗？它的国家也该被攻伐；特地要用这二人来试探我吗？那它的国家也该被攻伐。"那派出两个使者却给楚国造成三种谋图攻伐借口的，就是蔡国。

【原文】

12·20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①，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②。简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谋

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为相③，史䲭佐焉④；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⑤：‘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⑥；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简子按兵而不动耳。

【注释】

①史黯：见8·36条注②。

②六月：原作“六日”依卢文弨引《北堂书钞》改。

③蘧伯玉：见6·18条注①。

④史䲭：春秋时卫国大夫，字子鱼，亦称史鱼。曾以尸谏卫灵公用蘧伯玉。

⑤《易》曰：以下引自《周易·涣卦·六四》。

⑥众：原文误作“象”，今据《校证》改。

【译文】

赵简子准备袭击卫国，派史黯前去窥探卫国的情况，史黯预计要一至六个月的时间才能返回。赵简子问他：“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史黯说：“想要得到利益却受到损害，这是因为不明瞭情况。现在蘧伯玉做了卫相，史䲭辅佐卫君；孔子在那里做宾客，子贡在卫君跟前受使唤，言听计从。《易》上说：‘涣其群，元吉。’‘涣’的意思就是贤能；‘群’的意思就是人多；‘元’的意思就是吉利的开始。‘涣其群元吉’的意思，讲的就是他的辅佐臣子中有很多贤人。”赵简子于是就按兵不动了。

按：本《吕氏春秋·召类篇》。《淮南子·主术篇》所记与此略同。

【原文】

12·21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侯①，毋择行

道失之，徒献空笼见齐侯，曰：“寡君使臣毋择献鹄，道饥渴，臣出而饮食之，而鹄飞冲天，遂不复反。念思非无钱以买鹄也，恶有为其君使轻易其弊者乎②？念思非不能拔剑刎颈，腐肉暴骨于中野也，为吾君贵鹄而贱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陈蔡之间也，恶绝两君之使。故不敢爱身逃死，来献空笼。唯主君斧质之诛。”齐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贤于鹄远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愿献子大夫以为汤沐邑。③”毋择对曰：“恶有为其君使而轻易其弊，而利诸侯之地乎④？”遂出不反。

【注释】

①毋择：人名，生平不详。 鹄（hú胡）：天鹅。

②轻易其弊：轻易地丢失了国君的礼物。弊通“币”。

③汤沐邑：天子赐给诸侯的封邑，后泛指收取赋税的供养地。

④利：以……为利。意动用法。

【译文】

魏文侯派遣舍人毋择献天鹅给齐侯。毋择走在路上丢失了天鹅，只好去献上空笼。他见到齐侯说：“我的国君派我来敬献天鹅，在路上天鹅饥渴，我放它出来饮水喂食，天鹅却一飞冲天，终于不再返回。仔细想来并非无钱再买天鹅，但哪有为自己君主出使却轻易地丢失了他的礼物的呢？仔细想来并非不能拔剑自刎，在荒野抛尸露骨，但这样别人会认为我的君主看重天鹅而轻贱士人。仔细想来也并非不敢逃跑到陈、蔡两国去，但担心断绝了两国的往来。所以我不敢爱惜性命而逃避死罪，只好来献上空笼，任凭君主刀砍斧劈。”齐侯十分高兴地说：“我今天能得到你这三句话，比得到天鹅强多了。我在都城郊外有土地百里，愿奉送给你作为生活供养的封邑。”毋择回答说：“哪有为自己君主出

使，却轻易地丢失了他的礼物，又为私利而接受诸侯土地的呢?”于是走出齐宫再也不返回。

按：《韩诗外传》卷十载此事，又见褚先生补《史记·滑稽列传》，但使者姓名各异。

说苑卷十三　权谋

【题解】

权谋，指权衡时势随机应变，分别轻重趋利避害的谋略，本卷共四十八则，第一则可以看作是全卷的序言，其后四十七则中除有一则为西汉宣帝时轶事外，均为春秋战国时轶事。在第一则里，作者指出权谋的重要作用在于“万举而无遗筹失策”，即只要谋虑周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稳操胜券，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权谋的重要方法是集中众人的智慧，“兼听独断”。作者还把权谋分为“知命”和“知事”两种。他认为能预见存亡祸福、盛衰废兴、防患于未然的就是“上谋知命”；能预见事物的得失成败及最后结局的便是居其次的“知事”。权谋从道义上则可分为“正”、“邪”两类。作者认为“君子之谋正，小人之谋邪”。出自公心，为百姓忠诚尽力是正义的；为私利而欺诈百姓就是邪恶的。正义的必定胜利兴隆，邪恶的必定失败灭亡。最后作者重申谋虑时必须察知事物的正反两面，方能做到“百举而不陷”。其后的四十七则轶事都是以上观点的例证，其中除有九则是关于设计攻伐、害人获利的事例外，大多是当时贤臣良佐预言存亡祸福、盛衰兴亡而后被证实的事例。以上论述和事例含有一定的朴素辩证法因素和民主性精华的成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原文】

13·1　圣王之举事，必先谛之于谋虑①，而后考之于蓍龟②。白屋之士③，皆关其谋；刍荛之役④，咸尽

其心。故万举而无遗筹失策。《传》曰："众人之智，可以测天。兼听独断，惟在一人。"此大谋之术也。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若此人者，居乱世则不害于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则必得天下之权。彼知事者亦尚矣，见事而知得失成败之分，而究其所终极，故无败业废功。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也⑤。"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权谋之术？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夫诈则乱，诚则平。是故尧之九臣诚而兴于朝⑥，其四臣诈而诛于野⑦。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知命知事而能于权谋者，必察诚诈之原，而以处身焉，则是亦权谋之术也。夫知者举事也⑧，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⑨，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⑩。

【注释】

①谛：细察。

②考：考察、求证。　蓍龟：指卜筮。蓍草和龟甲是古代卜筮的用具。

③白屋之士：指贫士。古代平民住房不彩绘，故称白屋。

④刍荛之役：割草打柴的奴仆。

⑤可与适道二句：可以同他一起达到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通权达变。皆引自《论语·子罕》，有删节。

⑥九臣：参见1·13条。

⑦四臣诈而诛：四臣，指舜时四个恶人，又称为"四凶"。舜流共工于幽

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③知：同“智”。

⑨豫：事先防备。

⑩陷：过失、挫折。

【译文】

圣明的帝王做事情，一定要首先从谋略上仔细思虑，然后通过卜筮来考察。白屋的贫士，都参与他的谋划；割草砍柴的奴仆，也要尽心竭力。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失算失策。古书记载说：“众人的智慧，能够预测上天的旨意。应多听取众人的意见，独立地决断则全凭一人。”这就是谋划大事的方法。智谋有两种：上等的智谋懂得事物穷通的规律，次一等的知道事物的发展变化。懂得穷通规律的人，能预见存亡祸福的本原，预知盛衰废兴的起始。坏事在未萌生时，就预防它；灾难在未形成时，就设法避免。像这样的人，处在乱世不会损害他自身，处在太平盛世就一定能掌握天下的权柄。那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人也算高明的了，遇事能知道得失成败的区别，并追寻它最终的结果，所以不会使事业荒废和失败。孔子说：“能够同他一起达到某种成就的人，但不一定能够同他一样通权达变。”如果不是懂得穷通规律，知道事物的发展变化，哪又怎么能实行权谋的方法呢？权谋有正派的也有邪恶的。君子的权谋是正派的，小人的权谋就是邪恶的。那正派人的权谋是为了公众，所以他为百姓尽心，对国家忠诚；那邪恶的人好谋私利，所以他对百姓就欺诈。欺诈就会造成祸乱，忠诚就会太平。因此尧的九个臣子忠诚朝廷就兴旺，舜的四个恶臣奸诈就被诛灭在荒野。忠诚的人兴隆并延伸到后代，奸诈的人在他自身就会遭毁灭。懂得事物穷通规律和发展变化并擅长权谋的人，一定要详察忠诚与奸诈的本原，并以此立身处世，这也是权谋的方法。那有智慧的人做事情，盈满时就想到会溢出，平坦处就想到险阻，安定时就想到危亡，曲折处就想到端直。由于注重预先防备，唯恐考虑不周到，因此做什么事情也不会受挫折。

按：从“夫知者举事”以下，见《荀子·仲尼篇》。

【原文】

13·2　杨子曰①：“事之可以之贫②，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仆子曰③：“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注释】

①杨子：名朱，字子居，战国时魏人，后于墨翟，后于孟轲。他的学说重在爱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与墨子“兼爱”正好相反。同时被当时儒家斥为异端，著述不传，散见诸子所引。

②之贫：犹言“贫之”，使人贫穷。贫，使动用法。下文“之富”、“之生”、“之死”同此。

③仆子：此人不详。

【译文】

杨子说：“遇事能够使人贫穷，也能使人富有，会妨害人的品行；遇事能够使人生存，也能够使人死亡，会妨害人的勇气。”仆子说：“杨子虽然有智慧，却不懂得天命。所以他的智慧常使人疑惑。”人们说：“懂得天命而不疑惑的人，就是晏婴。”

【原文】

13·3　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犊犨①，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则天下可图也。”于是乃召泽鸣、犊犨，任之以政而杀之。使人聘孔子于鲁。孔子至河，临水而观，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于此，命也夫！”子路趋进曰：“敢问奚谓也？”孔子曰：“夫泽

鸣、犊犨，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之未得志也，与之同闻见；及其得志也，杀之而后从政。故丘闻之：刳胎焚夭②，则麒麟不至；干泽而渔，则蛟龙不游③；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丘闻之，君子重伤其类者也。”

【注释】

①泽鸣、犊犨（chōu抽）：《校证》引《史记》、《汉书》认为即鸣犊、窦犨，此二人皆为晋国贤大夫。

②刳胎焚夭：剖腹取胎、烧炙幼畜。

③则：此字原脱，据《校证》依文例补。

【译文】

赵简子说：“晋国有泽鸣，犊犨二人，鲁国有孔丘。我杀掉这三个人，就可以图谋天下了。”于是他就召见泽鸣、犊犨二人，将政事委任给他俩后又杀死了他们。他又派人到鲁国聘请孔子。孔子到了黄河边，站在水边观看，说：“浩浩荡荡的河水真美呀！我不从这里渡过，是命运的安排啊！”子路立即上前问道：“可以请教先生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孔子说：“那泽鸣、犊犨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还未掌权时，与他二人见识相同；到赵简子得志时，就杀掉他们再执掌国政。我听说：剖腹取胎烧炙幼畜，麒麟就不会到来；弄干大泽捕鱼，蛟龙就不会游来；翻转鸟巢打破鸟蛋，凤凰就不会飞来。我还听说，君子对他同类的不幸遭遇特别伤感。”

按：事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困誓篇》、《孔丛子·记问篇》：《琴操》，又见《三国志·魏志·刘廙传》注所引《新序》，而记载较本文更详。

【原文】

13·4　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

周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釐王庙也①。”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②。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釐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③，宫室舆马奢侈，不可振也④。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庙乎？”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⑤。”左右人报曰：“周釐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

【注释】

①釐王：即周釐王，名胡齐，公元前681年至前677年在位。

②皇皇二句：伟大的天帝，它的命令不会差错。忒（tè特），差错。此二句连下二句均不见今本《诗经》。

③玄黄：黄色与黑色。古代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附会王朝的命运，称为五德。并以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黄之五色来配五德。比如周为火德，那就该崇尚赤色。文中说周釐王改变了周朝文、武二先王崇尚赤色的制度，而代之以黑色和黄色，是指他改变了周朝的德运。

④振：挽救，阻止。

⑤章：同“彰”，显明、暴露。

【译文】

孔子与齐景公一起闲坐。左右的人报告说：“周王派了使者来，说周庙被火烧了。”齐景公出去问道：“是哪一个周庙？”孔子说：“是周釐王的庙。”景公问：“你凭什么知道是周釐王的庙被烧？”孔子说：“《诗》上说：‘伟大的天帝，它的命令不会有差错。上天对待人，一定要回报有德行的人。’灾祸也会像这样。那周釐王改变文王、武王的制度而大兴黑色和黄色服饰，宫室车

马极其奢侈，不可劝阻。所以上天降灾给他的祭庙，因此知道他的祭庙被烧。”齐景公问：“上天为什么不降灾给他本身而降灾给他的祭庙呢？”孔子说：“上天是因为文王的原故。假若降灾给他身上，文王的后代岂不是就断绝了吗？因此降灾给他的祭庙，来暴露他的过错。”左右的人报告说：“烧的是周釐王的庙。”齐景公大惊，起身对孔子拜了两拜说：“好啊！圣人的智慧？哪有不博大的呢！”

按：《孔子家语·六本篇》用此文。

【原文】

13·5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①，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以问管仲。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歖②！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③，意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④。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傧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⑤。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⑥，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缞绖之色⑦；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⑧。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⑨，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虑小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谋，不能隐。圣人之听于无声，视于无

形，东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禄而礼之。”

【注释】

①莒：周小国名，嬴姓，子爵。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地在今山东莒县。

②歖（xī喜）：通“嘻”，表示惊讶的叹词。

③柘杵：用柘木做成夯土用的杵。

④东郭垂：春秋时齐国处士，事如本文。

⑤分级而立：在台阶中间站立。分，半；级，石阶。

⑥优然：安闲自得貌。

⑦縗绖：古代丧服。縗（cuī摧），披在胸前的麻布条；绖（dié迭），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带。

⑧兵革：兵器和盔甲，这里借指战争。

⑨吁而不吟：嘴上是发“吁”音的口形但不见闭口。吟（jìn禁），通“噤”，闭口。

【译文】

齐桓公与管仲在一起策划攻打莒国的事，密谋尚未公布便传遍了都城。齐桓公感到奇怪，便询问管仲。管仲说：“都城中一定出了圣人。”齐桓公惊叹说：“嘻！那天服役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拿着木杵向上望，想来也许是他吧？”齐桓公于是命令那天服役的人重新服役，不准互相替代。不一会，东郭垂就来了。管仲说：“这一定是那个人。”于是就命令引见宾客的小吏引他进宫，在台阶的中间站立。管仲问他：“你就是说要攻打莒国的人吗？”东郭垂答说：“正是。”管仲又问：“我没有说过要攻打莒国，你为什么说要攻打莒国？”东郭垂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猜测。我个人私下这样猜测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攻打莒国，你凭什么这样猜测呢？”东郭垂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安闲自得欢乐的人，能显出喜听钟鼓之乐的脸色；凄凉冷清孤寂的人，能显出居丧时哀愁的脸色；意气奋发激昂的人，能显出激战时奋勇的脸色。前些天，我远看您在高台上，意气奋发，满怀激情，

这就是激战时的脸色。您嘴上似乎发出‘吁’音但未闭口，所说的应该是莒国的事；您抬起手臂所指的方向，正对着莒国。我私下想到小诸侯国还未归服的，那就只有莒国吧？所以我说将要攻打莒国。”君子说：“大凡耳朵是凭声音来听知的。现在没有听到声音，而是凭着面容与手臂。这说明东郭垂可以不用耳听就能闻知事情。齐桓公、管仲虽然善于谋划，却不能保密。圣明的人能在无声中听到声音，能在无形中看见事物，东郭垂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齐桓公便给他优厚的俸禄，并且礼待他。”

按：本《管子·小问篇》及《吕氏春秋·重言篇》、《韩诗外传》卷四，又见《论衡·知实篇》、《金楼子·志怪篇》。

【原文】

13·6　晋太史屠余见晋国之乱①，见晋平公之骄而无德义也②，以其图法归周③。周威公见而问焉④，曰：“天下之国，其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说。对曰：“臣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当。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多怨。曰：‘是何伤？’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兴。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晋先亡。”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余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踦⑤，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余而问曰：“孰次之？”屠余不对，威公固请。屠余曰：“君次之。”

威公惧，求国之长者，得锜畴、田邑而礼之⑥，又得史理、赵巽以为谏臣⑦，去苛令三十九物⑧。以告屠余，屠余曰："其尚终君之身。臣闻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之极谏之士，国之亡也，天与之乱人与善谀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⑨。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注释】

①太史：官名。商、周时为史官之长。　屠余：春秋时鲁人，事如本文。

②晋平公：见1·1条注①。本条所记人物、年代，与史实多不相合，《校证》以为"平公"系"出公"之误。

③图法：图册和历法。"图"原作"国"，据《校证》改。周：东周王室。

④周威公：见3·20条注②。

⑤切踦：依偎在一起。切，亲近；踦，偏向一边。

⑥錡畴、田邑：均周威公时贤士，事如本文。

⑦史理、赵巽（xùn逊）：均为周威公时谏官，事如本文。

⑧物：事。

⑨周乃分为二：公元前363年，周威公死，公子根争位，得韩、赵两国支持，其封国分裂成为西周、东周两个小国。东周都巩（今河南巩县）。

【译文】

晋国太史屠余，看见晋国政治混乱，又见晋平公骄横不讲仁义道德，就带上晋国的图册历法回到洛阳周王室。周威公看见他就问他："天下的国家哪一个先灭亡？"屠余回答说："晋国先亡。"周威公问他理由，他回答说："我不敢直说，就用天降灾，日月星辰的运行很不正常来暗示晋平公。晋平公却说：'这又能怎么样？'我又用国内许多事情不合道义，百姓怨声载道来启示他，他却说：

'这有什么妨害?'又用邻国不信服,贤才良士不兴盛来启发他,他却说:'这有什么损害?'这人不知道为什么国家能生存,为什么会灭亡,所以我说晋国会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真的灭亡了。周威公再次见到屠余并问他,说:"哪一国在晋国之后灭亡?"屠余回答说:"中山国在晋国之后灭亡。"周威公问他原由,他说:"上天降生了人,让他们互相有区别。有区别,是人类社会的原则,这也是人不同于禽兽麋鹿的地方,是用来建立君臣上下关系的依据。中山国的习俗,把白天当黑夜,以夜晚继续白天,男女依偎亲近,当然就不能休养生息。在欢乐中放荡淫乱,唱歌喜好悲哀之声,他们的君主却不知道痛恨。这就是亡国的歌声。所以我说中山国将在晋国之后灭亡。"过了两年,中山国真的灭亡了。周威公又去见屠余并问他说:"哪一国又在中山国之后灭亡?"屠余不回答。周威公坚持请他回答。屠余这才说:"您的国家将在中山国之后灭亡。"周威公感到恐惧,寻求国内年高德重的人,得到錡畴、田邑并礼待他们。又得到史理、赵巽二人做谏臣,废除苛刻的法令三十九件。然后周威公将此告诉屠余。屠余说:"这也许还能维持完您这一代。我听说国家的兴盛,上天会送给他贤人,并给他直言极谏的人;国家将要灭亡时,上天给他捣乱的人和善于阿谀奉迎的人。"周威公死后,九个月不能下葬,他的西周就分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因此有道德的人所说的话,不能不重视。

按:本《吕氏春秋·先识篇》。

【原文】

13·7　齐侯问于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对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对曰:"地侵于齐,货竭于晋,是以亡也。"

【译文】

齐侯问晏子说:"在当今的形势下,哪一个诸侯最危险?"晏子

回答说："莒国快要亡了吧！"齐侯又问："什么原故呢？"晏子回答说："它的土地被齐国侵占，财物被晋国榨尽，因此它快要灭亡了。"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原文】

13·8　智伯从韩魏之兵以攻赵①，围晋阳之城而溉之②，城不没者三板③。絺疵谓智伯曰④："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对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板，臼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谓韩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必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将胜矣，夫二家虽愚，不弃美利而背约为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必为赵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于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智伯出，欲杀絺疵，絺疵逃。韩魏之君果反。

【注释】

①从：使……跟从，使动用法。

②溉之：引水灌城。

③三板：六尺高。板，古代筑墙用的框板，每板高二尺。

④絺疵：据《姓氏急救篇》，周有絺邑，"絺"是以邑为氏，余事未详。

【译文】

智伯让韩魏两家的军队跟从他攻打赵氏，围困晋阳城后又用水灌城，城墙还有六尺高未被淹没。絺疵对智伯说："韩魏的君主

一定会反叛了。”智伯问：“你凭什么知道他们会反叛我？”絺疵回答说：“如果战胜赵氏就可以三家平分他的土地。现在城墙只有六尺高未被淹没，城内舂臼锅灶长出了青蛙，人马互相吞食，城池很快就要投降了，韩魏两家的君主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面带忧色，这不是将要反叛又是什么呢？”第二天，智伯对韩魏的君主说：“絺疵说你们将要反叛。”韩魏的君主说：“这次一定要战胜赵氏并且三家平分他的土地。现在攻城已快胜利了，我们两家虽然愚蠢，但也不会放弃优厚的利益而背弃盟约，去做那难以办到的事情，这形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絺疵一定是替赵氏来游说你的，并且要使你怀疑我们两家君主的忠心，放松对赵氏的进攻。现在你听信了小人的话，而背弃了与我们两家的交情，我们为你惋惜。”智伯出来后，想要杀死絺疵，絺疵逃走了。韩魏两家的君主后来真的反叛了智伯。

按：本《战国策·赵策》，又见《韩非子·十过篇》。

【原文】

13·9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①。孔子闻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后一年而亡。弟子问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将亡也？”孔子曰：“祭之为言索也②。索也者，尽也③，乃孝子所以自尽于亲也。至祭而亡其牲，则余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将亡也。”

【注释】

①公索氏：鲁国大夫。

②祭之为言索也：“祭”的意思就是索取。

③索也者，尽也：“索”的另一意思就是“尽”。《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索，即尽。

【译文】

鲁国公索氏将要祭祀，却丢失了供祭祀用的牺牲。孔子听说这件事，便说："公索氏再过三年，就一定会灭亡了。"后来，一年之后就灭亡了。弟子问孔子说："从前公索氏丢失了祭牲，先生说：'等到三年他就一定会灭亡。'现在刚满一年就灭亡了。先生凭什么知道那公索氏将要灭亡呢？"孔子说："祭祀先祖是为了求索。'索'的另一含义就是'尽'。就是说孝子将尽其所有来祭祀先祖亲人。到祭祀时却丢失了祭牲，那么其它丢失的东西就更多了。我因此知道公索氏将要灭亡了。"

按：《孔子家语·好生篇》用此文。

【原文】

13·10　蔡侯、宋公、郑伯朝于晋，蔡侯谓叔向曰①："子亦奚以语我？"对曰："蔡言地计众②，不若宋、郑。其车马衣裘，侈于二国。诸侯其有图蔡者乎？"处期年，荆伐蔡而残之③。

【注释】

①叔向：见5·15条注②。

②言地计众：论土地计人口。

③残之：灭掉了它。公元前447年，楚惠王灭蔡。

【译文】

蔡侯、宋公、郑伯到晋国朝拜。蔡侯对叔向说："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叔向回答说："蔡国论土地计人口，都不如宋国和郑国。但君主的车马和服饰，却比这两国奢侈得多。诸侯当中也许有人会图谋蔡国的吧？"过了一年，楚国攻打蔡国并灭掉了它。

【原文】

13·11　白圭之中山①，中山王欲留之，固辞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又辞而去。人问其辞，白圭曰“：二国将亡矣！所学者国有五尽：故莫之必忠②，则言尽矣；莫之必誉，则名尽矣；莫之必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则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毋幸必亡③。中山与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与齐也，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也。其患在不闻也，虽闻又不信也。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

【注释】

①白圭：战国时有两人名白圭，一为周人，此为魏人，名丹，魏文侯时为相。

②莫之必忠：没有人一定对它忠诚。下文例同此。

③毋幸：没有希望。

【译文】

白圭到了中山国，中山国的君王，想要挽留他，他坚决地拒绝后离开了。他又到了齐国，齐国君王也想要挽留他，他又辞拒后离开了。有人问他拒绝的原因，白圭说：“这两个国家将要灭亡了。从我所学的知识知道国家有五种情况就会完结：那就是没有谁一定会忠诚于它，那么就无人进言了；没有谁一定要称赞它，那么它的名声就完结了；没有谁一定要爱戴它，那么它就失去了所有亲近的人了；外出的人没有干粮，住家的人没有食物，那就是财物枯竭了；不能任用别国人，又不能用本国人，那就是功业完结了。国家有这五种情况的，就没有什么希望，一定会灭亡。中山国与齐国都存在这五种情况。”假若中山国与齐国听说这“五

尽”，并且努力改变它，就一定不会灭亡。它们的毛病在于没有听说这“五尽”，即使听说了也不相信。这样看来，作为君主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罢了。

按：本《吕氏春秋·先识篇》。

【原文】

13·12　下蔡威公闭门而哭①，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旁邻窥墙而问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曰：“何以知也？”应之曰：“吾闻病之将死也，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也，不可为计谋。吾数谏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国之将亡也。”于是窥墙者闻其言，则举宗而去之楚②。居数年，楚王果举兵伐蔡。窥墙者为司马，将兵而往，束虏甚众③，问曰：“得无有昆弟故人乎④？”见威公缚在虏中，问曰：“若何以至于此⑤？”应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闻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为主，我为役。吾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窥墙者乃言之于楚王，遂解其缚，与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注释】

①下蔡：春秋时蔡邑，亦名州来，后归楚。在今安徽凤台县。　威公：人名，非蔡国国君，生平不详。

②举宗：带领整个宗族的人。

③束：原作“来”，据《校证》引《太平御览》改。

④昆弟故人：亲戚友好。

⑤若：你，人称代词。

【译文】

下蔡的威公关上门哭泣，哭了三天三夜，泪流干了又流出血来。紧邻从墙上窥探并问他说："你什么原故哭得这样悲哀呢？"威公回答说："我们国家即将灭亡。"邻人问："凭什么知道呢？"威公回答他说："我听说害病将要死的人，不能为他请良医；国家将要灭亡时，不能为它出谋献计。我多次劝谏国君，国君不愿听从，因此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了。"从墙上探看的邻人听了这番话，于是就带领整个家族的人离开蔡国而前往楚国。过了好几年，楚王真的领兵攻打蔡国。那个从墙上探看威公的邻人做了司马，领兵前往，捉了很多俘虏。他问道："俘虏当中有没有我的亲戚友好？"他看见威公也在俘虏中被绑缚着，便问威公："你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威公回答说："我怎么不会到这种地步！我听说：能说话的人，是能行动者的仆役；能行动的人，是能是说话者的主人。你能行动，我只能说；你为主人，我为仆役。我又怎么不会到这种地步呢？"从墙上探看威公的人就向楚王禀告了威公的情况，于是就为威公解除捆绑，与他一起到了楚国。因此说："能说的人不一定能够行动，能够行动的人不一定能说出道理。"

【原文】

13·13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竖刁可使从政乎？"对曰："不可！竖刁自刑以求入君①，其身之忍，将何有于君？"公曰："然则易牙可乎？"对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②，其子之忍，将何有于君？君用之必为诸侯笑。"及桓公殁，竖刁、易牙乃作难，桓公死六十日，虫出于户而不收③。

【注释】

①自刑：指自己阉割以作宦官。

②解其子：肢解自己的儿子。

③收：收敛、埋葬。

【译文】

管仲有重病，齐桓公前去探望并问他说："你假若一旦离开了我，能让竖刁执政吗？"管仲回答说："不能！竖刁自己阉割请求入宫服侍君王，他对自己的的身体都如此忍心，对您又有什么不能忍心的。"齐桓公又问："那么易牙行吗？"管仲回答说："易牙肢解自己的儿子来给君王吃，对他的儿子都如此忍心，对您又有什么不能忍心的？您如果任用他们，一定会被诸侯耻笑。"到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就制造祸乱，桓公死了六十天，尸虫爬出门外，尸体还没有收殓埋葬。

【原文】

13·14　石乞侍坐于屈建①。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②？"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无营，所下士者三人，与己相若臣者五人，所与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为乱？"屈建曰："此建之所谓乱也。以君子行则可，于国家行过礼则国家疑之③。且苟不难下其臣④，必不难高其君矣⑤。建是以知夫子将为乱也。"处十月，白公果为乱。

【注释】

①石乞：或作"石乙"，卫国人，属蒯聩一党，疑蒯聩败后去楚。　屈建：春秋时楚国人，字子木，曾为楚国令尹。

②白公：即白公胜。春秋时楚国太子建之子，名胜，幼时长在吴国，返国后封白公。后作乱失败，自缢而死。

③行过礼：行为超过礼节的规定。

④下其臣：甘居臣下。下，作动词。

⑤高其君：自居君主高位。高，作动词。

【译文】

石乞在屈建身旁陪坐。屈建说："白公将要作乱了吧？"石乞说："这是什么话！白公在宫室方面没有什么营建，礼待贤士有三人，与自己才能相同的却愿称臣的有五人，与他吃穿一样的有千人。白公的行为像这样，为什么会作乱呢？"屈建说："这正是我所说的作乱的征兆。从君子的行为来看那是可以的，对国家来说行为超过礼节的规定，那么国家就应该怀疑他。况且如果甘居臣下而不以为难事，那么高居君主之位也一定不是难事了。我因此知道他即将作乱。"过了十个月，白公真的发起祸乱。

按：本《淮南子·人间篇》。

【原文】

13·15　韩昭侯造作高门①。屈宜咎曰②："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也？"曰："不时③。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韩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④，明年大旱民饥⑤，不以此时恤民之急也，而顾反益奢。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高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

【注释】

①韩昭侯：战国时韩国君。公元前362年至前333年在位。

②屈宜咎：一作"屈宜臼"，《史记·韩世家》注引许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

③不时：不合时宜。

④往年：前年。宜阳：战国时韩邑，在今河南宜阳县西。

⑤明年：第二年。这里指去年。

【译文】

韩昭侯建造了高大的宫门。屈宜咎说："韩昭侯不能走出此

门。”有人问：“为什么呢？”屈宜咎说：“不合时宜。我所说的不合时宜，不是指建造的时日。人本来就有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韩昭侯曾经有顺利的时候，却没有建造高大的宫门。前年秦国攻占了宜阳，去年遭受大旱百姓受饥荒，不在这个时候体恤百姓最关心的急事，却反而更加奢侈。这就是所谓福运不会双至，灾祸却一定要双降。”高大的宫门修成后，韩昭侯去世了，终于没有走出此门。

按：本《史记·韩世家》。

【原文】

13·16　田子颜自大术至乎平陵城下①，见人子问其父，见人父问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闻行于内然后施于外②，子颜欲使其众甚矣。”后果以平陵叛。

【注释】

①田子颜：人名，生平未详。　大术：地名，未详所在。　平陵：春秋时齐邑，故址在今山东历城县东。

②行于内：在内心形成。行，同“形”。

【译文】

田子颜从大术来到平陵城下，看见做儿子的就问候他的父亲，看见做父亲的就问候他的儿子。田子方说：“他也许要凭仗平陵反叛吧？我听说某种计划总是在内心形成然后才施展出来，田子颜想要役使那里的民众太明显了。”后来田子颜真的凭借平陵反叛齐国。

【原文】

13·17　晋人已胜智氏①，归而缮甲砥兵。楚王

恐，召梁公弘曰②：“晋人已胜智氏矣。归而缮甲兵，其以我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劳，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轻其死，以从上使。如虏之战③，臣登山以望之，见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④，其备之若何？”不听。明年，阖庐袭郢。

【注释】

①智氏：即智伯。

②梁公弘：春秋末楚国大夫，事如本文。

③如虏：疑为地名，未详所在。

④勿已乎：不要停止戒备。

【译文】

晋国人已战胜了智伯，回去后就修缮盔甲打磨兵器。楚王感到恐慌，召见梁公弘说：“晋人已经战胜智伯，回去后就修缮盔甲打磨兵器，他们怕是针对我国在做准备吧？”梁公说：“不必担心！祸害恐怕在吴国吧？那吴君体恤百姓并与民众一起劳作，使他的人民尊重君主的命令而看轻自己的生命，来服从君主的驱使。在如虏战役中，我爬到山上观望，看见吴君使用百姓信赏必罚。如果不停止戒备的话，还是防备吴国怎么样？”楚王不听他的。第二年，吴王阖庐攻入了楚国的郢都。

【原文】

13·18　楚庄王欲伐陈①，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畜积多②，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畜积多。畜积多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③。”兴兵伐之，遂取陈。

【注释】

①楚庄王：见1·21条注①。

②蓄积：指粮草储备。畜，后写作“蓄”。

③罢：同“疲”。

【译文】

楚庄王想要攻打陈国，派人前去察看陈国的情况。出使的人回来说：“陈国不能攻打。”楚庄王问：“什么原故？”出使的人回答说：“陈国的城墙高峻，护城河很深，粮草储备多，国内安宁。”楚庄王说：“陈国可以攻打。那陈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储备却很多。储备多就说明赋税很重，赋税重就会使百姓怨恨君主；城墙高峻，护城河很深，民力就会疲困。”于是，楚庄王领兵攻陈，终于攻下了陈国。

按：本《吕氏春秋·似顺篇》。

【原文】

13·19 石益谓孙伯曰①：“吴将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孙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为不知？”石益曰：“然则子何以不谏？”孙伯曰：“昔桀罪谏者；纣焚圣人，剖王子比干之心②。袁氏之妇③，络而失其纪④，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岂斯人知其过哉⑤！”

【注释】

①石益：人名，事未详。 孙伯：复姓，逝敖后有孙伯氏（见《路史》）。

②王子比干：见4·2条注⑦。

③袁氏之妇：出处未详。

④络而乱其纪：缫丝而乱了头绪。

⑤斯人：这样的人。

【译文】

石益对孙伯说："吴国将要灭亡了，你知道这件事吗？"孙伯说："你知道这事已太晚了，我为什么不知道？"石益说："那你为何不用言语去劝谏吴王呢？"孙伯说："从前夏桀惩罚进谏的人；商纣王烧死圣人，挖出王子比干的心。袁氏的主妇，缫丝乱了头绪，小妾告诉了她，她大怒，反而赶走了那小妾。灭亡的君主大多是这一类人，难道会了解自己的过失吗？"

【原文】

13·20　孝宣皇帝之时①，霍氏奢靡②。茂陵徐先生曰③："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④，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则不逊。'夫不逊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权，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亡。董忠等以其功封⑤。人有为徐先生上书者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见灶直堗⑥，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曰：'曲其堗，远其积薪，不者，将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居无几何，家果失火。乡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于是杀牛置酒，燔发灼烂者在上行，余各用功次坐⑦而反不录言曲堗者⑧。向使主人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无裂地出爵之费，而国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独不得与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之策，而使居燔发

灼烂之右。”书奏，上使人赐徐福帛十匹，拜为郎⑨。

【注释】

①孝宣皇帝：即汉宣帝刘询。戾太子之孙，汉昭帝死，他为霍光所立。公元前74年至前49年在位。

②霍氏：指霍光宗族。霍光，字子孟，汉大将军霍去病异母弟，汉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后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幼主。汉昭帝死，先立昌邑王贺，因荒淫无道旋被废，又迎立宣帝。霍光死后，宣帝亲政，收霍氏兵权，最后以谋反的罪名灭族。 奢靡：靡即奢，同义复词。

③茂陵：县名。本为汉武帝陵地，汉宣帝时置县。徐先生：即下文的徐福，事如本文。

④右：古代以右方为尊位。

⑤董忠：汉翟人，有材力，能骑射，后因揭发霍禹谋反，封高昌侯。

⑥灶直突：灶上砌了直烟囱。

⑦用功次坐：按功排坐。

⑧不录：不取，不邀。

⑨郎：官名。战国始置，秦汉时值宿卫，属郎中令，有侍郎、郎中等，均为侍从之职。

【译文】

汉宣帝的时候，霍氏奢侈。茂陵人徐先生说：“霍氏一定会灭亡！那高居人上而又奢侈的，走的是灭亡的道路。孔子说：‘奢侈就会不恭顺。’那不恭顺的人一定会欺侮君上，欺侮君上的人，走的是叛逆的道路。高居于别人之上，别人一定会忌恨他。现在霍氏掌权，天下痛恨他的人就更多了。天下的人都忌恨他，他又去走叛逆的道路，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于是上书说：“霍氏奢侈，陛下即使宠爱他，也应该在一定的时候加以抑制，不要使他走向灭亡。”上了三次书，才回答说知道了。后来霍氏果真灭亡了。董忠等人因有功而受封赏。有人为徐先生上书说：“我听说有位客人拜访主人，看见灶上砌的是直烟囱，旁边还堆有柴草。那客人对主人说：‘应该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把柴草搬远一些，不然将会发生

火灾。'主人默不作声。过了没有多久，这户人家果然失火，居住在同里的乡邻出于同情帮忙救火，大火幸亏被扑灭。主人于是杀牛办酒席，请救火时烧得焦头烂额的人坐上席，其它的人各自按功排坐，反而没有邀请那位建议将烟囱改弯的人。假若主人能听客人的话，用不着耗费牛酒，最终也不会有火灾。现在茂陵人徐福多次上书说霍氏将有变乱，应该防备杜绝它。假如徐福的话能实行，就不会有割地封爵的耗费，并且国家也会至今平安。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可是只有徐福不能算在有功者之列。希望皇上详察客人搬走积薪砌弯烟囱的建议，并使这样的人居于焦头烂额者之上。"书奏给皇帝，皇帝派人赏赐徐福帛十匹，任命为郎官。

按：《汉书·霍光传》用此文。"曲埃徙薪"事，《淮南子》等书属齐人淳于髡。

【原文】

13·21　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① 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②，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③。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④。"此之谓也。

【注释】

①山戎、孤竹：春秋时二小国名。山戎亦称北戎，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之一，居地在今河北迁安县一带。孤竹相传为神农之后，居地在今河北卢龙县至辽宁朝阳县一带。

②数千：原作“数十”，据四库本及《校证》改，以与下文“伐远”相应。

③五尺：约今市尺三尺五寸。古代量制小，每尺约今市尺0.7尺。

④报怨以德：见《老子》六十三章，此应为老子语。

【译文】

齐桓公准备攻打山戎、孤竹两国，派人向鲁国请求援助。鲁君召进群臣一起商量。都说：“行军数千里，深入到蛮夷的地方，必然一去不返。”于是鲁国答应援助齐国却不见行动。齐国攻打山戎、孤竹以后，就想转移军队对付鲁国。管仲说：“不能这样！诸侯还未亲附，现在攻打远国又回师诛灭近邻，邻国不亲附，不是建立霸业的道路。大王从山戎国得到的宝物，是中原少见的，难道不可以进献周公庙吗？”齐桓公就将从山戎得到的宝物分出一部分，进献给周公庙。第二年，齐国兴兵攻打莒国，鲁国下令征发所有的成年男子，三尺多高的小孩都来了。孔子说：“圣人能转祸为福，用恩惠来回报仇怨。”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原文】

13·22　中行文子出亡至边①，从者曰：“为此啬夫者②，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后车者？”文子曰：“异日吾好音，此子遗吾琴；吾好佩，又遗吾玉。是不非吾过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后车入门，文子问啬夫之所在，执而杀之。仲尼闻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义以亡其国，然后得之，犹活其身。”道不可遗也若此。

【注释】

①中行文子：即荀寅，晋顷公时为下卿，统领中行军。晋定公时与范

吉射伐赵鞅，后败奔朝歌，又奔齐。

②啬夫：古代官名，日人关嘉以为“典田官”。

【译文】

荀寅出逃到了晋国边境，跟从他的人说：“在这里做啬夫的，是您手下人，为何不在此地休息，一并等待后面车上的人？”荀寅说：“从前我喜好音乐，这人就送给我琴；我喜好佩饰，又送给我美玉。这人从不指责我的过失，是为了使自己能在我这里容身，我恐怕他这次会出卖我以求容身。”于是不进入房内。后面的车子入门后，荀寅问啬夫在什么地方，捉住后杀了他。孔子知道这件事后说：“荀寅背离正道丧失正义，因此从他的国家逃亡，但后来明白了这个道理，还能使自身活命。”道义不能丢失的原因就像这样。

按：本《韩子·说林下篇》，又见于《孔子家语·辨政篇》王注，《金楼子·立言下篇》。

【原文】

13·23　卫灵公襜被以与妇人游①。子贡见公，公曰：“卫其亡乎？”对曰：“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②，故亡；成汤、文、武知任其过，故兴。卫奚其亡也！”

【注释】

①卫灵公：见7·6条注①。襜被：裹着围裙。襜，围裙；被，覆裹。

②不任其过：不承担自己的过错。

【译文】

卫灵公围着短裙与妇女在一起游乐。子贡拜见卫灵公，卫灵公问他：“卫国将会灭亡吗？”子贡回答说：“从前夏桀、殷纣不承

担自己的过错，所以灭亡；成汤、周文王、武王知道承担自己的过错，所以兴盛。卫国为什么会灭亡呢！”

【原文】

13·24 智伯请地于魏宣子①，宣子不予。任增曰②：“何为不予？”宣子曰：“彼无故而请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无故而请地者，无故而与之，是重欲无厌也。彼喜，必又请地于诸侯，诸侯不与，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与地。智伯喜，又请地于赵，赵不与，智伯怒，围晋阳③。韩魏合赵而反智氏，智氏遂灭。

【注释】

①魏宣子：即魏桓子，名驹，春秋末晋国六大氏族之一。后与韩虎（康子）、赵无恤（襄子）共灭智氏，三分其地。

②任增：一作“任章”，魏宣子家臣。

③围晋阳：事见3·30条注⑥。

【译文】

智伯向魏宣子要求割让土地，魏宣子不给他。任增说：“为什么不给呢？”宣子说：“他无故索取土地，我因此不给他。”任增说：“他无故索地，你就无故给他，这就加重了他的贪欲，使他总不满足。他一得意，必定又向其它诸侯索取土地。诸侯不给他，他必定大怒并攻伐诸侯。”魏宣子说：“好主意！”于是就给了智伯土地。智伯心中大喜，又向赵氏索取土地，赵氏不给他。智伯大怒，包围了晋阳。后来韩、魏与赵联合反攻智氏，智氏终于灭亡。

按：事见《韩非子·十过篇》、《说林·上篇》、《难三篇》，

《战国策·魏策》、《战国策·赵策》，《淮南子·人间篇》。

【原文】

13·25　楚庄王与晋战，胜之①。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②。台成而觞诸侯③。诸侯请约④，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觞，乃仰而曰："将将之台⑤，窅窅其谋⑥。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于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注释】

①楚庄王二句：《左传》宣公十二年，楚晋战于邲（今河南武陟县东南），晋军大败。

②五仞：三十五尺高。古代一仞七尺。

③觞：请人饮酒。

④请约：请楚庄王主持盟约。

⑤将将：高大宏伟貌。

⑥窅窅（yǎo咬）：同"冥冥"，潜藏隐晦貌。

【译文】

楚庄王与晋国交战，战胜了晋国。他担心诸侯因此畏惧自己，就建筑了一个三十五尺的高台。高台修成后就请诸侯来饮酒。诸侯请楚庄王主持盟约，楚庄王说："我是德行浅薄的人。"诸侯又向他敬酒，他仰面一饮而尽说："高大宏伟的盟台，深不可测的谋略。我的话如果说得不妥当，诸侯可以讨伐我。"于是远方的人前来朝拜，近处的人前来作宾客。

【原文】

13·26　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庐能用其众，故破我于柏举。今闻夫差又甚

焉。”子西曰①：“二三子恤不相睦也②，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贰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③。在国，天有灾，亲戚乏困而供之④；在军，食熟者半而后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⑤。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⑥。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⑦，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夫差先自败已，焉能败我！”

【注释】

①子西：即楚公子申，楚平王庶长子，字子西。楚败于吴后，他与子期收聚残兵合秦师打败吴军，迎还楚昭王，为令尹。楚惠王时死于白公之乱。

②恤：忧虑。

③择不取费：《左传》哀公元年作“衣服财用，择不取费。”意即穿着用品不选择那耗费大的。

④亲戚乏困：《左传》哀公元年作“亲迎孤寡，而供其乏困。”于义为长。

⑤卒乘：士兵。步兵为卒，战车之兵为乘。

⑥不旷：不会丢弃在荒野。

⑦次：止，停留、住下。

【译文】

吴王夫差攻破越国，又准备攻打陈国。楚国大夫都感到恐惧，说：“从前阖庐能任用他的民众，所以在柏举一战打败我国。现在听说夫差又比他还厉害。”子西说：“你们应该担心的是互相不和睦，不必害怕吴国。从前阖庐吃饭不用两道菜，睡的地方不铺两层席，穿着用品不选择耗费大的。在国内遇上天灾，亲戚断粮缺食就供给他们；在军队有一半以上的人吃上熟食后他才吃；他能吃到的东西，所有的士卒都一定能与他分享。因此百姓不因

劳苦感到疲困，战死也知道不会抛尸荒野。现在的夫差，居住的地方有亭台楼阁水池，睡觉有宫娥嫔妃陪伴他；一旦出行，想干什么就一定要办到，喜爱的玩赏物品一定要带上，奇珍异宝都聚集在他那里。夫差首先自己打败了自己，又怎么能够打败我国呢！”

按：本《左传》哀公元年。《国语·楚语》所载与此略同。

【原文】

13·27　越破吴，请师于楚以伐晋。楚王与大夫皆惧，将许之。左史倚相曰①："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②。请为长毂千乘③，卒三万，与分吴地也。"庄王听之④。遂取东国⑤。

【注释】

①左史倚相：春秋时楚国史官。左史，系周代史官名，相传"右史"记言，"左史"记事。

②不病：未伤元气。

③长毂：兵车。

④庄王：《校证》以为"庄"系"楚"之误，此楚王当为楚惠王。

⑤东国：指楚国东部地区。《史记·楚世家》："楚惠王四十四年，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译文】

越国攻破吴国，向楚国请求援军以讨伐晋国。楚王与大夫们都感到惊怕，准备答应越国。左史倚相说："越国这样做是害怕我国要攻打它，故意向我国显示它未伤元气。赶快准备兵车千辆，步兵三万，与越国一起分割吴国土地。"楚王听从了他的计谋。于是攻取了东部邻近地区。

按：本《韩非子·说林下》，又见《渚宫旧事》卷二。

【原文】

13·28　阳虎为难于鲁①，走之齐，请师攻鲁，齐侯许之。鲍文子曰②："不可也！阳虎欲齐师破。齐师破，大臣必多死，于是欲奋其诈谋。夫虎有宠于季氏，而将杀季孙③，以不利鲁国，而容其求焉④。今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鲁国，兹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齐君乃执之，免而奔晋。

【注释】

①阳虎：字货，春秋时鲁人，为季氏家臣，事季平子。季平子卒，阳虎执政，欲除三桓，叛鲁。后鲁师讨伐他，先奔齐，后奔晋依赵氏。

②鲍文子：一名鲍国，齐国大夫，曾为施孝叔家臣。

③季孙：即鲁国正卿季孙氏，这里指的是季平子。

④而容其求焉：《左传》定公九年作"而求容焉"，于义较顺。

【译文】

阳虎在鲁国制造祸难，逃跑到齐国，请求派兵攻打鲁国，齐侯答应了他。鲍文子说："不能这样！阳虎是想要使齐军失败。齐军失败，大臣一定会死去很多，这样他就能施展他的奸诈权谋。那阳虎曾经受到季氏的宠信，却要想杀死季平子并对鲁国造成不利，来谋求容身之地。现在您比季氏富有，而且国家比鲁国大，这就是阳虎想要倾覆齐国的动机。鲁国刚免除了他的危害，但您又收容了他，恐怕会害了自己吧！"齐君于是捉住阳虎，后来放了他，阳虎逃奔到晋国。

按：本《左传》定公九年，又略见《韩非子·难四》。

【原文】

13·29　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①，以观

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②。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③。

【注释】

①阻乏贡职：断绝进贡的职事。

②九夷之师：各个部族的军队。

③迁：放逐。　南巢氏：南巢，地名，在安徽巢县东北五里。周时为巢伯国，后灭于吴。

【译文】

商汤想要讨伐夏桀，伊尹说：“最好先中断进贡的职事，来观察夏朝的动静。”夏桀因此大怒，发动各部族的军队来讨伐商汤。伊尹说：“还不行！他还能调动各部族的军队，这说明罪过在我们一方。”商汤就向夏桀认罪请求归服，又重新入朝进贡。第二年，商汤又不履行供奉职事。夏桀大怒，征调各部族的军队，各部族的军队都不动，伊尹说：“现在可以进攻了！”商汤就领兵攻打夏桀并灭了夏朝，将夏桀放逐到南巢。

【原文】

13·30　武王伐纣，过隧斩岸①，过水折舟②，过谷发梁③，过山焚莱④，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⑤，大风折旆⑥，散宜生谏曰⑦：“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⑧。”风霁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⑧，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

兵也。”卜而龟熸⑩，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⑪，利以击众，是熸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⑫，其所独见者精也。

【注释】

①隧：道路。斩：断。

②折：毁掉。

③发梁：拆桥。

④莱：草名，即藜草，这里泛指杂草。

⑤有戎：传说中北方部落。

⑥旆：旗帜的通称。

⑦散宜生：周文王时十个大臣之一。

⑧落兵：降下兵器。

⑨啬：闭塞不通。

⑩龟熸：龟兆灭痕。熸（jiān尖），原指火灭，引申为一般的消失、消灭。

⑪祷祠：祈祷。

⑫牧野：商朝首都朝歌南郊地名。

【译文】

武王讨伐商纣，过了通道就封闭道路，过了河就毁掉船只，过了河谷就拆掉桥梁，过了山坡就焚草烧山，以此来向民众表示决不败回的意志。军队抵达有戎国的通道时，大风折断了军旗，散宜生劝谏说：“这大约是不祥的征兆吧？”武王说：“不是，这是上天降落兵器。”风停后又降下大雨，大水遍地道路不通，散宜生又进谏说：“这大约是不祥的征兆吧？”武王说：“不是的，这是上天洗刷兵器。”占卜时龟甲灭痕，散宜生又劝谏说：“这也许是不祥的征兆吧？”武王说：“这虽然不利于祈祷，却有利于击败众多的敌军，这说明可以消灭他们。”因此周武王顺应天地，冒着三种不祥的征兆，在牧野捉住了商纣。他独到的见解是很精明的。

【原文】

13·31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①，君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君其诈之而已矣③。"君问于雍季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⑤。寡人既行之矣⑥。"

【注释】

①城濮：春秋时卫地，在今河南陈留县。

②不足：不厌，不避。

③君其：此二字原脱，依《校证》据《韩非子》、《淮南子》补。

④雍季：楚有雍子，后为晋臣，但为桓、庄时人，与此时代不相合。

⑤一时之权：暂时的权宜之计。

⑥既：完全，全部。

【译文】

晋文公与楚国人在城濮交战，晋文公向咎犯问计，咎犯回答说："致力于道义的君主，不会厌弃诚信；致力于战争的君主，不会厌弃诈伪。您用诈伪的方法对付楚君就行了。"晋文公又向雍季问计，雍季回答说："焚烧山林来打猎，获得的野兽虽多，但第二年就不会再有了；弄干沼泽捕鱼，获得的鱼虽多，但第二年就不会再有了。诈伪只能获得一时的利益，以后就得不到报偿。"于是晋文公与楚君交战，大败楚军。到论功行赏时，雍季在前而咎犯在后。侍从有人说："城濮之战，是用了咎犯的计谋。"晋

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百代的深谋远虑；咎犯的话，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我全都实行了。"

按：文与《吕氏春秋·赏义篇》、《韩非子·难一篇》、《淮南子·人间篇》所载略同，而与《左传》牴牾。

【原文】

13·32　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曰："吾卜战而龟熸；我迎岁①，彼背岁；彗星见②，彼操其柄，我操其标③；吾又梦与楚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卜战龟熸，是荆人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扫则彼利，以击则我利；君梦与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则君见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卫为主，齐、秦辅我，我合天道④，独以人事⑤，固将胜之矣。"文公从之，荆人大败。

【注释】

①岁：岁星，又名木星，一年一现。
②彗星：俗称扫帚星，古人认为见之不祥。
③标：末梢。
④天道：上天的意旨。
⑤独：不只，不仅。

【译文】

城濮战役中，晋文公对咎犯说："我为这次战争占卜。但龟甲兆纹消失，我军对着岁星，楚军背着岁星；彗星出现，楚人拿着柄把，我们拿着末梢；我又梦见与楚王搏斗，他在上面，我被压在下面。我想不打这一仗了，你认为怎么样？"咎犯说："占卜

龟甲兆纹消失，这说明楚人将失败；我军面对岁星，敌军背对岁星，说明他们将逃走，我军将追赶他们；彗星出现，楚人拿着柄把，我们拿着末梢，如果用于扫除那么对敌军有利，用于进击那就对我军有利；大王梦见与楚王搏斗，他在上，你在下，那么你能见到天日而楚王就是低头伏罪。况且我军以宋、卫两国军队为主力，齐、秦两国又辅助我们，我军符合上天的意旨，不单只凭仗人事，肯定将会战胜楚国。”晋文公听从了咎犯的这番话，楚人被打得大败。

【原文】

13·33　越饥，勾践惧。四水进谏曰：“夫饥，越之福也，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君好名而不思后患。若我卑辞重币②，以请粜于吴③，吴必与我。与我，则吴可取也。”越王从之。吴将与之，子胥谏曰：“不可！夫吴越接地邻境，道易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齐晋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④。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阖庐之所以霸也。且夫饥，何哉？亦犹渊也。败伐之事，谁国无有？君若不攻而输之粜，则利去而凶至，财匮而民怨，悔无及也。”吴王曰：“吾闻义兵不攻服⑤，仁者食饥饿⑥。今服而攻之，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粜。三年，吴亦饥，请粜于越，越王不与而攻之，遂破吴。

【注释】

①四水：越王勾践臣，事如本文。《吕氏春秋·长攻篇》、《史记校注》均作“范蠡”。

②卑辞重币：辞语谦恭礼物厚重。

③籴（dí敌）：买谷米。

④亡吴：下原有“越”字，据《校证》删。

⑤攻服：“攻”字原脱，依《校证》据《吕氏春秋》及元刊本补。

⑥食（sì饲）：给……吃，作动词。又“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十字，原作“仁人不以饥饿而攻之”，依卢文弨引元本改。

【译文】

越国发生饥荒，勾践十分恐慌。回水进谏说：“这饥慌，可以看作是越国的福运，吴国的灾祸。那吴国很富足而且财物有余，它的君主喜好虚名而不考虑后患。假若我们言语谦恭多送礼物，去向吴国请求买粮食，吴国一定会给我们。只要它给了我们粮食，那吴国就可以攻取。”越王勾践听从了他的计谋。吴国准备给越国粮食，伍子胥劝谏说：“不能给他们！吴越两国土地相连，边境相邻，道路易通，本是积有仇怨势均力敌的交战国。不是吴国占有越国，越国必定要占有吴国。那齐、晋两国是不能越过三江五湖来灭亡吴国的。不如乘机进攻越国，这是我们先王阖庐能够称霸的原因。再说那饥荒好比什么呢？它好比深渊。进攻失败的事，哪一个国家没有？大王若不乘机进攻，反而运送谷米给他们，那就会失去有利的时机使恶运到来，财物匮乏百姓怨恨，后悔也来不及了。”吴王说：“我听说正义的军队不攻打归服了的人，仁慈的人会拿食品给饥饿的人吃。现在越国归服了又去攻打它，这样即使能获得十个越国，我也不会去做的。”于是吴王便给了越国谷米。过了三年，吴国也发生了饥荒，向越国请求买一些谷米，越王不给反而攻打吴国，终于灭了吴国。

按：文本《吕氏春秋·长攻篇》。

【原文】

13·34　赵简子使成何、涉他与卫灵公盟于鄟泽①。灵公未喋血②，成何、涉他捘灵公之手而撙之③。灵公怒，欲反赵。王孙商曰④：“君欲反赵，不如与百姓同恶

之。”公曰：“若何？”对曰：“请命臣令于国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质于赵⑤。’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征之，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君乃召国大夫而谋曰：“赵为无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门，闭东门。赵氏闻之，缚涉他而斩之，以谢于卫。成何走燕。子贡曰：“王孙商可谓善谋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举而三物俱至，可谓善谋矣！”

【注释】

①成何、涉他：均晋臣。涉他，《左传》作“涉佗”。鄟（zhuān专）泽，春秋末卫地。

②喋血：古人盟会时，嘴唇上涂上牲血表示诚意，叫“歃（shà啥）血”，也作喋血。“血”原作“盟”，依卢文弨说据宋本改。

③捘（zùn尊去声）：推。撙（zǔn尊上声）：压、按。

④王孙商：卫国大夫，周顷王时王孙满之后，《左传》作“王孙贾”。

⑤质：作人质。

【译文】

赵简子派成何、涉他与卫灵公在鄟泽会盟。卫灵公未将牲血涂在嘴唇上，成何、涉他推着卫灵公的手按在牲血上。卫灵公大怒，想要反叛赵氏。王孙商说：“君王要想反赵，不如发动百姓一同来仇视他。”卫灵公说：“怎么办呢？”王孙商回答说：“请让我在国内下令说：‘凡有姑姊妹女子的人家，每家出一女子到赵氏做人质。’百姓一定要仇视赵氏，君王便可乘机反赵了。”卫灵公说：“好主意！”就命令他这样做。三日内就征集到每家每户，五日完成命令。都城的人家家哭泣。卫灵公就召集国中大夫商议说：“赵氏做出不合理的事，反叛他行吗？”大夫们都说：“行！”于是

就从西门出，关闭东门。赵氏知道了这件事，綑起涉他来杀了，以此向卫国道歉。成何逃到燕国。子贡说："王孙商可算是善于用计了！憎恨某人就能陷害他，有祸难又能对付它，想利用百姓便能使百姓归附他。做一件事能使三种目的都达到，可称得上善于用计了。"

按：事与《左传》定公八年所记略同。

【原文】

13·35　楚成王赘属诸侯①，使鲁君为仆②。鲁君致大夫而谋曰："我虽小，亦周之建国也。今成王以我为仆，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仪休曰③："不可不听，楚王身死国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为民君也。"鲁君遂为仆。

【注释】

①楚成王：楚文王之子，名熊恽。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后为太子商臣所杀。　赘属：聚集，同义复词。二字原作"赞诸属"，据《校证》改。

②仆：仆从。这里指让鲁国做附庸国。

③公仪休：亦称公仪子，鲁缪公时为相，但他与楚成王相距二百多年。

【译文】

楚成王聚集诸侯，让鲁君承认鲁国作附庸。鲁君召集大夫商议说："我国虽小，也是周朝所建立的列国。现在楚成王要我国作他的附庸国，行吗？"大夫们都说："不行！"公仪休说："不能不听从。楚王一死楚国灭亡，您的臣子还属您所有，您还是百姓的君主。"鲁君于是同意鲁国作楚国的附庸国。

【原文】

13·36　齐景公以其子妻阖庐①，送诸郊，泣曰："余死不见汝矣！"高梦子曰②："齐负海而县山③，纵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④？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⑤，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若蜂虿然⑥，不弃毒于人则不静，余恐弃毒于我也。"遂遣之。

【注释】

①子：女儿。妻：嫁与人为妻，作动词。

②高梦子：此人未详。

③负海县山：背靠大海连接高山。县，后写作"悬"，这里指系联、连属。

④干：犯。

⑤听：听从他人。

⑥虿（chài柴去声）：蝎子一类毒虫。

【译文】

齐景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阖庐，送她到郊外，哭着说："我到死也见不到你了！"高梦子说："齐国背靠大海连接高山，纵然不能完全得到天下，谁敢冒犯我们国君？您心疼女儿就不要让她去。"齐景公说："我虽然有坚固的齐国，但不能凭它号令诸侯，又不能听命别人，这就会产生变乱。我听说，不能号令别人就不如听从别人。再说那吴国好像黄蜂毒虿一样，不施毒在人的身上它就不会安静，我恐怕它会施毒在我的身上。"终于将他女儿送到吴国。

按：《孟子·离娄》、《吴越春秋·阖庐内传》、《越绝书·吴地传》等均载此事，文字各有异同。

【原文】

13·37　齐欲妻郑太子忽①，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②，'在我而已矣。"后戎伐齐，齐请师于郑，郑太子忽率师而救齐，大败戎师，齐又欲妻之，太子固辞。人问其故，对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救齐之急，受室以归③，人其以我为师婚乎④？"终辞之。

【注释】

①太子忽：郑庄公之子，名忽。郑庄公死，祭仲立太子忽，是为郑昭公。事见《左传》桓公十一年。

②自求多福：引自《诗经·大雅·文王》。

③受室：男子取妻成婚。

④师婚：出师为了成婚。

【译文】

齐君打算将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忽为妻，太子忽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太子忽说："人各自都有适合自己的的配偶。齐国是大国，齐君的女儿不适合作我的配偶。《诗》上说：'自己祈求多福。'全在我自己罢了。"后来戎人攻伐齐国，齐国向郑国请求派援军，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援救齐国，大败戎人军队。齐君又想要把女儿嫁给他作妻子，太子忽坚决地推辞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就是对齐国没有军事援助时，我尚且不敢答应这门亲事。现在我奉国君之命援救齐国的危急，却接受家室回国，人们大概会认为我出师是为了求婚吧！"最终还是拒绝了这门亲事。

按：本《左传》桓公六年、十年、十一年。

【原文】

13·38　孔子问漆雕马人曰①："子事臧文仲、武

仲、孺子容②，三大夫者孰为贤？”漆雕马人对曰：“臧氏家有龟焉，名曰蔡③。文仲立，三年为一兆焉④；武仲立，三年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为三兆焉；马人见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贤不贤，马人不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

【注释】

①漆雕马人：复姓漆雕，名马人。《校证》引卢文弨说，“马人”疑为“冯”字之讹。

②臧文仲：春秋时鲁国大夫臧孙辰，卒谥文仲。武仲：鲁国大夫臧孙纥，臧文仲之孙，后奔齐，卒谥武仲。 孺子容：事不详，按文意，当为武仲的后代。

③蔡：蔡地出大龟，故名。

④兆：古代占卜，在龟板或兽骨上钻刻，再用火灼，看裂纹定吉凶。预示吉凶的裂纹就叫“兆”。后多引申为事情发生的征候或迹象。

【译文】

孔子问漆雕马人说：“你事奉过臧文仲、武仲、孺子容，这三个大夫哪一个是贤人？”漆雕马人回答说：“臧氏家有一个大龟，名叫蔡龟。文仲立为大夫时，三年才占卜一次；武仲继立，三年占卜两次；孺子容继立，三年占卜了三次；这是我所见到的。若问那三个大夫贤与不贤，我不知道。”孔子说：“漆雕氏这人真是君子啊！他说别人的好处，含蓄却很明显；他说别人的过失，微妙却很显著。那智慧达不到，眼光又看不远的人，能不多次占卜吗？”

按：《孔子家语·好生篇》用此文。

【原文】

13·39 安陵缠以颜色美壮①，得幸于楚共王②。

江乙往见安陵缠曰③："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④？"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⑤。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智于先生⑥。"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日所谕子者，通之于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⑦。"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子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⑧，野火之起若云蜺⑨，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⑩，正触王左骖⑪，王举旌旄⑫，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⑬，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

【注释】

①安陵缠：战国时楚王幸臣。安陵，以国名为复姓。缠，或作"壇"、"坛"。

②楚共王：《校证》以为安陵缠与楚共王相距二百年，"共"字必有误。

③江乙：魏国人，后仕楚宣王为大夫。

④矢石之功：泛指战功。石，滚石之类。

⑤华：同“花”，这里比喻如花的容颜。
⑥委智：求教。
⑦间：合适的时机。
⑧江渚：江中陆地。
⑨云蜺：即云霓，彩虹。
⑩狂兕：疯狂的雌犀。
⑪左骖：车驾左边的马。
⑫旄旄：旗杆用牦牛尾装饰。
⑬万岁之后：死亡的委婉语。

【译文】

安陵缠因为姿色美好，身体健壮，受到楚共王的宠信。江乙前去会见安陵缠说：“你的祖先难道对楚王有战功吗？”安陵缠说：“没有。”江乙又问：“你自己有战功吗？”安陵缠说：“也没有。”江乙又问：“那你凭什么尊贵到这样的地步呢？”安陵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江乙说：“我听说，用财物去结交人的，财物用尽交情便疏远；用姿色去事奉人的，花颜凋落宠爱便会衰减。现在你美色如花，到时候也会凋落，你用什么来长受宠信并使楚王不懈怠呢？”安陵缠说：“我年轻愚昧鄙陋，愿委身向先生求教。”江乙说：“只要你能向楚王表示愿意为他殉死就行了。”安陵缠说：“恭敬地接受你的教诲！”江乙离去。过了一年，江乙遇见安陵缠，问他说：“先前我告诉你的话，你对楚王说了吗？”安陵缠说：“还没有。”又过了一年，江乙再见到安陵缠时又问：“你还没有告诉楚王吗？”安陵缠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对楚王说。”江乙说：“你出外与楚王同车，入宫与楚王同坐，过了三年，还说未找到与楚王说话的机会，你是认为我的说法不行吧！”说完不高兴地离开了。那一年，楚共王在野外江边打猎，野火烧起来好像天上的彩虹，虎狼的嗥叫声像雷霆一样。有一只疯狂的雌犀从南边冲来，正好撞着楚王车驾左边的马。楚王举起用旄牛尾装饰的旗，命令优秀的射手射箭，只发一箭，雌犀便死在车下。楚王高兴得拍着手笑，回头对安陵缠说：“我死之后，你还会和谁一起享受

这样的欢乐呢？”安陵缠于是徘徊退却，流下的眼泪打湿了衣裳，抱住楚王说：“您死之后，我将跟着去死为您殉葬，怎么知道享受这种欢乐的人是谁呢？”于是楚共王就在车前封赏安陵缠食邑三百户。因此可以说：“江乙善于出谋划策，安陵缠懂得掌握时机。”

按：事也见《战国策·楚策》，文字多异。

【原文】

13·40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①。楚攻陈，晋救之，夹泜水而军②。阳处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③，因谓子上曰：“少却，吾涉而从子。”子上却。因令晋军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晋赂而去之。”商臣诉之成王，成王遂杀之。

【注释】

①太子商臣：春秋时楚成王之子，后杀成王自立，是为楚穆王。　子上：即斗勃，楚成王时为令尹，曾劝阻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因此与商臣结怨。

②泜水：《汉书·地理志》、《水经》作“滍水”，今名“沙河”，在河南境内。

③阳处父：春秋时晋国太傅，后为贾季杀害。

【译文】

楚太子商臣怨恨令尹子上。楚国进攻陈国，晋国援救陈国，两国军队紧靠泜水两岸驻扎。阳处父知道商臣怨恨子上，便对子上说：“你稍稍后退一些，我渡过河与你交战。”子上向后撤退。阳处父便下令对晋军说：“楚军逃跑了！”他又派人告诉商臣说：“子上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撤离。”商臣便向楚成王报告了这件事，成王于是杀了子上。

按：事亦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文字略有不同。

【原文】

13·41　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①，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②，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③，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以忧也。"于是卫君乃修津梁而拟边城④。智伯闻卫兵在境上，乃还。

【注释】

①乘马：四匹马。古代车用四匹马拉，因此一乘为四匹。
②南文子：即公孙弥牟，亦称子之，春秋时卫国大夫。
③无方之礼：没有原故的礼物。
④拟：设计、筹划，这里指筹划防务。

【译文】

智伯想要袭击卫国，便送给卫国四匹马，先送去一块玉璧。卫君大喜，宴请大夫饮酒，那些大夫们也都高兴，只有南文子不高兴，面带忧容。卫君问他："大国送礼物给我，我因此请大夫们饮酒。大夫们都很高兴，但只有你不高兴，脸上有忧愁的神色，这是为什么？"南文子说："无缘无故的礼物，没有功劳的封赏，是灾祸的先兆。我国没有送给他们什么，他们送礼物来是有缘由的，我因此担忧。"于是卫君就修好渡口桥梁并筹划边城的防务。智伯听说卫国军队驻守在边境上，就撤回去了。

按：本《战国策·卫策》。

【原文】

13·42　智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颜①，使奔

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之为其君子也，甚爱。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②，曰："车过五乘，慎勿内也③。"智伯闻之，乃止。

【注释】

①太子颜：智伯长子，名颜。

②逆：迎。

③内：同"纳"，使入内。

【译文】

智伯想袭击卫国，就让他的长子颜伪装出逃，命他逃奔卫国。南文子说："太子颜他作为君主的儿子，很受宠爱。并没有什么大罪却出逃，一定有原故。但别人逃亡而不接待，也不吉利。"于是派官吏迎接太子颜，吩咐说："车超过五辆，切不可接纳。"智伯听说后，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按：本《战国策·卫策》。

【原文】

13·43　叔向之杀苌弘也①，数见苌弘于周，因佯遗书曰："苌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②。'"刘氏请之君曰："此苌弘也。"乃杀之。

【注释】

①苌弘：春秋周敬王时为大夫，为周王卿士刘文公卷的家臣。因参与晋国范、中行氏之难，赵鞅迫使周人杀了他。

②刘氏：即周王卿士刘文公卷。单氏：周敬王另一卿大夫，事不详。

【译文】

叔向设计杀苌弘的时候，他在周王处多次见过苌弘，便伪装

遗失了书信，那信上说："苌弘告诉叔向说：'你带领晋国的军队来攻打周王，我将废除刘氏而立单氏。'" 刘氏便向周王报告说："写这封信的人是苌弘。"周王就杀了苌弘。

按：叔向与苌弘的时代相去很远，又苌弘事记载繁多，事迹各异。

【原文】

13·44　楚公子午使于秦①，秦囚之。其弟献三百金于叔向。叔向谓平公曰："何不城壶丘②？秦、楚患壶丘之城。若秦恐而归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难亦未构，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归公子午，使之晋。晋人辍城③。楚献晋赋三百车。

【注释】

①公子午：楚国宗室，亦称子庚，司马子庚。

②城壶丘：在壶丘筑城。壶丘，春秋时陈邑，在今河南新蔡县东南。

③辍城：停止筑城。

【译文】

楚国公子午出使到秦，秦国囚禁了他。楚公子午的弟弟送了三百金给叔向。叔向对晋平公说："何不在壶丘筑城？秦、楚两国害怕我们在壶丘筑城。假若秦国害怕，归还公子午，以此阻止我们筑城，您就可以停止，也造不成祸难，楚国一定感激您。"晋平公说："好主意！"于是就在壶丘筑城。秦国惶恐不安，于是归还了公子午，让他到了晋国。晋国人便停止筑城。楚国献给晋国赋税三百车。

按：本《韩非子·说林下》，《渚宫旧事》卷二亦载此事，文字多异。

【原文】

13·45　赵简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①，先以一璧，为遗于卫。卫叔文子曰②："见不意可以生故③，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必有故。"于是斩林除围④，聚敛蓄积，而后遣使者。简子曰："吾举也，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辍困卫也。"

【注释】

①明白之乘："白"乃"月"字之误。"明月"为宝马名。乘，即马。

②卫叔文子：未详，疑即本卷41条中的"南文子"。

③不意：意料之外的事。

④斩林除围：砍伐树林，撤除屏障。

【译文】

赵简子派人将"明月"宝马六匹，作为礼物送给卫国，先送去一块玉璧。卫叔文子说："看见意外的事情知道会发生变故，这是小国事奉大国的办法。现在我们没有送礼物去，赵简子却先送礼物来，一定有原故。"于是卫国就砍伐郊外的树林，清除能掩蔽的屏障，聚集财物，积蓄粮草，然后派出使者。赵简子说："我这次的举动，认为卫国不能警觉，现在他们既然知道了，就停止围攻卫国吧。"

【原文】

13·46　郑桓公将欲袭郐①，先问郐之辩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臣而与之②，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猳③，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郐。

【注释】

①郑桓公：周厉王少子，周宣王庶弟，名友，周宣王封他于郑，是为郑第一代国公。公元前806年至前771年在位。　郐：古国名，妘（yún云）姓，祝融之后。周初亦为封国，后为郑武公所灭。故地在今河南新郑县。

②良臣句：《韩非子·内储说下》作"择郐之良田赂之"。

③衅之以猳：用猪血祭坛。猳（jiā家），猪。

【译文】

郑桓公准备袭击郐国，先察访了郐国有才辩智谋果决勇敢的士人，书写了他们的姓名，又选择郐国的良田赐与他们，并将封赏他们的官职爵位的名号也写上，便在城门外设下祭坛掩埋了这个名单，又用猪血来祭坛，好像歃血盟誓一样。郐君因此认为将有内乱，就将他的那些优秀臣子全部杀光。郑桓公乘机偷袭，终于攻取了郐国。

【原文】

13·47　郑桓公东会封于郑①，暮舍于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②？"曰："会封于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寝安，殆非会封者也③？"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接淅而载之④，行十日夜而至。釐何与之争封⑤。以郑桓公之贤，微逆旅之叟，几不会封也。

【注释】

①会封于郑：到郑地受封。

②焉之：即"之焉"，去哪里。

③会封者："会"，"者"二字原脱，据《校证》引卢文弨说补。

④接淅：指接取已淘的米，来不及炊熬便继续赶路（见《孟子·万章下》朱熹注）。后喻指行色匆忙。

⑤鳌何：或以为系“莱侯”二字的音变，但“莱侯”与此文时代不合，恐非。

【译文】

郑桓公往东去郑地受封，天黑时住在宋国城东的旅舍里。管旅舍的老人从外回来，问他：“客人要去哪里？”郑桓公回答说：“到郑地去受封。”旅舍的老人说：“我听说，时机难得却又容易失去。现在客人睡得这样安稳，怕不是去受封的人吧？”郑桓公一听此话，挽起缰绳，亲自驾车，他的仆人赶快将已淘的米从水中捞起装在车上，一连走了十天十夜才赶到。当时鳌何要与郑桓公争封郑地。凭郑桓公的贤能，要不是旅舍老人的提醒，几乎不能受封。

【原文】

13·48　晋文公伐卫，入郭①，坐士令食②，曰：“今日必傅大垣③。”公子虑俛而笑之④。文公曰：“奚笑？”对曰：“臣之妻归⑤，臣送之，反见桑者而助之。顾臣之妻，则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⑥。

【注释】

①郭：外城。

②坐士：让兵士坐下。

③傅大垣：攀附大墙，指攻入内城。

④公子虑：其人不详。《列子》“虑”作“锄”。俛（miǎn免）：低头。

⑤归：出嫁妇女回娘家。

⑥貉（mò陌）人：古代泛指北方的部族。

【译文】

晋文公攻打卫国，进入外城，命令兵士坐下吃饭，说：“今天

一定要攻上大墙。"公子虑低下头笑他。晋文公说："你笑什么?"公子虑说："我的妻子回娘家，我去送她。回来的路上看见采桑的女子我去帮助她。想来我的妻子也会有送她的人吧!"晋文公恐惧，退兵回国。一到国内，就有貉人进攻他的国土。

按：所记与9·14条公卢谏赵简子攻齐事，《列子·说符篇》公子锄谏晋文公伐卫事相类。

说苑卷十四　至公

【题解】

至公，意指最大限度的公正，即大公无私。本卷共二十二则，同以上大多数卷次的体例一样，第一则仍可视为全卷的小序。它引用了《尚书》、《易经》、《诗经》和孔子的言论来诠释“至公”的概念并阐明作者的观点。文中以尧让天下作为人君“至公”的最高典范，以伊尹、吕尚奉公事君、不谋私利作为人臣“至公”的榜样。由此可见，作者所谓的“至公”，是专就君上臣下而言的，是“君道”、“臣术”的一个具体方面。其后二十一则周初至秦的轶事，都是围绕上述观点所采记的事例。其中有关人君不以天下为私的有六则，有关人臣秉公执法的有五则，推贤举能不计私仇、不结私党的有三则，不以公谋私的三则，还有关于孔子言行的四则。

应该指出，所谓“公正”，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赋予的内容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里，要求封建帝王、臣僚以天下为公，这只是一种理想或空想。尽管有时最高统治者打出“天下为公”的旗号，而实质上却是把天下视为一己的私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人类文明所共有的精神遗产——“大公无私”、“公正廉明”的美德，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同样闪烁着它不灭的光辉。它不仅为古代某些优秀的人物所身体力行，也为后世的人们树立了一种崇高的道德规范。

【原文】

14·1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①。”言至

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躧②。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③。"《易》曰："无首吉④。"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⑤，其德大矣。推之于此，刑之于彼⑥，万姓之所载⑦，后世之所则也。⑧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⑨，行之以不党，伊、吕是也⑩。故显名存于今，是之谓公。《诗》云："周道如砥⑪，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⑫。"此之谓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达⑬，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诗》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⑭。"言不公也。

【注释】

①不偏不党：不偏私不结党。"偏"和"党"均作动词。荡荡：平坦宽广。此二句引自《尚书·洪范》，今本"不"作"无"。

②遗躧：丢掉破鞋。躧（xǐ喜），同"屣"，鞋。

③惟尧则之：只有尧才能效法天。以上三句引自《论语·泰伯》。

④无首吉：《易经·乾卦》："见群龙无首，吉。"这里断章取义，意谓不自居首位就吉利。

⑤与：通"举"，这里指治理。

⑥刑：同"形"。

⑦载：同"戴"，爱戴、拥戴。

⑧所则：效法的榜样。

⑨恕道：宽容的品德。

⑩伊、吕：伊尹、吕尚。

⑪砥：磨刀石。这里喻指平坦。

⑫小人所视：平民亲眼看见的。小人，这里泛指百姓。以上四句引自《诗经·小雅·大东》。

⑬端悫（què却）：正直诚实。

⑭疾威：暴虐。其命多僻：他的本性就很邪僻。以上二句引自《诗经·大雅·荡》。

【译文】

《尚书》上说："不偏私不结党，王业的道路就平坦宽广。"讲的就是最大的公正。古代有能实行最大公正的人，就是帝尧。帝尧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发现舜并传位给他，并不把天下私传给自己的子孙，离开天子的地位如同脱掉鞋子一样。对于天下都能这样，何况那比天下细小的事物呢？除了帝尧谁能做到这样？孔子说："多么崇高呀！只有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才能效法天。"《易经》上说："不自居首位就吉利。"这大约就是人君应具有的公正吧！凭着公正之心来治理天下，他的恩德就很广大。在这里推行恩德，在那里就会显示，就会受到万民的拥戴，被后世所效法。那作臣子的公正表现在：处理国事不经营私人的利益，身在君主之门就不计较财利，在国法面前不袒护亲戚，奉行公事推举贤能不排弃仇敌，用忠诚来事奉君主，用仁德来使民众得利，用宽容的品德来推行自己的措施，用不结朋党的办法来实行自己的主张，伊尹、吕尚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显赫的名声能流传到现在，这样的人做事就叫做公正。《诗经》上说："周王的道路平坦如磨石，周王的道路端直如箭矢。君子在上面走着，百姓亲眼看着。"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公正滋生贤明，偏私滋生昏暗，通达出于正直诚实，闭塞出于奸诈虚伪，忠诚老实就会通灵，浮夸荒诞就会迷惑。这六种情况，是君子应该谨慎的，也是区分大禹和夏桀的标准。《诗经》上说："暴虐的上帝，他的本性太邪僻。"讲的就是那不公正的君王。

按：自“夫公生明”以下，见《荀子·不苟篇》。

【原文】

14·2　吴王寿梦有四子①：长曰谒②；次曰余祭③；次曰夷昧④；次曰季札⑤，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于是王寿梦薨，谒以位让季子，季子终不肯当。谒乃为约曰：“季子贤，使国及季子，则吴可以兴。乃兄弟相继。”饮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国及季子。”谒死，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时使行，不在。庶兄僚曰⑥：“我亦兄也。”乃自立为吴王。季子使还，复事如故。谒子光曰⑦：“以吾父之意，则国当归季子；以继嗣之法，则我适也，当代之君。僚何为也！”于是乃使专诸刺僚⑧，杀之，以位让季子。季子曰：“尔杀吾君，吾受尔国，则吾与尔为其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汝，则是昆弟父子相杀无已时也。”卒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夫不以国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无忿，可以庶几矣⑨。

【注释】

①寿梦：又名孰姑，春秋时吴国国君，公元前585年至前561年在位。

②谒：寿梦长子。一作“遏”，号“诸樊”，公元前560年至前548年在位。

③余祭：诸樊弟，公元前547年至前531年在位。

④夷昧：余祭弟，《史记》与《公羊传》均作“余昧”，公元前530年至前527年在位。

⑤季札：夷昧弟，因他在四兄弟中最小最贤，寿梦想立他为吴王，他始终不受，被封于延陵，故又号“延陵季子”。

⑥僚：吴王寿梦庶子，比季札年长，故称庶兄。但《史记》和《吴越春秋》认为他是夷昧之子。公元前526年至前515年在位。

⑦光：即公子光，谒之子，后杀吴王僚自立，是为吴王阖庐。公元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

⑧专诸：吴国堂邑人，公子光指使他刺杀吴王僚后，当场也被杀死。

⑨庶几：相近、差不多。

【译文】

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谒；次子叫余祭；三子叫夷昧；少子叫季札，号为延陵季子，在兄弟中数他最贤，三个兄长都知道这一点。在吴王寿梦死后，长子谒要将王位让给季子，季子始终不肯承受。谒便作誓约说：“季子贤能，让国家传到季子，那么吴国就能够兴盛。我们就按兄弟次序继承王位。”他每当吃饭时便祈祷说：“但愿我能早死，让国家传到季子。”谒死后，余祭继位；余祭死后，夷昧继位；夷昧死后，就轮到季子。季子当时正出使在外，不在国内。他的庶兄僚说：“我也是兄长。”于是自立为吴王。季子出使回国，事奉吴王僚跟臣事从前的吴王一样。谒的儿子公子光说：“按照我父亲的意愿，国家应当属于季子；按照继承王位的礼法，我是嫡子，应是这一代国君。僚算什么人呢？”于是指使专诸刺杀吴王僚，杀死吴王僚之后，将王位让与季子。季子说：“你杀死我的国君，我再接受你的国家，那么我就是与你共谋篡夺的人。你杀死我的兄长，我又杀死你，那么兄弟父子就会互相残杀没有罢休的时候。”他最后离开吴国去到延陵，终身不再进入吴国。君子认为他不行杀戮是仁慈，不获取国家权力是正义。那不把国家作为自身的私产，抛弃千乘君主之位毫不遗憾，放弃君王的高位毫不愤恨，可以接近“至公”的境界吧！

按：文本《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事又见《左传》昭公二

十七年，《史记·吴世家》、《刺客列传》，《吴越春秋·吴王僚公子光传》。

【原文】

14·3　诸侯之义死社稷①。太王委国而去何也②？夫圣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诸侯死国，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战百姓③，故事勋育、戎氏④，以犬马珍币，而伐不止。问其所欲者，土地也。于是属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养人也。不以所以养而害其养也，吾将去之。"遂居岐山之下⑤。邠人负幼扶老从之⑥，如归父母。三迁而民五倍其初者，皆兴仁义，趣上之事。君子守国安民，非特斗兵，罢杀士众而已⑦。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盖所以去国之义也，是谓至公耳。

【注释】

①死社稷：为国家而死。

②太王：即周族祖先古公亶父。相传为后稷第十二代孙，周文王的祖父。原居豳，因戎、狄侵逼，迁至岐山，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周武王追尊为"太王"。"太"原作"大"，古可通。

③战百姓：使百姓打仗。

④勋育、戎氏：我国古代西北部族名。勋育，在夏称为獯鬻，周时称为猃狁，汉时称为匈奴。戎氏，我国古代西部戎人部族。

⑤岐山：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⑥邠：古国名，本作豳（bīn宾），在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原为周族祖先公刘创建。

⑦罢杀士众：使士人和民众疲困和遭受残杀。罢（pí皮），同"疲"，与"杀"同作使动用法。

【译文】

诸侯国君为国家而死就是正义的。周太王却放弃了自己的国家而迁走是为什么呢？圣人不愿意让强暴的势力欺凌百姓，所以让诸侯国君为国而死，保住他的百姓。周太王有最仁慈的恩德，他不忍心让百姓遭受战乱，所以宁肯臣事勋育、戎氏部族，并献上狗马珍宝等礼物，但他们仍攻伐不止。问他们想要什么，回答说要土地。周太王于是召集他的群臣和年高德重的人，告诉他们说："土地是用来养育人的，不能因为这养育人的东西来害了所要养育的民众，我打算离开这里。"周太王于是迁到岐山之下居住。邠地的人背上小孩扶着老人跟随他，像归顺父母一样。他搬迁了三次，百姓竟是当初的五倍。这都是由于他施行仁义，百姓愿意积极为他做事。君子要保有国家，安定民众，不能只凭战争，使士人和民众疲困并遭到残杀。周太王不为自己的私利，只希望百姓丰衣足食保护百姓，这大概就是他放弃原来国家的用意吧！这才称得上是最大限度的公正。

按：周太王迁岐事，《孟子》、《庄子》等书多有记载，均与此大同小异。

【原文】

14·4　辛栎见鲁穆公曰①："周公不如太公之贤也②。"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栎对曰："周公择地而封曲阜③，太公择地而封营丘④。爵土等，其地不若营丘之美，人民不如营丘之众。不徒若是，营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惭，不能应也。辛栎趋而出，南宫边子入⑤，穆公具以辛栎之言语南宫边子。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⑥，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⑦，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

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之戒其子也⑧，曰：‘吾欲室之侠于两社之间也⑨，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⑩。’如是，则曰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安在择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栎言，小人也，子无复道也！”

【注释】

①辛栎：战国时鲁人，事如本文。　鲁穆公：名显，战国时鲁君，公元前407年至前374年在位，卒谥穆。

②周公：见1·12条注①。太公：见1·16条注①。

③曲阜：鲁国都城。故地在今山东曲阜。

④营丘：齐国都城，故地在今山东临淄。

⑤南宫边子：鲁国人，字子容，亦称南容、南宫适，孔子弟子。

⑥成周：西周都城，后改称洛阳。故址在今河南洛阳东北二十里。

⑦辟就百姓：犹言君临百姓，统治百姓。

⑧季孙行父：即季孙友，又称季文子，春秋时鲁国大夫，历仕宣、成、襄三君，以清廉忠直著称，卒谥文。

⑨侠：通“挟”。两社之间：鲁君所居宫室的中门之外右有周社，左有亳社，两社之间是朝廷执政所在，是很显眼的地方（见《左传》闵公二年注疏）。

⑩替：废弃。

【译文】

辛栎谒见鲁穆公说：“周公不如太公贤明。”鲁穆公问：“你凭什么说这样的话？”辛栎回答说：“周公挑选地方以曲阜作封邑，太公挑选地方以营丘作封邑。爵位和封地的等级一样，但曲阜的土地不如营丘肥美，人口不如营丘众多。不只是这样，营丘还有坚固的天险。”鲁穆公内心也感到惭愧，不能回答。辛栎急步走出，南宫边子进来，鲁穆公把辛栎说的话全部告诉了南宫边子。南宫边子说：“从前周成王占卜定居成周时，对龟甲祈祷说：‘我一人兼有天

下，君临百姓，怎能不居于中原呢，假如我有了罪过，那么天下四方的人都可以讨伐我，这不难做到。’周公占卜定居曲阜，他对龟甲祈祷说：‘建城邑在山的南边，贤明就会繁茂昌盛，不贤就会很快灭亡。’季孙行父告诉他的儿子说：‘我要在周社和亳社之间修建住所，假若我的后人中有不能事奉君主的人，让他很快地被废掉。’像这些事例，说的都是人贤明就会兴旺昌盛，人不贤就会很快灭亡，哪在于选择地方作封国，或炫耀有坚固的天险呢？辛栎的这些话，都是无知小人的话，您不要再提它了！”

按：与《吕氏春秋·长利篇》同记一事，但文字多异。

【原文】

14·5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①，三王世继②，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③。鲍白令之对曰④：“天下官⑤，则禅贤是也⑥；天下家⑦，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自五帝⑧，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⑨，立万石之簴⑩。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⑪，至雍相继不绝⑫。所以自奉者，殚天下⑬，竭民力。偏驳自私⑭，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注释】

①五帝：传说中远古五个帝王，说法不一。。《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实际上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②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世继：世代承继。

③博士：战国至秦汉时传授文化知识的学官。

④鲍白令之：生平未详。

⑤官：公有。

⑥禅：原作“让”，据《校证》引《太平御览》改。

⑦家：私有。

⑧德出自五帝：国运出自五帝。秦姓嬴氏，为少昊氏（帝喾之子）后代，故云。

⑨石（dàn旦）：古代量器名，重百二十斤。

⑩立：此字原脱，依《校证》据《太平御览》及《上林赋》补。簴（jù巨）：安放钟鼓的脚架，多用金属浇注成猛兽形。

⑪骊山：在陕西临潼县东南二里。

⑫雍：指雍门，在秦都城咸阳之南。

⑬殚（dān单）：尽。

⑭偏駮（bó驳）：偏颇，不公正。

【译文】

秦始皇兼并了天下之后，便召集群臣商议说：“古代五帝传位让贤，夏、商、周三王世袭，哪一种作法对？我将采用它。”七十多个博士官没有一人回答。鲍白令之对他说：“天下公有，那么禅让贤人就对；天下私有，那么世袭就对。五帝是以天下为公有，三王是以天下为私有。”秦始皇仰天长叹说：“我的国运出自五帝，我将以天下为公有，谁人可以在我之后接替天下呢？”鲍白令之回答说：“陛下走的是桀、纣一样的道路，想要像五帝那样禅让天下，不是陛下所能做到的。”秦始皇大怒说：“你上前来！你凭什么说我走的是桀、纣一样的道路？赶快解说清楚，不能解释就处死罪。”鲍白令之回答说：“我请求解释这样说的道理。陛下修筑楼台上接云霄，宫殿连绵五里，造重达千石的大钟，铸重达万石的钟

鼓架。嫔妃上百，歌舞杂技艺人上千。兴建骊山宫室，到咸阳雍门接连不断。为了自已的享乐，耗费尽天下的资财，竭尽全国民力。这样偏颇自私而不顾他人。陛下是所谓自己立业仅能保存的君主，怎么能与五帝比道德，想要以天下为公有呢？”秦始皇默不做声，没有什么话可回答，面带羞惭的表情。过了好一阵，他才说：“令之这番话，是让众人羞辱我。”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再也没有禅让天下的意思了。

【原文】

14·6　齐景公尝赏赐及后宫，文绣被台榭，菽粟食凫雁①。出而见殣②，谓晏子曰：“此何为死？”晏子对曰：“此馁而死③。”公曰：“嘻！寡人之无德也何甚矣！”晏子对曰：“君之德著而彰，何为无德也？”景公曰：“何谓也？”对曰：“君之德及后宫与台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绣；君之凫雁，食以菽粟；君之营内自乐④，延及后宫之族；何为其无德也！顾臣愿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币帛，腐于国府⑤，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⑥，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婴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则汤、武可为之，一殣何足恤哉！”

【注释】

①凫雁：泛指野鸭水鸟。

②殣（jìn尽）：饿死的人。

③餧（něi馁）：同“馁”，饥饿。

④营内：经营内宫。

⑤囷府：粮仓和府库。囷（qūn倾），圆形的粮仓。

⑥万国："万"字原脱，据《校证》引《太平御览》补。

【译文】

齐景公曾经赏赐遍及后宫，将彩色斑斓的锦绣覆盖到水阁凉亭上，豆子和粟米用来喂养池中的水鸟。齐景公出宫看见一个饿死的人，问晏子说："这人是为什么死的？"晏子回答说："这人是饿死的。"齐景公说："唉！我没有恩德竟这样严重啊！"晏子对他说："君王的恩德显著彰明，为什么说没有恩德呢？"齐景公问："这话什么意思？"晏子回答说："君王的恩德遍及后宫亭台水榭；君王的玩物，披上彩绣；君王的水鸟，用豆粟喂养；君王经营内廷自己享乐，还延及后宫众多的人；这怎能说君王没有恩德呢！但我还想向君王请求：请君王把自己享乐的心意，推广到与百姓共同享乐，那怎么会有饿死的人呢？君王不推广这种恩德，却任意经营内廷喜好私有，使资财货物聚集偏多，粮食钱财在仓库中腐烂，恩惠不能普遍地施加给百姓，公平的心意不能周遍所有的国家。这就是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那士人百姓之所以会反叛，都是由于偏私造成的。君王如果能认真考察我说的话，推广君王的盛德，公平地分布到天下，那么商汤、周武王的事业也能做到，何必只体恤一个饿死的人呢！"

按：本《晏子春秋·外篇》。

【原文】

14·7　楚共王出猎①，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②，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

【注释】

①楚共王：见3·28条注①

②其：指楚共王的公心。

【译文】

楚共王外出打猎，丢失了他的弓，左右的侍从请求去找回来。楚共王说："算了吧！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到它，又何必去寻找它呢？"孔子知道后说："可惜他的公心还不算大，要是说'有人丢了弓有人会得到它'就行了，为何一定要说楚国呢？"孔子所说的就是大公。

按：事见多种古籍，本文与《吕氏春秋·贵公篇》略同。

【原文】

14·8　万章问曰①："孔子于卫主雍雎②，于齐主寺人脊环③，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④。弥子之妻⑤，与子路之妻，兄弟也⑥。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⑦！'孔子进之以礼，退之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与寺人脊环，是无命也⑧。孔子不说于鲁卫，将适宋，遭桓司马⑨，将要而杀之⑩，微服过宋⑪，是孔子尝阨⑫，主司城贞子⑬，为陈侯周臣⑭。吾闻之，观近臣，以其所为之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与寺人脊环，何以为孔子乎！"

【注释】

①万章：战国时齐人，孟子弟子。

②雍雎：即雍渠，春秋时卫灵公的宦臣。"雎"字原作"睢"，据《校证》

改。主雍雎：即以雍雎为主人，指住在他家作客。

③寺人瘠环：寺人，宦官。瘠，或作"瘠"，姓瘠名环，齐君的近侍。

④颜雠由：一作颜浊邹，卫灵公时贤大夫，子路妻兄。

⑤弥子：又作弥子瑕，卫灵公的宠臣，后色衰爱弛而被黜。

⑥兄弟：这里指姊妹。

⑦有命：意谓官位是天命所归。

⑧无命：没有天命佑助。

⑨桓司马：即桓魋（tuí颓），一名向魋，宋国的司马。公元前492年孔子由卫去陈，路经宋国，在树下与弟子习礼，桓魋拔掉这棵树，企图谋杀孔子。

⑩要：拦劫。

⑪微服：改换装束。

⑫当阨：处在困厄之中。

⑬司城贞子：陈国大夫，《孟子译注》引朱亦栋之《孟子札记》以为即《左传》哀公十五年中的公孙贞子。

⑭陈侯周：陈怀公之子（见《孟子》赵岐注）。

【译文】

万章问孟子说："孔子在卫国时住在雍雎家，在齐国时住在寺人瘠环家，有这样的事吗？"孟子说："没有！不是这样。那是好事的人编造出来的。孔子在卫国时住在颜雠由的家里。弥子的妻子与子路的妻子是姊妹，弥子对子路说：'孔子住在我家，可以得到卿的位置。'子路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听天由命！'孔子按照礼法进取，按照道义退身，能不能当官，都认为由上天决定；如果住在雍雎和寺人瘠环家中，这就不会有上天佑助。孔子在鲁、卫两国不受欢迎，便前往宋国，遇见桓司马想要中途劫杀他。孔子便改换衣装经过宋国，那时孔子曾受困厄，以司城贞子为主人，做过陈侯周的臣下。我听说：观察在朝的臣子，要看他接待的是什么客人；观察远来的臣子，要看他所寄居的主人。如果孔子以雍雎和寺人瘠环为主人，他凭什么能够成为孔子呢？"

按：本《孟子·万章上篇》。

【原文】

14·9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①，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②，人事浃③，王道备，精和圣制④，上通于天而麟至⑤，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⑥？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而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⑦，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注释】

①夫子：指孔子。行说：四处游说。

②纤介：比喻极细小的事物。

③浃：通达、透彻。

④圣制：圣王礼制。

⑤麟至：传说鲁哀公十四年在西方打猎获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

⑥食：同"蚀"。

⑦不尤人：不责怪人。连上句见《论语·宪问》。

【译文】

孔子游说了七十个诸侯国君，没有固定的居处，他想要使天下的百姓都有各自的归宿，但他的学说行不通，只好隐退修订《春秋》。他采记了很细微的好事，也贬斥了很细小的坏事，人事通达，王道完备，精心调合圣王的礼制，上与天相感应，因而麒麟来到，这是上天了解孔子。孔子于是长叹一声说："以为上天最光明不能被掩蔽吧，为什么会出现日蚀？以为大地最安稳不可动摇吧，为什么会发生地震？天地都还有被掩蔽和震动的时候，因此圣贤的学说在世上不能推行，就会有灾祸和异常的现象同时

发生。”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人在世上学习也会通达于天上，了解我的大概是上天吧！”

按：事本《史记·孔子世家》。

【原文】

14·10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①，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②，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③，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④，则吾其为东周乎⑤？”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⑥，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注释】

①天覆之心：像上天覆盖大地一样的胸襟。

②子：犹言抚爱，用作动词。

③肆：显明。《易·系辞下》：“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④而：同“如”。

⑤为东周：兴建东方的周王朝。指在东方复兴文、武之道。以上二句出自《论语·阳货》。

⑥舒：舒张、推广。

【译文】

孔子生活在战乱的时代，没有谁能容纳他。他的原则是自己的主张被君王施行，恩泽施加到百姓身上，然后才去做官；如果自己的主张不被君王采用，恩泽不能施加给百姓，他就隐退安居。

孔子怀着上天覆盖大地一样的胸襟，具有仁慈圣明的品德，惋惜当时世俗的污浊，哀伤法度的废弃败坏，肩负重任，游历远方，周游应聘，想要等待机会施行他的主张，来爱抚百姓。但当代诸侯没有谁能任用他。因此德泽积蓄起来而不显明，重大的政治主张被扭曲而不能伸张，海内不能蒙受他的教化，万民不能承受他的恩惠。所以孔子长叹道："如果有人能用我，我将要在东方复兴文、武之道。"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并不是要在一个地方运用他一人的才德，而是想要把他的学说推广到天下，并建立在万民之中。

【原文】

14·11秦晋战，交敌①。秦使人谓晋将军曰："三军之士皆未息，明日，请复战。"臾骈曰②："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将遁矣。迫之河，必败之。"赵盾曰③："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于险，无勇也。请待。"秦人夜遁。

【注释】

①交敌：两军彼此势均力敌。

②臾骈：春秋时晋国大夫，为人有贤名。

③赵盾：见3·29条注③

【译文】

秦晋两国打仗，两军彼此势均力敌。秦国派人对晋国将军说："三军的士卒都未得到休息，请求明天再战。"臾骈说："使者的眼珠乱转并且言语放肆，说明敌军惧怕我们，将会逃跑了。如把敌军逼迫到河边，一定能打败他们。"赵盾说："我军死伤的士卒还未收容掩埋，如果抛弃他们，这不仁慈，不到约定时间就逼人至险境，这不算勇敢。还是再等一等。"秦军当天夜里就逃走了。

按：《左传》文公十二年记此事。

【原文】

14·12　子胥将之吴，辞其友申包胥曰①："后三年，楚不亡，吾不见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庙也；止子是无以为友。虽然，子亡之，我存之。"于是乎观楚一存一亡也。后三年，吴师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见秦伯曰："吴无道，兵强人众，将征天下，始于楚。寡君出走，居云梦，使下臣告急。"哀公曰②："诺，固将图之。"申包胥不罢朝，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兴师救楚。吴人闻之，引兵而还，昭王反复③，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辞曰："救亡，非为名也。功成受赐，是卖勇也。"辞不受。遂退隐，终身不见。《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④。"

【注释】

①申包胥：见4·2条注③

②哀公：即秦哀公，公元前536年至前501年在位。

③反复：返国复位。

④丧：凶祸、灾难。　匍匐：本意是手足并用爬行，这里形容全力以赴。此二句引自《诗经·邶风·谷风》。

【译文】

伍子胥将要出奔吴国，向他的朋友申包胥告辞说："三年以后，楚国不亡，我不再见您了。"申包胥说："您努力去做吧！我不能够帮助您。帮助您就是攻伐自己的宗庙；制止您这就是不把您当朋友。尽管这样，您如能灭亡楚国，我就要保存它。"于是人们都在观察楚国一存一亡的两种可能。三年后，吴军伐楚，楚昭

王出逃。申包胥没有接受君命，便西去拜见秦国君王说："吴国无道，军队强大人马众多，将要征讨天下，现从楚国开始。我国君王出走，住在云梦，派我前来告急。"秦哀公说："好吧！我本来就打算考虑这件事。"申包胥不退朝，站在秦国朝廷上，昼夜哭泣，七天七夜哭声不断。秦哀公说："有这样的臣子，怎能不援救呢？"于是就出兵救楚。吴军知道这个消息，就率领军队撤退回国。楚昭王返国复位，想要封赏申包胥。申包胥辞谢说："拯救国家危亡，不是为了虚名。成功了接受赏赐，这就是炫耀自己的勇敢"。推辞不受。他于是退身隐居，终身不再露面。《诗经》说："凡是百姓有灾祸，都要尽全力去拯救。"

按：事又见《左传》、《战国策》、《史记》、《吴越春秋》等书，大同小异。

【原文】

14·13　楚令尹虞丘子①，复于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不名仁智，无求显荣；才之所不著，无当其处。臣为令尹十年矣，国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讨②；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禄素餐，食欲无厌；臣之罪当稽于理③。臣窃选国俊下里之士曰孙叔敖④，秀羸多能⑤，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庄王曰："子辅寡人，寡人得以长于中国⑥，令行于绝域，遂霸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达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为忠？臣愿固辞。"庄王从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号曰国老⑦，以孙叔敖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

虞丘子喜，入见于王曰："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骩⑧，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赐也已。"

【注释】

①虞丘子：《校证》引诸说，认为即沈尹茎，楚庄王时任令尹，荐孙叔敖代己。

②淫祸：邪恶与祸乱。

③稽于理：受到法官的审查。稽，查考；理，指狱官，法官。

④孙叔敖：见10.17条注①。

⑤秀羸：文雅瘦弱。

⑥长（zhǎng涨）：作盟主。

⑦国老：古代告老退职卿大夫所加尊号。

⑧骩（wěi伟）：同"委"，枉曲。

【译文】

楚国令尹虞丘子，向楚庄王禀告说："我听说奉公执法，能够得到荣耀；才能品德浅薄，就不要指望得到高位；不具备仁义智慧，不要追求显赫尊荣；才能不能显示的地方，就不要承担那样的职位。我做令尹十年了，国家没有更好地治理，案件争讼不停，隐士未得进升，邪恶祸乱没有受惩，久登高位，妨碍了众多贤者的进升之路，尸位素餐，贪得无厌，我的罪过应当受到法官的审理。我私下选中了一个国内杰出的人材，是乡下的士人名叫孙叔敖。他虽然文雅瘦弱，但十分能干。他的本性恬淡寡欲。君王举拔他并授给他国政，那么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并且能使士人百姓归附。"楚庄王说："你辅佐我，我才能在中原作盟主，号令行施到极边远的地方，终于称霸诸侯。没有你将怎么办？"虞丘子说："长久维护自己官位的人，是贪鄙的；不举贤进能的人，是欺骗国君；不能让出职位的人，是不正直的。有这三不能的人，就是不忠。作为人臣不忠，君王又为什么要把他当作忠臣

呢?我坚决请求辞职。"楚庄王依从了他，并赏赐他食邑三百户，号称国老。楚庄王让孙叔敖作了令尹。不久，虞丘子家族中有人犯了法，孙叔敖抓来杀了。虞丘子很高兴，入宫拜见楚庄王说："我推荐的孙叔敖，果真能让他操持国政。奉行国法而不结朋党，施行刑法而不枉曲，可以称得上是公正平直。"楚庄王说："这也是先生的赐予。"

按：《渚宫旧事》卷二用此文。

【原文】

14·14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晋侯曰①："其为人不党，治众不乱，临死不恐。"晋侯以为中军尉。河曲之役②，赵宣子之车干行③，韩献子戮其仆。人皆曰："韩献子必死矣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仆，谁能待之?"役罢，赵宣子觞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贺我。"二三子对曰："不知所贺。"宣子曰："我言韩厥于君，言之而不当，必受其刑。今吾车失次而戮之仆，可谓不党矣，是吾言当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晋国适享之，乃唐叔是赖之⑤，敢不再拜稽首乎?"

【注释】

①赵宣子：即赵盾。见3·29条注③。韩献子：即韩厥。见6·17条注①。晋侯：《国语·晋语》作"晋灵公"。

②河曲之役：《左传》文公十二年，晋、秦两国在河曲交战。河曲，春秋时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内。黄河自永济折而向东，故称此地为河曲。

③干行：冲撞了军队的行列。

④韩献子：此为韩厥卒后谥号，当时人不能在其未死前预称其谥。疑行文有误。

⑤唐叔：晋国的始祖。见1·12条注①。

【译文】

赵宣子向晋侯推荐韩献子说："韩厥为人不结朋党，治理众人有条不紊，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晋侯就让韩厥作了中军尉。在河曲的战斗中，赵宣子的车驾冲撞了队伍的行列，韩献子杀了他的车夫。人们都说："韩厥这次死定了！他的主子早上提拔了他，到晚上就杀了主子的车夫，谁能容忍这样的事呢？"战斗结束后，赵宣子请大夫饮酒，酒过三巡，他说："你们应该祝贺我。"那些大夫说："不知道该祝贺什么。"赵宣子说："我曾向君王举荐韩厥，如果举荐不当，一定会受到处罚。这次我的车驾乱了次序，韩厥杀了我的车夫，可算是不结朋党了。这证明我的举荐是正确的。"这些大夫拜了两拜又叩头至地说："不仅晋国能够安享这个福分，就是先祖唐叔也要依仗这样的人。能不再拜叩头吗？"

按：本《国语·晋语》，文字各有详略。

【原文】

14·15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守者①？"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②。"公曰："非汝之仇也？"对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子羔见咎犯而谢之曰③："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注释】

①西河守：见2·5条注⑮。

②虞子羔：其人生平未详。

③子：此字原脱，据《校证》补。

【译文】

晋文公向咎犯问道："谁人可以派去做西河的郡守？"咎犯回

答说："虞子羔可以。"晋文公问："不是你的仇人吗？"咎犯回答说："君王问的是可以作西河郡守的人，并没有问我的仇人是谁。"子羔拜见咎犯并道谢说："多承您赦免了我的过错，向君王推荐了我，使我能做西河郡守。"咎犯说："我举荐你，是为了公事；我怨恨你，是因为私事。我不能因为私事而损害公理。你赶快走吧！再回头我就要用箭射杀你了！"

按：本文所记与《左传》襄公三年、《国语·晋语》、《吕氏春秋·去私》等各有异同。

【原文】

14·16　楚文王伐邓①，使王子革、王子灵共捃菜②。二子出采，见老丈载畚③，乞焉，不与；搏而夺之。王闻之，令皆拘二子，将杀之。大夫辞曰："取畚信有罪，然杀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杀之？"言卒，丈人造军而言曰④："邓为无道，故伐之。今君公子搏而夺吾畚，无道甚于邓。"呼天而号。君闻之，群臣恐。君见之，曰："讨有罪而横夺，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私二子，灭三行，非所以从政也。丈人舍之矣⑤，谢之军门之外耳⑥。"

【注释】

①楚文王：名赀，春秋时楚国君，楚武王之子，公元前689年至前677年在位。　邓：周列国名，曼姓，公元前678年为楚文王所灭。地在今河南邓县。

②王子革、王子灵：楚文王二子名革、灵。捃（jùn菌）：采集、拾取。

③载畚（běn本）：头顶一个筐。载，同"戴"。

④造军：到军营来。

⑤舍：指舍罪，有“宽恕”的意思。

⑥谢之军门之外耳：将在军门之外向您赔罪。意指斩杀二子在军门外，以此来赔罪。

【译文】

楚文王攻打邓国，命王子革、王子灵一起去采摘野菜，这二人出外采集野菜，看见有个老人头上顶着一个筐子，便向老人乞讨，老人不给他们，于是就殴打老人夺下筐子。楚文王知道了这件事，命令将二人都拘押起来，将要杀掉他们。大夫进言说：“夺取老人的筐确实有罪，但杀死他们却不是他们该承当的罪。君王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话刚说完，那老人就来到军门外说：“邓国干出些无道的事，所以你们才攻打它。现在君王的儿子殴打我，还抢夺了我的筐子，这比邓国还要不讲道义。”说完就呼天抢地号哭。楚文王听到了这些话，群臣也感到惶恐不安。楚文王召见那老人说：“讨伐有罪的人，自己却要蛮横地抢夺，这不是禁止暴行的办法；仗恃力气虐待老人，这不是教育年轻人的办法；爱自己的儿子却放弃法令，这不是保住国家的办法；对这两个儿子徇私情，毁灭以上三种德行，这不是治理国政的办法。请老丈宽恕我，我将在军门外斩杀二子，来向您赔罪。”

按：《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六引此文。

【原文】

14·17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①，廷理拘之②，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③，而察触国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有营私之意也④？何廷理之驳于法也⑤？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

缘吾心而释之⑥，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⑦，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⑧，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⑨。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⑩，方正公平。”

【注释】

①子文：姓斗，名谷於菟（gòu构wū乌tú秃），春秋时楚国大臣。其父斗伯比与邧国女子私通而生子文，弃于云梦。传说由虎喂乳，后收养成人。楚人称乳为“谷”，称虎为“於菟”，故以此为名。楚成王八年至三十五年为楚令尹。

②廷理：春秋时楚国官名，掌刑法。

③司：同“伺”，侦察。

④吾有：“有”字原无，据《校证》补。

⑤駮：乘舛，不一样。

⑥因缘：同“寅缘”，这里有迎合之意。

⑦不是刑：即“不刑是”，宾语前置。

⑧成王：即楚成王熊恽，公元前671年至前626年在位。

⑨内政：宗族内部事务。

⑩恤顾怨萌：体恤顾及到怨恨的百姓。萌（máng忙），通“氓”，即民众。

【译文】

楚国令尹子文的宗族中，有违犯了国法的人，刑狱官拘押了他，但听说他是令尹子文的族人，又释放了他。子文召见刑狱官并责备他说：“大凡设立刑狱官这个职务，就是靠他来侦察违犯

君王命令，查处触犯国法的人。那正直的人执法，虽柔和但不弯曲，虽刚正但不会折断。现在你放弃国法并违背律令，又释放了犯法的人，这样作刑狱官不正直，心怀不公。难道我有营私的意图吗？为什么刑狱官对国法的执行这样不同呢？我身居高位，应作士民的表率，士民有了怨恨，那我也不能超越国法之外。现在我的族人犯法很明显，如果让刑狱官迎合我的心意而释放了他，这就使我不公正的心，明显地暴露在国人面前。执掌一国的权柄，却以私心闻名，与其让我活着不按原则办事，不如让我去死。”于是他便送他的族人到刑狱官那里，并说：“不惩处这人，我将去死。”刑狱官害怕了，于是对他的族人执法施刑。楚成王知道了这件事，来不及穿上鞋就赶到子文的家中，说：“我太年轻，任命刑狱官用人失当，违背了先生的心愿。”于是楚成王罢黜了刑狱官使子文地位更尊崇，让他管理王室内部事务，都城的人知道这件事后说：“像令尹这样的公正，我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于是就互相传唱：“子文的族人，违犯国法章程。刑狱官放了他，子文不答应。顾恤百姓的怨恨，多么正直公平！”

按：《渚宫旧事》卷一用此文。

【原文】

14·18　楚庄王有茅门者法曰①：“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蹂霤者②，斩其辀而戮其御③。”太子入朝，马蹄蹂霤，廷理斩其辀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则主威失，下陵上则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遗子？”太子乃还走避舍④，再拜请死。

【注释】

①楚庄王：见1·21条注①。茅门：即雉门，诸侯三宫门之一，南门的中门。

②蹂霤（liū留）：践踏到屋檐之下。霤，通“溜”，屋檐下滴水之处。

③輈（zhōu舟）：车辕。

④还走避舍：急忙退下很远。还（xuán旋），迅速；舍，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这里形容退避很远的意思。

【译文】

楚庄王有关于茅门的法令：“群臣大夫、众公子入朝时，有马蹄践踏到房檐下的人，砍断他的车辕并杀死他的车夫。”太子入朝时，马蹄踩到了房檐下，刑狱官砍断了他的车辕并杀了他的车夫。太子大怒，入宫对庄王哭泣说：“为我杀掉刑狱官。”楚庄王说：“国法是靠它来敬事宗庙，尊奉国家的。因此，如果能够确立国法服从律令，尊敬国家的人，那就是国家的大臣。怎么能对他乱加诛杀？如果违犯国法废弃律令，不尊敬国家，这就是臣下背弃君主，以下犯上。臣子背弃君王就会使国君丧失权威，以下犯上就会使主上的地位危殆。保不住国家，我用什么来传给你？”太子于是立即退避很远，拜了又拜请求治他死罪。

按：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原文】

14·19　楚庄王之时，太子车立于茅门之内，少师庆逐之①。太子怒，入谒王曰：“少师庆逐臣之车。”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逾②，少君在后而不豫③，是国之宝臣也。”

【注释】

①少师庆：少师，官名。周置少师、少傅、少保以辅佐天子，诸侯国

沿置。庆，人名。《校正》疑为“士庆”。士庆，楚共王时大夫，后赐为相。楚庄王是共王的父亲，在位二十三年，两王相距不远，故士庆可事二主。

②逾：超越。这里指违犯法令。

③豫：事先准备。

【译文】

楚庄王的时候，太子的车驾停留在茅门之内，少师庆驱赶它。太子大怒，入宫谒见庄王说：“少师庆赶走我的车子。”楚庄王说：“宽恕他吧。老国君将先去世却不违犯他的法令，新国君在后继位却不事先作准备，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臣子。”

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较此文为详。

【原文】

14·20　吴王阖庐为子胥兴师①，复仇于楚。子胥谏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其后因事而后复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谓不以公事趋私矣②。

【注释】

①阖庐：见8·5条注①。

②趋：趋向，引申为追逐、谋求。

【译文】

吴王阖庐为伍子胥兴兵向楚国复仇。伍子胥进谏说：“诸侯不应为了个人而兴兵，再说事奉国君如同事奉父亲一样，损害事君的原则，来报父亲的仇，我是不作的。”吴王于是放弃了这次行动。在那之后又因别的事伍子胥才报了他父亲的仇。伍子胥可称得上不以公事来谋私的人了。

按：与《公羊传》、《谷梁传》所记略同。

【原文】

14·21　孔子为鲁司寇①，听狱必师断②，敦敦然皆立③，然后君子进曰④："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⑤。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⑥，然后君子⑦，"几当从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岂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后知所以断狱哉？君子之敬让也。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

【注释】

①司寇：官名，主管刑狱，为六卿之一。
②师断：众人裁断。
③敦敦：聚集的样子。
④君子：指孔子，下文同此。
⑤云云：如此这般，省略话语的助词。
⑥辩：同"遍"，周遍。
⑦君子：下当有"曰"字。《孔子家语》作"孔子曰"。

【译文】

孔子作了鲁国的司寇，审理案件时一定要让众人裁断，大家聚集在一起站立着。然后孔子上前说："某人认为该怎么样？"某人便认为该如此如此。孔子又问："某人认为该怎么样；"某人又说该如此如此。都问遍了，然后孔子又说："或应当依从某人说的吧？"凭着孔子的智慧，难道一定要等待某人说如此这般然后才知道怎样断案吗？这是孔子对别人的尊敬礼让。司法文书凡能与别人共同拟定的，孔子不独自一人去占有这种权力。

按：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孔子家语·好生篇》用此文而较略。

【原文】

14·22　子羔为卫政①，刖人之足②。卫之君臣

乱③，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刖者守门，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曰："于彼有窦④。"子羔曰："君子不遂⑤。"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损主之法令，而亲刖子之足。吾在难中，此乃子之报怨时也，何故逃我⑥？"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倾侧法令⑦，先后臣以法⑧，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谓欤？"

【注释】

①子羔：春秋时卫国人，一作齐人。姓高，名柴，字子羔，也作子皋，孔子弟子，性仁孝。《校证》引《孔子家语》"季羔为卫之士师（刑狱官）"，认为子羔未曾在卫主持国政。

②刖：古代酷刑之一，砍去犯人双脚。

③卫之君臣乱：指蒯聩之乱。蒯聩为卫灵公之子，做太子时欲杀灵公夫人南子，未成奔晋。后与其姊伯姬串通逼迫孔悝（伯姬之子，卫国大夫）赶走卫侯辄（蒯聩之子卫出公），立自己为君，是为卫庄公。卫庄公继位后背晋，又驱逐孔悝，晋人围卫，被杀，在位仅三年。

④窦：小洞。

⑤遂：通"隧"，从洞中钻出去，用作动词。

⑥逃：使……逃，使动用法。

⑦倾侧：偏侧。这里指仔细斟酌的意思。

⑧先后：反复衡量。

【译文】

子羔职掌卫国狱政，砍过犯人的脚。卫国的君臣内乱，子羔

逃到外城门，外城门已关闭，正是那个被砍了脚的人在守城门。那守门人对他说："在那里有一个缺口。"子羔说："君子不翻墙。"守门人又说："在那里有一个小洞。"子羔说："君子不从洞中钻出。"守门人说："在这里有间房子。"子羔躲进房中。追赶的人找不着才罢休。子羔将要离开时，对砍过脚的人说："我不能损害君主的法令，亲自砍了你的脚。我在灾难中，这正是你报仇的时机，为什么要使我逃脱呢？"那砍过脚的人说："被砍断脚本来是我罪有应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您在审理我的时候，仔细斟酌法令，用法令反复衡量我的罪过，想使我能够免受刑法惩治，这些我都知道。案件审决罪名确定，正当依罪执刑时，您凄然不乐，表现在脸色上，我也知道这些。您难道是对我有私情吗？仁慈的人天生的本性，当然会这样。这就是我要帮您逃脱的原因。"孔子知道此事后说："善于做狱吏的人培植恩德，不善于做狱吏的人培植怨恨。公正地为人处事，那子羔就是这样的人吧。"

按：本《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

说苑卷十五　指武

【解题】

指武，即阐明有关军事问题的要旨。本卷记载了周初至汉武帝时有关对外兴师征伐，对内武力除奸的轶事共二十八则。第一则引用《司马兵法》和《易经》揭示了武力征战利与弊的双重性，即“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进而引证前人好战而亡，无武而灭的实例，说明英明的君王应该既不好战，又不废武，才能安身保国的道理。其后二十七则中，有二十则讲对外用兵之道；有四则讲对内用武力诛恶除奸的必要；另有三则讲圣人治天下应“先文德而后武力”、“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分析孔子“仁义”之说天下不从的原因。在对外使用武力的问题上，作者主张讨伐无道以利百姓，用兵要军纪严明，以智勇取胜；对内使用武力则是为了严肃法纪，防止内乱。使用武力总的原则是“先文德而后武力”，最终目的是使天下永远消除战患。距今二千多年前的刘向，在对战争和武力的认识上，具有这样清醒的见解，不仅是难能可贵的，也为后人用兵治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原文】

15·1　《司马法》曰①：“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②：“君子以除戎器③，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④。徐偃王无武亦灭⑤。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⑥：“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注释】

①《司马法》：古代兵书，现仅存一卷五篇。《汉书·艺文志》列于经之礼类，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以下引文出《司马法·仁本篇》。

②《易》曰：以下引自《易经·萃卦》。

③除戎器：修整武器。除，修治。

④夫差好战而亡：参见9·20条。

⑤徐偃王：相传为周穆王时徐国国君，以仁义治国，江淮诸侯顺从他的有三十六国。楚文王进攻徐国，偃王爱民而不战，终为楚国所灭。其故地在今安徽泗水县北。

⑥《易》曰：引自《易经·系辞》。

【译文】

《司马法》记载说："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就一定会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备就一定危险。"《易经》上说："君子要修整武器，防备不测。"武力是不能随意玩弄的，随意玩弄就没有威力；武力也不能废除，废除了就会招来敌寇。从前吴王夫差好战遭到灭亡，徐偃王没有武备也被消灭。因此英明的君王裁断国政，在上的君主不玩弄武力，在下的臣民不废弃武备。《易经》上说："生存的时候不要忘记危亡。"这样就会使自身安全并保住国家。

【原文】

15·2　秦昭王中朝而叹曰①："夫楚剑利，倡优拙②。夫剑利，则士多慓悍；倡优拙，则思虑远也。吾恐楚之谋秦也。"此谓当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注释】

①秦昭王：即秦昭襄王，名稷，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中朝：在朝中、朝廷上。

②拙：粗劣。

【译文】

秦昭王在朝廷上叹息说："楚国剑器锋利，歌舞杂技艺人却很粗劣。剑器锋利，那么武士就很强壮勇猛；歌舞杂技艺人粗劣，说明他的国君有深谋远虑。我担心楚国会图谋秦国。"这就是在平安时想到凶险，在生存时不忘危亡，所以终于能够因此成就霸业。

按：《史记·范雎传》亦载此事，文字较详。

【原文】

15·3 王孙厉谓楚文王曰①："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②，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③。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④。恶有其不得理？"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⑤，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备乎！

【注释】

①王孙厉：楚臣，生平未详。楚文王：见1·34条注①。

②徐偃王：见15·1条注⑤。

③三十二国：《韩非子·五蠹》作"三十六国"。

④豚（tún屯）：小猪，也泛指猪。

⑤文德：指以礼乐教化进行统治，常与"武功"相对而言。

【译文】

王孙厉对楚文王说："徐偃王喜好实行仁义的主张，汉水以东诸侯三十二国都归服了他。大王如不攻打他，楚国势必会臣事徐国。"楚文王说："他如果真有仁义之道，那是不能攻打的。"王

孙厉说："大国攻打小国，强国攻打弱国，好比大鱼吞食小鱼，像老虎吃小猪一样。哪会有不得手的道理呢？"楚文王于是带领军队攻打徐国，灭了徐国。徐偃王在快死时说："我依赖文教德政，却不懂武备；好奉行仁义的主张，却不了解奸诈人的心思。因而落到这一步。"那古代的君王，大概都有武备吧！

按：本《淮南子·人间篇》，《韩非子·五蠹篇》也记此事，文字稍异。

【原文】

15·4 吴起为苑守①，行县②，适息③。问屈宜臼曰④："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⑤，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⑥，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⑦，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屈公曰："成刑之徒⑧，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⑨，楚国无贵于举贤。"

【注释】

①吴起：见2·7条注⑰。苑：通"宛"。春秋时楚邑，后改称南阳，故地在今河南南阳。守：郡守，即一郡之长。

②行县：巡视各县。

③适息：到了息县。息，原为周姬姓侯国，《左传》庄公十四年为楚所灭。故地在今河南息县境内。

④屈宜臼：见13·15条注②。

⑤不变故：不改变过去的成法。

⑥阴谋：兵谋，策划战争。

⑦淫泆：过分放纵。泆，同"佚"。

⑧刑：同"形"。徒：同类之人。

⑨敦处：恭敬勤勉地处事。笃：忠厚。

【译文】

吴起作了宛邑郡守，他巡视各县，到了息县。他问屈宜臼说："楚王不知道我不贤，让我作了宛邑郡守，先生打算用什么来教诲我呢？"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年，楚王让吴起作了楚相，吴起巡视各县，到了息县。他又问屈宜臼说："我曾请教先生，先生不教诲我。现在大王不知道我不才，又让我作了楚相，请先生试看我怎么当楚相吧！"屈宜臼问他："你准备怎么做？"吴起说："我准备均平楚国的爵位，使它的俸禄公平。减损那富余的人来补充那不足的人。修缮武器装备，等待时机以争夺天下。"屈公说："我听说从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改变成法，不变换常规。现在你打算均平楚国的爵位来使俸禄公平，减损那富余的人来补充那不足的人，这就是改变成法并变换常规。况且我听说武力是凶器；战争是违背道德的。现在你策划战争违背道德，好用武力，是人们所唾弃的，倒行逆施到了极点。过分放纵的事情，做了的人都会不利。再说你曾使用鲁国的军队，不应在攻打齐国时取胜，但仍在齐国取胜了；你曾使用过魏国的军队，不应在攻打秦国时取胜，但你仍在秦国取胜了。我听说过：'不是制造祸乱的人不能造成灾祸。'我本来就奇怪我们大王多次违背上天的意旨，

到现在未发生灾祸，咦！原来将等待你啊！”吴起吃惊地问：“还可以更改吗？”屈公说：“不能了！”吴起说：“我将通过人力谋划而改变。”屈公说：“你是属于已经定型的那一类人，是不可更改的了。你不如勤勉地处事，忠厚地做人。楚国没有比推举贤能更重要的了。”

按：本《淮南子·道应篇》。

【原文】

15·5 《春秋》记国家存亡，以察来世①。虽有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威猛之将，士卒不亲附，不可以战胜取功。晋侯获于韩②。楚子玉得臣败于城濮③，蔡不待敌而众溃④。故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⑤，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⑥，羿、逄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中微⑦。故强弱成败之要，在乎附士卒，教习之而已。”

【注释】

①来世：后代。

②韩：地名。春秋时属晋，名韩原。《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攻晋，战于韩原（今山西稷山县），大败晋军，擒晋惠公，后又放了他。

③子玉得臣，姓成名得臣，字子玉，楚成王时为令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大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楚军大败，楚成王责令子玉自杀。

④蔡不待敌：事见《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会诸侯各国之师攻蔡，蔡军不待敌军进攻便溃逃。

⑤先轸：春秋时晋国大夫，一作原轸，是晋国勇猛善战的将军。晋楚城濮大战，他将中军，大败楚军。后又在殽大败秦军。后狄人伐晋，他冲入狄军中战死。

⑥造父：周穆王时善于驾车的人。王良：一名邮无恤，春秋时晋人，也是高明的驭手。作：起。

⑦羿（yì异）：古代传说中善射的人。说法不一：《左传》认为是夏有穷氏国君；《楚辞·天问》、《淮南子》认为是唐尧时人；《说文》认为是帝喾时射师。逢蒙：又作逄蒙，传说他曾向羿学射，完全学全羿的射法后杀羿。《汉书·艺文志》有《逢门射法》二篇，颜师古注：逢门即逢蒙。

【译文】

《春秋》这本书记载了国家的存亡，可以用来考察后代的事。它说明即使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百姓，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勇猛的战将，但士卒不亲近归附，就不能够打胜仗取得成功。晋侯在韩原被俘获，楚国成得臣在城濮大败自杀，蔡国不等敌军进攻就全军溃逃。因此有这样的话："文王不能驱使不愿归附的百姓，先轸不能使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卒作战，造父、王良不能让破车劣马快跑并到达远方，羿、逢蒙不能用弯曲的箭和无力的弓射中远处微小的东西。所以强弱成败的关键，在于使士卒亲附，训练好他们罢了。"

按：本则与《荀子·议兵篇》文义相似。

【原文】

15·6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①；本惠未袭②，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③，先诸华而后夷、狄④。及周惠王，以遭乱世，继先王之体⑤，而强楚称王，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统天下。不先广养京师以及诸夏，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则不料力，权得失，兴兵而征强楚⑥，师大败，撙辱不行⑦，大为天下笑。幸逢齐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袭，不可以制末。

【注释】

①正外：征伐外国。正，通"征"。

②本惠未袭：对百姓的恩惠还未遍及。本，指百姓，《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袭：意同"洽"，遍及。

③诸夏：指周代分封的中原各诸侯国。

④诸华：即诸夏。夷狄：泛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

⑤周惠王：周釐王之子，名阆。公元前676年至前652年在位。体：事物的法式、规矩。

⑥征强楚：周惠王伐楚事未详所出。

⑦擠辱：屈辱。

【译文】

国内未治理好，就不能对外征伐。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对他们的恩惠还不普遍，就不能够控制枝末。因此《春秋》把治理天子都城放在诸侯国的前面，把治理诸侯国放在夷狄部落的前面。到周惠王时，正碰上乱世。他想要继承先王的法规，但强大的楚国自称为王，诸侯都背叛了周王室。周惠王想要申张先王的教令，统一天下，却不首先广泛地教养国都百姓并推广到诸侯国，再由诸侯国推广到夷狄部落。国内没有治理好，一怒之下就自不量力，不权衡得失，兴兵去征伐强大的楚国，结果军队大败，受尽屈辱目的又达不到，大大地被天下人所耻笑。幸亏遇上齐桓公，使周王室能够得到稳定和尊崇。所以说国内未能得到治理，是不能对外征伐的；对百姓这一国本的恩惠未普及，是不能够控制枝末的。

【原文】

15·7　将师受命者①，将率入②，军吏毕入③，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钺③，东行西面而揖之④，示弗御也⑤。故受命而出，忘其国；即戎，忘其家；闻桴鼓之声⑥，唯恐不胜，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义死，义死不如

视死如归，此之谓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待也；万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⑦，王者之师。

【注释】

①将师：率领军队。

②率入：率先进入。

③钺（yuè 月）：古代兵器，形如大斧，安装长柄。古代天子出征以钺作仪仗，这里指授予将军征伐的兵权。

④东行西面而揖之：往东站立面向西行拱手礼。古代位次主人在东，宾客在西，这里施宾主之礼，表示不以君御臣。

⑤御：驾御、控制。

⑥桴鼓：击鼓。桴，本为鼓槌，这里作动词。

⑦令行禁止：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译文】

率领军队接受君命的时候，将军首先入宫，军吏再全部进入，都面向北拜两拜再叩头接受命令。天子面向南授予将军斧钺，然后往东站立，面向西行拱手礼，表示对将军出征在外不再驾御。因此接受命令出征后就忘记了他的国君的存在；到交战时就忘记了自己的家室；听到击鼓声，只怕不能取胜，就忘记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抱定必死的信念。必死不如乐于献身，乐于献身不如甘愿赴死，甘愿赴死不如为正义牺牲，为正义牺牲不如视死如归，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一个人抱定必死的信念，十个人也不能对抗他；十个人抱定必死的信念，百人也不能对抗；百人抱定必死的信念，千人也不能对抗；千人抱定必死之心，万人也不能对抗；万人抱定必死之心，就能横行于天下，有命令就能执行，有禁令就能停止。这就是圣王的军队。

按：此则与《孔丛子·问军礼篇》及《白虎通·三军篇》所引《传》义同。

【原文】

15·8 田单为齐上将军①，兴师十万，将以攻翟②。往见鲁仲连子③。仲连子曰："将军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将军曰："单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复齐之国；何为攻翟不能下？"去，上车，不与言。决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齐婴儿谣之曰："大冠如箕，长剑柱颐④；攻翟不能下，垒于梧丘⑤。"于是田将军恐骇，往见仲连子曰："先生何以知单之攻翟不能下也？"仲连子曰："夫将军在即墨之时⑥，坐则织蒉⑦，立则杖臿⑧，为士卒倡，曰：'宗庙亡矣，魂魄丧矣，归何党矣⑨！'故将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⑩。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封⑪，西有淄上之宝⑫，黄金横带⑬，驰骋乎淄渑之间⑭，是以乐生而恶死也。"田将军明日结发径立矢石之所，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将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枝体也。心犹与则枝体不用，田将军之谓乎？

【注释】

①田单：战国时临淄人，初为临淄市的属官，不被重用。燕昭王派乐毅伐齐，齐城几乎全部投降，只有莒城、即墨二城未下。即墨人推举田单为将军拒燕，行反间计除乐毅，用火牛阵大败燕军，恢复失地，迎立齐襄王，后封为安平君。上将军：官名。古代天子将兵称上将军，其后燕乐毅、齐田单都称上将军，犹言全军最高统帅。

②翟：同"狄"，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部族。

③鲁仲连子：亦称鲁连，战国时齐人，高蹈不仕，喜为人排难解纷。事见《史记》本传。

④柱颐：撑着下巴。

⑤垒：筑营垒。梧丘：地名，未详所在。

⑥即墨：战国时齐邑，故地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⑦篑（kuì溃）：盛土的竹筐。

⑧臿（chā插）：农具名，类似今天的锹。

⑨党：处所。

⑩无生之气：没有求生的意气，指必死的气概。

⑪掖邑：《战国策·齐策》作“夜邑”。齐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食采夜邑万户。故地在今山东掖县。

⑫淄上之宝：淄水流域的财宝。淄，即流经齐国都城临淄的淄水。

⑬黄金横带：束着黄金装饰的腰带。四字原作“金银黄带”，于文未安，据《校证》引《太平御览》改。

⑭淄邑之间：淄水，渑水两河流域。泛指齐国都城周围一带。

【译文】

田单做了齐国上将军，领兵十万，将要攻打狄人。他前去会见鲁仲连。仲连子说：“将军这次攻打狄国，一定不能攻下。”田单说：“我曾凭借五里的小城，十里的外城，恢复了齐国，为什么不能攻下狄国？”说完就上车离去，不再与鲁仲连说什么，决意攻打狄国。但他攻打了三个月未能攻下。齐国小儿的童谣唱道：“大官帽如簸箕，长剑撑着下颌。攻不下狄国，在梧丘筑营盘。”这时田单感到惊恐，前去拜见鲁仲连说：“先生为什么知道我不能攻下狄国呢？”鲁仲莲说：“将军当初据守在即墨城的时候，坐下时编织土筐，站起时拿着铁锹，作士卒的榜样，并说：‘宗庙丢掉了，魂魄失落了，我们归向何处呢！’因此将领有必死的信念，士卒无贪生的念头。现在将军在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淄水一带的财宝，束着黄金腰带，在淄、渑两河之间驰骋，因此贪恋生存而厌恶死亡。”田单第二天便扎起头发，直接站在箭矢、飞石交集的阵地上，拿起鼓槌击鼓进军，狄人终于被攻下。因此作主将的，是士卒的心脏；作士卒的，是主将的肢体。心脏犹豫不决，肢体就不能发挥作用。田单先前攻狄不下就是这样吧！

按：本《战国策·齐策》

【原文】

15·9 晋智伯伐郑，齐田恒救之①。有登盖②，必身立焉；车徒有不进者③，必令助之。垒合而后敢处，井灶成而后敢食。智伯曰："吾闻田恒新得国而爱其民，内同其财，外同其勤劳，治军若此，其得众也，不可待也④。"乃去之耳。

【注释】

①田恒：又名陈恒，也作田常。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主齐政，卒谥成子，故又称陈成子。

②登盖：车顶高盖。

③车徒：兵车与步卒。

④待：对抗。

【译文】

晋国的智伯攻打郑国，齐国的田恒去援救郑国。兵车上有高盖时，田恒一定亲自站在上面指挥；兵车和步卒有不能前进的，一定下命令帮助他们。营垒修成后才敢休息，水井挖成、炊灶砌好后才敢吃饭。智伯说："我听说田恒新近得主国政就爱护齐国的百姓，在国内同百姓分享财物，对外作战时与士兵一起辛勤劳作，像这样治军，会很得民心的，不能同他对抗。"于是撤离了郑国。

按：《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此事，文字有不同。

【原文】

15·10 《太公兵法》曰①："致慈爱之心，立威武之战，以卑其众②；练其精锐，砥砺其节，以高其气；分为五选③，异其旗章④，勿使冒乱⑤；坚其行阵，连

其什伍⑥，以禁淫非。”垒阵之次，车骑之处，勒兵之势，军之法令，赏罚之数，使士赴火蹈刃陷阵取将，死不旋踵者，多异于今之将者也。

【注释】

①《太公兵法》：汉人采掇旧说，假托太公吕尚编写的古兵书。又称为《六韬》。记周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以下所引不见于今存《六韬》中。

②卑：使…甘居下位。“卑”字原作“畢”，据《校证》改。“卑”在此有心悦诚服的意思。

③五选：五部分、五队。

④旗章：旌旗和名号。古代用不同样式的旗帜和服饰作为区别部队的标志。

⑤冒乱：混乱。“冒”与“眊”通，义为不明、不清楚。

⑥什伍：军队基层编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犹今小组小队。

【译文】

《太公兵法》上说：“将领要表现出慈爱的心肠，建立威武的战功，使部下心悦诚服；要训练部队的精神和锐气，磨炼将士的节操，提高全军的士气；军队分为五队，使旌旗番号互相区别，不要造成混乱；行军布阵要坚不可摧，小组小队要彼此连接呼应，禁止一切为非作歹的事。”书中关于筑垒布阵的序列，战车骑兵的处置，布署兵力的形势，军内的法令，奖惩的条例，使士卒上刀山入火海去破阵擒将，至死而不退缩的策略，与现在的将领多不相同。

【原文】

15·11 孝昭皇帝时①，北军监御史为奸②，穿北门垣以为贾区③。胡建守北军尉④，贫无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慰爱走卒甚厚。建欲诛监御史，乃约其走

卒曰："我欲与公有所诛，吾言取之则取之，斩之则斩之。"于是当选士马日，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⑤，监御史亦坐。建从走卒趋至堂下拜谒，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监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斩之。"遂斩监御史。护军及诸校皆愕惊，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遂上奏以闻曰："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今北军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私买卖以与士市⑥，不立刚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闻黄帝《理法》曰⑦：'垒壁已具⑧，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臣谨以斩之，昧死以闻。"制曰⑨："《司马法》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也⑩。'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兴。后至渭城令死⑪，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注释】

①孝昭皇帝：即汉昭帝刘弗陵。汉武帝之子，公元前86年至前74年在位。据《汉书·胡建传》，此处应作"孝武皇帝"。

②北军监御史：汉武帝时禁卫军分为北军和南军，分置监军使者，称"监军御史"。

③贾区：囤售货物的栈房。区，小屋。

④守：汉代官吏试任某一职务。北军尉：北军校尉，军中执法官。

⑤护军：秦汉时军中统领校尉的军官。堂皇：四面无壁的厅堂。

⑥私：字原脱，据《汉书》及四库本补。

⑦《理法》：托名黄帝所撰的古代兵书，也称《李法》。

⑧垒壁：军营的围墙。

⑨制：帝王的命令。

⑩国容：国家的礼制仪节。军容：军队的仪容，即军队的礼节、风纪和装备。以上两句引自《司马法·天子之义》。

⑪渭城：汉时置渭城县，故地在今陕西咸阳县东。

【译文】

汉昭帝时，北军监军御史为非作歹，他打穿北军军营门墙来修建货栈。胡建当时试任北军校尉，穷得没有车马，经常步行与士兵同起同住，因此关心爱护士兵很周到。胡建想要诛杀监军御史，就和那些步卒相约说："我想要和你们去杀个人，我说拿下，你们就拿下他；我说杀掉，你们就杀掉他。"于是就在选练兵马的那天，护军与众校尉列坐在厅堂上，监军御史也在座。胡建带领步卒急走到堂下参拜谒见，乘机走上厅堂，那些步卒也都上了厅堂，胡建跪在地下挺直身躯指着监军御史说："拿下他。"步卒便上前将监军御史拽下堂。胡建说："杀了他。"于是就杀了监军御史。护军及众校尉都很惊愕，不知道为了什么。胡建早已有写好的奏章装在怀中，于是上奏皇帝禀告说："我听说军法是树立武德来威慑众人的，诛杀坏人是为了禁止邪恶。这个北军监军御史，公然打穿军营墙垣来经商谋利，私自做买卖与将士交易，不树立刚武的思想、勇猛的信念，来作士大夫的表率，尤其失理不公。我听说黄帝《理法》上讲：'军营围墙已修好，行动不按照规定路线的人，叫做奸人，奸人要杀掉。'我依照此理杀了监军御史，冒着死罪来禀告。"皇上下令说："《司马法》讲：'国家的礼仪不适用于军队，军队的礼仪不适用于国家。'胡建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胡建因此名声大振。后来胡建在渭城县令任上去世，到现在渭城还有祭祀他的祠堂。

按：文与《汉书·胡建传》略同。

【原文】

15·12　鲁石公剑①，迫则能应，感则能动，昒穆无穷②，变无形像，复柔委从③，如影与响，如龙之守户，如轮之逐马，响之应声，影之像形也。閆不及

鞈④，呼不及吸，足举不及集⑤，相离若蝉翼⑥，尚在肱北眉睫之微⑦，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犹然乎！此善当敌者也，未及夫折冲于未形之前者⑧，揖让乎庙堂之上⑨，而施惠乎百万之民。故居则无变动，战则不血刃，其汤武之兵与！

【注释】

①鲁石公：此人未详，疑为古代剑客之流。

②昒穆：幽深微妙貌。昒（wù勿），同"沕"，渺茫。

③复柔委从：《校证》引诸说，认为当作"优柔委纵"，即从容自得，随心所欲。

④闻不及鞈：鼓声跟不上回声。闻，"鏜"的借字，鼓声；鞈（tà塌），鼓的回声。

⑤集：齐一。

⑥相离若蝉翼：比喻剑势之间若即若离，像蝉翼那样微薄可见。

⑦肱北：手臂和背部。北，同"背"。

⑧折冲：使敌人战车后退，即击退敌军。

⑨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此处比喻文德。　庙堂：宗庙明堂。这里指朝廷。

【译文】

鲁石公的剑术，迫近时就能产生感应，感受到就能令人心动。它深奥无穷，变化无形，从容随意，好像影子和回声，又像矫龙守护门户，像车轮追逐奔马，像回音与原声应和，像影子和人体相伴。鼓声跟不上回响，呼气赶不上吸气，抬脚左右不齐，相距如同蝉翼那样微薄，相连又像臂与背、眉与睫之间那样细微，竟不能用大来灭小，用小来与大相比。用兵的道理，也该像这样吧！这就是说：善于抵挡敌人的人，在形势未分明之前还不能反击敌人时，在朝廷上仍要作外交上的周旋，并广施恩惠给上百万的民众。这样平时就不会有变乱，战时就会兵不血刃。这就是商汤、周武王的用兵之道吧！

【原文】

15·13　孔子北游东上农山①，子路、子贡、颜渊从焉。孔子喟然叹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尔志，丘将听之。"子路曰："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闻于天，旌旗翩翻②，下蟠于地，由且举兵而击之，必也攘地千里③，独由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愤愤者乎！"子贡曰："赐也愿齐、楚合战于莽洋之野④，两垒相当，旌旗相望，尘埃相接，接战构兵，赐愿著缟衣白冠⑤，陈说白刃之间，解两国之患，独赐能耳；使夫二子者为我从焉。"孔子曰："辩哉士乎！僊僊者乎⑥！"颜渊独不言。孔子曰："回来，若独何不愿乎？"颜渊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与焉！"孔子曰："若鄙心不与焉⑦，第言之⑧。"颜渊曰："回闻鲍鱼兰芷不同箧而藏，尧舜桀纣不同国而治。二子之言，与回言异。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则由何愤愤而击，赐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⑨！"子路举手问曰："愿闻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愿者，颜氏之计。吾愿负衣冠而从颜氏子也。"

【注释】

①农山：《汉书·地理志》作"崃山"，齐国山名。

②翩翻：飘扬飞翔貌。

③攘地：开拓国土。

④莽洋：《孔子家语》作"漭瀁"，广大貌。

⑤缟衣白冠：白衣白帽，即丧服。《孔子家语》王肃注："兵，凶事，故白冠服也。"

⑥僊（xiān仙）：起舞时飞扬貌，这里喻指雄辩时神采飞扬的情态。

⑦鄙心：浅陋的心思。古人自谦之词，这里是孔子说颜渊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浅陋。

⑧第：但、只管。

⑨姚姚：美盛貌。

【译文】

孔子在北方游历，登上了东边的农山，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跟随着他。孔子长叹一声说："登高望下，使人心情悲凉。你们两三个人，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我将听听你们怎么说。"子路说："我希望得到像月亮一样洁白的羽毛，像太阳一样火红的羽毛；撞击钟鼓的声音，上传到天上；旌旗飞扬，向下蟠伏在地上，我将领兵去攻击敌国，必定会开拓千里国土。只有我能做到这些，让他们两人做我的随从。"孔子说："真是勇士啊！看你那激愤的样子！"子贡说："我希望齐、楚两国在广阔的原野上交战，两阵相对，旌旗相望，尘埃连成一片，接战交兵，我愿穿戴白衣白帽，在两军兵刃相交之间陈说我的主张，解除两国的战祸。只有我能做到这些，让他们二人做我的随从。"孔子说："真是雄辩之士啊！看你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只有颜渊不说什么。孔子问他："颜回你呢，为什么只有你不愿说说呢？"颜渊说："文辩武功的事情，他们两人已说过了，我怎么敢参与其中呢！"孔子说："如果你自认为想法浅陋不与他们一样，也只管说说。"颜渊说："我听说鲍鱼和兰芷不能在同一个箱子里收藏，尧舜桀纣用不同的方法治理国家。他二人所说的，与我所说的不同。我希望能遇到明王圣主并辅佐他们，使城池不用加固，使军队不逾越沟池；把刀剑戈戟全部溶铸成农具，使天下千年无战争的祸患。如果能够这样，那仲由又怎么能愤愤不平地对外攻击，子贡又怎么会神采飞扬地出使别国呢？"孔子说："真是美好的品德啊！难怪你的言词这样丰美！"子

路举手向孔子问道："希望知道先生的意愿。"孔子说："我所希望的，也正是颜渊所想到的。我愿意背上衣帽行李跟从颜渊。"

按：本《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

【原文】

15·14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吾欲小则守，大则攻①，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礼，上下有亲，民之众皆君之畜也，君将谁攻？若朝廷无礼，上下无亲，民众皆君之仇也，君将谁与守？"于是废泽梁之禁②，弛关市之征，以为民惠也。

【注释】

①吾欲二句：《孔子家语·五仪解》作"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

②泽梁：在沼泽河流中拦水捕鱼的设备。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想在疆域小时就取守势，国土扩大时取攻势，那办法是什么？"孔子说："如果朝廷有礼法，全国上下相亲，百姓大多数都由君王治理，您将去攻打谁呢？如果朝廷没有礼法，全国上下互不亲近，百姓都是君王的仇人，您又同谁一起守卫国家呢？"鲁哀公于是废除了在沼泽河流中捕鱼的禁令，放松了对关卡集市的征税，以此给百姓恩惠。

按：又见《孔子家语·五仪解》。

【原文】

15·15　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①"密须氏疑于我②，可先往伐。"管叔曰③："不可，其君天下之明

君也，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

【注释】

①谁可伐：《校证》引《帝王世纪》认为此下尚脱“太公望曰”四字。译文据补。

②密须氏：夏商时姞姓小国，为周文王所灭。故城在今甘肃灵台县西。

③管叔：即姬鲜，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灭商后封于管，故称。后与纣王子武庚作乱，周公东征杀管叔而放逐蔡叔。

【译文】

周文王说：“我打算用兵，该讨伐谁？”太公望说：“密须国对我们有疑虑，可以先去讨伐它。”管叔说：“不行！密须的国君是天下英明的君主，讨伐他是不义的行为。”太公望说：“我听说：先王讨伐邪恶不正的国家，不讨伐顺从的国家；讨伐地势险峻的国家，不讨伐容易攻取的国家；讨伐行为过当的国家，不讨伐做事未越界限的国家。”周文王说：“很好。”于是就攻打密须国，灭掉了它。

按：《帝王世纪》用此文。

【原文】

15·16 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①，为之有道乎？”太公对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问焉，曰：“天下之图事者，皆以殷为天子，以周为诸侯。以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周公对曰：“殷信天子②，

周信诸侯，则无胜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说乎？”周公对曰：“臣闻之：攻礼者为贼，攻义者为残，失其民制为匹夫③。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众举师，与殷战于牧之野④，大败殷人。上堂见玉，曰：“谁之玉也？”曰：“诸侯之玉。”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财矣。”入室见女，曰：“谁之女也？”曰：“诸侯之女也。”即取而归之于诸侯。天下闻之，曰：“武王廉于色也。”于是发巨桥之粟⑤，散鹿台之财、金钱⑥，以与士民，黜其战车而不乘，弛其甲兵而不用，纵马华山⑦，放牛桃林⑧，示不复用。天下闻者，咸谓武王行义于天下，岂不大哉！

【注释】

①使非其人：驱使不属于自己的百姓。

②信：真的，确实，并含假设语气。

③制：号称，依日人关嘉引太宰说。

④牧之野：即牧野，殷纣都城朝歌南郊，在今河南淇县南。

⑤巨桥：即鉅桥，商纣时大粮仓名，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

⑥鹿台：地名，商纣王的行宫，在今河南淇县境内。

⑦华山：又名太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

⑧桃林：又名桃林塞、桃原、桃园。其地约相当于今河南灵宝县以西，陕西潼关县以东一带地区。

【译文】

周武王将要攻打商纣，召见太公望并问他，说：“我想在未战斗前就知道能否取胜，未占卜前就知道是否吉利，我将驱使不属于自己的百姓，这样做有办法吗？”太公回答说：“有办法。大王深得民心以讨伐无道昏君，那在战前就知道会取胜的；以大王的贤

明讨伐不贤的纣王，那末占卜就知道是吉利的；商纣王残害百姓，我们为百姓谋利，即使不是我们的百姓也能被我们驱使。”武王说：“好。”他又召见周公并问讨伐纣王的事，说：“天下谋图大事的人，都把殷纣当作天子，把周看作诸侯。以诸侯的身份来攻打天子，战胜他有办法吗？”周公回答说：“殷纣王如果真是天子，周王如果真是诸侯，那就没有战胜他的办法了，怎能去攻打他呢？”武王生气地说：“你的话有什么理由吗？”周公回答说：“我听说：攻伐守礼法的人是坏人，攻伐仁义的人是暴徒，失去民心的人号称独夫。大王攻打的是那失掉民心的人，为什么说攻打的是天子呢？”武王说：“讲得好。”于是就兴兵出师，与殷纣王在牧野决战，大败殷人。周武王走上朝堂看见宝玉，问：“这是谁的宝玉？”有人说：“是诸侯的宝玉。”便立即取来归还给诸侯。天下的人知道这件事，便说：“武王在财物上很廉洁。”武王进入宫室看见妇女，便问：“这些是谁家的女子？”有人说：“是诸侯的女子。”武王便将她们归还给各国诸侯。天下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便说：“武王不贪女色。”周武王于是打开巨桥粮仓，散发粮食；把鹿台的财物、金钱拿来分发给士人和百姓。他摈弃战车不再驾乘，毁坏武器盔甲不再使用；放战马到华山，放驮牛到桃林，表示不再使用它们。天下知道的人都说周武王在天下推行仁义，这难道不伟大吗！

按：事又见《六韬》。后半部分《帝王世纪》袭用。

【原文】

15·17　文王欲伐崇①，先宣言曰：“予闻崇侯虎蔑侮父兄②，不敬长老，听狱不中③，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④；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注释】

①崇：殷商时的诸侯国。地在今陕西户县东一带。

②崇侯虎：纣王臣，崇国诸侯。曾在纣王面前进谗言，囚周文王于羑里。文王逃脱后，首先攻伐他。

③听狱不中：断案不公正。

④六畜：指马牛羊鸡犬猪等家畜。

【译文】

周文王想要讨伐崇国，先发布宣言说："我听说崇侯虎轻侮父兄，不尊敬年长德高的人，断案不公正，分配财物不公平，百姓筋疲力尽，还得不到衣食。我将要前来征讨他，只是为了百姓。"于是就讨伐崇国，命令不准乱杀人，不准毁坏房屋，不准填平水井，不准砍伐树木，不准动人家畜；如有不服从命令的，处死罪绝不赦免。崇人听到这个消息，便自动请求归降。

按：本《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资治通鉴》卷三用此文。

【原文】

15·18　楚庄王伐陈①，吴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②："吴必夜至，甲列垒坏③，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④？"吴师至楚，见成陈而还⑤。左史倚相曰："追之，吴行六十里而无功，王罢卒寝⑥。"果击之，大败吴师。

【注释】

①楚庄王：左史倚相在楚灵王朝，不与庄王同时，本则时代有误，《韩非子》仅作"荆伐陈。"陈：周侯国名，妫姓，舜的后代，侯爵，周武王时受封，春秋末灭于楚惠王。地在今河南开封县以东。参见13、27条。

②左史倚相：见13·27条注①。

③列：同“裂”。
④行列鼓出：整队击鼓出阵。
⑤陈：同“阵”。
⑥罢：同“疲”。寝：原指病卧，这里与“罢”义同。

【译文】

楚庄王攻打陈国，吴国前来援救。雨下了十天十夜才放晴。左史倚相说：“吴军一定会夜里来偷袭，我军盔甲破裂，营垒毁坏，他们必然会逼进我军，何不整队击鼓出阵等待他们！”吴军到了楚军阵地，看见楚军已摆成阵势就退回去了。左史倚相说：“赶快追击他们。吴军行军六十里而无战功，吴王疲惫，士卒困乏。”楚军果真追击，大败吴军。

按：本《韩非子·说林下》。

【原文】

15·19　齐桓公之时，霖雨十旬①。桓公欲伐漅陵②，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明以卒徒造于门③。桓公曰：“徒众何以为？”管仲对曰：“臣闻之：雨则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请攻之。”公曰：“善。”遂兴师伐之。既至，大卒间外④，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圣人乎？”乃还旗而去之⑤。

【注释】

①霖雨：连绵大雨。
②漅陵：即巢陵，相传为巢父隐居处。地在今山东聊城县东北十五
③隰朋：见1·19条注③。卒徒：士卒、步兵。
④大卒间外：大量士兵隐蔽在城外。
⑤还旗：掉转军旗，指撤军。

【译文】

齐桓公的时候，连绵大雨下了一百天。齐桓公想要攻打漈陵，那城墙因下雨还未合拢。管仲、隰朋率领士卒抵达宫门。齐桓公问："来这么多人干什么？"管仲回答说："我听说：下雨就会有事。那漈陵人不能防备雨患，我请求攻打他们。"齐桓公说："好吧！"于是就领兵攻打漈陵。到达陵漈之后，看见大批步兵隐蔽在城外，甲士埋伏在城内。齐桓公说："他们当中有圣人吗？"于是就掉转军旗撤离了漈陵。

【原文】

15·20　宋围曹①，不拔。司马子鱼谓君曰②："文王伐崇，军其城③，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④。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⑤？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

【注释】

①宋：周诸侯国，子姓，公爵。公元前286年灭于齐。地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曹：周诸侯国，周武王封其弟振铎于此，公元前487年灭于宋。地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南。

②司马子鱼：宋襄公兹父的庶兄，官司马。曾谏宋襄公勿以小国争霸。

③军其城：原文上衍"崇"字，今据《校证》删。

④垒：营垒，这里用作动词，指扎营。

⑤阙：同"缺"，欠缺。

【译文】

宋国包围了曹国，没有攻下。司马子鱼对国君说："文王攻打崇国，军队驻扎在崇人城下，三十天崇人都未投降。于是撤退回去修治礼教，又再来攻打崇国，刚扎下营崇人就投降了。现在君王的德行上大概有什么欠缺吧？为什么不撤回去培养德行，等没

有欠缺之后再采取行动?"

按：本《左传》僖公十九年。

【原文】

15·21　吴王阖庐与荆人战于柏举，大胜之，至于郢郊，五败荆人。阖庐之臣五人进谏曰："夫深入远报，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将锲头①，阖庐未之应，五人之头坠于马前。阖庐惧，召伍子胥而问焉。子胥曰："五臣者惧也。夫五败之人者，其惧甚矣，王姑少进。"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②，方三千里③，皆服于吴矣。

【注释】

①五将锲头：五人要割头自尽。卢文弨曰："五"下疑脱"人"字。

②方城：春秋时楚国北边的长城，为我国古代九塞之一。起自河南方城，北至邓县。

③方：方圆，指占地面积。

【译文】

吴王阖庐与楚军在柏举交战，大胜楚军，一直打到楚国郢都郊外，五次打败楚人。阖庐的臣子有五人上前劝谏说："深入敌国到远方报仇，不会对大王有利，大王该返回了吧!"这五人将要割头自尽，阖庐还未回答他们，这五人的头颅已坠落在马前。阖庐害怕了，他召见伍子胥并问这件事。子胥说："这五个臣子是害怕了。那五次吃败仗的人，会害怕得更厉害。大王暂且向前推进一些。"于是进入郢都，南至长江，北至方城，都归服了吴国。

【原文】

15·22　田成子常与宰我争①，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②。"鸱夷子皮闻

之③，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

【注释】

①田成子：即田恒，又名常。详见15·9条注①。宰我：即阚止。春秋时齐悼公家臣，字子我，有宠于齐简公。齐简公继位后宰我当政，与田常有隙争权，后被田常所杀。参见9·21条。

②旌节：古代使者所持信物，在竹节上装饰牛尾而成。

③鸱夷子皮：同此名者不止一人，此非范蠡，疑为田成子的家臣。参见2·16条注①。

【译文】

田成子与宰我争权，宰我在夜里埋伏了士卒准备攻杀田成子。他在士兵中下令说："不见到我的旌节不要行动。"鸱夷子皮知道了这个情况，便告知田成子。田成子便通过旌节来调动宰我的士卒攻打宰我，终于消灭了宰我。

【原文】

15·23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①，请兵于鲁，鲁不与，桓公怒，将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诸侯矣②，今又攻鲁，无乃不可乎？鲁必事楚，是我一举而失两也。"桓公曰，"善！"乃辍攻鲁矣。

【注释】

①山戎：见13·12条注①。

②刑：杀，这里指用兵攻杀。

【译文】

齐桓公北上攻打山戎国，向鲁国请求援兵，鲁国不派兵，齐

桓公大怒，准备攻打鲁国。管仲说："不行！我们已经攻杀北方的诸侯了，现在又攻打鲁国，大概不行吧！鲁国势必会臣事楚国，这就使我们一举而两处受损。"齐桓公说："好吧！"于是就停止攻打鲁国。

按：13·21条记此事更详，可参阅。

【原文】

15·24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①。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②，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注释】

①文德：礼乐教化。

②文化：文治教化。

【译文】

圣王治理天下，先用礼乐教化然后才用武力。凡是使用武力，都是为了有人不肯归服，文治教化又不能改变他，然后才施加诛罚。对那最愚顽不可挽救，最纯正的美德都不能感化的人，然后才对他们施加武力。

【原文】

15·25 昔尧诛四凶以惩恶①，周公杀管蔡以弭乱②，子产杀邓析以威侈③，孔子斩少正卯以变众④，佞贼之人而不诛⑤，乱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⑥。"

【注释】

①四凶：传说尧时的四个恶人。

②管蔡：即管叔姬鲜，蔡叔姬度，均为周武王之弟。后与殷纣子武庚作乱，周公东征，杀管而放蔡。

③邓析：春秋时郑国大夫，曾作《竹刑》改变郑国原有的鼎铸《刑书》，能言善辩。《左传》定公九年称他为驷颛所杀。威侈：威镇那些爱说大话的人。

④少正卯：春秋时鲁国大夫。少正，复姓，一说为官名。传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为鲁司寇，以“五恶乱政”的罪名杀了他。

⑤佞贼：奸恶小人。

⑥《易》曰等句：语意欠明确，非《易经》原文。

【译文】

从前尧流放四凶是为了惩戒恶人，周公诛杀管蔡是为了平息叛乱，子产杀了邓析是为了威镇夸诞的人，孔子斩杀少正卯是为了改变民众。奸恶不法的人不受诛罚，就是通向祸乱的道路。《易经》上说：“不威慑小害，就不能惩戒大恶。这就是平民百姓的福运。”

【原文】

15·26　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也；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者，何也？昔明王有绂冕以尊贤①，有斧钺以诛恶②，故其赏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变。孔子贤颜渊，无以赏之③；贱孺悲，无以罚之④；故天下不从。是故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

【注释】

①绂（fú服）冕：古代礼服，这里喻指高官显位。

②斧钺：古代两种杀人的刑具，代指刑罚。

③贤：认为……贤，意动用法。

④贱：认为……贱，意动用法。孺悲：生平事不详，疑为孔子弟子。

【译文】

五帝三王用仁义教化，就能使天下改变；孔子也用仁义教化，但天下却没人听从，这是为什么呢？从前英明的帝王有高官显位来尊重贤人，有刀斧刑罚来诛杀恶人，因为他的封赏最优厚并且刑罚又最严峻，才能使天下有所改变。孔子认为颜渊最贤能，却没有什么来奖赏他；孔子认为孺悲最卑贱，却没有什么来惩罚他：因此天下没人听从。这说明学说离开权力是不能树立起来的，没有地位是不能推行的。必须使学说受到尊崇，然后才能推行。

【原文】

15·27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①。门人闻之，趋而进，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贡后至，趋而进曰："夫少正卯者，鲁国之闻人矣，夫子始为政，何以先诛之？"孔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夫王者之诛有五②，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辩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智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也。昔者，汤诛蠋沐③，太公诛潘阯④，管仲诛史附里⑤，子产诛邓析⑥，此五子未有不诛也⑦，所谓诛之者，非谓其昼则攻盗⑧，暮则穿窬也⑨，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⑩：'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

【注释】

①东观：宫门东面的望楼。观（guàn贯），城门上或宫门前左右的望楼叫做"观"。

②王者之诛有五：君王要诛罚的人有五种。以下所列亦见《礼记·王制》。

③蠋沐：事迹未详。

④潘阯：事迹不详。

⑤史附里：《荀子》作"付里乙"，事不详。

⑥邓析：见15·25条注③。

⑦此五子：文中实列四子，少一人。

⑧攻盗：抢劫。

⑨穿窬：偷窃。窬（yú鱼），小洞。

⑩《诗》云二句：见《诗经·邶风·柏舟》。悄悄：忧愁貌。愠（yùn运）：怨恨。

【译文】

孔子作了鲁国的司寇，第七天就在宫门东边的望楼下杀了少正卯。他的门徒听说这件事，急忙赶到那里，到的人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子贡后到，小步急行上前说："少正卯这个人，是鲁国有名望的人，先生刚开始从政，为什么要诛杀他呢？"孔子说："端木赐啊！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帝王要诛罚的有五种人，但偷盗不在其中：一是内心狡诈而阴险的人，二是言论虚假善于巧辩的人，三是行为邪僻而又坚持不改的人，四是专记愚昧怪异的事而且数量很大的人，五是解说事理错误而又言辞浮华圆滑的人。这五种人，都有才辩、智谋、聪敏、通达的名声，但并没有真才实学。如果他们把行为加以伪装，那他们的智谋就能够改变民心，力量就强到能独立自主，这种人就是邪恶人中的奸雄，不能不诛杀。只要有五种罪名之一的就不能免去诛杀，现在少正卯全都占有了，因此要先杀他。从前，商汤杀了蠋沐，太公望杀了潘阯，管仲杀了史附里，子产杀了邓析，这五个人没有不该杀的。所谓该诛杀的人，不是那种白天打劫、晚上

偷盗的人，而是一帮倾覆国家的人。这当然是君子感到疑虑，愚人感到困惑的。《诗》上说：'我内心多么忧愁啊，却被那众多的小人怨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按：本《荀子·宥坐篇》，又见《尹文子·圣人篇》，《论衡·讲瑞》、《定贤》二篇，《刘子·心隐篇》。

【原文】

15·28　齐人王满生见周公①，周公出见之，曰："先生远辱②，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言内事者于内，言外事者于外。今言内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导入，王满生曰："敬从。"布席，周公不导坐。王满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导坐，王满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满生曰："臣闻圣人不言而知，非圣人者，虽言不知。今欲言乎？无言乎？"周公俯念有顷不对③。王满生藉笔牍书之曰④："社稷且危。"傅之于膺⑤。周公仰视见书，曰："唯唯，谨闻命矣。"明日诛管蔡。

【注释】

①王满生：《吕氏春秋·精谕篇》作"胜书"，事如本文。
②远辱：古代外交辞令，犹言"有劳远来"。
③俯念有顷：低头想了好一会。
④藉笔牍书：用笔在木简上书写。藉，凭借；牍，书版、木简。
⑤傅之于膺：贴近在胸前。傅，同"附"，贴近。

【译文】

齐国人王满生求见周公，周公出宫接见他，说："有劳先生远来，想用什么来指教我呢？"王满生说："谈国内的事要在宫内，谈

国外的事在宫外，现在是谈国内的事呢，还是谈国外的事？”周公引导他入宫，王满生说：“我恭敬地从命。”铺上坐席后，周公不引导他就座。王满生说：“谈大事的坐着，谈小事的站着。今天是谈大事呢，还是谈小事？”周公便引导他入坐，王满生就座。周公问：“先生用什么来指教我？”王满生说：“我听说圣人不等别人说什么就可先知，如果不是圣人，即使说了他也不明白。现在您想要我说呢，还是不说？”周公低头想了好一会没有回答。王满生便用笔在木简上写上：“国家将危”四个字，然后贴在自己的胸前。周公抬头看见所写的字，便说：“好好！我恭敬地接受指教了。”第二天便诛杀了管叔、蔡叔。

按：事又见《吕氏春秋·精谕篇》、《韩诗外传》卷四，文字各有异同。

说苑卷十六　谈丛

【题解】

谈丛，即言论的汇集。或以为当作“丛谈”，那只是组词不同而意思未变。本卷在全书中可谓独具一格，其它十九卷均以采记历史上的传闻轶事为主，也间有记言的，但本卷八十一则全属记言，没有掺入一则传闻轶事。这八十一则在形式上几乎都是片言只语的语录体，在内容上则无所不包。它采集最多的是先秦诸子，尤以孔孟、老庄、荀况、韩非的言论为主，其次就是《礼记》、《诗经》、《易经》、《左传》、《战国策》等书。汉初的《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等书，也是作者采集的主要对象。在思想上，本卷既重申了前十五卷所阐明的主张，也蕴含了后四卷所要论述的观点。概言之，即以儒家的道德仁义、忠孝诚信为体，以老、庄、名、法诸家为用，目的仍在阐明并强调应该如何修身治国。

【原文】

16·1　王者知所以临下而治众①，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凡所以劫杀者，不知道术以御其臣下也②。凡吏胜其职则事治，事治则利生；不胜其职则事乱，事乱则害成也。

【注释】

①临下：驾御臣下。

②道术：方术，指办法和手段。

【译文】

做君王的懂得用什么来驾驭臣下和治理众人，那么群臣就会害怕和折服；懂得怎样来采纳别人的意见处理事情；就不会受蒙蔽和欺骗；懂得用什么来安定和施惠万民，那么国内就一定会平安了；懂得怎样以忠孝来事奉尊长，那么臣子的德行就具备了。凡是被劫持和杀害的君王，都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用方法和手段来驾御他们的臣下。凡是官吏能胜任他的职务的就会使事情得到治理，事情治理好了一切才会顺利；不能胜任他的职务的就会把事情搞乱，事情搞乱了就会造成祸害。

【原文】

16·2　百方之事，万变锋出①。或欲持虚②，或欲持实；或好浮游③，或好诚必；或行安舒④，或为飘疾。从此观之，天下不可一，圣王临天下而能一之。

【注释】

①锋出：即“蜂出”，形容繁多。

②持虚：保持空虚。与下文“持实”即保持充实相对而言，都是喻指两种不同的处世治国的态度与方法。

③浮游：浮夸。与下文“诚必”即诚信相对而言，都是同义复词，同指某一方面的品格。

④安舒：安详舒缓。与下文“飘疾”即飘扬疾迅相对，喻指临事处世的态度。

【译文】

天下各种事情，千变万化如蜂出巢。有的要保持空虚，有的要保持充实；有的喜好浮夸，有的喜好诚信；有的行动安详纾缓，有的做事飘扬迅疾。由此看来，天下的事情不能同一，圣王

驾驭天下才能统一它们。

【原文】

16·3　意不并锐①，事不两隆②。盛于彼者必衰于此，长于左者必短于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注释】

①并锐：同时专一。

②两隆：始终兴盛。

【译文】

心意不能同时专一。事物不能始终兴盛。在那时兴盛的一定会在此时衰落，擅长用左手的右手一定不大灵便，喜欢晚睡的人往往不能早起。

【原文】

16·4　鸾设于镳①，和设于轼②。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行之节也。

【注释】

①鸾：同"銮"，即铃。镳：马嚼子，即马口中所衔铁具露出两侧的部分。

②和：车铃。

【译文】

鸾铃设在马嚼子上，车铃安在车箱横木上。马一走动鸾铃就响，鸾铃发出声响车铃就会应和，这就是行动的节奏。

按：语见《大戴礼记·保傅篇》。

【原文】

16·5　不富无以为人①，不予无以合亲②。亲疏则害，失众则败。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戒责成谓之暴也。

【注释】

①人：通“仁”。字原作“大”，据《校证》引《六韬》改。

②合亲：融洽亲族。

【译文】

不富有就不能做仁慈的事，不会施舍就不能融洽亲族。亲族疏远了就有危害，失去了众人就会失败。不经教化就惩罚，就叫做暴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动，就叫做残暴。

按：前四句见《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二引《六韬》，余本《论语·尧曰》。

【原文】

16·6　夫水出于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于廪。圣人见所生，则知其所归矣。

【译文】

那水从山中流出又流入大海，粮食由田地里生长又收进仓库。圣人只要看见事物从什么地方生长，就知道它们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了。

按：见《淮南子·缪称篇》、《泰族篇》及《吕氏春秋·审己篇》。

【原文】

16·7　天道布顺①，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谓怨府②。故物不可聚也。

【注释】

①布顺：《校证》疑“顺”为“颁”，据文意应是。布颁，即分发颁赏。

②怨府：怨恨集聚处。

【译文】

上天的意旨是分发颁赏，人世间有收取也有给予，喜好收藏而不使用，这就是所谓众怨所归。因此财物不能聚敛。

【原文】

16·8　一围之木①，持千钧之屋②；五寸之键，而制开阖。岂材足任哉，盖所居要也。

【注释】

①一围：量词，两手环抱。

②千钧：古代三十斤为一钧，千钧即三万斤。这里用来形容极大的重量。

【译文】

一抱粗的圆木，能够支撑千钧重的房屋；五寸大小的门闩，就能控制门户的开关。难道是这木材能够承担重任吗？那是因为它处于重要的地位。

按：见《淮南子·主术篇》及《文子·五义篇》。

【原文】

16·9　夫小快害义①，小慧害道，小辨害治②，苟心伤德，大政不险③。蛟龙虽神，不能以白日去其伦④；飘风虽疾，不能以阴雨扬其尘。邑名胜母⑤，曾子不

入；水名盗泉⑥，孔子不饮。丑其声也。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妇人之喙⑦，可以死败。

【注释】

①佚：放肆。《荀子·大略》："人有佚，则法度坏。"

②辨：通"辩"。

③险：险要，引申为严峻。

④白日句：意指蛟龙不能白日升天。伦：同类。

⑤胜母：古代传说中的地名。

⑥盗泉：古代泉水名，在山东泗水县东北。

⑦喙（huì会）：口、嘴。

【译文】

小放肆会损害仁义，小聪明会危害道义，小诡辩会妨害治理。苟且的想法会损害德行，大政方针不宜过于严峻。蛟龙虽然神灵，但不能够在大白天离开它的同类而升天；旋风虽然迅猛，但不能够在阴雨天卷起灰尘。地名叫做胜母，曾子不会入内；水名叫做盗泉，孔子不会去饮用。那是因为他们厌恶那难听的名声。妇人的口，能够使亲信出逃；妇人的嘴，能够使人亡事败。

按：本条系杂取《淮南子·泰族训》、《史记·孔子世家》等书编成。

【原文】

16·10　不修其身，求之于人，是谓失伦①；不治其内，而修其外，是谓大废②。重载而危之，操策而随之，非所以为全也。

【注释】

①伦：次序。

②大废：败坏大事。

【译文】

不加强自身修养，却向别人提要求，这就叫做丧失了伦次；不治理好自己内部，却要想搞好外部事务，这就是败坏大事。车子装载很重又使它濒于危险，只是拿着鞭子跟在后面，不是保全它的办法。

【原文】

16·11 士横道而偃①，四支不掩，非士之过，有土之羞也②。

【注释】

①偃：仰卧。

②有土：有国者，指君主。

【译文】

士人横卧在路上仰面躺着，四肢都不能遮掩，这不是士人的过错，而是国君的羞耻。

按：见《大戴礼记·曾子制言篇》。

【原文】

16·12 邦君将昌，天遗其道；大夫将昌，天遗之士；庶人将昌，必有良子。

【译文】

诸侯将要兴盛，上天会传给他方法；大夫将要兴盛，上天会送给他贤士；平民将要兴盛，一定会有贤能善良的子弟。

【原文】

16·13 贤师良友在其侧，诗书礼乐陈于前，弃而为不善者，鲜矣。

【译文】

贤明的老师优秀的朋友在自己的身旁，诗书礼乐等经典陈列在面前，抛弃这些去做坏事的人，恐怕很少吧。

按：见《文子·上仁篇》。

【原文】

16·14　义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谋泄则无功，计不设则事不成。贤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间而益固①，鄙人饰诈而益野②。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明。至神无不化也③，至贤无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求以其道，则无不得；为以其时，则无不成。

【注释】

①间：非（见《方言》卷三），古多作"閒"。

②饰诈：矫饰诈伪。

③至神：最为玄妙神奇。

【译文】

有节操的人不会昧良心，仁慈的人不会危害生灵。密谋泄露了事情就不会成功，不事先作好计划事情也办不成。贤士不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也不反对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愚蠢的人做了坏事却更加固执，鄙陋的人矫饰诈伪而显得更加粗野。没有什么细微的声音不能听到，没有什么隐蔽的行为不被发现。最神妙的事物没有不能变化的，最贤能的人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在上的君主不真诚，在下的臣子就不忠实，上下不和睦，虽然暂时安定也一定很危险。按照一定的规律寻求事物，就没有什么不能得到；按照一定的时机去做，就没有什么事情不会成功。

按：原连上，现依《校证》分出。其中“声无”二句见《荀子·劝学》，“上不信”二句见《管子·形势》。

【原文】

16·15　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

【译文】

时节不到，不能强行使植物生长；事情不谋划，不能勉强使它成功。

【原文】

16·16　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蹷而活①，先人余烈②。权取重，泽取长。才贤任轻则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废。

【注释】

①猖蹷：颠蹶、受挫折、跌交子。
②余烈：遗留的功业。

【译文】

忠良的人如果早逝，那是先人遗留下的祸殃；屡受大挫的人却能活着，那是先人遗留下的功业。权力要重，恩泽要长。贤才担负的责任虽轻却会有名声；不贤的人虽担重任，但身死名灭。

按：首四句见《国语·越语》范蠡所言。

【原文】

16·17　士不以利移，不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虽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伪

不如拙诚①。学问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诲不厌，所以治人也。所以贵虚无者②，得以应变而合时也。冠虽故，必加于首；屦虽新，必关于足③。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④。

【注释】

①拙诚：虽愚钝但朴实真诚。

②虚无：道家指“道”的本体。它无所不在，但又无形可见。

③关：与“贯”通，即穿。

④而：同“尔”，你，人称代词。

【译文】

士人不会为了私利而转移志向，不会因为祸患而改变初衷，为了孝敬忠信的事业得以树立，即使死了也不会后悔。虽有智慧却用在私利上，不如愚笨却把心思用在公事上，因此说奸诈虚伪不如笨拙诚朴。求学不懈怠，是用来磨炼自己的；教诲不厌倦，是用来培养别人的。崇尚虚无的原因，是它能够顺应变化而又符合时宜。帽子虽旧，但必须戴在头上；鞋子虽新，但只能穿在脚上。上下有别，不能相违背。一颗忠心能够事奉所有的君王，心眼太多就不能事奉一个君王。所以说：端正你的心志，尽量少说话。

按：本则某些语句分别见《吕氏春秋·贵公》、《尹子·劝学》、《文子·上仁》等书。

【原文】

16·18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贵之；仁之所在，天下爱之；义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浅

者，鱼逃之；树高者，鸟宿之；德厚者，士趋之；有礼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虽弊，行必修；头虽乱，言必治。时在应之，为在因之。所伐而当，其福五之①；所伐不当，其祸十之。

【注释】

①五之：五倍于讨伐。"十之"用法同。

【译文】

万物能保持它的根本的就能生存，各种事情能掌握它的规律就能成功。真理在什么地方，天下的人都归向它；道德在谁身上，天下的人都尊崇他；仁慈在谁那里，天下的人都爱戴他；正义在谁那里，天下的人都敬畏他。房屋破漏，人们就会离开；河水太浅，鱼就会逃走；树木高大，鸟儿会栖息；品德宽厚的人，士人都奔向他；守礼义的人，人们都敬畏他；忠诚守信的人，士人愿为他而死。衣服虽然破旧，行为一定要整饬；头绪虽乱，言论一定要有条理。要顺应时机，凭借它而行动。所讨伐的对象如果恰当，那福运就是讨伐的五倍；所讨伐的对象如果不适当，那祸害就是讨伐的十倍。

按："士死之"以上，语出《文韬·文师》、《荀子·致士》、《吕氏春秋·功名》等篇。

【原文】

16·19　必贵以贱为本，必高以下为基①。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②。孝于父母，信于交友。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独在；水浮万物，玉石留止。饥渴得食，谁能不喜？赈穷救急，何患无有？视其所以③，观

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舆马不劳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绝江海。智莫大于阙疑④，行莫大于无悔也。制宅名子⑤，足以观士。利不兼，赏不倍。忽忽之谋，不可为也；惕惕之心⑥，不可长也。

【注释】

①必贵二句："基"原为避明宣宗朱瞻基讳而缺，依《校证》补。《校证》以为二"必"字当在"贵"、"高"二字之下。

②累：过失，用如动词的使动用法。

③所以：所与，所结交的朋友。

④阙疑：存疑，对疑难不妄加解释。

⑤制宅名子：裁断家政教诲子孙。名，与"命"通，即教诲。宅，住宅，借指家政。

⑥惕惕：《校证》以为当作"惕惕"。惕，通"荡"，即放荡之意。

【译文】

尊贵必须以卑贱作根本，高大必须以低下作基础。上天将要给予他，必定首先使他劳苦；上天将要毁灭他，一定先要使他犯错误。对待父母孝敬，对待结交的朋友诚信。十步大小的洼地，一定会有香草生长；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会有忠实可靠的士人。草木到秋天就枯死了，只有松柏长青；水能飘浮万物，只有玉石能够独立不移。饥渴时得到饮食，谁能不高兴？赈济穷困，救助危急，何必担心自己没有衣食？看他所结交的朋友，观察他任用的人，就能了解这人。利用车马，不劳累就能达到千里之远；利用舟船，不游泳就能横渡江海。没有谁比存疑而不妄解的人更加聪明，没有谁比做事不后悔的人更有德行。主持家政教诲子孙，能以此看出人的好坏。利益不能都占有，奖赏不受双份。草率的计划，不能付诸实行；放荡的想法，不能让它滋长。

按：语本《老子》、《吕氏春秋·行论》、《潜夫论》、《荀子·劝学》等篇。

【原文】

16·20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①，反受其殃。天地无亲②，常与善人③。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一噎之故，绝谷不食；一蹶之故④，郤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绳墨者章⑤。

【注释】

①迎：迎合，利用。

②地：《校证》引诸书认为当作"道"。译文从此说。

③与：援助。

④蹶：跌倒。

⑤绳墨：匠人用绳蘸墨作打直线的工具，这里喻指正直的行为。章：同"彰"，显明。

【译文】

上天赐与而不领受，反而会受到灾祸；时机到了而不利用，反而会受到祸害。上天的规律是不会偏向谁的，但经常援助好人。上天的规律有自己的常轨，不会因为尧圣明就存在，也不会因为桀残暴而消亡。积累善行的人家，一定会有多余的福庆；积累恶行的人家，一定会有多余的祸殃。有人因为一次被噎住，就断粮绝食；因为曾跌倒一次，就退步不前。心胸像天地一样宽广的人，眼睛就明亮；行为像墨线一样正直的人，名声就显著。

按：语本《老子》、《荀子·天论》、《易经·文言》等篇。

【原文】

16·21　位高道大者从①，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无犯②，行疑者无从。蠹蝝仆柱梁③，蚊蝱走牛羊。

【注释】

①从：顺。

②犯：使用。《孙子·九地》："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曹操注："犯，用也。言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

③蝝（yuán元）：未生翅的蝗子。仆，通"扑"，使……倒伏。

④蝱：同"虻"（méng蒙），昆虫名，常吸食植物液体或牛羊等动物血为生。俗称"牛蝇"者即其一种。

【译文】

职位高路子宽的人顺利，事情大路子窄的人凶险。言语不可信的人不要使用，行为不可靠的人不要跟从。蛀虫蝗子能使柱梁倒仆，蚊虫虻蝇能使牛羊奔跑。

按：首尾二句见《淮南子·泰族》及《人间》篇。

【原文】

16·22　谒问析辞勿应①，怪言虚说勿称。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

【注释】

①析辞：支离破碎的言辞。

【译文】

对于用支离破碎的言辞提问的，不要回答；对怪诞虚妄的言论，不要赞许。事先谋划就会顺利，事后才谋划就会败亡。

【原文】

16·23　无以淫泆弃业①，无以贫贱自轻，无以所好害身，无以嗜欲妨生，无以奢侈为名，无以贵富骄盈②。

【注释】

①淫泆：纵欲放荡，也作“淫佚”、“淫逸”。

②骄盈：骄傲自满。

【译文】

不要因为纵欲放荡而抛弃正业；不要因为贫穷低贱而看轻自己。不要因为喜好的事物而危害身体；不要因为嗜好和欲望而妨害生命。不要用奢侈来张扬名声；不要因为尊贵富有而骄傲自满。

【原文】

16·24　喜怒不当，是谓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贼。怨生不报，祸生于福。

【译文】

喜怒无常，这就是不明智；对别人施暴虐不成，会反受其害。怨恨由不报恩而产生，灾祸从福运中产生。

【原文】

16·25　一言而非，四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马不能及。顺风而飞①，以助气力；衔葭而翔②，以备矰弋③。

【注释】

①顺风：《校证》以为上应有“雁”字，译文从此说。

②葭（jiā家）：初生的芦苇。

③矰弋（yì易）：系有丝绳用来射鸟的短箭。

【译文】

一句话说错了，四匹马也不能追回；一句话虽不急迫，四匹马也不能赶上。大雁顺着风向飞，是为了节省气力；嘴里衔着芦草滑翔，是为了防备箭矢射中。

按：“一言而非”四句本《邓析子·转辞》，以下见《淮南子·修务》。

【原文】

16·26　镜以精明，美恶自服；衡平无私①，轻重自得。蓬生枲中②，不扶自直；白沙入泥，与之皆黑。

【注释】

①衡：秤。

②蓬：草名，蓬蒿。枲（xǐ喜）：不结子的大麻。也作麻的统称。

【译文】

镜子因为精细明察，人能照出各自的美丑而心服；秤公平无私，人们称出轻重会心中有数。蓬蒿长在大麻中，不用扶它自然会直立；白沙混入污泥中，与污泥一样都成了黑色。

按：前四句见《群书治要》引《申子》语，后四句见《荀子·劝学》等书。

【原文】

16·27　时乎时乎，间不及谋①。至时之极，间不容息。劳而不休，亦将自息；有而不施②，亦将自得。

【注释】

①间：本指空隙，这里喻时间短暂。

②有：通“为”。施：通“弛”。此句犹言为而不舍。

【译文】

时间啊，时间啊！短暂得使人来不及思索。到了时间的尽头，匆促得不容人喘息。劳作而不休息，将会自动停止；作事从不放松，必将自有所得。

按：首二句见《史记·李斯传》记赵高语，三四句见《淮南子·原道》。

【原文】

16·28　无不为者①，无不能成也；无不欲者，无不能得也。众正之积，福无不及也；众邪之积，祸无不逮也②。

【注释】

①不：卢文弨认为当作“一”，下“无不欲”者的“不”字同。译文从此。

②逮：及、到。

【译文】

什么也不做的人，没有什么事不能成功；什么欲望也没有的人，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得到。众多的正人君子聚集在一起，福佑没有不来到的；众多的邪恶小人聚集在一起，灾祸没有不来到的。

按：后四句本《吕氏春秋·明理》。

【原文】

16·29　力胜贫①，谨胜祸，慎胜害，戒胜灾。为善者天报以德，为不善者天报以祸。君子得时如水②，小人得时如火。

【注释】

①力：勤力。

②时：时机、时运。

【译文】

勤力作事能战胜贫穷，恭谨处事能战胜祸患，谨慎言行能战胜危难，事先防备能战胜灾害。做好事的人，上天将用恩德来回报；做坏事的人，上天将用灾祸来回报。君子得到时运，像水一样平静；小人得到时运，像火一样暴烈。

按：首二句见《论衡·命禄》及《齐民要术》。

【原文】

16·30　谤道己者①，心之罪也；尊贤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万物不足为也；心之失，独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节肥②，灌其本而枝叶茂，本伤者枝槁，根深者末厚。为善者得道，为恶者失道。恶语不出口，苟言不留耳③，务伪不长，喜虚不久。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财为草，以身为宝。慈仁少小，恭敬耆老④。犬吠不惊，命曰金城⑤。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贫，壮必念老，年虽幼少，虑之必早。夫有礼者相为死，无礼者亦相为死。贵不与骄期，骄自来；骄不与亡期，亡自至。踒人日夜愿一起⑥，盲人不忘视，知者始于悟，终于谐；愚者始于乐，终于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⑦。力虽不能，心必务为。慎终如始，常以为戒。战战慄慄，日慎其事，圣人之正⑧，莫如安静；贤者之治，故与众异。

【注释】

①谤道：诽谤数说，动词连用。下文"尊贤"同。

②百节：身体的各部分。

③苟言：污秽的语言。苟，通"诟"。

④耆老：老人。古代人年六十为耆，七十为老。

⑤金城：铜筑的城，喻坚固。

⑥踒人：肢体不能活动的病人，即偏瘫者。踒，同"痿"。

⑦高山仰止二句：高山使人仰慕，大道让人行走。意指品德像高山一样崇高的人使人敬仰，行为光明正大的人让人效法。止，同"之"。景行(hánɡ杭)，大道。二句见《诗经·小雅·车牵（辖）》。

⑧正：同"政"。

【译文】

有诽谤数说自己的人，那是内心的过错；有推重赞誉自己的人，那是内心的功劳。心有所得，上万件事都不够做；心有所失，就一个信念也坚守不住。儿子不孝，就不当作我的儿子；朋友不真诚，就不当作我的朋友。食物进入口中，能使全身强壮；灌溉树木根本，能使枝叶繁茂。树干受损伤，树枝就干枯；根须入土深，末梢就肥大。做善事的获得道义，做恶事的丧失道义。恶言不从自己口中说出，秽语不让它留在耳边。竭力作伪不能长期维持，喜好虚假不能长久下去。有节义的人不欺骗自己的良心，廉洁奉公的人不随便获取财物。把财物看成草，把身体看作宝。对幼小者仁慈，对老年人恭敬。犬吠心也不惊，这就名叫"金城"。常能避开危险，这就名叫"不悔"。富有时一定要想到贫穷，壮年时一定要想到老年。年纪虽然还幼小，考虑将来必须趁早。讲礼法的人能相互替死，不讲礼法的人也能相互替死，显贵并不一定与骄横相伴，骄横自会到来；骄横并不一定与败亡相伴，败亡也会自行到来。偏瘫病人日夜都希望有一天能站立，盲人总不会忘记恢复他的视力。聪慧的人从领悟开始，到和谐告终；愚蠢的人从欢乐开始，以悲哀告终。高山使人敬仰，大道让人行走。力量即使不能达到，内心一定要努力去做。事情到最后

也要像开始时一样谨慎，要经常以此来告诫自己。战战兢兢，每天都慎重地处理事情。圣人的政事，没有什么比得上安定平静；贤人的治国，因此与一般人不同。

按：本段杂取《老子》、《淮南子》、《史记》、《文子》诸书语句编纂而成。

【原文】

16·31 好称人恶，人亦道其恶；好憎人者，亦为人所憎。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①，知礼节。江河之溢②，不过三日；飘风暴雨③，须臾而毕。

【注释】

①实：充实、装满。

②溢：涨洪水。

③飘：旋风。

【译文】

喜好说别人坏，别人也会说他坏；喜好憎恶别人的人，也被别人所憎恶。衣食富足了，才懂得光荣和耻辱；仓库充实了，才懂得礼义节操。江河涨水，超不过三天；旋风暴雨，很快就过去。

按："衣食足"四句见《管子·牧民》，末四句见《老子》二十三章。

【原文】

16·32 福生于微，祸生于忽①。日夜恐惧，唯恐不卒②。

【注释】

①忽：古代极小的度量单位，十忽为一丝。

②卒：终、善终。

【译文】

福从极细微的事情中产生，祸由极细小的事情中产生。日夜小心谨慎，只怕不能善终。

【原文】

16·33　已雕已琢①，还反于朴②。物之相反，复归于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风而驰易以远③。兵不豫定，无以待敌；计不先虑，无以应卒④。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圆，祸之门。直而不能枉，不可与大任；方而不能圆，不可与长存。慎之于身，无曰云云⑤。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怀在山⑥。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乐，毁廉者莫甚于色，摧刚者反己于弱。富在知足，贵在求退。先忧事者后乐，先傲事者后忧⑦。福在受谏，存之所由也。恭敬逊让，精廉无谤，慈仁爱人，必受其赏。谏之不听，后无与争。举事不当，为百姓谤。悔在于妄，患在于唱⑧。

【注释】

①已：制止、免除。
②朴：同“璞”，未经雕琢的玉。
③倍风：背负着风，意指凭借风力。倍，通“背”。
④应卒：应付突然的变故。卒（cù处），通“猝”。
⑤云云：纷纷、众多。
⑥崩：奔腾。怀：包围、环绕。
⑦慠（ào）：同“傲”，骄傲。

⑧唱：通“倡”，倡导。这里指领头。“唱”之上原有“先”字，依《校证》据文例删。

【译文】

不要雕琢，让它返还到原始简朴的状态。事物相互对立，将复归它本来的面貌。顺流而下容易到达，凭借风力奔驰容易抵达远方。军事上不事先定计，就不能对付敌人；计谋不事先考虑，就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内心不正直，名声就不显著；处事不圆熟，就是灾祸的门户。刚直而不能弯曲，不能赋予重任；正直而不圆熟，不能长期共存。对于自身谨慎，不要说这是多余。狂放的人所说的话，圣人可以从中选择。能忍受羞耻的人安全，能忍受屈辱的人生存。没有嘴唇，牙齿会受寒；河水奔腾，环绕在山间。毒害智慧没有比酒更厉害的了，延误大事没有比游乐更厉害的了，毁坏廉洁没有比美色更厉害的了。摧毁坚物的人，可使自己返回柔弱。富有应该知足，显贵应该早求隐退。事先忧虑的人事后会欢乐，事先就骄傲的人事后会忧愁。福佑在于接受劝谏，这是保国存身的必由之路。恭敬谦让，真诚廉洁，不会受诽谤；仁慈爱人，一定会受到人们的赞赏。不听从劝谏，以后就无人争辩。办事情不妥当，要被百姓指责。后悔来自非分的妄想，祸患在于凡事去领头。

【原文】

16·34 蒲且修缴①，凫雁悲鸣；逢蒙抚弓②，虎豹晨嗥。河以委蛇故能远③，山以陵迟故能高④；道以优游故能化⑤，德以纯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泽于膏沐⑥；言人之恶，痛于矛戟。为善不直，必终其曲；为丑不释，必终其恶。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⑦；一浮一没⑧，交情乃

出。德义在前，用兵在后。初沐者必拭冠⑨，新浴者必振衣⑩。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智。

【注释】

①蒲且（jū居）：古代楚国善射的人。修缴（zhuó卓）：整治弓箭。缴，箭上所系的丝绳。

②逢蒙：人名。见15·5条⑦。

③委蛇（wēi威yí移）：蜿蜒曲折貌。

④陵迟：缓延的斜坡。

⑤优游：远而长。

⑥膏沐：古代妇女润发的油脂。

⑦见：同"现"。

⑧浮、没：升、沉。这里指宦途的升降。

⑨沐：洗发。

⑩振衣：抖去衣上尘土。

【译文】

蒲且修整射鸟的箭绳，野鸭和大雁就会哀鸣；逢蒙抚摸弓箭，虎豹就会清晨吼叫。河水因为蜿蜒曲折才能长远，大山因为有舒缓的斜坡才能高大，大道因为悠久才能变化无穷，道德因为深厚纯正才能豪放不拘。宣扬别人的好处，比发油还要滋润人心；宣扬别人的坏处，比矛戟还要刺痛人心。做好事不行直道，最终一定会枉曲；做坏事不罢手，最终一定会成为坏人。经过生死考验，才知道朋友交情；经过穷富变迁，才知道人情世态；经过贵贱易位，友谊才能显现；经过仕途升降，友情才会突出。仁义施行在前，武力使用在后。刚洗过头一定要擦净帽子，才洗过澡一定要抖去衣上尘土。败军的将领，不可侈谈勇敢；亡国的臣子，不可侈谈智谋。

按：以上某些语句分别见《淮南子·泰族》，《史记·汲郑传赞》、《淮阴侯传》，《楚辞·渔父》等篇。

【原文】

16·35　坎井无鼋鼍者①，隘也；园中无修林者②，小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小利，大利之残也。自请绝易③，请人绝难。水激则悍④，矢激则远。人激于名，不毁为声⑤。下士得官以死⑥，上士得官以生。祸福非从地中出，非从天上来，已自生之。

【注释】

①坎井：坏井、废井。鼋鼍（yuán元tuó托）：大鳖和鳄鱼。

②修林：高大的树林。

③绝：死。

④激：急速。悍：猛烈。

⑤不毁为声：义费解。卢文弨认为"不"字有误，疑为"亦"字。译文姑作此解。

⑥下士：智力低下的人，与下文"上士"相对而言。

【译文】

废井里没有大鳖和鳄鱼，是因为太狭窄；花园里没有高大的树林，是因为场地太小。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小利会使大利受到损害。自己要求死亡容易，请别人处死自己困难。水流迅急来势就猛烈，箭矢劲急就能射到远处。人被功名激励，也会被名声毁灭。下士为得官不惜性命，上士得官却为了生存。祸福不会从地里冒出，也不会从天上降下，两者都是自己造成的。

按："坎井"二句本《淮南子·至术》，"水激"二句见《吕氏春秋·去宥》，"祸福"三句本《淮南子·人间》。

【原文】

16·36　穷乡多曲学①，小辩害大知，巧言使信废，小惠妨大义。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②。欲

人勿知，莫若勿为；欲人勿闻，莫若勿言。

【注释】

①曲学：偏颇狭隘的言论。

②早豫：及早预防。

【译文】

僻陋的乡间多偏颇狭隘的言论，小辩才会损害大智慧，巧伪的言辞使诚信废弃，小恩惠将妨害大原则。不受困厄在于事先思虑，不陷绝境在于及早预防。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自己不做；想要别人不听到，不如自己不说。

按："穷乡"二句见《史记·商君传》载孝公语，"不困"二句见《邓析子·转辞》，后四句见本书9·23条枚乘上书。

【原文】

16·37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为勿为，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诡①；非所争勿争，以避其声。明者视于冥冥②，智者谋于未形③，聪者听于无声④，虑者戒于未成。世之溷浊而我独清⑤，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注释】

①诡：指责。

②冥冥：晦暗、昏昧。

③智者：二字原脱，依《校证》据《金匮》及文意补。

④聪：耳力敏锐。

⑤溷浊：污浊。溷（hùn混），污秽。

【译文】

不该自己说的话不要说，以避免祸患；不该自己做的事不要做，以避免危害；不该自己获取的东西不要去获取，以避免别人指责；不该自己争讼的不要去争讼，以回避别人的声势。心明眼亮的人能看到那晦暗的地方，智慧出众的人能在事物未形成之前谋划，听力敏锐的人能从无声中听到声音，善于思考的人能在事情未形成时防备。世上这样污浊但我独自清白，众人都昏昏沉醉但我独自清醒。

按：前八句见《邓析子·转辞》，末二句见《楚辞·渔父》。

【原文】

16·38　乖离之咎①，无不生也。毁败之端，从此兴也。江河大溃以蚁穴，山以小陁而大崩②。淫乱之渐，其变为兴，水火金木转相胜③。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且死，直如绳者称。

【注释】

①乖离之咎：背离抵触的灾祸。

②陁（zhì至，又读shǐ使）：崩塌。

③相胜：相生相克。

【译文】

背离抵触的灾祸，没有不发生的。毁坏败亡的开端，就是从此兴起的。江河大堤崩溃是从蚂蚁洞穴开始，高山大崩溃是由小塌方造成。淫乱逐渐加剧，就会变成感奋振作，水火金木相生相克互相转化。低矮端正的可以增高，高大倾斜的将会崩塌；直如箭杆的将招致死亡，直如绳索的会受到称誉。

按：“江河”二句见《韩非子·喻老》。

【原文】

16·39 祸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①。圣人以心导耳目②，小人以耳目导心。

【注释】

①自禁：自我抑制。
②导：引导。这里有指挥、控制的意思。耳目：喻声色之乐。

【译文】

灾祸从欲望中产生，福运从自我抑制中产生。圣人用心来引导耳目，小人用耳目来引导心。

按：见《意林》引《子思子》语。

【原文】

16·40 为人上者患在不明，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粪田①，莫知粪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②。见亡知存，见霜知冰。

【注释】

①粪：施肥，用作动词。下文“粪心”的“粪”进一步喻指培养。
②全：保全，指身心两方面而言。

【译文】

做君主的怕的是不英明，做臣下的怕的是不忠诚。人们知道施粪肥田，却不知道培养心志。挺直身躯走正路，能始终保全身心。看见败亡就知道怎样生存，看见严霜就知道天寒冰冻。

按：“粪田”二句本《孟子·外篇》。

【原文】

16·41　广大在好利，恭敬在事亲①。因时易以为仁，因道易以达人②。营利者多患③，轻诺者寡信。

【注释】

①广大二句：语意欠明晰，姑作译解如下。

②达人：使人通达。

③营利：二字间原衍“于”字，依《校证》据文例删。

【译文】

财源广大在于好利，为人恭敬在于事亲。凭借时机容易做仁爱的事，凭借大道容易使人通达。营求私利的人多忧患，轻易许诺的人少信用。

【原文】

16·42　欲贤者莫如下人①，贪财者莫如全身。财不如义高，势不如德尊。父不能爱无益之子，君不能爱不轨之民。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不能死无德之君②。问善御者莫如马，问善治者莫如民③。以卑为尊，以屈为伸。圣人所因④，上法于天。

【注释】

①下人：居于人下，即谦恭的意思。

②死：为……死。

③问：这里是“了解”的意思。

④所因：依据的法则。

【译文】

要想成为贤人不如甘居人下，贪恋财物不如保全生命。钱财

不如道义高尚，权势不如德行尊崇。父亲不能爱没有长进的儿子，君主不能爱不守法的百姓。君主不能赏赐无功的臣子，臣子也不能为缺德的君主去牺牲。要了解善于驾车的不如了解被驾驭的马，要了解善于治国的不如了解被治理的百姓。把卑贱当作尊贵的起点，把屈曲当作伸直的开端。圣人所依据的，就是效法上天。

按："财不"二句、"君不能"二句分别见《淮南子·修务》、《主术》二篇。

【原文】

16·43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贪以亡其身。相劝以礼，相强以仁①。得道于身②，得誉于人。

【注释】

①相强：互相勉励。

②得道：明白事理。

【译文】

君子施行恩惠因而保全自身，小人竭力贪财因而失去性命。用礼法来互相劝诫，用仁爱来互相勉励。就自身来说能懂得事理，从别人处可获得声誉。

【原文】

16·44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爱，则不能仁；佞而不巧①，则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恶不及人。上清而无欲②，则下正而民朴。来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无思虑之心则不达，无谈说之辞则不乐。

【注释】

①佞：才能。

②清：内心清静无私欲。

【译文】

懂得天命的人不埋怨上天，了解自己的人不责怪别人。做人而不慈爱，就不能成为仁人；有才能而无机巧，就不能使人信服。说好处不要提到自己，说坏事不要连及他人。在上的君主内心清静而无私欲，那么在下的臣子会正直，百姓也纯朴。未来的事情能够抓紧去做，过去的事情却不能挽回。没有深思熟虑的心就不能通达事理，没有高谈阔论的辞令就不会和乐。

按："来事"二句本《论语·微子》，末二句本《庄子·徐无鬼》。

【原文】

16·45　善不可以伪来①，恶不可以辞去。近市无贾，在田无野，善不逆旅②。非仁义刚武，无以定天下。

【注释】

①以伪来：用虚伪招来。

②善不逆旅：《校证》以为此句由《大戴礼记·曾子致言上》"行无据旅"化出。行无据旅，即行无旅距。旅距，为不顺从貌。

【译文】

善行不能用虚伪招来，恶行不能凭言辞除去。集市附近无须摊贩，熟田之间没有荒土，行善不会受到抗拒。没有仁义刚武，无法安定天下。

【原文】

16·46 水倍源则川竭①，人倍信则名不达。义胜患则吉，患胜义则灭。五圣之谋②，不如逢时；辩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予利器③。多易多败，多言多失。

【注释】

①倍：同“背”，背离。

②五圣：《淮南子·修务》指神农、尧、舜、禹、汤为五圣。

③利器：比喻国家权力。

【译文】

水背离了源头河流就会枯竭，人背离了信义名声就不能显达。道义胜过祸患就吉祥，祸患胜过道义就会灭亡。五个圣王的智谋，不如遇上好时运；有辩才多智慧，不如遇上好世道。有贪鄙之心的人，不能授与他便利的地位；有愚昧本性的人，不能交给他国家权力。政令改变多失败也多，说话多失误也多。

按：“义胜”二句本《荀子·议兵》等书，“有鄙心”四句本《淮南子·主术》。

【原文】

16·47 冠履不同藏，贤不肖不同位。官尊者忧深，禄多者责大。积德无细，积怨无大，多少必报，固其势也。

【译文】

鞋帽不能收藏在一起，贤与不贤的人不能居于同等地位。官位高的人忧虑深，俸禄优厚的人责任大。积德不嫌细微，积怨不要越来越大，恩怨不论多少必有回报，这是固有的趋势。

【原文】

16·48　枭逢鸠①，鸠曰："子将安之？②"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注释】

①枭（xiāo消）：猫头鹰。古人认为它的鸣叫声是不祥之兆。　鸠：布谷鸟。

②安之：去哪里。安，哪里，宾语前置。

【译文】

猫头鹰遇见布谷鸟，布谷鸟问："你打算去哪里？"猫头鹰说："我准备往东迁移。"布谷鸟问："什么原故？"猫头鹰说："乡里人都厌恶我的叫声，因此往东迁移。"布谷鸟说："你只要能改变叫声就行了，不能改变叫声，往东迁徙，人们仍然厌恶你的声音。"

按：曹植《令禽恶鸟论》本此文。

【原文】

16·49　圣人之衣也，便体以安身；其食也，安于腹。适衣节食①，不听口目②。

【注释】

①适衣节食：量体穿衣节制饮食。

②不听口目：不是为了爽口和好看。

【译文】

圣人穿衣，使身体安适就行；圣人饮食，使肚子感到满足就

行。他们量体穿衣，节制饮食，不是为了享口福图好看。

按：《淮南子·俶真》有类似语句。

【原文】

16·50 曾子曰："鹰鹫以山为卑①，而增巢其上；鼋鼍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②，饵也。君子苟不求利禄，则不害其身。"

【注释】

①鹰鹫：苍鹰大雕。

②卒：最终。

【译文】

曾子说："苍鹰大雕认为山低矮，就在山巅添窠筑巢；鼍鱼大鳖认为池水很浅，就在池中打洞穿穴。最终他们被擒获，是由于诱饵。君子假若不追求功名利禄，就不会危害自身。"

【原文】

16·51 曾子曰："狎甚则相简也①，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②；庄，足以成礼而已③。"

【注释】

①狎：亲近、亲密。简：怠慢。

②交欢：结交而彼此欢悦。

③成礼：使礼节完备。

【译文】

曾子说："过分亲近就会互相简慢，过分庄重彼此就不会亲近。因此君子的亲近，只要能结交朋友并彼此欢悦就行；君子的

庄重，只要能使礼节完备就行。”

按：《孔子家语·好生》、《金楼子·戒子》用此文。

【原文】

16·52　曾子曰：“入是国也，言信乎群臣，则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则仕可也；泽施乎百姓，则安可也。”

【译文】

曾子说：“进入这个国家，言论被群臣信用，就可以留下；忠诚能推行到群臣之中，就可以做官；恩泽能施加到百姓身上，就可以安身。”

按：《孔子家语·致思》、《金楼子·立言上》用此文。

【原文】

16·53　口者关也①，舌者机也②，出言不当，四马不能追也。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也。言出于己，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不可止于远。夫言行者，君子之枢机③，枢机之发，荣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④：“言犹射也；栝既离弦⑤，虽有所悔焉，不可从而追已。”《诗》曰：“白珪之玷⑥，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⑦。”

【注释】

①关：闭门的横木，即门闩。
②机：弩机，弓上发箭的装置。
③枢机：门臼和门槛。喻指要害和关键。
④蒯子羽：人名，生平未详。
⑤栝：箭的尾部。

⑥白珪：白玉之珪。珪（guī归），古代一种玉制礼器，天子、诸侯在举行隆重仪式时使用。玷：白玉上的斑点，引喻为污点。

⑦为：改变。以上见《诗经·大雅·抑》。

【译文】

口好比门闩，舌好比弩机，说出的话不妥当，四匹快马也不能追回。口好比关隘，舌好比兵器，说出的话不恰当，反而会伤害自己。言语从自己口中发出，不可能由别人制止；行为从近处开始，不能在远处制止。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关键，关键的启动，是荣辱的本源，能不慎重吗！因此蒯子羽说："言语好比射箭，箭尾已离开弓弦，即使这时要后悔，也不能跟上去追回来。"《诗》上说："白玉珪上的斑点，还可以磨去，这语言上的污点，是不能改变的。"

按："语出于己"四句，本《淮南子·人间篇》。

【原文】

16·54　蠋欲类蚕①，鳝欲类蛇②。人见蛇蠋，莫不身洒然③。女工修蚕，渔者持鳝，不恶何也？欲得钱也。逐渔者濡④，逐兽者趋，非乐之也，事之权也。

【注释】

①蠋（zhú触）：蛾子类的幼虫，即蛾蛹。欲类：类似，同义复词。

②鳝（shàn善）：同"鳝"。

③洒（xiǎn显）然：寒慄貌。

④濡（rú如）：浸湿。

【译文】

蛾蛹类似蚕，鳝鱼类似蛇。人看见蛇和鳝鱼，没有不身上打寒颤的。妇女养蚕，渔夫捉鳝，为什么不厌恶它们呢？是想换得

钱财。捕鱼的人身上打湿，打猎的人不停地奔跑，不是他们乐意这样，是他们谋生的需要。

按：“欲得钱也”以上本《韩非子·说林下》，以下见《吕氏春秋·精谕》、《列子·说符》等篇。

【原文】

16·55　登高使人欲望，临渊使人欲窥，何也？处地然也。御者使人恭①，射者使人端②，何也？其形便也。

【注释】

①御者：驾车的事。恭：肃敬。

②端：身体端正。

【译文】

登高使人想要远望，面临深渊使人想要探身下看，为什么呢？是因为所处的地势使人这样。驾车使人严肃，射箭使人端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形态才便利。

按：本《淮南子·说山篇》。

【原文】

16·56　民有五死，圣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饥渴死者，可去也；冻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①，可去也；寿命死者，不可去也；痈疽死者，不可去也。饥渴死者，中不克也②；冻寒死者，外胜中也③；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寿命死者，岁数终也；痈疽死者，血气穷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④；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净无为，血气乃平。

【注释】

①罹（lí离）：遭受。五兵：五种兵器。一般指矛、戟、弓、剑、戈。

②中不克：体内不胜，即体内机能差。

③外胜中：外寒战胜体内的机能。

④外淫：体外的邪气。

【译文】

人有五种死因，圣人能去掉三种，有两种不能去掉。因饥渴而死的，可以避免；因冷寒而死的，可以避免；遭五种兵器而死的，可以避免；因寿命而死的，不能避免；因恶疮而死的，不能避免。因饥渴而死的人，是因为体内机能差；因冻寒而死的，是因为外寒战胜了体内机能；遭受刑罚而死的，是因为品德不好；寿命而死的，是因为年岁的极限到了；害恶疮而死的人，是因为气血已枯竭了。因此说：体内没有正气，体外的邪气就发作；体外邪气发作的人又经常怨恨生气，经常怨恨生气的人疾病就容易发生。所以内心纯静，任其自然，血气才会平和。

【原文】

16·57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①，可以保国。响不能独为声，影不能倍曲为直②。物必以其类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负石赴渊，行之难者也，然申屠狄为之③，君子不贵之也。盗跖凶贪④，名如日月，与舜禹并传而不息，而君子不贵。

【注释】

①得：得当。

②倍：同“背”，离，这里有矫正的意思。

③申屠狄：一作“申徒狄”。殷商时贤人，相传不忍见殷纣时政治混乱

而抱石投河。

④盗跖：相传为春秋末期大盗，名跖。

【译文】

各种行为的根本，全在一句话上。一句话合适了，能够使敌人退却；一句话妥当了，能够保全国家。回声不能独自成声，影子不能使曲变直。事物一定要因为它们是同类而在一起，所以君子要谨慎对待自己口中说出的话。背上石头跳入深潭，做这样的事是很难的，但是申屠狄就做了，君子却不推重他的行为。盗跖凶残贪婪，名声却像日月一样、与舜禹一起流传不衰，但君子并不看重他。

按：“负石赴渊”以下见《荀子·不苟》，又见《韩诗外传》卷三。

【原文】

16·58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①，燕不议②，君子耻之；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注释】

①朝不坐：朝见时君主不赐坐。

②燕不议：宴饮时不能表示意见。燕，同“宴”。

【译文】

君子有五种事感到耻辱：朝见时不让坐下，宴饮时不让说话，君子对此感到耻辱；处于一定地位，却不让发表相应的言论，君子对此感到耻辱；有言论，却没有行动，君子对此感到耻辱；已经得到的东西，又失去了它，君子对此感到耻辱；土地有富余但百姓衣食不足，君子对此感到耻辱。

【原文】

16·59　君子虽穷①，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乱君之禄。尊乎乱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众人以毁形为耻②，君子以毁义为辱。众人重利，廉士重名。

【注释】

①穷：困厄。
②毁形：毁坏身体容貌。

【译文】

君子虽然遭困厄，也不在亡国的形势下做官；虽然贫穷，也不接受昏君的俸禄。在乱世受到尊崇，言行同暴君一致，君子对此感到耻辱。一般人把毁伤形体当作耻辱。君子把毁伤正义看作耻辱。一般人看重利益，廉正的人看重名声。

【原文】

16·60　明君之制，赏从重，罚从轻。食人以壮为量①，事人以老为程②。

【注释】

①食人：供给人食物。壮：使人强健。
②事人：驱使人。老：告老退职。程：度量的总名，这里指限度。

【译文】

英明君主的制度，奖赏要从优，处罚要从轻。供给人食物以使他强健为限，驱使人以告老退休为度。

【原文】

16·61　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君子

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也。君子虑福不及，虑祸百之①。君子择人而取，不择人而与。君子实如虚，有如无。

【注释】

①虑祸百之：思虑祸患百倍于思考幸福。

【译文】

君子的话少而真实，小人的话多而虚假。君子的学习，传入耳中，记在心里，从自身做起。君子的治事，从一些不易看到的地方开始，最终使人不能赶上。君子考虑幸福往往不能周全，但思考祸患却百倍于思考幸福。君子在领受财物时要看对象，施与财物时却不选择人。君子的充实如同空虚一样，有如同没有一样。

按：本则杂取《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语》诸书。

【原文】

16·62　君子有其备则无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译文】

君子有所防备就没有意外的事。君子不为了求食而蒙羞，不为了获取而受辱。君子高兴的是实现他的志向，小人高兴的是办成他的事情。君子不把他不喜欢的东西，施加给他所喜爱的人。

按："君子乐得"二句本《礼记·乐记》。

【原文】

16·63　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顺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难。

【译文】

君子有终身忧虑的事情，但没有一时的忧患。顺从正道做事，依循真理说话，高兴时不会格外平易，生气时不会格外难处。

按：首二句本《孟子》，“顺道”二句本《韩诗外传》卷七。

【原文】

16·64　君子之过，犹日月之蚀也，何害于明？小人可也①，犹狗之吠盗，狸之夜见②，何益于善？夫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

【注释】

①小人可也：小人的赞许。可，认可、赞成。
②狸之夜见：狸猫在夜里出现。

【译文】

君子的过失，好像日蚀月蚀一样，对光明有什么妨害？小人的赞许，像狗对着小偷叫，狸猫在夜里出现，对好人善行有什么益处？聪明的人不任意胡为，勇敢的人不随便杀人。

按：本《淮南子·泰族》。

【原文】

16·65　君子比义，农夫比谷。事君不得进其言，

则辞其爵；不得行其义，则辞其禄。人皆知取之为取也，不知与之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为而自至，天下未有。猛兽狐疑，不若蜂虿之致毒也①；高议而不可及②，不若卑论之有功也③。

【注释】

①蜂虿（chái柴）：蜂与蝎，泛称毒虫。
②高议：高深的言论。
③卑论：普通平常的言论。

【译文】

君子比较的是正义，农民比较的是谷物。事奉君主不能进献自己的言论，就辞去爵位；不能实行自己的原则，就辞去俸禄。人们都知道获得叫做取，不知道给予也是获取。政令有的会招致敌寇，行为有的会招来耻辱。什么也不做好结果就自行到来，天下从未有这样的事。猛兽犹豫不决，不如毒虫给人的毒害；高明的议论却不能做到，不如普通的言论能取得成功。

【原文】

16·66　秦信同姓以王①，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②，不在于信同姓。

【注释】

①秦：《校证》疑为“周”之误。信：信用、依靠。同姓：指同姓诸侯。
②行法：推行法治。

【译文】

秦朝依靠同姓而称王，到衰败时，并没有改换同姓，但身

死国亡。因此帝王对天下的治理，在于推行法治，不在于依靠同姓。

【原文】

16·67 高山之巅无美木①，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②，伤于多阴也。

【注释】

①美木：高大的树木。

②美草：丰盛的青草。

【译文】

高山的顶峰上没有高大的树木，是因为多受阳光的伤害；大树底下没有丰盛的青草，是因为多受阴湿的伤害。

按：《盐铁论·轻重篇》中有意思相类的语句。

【原文】

16·68 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①，知世莫可为鼓也②；惠施卒③，而庄子深瞑不言④，见世莫可与语也。

【注释】

①钟子期、伯牙：二人事迹见8·9条注。

②鼓：奏琴。

③惠施：战国时宋人，名家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合同异”说，因夸大事物的同一性而流于诡辩。庄子的好友。

④深瞑：熟睡。瞑（mián眠），通“眠”。

【译文】

钟子期死后，伯牙就断弦毁琴，知道世上没有谁值得他为之

弹琴；惠施死后，庄子就熟睡不说话，认为世上没有谁能与他交谈。

按：本《淮南子·修务篇》。

【原文】

16·69　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①；耻辱者②，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

【注释】

①符：喻指凭证。

②耻辱：以受辱为羞耻。"耻"意动用法。

【译文】

修身是聚集智慧的府库；好施与是仁爱的开端；如何受取和给予，是正义的凭证；对侮辱感到羞耻，是勇敢的标准；树立名声，是操行的顶点。

按：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原文】

16·70　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①，古之通义也。爵人于朝②，论人于市③，古之通法也。

【注释】

①显戮：明正典刑，处决示众。

②爵：封赏爵位，用如动词。

③论：定罪论刑。

【译文】

推举贤人的应受到重赏，埋没贤才的应被公开处决，这是自古以来通行的道理。在朝廷上封人爵位，在市上给人定罪用刑，这是自今以来通行的法制。

按：前三句见《汉书·武帝纪》，后三句见《礼记·王制》。

【原文】

16·71 道微而明①，淡而有功②。非道而得，非时而生，是谓妄成③。得而失之，定而复倾。

【注释】

①微：微妙、幽深。

②淡：平淡、浅显。功：成效。

③妄成：非分的成功。

【译文】

事理微妙而显明，平淡而有成效。不按事理取得，不按时宜发生，这叫做非分的成功。得到的也会失去它，平安的也会倾覆。

【原文】

16·72 福者祸之门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乱之先也。事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闻也。

【译文】

福是祸的门户，正确是错误的尊长，治是乱的先导。事物不论始终患难都不殃及的，从来未听说过这样的事。

【原文】

16·73 枝无忘其根，德无忘其报，见利必念害

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于三者，吉祥及子孙矣。

【译文】

枝叶不能忘记根本，受恩不能忘记回报，看见有利的事一定要想到是否会危害自身。因此君子留神专心在这三件事上，吉祥就会传到子孙。

【原文】

16·74　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势不可同，两贵不可双。夫重、容、同、双，必争其功。故君子节嗜欲，各守其足①，乃能长久。夫节欲而听谏，敬贤而勿慢，使能而勿贱②。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国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注释】

①足：满足、知足。

②贱：轻视、看不起。

【译文】

两者同高不能并重，两者同大不能相容，两方势均不能共存，两人尊贵不能双显。如果并重、相容、共存、双显，一定会各自争功。因此君子节制嗜好欲望，各自知足，才能长久。能节制欲望，又听从劝谏，尊敬贤人不要简慢他，使用能人不要轻贱他。当君主的人能做到这三件事，他的国家必定强大，百姓也不会离散。

【原文】

16·75　默无过言，慤无过事①。木马不能行②，亦不费食；骐骥日驰千里，鞭箠不去其背③。

【注释】

①愨（què却）：朴实谨慎。

②木马：古代用来练习骑术的木制马。

③鞭箠（chuí垂）：马鞭。

【译文】

沉默便不会有错话，朴实谨慎不会有错事。木马不能行走，也不耗费食料；良马日行千里，马鞭不离开它的脊背。

【原文】

16·76 寸而度之①，至丈必差；铢而称之②，至石必过③。石称、丈量，径而寡失；简丝数米④，烦而不察。故大较易为智⑤，曲辩难为慧⑥。

【注释】

①寸而度之：一寸一寸地量长度。

②铢而称之：一铢一铢地称重量。铢，古代衡制单位，一两的二十四之一。

③石（dàn旦）：同"担"。重量单位，每石重一百二十斤。

④简丝数米：查检丝缕清数米粒。

⑤大较：大法。

⑥曲辩：歪曲事理的辩才，即诡辩。

【译文】

一寸一寸地量长短，到一丈时必定会出差错；一铢一铢地称重量，到一石时一定会有误差。用石来称，用丈来量，简便而又很少失误；查检丝缕清点米粒，烦难而又不能数清。因此用大法的人容易成为智者，诡辩很难成为聪慧的人。

按：见《淮南子·泰族》、《文子·上仁》。

【原文】

16·77　吞舟之鱼，荡而失水①，制于蝼蚁者②，离其居也；猿猴失木，禽于狐貉者③，非其处也。腾蛇游雾而升④，腾龙乘云而举⑤，猿得木而挺⑥，鱼得水而骛⑦，处地宜也。

【注释】

①荡：来回摇动，这里指翻腾震荡。
②蝼蚁：蝼蛄（土狗）和蚂蚁，这里泛指小昆虫。
③禽：通“擒”。狐貉：狐狸。
④腾蛇：传说中能飞的蛇。
⑤腾龙：传说中能飞的龙。
⑥挺：活动。《淮南子》作“捷”。
⑦骛：奔驰，这里喻指任意游动。

【译文】

能吞掉船只的大鱼，翻腾振荡而离开了水，就被蝼蚁所制服，是因为脱离了它的住所；猿猴离开了树木，就被狐狸所擒获，也是因为它不在自己的住处。飞蛇驾雾升天，飞龙腾云升天，猿猴在树木上就很灵活，鱼儿得水就能畅游，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地势很适宜。

按：本《淮南子·主术》，又见《金楼子·立言下》。

【原文】

16·78　君子博学，患其不习。既习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

【译文】

君子学问广博，担忧的是不经常练习。已经练习了所学的东

西，又担心自己不能实行它。已经实行了它，又担心自己不能因此谦让。

按：本《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

【原文】

16·79 君子不羞学，不羞问。问讯者，知之本；念虑者①，知之道也。此言贵因人知而加知之②，不贵独自用其知而知之。

【注释】

①念虑：思虑。

②贵：须。因人知：通过别人的智慧。

【译文】

君子不以求学为羞耻，不以向别人请教为羞耻。请教别人，是增加智慧的根本；思考问题，是增加智慧的道路。这就是说要通过别人的智慧来增加对事物的了解，无须独自使用自己的智慧来了解事物。

【原文】

16·80 天地之道，极则反，满则损。五采曜眼①，有时而渝②；茂木丰草，有时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③？

【注释】

①曜：同“耀”。

②渝：变更。

③自若：自如，保持原状。

【译文】

天地的规律，到了尽头就会反复，盈满了就会亏损。五彩耀人眼目，到一定时候就会变更；繁盛的树木丰茂的青草，到一定时候就会衰落。事物有盛有衰，怎能保持原貌？

按：本《淮南子·泰族》，又见《韩诗外传》卷五。

【原文】

16·81　民苦则不仁，劳则诈生。安平则教，危则谋，极则反，满则损。故君子弗满弗极也。

【译文】

百姓辛苦就不仁爱，劳累就产生欺诈。君子在安适太平时应施行教化，危亡时就要谋划，事物到了极端就会反复，盈满后就会亏损。因此君子不要自满不要走极端。

按：文见《吕氏春秋·博志篇》。

说苑卷十七　杂言

【题解】

杂言，内容驳杂的言论。揣摩编撰者的本意，“杂言”之“杂”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拘一格，凡在以上十六卷内容之外的都归入本卷；二是不主一家，对先秦汉初的各派学说都兼收并蓄。本卷共收录遗文佚事五十七则，其中讲君臣际遇的十二则，讲品行修养的三十三则，讲择友慎处的七则，讲君子能作与众不同之事的五则。大旨在于阐明君子应审时势、知去就、明进退、能屈伸，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修身端正，以须其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内容本来已散见于《建本》、《立节》、《敬慎》等卷，不过本卷更集中地阐述了君子品行修养这个问题。从取材的重点看，全卷记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多达三十六则，其余各则也大都反映了孔孟关于修身的思想。因此不论从哪个方面看，本卷的内容都不算驳杂，实际上倒是相当纯正的。

【原文】

17·1　贤人君子者，通于盛衰之时，明乎成败之端，察乎治乱之纪①，审乎人情，知所去就。故虽穷不处亡国之势，虽贫不受汙君之禄②。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达，孙叔敖之去相而不自悔。何则？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于周，而侯七百岁③。孙叔敖一合于楚，而封十世。大夫种存亡越而霸句践，赐死于前。李斯积功于

秦④，而卒被五刑⑤。尽忠忧君，危身安国，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绝，或以赐死而被刑，所慕所由异也。故箕子弃国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过去君弟而更姓⑥，皆见远识微，而仁能去富势，以避萌生之祸者也。夫暴乱之君，孰能离絷以役其身⑦，而与于患乎哉？故贤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为杀身无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纣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吴而不能存其国。二子者强谏而死，适足以明主之暴耳，未尝有益如秋毫之端也⑧。是以贤人闭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后合。故言无不听，行无见疑，君臣两与⑨，终身无患。今非得其时，又无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闵世之乱，忧主之危，以无赀之身⑩，涉蔽塞之路，经乎谗人之前，造无量之主⑪，犯不测之罪，伤其天性，岂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⑫，天下所谓贤也。为国计，揣微射隐⑬，所谓无过策也；战胜攻取，所谓无强敌也。积功甚大，势利甚高。贤人不用，谗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敌积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见丘山。积其所欲，以至其所恶，岂不为势利惑哉？《诗》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⑭此之谓也。

【注释】

①纪：头绪。

②汙君：昏暗荒淫的君主。汙，同"污"。

③侯七百岁：太公吕尚在周武王时（公元前十一世纪）封于齐，传至齐康公（前379年）止，首尾共七百多年。

④李斯：战国末期楚上蔡人，荀子的学生，入秦佐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丞相。始皇死，与赵高共立秦二世胡亥。赵高专权，诬李斯谋反，腰斩于咸阳。

⑤五刑：古代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这里只是酷刑的意思。

⑥智过：即知过，或作“知果”。据《战国策·赵策》，他曾劝谏智伯巩固与韩、魏的联盟以攻灭赵氏，但未被采纳，于是改姓辅氏。未明言他是智伯之弟。

⑦离絷：被拘禁。离，同“罹”，遭受。絷（zhí直），囚禁。

⑧秋毫之端：鸟兽秋天换毛，毫毛的末端更细更尖，喻极微小。

⑨两与：互相赞许，彼此志投意合。

⑩无赀（zī资）：无价、十分珍贵的。

⑪造：到、往、投奔。　无量：没有气量。

⑫文信侯：指吕不韦。《史记》本传：“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⑬揣微射隐：预测到极细微隐秘的事。射，猜测。

⑭诗云二句：见《诗经·小雅·小旻》。

【译文】

贤人君子通达盛衰的形势，明白成败的原由，了解治乱的头绪，审察人们的常情，知道去留的时机。即使困厄也不在濒于灭亡的国家做官，即使贫穷也不接受昏君的俸禄。因此姜太公七十岁还不能自求显达，孙叔敖三次离开相位也不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愿勉强与不合适的君主结合。姜太公在周朝一旦遇合，子孙就世袭侯爵七百多年；孙叔敖在楚国一旦遇合，子孙世袭封爵也有十代。大夫文种保存了危亡的越国并使句践称霸，却被赐死在君王面前。李斯在秦朝积下了很多功劳，最终遭受腰斩。竭尽忠诚，为国君操心，宁愿身处危难也要使国家安定，他们的功劳是同样的。有的能封侯并世袭不断，有的却被赐死或受酷刑，这是因为他们追求理想和达到理想的途径不一样。箕子抛弃封国而装疯弄傻，范蠡离开越国并改名换姓，智过不要国君兄弟

的名分而改换姓氏，都是看得远见得深，并且天性仁厚能够抛弃富贵权势，以便躲避萌生的灾祸的人。对于残暴昏乱的君主，谁又能在遭到拘囚的情况下役使自己，与他共渡患难呢？所以贤人不是怕死才躲避祸害的，是因为死也无益，反倒显扬了国君的残暴。比干为纣王而死也不能纠正纣王的行为，伍子胥为吴国而死也保存不住吴国。这两个人都是强行劝谏而死，恰好宣扬了君主的残暴罢了，不能有丝毫的好处。因此贤人往往关闭心智，掩盖才能，等遇上恰当的人才与他结合。这样就能有话必听，做事不被怀疑，君臣志投意合，终身没有祸患。如果不遇适当的时机，又没有恰当的君主，只是个人心愿不甘罢休，哀伤世道混乱，担扰君主的危亡，拿自己宝贵的生命，去走蔽贤忌能的路，从谗人面前经过，拜谒没有气量的君主，冒不可预测的罪名，伤害本性，难道不是糊涂吗？文信侯和李斯是天下所谓贤人。他们为国家着想，能预见极细微极隐秘的事情，堪称没有错误的决策，战胜攻取，可算是没有强劲的对手，积累的功劳很大，权势地位很高。但皇帝不用贤才，坏人专权，自己明知不受信用，可是仁厚的天性又使他们不愿离开。他们制服敌人积累功业，不会有丝毫失误；躲避患难远离灾害，连山丘一般大的危险也看不见。积下多年的愿望，却获得自己憎恶的结果，这难道不是被权势利禄所迷惑吗？《诗经》说："有的人只知道某一方面，却不了解其他方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17·2　子石登吴山而四望①，喟然而叹曰："呜呼，悲哉！世有明于事情，不合于人心者；有合于人心，不明于事情者。"弟子问曰："何谓也？"子石曰："昔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尽忠极谏，抉目而辜②。太宰嚭、公孙雒偷合苟容以顺夫差之志而伐齐③，二子沉身江湖，头

悬越旗。昔者，费仲、恶来革、长鼻决耳崇侯虎顺纣之心④，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纣，四子身死牧之野，头足异所。比干尽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祸；欲合人心，恐有头足异所之患。由是观之，君子道狭耳。诚不逢明主，狭道之中，又将险危闭塞，无可从出者。”

【注释】

①子石：春秋时楚人，复姓公孙，名龙，字子石，孔子弟子。与战国时名家赵人公孙龙名同实异。　吴山：春秋时为吴国南界山，又名胥山，上有子胥祠。在今杭州市西湖东南。

②抉目而辜：挖眼裂肢而死。辜，分裂肢体，古代一种酷刑。

③公孙雒：事迹未详。伐齐：原误作“伐吴”，据卢文弨说改。

④费仲：商纣王佞臣。　恶来革：即恶来，与父飞廉同为纣臣，有勇力，后被周武王诛杀。　长鼻决耳：是指修饰下文崇侯虎的。《金楼子·兴王篇》：“纣谓西伯曰：‘谮汝者长鼻决耳也。’”决，同“缺”。

【译文】

子石登上吴山四面观望，长声叹息说：“唉，可悲啊！世间有事理明白的，却不能合人心；有合人心的，事理又不明白。”弟子问：“这是什么意思？”子石说：“从前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竭尽忠诚的极力劝谏，挖了他的眼睛，分裂他的肢体。太宰嚭、公孙雒苟且迎合以求容身，顺从夫差的心愿去讨伐齐国。结果这两人被沉入江湖，头颅悬挂在越国旗杆上。从前，费仲、恶来革，还有长鼻缺耳的崇侯虎，顺从纣王的心思，事事迎合纣王的意愿。周武王讨伐商纣，这四人被杀死在牧野，头足都不在一处。比干尽忠，也被挖心而死。如果要使事理清楚，恐怕有挖眼剖心的灾祸；如果要迎合君王的心意，又恐怕有身首分离的灾祸。由此看

来，君子的路是太狭窄了。如果碰不上英明的君主，又会有危险堵塞，连出路也没有。”

【原文】

17·3　祁射子见秦惠王①，惠王说之。于是唐姑谗之②。复见惠王，怀怒以待之。非其说异也，所听者易也。故以徵为羽③，非弦之罪也；以甘为苦，非味之过也。

【注释】

①祁射子：即《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谢子”，是墨家学派的人物。　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名驷，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

②唐姑：即《吕氏春秋》中的“唐姑果”，《淮南子》中的唐姑梁，秦国的墨家学者。

③徵（zhǐ止）、羽：古代五音中的两音。

【译文】

祁射子谒见秦惠王，秦惠王很赏识他。这时唐姑便在惠王面前诋毁他。祁射子再次谒见秦惠王，秦惠王满怀怒气地等待他。并不是他的学说前后不一，而是听话的人改变了态度。把徵音当作羽音，不是琴弦的过错；把甜的当成苦的，不是味道的过错。

按：事见《吕氏春秋·去宥篇》及《淮南子·修务篇》。

【原文】

17·4　弥子瑕爱于卫君①。卫国之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瑕之母疾，人闻，夜往告之。弥子瑕擅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

哉！"君游果园，弥子瑕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而忘其口味②。"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驾吾车③，又尝食我以余桃。"故子瑕之行，未必变初也，前见贤后获罪者，爱憎之生变也。

【注释】

①弥子瑕：春秋时卫灵公的幸臣。

②口味：用口尝过。

③矫：假托。此字下原脱"驾"字，据四库全书本补。

【译文】

弥子瑕受到卫君宠爱。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国君的车要处以砍脚的罪。弥子瑕的母亲生了病，有人知道后连夜去告诉他。弥子瑕就私自驾上国君的车出宫去了。卫君知道了这件事，认为他贤德，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甘犯砍脚的罪！"卫君游览果园，弥子瑕吃桃子觉得甜，没吃完就奉献给卫君。卫君说："爱我而忘记了他曾口尝过。"到弥子瑕姿色衰退受宠爱的程度降下来，有一次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假借我的名义用我的车，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行为与当初比不一定有变化，但先前被认为是贤德，后来却因此获罪，那是因为爱憎起了变化。

按：本《韩非子·说难》，又见《史记·韩非传》。

【原文】

17·5　舜耕之时，不能利其邻人；及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穷则善其身，达则利于天下。

【译文】

虞舜在家耕作的时候，不能施利给他的邻居；到他作了天子，天下的人都拥戴他。因此君子在困厄时就单单搞好自身，显达时就要做到对天下人都有利。

【原文】

17·6　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顷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乎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

【注释】

①季孙：鲁桓公之子季友后为季孙氏。　钟：古代量器，容六斛四斗。

②南宫顷叔：鲁臣，即"南宫敬叔"。复姓南宫，谥敬，字叔，名说，孟僖子之子，孔子弟子。　乘：使……乘坐。

【译文】

孔子说："自从季孙氏赐给我千钟粮食，朋友更加亲近。自从南宫顷叔送车给我乘坐，我的主张就能加快实行。因此一种主张要遇上时机才被看重，有了地位才能实行。没有这两人的赐予，我的主张几乎要废弃了。"

按：《孔子家语·致思篇》曾引用。

【原文】

17·7　太公田不足以偿种，渔不足以偿网，治天下有余智。文公种米，曾子架羊①。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轭在衡后②。务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燧而知

之③，韩魏反而不知。邯郸子阳园人亡桃而知之④，其亡也不知。务小者亦忘大也。

【注释】

①架羊：用木枷把羊枷起来。架，同"枷"。

②轭（è厄）：套车时驾在牲口颈上的曲木，系在车辕前端的横木后。衡：车辕前端横木。

③炙鐻（xuǎn选）：烘烤东西的竹筐。

④邯郸子阳：复姓邯郸，名子阳。事未详。

【译文】

姜太公种田不能收回种子，打鱼不能抵偿渔网，治理天下却智谋有余。晋文公拿米下种，曾子用木枷枷羊，孙叔敖做了三年楚国丞相，不知车轭在衡的后面。致力于大事的人当然就忘了小事。智伯的厨师丢了烘筐他都知道，韩魏要反叛他却不知道。邯郸子阳的园丁丢了桃子他知道，但他将要败亡却不知道。专心在小事上的人自然会忘了大事。

按：《刘子新论·观量篇》曾引用。

【原文】

17·8　淳于髡谓孟子曰："先名实者①，为人者也；后名实者，自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②，名实未加上下而去之③，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④，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鲁穆公之时⑤，公仪子为政⑥，子思、子庚为臣⑦，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

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处于淇⑧，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⑨，而齐右善歌；华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⑩，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于外。为其事，无其功，髡未睹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矣。”曰：“孔子为鲁司寇而不用，从祭膰肉不至⑪，不脱冕而行⑫。其不善者以为为肉也，其善者以为为礼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故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得识也。”

【注释】

①先名实者：把名誉和功业放在前面的人。

②三卿：春秋时指司徒、司马、司空。

③上下：指君王和百姓。

④五就汤五就桀：《史记·殷本纪》引或说，称伊尹本为处士，商汤派专人礼聘他，“五反然后肯往”。汤将国政交传给他，伊尹又“去汤适夏”，看到夏桀倒行逆施，又才回到商汤处。

⑤鲁穆公：名显，又名不衍，鲁悼公之子。

⑥公仪子：即公仪休，鲁穆公时作国相，有贤名。

⑦子思：即孔伋，字子思。孔鲤之子，孔子之孙。 子庚：《孟子》作“子柳”，一作“泄柳”，战国时鲁国贤人，鲁穆公想见他，他闭门不见。

⑧王豹：春秋时卫国善于歌唱的人。 淇：春秋时卫邑，在今河南辉县。

⑨绵驹：春秋时齐人，也擅长歌唱。 高唐：春秋时齐邑，地处齐国西部，故地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

⑩华舟、杞梁：事见4·15条。

⑪膰（fán凡）肉：宗庙里祭祀用的熟肉。

⑫脱冕：犹言挂冠，指官吏辞职弃官。

【译文】

淳于髡对孟子说："重视名声和功业的人，是为他人的人；轻视名声和功业的人，是独善其身的人。先生处在三卿的高位中。声誉和功业还没有施加到君王和百姓身上就离开齐国，仁德的人本是这样的吗？"孟子说："处在下位不以贤人的身份去事奉不贤的人，是伯夷；五次投奔商汤又五次投奔夏桀的，是伊尹；不厌恶昏君、不嫌弃小官的，是柳下惠。这三个人走的路不同，但他们的旨趣是同样的。这同样的东西是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仁爱。君子只要做到仁爱就行了，行为何必完全相同呢？"淳于髡说："鲁穆公的时候，公仪休执政，子思、子庚作辅臣，鲁国的土地受侵夺越来越严重。这样看来贤人对国家并没有什么补益。"孟子说："虞国不用百里奚导致灭亡，秦穆公用了他就称霸。因此不用贤人就会灭亡，要想只是土地被侵夺还办不到呢。"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地，河西地区的人就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齐国西部的人也善于唱歌；华舟、杞梁的妻子很会哭她们的丈夫，就使国家的习俗改变。内心里有什么一定会表现在外表上。做了一件事却没有一定的功效，我还没有见过。这说明今天没有贤人，如果有我一定会认识他们。"孟子说："孔子作鲁国司寇却不受信用，陪从国君郊祭，祭肉也不送来，于是等不及辞官便离开了鲁国。那无知的人以为他是为了没分到祭肉，通达事理的人认为他是为了礼仪。至于孔子本人，他是想要背一点小罪名出走的，不愿意随随便便离开。因此君子的作为，一般人当然不能了解。"

按：本《孟子·告子下》，事亦见《韩诗外传》卷六，文字多有不同。

【原文】

17·9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①。渡河而遽堕水中②，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

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君舟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③！"

【注释】

①惠子：即惠施。

②遽（jù巨）：仓促、匆忙。

③蒙蒙：昏暗不明貌。

【译文】

梁国国相死了，惠施想去梁国。渡黄河时仓促间掉进水中，船夫救起了他。船夫问："你想去哪里？这样匆忙？"惠施说："梁国国相死了，我想前去做国相。"船夫说："你在舟楫之间都要受困，没有我在你就会死去。你怎么能做梁国国相呢？"惠施说："处在舟楫之间，那我不如你；至于使国家安定、社稷保全，你与我比，就像昏昏黑黑还不能睁开眼看的狗！"

【原文】

17·10　西闾过东渡河①，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问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闾过曰："欲东说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说诸侯乎？"西闾过曰："无以子之所能相伤为也。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②。随侯之珠，国之宝也，然用之弹，曾不如泥丸。骐骥騄駬③，倚衡负轭而趋，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

鼠，曾不如百钱之狸。干将镆铘④，拂钟不铮⑤，试物不知扬刃，离金斩羽契铁斧⑥，此至利也，然以之补履，曾不如两钱之锥，今子持楫乘扁舟⑦，处广水之中，当阳侯之波而临渊流⑧，适子所能耳。若试与子东说诸侯王，见一国之主，子之蒙蒙，无异乎未视之狗耳！”

【注释】

①西闾过：复姓西闾，名过，事如本文。
②瓦砖：纺锤。
③骐骥騄駬：两种良马名，这里泛指宝马。
④干将鏌鋣：两种宝剑名，这里泛指利剑。
⑤拂钟不铮：砍开铜钟连响声都没有。
⑥契：切割。
⑦扁（piān篇）舟：小船。
⑧阳侯：传说中的波神。

【译文】

西闾过向东渡过黄河，在河中流掉进水里。船工把他从水里接出来，问他：“现在你要去哪里？”西闾过说：“想要向东去游说诸侯国王。”船工掩着口笑，说：“你渡河掉进水中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能游说诸侯呢？”西闾过说：“不要拿你能做的事来中伤别人。你难道没听说和氏璧吗？它价值千金，但用来纺线，却不如陶土纺锤、隋侯珠也是国宝，但用它弹射，还不如泥弹子。骐骥騄駬这样的良马，驾车赶路能一日千里，这是跑得最快的了，但让它捕鼠，却不如一百文钱买来的猫。干将鏌鋣这样的宝剑，砍钟没有声响，试着砍东西时还没觉得挥起剑刃，就能斩黄金断羽毛切铁斧，这是最锋利的了，但拿它补鞋，就不如两文钱买的锥子。现

在你拿起桨驾着小船，处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迎着波神，下临深水，这正是你的才能。但是如果试图同你东去游说诸侯国王，谒见一国的君主，你这样昏暗蒙昧，跟那还没有睁眼的狗没有什么不同！”

【原文】

17·11　甘戊使于齐①，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间耳②，君不能自渡，能为王者之说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长。谨愿敦厚③，可事主，不施用兵。骐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宫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将为利，名闻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随流，吾不如子；说千乘之君，万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注释】

①甘戊：即甘茂，战国时秦国下蔡人，秦武王时为左相，秦昭王时逃奔齐国。

②间：通“涧”。

③谨愿敦厚：诚实厚道。

【译文】

甘戊出使齐国，渡过黄河。船夫说：“河水就像条小山涧，你不能自己渡过去，能做君王的说客吗？”甘戊说：“不对，你不懂。事物各有长处和短处。诚实厚道的人，能事奉君主，却不能用兵。骐骥騄駬这样的良马，可以达到千里，把它放在屋子里，让它捉老鼠，还不如小猫。干将是利剑，天下闻名，木工用来做活，还不如斧子。现在你拿着桨随着流水上下，我确不如你；但

游说千乘国君、万乘霸主，你就不如我了。”

【原文】

17·12 今夫世异则事变，事变则时移，时移则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①，观其俗而和其风，总众议而定其教。愚人有学远射者，参矢而发②；已射五步之内，又复参矢而发。世以易矣，不更其仪③譬如愚人之学远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视不能见太山；耳听清浊之调者，不闻雷霆之声。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④，不可为固结⑤；千人谤狱，不可为直辞；万人比非⑥，不可为显士。

【注释】

①裁其器：制造器具。

②参矢：《淮南子·说山篇》作“参天”，意即指天。

③仪：法度、标准。

④觿（xī西）：古代用来解绳结的角锥。

⑤固结：死结。

⑥比非：联合起来诽谤。非，通“诽”。

【译文】

当今世道不同情况就有变化，情况的变化又随着时间而推移，时间的推移又会使习俗改变。因此君子首先观察一方的土地再铸造农具，观察当地的习俗再调和民风，归纳众人的意见再决定如何施行教化。有个愚蠢的人学远射，对着天放箭，箭已掉在五步的范围之内，又重新对天放箭。世道已经改变，不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就像学远射的愚人一样。有的人眼睛能看清秋毫的末端，却不能看见泰山；有的人耳朵能听出清浊的音调，却听不见雷霆

的声响。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心思转移到固定的地方。有上百人拿着角锥,是不能打成死结的;有上千人诋毁讼案,是不能写出公正判辞的;有上万人联合起来诽谤某个人,那人是不能成为显赫的名士的。

【原文】

17·13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飞鸟成列,鹰鹫不击;众人成聚,圣人不犯。腾蛇游于雾露,乘于风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则暮讬宿于鳝鳣之穴①。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内无筋骨之强,外无爪牙之利,然下饮黄泉,上垦晞土②。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

【注释】

①鳝鳣(qiūshàn秋善):泥鳅和黄鳝。

②晞(xī希):干燥。

【译文】

成群的麋鹿在一起,虎豹也要避开;成队的飞鸟在一起,鹰鹫也不敢攻击;众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圣人也不冒犯他们。腾蛇在云雾中游戏,乘着风雨飞行,不到千里不停,但夜里还要寄身在泥鳅和黄鳝的洞穴。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什么呢?是用心不专一。那蚯蚓体内没有强劲的筋骨,体外又没有锋利的爪牙,但是向下去能喝到地下的泉水,往上来可翻松地面的干土。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什么呢?是用心专一。

按:《荀子·劝学》、《淮南子·说山》、《文子·上德》均有类似论述。

【原文】

17·14 聪者耳闻，明者目见。聪明形则仁爱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远容而名章也①。《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②？"此之谓也。

【注释】

①远容：《韩诗外传》作"远害"，"害"与"容"形近而误。又本则原连上，今从《校证》另作一条。

②《诗》曰二句：见《诗经·邶风·雄雉》。忮（zhì志），嫉妒。用，做。臧，善、吉。

【译文】

听力好的人靠耳朵听，视力好的人靠眼睛看。耳聪目明仁爱之心就会显著，廉正耻辱就会分明。不是正道却要去走，即使劳累也到不了目的地；不当属自己所有却要去追求它，即使用力也得不到。聪明的人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廉洁公正的人不求取不属自己的东西，因此能够远离祸害名声显赫。《诗经》上说："不嫉恨别人也不贪求，做什么会不吉利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韩诗外传》卷一。

【原文】

17·15 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①。子西谓楚王曰②："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官五官有如子贡者乎③？昔文王处丰，武王处镐，丰镐之间，百乘之地④，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

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恶之难分也，圣人独见疑⑤，而况于贤者乎？是以圣贤罕合，谄谀常兴也。故有千岁之乱，而无百岁之治。孔子之见疑，岂不痛哉！

【注释】

①书社：古制二十五家为里立社，把社内人口土地登记造册，称为书社。　七百：据下文为七百里。

②子西：楚国公子申，字子西，楚平王庶子，楚昭王时为令尹，死于白公胜之乱。

③长官：掌管。　五官：西周以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五官，也泛指百官。

④百乘之地：能供给百乘兵车所需军赋的土地。

⑤独：同“犹”，还、尚且。

【译文】

楚昭王召见孔子，准备让他执掌国政，并将封给他书社土地七百里。子西对楚王说：“大王的臣子中用兵有像子路的吗？出使诸侯有像宰予的吗？掌管百官有像子贡的吗？从前文王住在丰地，武王住在镐京，丰镐之间，只有供给百乘兵车所需军赋的土地，攻伐君主杀死纣王，自立为天子，世上的人都称为圣王。现在凭着孔子的贤明，又有书社七百里的土地，还有三个弟子辅佐他，对楚国将会不利。”楚王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善和恶很难区分，圣人还被怀疑，又何况贤人呢？因此圣君贤臣很少能遇合，谄媚阿谀常常很兴盛。所以有千年的动乱，却无百年的太平。孔子被怀疑，岂不很令人痛心吗！

按：“楚王遂止”以上，本《史记·孔子世家》。

【原文】

17·16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孔子

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①，人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佚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②？"此之谓也。

【注释】

①非命：不是命中注定的。

②《诗》云二句：见《诗经·鄘风·相鼠》。仪，礼仪、威仪。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有智慧的人活得长吗？"孔子说："当然。人有三种死法不是命中注定，而是自己找的。起居不按时，饮食不节制，佚乐与劳累过度，各种疾病会一起杀死他。身居下位却不顺从他的君主，嗜好欲望没有满足，贪求不止的，各种刑罚会一起杀死他。以少数冒犯多数，以弱者欺侮强者，愤怒起来自不量力的，各种兵器会一起杀死他。这三种死法都不是命运注定的，是人自己找的。"《诗经》上说："做人没有礼仪，不死干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韩诗外传》卷一。

【原文】

17·17　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曰："由，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知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①，三终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乐不休。子

路愠见曰②："夫子之修乐时乎？"孔子不应，乐终而曰："由，昔者，齐桓公霸心生于莒，勾践霸心生于会稽，晋文公霸心生于骊氏③。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庸知而不遇之？"于是兴，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遇此难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恶，是何言也④？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⑤。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⑥。昔者，汤困于吕⑦，文王困于羑里⑧，秦穆公困于殽⑨，齐桓困于长勺⑩，勾践困于会稽⑪，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⑫。"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注释】

①援：拿起。字原误"授"，据《校证》引卢校改。

②愠（yùn运）：怒。

③骊氏：指骊姬。晋献公伐骊戎，取骊姬立为夫人。骊姬向献公进谗言，害死太子申生，又逐出公子重耳（文公），后被里克鞭打而死。

④恶：叹词，犹"唉"、"呀"。何言：言字原脱，据卢文弨校补。

⑤三折肱（gōng工）：多次折断手臂。语出《左传》定公十三年。

⑥列士：同"烈士"，坚贞刚强的士人。

⑦汤困于吕：事与地均未详。据《史记·夏本纪》载，夏桀曾把商汤囚禁在夏台（在今河南禹县）。

⑧羑（yǒu有）里：地名，故址在今河南汤阴县北。

⑨殽（yáo姚）：山名，在今河南新安县至陕西潼关一带。《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晋军在此大败秦穆公的军队。

⑩长勺：地名，春秋时属鲁国。鲁庄公十年，鲁在此大败齐军。地在

今山东曲阜市境内。

⑪会稽：指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吴军曾在此大败越军，勾践困处此山。

⑫《易》曰数句：见《周易·困卦》。

【译文】

孔子在陈蔡两国境内遭难，断了粮。弟子们都面带饥容。孔子在堂上唱歌，子路进屋见孔子说："先生唱歌符合礼的要求吗？"孔子不回答，唱完那支曲子之后才说："仲由，君子喜好音乐为的是去掉骄傲，小人喜好音乐为的是去掉畏惧。谁能料到你这个人不理解我却要跟随我呢？"子路不高兴，拿起盾牌跳舞，舞了三遍才退出。到了第七天，孔子仍然练习音乐练个不停。子路带着怨气进见说："先生，现在是练习音乐的适当时机吗？"孔子不回答，乐曲完了才说："仲由，从前齐桓公在莒邑萌生了称霸的念头，勾践在会稽萌生了称霸的念头，晋文公因骊姬的迫害萌生了称霸的念头。因此，人不处困境思考就不能长远，自身不受拘束智谋不会广博。怎么知道就一定不遇时机呢？"于是站了起来。第二天摆脱了困境。子贡挽着缰绳说："我们几个人跟随先生遭遇这场磨难，是不该忘记的。"孔子说："唉，这是什么话？常言不是说吗：多次折断手臂才能成为良医。这次受困于陈蔡两国，是我的幸运。你们这几个人跟随我，也是幸运的人。我听说君主不受困厄不能成就王业，正直刚强的人不受困厄不能成就品行。从前商汤在吕地被困，文王在羑里被困，秦穆公在殽山被困，齐桓公在长勺被困，勾践在会稽被困，晋文公被骊姬所困。这困厄作为一条规律，好比从寒到暖，又从暖到寒。只有贤人自己了解，但难以说明。"《周易》说："处困境一定能亨通，正直高尚的人最终吉祥，无灾祸。在困境中即使用言辞辩解别人也会认为不真实。"圣人的心里话有时也难以向人们说明，这是真实情况。

按：孔子绝粮于陈蔡事，《论语·卫灵公》、《史记·孔子世家》等书均有记载，详略互异。

【原文】

17·18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①，席三经之席②，七日不食，藜羹不糁③，弟子皆有饥色。读《诗》、《书》治《礼》不休。子路进谏曰："凡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今先生积德行为善久矣，意者尚有遗行乎④？奚居隐也⑤？"孔子曰："由，来！汝不知，坐。吾语汝。子以夫知者为无不知乎，则王子比干何为剖心而死？以谏者为必听耶，伍子胥何为抉目于吴东门？子以廉者为必用乎，伯夷、叔齐何为饿死于首阳山之下？子以忠者为必用乎，则鲍庄何为而肉枯⑥？荆公子高终身不显⑦，鲍焦抱木而立枯⑧，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舜耕历山⑨，而陶于河畔，立为天子，则其遇尧也。傅说负壤土，释板筑⑩，而立佐天子，则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负鼎俎⑪，调五味⑫，而佐天子，则其遇成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⑬，行年七十，屠牛朝歌⑭，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胶目，居槛车中，自车中起为仲父，则其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取五羊皮，为伯氏牧羊⑮，以为卿大夫，则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闻天下⑯，以为令尹，而让孙叔敖，则其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阖庐，后遇夫

差也。夫骥厄罢盐车，非无骥状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骥得王良、造父⑰，骥无千里之足乎？芝兰生深林，非为无人而不香。故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志不衰也⑱，先知祸福之始而心不惑也⑲。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舜亦贤圣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尧也。使舜居桀纣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⑳？夫桀杀关龙逄，而纣杀王子比干，当是时，岂关龙逄无知，而比干无惠哉㉑？此桀纣无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学㉒，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㉓。”

【注释】

①环堵：四周土墙一丈见方的小屋。

②席三经之席：坐卧在由《易》《诗》《礼》等经典铺砌而成的坐席上。

③藜羹不糁：野菜汤里没有米粒。糁（sǎn伞），古时为调合羹汤所加的米粒。

④遗行：错误行为。

⑤隐：穷困、不得志、不显达。

⑥鲍庄肉枯：事义未详。

⑦荆公子高：春秋时楚人，本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先为叶县尹，自称公，故名公子高，终老于叶。

⑧鲍焦：古代廉士，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不是妻子所织的布不穿。子贡讥讽他，便抱着一棵树死去。

⑨历山：山东河南等地有多处历山，大都附会有舜耕作的遗迹。

⑩释板筑：丢下筑墙用的木框和木杵。

⑪鼎俎：鼎锅和砧板，这里泛指炊具。

⑫调五味：调和酸、苦、甘、辛、咸，指做菜当厨师。

⑬棘津：地名，原在河南延津县东北，现已湮没。

⑭朝歌：商纣都城，故址在今河南淇县东北。

⑮为：此字原脱，于文义未安，据《校证》引《韩诗外传》补。

伯氏：指秦伯，即秦穆公。

⑯沈尹：《吕氏春秋·赞能篇》作“沈尹茎”，《韩诗外传》卷二作虞丘子，本书14·13条亦作“虞丘子”，均同人同事仅名氏不同。沈尹为楚国令尹，后让贤推荐孙叔敖自代。

⑰王良、造父：均为古代善于御马驾车的人。王良为春秋时晋人，造父相传为周穆王时人。

⑱忧而志不衰：“而志”二字原脱，依卢文弨校据《韩诗外传》补。

⑲先：原作“此”，据卢文弨校改。

⑳官：指君（见《广雅·释诂》）。

㉑惠：同“慧”，与上句“知（智）”互文见义。

㉒疾学：力学，勤奋学习。

㉓须：等待。

【译文】

孔子在陈蔡两国受困，住在四面土墙的斗室内，坐在用经典铺成的坐席上，七天没有粮食，野菜汤里不见米粒，弟子们都面带饥色。子路上前劝谏说：“凡是人做了好事的，上天要用福运作回报；做了坏事的，上天要用灾祸作回报。现在先生积德行做好事很久了，想来还有不检点的行为吧？为什么老是处于穷困呢？”孔子说：“仲由，来！你不明白，坐下，我告诉你。你认为有智慧的人是无所不知吗，那王子比干为什么剖心而死？你认为进谏的一定都听从吗，那伍子胥为什么挖出眼睛挂在吴国国都东门？你认为廉正的人一定被信用吗，伯夷、叔齐为什么饿死在首阳山下？你认为忠诚的人一定会被任用吗，鲍庄为什么肉枯？为什么楚公子高终身没有显达，鲍焦抱着树枯槁而死，介子推登山自焚身亡？因此那学问广博、智谋深远的君子，却不遇时机的是太多了，岂只是我孔丘吗？贤与不贤在于才能，作与不作在于人，遇合不遇合在于时机，死与生在于天命。有才能却不遇时机，即使有才能也无用。如果遇上时机，施展又有什么困难？虞舜曾在历山耕作，在河边制作陶器，后来很快做了天子，那是他遇上了唐尧。傅说曾背土筑墙，后来解除了筑墙的劳役，马上辅佐天子，

那是他遇上了武丁。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背上炊具，调和五味，后来辅佐天子，那是他遇上了成汤。吕望年满五十，在棘津卖食品，到七十岁，在朝歌宰牛，九十岁时做天子的老师，那是他遇上了周文王。管仲被捆起来粘上眼睛关在囚车里，从囚车中被举为仲父，那是他遇上了齐桓公。百里奚以五张羊皮的代价把自己出售，为秦伯放羊，被用作卿大夫，那是他遇上了秦穆公。沈尹天下闻名，已作了令尹，却让位给孙叔敖，那是因为他们遇上了楚庄王。伍子胥先前立下许多功劳，后来被杀死，不是他的智谋越来越衰退，而是因为先前遇上阖庐，后来遇上夫差。那良马拉盐车受疲困，不是没有良马的形状，是世人不能识别它。如果良马遇上王良、造父，难道会没有奔驰千里的脚力吗？芝草兰花长在幽深的树林里，不因为没人欣赏就不香。因此求学的人不是为了显达，而是为了在逆境中不困顿，在忧患中志向不减退，预知祸福的来由内心不惑乱。圣人深思熟虑，能独自了解和看到别人不了解和未看到的。舜也是圣贤，他南面称帝而治理天下，只是因为他遇上了尧。如果让他处在夏桀商纣的时代，能使自己免受刑戮那就不错了，又怎能居帝位治天下呢？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在那时，难道是关龙逄没有智慧，比干生性愚蠢吗？这是夏桀商纣昏暗无道的时代所造成的。因此君子应努力学习，加强自身修养，端正品行，等待适当的时机。”

按：文本《韩诗外传》卷七。

【原文】

17·19 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①，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斗。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②，是丘之过也。若似阳虎，则非

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③。"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

【注释】

①匡：宋地，在今河南睢县西。　简子：未详，疑为匡人首领。　阳虎：字货，春秋时鲁国季平子家臣，后专权，伐三桓，叛鲁。鲁派兵讨伐他，先逃到齐国，后投奔晋国。因阳虎曾对匡人施行暴虐，故匡人要向他复仇。

②《礼》：即《周礼》，六经之一。《乐》：即《乐经》，六经之一，已佚。

③和（hè贺）：应和、跟着唱。

【译文】

孔子到宋国去，匡简子将要杀阳虎，孔子很像阳虎，士兵因此包围了孔子的住宅。子路发怒，奋勇地拿起长戟准备下去拼斗。孔子制止他说："为什么仁义之人这样不能免俗呢？不学习《诗》《书》，不研究《礼》《乐》，这是我的过错。至于相貌像阳虎，却不是我的过错。听天由命吧！仲由唱歌，我应和你。"子路唱歌，孔子应和他，唱了三遍，士兵就解围了。

按：本《韩诗外传》卷六。

【原文】

17·20　孔子曰："不观于高岸，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无累于人。"

【译文】

孔子说："不在高岸上往下看，怎么知道倒着掉下去的灾祸？不面临深渊，怎么知道淹没沉溺的灾祸？不在海面上观看，怎么知道风波的灾祸？造成过失的原因不正在这里吗？士人谨慎地对

待这三种情况，就不会累及他人了。”

按：《孔子家语·困誓篇》载此文。

【原文】

17·21 曾子曰：“响不辞声，鉴不辞形。君子正一，而万物皆成。夫行非为影也，而影随之。呼非为响也，而响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随之。”

【译文】

曾子说：“回声离不开声音，镜子离不开形体。君子纯正不杂，就使万事都能成功。形体不是为了影子，但影子总跟随它。呼喊不是为了听回声，回声总应和它。因此君子先成就功业自然有名声伴随。”

【原文】

17·22 子夏问仲尼曰：“颜渊之为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贤于丘也①。”曰：“子贡之为人也，何若？”曰：“赐之敏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张之为人也②，何若？”曰：“师之庄贤于丘也③。”于是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者何为事先生？”曰：“坐，吾语汝。回能信而不能反④，赐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⑤。兼此四子者⑥，丘不为也⑦。”夫所谓至圣之士，必见进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注释】

①信：诚实。

②子张：姓颛（zhuān专）孙，名师，陈国人，孔子弟子。

③庄：端庄、严肃。

④反：通“返”，引申为转弯子，即处事的灵活性。

⑤同：和众、合群。

⑥兼：同时具备。

⑦不为：不做、不干，含有尚不满足的意思。

【译文】

子夏问孔子道：“颜渊为人怎么样？”孔子说：“颜回为人诚信，这比我强。”子夏问：“子贡为人怎么样？”孔子说：“端木赐为人机敏，这比我强。”子夏问：“子路为人怎么样？”孔子说：“仲由为人勇敢，这比我强。”子夏问：“子张为人怎么样？”孔子说：“颛孙师为人庄重，这比我强。”于是子夏离座起身问道：“但这四个人为什么要向先生学习呢？”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颜回虽然诚信却不会转弯子，端木赐虽然机敏却不能受屈，仲由虽然勇敢却不能退缩，颛孙师虽然庄重但不能合群。同时兼有这四个人的特长，我还不满足呢。”所谓最圣明的人，一定能预见进和退哪样有利，屈和伸哪样有效。

按：又见《列子·仲尼篇》、《孔子家语·六本篇》。

【原文】

17·23　东郭子惠问于子贡曰①：“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夫隐括之旁多枉木②，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诗》云：“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莞苇淠淠③。”言大者之旁无所不容。

【注释】

①东郭子惠：《校证》疑为与孔子同时的南郭惠子。

②隐括：矫正竹木弯曲的工具。

③《诗》云四句：见《诗经·小雅·小弁》。菀（wǎn晚），茂盛貌。斯，句末语气词。蜩（tiáo条），蝉。嘒嘒（huì会），象声词。漼（cuǐ崔上声），水深貌。萑（guǎn管），《毛诗》作“萑（huán环），长穗的芦苇。淠淠（pì辟），众多茂盛貌。

【译文】

东郭子惠问子贡道：“孔子的门下为什么那样杂呢？”子贡说：“那隐括旁边弯木多，良医门内病人多，磨石旁边钝器多。孔子修治自己的学说等待天下的人，来者不拒，因此门下杂。”《诗经》说：“郁郁的柳树上，鸣蝉嘒嘒叫。深深的池塘边，芦苇茂盛一大片。”说的是大东西旁边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

按：本《尚书大传·略说》、《荀子·法行篇》。

【原文】

17·24 昔者南瑕子过程本子①，本子为烹鲵鱼②。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不食鲵鱼。”程本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上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自进之阶也；比于恶，自退之原也③。《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④。’吾岂敢以自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⑤。”

【注释】

①南瑕子：生平未详。 程本子：见8·26条注②，“本”原误“太”，据卢文弨校改。

②鲵（ní泥）鱼：又名人鱼，俗称娃娃鱼。

③比于善四句：原脱“比于善自进之阶也比”九字，据《校证》依卢文弨引《韩诗外传》补。

④《诗》云二句：见《诗经·小雅·车舝》。止，语尾助词。景行(yǐngháng影航)：大路。

⑤见贤二句：出《论语·里仁篇》。

【译文】

从前南瑕子去见程本子，程本子为他烹鲵鱼。南瑕子说："我听说君子不吃鲵鱼。"程本子说："是君子不赞成吃，你何必追随他们呢？"南瑕子说："我听说君子向上比，因此增进品德；如向下比，会因此使品行狭邪。向好的比，是使自己进步的阶梯；向坏的比，是使自己落后的根源。《诗经》说：'高山使人敬仰，大道使人直行。'我怎么敢自认为是君子呢？是有志学习他们罢了。"孔子说："看见贤人就想和他们一样，看到不贤的人就内心反省。"

按：文本《韩诗外传》卷七。

【原文】

17·25 孔子观于吕梁①，悬水四十仞②，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鼋鼍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将涉之。孔子使人并崖而止之曰③："此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敢过，鼋鼍不敢居，意者难可济也？"丈夫不以错意④，遂渡而出。孔子问："子巧乎？且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对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⑤，而吾不敢用私⑥。吾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于人乎？"

【注释】

①吕梁：水名，又名吕梁洪，在今江苏铜山县东南五十里。

②悬水：瀑布。

③并：音义同“傍”。

④错意：措意、放在心上。

⑤错：通“措”，安置。

⑥用私：存私心。

【译文】

孔子在吕梁洪观赏，瀑布悬挂四十仞，河水周流回环九十里。鱼鳖不能游过，巨鳖和鳄鱼也不敢停留。有一个男子正要踩水过去。孔子叫人靠着悬崖劝阻他说：“这瀑布高悬四十仞，鱼鳖不敢游过，巨鳖和鳄鱼都不敢停留。想来是很难渡过的。”那男子毫不在意，终于渡水而出。孔子问他：“你有技巧吗？或者有道术吗？能够在水中出入的原因是什么呢？”男子回答说：“我开始入水时，先凭着忠信；我出水时，仍继续靠忠信。忠信把我身体放在波涛水流中，我不敢怀有私心。所以我能入水又能出来。”孔子对弟子说：“水能够凭着忠信正义，长时间地亲近它，何况人呢？”

按：《列子·说符》、《黄帝》、《庄子·达生》及《孔子家语·致思》等篇均载此事，但文字各异。

【原文】

17·26 子路盛服而见孔子①，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②？昔者江水出于岷山③，其始也，大足以滥觞④。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⑤，不避风，不可渡也。非唯下流众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⑥，颜色充盈，天下谁肯加若者哉？”子路趋而出，改服而入，盖自如也⑦。孔子曰：“由，记之，吾语若：贲于言者⑧，华也；奋于行者，伐也⑨；夫色智而有能者⑩，小人也。故君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为能之⑪，不能为不能，行之至也⑫。言要则知，行要则仁。既知且

仁，夫有何加矣哉？由⑬，《诗》云：‘汤降不迟，圣敬日跻⑭。’此之谓也。”

【注释】

①盛服：衣冠华美整齐。

②襜襜（chān搀）：飘动貌。

③岷山：在四川松潘县北，绵延川甘两省，为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岷江、嘉陵江的发源地。

④滥觞：浮起酒杯。

⑤方舟：两船相并。

⑥若：你。下文“吾语若”同。

⑦自如：同过去一样。

⑧贲（bì必）：装饰。

⑨伐：自夸。

⑩色：外形于容色。

⑪能之为能之：后一“之”字原脱，依《校证》据文例及《韩诗外传》补。

⑫行之至：卢文弨以为当依上文例及《韩诗外传》作“行之要”。译文从此。

⑬由：《校证》以为衍文。

⑭诗云二句：见《诗经·商颂·长发》。迟，懈怠。跻（jī积），升、上进。

【译文】

子路衣着华美整齐去见孔子。孔子说：“仲由，这样飘飘摇摇为了什么？往古时长江发源于岷山，它开始的水流只能浮起酒杯。到了下游渡口，不并船，不避风，是不能渡过的。不只是因为它下游汇集了众多河流吗？现在你衣著华美，脸色丰润满足，天下的人谁肯增益于你呢？”子路急步走出，换了服装再进来，穿着和原来一样。孔子说：“仲由，记住！我告诉你：在言语上装饰的，是浮华；在行为上骄傲的，是自夸；在容色上显出很有智慧有才干的，是小人。因此，君子对事物了解就是了解，不了解就

是不了解，这是言辞的要领。能做就是能做，不能做就是不能做，这是行动的要领。言辞有要领就是明智，行动有要领就是仁爱。既明智又仁爱，那还有什么增益的呢？《诗经》上说：‘商汤谦恭不懈怠，圣明恭谨的品德日益增进。’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荀子·子道篇》，又见《韩诗外传》卷三，《孔子家语·三恕篇》曾加引用。

【原文】

17·27 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无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①，则乐其意；既已得，又乐其知②。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之得，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

【注释】

①得：指得官。

②又乐其知：《荀子·子道》作“又乐其治”。

【译文】

子路向孔子问道：“君子也有忧愁吗？”孔子说：“没有。君子修饰自己的品行，没有获得官位，就为自己的内心体验而高兴；已经获得官位，就为能施展自己的智慧而高兴。因此有终身的欢乐，没有一天忧愁。小人就不是这样，他未获得官位，就忧愁得不到；已经获得官位，又恐怕失去它。因此有终身的忧愁，没有一天欢乐。”

按：本《荀子·子道篇》，又见《孔子家语·在厄篇》。

【原文】

17·28 孔子见荣启期①，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

子问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人以男为贵，吾既已得为男，是二乐也。人生不免襁褓②，吾年已九十五，是三乐也。夫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处常待终，当何忧乎？"

【注释】

①荣启期：春秋时高士。

②人生不免襁褓：有的人刚生下便死去。襁褓（qiǎng bǎo抢保），背小孩儿的背带和布兜。

【译文】

孔子拜见荣启期，看见他穿着鹿皮袍，正弹瑟唱歌。孔子问："先生高兴什么呢？"回答说："我高兴的事很多。上天创造万物，只有人最可贵，我已经作了人，这是一件高兴事。人以男子最可贵，我已经作了男子，这是第二件高兴事。有的人在婴幼儿时便死去，我已活了九十五岁，这是第三件高兴事。贫困，是士人的常情；死亡，是人们的归宿。处在常情中等待归宿，还忧愁什么呢？"

按：事亦见《列子·天瑞篇》、《慎子·外篇》、《孔子家语·方本篇》。

【原文】

17·29　曾子曰："吾闻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道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夫子之能劳也，

夫子之不争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译文】

曾子说：“我听到过先生的三句话，但未能实行。先生看见别人一种长处，就忘了那人的很多毛病，这说明先生容易向人学习。先生看到别人有长处，就像自己有了这种长处，这说明先生不与人竞争。先生听说一个好道理一定要亲身实行它，然后引导别人，这说明先生能耐劳苦。先生的吃苦耐劳，先生的不与人争竞，先生的善于学习，我学习过先生的这三句话却没能实行。”

按：本则与下三则均见《孔子家语·六本篇》。

【原文】

17·30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于行己，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持身。”

【译文】

孔子说：“颜回，你有君子的四种品行：对磨炼自己要求很严，在接受劝谏时很柔顺，对做官感到害怕，对立身处世很谨慎。”

【原文】

17·31　仲尼曰：“史鳝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

【译文】

孔子说：“史鳝有君子的三种品行：不做官却能敬奉居上位者，不祭祀却能敬事鬼神，正直又能对人忍让。”

【原文】

17·32　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

【译文】

孔子说："我死以后，卜商每天都会有所补益，端木赐每天都会有所退步。卜商喜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相处，端木赐喜欢那不如自己的人。"

【原文】

17·33　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长矣。"

【译文】

孔子将要出门，车上没有伞盖。弟子说："子夏的车上有伞盖，可以动身。"孔子说："卜商的为人，对财物很吝惜。我听说与人结交要推崇他的长处，回避他的短处，这样才能长久。"

按：亦见《孔子家语·致思篇》。

【原文】

17·34　子路行，辞于仲尼，曰："敢问新交取亲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亲，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长为善士而无犯，其礼乎？"

【译文】

子路要动身，向孔子辞行，说："请问新结交朋友选择那较亲

近的怎么样？说得很少却能实行的怎么样？长久地做好人没有什么冒犯的怎么样？”孔子说：“新结交朋友选择较亲近的，他忠于友谊吗？说得很少却能实行的，他诚实可靠吗？长久做好人没有什么冒犯，他合乎礼仪吗？”

按：本则与下则均见《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

【原文】

17·35　子路将行，辞于仲尼。曰：“赠汝以车乎？以言乎？”子路曰：“请以言。”仲尼曰：“不强不远，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无礼。慎此五者，可以长久矣。”

【译文】

子路将要动身，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赠给你车呢，还是赠言呢？”子路说：“请赠言。”孔子说：“不坚强就不能致远，不劳苦不会有成功，不忠于友谊就没有亲近朋友，不诚信就不会有回报，不恭敬就是无礼的表现，谨慎对待这五件事，就可以长久了。”

【原文】

17·36　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今夫兰本三年①，湛之鹿醢②，既成，则易以匹马。非兰本美也，愿子详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③。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士。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注释】

①兰本：兰草的根。

②湛（jiān尖）：浸渍。　鹿醢（hǎi海）：用鹿肉做成的肉酱。

③所湛：犹“所以湛”。前两个“所湛”表工具，犹言“用什么”，这一个表方式，犹言“怎么”。

【译文】

曾子跟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用下卿的礼仪来聘用曾子，曾子坚决推辞。将要动身时，晏子送行，说：“我听说，君子用财物赠人，还不如用言语赠人。有块三年的兰草根，用鹿肉酱浸渍它，浸渍成功之后，就能换一匹马。不是兰草根美，希望你能明白它是用什么浸渍的。知道它用什么浸渍后，再寻求它是怎么浸渍的。我听说君子居住一定要选择地方，交游一定要选择贤士，居住选择地方是为了寻求贤士。交游选择贤士是为了加强道德修养。我听说违反常情改变本性的是贪欲，因此不能不谨慎。”

按：事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及《荀子·大略》、《孔子家语·六本篇》。

【原文】

17·37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①，纵欲则败。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量度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听也。②”

【注释】

①失：通“佚”，逸乐。

②善欲：语意不明。日人关嘉引太室疑当作“善教”。译文姑据此译出。

【译文】

孔子说："一般人的常情是，有余就奢侈，不足就节俭，没有禁令便放纵，没有节制便逸乐，放纵贪欲就败亡。因此，饮食要有定量，衣服要有节制，宫室要有限度，聚敛要有定数，车辆器物要有限额，以便杜绝祸乱的根源。所以法度不能不明确，好的教诲不能不听从。"

按：从本则至46则，《孔子家语·六本篇》都曾引用。

【原文】

17·38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①，勇而好同必胜②，知而好谋必成。愚者反是。夫处重擅宠③，专事妬贤，愚者之情也，志骄傲而轻旧怨。是以位尊则必危④，任重则必崩，擅宠则必辱。"

【注释】

①好度：善于计算。

②好同：善于合众。

③处重擅宠：身居要位独受宠信。

④位尊：二字原倒，据《荀子·仲尼篇》乙。

【译文】

孔子说："灵巧又善于计算的人一定精工，勇敢又善于合众的人一定胜利，明智又善于谋划的人一定成功。愚蠢的人与此相反。身处要位独受宠信，专权揽事嫉妒贤能，是愚人的本性，他们往往心志骄傲轻视旧有的仇怨。因此地位高必定危险，负荷重必定崩塌，独受宠信必定遭受屈辱。"

按：本《荀子·仲尼篇》。

【原文】

17·39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刑

戮之民，不从君之政。言疾之难行。故君子不急断，不意使，以为乱源。”

【注释】

①鞭扑：古代两种刑具，也指较轻的刑罚。

②疾：通“急”。

【译文】

孔子说：“受过鞭打的儿子，往往不听父亲的教训；受过刑戮的百姓，往往不顺从君主的政令。这是说操之过急难以行得通。因此君子不匆促于断狱，不随意驱使百姓，以免造成祸乱的根源。”

【原文】

17·40　孔子曰：“终日言，不遗已之忧；终日行，不遗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惧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难也。终身为之，一言败之，可不慎乎？”

【译文】

孔子说：“整天的言谈，不给自己留下忧虑；整天做事，不给自己留下祸患；只有明智的人才有这种情况。凭借谨慎可以排除祸患，凭借恭敬可以渡过危难。终身在做的事情，一句话可以使它失败，能不谨慎吗？”

【原文】

17·41　孔子曰：“以富贵为人下者，何人不与？以富贵敬爱人者，何人不亲？众言不逆，可谓知言矣。众向之，可谓知时矣。”

【译文】

孔子说："凭着富贵却甘居人下的人，谁个不结交他？凭着富贵却敬爱别人的人，谁个不亲近他？众人的言论不去违反，可算是懂得言说了。自己的言论众人能响应，可算是懂得时宜了。"

【原文】

17·42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

【译文】

孔子说："自己富有又能使别人富有的人，想贫穷也得不到。自己尊贵又能使别人尊贵的人，想卑贱也得不到。自己显达又能使别人显达的人，想处困境也得不到。"

【原文】

17·43　仲尼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语之，弗听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聋而鼓之。"

【译文】

孔子说："不是适合的土地却要植树，不能生长；不是合适的人却与他交谈，不会听从。遇到合适的人，就像把沙子聚拢来给它淋雨；不是合适的人，就像把聋子集中起来敲鼓给他们听。"

【原文】

17·44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则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严也，小人不可不闲也①。"

【注释】

①闲：防闲、防备。字原作“闭”，依《校证》据程荣本改。

【译文】

孔子说：“船没有水不能航行，水进入船中船就会沉没。所以说君子不能不威严，对小人不可不防备。”

【原文】

17·45　孔子曰：“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马蚿斩而复行者何①？以辅足众也。”

【注释】

①马蚿：即马蚿（xián闲），虫名，又名马陆、百足、刀环虫。形状如蚯蚓，黑紫色，多足。

【译文】

孔子说：“依靠贤人当然不会困厄，依靠富人当然不会贫穷。马蚿被斩断还能爬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辅助的脚很多。”

【原文】

17·46　孔子曰：“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①。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②，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③，乌之所藏者黑④。君子慎所藏。”

【注释】

①化：同化、受薰染而变化。

②鲍鱼：盐渍鱼，气味腥臭。

③丹：朱砂。

④乌：这里指煤。

【译文】

孔子说："不了解某人，就看他结交的朋友；不了解某个君主，就看他使用的臣下。"又说："与好人相处，如进入有兰草白芷的房间，时间长了闻不到它的香气，与它同化了。与坏人相处，如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长了闻不到它的臭味，也与它同化了。因此朱砂埋藏的地方是红的，煤埋藏的地方是黑的。君子应该慎重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

【原文】

17·47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①，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②，似察；受恶不让③，似贞④；包蒙不清以入⑤，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⑥，似正；盈不求概⑦，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⑧。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

【注释】

①句（gōu勾）倨：曲直。

②绰弱：柔弱。"绰"原误"绵"，依卢文弨校语改。

③恶：污秽。　让：辞拒。

④贞：此字原脱，依《校证》据《大戴礼记》补。

⑤包蒙：容纳。

⑥主：同"注"。字原作"至"，从卢校改。

⑦概：量粮食时刮平斗斛的器具。用作动词则是刮平的意思。

⑧意：意志。

【译文】

子贡问道："君子看见大水一定要观赏它，什么原因？"孔子说："那水，君子用它来比喻人的品德。普遍地给予人们而没有偏私，像德泽；它所到之处就有生命，像仁爱；它流向低处，曲直都依循一定规矩，像有原则；浅的地方流动，深的地方不可测度，像智慧；奔赴百仞深谷毫不迟疑，像勇敢；生性柔弱而无微不达，像明察；接受污秽而不辞拒，像正直；容纳不清洁的东西进入，又把新鲜干净的送出，像善于教化；注入量器一定持平，像公正；盈满无须刮去而自平，像有法度；历经万折一定流向东方，像意志坚定。因此君子看见大水要观赏它。"

按：文本《大戴礼·劝学》，又见《荀子·宥坐》，《孔子家语·三恕篇》曾加引用。

【原文】

17·48　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①，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其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②，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鲜洁而出，其似善化者；众人取平，品类以正，万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渊渊③，深不可测，其似圣者；通润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知之所以乐水也④。《诗》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⑤。"乐水之谓也。夫仁者何以乐山也？夫山巃嵷㠑嵬⑥，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

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⑦，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之所以乐山也。《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⑧。"乐山之谓也。

【注释】

①溃溃：水流貌。

②障防：堵塞。

③淑淑渊渊：清澈深邃貌。

④知：据首句文例，此字后似脱"者"字。

⑤诗云四句：见《诗经·鲁颂·泮水》。泮水，古代学宫前的水池。薄，句首语气词。茆（mǎo卯），莼菜。戾，到。止，语尾助词。

⑥巃嵸累嵬（nǒng zhòng lěi zhuí陇纵垒罪）：山高险峻貌。

⑦奇夫：才能出众的人

⑧诗曰二句：见《诗经·鲁颂·閟宫》。岩岩，高峻貌。是，指代太山，前置的宾语。

【译文】

明智的人为什么喜爱水呢？回答是：源流潺潺，昼夜不停，好像努力向前似的；顺一定规律流动，不遗漏细小的空隙，好像主持公平似的；一流动就向下，好像有礼节似的；奔赴千仞深谷毫不迟疑，好像勇敢似的；堵塞起来就会澄清，好像懂得天命似的；不干净的东西进入水中，又以新鲜清洁的面貌被送出，好像善于教化似的；人们用它作为平的标准，能使各类事物平正，万物得到它便能生存，失去它便会死亡，好像有德泽似的；清澈幽深，不可测度，好像圣人似的。它普遍地滋润天地万物，国家得以构成。这就是明智的人喜爱水的原因。《诗经》说："这可爱的泮水，正好采摘莼菜。鲁君来到了，在泮水旁饮酒。"讲的就是爱水。仁爱的人为什么喜爱山呢？回答是：高山险峻连绵，是万民观赏仰慕的对象。草木在上面生长，众多的生物在上面立足，

飞鸟聚集在那里，走兽栖息在那里，宝贵的资源在那里生成，才能出众的隐士在那里居住，养育万物却从不厌倦，四方的人都各取所需从不受限。生出风云，沟通天地间的大气，国家得以构成。这就是仁人爱山的原因。《诗经》说："泰山高竣，鲁君仰望它。"讲的就是爱山。

按： 兼用《韩诗外传》卷二与《春秋繁露·山川颂》。

【原文】

17·49　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①；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②，阙而不荏③；廉而不刿④；有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远闻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⑤。

【注释】

①栗理：严密的纹理。
②挠：弯曲。
③阙（juē掘）毁伤。荏：软弱。
④廉：棱角分明。　刿（guǐ鬼）：割伤。
⑤情：真实不虚。《淮南子·缪称》高诱注："情，诚也。"

【译文】

玉有六种美德，君子看重它。远看它温和滋润；近看它纹理严密；敲出的响声近处舒缓，远处也能听到；折断它也不会弯曲，毁伤它也不会柔软；棱角分明，但不伤人；有瑕疵一定表现在外表。因此君子看重它。远看温和滋润，君子比作品德；近看纹理严密，君子比作智慧；声音近处舒缓远处能听到，君子比作道义；宁折不弯，毁伤也不柔软，君子比作勇敢；棱角分明但不伤人，君子比作仁爱；有瑕疵显露在外表，君子比作诚实。

按：赞美玉德的文字又见《管子·水地》、《荀子·法行》、《礼记·聘义》等，内容大同小异。

【原文】

17·50 道吾问之夫子①："多所知，无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对曰："无知者死人属也②，虽不死，累人者必众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于利人即善矣，出于害人则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注释】

①道吾：人名，生平未详。 问：原作"闻"，形近而误，据《校证》及四库全书本改。

②属：类。

【译文】

道吾向夫子问道："知道很多和什么也不知道，对于自身来说哪种情况好呢？"回答说："无知的人属于死人一类，虽然没有死，连累别人必定又多又严重。但知识很多的人喜欢使用心计；知识多出于利人的目的，就是好的；出于害人的目的，就是不好的。"道吾说："讲得好啊！"

【原文】

17·51 越石父曰①："不肖人自贤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谓人勿言也，譬之犹渴而穿井②，临难而铸兵，虽疾从而不及也。"

【注释】

①越石父：春秋时齐人，有贤名，晏婴将他从囚系中举为上客。

②譬之：原作"譬人"，涉上而误，据《校证》及四库全书本改。

【译文】

越石父说："不贤的人自以为贤，愚蠢的人往往自负，阿谀逢迎的人都不能察知他们的心思。从口里已经说出的话，又叫别人不要说，就好比口渴才去打井，面临危难才铸造兵器，即使再快也赶不上了。"

按：《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为晏子对齐景公语。

【原文】

17·52　夫临财忘贫，临生忘死，可以远罪矣。夫君子爱口①，孔雀爱羽，虎豹爱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②。上交者不失其禄，下交者不离于患③。是以君子择人与交④，农人择田而田⑤。君子树人，农夫树田。田者择种而种之，丰年必得粟；士择人而树之，丰时必得禄矣。

【注释】

①爱口：慎于开口。

②治：治理，引申为保护的意思。

③离：同"罹"，遭到。

④与：同"而"，连词。

⑤择田而田：选田耕种。

【译文】

面对财物忘记贫穷，面临生存忘记死亡，可以远避罪罚。君子吝于开口，孔雀爱惜羽毛，虎豹爱惜利爪，这都是用来保护自身的方法。结交上位的人不会丢失俸禄，结交下位的人不会遭遇患难。因此君子选择人结交，农夫选择田地耕种。君子培养人，农夫培养田。种田的选择种子下种，丰年一定获得粮食；士人选择人才加以培养，盛世一定会获得俸禄。

【原文】

17·53　天下失道①，而后仁义生焉；国家不治，而后孝子生焉；民争不分②，而后慈惠生焉；道逆时反，而后权谋生焉。

【注释】

①失道：失去正轨。又本则原与上连，现依《校证》另作一条。
②不分：不均。

【译文】

天下失去正轨，然后产生仁义；国家不能治理，然后产生孝子；百姓因不均而争夺，然后产生慈惠；正道逆乱时势反覆，然后产生权谋。

按：义本《老子》十八章、三十八章。

【原文】

17·54　凡善之生也，皆学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①，父母之谓。故君正则百姓治，父母正则子孙孝慈②。是以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③。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注释】

①主道：主持家政的。
②孝慈：对上孝敬，对下慈爱。
③怒：原误“路”，据万有本及《校证》改。

【译文】

凡是好品行的养成，都是学习的缘故。一家之中，必定有

主持家政的人，父母亲就是。国君正派百姓就能治理好，父母正派子孙就会对上孝敬对下慈爱。因此孔子家小儿不会骂人，曾子家小儿不会发怒。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来就有好的教诲。

【原文】

17·55　夫仁者好合人①，不仁者好离人②。故君子居人间则治，小人居人间则乱。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③，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择人在其间。

【注释】

①合人：使之融洽。下文“和人”义同。又本则原与上连，今依《校证》据卢文绍说另作一条。

②离人：使人分离。

③譬犹水火不相能然：好比水火不能相亲似的。相能，相亲。然，情态助词。

【译文】

仁爱的人喜欢使人融洽，不仁的人喜欢使人分离。所以君子处在人们中间就能治理，小人处在人们中间就会混乱。君子想要使人融洽，好比水火不能相亲似的，可是鼎锅隔在它们之间，水火就不会互相扰乱，就能调和百味。因此君子在人们中间选择人不可不慎重。

【原文】

17·56　齐景公问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①，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独搴草而坐之②，何也？”晏子对曰：“婴闻之，唯丧与狱坐于地。今不敢以丧狱之事侍于君矣。”

【注释】

①以：同“已”。

②搴（qiān千）：拔。

【译文】

齐景公问晏子：“我自己已经坐在地上，这几个人都坐在地上，你一个人却拔草来坐在上面，这是为什么？”晏子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办理丧事和犯了罪才坐在地上。我不敢用办理丧事和犯罪的事例来侍奉君王。”

按：事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原文】

17·57　齐高廷问于孔子曰①：“廷不旷山②，不直地③，衣蓑，提执④，精气以问事君之道⑤，愿夫子告之。”孔子曰：“贞以干之⑥，敬以辅之。待人无倦，见君子则举之，见小人则退之。去尔恶心，而忠与之。敏其行⑦，修其礼⑧，千里之外，亲如兄弟。若行不敏，礼不合，对门不通矣。”

【注释】

①高廷：人名，未详。

②不旷山：不以山为阻隔。

③不直地：不以地为直路，意即不怕道路迂回曲折。

④执：通“贽”，礼物。

⑤精气：精诚的心意。

⑥贞以干之：以正直的态度办事。《易经·乾卦》：“贞固足以干事。”

⑦敏：勤勉，使动用法。

⑧修其礼：努力研习礼仪。

【译文】

齐国高廷向孔子问道："我不怕高山阻隔，不怕路途遥远，穿上蓑衣，提着礼物，诚心诚意地来请教事奉君王的方法，希望先生告诉我。"孔子说："用正直的态度办好事情，用恭敬的态度辅佐君主。待人不要厌倦，发现君子就举用他，发现小人就斥退他。去掉你邪恶的念头，忠实地与人共事。使自己的行动勤勉，努力研习礼仪，千里之外的人也会亲如兄弟。如果行动不勤勉，遇事不合礼仪，住在对门内心也不能相通。"

按：《孔子家语·六本篇》曾引用。

说苑卷十八　辨物

【题解】

辨物，意即辨别事物。本卷记录了西周至秦时轶事三十二则，名为“辨物”，实际上是通过天地万物来附会人世的祸福、国家的兴亡盛衰。内容涉及天文地理、飞禽走兽、鬼神怪异、梦兆祀卜等方面。编撰者的目的是要以自然界的灾异来警戒国君，使之改恶从善，实行德政，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汉初董仲舒“天人感应”说和当时已经开始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的反映。尽管这些所谓祥瑞灾异出自虚构和比附，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秦汉之际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其中不少则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有的还对某些怪异现象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解释，有的介绍了当时天文、地理和度量衡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些都是本卷中较有认识价值的部分。

【原文】

18·1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①？”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②，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身以礼乐③。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注释】

①成人：德才兼备的完人。

②幽明：泛指有形与无形的物象。

③饬（chì斥）身：端正自身。礼乐：古人认为“乐”是“礼”的外在表现，故二者并称。

【译文】

颜渊问孔子道：“完人的德行怎么样?”孔子说：“完人的德行，能通达人情人性的道理，通晓各类事物的变化，懂得有形与无形物象的成因，看到风云变幻的来源。这样就能称为完人。懂得自然界的规律之后，用仁义来亲身实行它，用礼乐来端正自身。这仁义礼乐，就是完人的德行。穷究事物的变化，是德行盛大的标志。”

按：又见《孔子家语·颜回篇》。

【原文】

18·2《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①”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变四时②，定律历，考天文，揆时变③，登灵台以望气氛④。故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⑤”《书》曰：“在璿机玉衡，以齐七政。⑥”璿玑，谓北辰勾陈枢星也⑦。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为吉凶祸福⑧。天文列舍⑨，盈缩之占，各以类为验。夫占变之道⑩，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⑪。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⑫”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玄象著明⑬，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⑭。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⑮。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

百二十⑯。所谓二十八星者，东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西方曰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曰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运外内者，以官名别⑰。其根荄皆发于地，而华形于天。所谓五星者，一曰岁星，二曰荧惑，三曰镇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枪、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⑱，皆五星盈缩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为占。春秋冬夏，伏见有时。失其常，离其时，则为变异；得其时，居其常，是谓吉祥。古者有主四时者：主春者张昏而中⑲，可以种谷。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⑳，可以种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虚昏而中㉑，可以种麦。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㉒，可以斩伐、田猎、盖藏㉓。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视四星之中㉔，知民之缓急㉕。急则不赋籍㉖，不举力役。《书》曰："敬授民时。㉗"《诗》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㉘"物之所以有而不绝者，以其动之时也。

【注释】

①易曰三句：引自《易经·系辞上》。

②变四时：夏、商、周三代历法不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起讫也不一样，故云。

③揆（kuí葵）：估测、推断。

④灵台：汉有灵台在长安西北，为观测天象之台。气氛：气数和凶兆。

⑤故尧曰四句：引自《论语·尧曰》，下面还有“天禄永终”四字，加上意义才完整。咨，叹词。历数，指朝代更替的次序。允，真正地。

⑥书曰二句：引自《尚书·舜典》。在，观察。璿（xuán旋）机玉衡，这里指北斗七星。七政，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

⑦北辰：北极星。　勾陈：星座名，共六星，在紫微垣内。勾陈一亦即北极星。　枢星：北斗七星的第一星，也叫天枢星。

⑧魁杓：北斗七星，以第一星天枢为首，称“魁”，以第七星摇光为末，称“杓”。　二十八宿：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太阳和月亮周年视运动在天球上的路径）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称二十八宿，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七宿。详见下文。

⑨舍：即“宿”，星座。

⑩占变：占卜灾异。

⑪阴阳：古人认为万物都由对立的双方构成，这对立的双方称为“阴阳”。

⑫故易曰句：见《易经·系辞上》。

⑬玄象：天象。

⑭五星：即下文所列岁星（木星）、荧惑（火星）、镇星（土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

⑮气：古代哲学家认为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

⑯化极句：语见《易经·系辞上》。“万一千五百二十”是指乾坤阴阳可变化的总数，这与世间事物的总数相当。

⑰其在宿二句：大意谓那在二十八宿区域内外运行的行星，就以宿名来表示它们位置的区别。“官名”即宿名，因二十八宿古又称二十八星官，故云。

⑱欃枪（chánchēng馋撑）：彗星的别名。枪，原误“抢”，径改。彗孛：彗星。旬始：星名，在北斗星旁，形状如雄鸡。　枉矢：星名，如大流星。蚩尤之旗：彗星的一种，尾部弯曲如旗，故名。

⑲张昏而中：张宿（南方第五宿）黄昏时在天空正中。

⑳大火：心宿中央的红色大星，即荧惑，又名商星。

㉑虚：虚宿（北方第四宿），又名天节。

㉒昴：昴宿（西方第四宿），即金牛星座。

㉓盖藏：储藏。

㉔四星之中：指上文四时当空之星所切合的时令。

㉕缓急：指农事。

㉖赋籍：按册征税。

㉗敬授民时：指制定历法，教导人民按时令耕作。语出《尚书·尧典》。

㉘诗曰二句：意谓万物常有，是因它按一定的时间生长。语出《诗经·小雅·鱼丽》。

【译文】

《易经》说："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理。这样就能知道无形与有形物象形成的原因。"天文、地理与人世情况的效验贮存在心中，就是圣明、智慧的府库。因此古代圣王即位之后，必定要变换四时，制定历法，考察天象，推测时世的变化，登上灵台观望云气预示的吉凶。尧说："啧啧，舜啊！按天意帝位应轮到你身上了，要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如果天下民众都陷于穷困，那么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永远完结了。"《尚书》说："观察北斗星座，靠它来统一日月五星的运行。"璿机，就是北极星及整个勾陈星座和天枢星，用它的斗魁和斗柄所指向的二十八宿来确定吉凶祸福。天象排列星座，可占卜有余和不足，分别以事类为验证。那占卜灾异的途径，就是"二"这个数，"二"就是阴和阳。所以《易经》说："一阴一阳就叫做道。"所谓"道"，就是事物变化不能不遵循它。因此，宇宙从一团混沌中产生，由阴阳二气构成，大备于天地人三才，四季循环不已，五行相尅相生。因此天象中最显明昭著的，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日月；考察变化和运动，没有什么能比五星更显著。天上的五星，运气给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开始还是从阴阳二气发生，变化到极点时事物总数可达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所谓二十八星宿：东方叫做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叫做斗、牛、须女、虚、危、营室、东壁，西方叫做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叫做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之所以叫宿，由于它是日月五星停留的处所。

那些在星座区域内外运行的星，就用宿名来表示位置的区别。星的根基都发生在地上，而光华在天上形成。所谓五星：一是岁星，二是荧惑，三是镇星，四是太白，五是辰星。欃枪、彗孛、旬始、枉矢、蚩尤旗这些彗星都是五星在有余或不足状态下派生出来的。五星所触犯的，分别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占卜。春秋冬夏四季，各个星的隐伏和显现有一定的时间。它们失去常轨，背离时令，就会形成变异；它们符合时令，处于常轨，这就叫做吉祥。古代有主管四时的星宿：主管春季的张宿黄昏时在天空当中，就可以种谷子。史官向上报告给天子，向下公布给百姓。主管夏季的大火星黄昏时在天空当中，就可种小米和豆类。史官向上报告给天子，向下公布给百姓。主管秋季的虚宿黄昏时出现在天空当中，就可以种麦。史官向上报告给天子，向下公布给百姓。主管冬季的昴宿黄昏时出现在天空当中，就可以砍伐、打猎和储藏。史官向上报告给天子，向下公布给百姓。因此天子即位后观察张、火、虚、昴四宿所切合的时令，知道农民耕作的缓急。农事紧迫时就不去挨户征税，不大兴力役。《尚书》说："制定历法，教导百姓按时耕作。"《诗经》说："物资常有，是因为它们按时生长。"物资之所以常有而不会断绝，是因为它们的变化按时。

按：从开头至"是谓吉祥"本《淮南子·天文篇》，自此以下，略见《尚书大传》、《淮南子·主术篇》、《大戴礼记·夏小正》等。

【原文】

18·3 《易》曰："天垂象①，见吉凶，圣人则之②。"昔者高宗、成王感于雊雉、暴风之变③，修身自改，而享丰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④，大人出临洮⑤，妖孽并见，荧惑守心⑥，星茀大角⑦，大角以亡，终不能改。二世立，

又重其恶。及即位，日月薄蚀⑧，山林沦亡，辰星出于四孟⑨，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崩。天变动于上，群臣昏于朝，百姓乱于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注释】

①天垂象：上天下示征兆。

②则之：以它为法则。以上引文见《易经·系辞上》。

③昔者高宗成王句：殷高宗武丁在祭先祖成汤时，有一只野鸡飞来祭鼎的耳环上啼叫。武丁认为是灾异，于是饬身修德，终于使商朝中兴（见《尚书·高宗肜日》）。雊（gòu够），野鸡叫。又周公去世时，"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成王开读周公遗书，了解到周公心迹，小心谨慎地守国秉政，使周朝得以繁荣昌盛（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④东郡：秦取魏地，置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南。

⑤临洮：县名，在今甘肃岷县。

⑥荧惑守星：火星运行到心宿区域。古人认为这是上天示惩（见《论衡·变虚篇》）。

⑦星茀大角：彗星扫过大角星。星茀（bèi备），即茀星，彗星的一种，这里兼作动词，含"扫过"的意思。大角，星名，"大"原作"太"，据《史记·天官书》改，《史记》认为它是人君的象征。

⑧日月薄蚀：日蚀月蚀接连发生。

⑨四孟：四季每季三个月分别称孟、仲、季，如孟春为正月，仲春二月，季春三月。"四孟"为每季第一月的合称，即正月、四月、七月、十月。

【译文】

《易经》说："上天出现征兆，显示吉凶，圣人以此作为准则。"从前殷高宗、周成王有感于雉鸣和暴风的灾异，加强修养，改正自身，就享有富饶昌盛的福佑。到秦始皇登位，彗星出现四次，蝗虫蔽天，冬天响雷，夏季出现冰冻，陨石落在东郡，巨人出现在临洮，妖孽一起显现。火星居于心宿，彗星扫过大角星，

大角星因此消失，始皇终究不能改过。秦二世胡亥立为皇帝，又加重了秦王朝的罪恶。到二世登位时，日蚀月蚀连续不断，山林陷没，水星在每季的第一个月出现，太白金星运行经过天空，天上无云就响雷，彗星每夜发光，火星逼近月亮，妖火焚烧宫室，野鸟在朝廷嬉戏，都城城门从内侧崩塌。天象在上空显示灾异，群臣在朝廷昏暗不堪，百姓在下面动乱，仍然不能详察，秦朝因此灭亡。

【原文】

18·4　八荒之内有四海①，四海之内有九州②。天子处中州而治八方耳③。两河间曰冀州④，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⑤，汉南曰荆州⑥，江南曰扬州⑦，济、河间曰兖州⑧，济东曰徐州⑨，燕曰幽州⑩，齐曰青州⑪。山川汙泽⑫，陵陆丘阜，五土之宜⑬，圣王就其势，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⑭。蒲苇菅蒯之用不乏⑮，麻麦黍粱亦不尽，山林禽兽、川泽鱼鳖滋殖，王者京师四通而致之。

【注释】

①八荒：八方荒远之地。

②九州：我国上古时代的行政区划，说法不一，下文九州的名称见《尔雅·释地》。

③中州：即中原。狭义的中州指今河南一带，为古豫州地，居九州之中。广义的中州指黄河流域或整个中国。

④两河：战国秦汉时，黄河在陕、晋交界处及冀、鲁交界处形成两段南北流向，这两段又东西遥遥相对，古人称为两河。　冀州：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

⑤雍州：地在今陕西、甘肃及青海一部分。

⑥荆州：地在今湖北、湖南一带。

⑦扬州：地在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⑧济：济水，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故道过黄河南流，与黄河并行至山东入海，后下游为黄河所夺。　兖（yǎn掩）州：地在今山东。

⑨徐州：地跨今山东、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

⑩燕（yān淹）：西周国名，召公奭之后。幽州：地在今河北北部及辽宁省一带。

⑪青州：今山东省东北临渤海西南至泰山一带地区。

⑫汙泽：沼泽。"汙"亦作"污"，不流动的水。

⑬五土：指山林、川泽、丘陵、水边平地、低洼地。

⑭秔（jīng京）：不粘的稻。也作"稉"、"粳"。

⑮蒲苇菅蒯：菖蒲、芦苇、菅（jiān尖）茅、蒯草等有用的草类。

【译文】

八方极远之地以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处于中州控制八方。两河之间叫冀州，黄河以南叫豫州，黄河以西叫雍州，汉水以南叫荆州，长江以南叫扬州，济水、黄河之间叫兖州，济水以东叫徐州，古燕地叫幽州，古齐地叫青州。山川水泽、丘陵平地，五种土地各有所宜，圣王依随地势，按照各类土地能提供的最大便利，不使它们丧失自身的特性。高地种黍，不高不低的种稷，低下处种秔。菖蒲、芦苇、菅茅、蒯草等使用不会缺乏，大麻、麦、黍、高粱等不会穷尽，山林里的禽兽、河流湖泊里的鱼鳖滋长繁殖，帝王的京城四通八达，可使这些物资送来。

【原文】

18·5　周幽王二年①，西周三川皆震②。伯阳父曰③："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④，于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⑤。阳溢而壮阴，源必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⑥。土无所演，

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⑦，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⑧。天之所弃不过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⑨。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⑩。

【注释】

①周幽王：名宫涅，昏庸无道，后被犬戎所杀。公元前781年至前771年在位，其二年为前780年。

②三川：泾水、渭水、汭水，均源出岐山。

③伯阳父：西周太史。

④迫：迫促、不顺畅。　烝：升。

⑤填：《国语·周语》作“镇”，为镇压、抑制义，二字古通。

⑥演：滋润。

⑦伊雒：伊水和洛水。雒，同“洛”。

⑧纪：十二年为一纪。

⑨岐山：在陕西岐县东北，为周朝发祥地。

⑩东迁：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西周亡，东周开始。

【译文】

周幽王二年，西周泾水、渭水、汭水一带都发生地震。伯阳父说：“周朝快要灭亡了！天地间的大气一般不会错乱次序的。如果越过次序，是人搞乱它的。阳气隐伏不能外泄，阴气迫促而不能上升，于是发生地震。现在泾渭汭一带发生地震，这是阳气失去了它应有位置而去镇压阴气。阳气外溢使得阴气强盛，水源一定堵塞，国家必定灭亡。水土滋润百姓生活所需才会充足。土地无水滋润，百姓财物和所需缺乏，国家不亡还等什么？从前伊水、洛水枯竭，夏朝就灭亡了，黄河枯竭商朝就灭亡了，现在周朝的气运也像夏商两代的末世。那河流的源头堵塞，水一定会枯

竭。国家必须依赖山河，山崩河枯，是亡国的征兆。要亡国也不会超过十年，因为数字中“纪”正是十二年。上天要抛弃谁不会超过一纪。”这一年，泾、渭、汭三条河枯竭，歧山崩塌。周幽王十一年，他就灭亡了，周朝东迁。

按：本《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又见《汉书·五行志》。

【原文】

18·6　五岳者何谓也①？泰山，东岳也。霍山②，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③，北岳也。嵩高山④，中岳也。五岳何以视三公⑤？能大布云雨焉，能大斂云雨焉。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⑥，不崇朝而雨天下⑦。施德博大，故视三公也。

【注释】

①五岳：五座大山，详下文。下文释五岳本《尔雅·释山》。

②霍山：即衡山。

③常山：即恒山，汉人避文帝刘恒讳改。在河北曲阳县西北。

④嵩高山：即嵩山，在河南登封县北。

⑤视：比照。　三公：说法不一，周代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

⑥肤寸：一指宽为寸，四指宽为肤，指极小的距离。(见《公羊传》僖公三年注)

⑦崇朝：从拂晓到早饭的一段时间。

【译文】

五岳指什么？指东岳泰山，南岳霍山，西岳华山，北岳常山，中岳嵩高山。五岳为什么比三公？因为它们能广施云雨，也能收斂云雨。云从山石中产生，极小的距离便能聚合成团，不到一个早上就能降雨遍天下。它们布施德泽广大，所以比作三公。

【原文】

18·7　四渎者何谓也①？江、河、淮、济也。四渎何以视诸侯？能涤荡垢浊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云雨千里焉。为施甚大②，故视诸侯也。

【注释】

①渎（dú读）：沟渠。

②施：恩惠。

【译文】

四渎指什么？指的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渎为什么比作诸侯？因为它能荡涤污浊，能沟通所有河流流向大海，能生出千里云雨。给予的恩惠很大，所以比作诸侯。

【原文】

18·8　山川何以视子男也①？能出物焉，能润泽物焉，能生云雨。为恩多，然品类以百数，故视子男也。《书》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矣。"②

【注释】

①子男：古代封爵的第四五两等。

②《书》曰三句：见《尚书·舜典》，今本无"秩"字，"矣"字。禋（yīn因），祭祀。六宗，马融以为天地四时之神。望秩，依等级而祭。望，祭名。

【译文】

山川为什么比作子爵男爵？因为它能提供物品，能润泽万物，能生出云雨。布施的恩惠多，但名称种类以百计，所以比作子男。《尚书》说："祭祀天地四时，按等级祭祀大小山川，并遍祭群神。"

【原文】

18·9　齐景公为露寝之台①，成而不通焉②。柏常骞曰③："为台甚急，台成君何为不通焉？"公曰："然。枭昔者鸣④，其声无不为也⑤。吾恶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骞曰："臣请禳而去之。⑥"公曰："何具？"对曰："筑新室为置白茅焉。⑦"公使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骞夜用事⑧。明日，问公曰："今昔闻枭声乎？"公曰："一鸣而不复闻。"使人往视之，枭当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对曰："能。"公曰："能益几何？"对曰："天子九，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征兆之见乎？"对曰："得寿地且动。"公喜，令百官趣具骞之所求。柏常骞出，遭晏子于涂，拜马前，辞曰："骞为君禳枭而杀之。君谓骞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寿乎？'骞曰：'能。'今且大祭，为君请寿，故将往以闻。"晏子曰："嘻，亦善矣，能为君请寿也。虽然，吾闻之，惟以政与德顺乎神，为可以益寿。今徒祭可以益寿乎？然则福兆有见乎⑨？"对曰："得寿地将动。"晏子曰："骞，昔吾见维星绝⑩，枢星散，地其动，汝以是乎？"柏常骞俯有间，仰而对曰："然。"晏子曰："为之无益，不为无损也。薄赋敛，无费民。且令君知之。"

【注释】

①露寝之台：大堂前高台。露寝，或作"路寝"，天子诸侯正室。
②不通：《晏子春秋》作"不踊"，不上、不登的意思。

③柏常骞：春秋时周太史，齐景公时，离周去齐。
④枭（xiāo消）：猫头鹰。　昔者：夜里。
⑤其声无不为：什么声音都叫得出来，意指太难听。
⑥禳（ráng瓤）：祛除邪恶不吉的祭名。
⑦白茅：多年生草，古代常用来包裹供祭的物品。
⑧用事：举行祭祀。
⑨福兆：原作"福名"，据卢文弨校语改。
⑩维星：《汉书·天文志》："斗杓后有三星，名曰维星。"

【译文】

齐景公在正室前建造高台，修成后又不登。柏常骞说："造台时很紧急，台修成后君王为什么不登呢？"齐景公说："是这样。猫头鹰夜里叫，什么声音都叫得出来。我特别厌恶它的叫声，因此没有登台。"柏常骞说："请让我禳祭除掉它。"齐景公问："要准备什么？"柏常骞回答说："修建新房，为我放上白茅。"齐景公命令造房，修成后放些白茅在里面。柏常骞夜里进行禳祭。第二天，他问齐景公说："现在夜里还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吗？"齐景公说："叫了一声就不再听到了。"他又派人前去察看，猫头鹰在台阶上张开翅膀，伏在地上死了。齐景公说："你的道术这样高明，还能增加我的寿命吗？"柏常骞说："能。"齐景公问："能增加多少？"柏常骞回答说："天子九岁，诸侯七岁，大夫五岁。"齐景公问："有征兆显现吗？"柏常骞说："能延寿将会地震。"齐景公很高兴，命令有关官吏赶快准备柏常骞需要的东西。柏常骞出宫，在路上遇见晏子，在马前拜见，致辞说："我禳祭猫头鹰并杀了它。君王对我说：'你的道术这样高明，还能增加我的寿命吗？'我说：'能。'现在将要大祭天地，为国君祈寿，所以打算来把这些告诉你。"晏子说："嘻，是好事呀！能为国君祈寿。即使这样，我听说，只能用政事和德行去顺应神灵，才可以延寿。现在只凭祭祀可以延寿吗？你这样做之后有福兆显示吗？"柏常骞说："能延寿将会有地震。"晏子说："骞，夜里我看见维星消失，天枢星光散乱，将有地震，你是凭

这个吧？”柏常骞低下头好一会，才抬头回答说：“是的。”晏子说：“做这样的事没有好处，不做也没有损害。减少赋税，不要耗费民力，并且要让国君知道该这样做。”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18·10 夫水旱俱天下阴阳所为也①。大旱则雩祭而请雨②，大水则鸣鼓而劫社③。何也？曰：阳者，阴之长也。其在鸟，则雄为阳，雌为阴；其在兽，则牡为阳，而牝为阴；其在民，则夫为阳，而妇为阴；其在家，则父为阳，子为阴；其在国，则君为阳，而臣为阴。故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阳气太盛，以厌于阴④。阴厌阳固，阳其填也⑤。惟填厌之太甚，使阴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请而已，无敢加也。至于大水及日蚀者，皆阴气太盛，而上减阳精。以贱乘贵，以卑陵尊，大逆不义，故鸣鼓而慑之，朱丝萦而劫之。由此观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征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⑥。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⑦，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⑧，辞蒯聩之命不为不听其父⑨，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⑩。其义之尽耶？其义之尽耶？

【注释】

①天下：据《春秋繁露》应作“天地”，下文“《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同。

②雩（yú于）祭：古代求雨的祭祀。

③劫社：古代当日蚀和大水时都要击鼓献牲于土神，并用朱丝缠绕

它，称为劫社。"劫"或作"胁"，都是胁迫的意思。(见《公羊传》庄公二十五年)。

④厌：同"压"，镇压、抑制。

⑤填：同"镇"，镇压、抑制。

⑥强御：横暴有势力者。

⑦严社：对土神的尊称。

⑧出天王：使周天子出奔。《公羊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周襄王废隗后，狄人攻周，立太叔带。襄王出奔郑，向诸侯求救。

⑨辞蒯聩之命句：《公羊传》定公三年载，卫灵公逐太子蒯聩而立聩子辄，为卫出公。出公拒绝其父返国，故云。

⑩绝文姜之属：文姜为鲁桓公夫人，与其兄齐襄公私通。桓公怒，齐襄公使公子彭生杀死桓公。文姜之子鲁庄公即位，不认文姜为母，文姜出奔齐国，母子关系断绝。属，亲属关系。

【译文】

水灾和旱灾都是天地间阴阳二气所造成的。大旱就举行雩祭来求雨，大水就击鼓劫社。为什么这样做呢？回答是：阳是阴的尊长。在鸟类，雄的是阳，雌的是阴；在兽类，公的是阳，母的是阴；在人类，男子是阳，女子是阴；在家庭，父亲是阳，子女是阴；在国家，国君是阳，臣子是阴。因此，阳贵阴贱，阳尊阴卑，这是上天的规律。发生大旱，是因为阳气太盛而抑制了阴气。阴气受压抑而阳气坚固，阳气将一直压抑下去。只是压抑太过分了，使得阴气不能升起，就只有举行雩祭来拜求，不能再增加阳气。至于大水灾和日蚀，都是因为阴气太盛，向上使阳气的精华亏损。以贱欺贵，以卑侮尊，大逆不道，所以击鼓来威慑土神，用红丝绳缠绕来胁制它。由此看来，《春秋》能肃正天地的位次，验证阴阳的差失，直接斥责叛逆者，不回避危难。这也是《春秋》不畏强权的表现。因此威迫尊严的社神不算是惊动神灵，使周襄王出奔也不算是不敬君长，卫出公拒绝蒯聩不算是不听从父命，鲁庄公断绝与文姜的母子关系不算是不爱母亲。大概是恩义已完结了吧？大概是恩义已完结了吧？

【原文】

18·11　齐大旱之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①，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将竭②，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③？"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树④。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惟有德也。"

【注释】

①灵山：即山灵、山神。
②将：此字原脱，据卢校及文例增。
③幸：希望。
④种树：种植、栽种，同义复词。

【译文】

齐国大旱的时候，齐景公召集群臣问道："天不下雨很久了，人民已经面带饥色。我命人占卜，说是高山大河作祟。我想少征一点赋税来祈求山神，行吗？"群臣没人回答。晏子上前说："不行，祈求它没有用。那山神本来以石头为身子，以草木作毛发，天很久不下雨，毛发将枯焦，身子将燥热，它难道不想降雨吗？祈求它是没用的。"齐景公说："不祭山神，那我想祈求河伯，行

吗?”晏子说:“不行,祈求它没有用。那河伯靠水建立国家,把鱼鳖作为百姓,天久不降雨,水位降低,所有的河流都将枯竭,国家将覆亡,百姓将灭绝,它难道不需要降雨吗?祈求它没有用。”齐景公说:“现在该怎么办呢?”晏子说:“君王真能离开宫殿到野外露天居住,与山神河伯共忧患,或许有降雨的希望。”于是齐景公到野外去住在露天里,过了三天,真的降了大雨,百姓都能栽上庄稼了。齐景公说:“晏子的话真好啊!能不采用吗?也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讲出它。”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原文】

18·12 夫天地有德合①,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②,则变化有时矣。时得而治矣,时得而化矣,时失而乱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③。故三月达眼④,而后能见。七月生齿,而后能食。期年生膑,而后能行。三年囟合⑤,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穷反阳,阳穷反阴,故阴以阳变,阳以阴变。故男八月而生齿,八岁而毁齿,二八十六而精小通⑥。女七月而生齿,七岁而毁齿,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气感动⑦,触情纵欲,故反施乱化。故《诗》云:“乃如之人,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⑧”贤者不然,精化填盈,后伤时之不遇也。不见道端⑨,乃陈情欲以歌。《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⑩。”“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⑪”急时之辞也⑫。甚焉,故称日月也。

【注释】

①德：《校证》引卢文绍说，以此字为衍文。

②消息：消长。

③施化：施行生化，指男女交合以传宗接代。

④达眼：转动眼睛。

⑤囟（xìn信）：婴儿头顶骨。

⑥精小通：精气生成，情欲初通。据下文，“精”后似应补“化”字，《韩诗外传》有之。

⑦生气感动：元气触动人的感情。

⑧乃如之人四句：见《诗经·鄘风·蝃蝀》。乃，竟。之人，这样的人。命，天命。

⑨道端：事理的头绪。

⑩静女其姝四句：见《诗经·邶风·静女》。静女：贞静的少女。姝（shū书），美。爱，借为“薆”，“爱而”即“薆然”，隐蔽貌。

⑪瞻彼日月四句：见《诗经·邶风·雄雉》。曷，同“何”，怎样。

⑫急时：急切地等待。

【译文】

天地有交合，就产生精气；阴阳消长，事物变化就有一定时间。得时就能治理，得时就能变化，失时就会混乱。因此人初生时不具备五种功能：眼不能看，嘴不能吃，腿不能走，口不能说，不能生育繁衍。要三个月眼睛转动，然后才能看。七个月长出牙齿，然后才能吃。一年长成膑骨，然后才能走。三年头顶囟门合拢，然后才能说话。十六岁精气通畅，然后才能生育繁衍。阴盛到极点就转化为阳，阳盛到极点就转化为阴，所以阴靠阳变，阳靠阴变。男孩八个月长出牙齿，八岁掉牙换齿，十六岁精气生成情欲初通。女孩七个月长出牙齿，七岁掉牙换齿，十四岁精气生成情欲初通。不贤的人刚到精气生成时，就使元气迸发触动情感，放纵情欲，这就是倒行逆施，扰乱正常的生育繁衍。所以《诗经》说：“竟有这样的人，一心想婚配，太不讲贞信，也不知天理。”贤人不是这样，精气变得充盈后才去泄减它，因为时机

不可错过。当他还看不清事理的头绪时，就用歌咏抒发情欲。《诗经》说："贞静的姑娘多美丽，约好在城墙一角等待。她藏起来不见我，我只好搔着头四下徘徊。""仰望太阳和月亮运转，我的思绪漫长悠远，归路遥遥，怎能回家相见？"这些都是急切盼望的言辞，思念得特别厉害，所以呼唤太阳和月亮。

按：本《韩诗外传》卷一。

【原文】

18·13　度量权衡，以黍生之，为一分①。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重一石。千二百黍为一龠②，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③。

【注释】

①为一分：《汉书·律历志》："一黍为一分。"据此，"为"字上应有"一黍"字样。

②龠（yuè月）：古代容量单位。

③石：据《汉书·律历志》字应作"斛"。

【译文】

度量衡单位都由黍产生。一粒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六粒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重一石。一千二百粒黍为一龠，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

按：与《汉书·律历志》所载略同。

【原文】

18·14　凡《六经》帝王之所著①，莫不致四灵

焉②。德盛则以为畜，治平则时气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③，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④。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其有质文也⑤。幽闲则循循如也⑥，动则有容仪。黄帝即位，惟圣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维思影像，夙夜晨兴⑦。于是乃问天老曰⑧："凤像何如？"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鹤植鸳鸯思⑨，丽化枯折所志⑩，龙文龟身，燕喙鸡噣⑪，骈翼而中注⑫。首戴德，顶揭义，背负仁，心信智。食则有质⑬，饮则有仪。往则有文，来则有嘉。晨鸣曰发明⑭，昼鸣曰保长，飞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翼挟义，忠抱志，足履正，尾系武。小声合金⑮，大声合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光兴八风，气降时雨。此谓凤像。夫惟凤为能究万物，通天祉⑯，象百状，达于道。去则有灾，见则有福。览九州，观八极，备文武，正王国，严照四方⑰，仁圣皆伏。故得凤之像一者凤过之，得二者凤下之，得三者则春秋下之，得四者则四时下之，得五者则终身居之。"黄帝曰："于戏⑱，盛哉！"于是乃备黄冕，带黄绅⑲，斋于中宫。凤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自东阶，西面启首曰⑳："皇天降兹，敢不承命。"于是凤乃遂集东囿，食帝竹实，栖帝梧树，终身不去。《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㉑"此之谓也。灵龟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阴向阳，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

象山㉒。回趾运转应四时，文著象二十八宿。蛇头龙翅。左精象日㉓，右精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变。宁则信信如也㉔，动则著矣。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㉕，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㉖，斐然成章㉗。虚无则精以知，动作则灵以化。于戏，允哉㉘！君子辟神也㉙。观彼威仪游燕幽闲㉚，有似凤也。《书》曰："鸟兽鸧鸧，凤凰来仪㉛。"此之谓也。

【注释】

①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

②四灵：即下文所述麟麒、凤凰、龟、龙，古人认为是四种灵兽，能带来祥瑞。

③麕（jūn君）：兽名，即獐。

④音中律吕：叫声符合乐律。

⑤纷兮：即"彬兮"，文质兼备的样子。

⑥循循如：恭顺有序的样子。

⑦夙夜晨兴：句中疑有误字，大意指日夜早晚。

⑧天老：相传为黄帝时七位辅臣之一，著《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⑨植：直立，引申为立着的腿。　思：通"鬛（sāi腮）"，鬓须。

⑩丽化枯折所志：义不可解。《校证》引卢文弨说，以此六字为衍文。

⑪鸡噣（zhōu周）：鸡嘴。

⑫骈翼：两翅相对。　中注：在中间聚合。

⑬质：一定的对象。

⑭发明：凤凰的叫声。下文"保长"、"上翔"、"归昌"均同。

⑮金：指钲、铙之类的金属乐器。

⑯天祉：天赐福佑。

⑰严照：威严地审视。

⑱于戏：同“呜呼”，叹词。

⑲黄绅：黄色大带。

⑳启首：即“稽首”，古人跪拜叩头的礼节。

㉑诗云六句：见《诗经·大雅·卷阿》。菶菶（pěng朋）萋萋，均为草木茂盛貌。雍雍喈喈，形容凤凰鸣声和谐。

㉒槃衍：盘旋。

㉓精：眼睛。

㉔信信（shēn伸）如：舒展自如的样子。

㉕天光：日光。

㉖忽微：这里是精巧微妙的意思。

㉗斐然成章：五色相错形成文章。斐（fěi匪），五色相错。

㉘允：真实。

㉙辟：通“譬”。

㉚燕：通“偃”，偃息、休息。

㉛《书》曰二句：见《尚书·皋陶谟》。鸧鸧（qiāng枪），《尚书》作“跄跄”，跳舞的样子。来仪，双双飞来。

【译文】

凡六经所载著名的帝王，没有不招致四灵的。德行极盛就能把它们作为家畜，国家太平安定它们就会按时令节气来到。麒麟是獐身牛尾，圆顶一角。蕴含仁义，叫声符合乐律。行走与回旋都符合规矩。要选择地方才迈步，要位置平稳的地方才居处。不群居，不结伴而行。美好的本质和文采兼备。优闲自在时就恭顺有序，行动时很有仪态。黄帝即位，禀承上天的圣明恩德，申明大道，统一教化，施行仁政，天下和平。他未曾看见凤凰，思念它的形象，不论日夜早晚。于是问天老说：“凤凰的形象怎样？”天老说：“凤凰前面看去像鸿雁，后面看去像麒麟，颈像蛇尾像鱼，腿像白鹤，鬓须像鸳鸯，文彩像龙，身子像龟，嘴像燕也像鸡，两翅对称在中间聚合。头戴德行，顶举道义，背负仁爱，心怀智慧。吃东西有特定对象，饮水时有仪态。离去时有礼仪，飞来时有祥瑞。早晨的叫声是‘发明’，白天的叫声是‘保长’，飞行时叫

声是‘上翔’，聚集时叫声是‘归昌’。翅膀挟带仁义，内心怀抱忠诚，脚踏正路，尾系威武。小声鸣叫合钲铙，大声鸣叫合鼓声。伸颈振翅，五色羽毛全部张开。光采可兴起八面的风，搧动的云气可降下时雨。这就是凤凰的形象。只有凤凰才能推究万物，带来上天的赐福，仿效各种形状，通达大道。它离开会有灾，出现便有福。它游历九州，观察八方极远之地，具备文治武功，整饬王国，威严照耀四方，仁人圣人都将慑伏。因此，能获得凤凰形象一个侧面的，凤凰会经过他那里；获得两个侧面的，凤凰会降落在他那里；获得三个侧面的，就会在春秋两季降临；获得四个侧面的，就会一年四季降临；获得五个侧面的，就会终身栖息在他那里。”黄帝说：“唉呀，真盛美啊！”于是准备黄色王冠，系上黄色大带，在宫中斋戒。凤凰遮天蔽日地降落下来。黄帝从东阶走下，面向西叩头说：“上天降下这些凤凰，怎敢不禀承天命？”于是凤凰聚集在东苑，吃黄帝园中的竹实，栖息在园中的梧桐树上，终身都不离去。《诗经》说：“凤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鸣叫，梧桐树长在东面向阳的山坡。蓬蓬郁郁的梧桐树，凤凰雍雍喈喈地唱歌。”说的就是这件事。灵龟有五色文采，似金似玉，背阴向阳。背上隆起像天，腹下平坦像地，盘旋而下像山。四脚转动与四季相应，龟纹显露像二十八宿。蛇一样的头，龙一样的翅。左边眼睛像日，右边眼睛像月。千年的变化，禀受的地气可以通天，能预知存亡吉凶。安静时舒展自如，行动时全身显露。神龙能升高，能下降，能变大，能变小，能隐形，能显身，能变短，能变长。它升高时就显明，下降便沉入深渊，能迫近日光，高高地显身现形。一显一隐，极其精微巧妙，五色相错形成文章。它无形时精明而睿智，行动时灵巧又变化多端。唉呀，真的啊！君子譬如神灵。看他仪态威严，遨游偃息，优闲自在，就好像凤凰。《尚书》说：“鸟兽翩翩起舞，凤凰双双飞来。”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18·15　成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①，大几盈车。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问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为一，意天下其和而为一乎？"后三年，则越裳氏重译而朝②，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享其质④；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于吾国之黄发⑤：'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耶？有则盍朝之？'"然后周公敬受其所以来矣。

【注释】

①秀：谷类抽穗开花，抽出的穗也叫"秀"。
②越裳氏：古代南海国名。
③质：通"贽"，聘问的礼物。
④不臣其人：不使那些人称臣。
⑤黄发：老人。人老白发转黄，故云。

【译文】

周成王的时候，有三棵禾苗贯穿桑树生长，共同结成一穗，大得几乎要装满一车。有百姓获得它奉献给成王。成王问周公："这是什么？"周公说："三棵禾苗长成一穗，想来天下该和平并成为一统吧？"三年后，有越裳国通过辗转翻译前来朝贡，说："道路遥远，山河阻隔，恐怕一个使者出使不能到达，所以经过多次翻译前来朝贡。"周公说："没有施加仁德恩泽，君子不会享用那礼物；不曾施行政令，君子不会使别人称臣。"译使说："我接受了我国长老的吩咐：'上天没有降给我们狂风暴雨很久了，想来中国会有圣人吧？有圣人何不前去朝贡呢！'"这样周公才恭敬地接受前来朝拜的使者和贡品。

按：本《韩诗外传》卷五及《尚书大传·嘉禾篇》。

【原文】

18·16　周惠王十五年①，有神降于莘②。王问于内史过曰③："是何故？有之乎？"对曰："有之。国将兴，其君斋明中正④，精洁惠和⑤。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⑥，民神无怨，故明神降焉，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将亡，其君贪冒淫僻⑦，邪佚荒怠，芜秽暴虐。其政腥臊⑧，馨香不登。其刑矫诬⑨，百姓携贰⑩。明神不蠲⑪，而民有远意。民神痛怨，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⑫。是以或见神而兴，亦有以亡。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⑬；其亡也，回禄信于亭隧⑭。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⑮；其亡也，夷羊在牧⑯。周之兴也，鹫鹭鸣于岐山⑰；其衰也，杜伯射宣王于镐⑱。是皆明神之纪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⑲，曰房后，是有爽德⑳，协于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㉑，生穆王焉㉒。是监烛周之子孙而祸福之㉓。夫一神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丰福㉔；淫而得神，是谓贪祸㉕。今虢少荒㉖，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㉗，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㉘，今其胄见㉙。鬼神之见也，不失其物㉚。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㉛，奉牺牲玉觞往献焉。内史过从至虢，虢公亦使

祝史请土焉。内史过归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于神㉜，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民必违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亲也。今虢公动匮百姓㉝，以盈其违㉞。离民怒神怨㉟，而求利焉，不亦难乎？"十九年，晋取虢也㊱。

【注释】

①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662年。周惠王，名阆，公元前676年至前652年在位。

②莘：虢（guó国）国地名，在今河南陕县硖石镇西十五里。

③内史：官名，西周始置，协助天子管理爵禄、废置等事务。

④斋明中正：《国语·周语》作"齐明衷正"，意谓心胸开明，内心端正。

⑤精洁惠和：精诚纯洁，宽厚温和。

⑥飨：享用祭品

⑦贪冒：贪婪。"冒"也是"贪"，同义复词。

⑧腥臊：比喻政治腐败秽恶。

⑨矫诬：虚假不实。

⑩携贰：离心离德。

⑪蠲（juān捐）：清洁，这里是意动用法。

⑫苛慝（tè特）：暴虐邪恶。

⑬祝融：相传为颛顼之孙，名重黎，高辛氏时作火正，死后成为火神。　崇山：即嵩山。

⑭回禄：祝融后代，也是传说中的火神。　信：连住两夜。　亭隧：古地名，所在未详。

⑮梼杌（táo wù涛务）：古代传说中的凶兽。

⑯夷羊：神兽，一说为土神。

⑰鸑鷟（yuè zhuó月卓）：凤凰的别名。

⑱杜伯射宣王于镐：周大夫杜伯为周宣王枉杀，杜伯死后乘白马素车在镐京射杀宣王。事见《国语·周语》，参见4·2条。

⑲昭王：周昭王姬瑕，公元前966年至948年在位。房：尧子丹朱，舜封为房邑侯，西周时为列国之一，子爵。地在今河南遂平县。

⑳爽德：失德。

㉑丹朱冯身以仪之：丹朱的神灵附身与房后私通。冯，通"凭"，依靠。仪，匹配。

㉒穆王：周穆王姬满，公元前948年至928年在位。

㉓监烛：犹言鉴照、鉴察。

㉔丰：通"逢"。

㉕贪（tān坦）：求。

㉖少荒：渐趋荒淫。

㉗太宰：官名。相传殷商始置，周名冢宰，为天官之长，辅佐帝王治理国家。 祝史：史官。 狸姓：丹朱的后代。 粢盛：供祭的黍稷。

㉘临民以五：靠土德治理百姓。五，土在五行中的序数。

㉙胄见：后裔显灵。

㉚不失其物：不会抛弃它们所凭依的东西！即上文所说的"土德"。

㉛傅氏：即狸姓，在周为傅氏。

㉜禋（yīn因）：祭祀的一种，这里泛指祭祀。

㉝动匮：使劳苦匮乏。

㉞以盈其违：来满足自己的邪欲。

㉟离：同"罹"，遭到。

㊱晋取虢：晋献公十九年（前658年），晋用荀息计，借道于虞伐虢，灭下阳。后四年，又借道于虞伐虢，灭虢后回师灭虞。

【译文】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临到虢国莘地。惠王问内史过说："这是什么缘故，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吗？"过回答说："有的。国家将要兴盛时，它的国君心胸开明内心端正，精诚纯洁宽厚温和。他的德行可以显示他的美名，他的恩惠可以团结他的民众。神灵享受祭祀并且百姓顺从，人和神没有怨恨，所以神灵降临，观察他的政事德行并普遍地布施福运。国家将要灭亡时，它的国君贪图财利，邪恶放纵，淫逸荒怠，污浊暴虐。它的政治秽恶腐败，善人不被进用。它的刑律虚假不实，百姓离心离德。神灵认为不洁，百姓有远离的倾向。人神痛恨，没有什么值得依恋。这样神灵也会降临，观察他的残暴邪恶并降给他灾祸。因此有的看见神

灵会兴盛，有的会因此灭亡。从前夏朝兴盛时，祝融降临在嵩山；夏朝灭亡时，回禄在亭隧住宿了两夜。商朝兴盛时，梼杌停留在丕山；它灭亡时，夷羊出现在牧野。周朝兴盛时，凤凰在岐山鸣叫；它衰落时，杜伯的鬼魂在镐京射死宣王。这些都是史籍上记载的神灵。"周惠王说："现在是什么神灵呢？"过回答说："从前周昭王从房国娶妻，叫房后。她有失德处，被丹朱的神灵胁迫，丹朱的神灵附在人身上与她私通，生下了周穆王。这是为了监察周朝子孙并降福或降祸给他们。这一种神灵不愿迁徙到远方，这样看来，那神灵该是丹朱吧？"惠王问："那谁来受祸呢？"过回答说："在虢国。"惠王问："那为什么呢？"过说："我听说，有道而遇神灵，这就是遇上了福运；荒淫而遇神灵，这就是碰上了祸殃。现在虢国渐趋荒淫，它将会灭亡吧？"惠王问："我该怎么办？"过说："派太宰和祝史率领狸姓的人奉上牺牲、黍稷、瑞玉、绢帛去献给神灵，不要祈求什么。"惠王问："虢国还有几年？"过说："从前尧治民靠属五的土德，现在是他的后代显灵。鬼神显灵，不会抛弃它所凭依的物数的。这样看来，虢国灭亡不超过五年。"惠王派太宰己父，率领傅氏族人及祝史，捧上牺牲、玉器前去祭献神灵。内史过跟随到了虢国。虢国国君也派祝史祈求田土。内史过回周报告惠王说："虢国必定会灭亡了。不向神灵举行禋祭，反而向神灵求福，神灵一定会降祸给他；对百姓不亲，却想役使他们，百姓一定会违抗他。诚心祭祀，就是禋；慈爱并保护百姓，就是亲。现在虢公使百姓劳苦匮乏，来满足自己的邪欲，引起百姓愤怒和神灵怨恨，却要向神灵祈求福运，岂不是太难了吗？"周惠王十九年，晋国攻取了虢国。

按：文本《国语·周语》，事又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原文】

18·17　齐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①。阘然而止②，瞠然而视③，有顷，奉矢未敢发也，喟然

叹曰："事其不济乎？有人长尺，冠冕，大人物具焉④。左祛衣⑤，走马前者。"管仲曰："事必济，此人，知道之神也⑥。走马前者，导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从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辽水⑦。表之⑧，从左方渡至踝，从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济。桓公再拜管仲马前曰："仲父之圣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闻之，圣人先知无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圣也。"

【注释】

①卑耳：山名，一作"辟耳"，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北。
②闟（xī息）然：伫立貌。
③瞠（chēng称）然：张目直视貌。
④大人物具焉：跟正常人的穿戴一样。
⑤祛（qū区）：撩起。
⑥知道之神：知道路径的神，即道路神。
⑦辽水：卑耳山不当有辽水，辽水亦不见于《管子》。
⑧表之：测量水深并做上标记。

【译文】

齐桓公北征孤竹国，距卑耳山谷不到十里，突然站立停止不前，睁大眼睛直视前方，好一阵，捧着箭矢不敢发射，长叹一声说："事情大概不成吧？有个人只有一尺高，戴着帽子，完全具备正常人的形状，撩起左边衣襟在马前跑。"管仲说："事情一定能成。这个人就是道路神。跑在马前，是作向导。左边衣襟撩起，表明前方有水，要从左方渡过。"前进十里，果然有河名叫辽水。测量水深并做上标记，从左方渡只齐脚踝，从右方渡深至膝盖。渡水后，征讨果然成功。桓公在管仲马前拜了两拜说："仲父的圣明竟达到这种地步，我对您失礼很久了。"管仲说："我听

说，圣人能从无形中预知吉凶。现在我是有形才知道，这是我善于接受教诲，不是圣明。”

按：本《管子·小问篇》，又见《金楼子·志怪篇》。

【原文】

18·18　吴伐越。隳会稽①，得骨专车②，使者问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会稽山，防风氏后至③，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使者曰：“谁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④，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山川之祀为诸侯，皆属于王者。”曰：“防风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⑤。其神为釐姓⑥，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氏⑦，今谓之大人。”使者曰：“人长几何？”孔子曰：“僬侥氏三尺⑧，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使者曰：“善哉！圣人也！”

【注释】

①隳（huī灰）：毁坏、攻占。

②得骨专车：获得一节骨殖可以装满一车。

③防风氏：远古部落酋长。

④纪纲：治理。

⑤汪芒氏：防风氏在商朝的后裔。　封嵎（yú鱼）：山名，在吴楚之间，属汪芒国。

⑥釐（xī西）姓：防风氏的后代。

⑦长狄氏：春秋时狄族的一支，形体高大，因侵犯鲁、卫诸国而灭种。

⑧僬侥氏：古代传说中的矮人国。

【译文】

吴国攻打越国，攻占了会稽，发现一个骨节能装满一车，派使者去问孔子道："什么骨节最大？"孔子说："大禹召集群臣到会稽山，防风氏后到，大禹杀了他并陈尸示众。他的骨节能装载一车。这是最大的了。"使者问："谁能成为神？"孔子说："山川之灵能够管理天下的，那掌管者都是神。土神谷神等于公侯，山神河伯等于诸侯，都隶属于帝王。"使者问："防风氏主管什么？"孔子说："防风氏后裔汪芒氏主管封嵎山，那神灵姓釐。在虞夏称防风氏，在殷商是汪芒氏，在周朝是长狄氏，现在称作大人。"使者问："人有多高？"孔子说："僬侥国的人只有三尺高，是矮到极点了；最高的人也不过十尺，这是身高的极限。"使者说："讲得好啊！真是圣人！"

按：文本《史记·孔子世家》，又见《国语·鲁语》及《孔子家语·辨物篇》。

【原文】

18·19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①，楛矢贯之②，石砮③，矢长尺有咫④。陈侯使问孔子。孔子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⑤。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⑥，思无忘职业⑦。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铭其栝曰⑧：'肃慎氏贡楛矢。'以劳大姬⑨，配虞胡公⑩，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⑪；分别姓以远方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矢。"试求之故府⑫，果得焉。

【注释】

①隼（sǔn损）：即鹗，一种凶猛善飞的鸟。 集：本指群鸟栖息，

这里只是停留的意思。

②楛（hù户）矢：用楛木做杆的箭。

③石砮（nǔ努）：石制的箭头。

④尺有咫：一尺又八寸。

⑤肃慎氏：古部族名，分布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

⑥方贿：当地土产。

⑦职业：分内应做的事。

⑧栝（guā瓜）：箭的尾部。

⑨劳：犒劳。　大姬：周武王的长女，大，同“太”。

⑩虞胡公：名满，相传为虞舜后代。周武王把太姬嫁给他，并封他为陈国国君。

⑪展亲：重视亲属情谊。

⑫故府：从前的仓库。

【译文】

孔子在陈国时，有隼停留在陈侯的宫廷里死去，楛箭贯穿了它，石制的箭头，箭杆长一尺八寸。陈侯派人请教孔子。孔子说：“隼来自远方，这是肃慎氏用的箭。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沟通九夷百蛮的道路，命他们各自以当地的土特产进贡，以便时时想到分内的事而不致忘掉。那时肃慎氏贡献了楛箭，石制箭头，箭长一尺八寸。武王想要显示他的美德达到远方，就在箭尾铭刻上‘肃慎氏贡楛箭’的字样，并赐给长女太姬，把她嫁给虞胡公，封虞胡公在陈国。把珍宝美玉赐给同姓，以增进亲属情谊；把远方的贡品分赐外姓诸侯，让他们不忘记归服。因此把肃慎氏的楛矢分给了陈国。”陈侯试着从旧仓库中去找，果然找到了楛箭。

按：本《史记·孔子世家》，又见《国语·鲁语》、《汉书·五行志》、《孔子家语·辨物篇》。

【原文】

18·20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①，中有羊②。以问孔

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闻，非狗，乃羊也，木石之怪夔、罔两③，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也④，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注释】

①季桓子：复姓季孙，名斯，春秋时为鲁相。　土缶（fǒu否）：土罐。

②中有羊：《汉书·五行志》引《史果》作“得虫若羊”。

③夔（kuí奎）、罔两：均为山林中的精怪。

④羵（fén坟）羊：羊形土怪，据说雌雄同体。

【译文】

季桓子打井得到一个土罐，罐中有羊。以此请教孔子，说得到狗。孔子说：“凭我所知，不是狗，而是羊。山林中的精怪叫夔、罔两，水中的精怪叫龙、罔象，土中的精怪叫羊[illegible]，不是狗。”季桓子说：“讲得好啊！”

按：亦见《国语·鲁语》、《史记·孔子世家》等书。

【原文】

18·21　楚昭王渡江①，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②。孔子曰：“此名萍实③，令剖而食之④，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其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⑤，急告民，趣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诸国皆水，齐独以安。孔子归，弟子请问。孔子曰：“异时小儿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应也。儿又有两两相牵，

屈一足而跳，曰：'天将大雨，商羊起舞。'今齐获之，亦其应也。"夫谣之后，未尝不有应随者也。故圣人非独守道而已也，睹物记也，即得其应矣。

【注释】

①楚昭王：见1·29条注①。
②聘问：这里是访问请教的意思。
③萍实：萍蓬草的果实。
④令：当从《孔子家语》作"可"。
⑤商羊：传说中能报雨的鸟。

【译文】

楚昭王渡江，有样东西如斗大，直朝昭王的船撞来，停在船的中部。楚昭王十分惊异，派人请教孔子。孔子说："这东西名叫萍实，可以剖开来吃。只有称霸的国君才能获得它，这是吉祥物。"此后，齐国有飞鸟，只有一只脚，飞下来停留在宫殿前，张开翅膀跳跃。齐侯对此十分惊异，也派人请教孔子。孔子说："这鸟名叫商羊，立即告诉百姓，赶快整治沟渠，天将下大雨。"于是照此办理，天果真下了大雨。其他国家都遭受水灾，只有齐国因此安全。孔子回来，弟子们都来询问。孔子说："以前小儿唱的歌谣说：'楚王渡江，获得萍实，大小像拳头，鲜红如朝日，剖开吃它，甜美如蜜。'这歌谣楚国应验了。小儿又有一对对地手拉着手，弯曲一只脚跳着唱：'天要下大雨，商羊先跳舞。'现在齐国得到它，也应验了。"凡是歌谣之后，还没有过无应验伴随的。因此圣人不只是坚守正道就行，看到的事物还要能记下它，很快会得到应验的。

按：两事分别见《孔子家语·致思篇》和《辨物篇》。

【原文】

18·22 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于晋①。平公有

疾，韩宣子赞②，授馆客③。客问君疾，对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④，无不遍谕也，而无除。今梦黄熊入于寝门，不知人鬼耶⑤？意厉鬼也？"子产曰："君之明，子为政，其何厉之有？侨闻之，昔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⑥，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⑦。是为夏郊⑧，三代举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为尸⑨，五日瘳⑩。公见子产，赐之莒鼎。

【注释】

①郑简公：见7·21条注①。　公孙成子：名侨，字子产，谥"成"。

②韩宣子：名起，晋平公时执国政。　赞：引导。

③授馆客：为宾客安排行馆。

④神祇（qí其）：天地之神。

⑤人鬼：《国语》作"人杀"，即"人煞"，主杀人。

⑥羽山：山名，在今江苏东海县西北。

⑦羽渊：水泽名，在今江苏东海县西北。

⑧夏郊：夏朝祭天地的祭祀。

⑨董伯：晋大夫，韦昭《国语注》疑为姒姓。　尸：祭祀的神像，以臣下或死者的晚辈装扮。

⑩瘳（chōu抽）：病愈。

【译文】

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聘问。晋平公有病，韩宣子接待客人安排馆舍。客人问候国君的疾病，韩宣子说："国君的病很久了，上下天地神灵，没有不求告的，但病没有除掉。现在梦见黄熊爬进寝宫门内，不知是人煞呢，还是恶鬼呢？"子产说："国君这样英明，又有你执政，那还有什么恶鬼？我听说，从前鲧违抗舜的命

令，在羽山被诛罚，变成黄熊，爬进羽渊。这就是夏朝郊祭的来由，夏商周三代都举行。那鬼神所到的地方，不是它的同族，也要承继与他身份相同的灵位。因此天子祭上帝，公侯祭百神，从卿以下，祭祀不超过本族。现在周王室逐渐卑弱，晋国实际上继承了它。大概是未举行夏朝的郊祭吧?”韩宣子将这番话转告晋平公，举行了夏朝的郊祭，董伯扮神像。过了五天，平公的病就痊愈了。平公接见子产，并赐给他莒鼎。

按：文本《国语·晋语》，事又见《左传》昭公七年。

【原文】

18·23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在西阿①。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今日使晋袭于尔门。"公顿首拜。觉，召史嚚占之②。嚚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③，天之罚神也，天事官成。④"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其诸族曰⑤："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变而嘉大国之袭，于已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⑥，小国袭焉⑦，曰服；小国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⑧，诸侯远已，外内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将行。"以其族适晋。三年，虢乃亡。

【注释】

①钺（yuè月）：古代兵器，如大斧，有孔，安装长柄。　西阿：西边屋栋。

②史嚚（yín银）：虢国太史名嚚的。

③蓐收：西方之神，至秋。

④天事官成：在天上职掌人间善恶祸福的簿籍。官成，本指官府考核官吏的簿书文字。(见《周礼·天官·大宰》疏)，此系引申义。

⑤舟之侨：虢国大夫。　诸族：原误“诸侯”，依卢校据《晋语》改。

⑥大国道：原“道”上有“无”字，依卢校据《晋语》删。

⑦袭：入，这里有归附的意思（参用《国语》韦昭注），下文“袭”则是一般的攻击掩取义。

⑧宗国：公室。

【译文】

虢公梦见自己在宗庙，有个神人脸长白毛手如虎爪，握着大钺站在西边屋栋下。虢公吓得回头就跑。那神人说：“不要跑！天帝现在要让晋国来袭击你的门户。”虢公跪地叩拜。醒来后，召唤太史嚚占梦。嚚说：“如果像您说的那样，就是蓐收，是天帝的执法神，在天上掌管人间祸福的记录。”虢公把太史嚚囚禁起来，并让国都的民众都来祝贺他的梦。舟之侨告诉他的众亲族说：“虢国不长久了，我现在才明白。国君不仔细想想反而认为大国来袭击自己是好事，这对自己有什么益处？我听说，大国有道，小国归附；叫做顺服；小国傲慢，大国袭取，叫做诛罚。百姓痛恨国君的奢侈，因此会违背他的命令。现在又认为自己做了好梦，奢侈必定加剧。这是上天夺走他的镜子来加重他的过失。百姓恨他以上情状，上天又迷惑他，大国来诛罚，他发出的命令又受到违抗，公室已经卑弱，诸侯又疏远自己，内外无人亲近，那谁会来挽救虢国呢？我不忍心等待下去，准备离开这里。”他带着他的族人前往晋国。三年后，虢国就灭亡了。

按：文本《国语·晋语》。

【原文】

18·24　晋平公作虒祁之室①，石有言者。平公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有神冯焉②。

不然，民听之滥也③。臣闻之，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④，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屈尽，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注释】

①虒（sī斯）祁：宫殿名，故址在今山西侯马市附近。
②冯：通“凭”，凭借、依附。
③滥：错失。
④讟（dú读）：毁谤。

【译文】

晋平公修建虒祁宫，石头有说话的。晋平公问师旷：“石头为什么说话？”师旷回答说：“石头不能说话，有神灵依附它说话。否则就是人们听错了。我听说，不按一定时令劳作，怨恨毁谤从百姓中产生，就有不会说话的东西说话。现在宫殿高大奢侈，民力穷尽，百姓痛恨，本性不安定，石头说话不也可以吗？”

按：本《左传》昭公八年，又见《汉书·五行志》。

【原文】

18·25　晋平公出畋，见乳虎伏而不动，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出，则猛兽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见乳虎伏而不动，此其猛兽乎？”师旷曰：“鹊食猬，猬食鵕鸃①，鵕鸃食豹，豹食驳②，驳食虎。夫驳之状有似驳马③。今者君之出，必骖驳马而出畋乎？”公曰：“然。”师旷曰：“臣闻之，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动者，为驳马也，固非主君之德义也。君奈何一自诬乎？”平公异日出朝，有鸟环平公

不去。平公顾谓师旷曰："吾闻之也，霸王之主凤下之。今者出朝，有鸟环寡人，终朝不去。是其凤鸟乎？"师旷曰："东方有鸟名谏珂，其为鸟也，文身而朱足，憎鸟而爱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师旷曰："臣已尝言之矣，一自诬者穷，再自诬者辱，三自诬者死。今鸟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义也，君奈何而再自诬乎？"平公不说。异日，置酒虒祁之台，使郎中马章布蒺藜于阶上，令人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师旷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叹。公起引之，曰："今者与叟戏，叟遽忧乎？"对曰："忧。夫肉自生虫，而还自食也④。木自生蠹，而还自刻也⑤。人自兴妖，而还自贼也。五鼎之具⑥，不当生藜藿。人主堂庙，不当生蒺藜。"平公曰："今为之奈何？"师旷曰："妖已在前，无可奈何。入来月八日，修百官⑦，立太子，君将死矣。"至来月八日平旦，谓师旷曰："叟以今日为期，寡人如何？"师旷不乐，谒归。归未几而平公死。乃知师旷神明矣。

【注释】

①鵕鸃（xùnyí训益）：有文彩的山鸡。按所谓"鹊食猬，猬食鵕鸃"云云当系传说，不尽合理。

②駮（bó驳）：《山海经·西山经》中的猛兽名，形状如马，白身黑尾，一角，爪牙似虎，吼声如鼓。

③駮马：毛色黑白相杂的马，与駮相似，故称。

④还（xuán旋）：随即，很快地。下二句"还"字义同。

⑤刻：削减，这里意指蛀蚀。

⑥五鼎：古代祭礼，大夫用五鼎盛羊、豕、肤（切细的肉）、鱼、腊（干肉）以祭。

⑦修：整饬、整顿。

【译文】

晋平公外出打猎，看见幼虎伏在地上不动，回头对师旷说："我听说，建立霸业的君主外出，就会使猛兽伏地不起。今天我出门看见幼虎伏地不动，这不正是猛兽吗？"师旷说："喜鹊啄食刺猬，刺猬吃鵕鸡，鵕鸡吃豹，豹吃駮，駮吃老虎。那駮的形状好像駮马。今天国君外出，一定是以駮马为骖马驾车去打猎吧？"平公说："是的。"师旷说："我听说，一次自欺的人会遭困厄，两次自欺的人会受屈辱，三次自欺的人会死亡。今天那虎之所以不动，是因为惧怕駮马，本不是因为君主的德义。您怎么开始自欺呢？"过了些日子平公出朝，有只鸟环绕平公不离开。平公回头对师旷说："我听说，建立霸业的君主凤凰会降临。今天出朝，有只鸟环绕我，整个早上都不离去，这不正是凤凰吗？"师旷说："东方有种鸟名叫谏珂，这种鸟身上有文采脚爪是红的，它厌恶鸟类却喜欢狐狸。今天国君一定是穿了狐皮袍出朝吧？"平公说："是的。"师旷说："我已经说过，一次自欺的人会遭困厄，两次自欺的人会受屈辱，三次自欺的人会死亡。今天鸟儿因为狐皮袍的缘故，并不是因为国君的德义，您怎么还要再次自欺呢？"晋平公很不高兴。过了些日子，晋平公在虒祁宫的高台上置办了酒宴，命郎中马章在台阶上铺设荆刺，派人召见师旷。师旷到了，穿着鞋要上厅堂。晋平公说："哪有做臣子的穿着鞋走上国君厅堂的呢？"师旷脱下鞋，荆刺扎了脚；伏下身来，荆刺又扎膝盖，他仰天叹息。晋平公起身拉起他说："今天与老头开个玩笑，老头就这样忧虑吗？"师旷说："忧虑。那肉上长出虫子，很快便吃掉自己；木头长出蠹虫，很快便朽蚀自己；人自己作怪，会很快害了自己。五鼎这样的祭器，不应当长出野菜；国君的朝堂，不应当长出蒺藜。"晋平公说："事已如此，现在怎么办呢？"师旷说："妖祸已在

眼前，没有什么办法。到下月八日，最好整饬百官，扶立太子，您将会死去的。”到下月八日早上，晋平公对师旷说：“老头把今天定为我的死期，现在我怎么样？”师旷闷闷不乐，请求回家。回去不久，晋平公就死了。人们才知道师旷神明。

【原文】

18·26　赵简子问于翟封荼曰①：“吾闻翟雨谷三日②，信乎？”曰：“信。”“又闻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闻马生牛、牛生马，信乎？”曰：“信。”简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国矣。”对曰：“雨谷三日，虻风之所飘也③。雨血三日，鸷鸟击于上也。马生牛、牛生马，杂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简子曰：“然则翟之妖奚也？”对曰：“其国数散④，其君幼弱，其诸卿货⑤，其大夫比党以求禄爵，其百官肆断而无告⑥，其政令不竟而数化⑦，其士巧贪而有怨⑧。此其妖也。”

【注释】

①赵简子：见1·35条注①。　翟封荼：翟人，生平未详。

②翟（dí的）：或作“狄”，古代北方部族之一，这里指他们建立的国家。

③虻风：疾风。虻，通“盲”。

④数散：屡次分裂。

⑤货：贿赂。

⑥肆断：随意决断。

⑦不竟：不经，不能贯彻到底。

⑧巧贪：奸诈贪婪。

【译文】

赵简子问翟封荼道：“我听说翟国一连三天从天上降下谷

子，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真的。”又问：“又听说一连三天降下血雨，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真的。”又问：“听说马生牛、牛生马，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真的。”赵简子说：“妖异真大啊，可以使国家灭亡！”回答说：“天上降谷三天，是疾风吹来的。下血雨三天，是鸷鸟在天空搏击造成的。马生牛、牛生马，是因为混杂放牧。这些不是翟国的妖祸。”赵简子问：“那翟国的妖祸是什么呢？”回答说：“翟国屡次分裂，它的国君幼弱，它的众卿贪图贿赂，大夫结党追求禄位，百官任意决断而不禀告上司，政令不能贯彻始终，经常更改，它的士人奸诈贪鄙还心怀怨愤，这些才是它的妖祸。”

【原文】

18·27 哀公射而中稷①，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变曰②：“稷负五种③，讬株而从天下，未至于地而株绝，猎谷之老人张衽而受之。何不告祀之。”公从之而疾去。

【注释】

①哀公：未详所指。 稷：谷神。

②变：通“辨”，辨别卜兆。

③五种：五类谷物。《周礼·职方注》以黍、稷、菽、麦、稻为五种。

【译文】

哀公射猎射中了谷神，他的口里长了疮，不能吃肉。祭祀谷神就好一些。他命巫官占卜，巫官辨认卜兆后说：“谷神背负五种谷物，手托禾苗从天上降临，还未到地面禾苗就断了，猎谷老人张开衣襟接住了它。为何不向他告祭呢？”哀公照此办理，口中的疮就好了。

【原文】

18·28　扁鹊过赵①，赵王太子暴疾而死②。鹊造宫门曰："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③，得无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应之曰④："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鹊曰："入言郑医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难之曰："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⑤。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⑥，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鹊曰："不能。"又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柎⑦。俞柎之为医也，搦脑髓⑧，束肓莫⑨，炊灼九窍⑩，而定经络⑪，死人复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鹊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甚大，所见者甚少⑫。钧若子之方，岂足以变骇童子哉⑬？"扁鹊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蚊头⑭，掩目而别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谓尸厥者也⑮。以为不然，入诊之，太子股阴当温，耳中焦焦如有啸者声，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报赵王。赵王跣而趋出门⑯，曰："先生远辱幸临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则粪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长为人矣⑰。先生不有之，则先犬马填沟壑矣⑱。"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鹊遂为诊之。先造轩光之灶⑲，八成之汤⑳。砥针砺石㉑，取三阳五输㉒。子容捣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矫摩㉓。太子遂得复生。天下闻之，皆曰："扁鹊能生死人。"鹊辞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当生者活耳。"夫死者犹不可药而生

也，悲夫！乱君之治不可药而息也。《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㉔ 甚之之辞也。

【注释】

①扁鹊：战国时名医，原名秦越人，勃海郡郑人。家于卢国，又名卢医，受禁方于长桑君，游历齐、赵，入秦，为秦太医令忌恨杀害。

②赵王：《校证》引梁玉绳说，以为赵简子之子桓子。又本句原脱"赵"字，上句"赵"后衍"王"字，据《校证》及四库本改。

③壤土之事：破土造坟的委婉说法。

④中庶子：官名，掌诸侯卿大夫庶子的教育管理。　方：药方，这里指医术。

⑤苗父：传说中的上古神医。

⑥刍：喂牛的草。

⑦俞柎：传说黄帝时良医，治病不用汤药，只给人割皮解肌，洗涤内脏。

⑧搦（nuò诺）：按压。

⑨束肓莫：收紧脏腑间的隔膜。肓（huāng荒），原误"盲"，依《校证》据卢校改。莫，即"膜"。

⑩炊灼：点燃药物烧炙穴位，古代体外疗法的一种。九窍：《周礼·天官·疾医》注以眼、耳、口、鼻为阳窍七，大小便处为阴窍二，共九窍。

⑪经络：经脉和络脉。前者为纵行的干线，后者为横行的分支。经络是内属脏腑、外络支节、联系全身、运行气血的通路。

⑫所见者甚少：以下似有脱文。《韩诗外传》作"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到者巨，所中者少"。译文据此补足。

⑬岂：大概，也许。变骇：二字费解。《史记·扁鹊传》作"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译文姑作"哄吓"解。

⑭昧揥：《校证》引卢文绍说，应从《韩诗外传》作"昧投"，即暗投的意思。　蚊：原作"蛟"，据卢校改。

⑮尸厥：病症名，厥症之一，病人状如死尸。

⑯跣（xiǎn显）：光脚。

⑰粪土之息：对自己儿子的谦称，犹言卑贱的小子。息，子孙后代。

⑱先犬马填沟壑：在我之前死去。犬马，赵王自谦之词。

⑲轩光之灶：义未详。

⑳八成之汤：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以为当作“八减之汤”，即经过八次加减的汤剂。

㉑砥针砺石：打磨金针、砭石。二者均为古代医疗器械。

㉒三阳：中医术语，指太阳、少阳、阳明。　五输：即“五腧（shū述）”，人体五脏反映在体表的五大穴位。

㉓子容捣药五句：子容、子明、阳仪、子越、子游均应为扁鹊弟子，但《史记·扁鹊传》所载弟子仅子阳、子豹二人。　反神，使精神复原。扶形，扶正形体。矫摩，按摩。

㉔《诗》曰二句：引自《诗经·大雅·板》。本指忧患深重，不可挽救。这里语意双关，兼指病情与政局。熇熇（hè贺），火势炽盛貌。

【译文】

扁鹊经过赵国，赵王的太子突然发病死去。扁鹊到王宫门前说：“我听说都城内突然有挖壤动土的事，该不是有急难吧？”有个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回答他说：“是的。赵王太子突然发病死去。”扁鹊说：“进去禀告，说郑地医生秦越人能救活太子。”中庶子诘难他说：“我听说上古有行医的叫苗父。他行医时，用菅草作垫席，用刍草扎成草狗，面向北祷告，只说十个字，那些搀扶来的病人，抬着来的病人，都平愈复原跟好人一样。你的医术能像这样吗？”扁鹊说：“不能。”中庶子又说：“我听说中古时作医师的叫俞柎。俞柎行医时，按压病人的脑髓，收紧脏腑内的隔膜，烤灸九窍，安定经络，死人又变为活人，所以叫俞柎。你的医术能像这样吗？”扁鹊说：“不能。”中庶子说：“你的医术不过如此，好比以管窥天，用锥刺地，所看的对象大，看到的却很少；所扎刺的部位多，扎中的却很少。像你这样的医术，也许只能哄吓小孩吧？”扁鹊说：“不对。事情原本有暗中投掷而击中蚊子脑袋的，也有掩上眼睛却能辨别黑白的。太子的疾病，是所谓尸厥症。如果认为不对，可先进去诊视，太子大腿内侧应当是温暖的，耳内有“焦焦”的鸣啸声，像这样的病例都可医治。”中庶子入宫报告赵

王。赵王光着脚急步出宫，说："先生远来受屈，有幸光临敝国，先生幸而有救治之心，将使我这卑贱的小子能活在天地间长久作人；先生如无心救治，他一定会先我而死去的。"话未说完，泪水沾湿了衣襟。扁鹊于是为太子诊病。先造名为"轩光"的灶，用加减八次的汤剂，磨快金针砭石，取三阳五输的穴位。子容捣药，子明吹病人耳朵，阳仪使病人精神复原，子越扶正病人形体，子游按摩。太子终于复活。天下的人听说此事，都说："扁鹊能使死人复生。"扁鹊解释说："我并不能使死人复生，只是使那应当活着的人活过来罢了。"那死人尚且不能用药救治，可悲啊！昏君的乱政也是不能用药来救治的。《诗经》说："病患像熊熊烈火，已经不可救治了。"确是感慨很深的话。

按：本《韩诗外传》卷十，事又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原文】

18·29 孔子晨立堂上，闻哭者声音甚悲。孔子援瑟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①。问："谁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为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独哭死，又哭生离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鸟②。"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鸟生四子，羽翼已成，乃离四海③，哀鸣送之，为是往而不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之，将与其别也。"孔子曰："善哉，圣人也！"

【注释】

①吒（zhà诈）：本为愤怒声，这里指大声叹息。

②完山：《孔子家语》作"桓山"，所在未详。

③乃离四海：就要分散到四方。

【译文】

孔子早晨站在厅堂上，听到哭泣声很悲哀。孔子拿起瑟来弹奏，音调与哭声相同。孔子走出厅堂，弟子中有人在大声叹息。孔子问："这是谁？"回答说："是颜回。"孔子问："颜回为什么大声叹息？"颜回说："今天有个哭泣的人，他的哭声很悲哀，不只哭死去的人，又哭将要生离的人。"孔子问："凭什么知道是这样？"颜回说："哭声像完山的鸟。"孔子问："怎么样呢？"颜回说："完山的鸟生下四只小鸟，羽毛翅膀长成，就要分散到四方，它哀叫着送别小鸟，因为这一去就不再返回了。"孔子让人去问那哭泣的人，哭泣的人说："我父亲去世，家里贫穷，只得卖子葬父，将与儿子分别。"孔子说："讲得对啊，颜回真是圣人！"

按：《孔子家语·颜回篇》用此。

【原文】

18·30　景公畋于梧丘①，夜犹蚤，公姑坐睡，而梦有五丈夫，北面倖卢②，称无罪焉。公觉，召晏子而告其梦。公曰："我其尝杀不辜而诛无罪耶？"晏子对曰："昔者先君灵公畋③，五丈夫罟而骇兽④，故杀之。断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则五头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国人不知其梦也，曰："君悯白骨，而况于生者乎？"不遗余力矣，不释余智矣。故曰：人君之为善易矣。

【注释】

①梧丘：当道的高地。

②倖卢：义不可解。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作"倚卢"。卢，矛戟的

柄。译文姑依此译出。

③灵公：齐景公之父，名环，公元前581年至前554年在位。

④罟（gǔ古）：网的通称，这里用如动词。

【译文】

齐景公在当道的高地上打猎，一天夜里离天明还早，景公暂且坐着打瞌睡，梦见有五个男子，面向北靠着矛戟的柄，呼喊无罪。景公醒来，召见晏子告诉他所做的梦。景公说："我难道诛杀过无辜无罪的人吗？"晏子回答说："从前先王灵公打猎时，有五个男子布网吓跑了野兽，因此杀了他们。砍下他们的头葬在一起，名为'五丈夫之坟'。大概是这件事吧？"齐景公命人掘坟找寻那五人的头骨，发现五颗头颅还在同一墓穴里。景公说："嘻！"叫官吏埋葬了他们。国都的人不知道有这个梦，说："国君怜悯白骨，何况对活着的人呢？"都能为国事而不遗余力，为国事用尽心思。所以说：国君要做好事是容易的。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18·31 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①，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注释】

①将：抑或、还是，连词。

【译文】

子贡问孔子："死了的人有知还是无知？"孔子说："我如果说死者有知，恐怕孝子贤孙不爱惜生命去殉死；我如果说死了的人

无知，又恐怕不孝的子孙丢弃遗体不安葬。你要想知道死人有知觉无知觉，死的时候自己慢慢就知道了，那时也还不晚。”

【原文】

18·32　王子建出守于城父①，与成公乾遇于畴中②。问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畴也。”“畴也者何也？”曰：“所以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庄王伐陈③，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④：‘巷其不善乎⑤？何沟之不浚也⑥？’庄王犹知巷之不善，沟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⑦？”王子果不立。

【注释】

①王子建：楚平王太子，因少师费无忌谮毁，出守城父。费无忌又诬太子谋反，建出奔齐、郑等国。城父：春秋时楚邑，故址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北。

②成公乾：生平未详。成公，复姓，卫成公之后，以谥为姓。　畴：麻田。

③庄王伐陈：据《左传》，楚庄王于宣公元年和八年两次伐陈，但记载都极简略。

④路室：客舍、宾馆。

⑤巷：里中道路。

⑥浚（jùn俊）：疏通沟渠。

⑦不主社稷：不能掌管国政，意即不能立为国君。

【译文】

楚平王太子建出任城父邑守，在麻田中与成公乾相遇。他问道：“这是什么？”成公乾说：“是畴。”又问：“畴是什么？”回答说：“是用来种麻的。”太子建又问：“麻是什么？”回答说：“是用来做

衣服的。”成公乾说：“从前庄王讨伐陈国，住在有萧氏那里，对客舍中的人说：‘里巷的道路大概不好吧？为什么不疏通水沟呢？’庄王还知道里巷道路不好是因为水沟没有疏通，现在你竟然不知道畴田用来种麻，麻能做成衣服。你大概主持不了国政吧？”太子建后来果然不能继承王位。

说苑卷十九　修文

【题解】

修文，意谓兴修文教，推行文治。本卷采记了周初至战国时期礼乐教化的轶事和有关制度共四十四则。第一则指明修文的条件是“功成治定”，即在大功告成、国家安定时才能进行。修文的内容是制礼作乐，“设庠序”、“陈钟鼓”，目的是推行教化，“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第二则以周文王为最高典范，阐明修文必须以“仁德”为基础。第三则和第三十四则讲文与质的关系，两者往复相生，不可偏废，才能并美。看来，这四则显然是修文的纲领和基本原则。其他四十则分别讲礼、乐两个方面，是对修文内容的具体阐述。讲“礼”的三十则中，涉及巡狩述职、朝觐祭祀、婚丧赠吊、宫室器物、服饰言行等各个方面的礼制，上起天子，下至庶民，均有论及。其中又以丧礼为多，占了九则，可见孔孟“以孝治天下”的主张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最后十则集中讲了“乐”的教化作用在于“善民心，移风易俗”；“乐”与“礼”的分工是“礼正外，乐正内”；礼乐刑政同为一体，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同民心，立治道”；“乐”还能反映出国家的治乱兴衰；如此等等。总之，礼和乐不仅是统治者实行“文治”的具体内容，也是巩固和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

【原文】

19·1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①。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②”是故圣王修礼文，设庠序③，陈钟鼓。天子辟雍④，诸侯泮宫⑤，所以行德化。《诗》云：“镐京辟雍⑥，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天下二句：见《论语·季氏》。

②孔子曰以下二句：见《孝经·广要道》。

③庠（xiáng详）序：古代地方设立的学校。

④辟（bì必）雍：周王朝为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等学府，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

⑤泮（pàn盼）宫：古代诸侯设立的学校。学校的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如半璧，如辟雍的一半，故名。

⑥镐京：西周京城，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丰水东南。

⑦无思不服：即“无不思服”，没有不想归服的。以上引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译文】

天下走上正轨，那么制礼作乐出兵征伐都由天子决定。大功告成就制礼，国家安定就作乐。礼乐是推行教化的头等大事。孔子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稳定政权、治理民众，没有比礼仪更好的。”因此，圣王确定礼仪，完善制度，设立学校，陈列钟鼓。天子的学宫叫辟雍，诸侯的学宫叫泮宫，靠它来推行德政教化。《诗经》上说：“镐京建了辟雍，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天下没有人不心悦诚服。”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原文】

19·2　积恩为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①。灵台之所以为灵者②，积仁也。神灵者，天地之本，而为万

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③。德不至，则不能文。

【注释】

①灵：圣灵，指思想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下文“神灵”义同。

②灵台：西周台名，文王所筑，《诗经·大雅》有《灵台》篇赞美此事。

③文德：文治与德政，指广施仁爱并用礼乐教化进行统治。

【译文】

积累恩惠就成为爱，积累爱就成为仁，积累仁就成为圣灵。灵台之所以称“灵”，就是因为积累了仁。圣灵是天地的根本，又是万物的开始。因此周文王从开始就以仁爱待百姓，天下没有不仁爱的，这就是文治与德政的最高境界，德政达不到最高境界时，就不能实行文治。

【原文】

19·3　商者，常也①。常者质。质主天②。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复者也③。正色，三而复者也④。味尚甘，声尚宫⑤，一而复者⑥。故三王术如循环。故夏后氏教以忠⑦，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⑧，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圣人之与圣也，如矩之三杂⑨，规之三杂。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诗》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⑩”言文质美也。

【注释】

①商者常也：商的意思就是常。按这是古代解释词义的一种方法，从两个词的语音关系去探求它们之间的意义联系，称为“声训”。又本则原与上则相连，现据文意及卢文弨校语另起。

②主：这里是效法的意思。《白虎通·三正》引《礼三正记》：“质法天，文法地而已。”

③故王者二句：《校证》疑“一商一夏”后脱“一质一文”四字，“再”上脱“文质”二字。译文姑照字面译出。

④正色：犹言“正朔”。《白虎通·三正》引《礼三正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也。”“正朔”本指一年的第一天和一月的开始，后也通称帝王即位新颁的历法。

⑤宫：古代五音之首。

⑥一而复者：此句难解，疑有脱误，《校证》以为当作“一而不复者也”。译文姑从此说。

⑦夏后氏：指大禹建立的夏朝。

⑧鬼：通“诡”，狡诈。

⑨杂：通“匝”，一周。

⑩《诗》曰二句：见《诗经·大雅·棫朴》。彫，通“雕”。章，文采。相，资质、本质。

【译文】

商，就是经常。经常体现本质。本质效法天。夏，就是广大。广大体现文饰。文饰效法地。因此帝王一商一夏，两次变易就返本还原。正朔三次变易就返本还原。滋味推崇甘甜，声律崇尚宫音，一次变易就无所谓返本还原。因此夏商周三代帝王的治理方法像环环相扣、周而复始。夏朝以忠诚进行教化，君子忠诚了，小人却失之粗野。救治粗野没有什么比得上恭敬，因此殷人以恭敬进行教化，君子恭敬了，小人却失之狡诈。救治狡诈没有什么比得上礼乐，因此周朝用礼乐进行教化，君子守礼了，小人却失之刻薄，救治刻薄没有什么比得上忠诚。所以圣人与圣人，如同矩尺画多次，圆规画几圈，循环一周又从头开始，到了

终点又会返回原处。《诗经》上说："雕琢外在的文采，用金玉作他的本质。"说的就是文质兼美。

【原文】

19·4　传曰："触情从欲①，谓之禽兽。苟可而行②，谓之野人③。安故重迁，谓之众庶④。辨然否⑤，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进贤达能，谓之大夫。敬上爱下，谓之诸侯。天覆地载⑥，谓之天子。是故士服黼⑦，大夫黻⑧，诸侯火⑨，天子山龙⑩。德弥盛者文弥缛⑪，中弥理者文弥章也。⑫"

【注释】

①从：通"纵"。
②苟可：随声附和，没有主见。
③野人：乡野之人、农夫。
④众庶：一般平民。
⑤然否：对与不对。"否"字原脱，依《校证》据卢校增。
⑥天覆地载：天所覆盖，地所承载，比喻德泽广大。
⑦黼（fǔ斧）：古代绣有黑白两色如斧形花纹的礼服。
⑧黻（fú扶）：古代绣有黑青两色相间略如"亚"字形花纹的礼服。
⑨火：绣有火焰花纹的礼服。
⑩山龙：绣有山形与龙形图纹的衮服。
⑪缛：繁密。
⑫中：指内心。　章：同"彰"，显明。

【译文】

古书上说："触动感情便放纵淫欲，称作禽兽。随声附和没有主见，叫做野人。安居故土不轻易搬迁，是一般平民。能辨别是非，通晓古今道理，是士。使贤者进用能者显达，是大夫。尊敬

天子，爱护臣民，是诸侯。德泽充满天地之间，是天子。因此士穿黼服，大夫穿黻服，诸侯穿有火焰图纹的礼服，天子穿有山形龙形图纹的衮服。德泽越盛大文采越繁密，内心越有修养文采越显明。”

【原文】

19·5 《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①”传曰：“君子者，无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厉戒②，立于庙堂之上，有司执事③，无不敬者；斩衰裳苴绖杖④，立于丧次⑤，宾客吊唁，无不哀者；被甲撄胄，立于桴鼓之间⑦，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怀百姓，勇足以安危国，信足以结诸侯，强足以拒患难，威足以率三军。故曰：“为左亦宜，为右亦宜，为君子无不宜者。”此之谓也。

【注释】

①《诗》曰以下四句：见《诗经·小雅·裳裳者华》。这是以驾车比喻君子才德兼备，无所不宜。有，指具有才干。

②韠（bì必）：古代朝觐或祭祀遮蔽在衣裳前面的一种服饰。 冕：礼冠。 厉：下垂的腰带。 戒：戒具，古代朝觐或祭祀时陈设的器具。按以上四字均用如动词。

③有司执事：各类主管官员。

④斩衰（cuī催）：古代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做成，左右和下边都不缝。臣对君、子和未嫁女对父母、妻对夫等情况都要服斩衰。苴（jū居）绖（dié迭）：古代服重丧时束在头上和腰间的麻带。 杖：服重丧所持竹杖。

⑤丧次：治丧的位次。

⑥撄胄：系上头盔。撄，通“缨”，带子。这里用作动词。犹言系、拴。

⑦桴（fú浮）：鼓槌。

【译文】

《诗经》上说："驾车向左向左，君子无所不可；驾车向右向右，君子无所不有。"古书上说："君子没有什么事不能适宜的。"所以当他穿上官服、戴上礼帽、垂着腰带、拿着礼器，站立在宗庙或朝堂上，各级官员没有不敬畏的；当他穿着重丧丧服、腰束麻带、手持丧杖，站立在治丧的位次上，来吊唁的宾客，没有不悲伤的；当他披甲戴盔，举起鼓槌击鼓，士卒没有不奋勇杀敌的。因此，他的仁爱能怀柔百姓，勇敢能安定危亡的国家，诚信能结交诸侯，强干能抵挡患难，威武能统率三军。所以说："向左走也适宜，向右走也适宜，作为君子没有什么事不适宜。"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

19·6　齐景公登射①，晏子修礼而待。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弑其君，子力多则弑其长，然而不敢者，惟礼之谓也②。礼者，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曰："善。"乃饬射更席③，以为上客，终日问礼。

【注释】

①登射：登台选射。古代贵族男子重武习射，天子诸侯常以射箭从诸侯、卿、大夫、士中选出优胜者，称作射礼或选射之礼。

②惟礼之谓：等于说"惟礼为之"，只是礼造成的。谓：通"为"。

③饬射：整饬射礼。

【译文】

齐景公登台选射，晏子准备好礼仪等着他。齐景公说："选射

的礼仪，我已经厌烦了。我想得到天下的勇士，和他们一起谋划国事。”晏子回答说：“君子不讲礼仪，就是平民。平民不讲礼仪，就是禽兽。臣下勇力多就会杀害国君，儿子力气大就会杀害父辈，但又不敢这样做，只是由于礼仪的约束。礼仪是用来驾驭民众的，络头是用来驾驭马的。没有礼仪却能治理国家，我从来不曾听说过这样的事。”齐景公说：“好。”于是整饬射礼，变换坐位，让晏子作上客，整天向他请教礼仪。

【原文】

19·7　《书》曰：“五事，一曰貌。①”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妇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规，立则磬折②，拱则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严；其以入宗庙，敬以忠；其以入乡曲③，和以顺；其以入州里族党之中④，和以亲。《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⑤”孔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⑥”

【注释】

①貌：主要指仪态，不仅是容貌。此句见《尚书·洪范》。

②磬折：像磬一样曲直。古石磬形制略同今木工所用直尺，故云。

③乡曲：乡间。

④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为州，二十五家为里。后用以泛指故土乡里。

⑤《诗》曰二句：见《诗经·大雅·抑》。“基”字原脱，据《诗经》补。毛传：“温温，宽柔也”。

⑥孔子曰二句：见《论语·学而》。

【译文】

《尚书》说：“人生处世五件事，第一是仪态。”男子靠它表示恭敬，女子靠它显示貌美。走路符合矩尺，旋转符合圆规，站立

曲直像石磬，拱手像抱鼓。如用这种仪态进入朝廷，就显得庄重而严肃；如用这种仪态进入宗庙，就显得恭敬而忠诚；如用这种仪态到乡里，就显得温和而柔顺；如用这种仪态到故乡亲族中，就显得和睦而亲近。《诗经》说："宽柔恭敬地对待人，是德行的根本。"孔子说："恭敬接近礼的要求，可以远离耻辱。"

【原文】

19·8　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悦耳也。嗜欲好恶者①，所以悦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则民之目悦矣。言语顺，应对给②，则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则民之心悦矣。三者存乎心，畅乎体，形乎动静，虽不在位，谓之素行③。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独居乐德，内悦而形④。《诗》曰："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⑤。"惟有以者为能长生久视⑥，而无累于物也。

【注释】

①好恶：偏义复词，只取"好"义。

②给：言语便捷。

③素行：素王的品行。素王，有帝王德行而无帝王名位的人。

④独居二句：《校证》以为当依《韩诗外传》作"独居而乐，德充而形"，译文从此。

⑤《诗》曰以下四句：见《诗经·邶风·旄丘》。以，原因、缘故。

⑥有以者：有上述品格的人。　视：活。《吕氏春秋·重己》："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高诱注："视，活也"。

【译文】

衣服容貌，是要靠它悦目的。声音应答，是要靠它悦耳的。嗜欲喜好，是要靠它使内心欢悦的。君子衣服合身、容貌得体，

百姓就会看着顺眼。言语和顺，应对敏捷，百姓就会听着顺耳。趋向仁爱、除去不仁，百姓就会心里欢悦。这三件事君子放在心上，畅行到全身，表现在行动上，即使不在王位，也可称作素王的品行。因此忠心好善，每天必有新收获。独居时愉快地修养品德，德行就会充实形体。《诗经》说："为什么在那里安居？一定是有人相与。为什么那样长久？一定是有道理。"只有具备以上品行的人才能活得长久，而不致受外物的牵累。

按：本《春秋繁露·五行对》、《韩诗外传》卷一。

【原文】

19·9　知天道者冠鉥①，知地道者履蹻②，能治烦决乱者佩觿③，能射御者佩韘④，能正三军者搢笏⑤。衣必荷规而承矩⑥，负绳而准下⑦。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五貌而行能有所定矣⑧。《诗》曰："芄兰之枝，童子佩觿⑨。"说行能者也。

【注释】

①鉥（shù术）：与"鹬"通。《说文·鸟部》："鹬，知天将雨鸟也。《礼记》曰：'知天文者冠鹬。'"这里指绣有鹬鸟图形的帽子，即所谓"术氏冠"。

②履蹻（jué决）：穿草鞋。

③觿（xī西）：古代用象骨做的角锥，用来解绳结。

④韘（shè射）：古代用象骨做的射决，射者戴在右手大拇指上用以钩开弓弦的工具，俗称"扳指"。

⑤搢笏（hù户）：把笏版插在腰带上。笏，古代君臣朝会时用以记事的手版。

⑥荷规承矩：符合一定的方圆尺寸。

⑦负绳而准下：依粉线准确下料。

⑧五貌：五官容貌。"五"原作"玉"，依卢文弨据宋本改。　行能：品行才能。

⑨《诗》曰二句：见《诗经·卫风·芄兰》。芄兰，草名，也叫萝藦，蔓生，叶有长柄，结荚实，两两相对成叉形，如同古人所佩角锥。

【译文】

懂天文的人戴有鹬鸟图形的帽子，懂地理的人穿草鞋，能处理决断繁乱事务的人佩带角锥，能射箭驾驭车马的人佩带扳指，能肃正三军的人腰插笏版。衣服一定要符合方圆尺寸，依照粉线准确下料。这样，君子就衣服合身、容貌得体，穿着这样的衣服就能象征他的品德，观看五官容貌便能确定人的品行才能。《诗经》说："芄兰蔓生的嫩枝，像儿童佩带的角锥。"说的就是有品行才能的人。

【原文】

19·10　冠者①，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②，以自申饬③，所以检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礼加冠，以厉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衎衎于进德修业之志④。是故服不成象⑤，而内心不变。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所以成显令之名也⑥。是故皮弁素积⑦，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⑧？"

【注释】

①冠（guàn贯）：加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成人礼，结发戴冠。

②束躬：约束自身。

③申饬：检点、整肃。

④衎衎（kàn看）：和乐貌。　进德修业：增进品德，钻研学业，语本《易经·乾卦》。

⑤服不成象：衣服不成图象。古代贵族以各种图象装饰衣服，以区别

尊卑等级。

⑥显令：显赫美好。

⑦皮弁（biàn变）：古冠名，用白鹿皮制成，为上朝的常服。　素积：细褶白布衫。

⑧孔子曰数句：见《论语·尧曰》。瞻视，目光。俨然，形容矜持庄重。

【译文】

加冠，是用来区别成人与小孩的。修养品德约束自身，自我检点整肃，以此检束自己歪邪的思想，坚守端正的意念。君子开始加冠时一定要祷告，行礼完毕才加冠，以此激励自己的内心。因此君子到成年一定要加冠束带才去做事，抛弃年幼时嬉戏懈惰简慢的习气，愉快地立志增进品德、钻研学业。衣服不成图象，内心就不会改变。内心修养品德，外表才能显出礼仪，借以成就显赫美好的名声。因此白色鹿皮帽、细褶白布衫，这样的装束历代帝王都不会改变。既能用来修养德行，又能用它端正仪表。孔子说："衣冠端正，目不邪视，严肃庄重矜持使人望而生畏，岂不是威严却不凶猛吗？"

【原文】

19·11　成王将冠，周公使祝雍祝王①，曰："达而勿多也②。"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佞，啬于时③，惠于财，任贤使能。"于此始成之时，祝辞四加而后退④。公冠⑤，自以为主，卿为宾，飨之以三献之礼⑥，公始加玄端与皮弁⑦，皆必朝服玄冕⑧。四加，诸侯太子、庶子冠⑨，公为主，其礼与士同⑩。冠于祖庙，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⑪。去尔幼志，顺尔成德⑫。"冠礼：十九见正而冠⑬，古之通礼也。

【注释】

①祝雍：名雍的祝官。祝，掌祭祀祈祷。

②达而无多：意谓祝辞要通达简炼。

③啬：爱惜。

④四加：朗诵四次。

⑤公：此指诸侯国君。

⑥三献之礼：古代祭祀仪式之一，陈列祭品后要三次献酒，分初献、亚献、终献。

⑦玄端：黑色礼服，可用于祭祀、也可用于冠礼、婚礼。

⑧玄冕：天子举行较小祭祀时所著的冕服，大夫助祭也可服用。

⑨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又正妻所生除嫡子外，也称庶子。

⑩其礼与士同："士"原作"上"，于情理不合，依卢校据《大戴礼·公冠篇》改。

⑪元服：帽子。元，指头。

⑫成德：成年人应有的品德。

⑬见正（zhēng征）：逢正月。这里"十九"指实岁。

【译文】

成王将要加冠，周公命祝雍为成王致祝辞雍，说："祝辞要通达简炼。"祝雍致祝辞说："让君王接近民众，远离小人，爱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能。"在刚成礼的时候，祝辞朗诵四次，祝雍退下。诸侯国君加冠，自己作主持人，卿作宾相，享用三献的祭礼。然后国君穿上礼服戴上皮弁，都必须穿朝服用玄冕，祝告四次。诸侯太子、庶子行加冠礼，由国君主持，礼节仪式与士相同。加冠礼在祖庙举行，祝辞说："吉月吉日，给你加冠。去掉你幼稚的的想法，成就你成人应有的品德。"冠礼规定：十九岁逢正月就可举行，这是古代通行的礼仪。

按：文略见《大戴礼·公冠》、《孔子家语·冠颂篇》。

【原文】

19·12　"夏，公如齐逆女①。""何以书？亲迎，

礼也②。”“其礼奈何?”曰:“诸侯以屦二两加琮③，大夫、庶人以屦加束修二④。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屦，礼夫人贞女⑤。’夫人曰:‘有幽室数辱之产⑥，未谕于傅母之教⑦，得承执衣裳之事⑧，敢不敬拜祝⑨。’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两屦以履女，正笄⑩，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⑪，无二尔心，无敢回也。’女拜，乃亲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从。拜辞父于堂，拜诸母于大门。夫先升舆执辔，女乃升舆。毂三转，然后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称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师友，使某执不珍之屦，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礼某氏贞女。’母曰:‘有草茅之产⑫，未习于织纴纺绩之事，得奉执箕帚之事⑬，敢不敬拜。’”

【注释】

①公如齐逆女：鲁庄公到齐国迎亲。事见《春秋》庄公二十四年。

②何以书之句：见《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

③屦（jù巨）二两：麻鞋两双。两，量词，对。琮：八方形的瑞玉。

④束修：十条干肉。

⑤贞女：未嫁女子的美称。

⑥有幽室数辱之产：有个长在深闺、屡蒙男方辱顾（实指求亲）的女儿。

⑦傅母：古时抚育教导贵族子女的老年保姆。

⑧执衣裳之事：做洗衣裳之类的事，实指嫁人为妻。

⑨祝：这里指下聘的使者。

⑩正笄（jī鸡）：插正发簪。女子年十五而笄，表示可以嫁人成婚，如同男子的加冠礼。

⑪以顺为宫室：以柔顺成家。

⑫草茅之产：出生于乡野的女儿，谦辞。

⑬执箕帚之事：做洒扫之类的事，实指嫁人为妻。

【译文】

"二十四年夏季，鲁庄公到齐国迎亲。""为什么要记载？迎亲，涉及礼仪。""迎亲的礼仪怎么样？"回答是："诸侯用麻鞋两双加上八方形的玉琮，大夫和平民用麻鞋两双加上十条一捆的干肉两捆。聘使说：'某国君夫人让寡人我奉上菲薄的玉琮和麻鞋，作为对夫人贞女的聘礼。'夫人便回答说：'有养在深闺屡承辱顾的女儿，未曾受到傅母很好的教导，得以受聘承担洗衣之类的事，怎能不恭敬地拜见聘使呢。'聘使回拜。夫人接受玉琮，取一双鞋给女儿穿上，插正发簪，穿好衣裙，并对她嘱咐说：'去吧，好好地侍奉你的公婆，要柔顺成家，不要怀二心，不要被遣回。'女儿拜辞夫人，夫子亲自拉着她的手，在门内交给她的丈夫。丈夫拉着她的手出门。丈夫在前面走，女子在后面跟着。到厅堂上拜辞父亲，在大门口拜辞庶母。丈夫先上车拿起马缰绳，女子再上车。车轮转动三圈，然后丈夫下车，在前面走。大夫、士人、平民婚聘时媒人声称受某人父亲的请托，说：'某人的父亲和师友，让我带来菲薄的麻鞋和干肉，怎敢不敬献给某家贞女呢。'女子的母亲说：'我这生长在乡野的女儿，对缝衣纺线的事还不熟练，能受聘做洒扫之类的事，怎能不恭敬地回拜呢。'"

按：《校证》以为本则当出自佚礼。

【原文】

19·13　《春秋》曰："壬申①，公薨于高寝②。"《传》曰："高寝者何？正寝也③。曷为或言高寝，或言路寝？曰：诸侯正寝三：一曰高寝，二曰左路寝，三曰右路寝。高寝者，始封君之寝也。二路寝者，继体之君寝也④。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寝，故二寝。继体君世

世不可居高祖之寝，故有高寝，名曰高也。路寝其立奈何？高寝立中，路寝立左右⑤。”《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⑥《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⑦。”然则天子之寝奈何？曰：亦三。承明继体守文之君之寝⑧，曰左右之路寝。谓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后者也。故天子诸侯三寝立而名实正，父子之义章，尊卑之事别，大小之德异矣。

【注释】

①壬申：这是以干支纪日。据张汝舟《春秋经朔谱》，这一天当为定公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②薨（hōng烘）：诸侯死。以上引文见《春秋》定公十五年。

③正寝：正中的居室。

④继体：继位。

⑤路寝立左右：自此以上引文，均不见于《春秋》三传，疑为《公羊传》佚文。

⑥天王：指周敬王。鲁昭公二十六年，晋国出兵送敬王入王城洛阳。成周：东周都城，故址在今洛阳市东北二十里。以上引文见《春秋》昭公二十六年。

⑦东周：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史称东周。以上引文见《公羊传》昭公二十六年。

⑧守文：遵守成法。

【译文】

《春秋》载：“壬申这天，定公死于高寝。”《传》说：“高寝是什么？就是正寝。为什么有的称高寝，有的称路寝？回答是：诸侯的正寝有三种：一叫高寝，二叫左路寝，三叫右路寝。高寝，是初封国君的正室。两种路寝，是后来继位国君的正室。有两种是什么原因？回答是：儿子不能住父亲的寝室，因此有二室。继位国君世世代代都不能住高祖的正室，所以有高寝，称之为高。

路寝怎样设立？高寝设在当中，路寝分设左右。”《春秋》载：“天王进入成周。”《公羊传》说：“成周是什么？就是东周。”那么天子的正室又怎么样？回答是：也有三种。承明是继位守法的国君的正室，也叫左右路寝。称为“承明”是什么意思？回答是：因为承接在明堂的后面。这样天子诸侯设立三种寝室就会辨正名分与实际，显明父子间关系的准则，辨别尊卑的不同情况，区别德行的大小。

【原文】

19·14　天子以鬯为贽①。鬯者，百草之本也。上畅于天，下畅于地，无所不畅，故天子以鬯为贽。诸侯以圭为贽②。圭者，玉也。薄而不挠③，廉而不刿④。有瑕于中，必见于外，故诸侯以玉为贽。卿以羔为贽。羔者，羊也。羊群而不党，故卿以为贽。大夫以雁为贽。雁者，行列有长幼之礼，故大夫以为贽。士以雉为贽。雉者，不可指食笼狎而服之⑤，故士以雉为贽。庶人以鹜为贽⑥。鹜者，鹜鹜也⑦，鹜鹜无士他心，故庶人以鹜为贽。贽者，所以质也。

【注释】

①鬯（chàng 畅）：古代一种香酒，用郁金草合黍酿造，主要用于祭祀。贽：赠送别人的礼品。

②圭（guī 归）：古代玉制礼器，上尖下方。

③薄而不挠：脆而不折。

④廉而不刿：棱角锋利却不伤人。刿（guì桂），刺伤。

⑤雉者不可指食句：《春秋繁露·执贽篇》：“士以雉为贽者，取其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指食”义即“诱之以食”，“笼狎”义即“生畜”。

⑥鹜（wù务）：野鸭。

⑦鹜鹜：飞行舒缓貌。

【译文】

天子用香酒作赠礼。香酒，由百草根酿成，上能畅通到天上，下能畅通到地下，无处不能畅通，所以天子用香酒作赠礼。诸侯用玉圭作赠礼，圭是玉做成的。玉脆而不折，棱角分明却不伤人，里面有瑕疵，一定会表现在外面，所以诸侯用玉圭作赠礼。卿用羊羔作赠礼，羊羔是羊。羊合群但不结党，所以卿用羊羔作赠礼。大夫用大雁作赠礼。大雁的行列有长幼的礼节，所以大夫用大雁作赠礼。士人用野鸡作赠礼。野鸡不能用食物引诱它，也不能关在笼子里玩赏使它驯服，所以士人用野鸡作赠礼。百姓用野鸭作赠礼。野鸭飞行舒缓，舒缓就没有异心，所以百姓用野鸭作赠礼。赠礼，是用来表示自己心意的。

按：内容又略见《春秋繁露·执贽篇》、《白虎通·瑞贽篇》。

【原文】

19·15　诸侯三年一贡士。士①，一适谓之好德②，再适谓之尊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舆服弓矢③，再赐以鬯，三赐以虎贲百人④，号曰命诸侯⑤。命诸侯者，邻国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⑥，虽不请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归其地于天子。诸侯贡士，一不适谓之过，再不适谓之傲，三不适谓之诬⑦。诬者，天子黜之⑧。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诸侯有不贡士，谓之不率正⑨。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毕。然后天子比年秩官之无文者而黜之⑩，以诸侯之所贡士代之。

《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⑪。"此之谓也。

【注释】

①士：卢文弨以此字为衍文。

②适：得当。

③舆服：车辆衣冠章服。

④虎贲（bēn奔）：勇士。

⑤命诸侯：有功而特加赐命的诸侯。

⑥孽：庶子。

⑦诬：欺骗。

⑧黜（chù触）：贬抑、废免。

⑨不率正：不服从嫡长（实指周天子）。

⑩比：考核。年秩官：享有年俸的官吏。无文：卢文弨疑"文"当作"效"，译文从此。

⑪《诗》云二句：见《诗经·大雅·文王》。济济，整齐有威仪貌。

【译文】

诸侯三年向周天子贡士一次。一次贡士得当，叫做好德；两次得当，叫做尊贤；三次得当，叫做有功。有功的诸侯天子第一次赏赐给他车辆衣服弓箭，第二次赏赐给香酒，第三次赏给他勇士百人，称为"命诸侯"。所谓"命诸侯"，如邻国有臣子杀害国君的，庶子杀害宗子的，即使不向天子请示，也可以征伐他们。征伐后将这些国家的土地归还给天子。凡诸侯贡士，一次不当叫做过失，两次不当叫做傲慢，三次不当叫做欺骗。欺骗天子的人，天子要废免他。第一次免去他的爵位，第二次削减他的封地，第三次将全部封地收回。诸侯如不贡士，叫做不服从嫡长。不服从嫡长的人，天子要废免他。第一次免去他的爵位，第二次削减他的封地，第三次收回全部封地。然后天子考核享有年俸的官吏，其中没有功效的人也要废免，并用诸侯所贡的士人来代替他们。《诗经》上说："整齐而有威仪的贤士很多很多，文王的国家因此安宁。"

按：事本《尚书大传·虞夏传》，又略见《初学记》卷二十引《大戴礼记》，《潜夫论·考绩篇》。

【原文】

19·16 古者必有命民①。命民能敬长怜孤②，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饬舆骈马③。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罚。故其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仁义功德，则无所用其余财侈物。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是唐虞所以兴象刑而民莫敢犯法④，而乱斯止矣⑤。《诗》云："告尔民人，谨尔侯度，用戒不虞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命民：经君王赐命的人。

②命：《校证》以此字为衍文，译文取此说。

③饬舆骈马：两匹马拉的有文饰的车，《周礼》规定大夫以上方能乘坐。

④象刑：相传尧舜时代无肉刑，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惩罚。

⑤斯：尽、完全。

⑥《诗》云二句：见《诗经·大雅·抑》。侯度，国君的法度。不虞，不测的事变。

【译文】

古时候必定有经国君赐命的百姓。凡有百姓能尊敬长辈怜悯孤儿，取舍尽量谦让，做事竭尽全力，就会受到国君的赐命。受到赐命后就能乘坐有文饰的双马拉的车。未得赐命的不能乘坐，乘坐了都要受罚。因此那时的人即使有多余财物，但没有仁义功德，就无法使用那多余的财物。所以那时的百姓都盛行仁义而看轻财利。看轻财利就不会争夺，不争夺，强者就不会欺凌弱者，人

多的就不会欺侮人少的。这就是尧舜用象征性的刑罚却没有人敢触犯，使得动乱完全停止的原因。《诗经》上说："告诉你的人民，要谨守国君的法度，以防备不测的事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按：本《尚书大传·唐传》。

【原文】

19·17　天子曰巡狩①，诸侯曰述职。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职者，述其所职也。春省耕②，助不给也；秋省敛，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东岳。柴③，而望祀山川④，见诸侯，问百年者，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⑤，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⑥，志淫好僻者。命典礼考时月⑦，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⑧，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⑨，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⑩，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泽于民者，然后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⑪，敬老尊贤，则有庆，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秽，遗老失贤，掊克在位⑫，则有让，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师移之⑬。岁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东巡狩之礼。岁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南巡狩之礼。岁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如西巡狩之礼。归，格于祖祢⑭用特⑮。

【注释】

①曰：犹"有"，见《古书虚字集释》卷一。

②省（xǐng醒）：省视、察看。

③柴：烧柴祭天。

④望祀：望祭。

⑤太师：古代乐官之长。

⑥市纳贾：市吏献上商品。贾（gǔ古），本指坐商，此指商品。

⑦典礼：古代掌管礼仪的官。

⑧同：阴律，见《礼记》郑玄注。　律：指阳律。

⑨不举者：不举行祭祀的。

⑩不顺者：昭穆不顺，指宗庙里所供祖先灵位次序有颠倒。

⑪辟除：开垦整治。

⑫掊（póu剖阳平）克：搜刮民财的人。

⑬以六师移之：用军队讨伐他。六师，即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

⑭格于祖祢：来到祖庙祭祖先。祢（nǐ你），父死后在祖庙供奉的牌位。

⑮用特：用一头牛作祭品。

【译文】

天子有巡狩，诸侯有述职。巡狩，就是巡视所管辖的境内各地。述职，就是陈述自己的职守。春季视察耕作，补助缺乏衣食的人；秋季检察赋税，帮助衣食不足的人。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那一年的二月，向东巡视，到达东岳泰山，烧柴祭天，并望祭山川，接见诸侯，慰问年高德重的人，命令乐官陈献民间诗歌，以了解风土人情，命令市吏进献商品，以了解百姓喜好什么和厌恶什么，如果百姓心术不正的，就会喜好邪僻的东西。又命令典礼官考核四时和月份大小，确定日的干支，考核阴阳律历、礼仪、乐律、制度、衣著服饰，使之趋向正轨。诸侯有不对山川神灵举行祭祀的，叫做不敬。对不敬的诸侯天子要黜免他的爵位。宗庙中如有昭穆不顺就是不孝，对不孝的诸侯天子要削减他的封地。对百姓有功劳德泽的人，事后要给他增加封地。天子进入某诸侯国境，如看到土地开垦整治，敬老尊贤，就会表示庆贺，增加他的封地。进入某诸侯国境，如看到土地荒芜，遗弃老人，失掉贤者，搜括财物的人身居高位，就会责备他，削减他的

封地。凡一次不朝见天子的，就黜免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的，就减少他的封地；三次不朝见的，就动用军队加以讨伐。当年五月，去南方巡视，到达南岳衡山，礼仪如同巡视东方一样。当年八月，去西方巡视，到达西岳华山，礼仪如同巡视南方一样。当年十一月，去北方巡视，到达北岳恒山，礼仪如同巡视西方一样。回到都城后，要去祖庙祭祖先，用一头牛作祭品。

按："天子五年一巡狩"以下，见《礼记·王制》。

【原文】

19·18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①。"《传》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②。"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③。取之不围泽，不揜群④。取禽不麛卵⑤，不杀孕重者⑥。秋蒐者⑦，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⑧。不抵禽⑨，不诡遇⑩，逐不出防⑪，此苗、蒐、狩之义也⑫。故苗、蒐、狩之礼，简其戎事也⑬。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搏，蝮虿不螫⑭，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⑮。其谓之畋何？圣人举事必反本。五谷者，以奉宗庙，养万民也。去禽兽害稼穑者，故以田言之。圣人作名号而事义可知也。

【注释】

①郎：春秋时鲁都近郊地，在今山东滋阳县西北。以上引文见《春秋》桓公四年。

②《传》曰三句：见《公羊传》桓公四年。本作"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与《公羊传》原文不合，与下文"夏不田"抵触，当系

后人误据《周礼》《左传》妄改，现据《校证》引卢文弨说删正。

③毛：同“眊”，有所选择的意思，见《说文》。

④揜群：围捕聚在一起的禽兽。揜（yǎn掩），捕捉。

⑤麛卵：泛指鸟兽未长成者。麛（mí弥），幼鹿。

⑥孕重：怀孕身重。

⑦秋：原作“春”，据卢校改。

⑧不失其驰：指驾车的驭手不错过驱车奔驰的时机。

⑨不抵禽：《校证》引卢文弨说以为意即“不面伤禽”，不当面迎击鸟类。抵，正对、当面。

⑩不诡遇：指打猎时不按规定横射禽兽。

⑪防：“田中大限”，即大田塍，见《谷梁传》昭公八年“过防弗逐”句范宁注。

⑫此苗、蒐、狩之义句：原“苗”字下有“猕”字，据卢校删。

⑬简：检阅。

⑭蝮虿不螫：蝮蛇毒虫不螫刺人。虿（chài柴去声），毒虫。螫（shì氏），刺、扎。

⑮豢牢：关养牲畜的栏圈。

【译文】

《春秋》载：“正月，鲁桓公在郎地狩猎。”《公羊传》说：“春季打猎叫苗，秋季打猎叫蒐，冬季打猎叫狩。”春季打猎怎样进行？回答是：苗，就是有所选择。捕获禽兽时不围沼泽，不捕杀群聚的禽兽。捕禽兽不取未长成的，不杀怀孕身重的。秋季打猎，不杀幼鹿与怀孕身重的鹿。冬季打猎则一切禽兽都可捕取。打猎时百姓一齐出动，驾车者不违反驱车奔驰的规矩，不迎面击杀禽兽，不横射禽兽，追逐禽兽不越过田中大埂，这就是苗、蒐、狩的原则。苗、蒐、狩的典礼，也是为了检阅国家的武备。所以苗的意义，是择取禽兽；蒐的意义，是搜索禽兽；狩的意义，是关养禽兽。夏季不打猎是什么原因？回答是：因为夏季是天地阴阳旺盛生长的季节，猛兽不攫取，鸷鸟不搏击，蛇蝎不螫人，鸟兽虫蛇都知道顺应天时，何况人呢？因此古时候一定得有

关养禽兽的栏圈。打猎为什么称作"田"呢？圣人做事一定要追寻本源。五谷是用来奉献给祖先，并养育百姓的。打猎可除去对庄稼有害的禽兽，所以用"田"来指称它。圣人拟定名称使得事物的意义昭然可知。

按：本《公羊传》桓公四年，又略见《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原文】

19·19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①，一为干豆②，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③。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④，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⑤。佐车止则百姓畋猎。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⑥；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⑦；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⑧。不麛，不卵，不夭殀⑨，不覆巢。此皆圣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职，大德之发者也。是故皋陶为大理平⑩，民各服得其实。伯夷主礼⑪，上下皆让。倕为工师⑫，百工致功。益主虞⑬，山泽辟成⑭。弃主稷⑮，百谷时茂。契主司徒⑯，百姓亲和。龙主宾客⑰，远人至。十二牧行⑱，而九州莫敢僻违⑲。禹陂九泽⑳，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㉑，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㉒。南抚交趾、大发㉓，西析支、渠搜、氐、羌㉔，北至山戎、肃慎㉕，东至长夷、岛夷㉖。四海之内，皆戴帝尧之功。于是禹乃兴九韶之乐㉗，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也。

【注释】

①岁三田：每年狩猎三次。田，同"畋"。

②干豆：指祭品。干为干肉，豆为祭器，形似高足盘，古代祭祀常把干肉放在豆里献给天地祖先。

③暴天物：意即暴殄天物，任意残害糟踏天生万物。

④緌（ruí锐阳平）：古代旌旗的一种。

⑤佐车：追赶禽兽的车。

⑥獭祭鱼：水獭捕到鱼往往陈列在水边，犹如祭祀，故称。这里指孟春，《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泽梁：在沼泽河流中拦水捕鱼的装置。

⑦罻（wèi卫）罗：捕鸟的网。

⑧不以火田：不用火烧山林的办法驱赶野兽供田猎。

⑨夭殀：杀害稍大而尚未长成的动物。

⑩皋陶：见1·13条注⑧。

⑪伯夷：见1·13条注⑦。

⑫倕：见1·13条注⑥。

⑬益：伯益，见1·13条注⑨。 虞：掌管山泽的官。

⑭辟成：开辟成功。

⑮弃：即后稷，见1·13条注④。稷：农官。

⑯契：见1·13条注③，那里说"契为司马"，与此不同。 司徒：掌教化的官，一说掌土地和人民。

⑰龙：相传为舜臣，曾为纳言之官。

⑱十二牧：十二州的长官。《尚书·舜典》："肇十有二州。"未列出州名。

⑲僻违：邪恶不正。

⑳陂九泽：堵塞很多湖泊。

㉑职：职方，所掌管的一方。

㉒荒服：古代王畿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按近远分为侯、甸、绥、要、荒五服。荒服最远，距王畿二千五百里。

㉓交趾：五岭以南一带地方。 大发：今广西、云南一带。

㉔析支：或作"赐支"，古西戎国名，地在今青海东南河曲一带。 渠搜：古西戎国名，在今青海一带。 氐：氐族，又称西戎。 羌：羌族，

往今甘肃、青海一带。

㉕山戎：也称北戎，居住地在今河北东部。　肃慎：古国名，故地在黑龙江、松花江一带。

㉖长夷、岛夷：东方部族名，地未详，或以为在海中。

㉗九韶：又作"九招"，古代乐曲名，已佚。

【译文】

天子诸侯太平无事时每年狩猎三次，一是为了祭祀天地祖先，二是为了接待宾客，三是为了充实君王的厨房。太平无事却不狩猎就是不敬。狩猎不按礼仪规定就是暴殄天物。天子狩猎不能四面合围，诸侯不能捕杀群聚的野兽。天子捕杀禽兽时要降下大旗，诸侯捕杀时要降下小旗，大夫捕杀时猎车停止。猎车停止后，百姓就可以参与狩猎了。孟春时獭祭鱼，然后渔人才能在湖泊河流中下泽梁；鸠长大成鹰，然后才能布设罗网；草木凋零后才能进入山林打猎。昆虫未蛰伏时，不能用火烧山林的办法来狩猎。不杀幼兽，不毁禽卵，不捕杀稍大而尚未长成的禽兽，不捣翻鸟巢。这些都是由于圣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职所施予的广大德泽。因此，皋陶作刑官，公平执法，百姓各自心服他能得到案件实情。伯夷主管礼仪，上下都能谦让。倕作工师，百工都获得功效。伯益主管山林沼泽，山林沼泽得到开辟。弃主管农事，各种庄稼按时成长。契作司徒，百姓亲近和睦。龙主管接待宾客，远方的客人来到，十二牧守出行，天下没有人敢作邪恶不正的事。大禹堵塞九泽，疏通九河，划定九州，各按职方前来进贡，不失时宜。疆域方圆五千里，到达最荒远的地方。南接交趾、大发，西至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都感戴帝舜的功劳。于是大禹作九韶乐，招来一些奇异事物，凤凰也飞来了，天下德泽显明。

按："是故皋陶为大理平"以上，本《礼记·王制》，此下本《大戴礼·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

【原文】

19·20　射者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①，然后射者，能以中。《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②。"此之谓也。弧之为言豫也③。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儿生三日，桑弧蓬矢六④，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⑤，然后敢食谷。故曰："不素飡兮⑥。"此之谓也。

【注释】

①审固：看准固定目标。

②《诗》云以下四句：见《诗经·小雅·宾之初宴》。大意为：大靶已经竖起，弓已拉开箭已上弦，射手已排列整齐，各自呈献发射的本领吧。侯，靶。斯，乃，才。

③弧：《校证》以为当作"射"，是，译文取此说。　豫：预备。以"豫"释"射"也属声训。

④桑弧：桑木弓。　蓬矢：蓬蒿做的箭。

⑤所有事：有事之所，有干事业的处所。

⑥不素飡句：见《诗经·魏风·伐檀》。

【译文】

射箭的人一定要心平气和身体端正，凡拿起弓箭，看准固定目标，然后才发射的，都能射中。《诗经》说："大靶已经竖起，弓拉开箭上弦。射手们排列整齐，呈献你们发射的本领吧。"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射就是预备，预备就是自己心里作好准备。所以古时候生下儿子三天，要用桑木弓和蓬蒿箭六支，射向天地四方。天地四方，标志着男子干事业的处所。一定要估量他将来在天地间能干一番事业，然后才能给他吃饭。所以《诗经》说："不要白吃饭啊！"就是这个意思。

按：与《礼记·射义》内容略同。

【原文】

19·21 生而相与交通①，故曰留宾②。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赠死不及柩尸③，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④，赠赗及事之谓时⑤。时，礼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⑥。"赗者，何？丧事有赗者，盖以乘马束帛⑦。舆马曰赗，货财曰赙⑧，衣被曰襚⑨，口实曰唅⑩，玩好曰赠。知生者赙、赗，知死者赠、唅。赠、唅所以送死也，赙、赗所以佐生也。舆马、束帛、货财、衣被、玩好，其数奈何？曰：天子乘马六匹，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⑪，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⑫，纁二⑬，各五十尺；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彩、缦各一匹⑭；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赗，乘马六匹，乘车；诸侯四匹，乘舆⑮；大夫曰参舆⑯；元士、下士不用舆。天子文绣衣各一袭，到地；诸侯覆跗⑰；大夫到踝，士到髀⑱。天子唅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⑲，士以贝，庶人以谷实。位尊德厚及亲者，赙、赗、唅、襚厚。贫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数，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节文⑳，谓之有因。礼之大宗也㉑。

【注释】

①交通：交往。

②留宾：应在灵柩前停留尽哀的宾客。

③柩尸：死者在棺叫柩，在床叫尸。

④吉行二句：赶喜庆事日行五十里，奔丧则日行百里。《礼记·奔丧》："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⑤賵（fèng凤）：以车马等送给死者家属助葬。　时：按时。

⑥天王：周平王。　宰咺（xuǎn选）：宰，官名；咺，人名。　归：同"馈"，赠送。　惠公：鲁惠公，名弗湟，公元前768年至前723年在位。仲子：鲁惠公之妾，鲁桓公之母。事见《春秋》隐公元年。

⑦乘马束帛：供乘坐的马和帛五匹。

⑧赙（fù户）：以财物助丧事。

⑨襚（suì遂）：送衣服被褥给死者。

⑩晗（hàn汗）：给死者口中所放的随葬物。

⑪元士：官名，位在上、中、下三士之上。

⑫玄：黑色。

⑬纁（xūn熏）：赤色。

⑭綵缦：彩色帛和白色的素帛。

⑮乘舆：供乘坐的小车。舆，有箱的车。

⑯参舆：三匹马拉的小车。参，通"三"。

⑰跗（fū夫）脚背。

⑱髀（bì必）：大腿。

⑲玑：小珠。

⑳节文：礼节的有关规定。

㉑大宗：事物的本源。大，同"太"。

【译文】

死者生前曾互相交往的，叫做"留宾"。从天子到士人，各有等级。赠送死者财物不到灵柩前，慰问死者家属不表示悲哀的，都不符合礼的要求。因此古时候贺喜庆事日行五十里，奔丧则日行百里。赠送车马束帛等赶上丧事的叫做守时。守时，是礼仪中的大事。《春秋》载："周天子派宰臣咺馈赠惠公、仲子车马束帛等助丧财物。"助丧财物是什么？丧事赠物有称"賵"的，大致是送车马束帛。送车马叫賵，送财物叫赙，送衣被叫襚，送含在口中的随葬品叫晗，送玩赏物品叫赠。为帮助生者就送车马束帛财物，

为伴送死者就送玩赏物品和衣服被褥。玩赏物品和衣服被褥是用来伴送死者的，车马束帛财物是用来帮助生者的。送车马、束帛、财物、衣被、玩好，数量应是多少？回答是：天子送乘马六匹，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黑色的三匹，红色的两匹，每匹各五十尺；诸侯黑色帛三匹，红色帛二匹，每匹各三十尺；大夫黑色帛一匹，红色帛二匹，每匹各三十尺；元士黑色帛一匹，红色帛一匹，每匹各长二丈；下士彩帛素帛各一匹；平民布帛各一匹。天子送助丧礼物，是乘马六匹，大车一辆；诸侯是乘马四匹，小车一辆；大夫是三匹马拉的小车一辆；元士、下士不用车。天子送衣物有彩衣绣衣各一套，长拖到地；诸侯所赠衣长度盖过脚背，大夫赠衣长到脚踝，士赠衣长到大腿。天子送口含的随葬品用宝珠，诸侯用瑞玉，大夫用小珠，士人用贝壳，平民用谷物。位高德重和亲近的人，赠送助丧的财物、车马束帛、口含随葬品、衣被等，可以丰厚些。但贫富间也有差别，二三四五这些数字，是本于天地而制定单双的，揣度人情订出礼节条文，可算是有缘由的。这也是礼的本源。

【原文】

19·22　《春秋》曰："庚戌①，天王崩②。"《传》曰："天王何以不出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③。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时也"必其时奈何？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礼不豫凶事④，死而后治凶服。衣衰饰⑤，修棺椁，作穿窆宅穴⑥，然后丧文成，外亲毕至⑦，葬坟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备尽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⑧；诸侯五月而葬，同会毕至⑨；大夫三月而葬，

同朝毕至⑩；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毕至也。

【注释】

①庚戌：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三月十三日。
②天王崩：周平王去世。事见《春秋》隐公三年。
③必其时：固定丧礼的时间。
④凶事：丧事。
⑤衣衰饰：穿着丧服。衰（cuī催），同"缞"，古代丧服。
⑥穿窆宅穴：挖掘葬埋棺木的墓穴。窆（biǎn贬），穿土下棺。
⑦外亲：女系亲属，下文"外姻"义同。
⑧同轨：车轨宽窄相同，喻指华夏同姓同文国家。
⑨同会：一起参与盟会的诸侯国君。
⑩同朝：在朝廷共事的僚友。

【译文】

《春秋》载："庚戌这天，周天子去世。"《公羊传》说："天子为什么不记载下葬？天子只记载去世，不记载下葬，因丧礼有固定不变的时间。诸侯记载死亡，也记载下葬，因有天子在，丧礼没有固定不变的时间。"固定不变的时间怎样规定？天子停柩七天，七个月后下葬。诸侯停柩五天，五个月后下葬。大夫停柩三天，三个月后下葬。士与平民停柩两天，两个月后下葬。为什么都要这样？回答是：礼仪不能预知丧事，死后才能治办丧服。穿上丧服，筑好内棺外椁，挖掘下葬的墓穴，然后丧礼完成。姻亲全部到齐，下葬时在坟前聚集，孝子忠臣的恩情厚意完全尽到了。因此天子七月下葬，同姓同文国君都来祭奠；诸侯五月下葬，共同参与盟会的诸侯国君都来吊唁；大夫三月下葬，同朝僚友都来悼念；士与平民二月下葬，女系亲戚也要到齐。

按：本《公羊传》隐公三年，又略见《礼记·王制》。

【原文】

19·23 延陵季子适齐①，于其反也，其长子死于

嬴、博之间②，因葬焉。孔子闻之，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使子贡往而观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敛以时服。既葬封③，圹坟掩坎④，其高可隐也⑤。既封，左袒⑥，右旋其封，且号者三，言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⑦，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于礼其合矣。"

【注释】

①延陵季子：即季札，见7·41条注①。

②嬴博：均春秋时齐邑，两者故址分别在今山东莱芜西北及泰安县南。

③封：培土垒坟。

④圹坟掩坎：墓穴坟头的掩埋。

⑤其高可隐：坟高可用两手据按，意谓不高。隐，据按，见《礼记》郑玄注。

⑥左袒：袒露左臂。

⑦无不之：无所不到。之，往、到，动词。

【译文】

延陵季子到齐国去，在他返回的时候，他的长子死在嬴、博二地的路上，便就地安葬。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延陵季子是熟习礼仪的人。"便派子贡前去观看他的葬礼。季子挖掘墓穴，深度不到水泉，给死者装敛，用当时的服饰。下葬后封土，掩埋墓穴垒坟，高度只有两手据地那样高。封土之后，季子便袒露左臂，向右环绕坟堆，并号哭三次，说道："你的骨肉回到土中，这是天命。你的灵魂却可无处不到的，无处不到的！"然后离开。孔子说："延陵季子的做法符合礼仪。"

按：本《礼记·檀弓下》。

【原文】

19·24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制丧三年，所以报父母之恩也。期年之丧通乎诸侯①，三年之丧通乎天子，礼之经也②。

【注释】

①期年：周年、一年。
②经：常道、常规。

【译文】

子女生下来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因此规定为父母守丧三年，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守一年丧对诸侯通行，守三年丧对天子通行。这是礼的常规。

按：内容略同《礼记·中庸》。

【原文】

19·25　子夏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①，援琴而弦，衎衎而乐②。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闵子骞三年之丧毕③，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④。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过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贡问曰："闵子哀不尽，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子曰'君子也'。赐也惑，敢问何谓？"孔子曰："闵子哀未尽，能断之以礼，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丧，固优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注释】

①使之弦：让他抚弦，即弹琴。

②衎衎而乐：愉快欢悦。

③闵子骞（qiān千）：名损，孔子弟子，鲁国人。

④切切而悲：忧愁悲伤。

【译文】

子夏三年的丧期结束了，来见孔子。孔子给他琴，让他弹奏。子夏拿起琴弹奏，愉快而欢悦。起身说："先王制定的礼仪，不敢不达到要求。"孔子说："真是君子。"闵子骞三年的丧期结束了，来见孔子。孔子给他琴，让他弹奏。他拿起琴弹奏，忧郁而悲伤。起身说："先王制定的礼仪，不敢超越界限。"孔子说："真是君子。"子贡问道："闵子骞悲哀未尽，您说'真是君子'；子夏悲哀已尽，您说'真是君子'。我感到迷惑，能请教是什么意思吗？"孔子说："闵子骞悲哀未尽，能用礼来抑制它，所以说他是君子；子夏悲哀已尽，能引导它趋向礼，所以说他是君子。那三年的丧期，本来是对优秀人物的一种委屈，对顽劣人物的一种勉励。"

按：事与《诗经·桧风·素冠》毛传合，又见《淮南子·缪称篇》注及《孔子家语·六本篇》。

【原文】

19·26　齐宣王谓田过曰①："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重②。"王忿然怒曰："然则何为去亲而事君？"田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位，无以尊显吾亲。受之君，致之亲。凡事君，所以为亲也。"宣王邑邑而无以应③。

【注释】

①齐宣王：见1·2条注①。田过：战国田齐大夫。

②殆：大概。

③邑邑：通“悒悒”，忧郁不乐貌。

【译文】

齐宣王对田过说：“我听说儒者守父丧三年，守国君丧也是三年，国君与父亲哪一个重要？”田过回答说：“大概不如父亲重要。”齐宣王生气地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离开父亲去事奉国君呢？”田过回答说：“没有国君的土地，不能使我父亲安居；没有国君的俸禄，不能奉养我父亲；没有国君的爵位，不能使父亲尊荣显贵。从国君这里接受爵禄，又奉献给父亲。凡是事奉国君的人，都是借此为父亲的。”齐宣王郁郁不乐，不能答对。

按：本《韩诗外传》卷七。

【原文】

19·27　古者有菑者谓之厉①。君一时素服②，使有司吊死问疾，忧以巫医③。匍匐以救之④，汤粥以方之⑤。善者必先于矜寡孤独⑥，及病不能相养。死无以葬埋，则葬埋之。有亲丧者，不呼其门。有齐衰、大功、五月⑦，不服力役之征⑧。有小功之丧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则有聚众童子，击鼓苣火，入官宫里用之⑨。各击鼓苣火⑩，逐官宫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⑪。事毕，出乎里门，出乎邑门，至野外。此匍匐救厉之道也。师大败亦然。

【注释】

①菑：音义同“灾”。厉：通“疠”，瘟疫。

②一时素服：立即穿上白色衣服。

③忧以巫医：让巫医给人治病。忧，疾病、治病。

④匍匐：尽力。《诗经·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⑤方之：普遍施予。

⑥矜：同"鳏"。

⑦齐（zī支）衰（cuī催）：次于斩衰一等的丧服，粗麻齐边缝成。服丧期限则因亲疏尊卑而有所不同。　大功：丧服之一，熟麻布做成，期限九个月。五月：即小功，次于大功一等的丧服、粗麻布做成、期限五个月。

⑧力役之征：因服劳役而远行。

⑨入官宫里用之：进入公族房宅举行禳祭。用，特指举行祭禳。

⑩苣（jù巨）火：用苇杆札成的火炬。

⑪阼（zuò坐）：大堂东面的台阶。

【译文】

古时候有一种灾祸叫做瘟疫。国君应立即身穿素服，派官吏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让巫医给人治病。尽力拯救病人，汤药、稀粥普遍施予，好的一定先施给鳏寡孤独，以及患病不能供养之家。凡死了无力埋葬的，就埋葬他们。有为父母守丧的，不能在他门前呼叫。有齐衰、大功、小功丧事的人，不服劳役远行。有小功丧事还来安葬的，也不服劳役远行。如有尸体重叠死者很多的紧急情况，就聚集很多儿童，敲起鼓，燃起苇杆扎成的火炬，进入公族房宅里进行禳祭，各自敲鼓燃火炬，到公族房宅驱疠。病人家的主人要戴上帽子，站在东阶。等攘灾的事情做完，人们便走出里门，走出城门，直到野外。这就是尽力阻止瘟疫的办法。军队打了败仗也这样做。

【原文】

19·28　斋者①，思其居处也，思其笑语也，思其所为也。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将入户，僾然若有见乎其容②，盘旋出户，喟然若有闻乎叹息之声。先人之色，不绝于目；声音咳唾③，不绝于耳；嗜欲好

恶，不忘于心。是则孝子之斋也。

【注释】

①斋：斋戒，古代祭祀前整洁身心，表示虔诚。
②僾（ài爱）然：隐约貌。
③咳唾：等于说言语。

【译文】

斋戒，要思念死者生前居处的情况，思念生前的音容笑貌，思念生前的所作所为。斋戒三天就能见到他所思念的对象。祭祀那天，将要进门时，会仿佛见到死者的容貌。在屋转一圈出门，好象听到长长的叹息声。先人的面容不断地呈现在眼前，声音言语不断地在耳边响起，嗜好爱憎在心中一直不忘。这就是孝子的斋戒。

按：本《礼记·祭义》，但有脱略。

【原文】

19·29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尝，冬祭曰烝①，春荐韭卵②，夏荐麦鱼，秋荐黍豚，冬荐稻雁。三岁一祫③，五年一禘④。祫者，合也。禘者，谛也⑤。祫者，大合祭于祖庙也。禘者，谛其德而差优劣也。圣主将祭，必洁斋精思，若亲之在。方兴未登⑥，偶偶憧憧⑦，专一想亲之容貌仿佛。此孝之诚也。四方之助祭，空而来者满而反，虚而至者实而还。皆取法则焉。

【注释】

①春祭四句：见《春秋公羊传》桓公八年。禴（yuè月），祭名。
②荐：献上。
③祫（xiá匣）：祭名，集中远近祖先于太庙合祭，三年一次。

④禘（dì帝）：祭名，与祫同为大祭，五年一次。

⑤谛：审视、细察。

⑥登：祭器名，这里指上祭品。

⑦惆惆：同“颙颙（yóng荣）”，仰慕貌。 憧憧（chōng冲）：向往貌。

【译文】

春季祭祀叫做祠，夏季祭祀叫做禴，秋季祭祀叫做尝，冬季祭祀叫做烝。春祭进献韭菜和禽蛋，夏祭进献麦和鱼，秋祭进献谷子和小猪，冬祭进献稻和大雁。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祫，就是聚合。禘，就是细察。祫祭是在祖庙大合祭。禘祭就是细察子孙的德行并区别优劣。圣王将要祭祀时，必定整洁身心、精诚思念，像亲人在世一样。正当拜起尚未奉献祭品时，心中仰慕向往，专心想象亲人生前容貌。这就是孝子的精诚。四方前来助祭的人，来时一无所知的回去时可满怀收获，来时内心空虚的回去时能感到充实。都能从这里学到祭祀的规则。

【原文】

19·30　韩褐子济于河①，津人告曰②：“夫人过于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③，而子不用乎？”韩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亲，士祭其祖祢。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运④。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⑤，夫子不听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运，甚殆。治装衣而下游乎⑥？”韩子曰：“吾不为人之恶我而改吾志，不为我将死而改吾义。”言未已，舟泆然行⑦。韩褐子曰：“《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⑧鬼神且不回，况于人乎？”

【注释】

①韩褐子：晋韩厥之后有韩褐氏，余未详。

②津人：摆渡的船夫。

③快用：卢文弨以为即“禬用”。禬（guì贵），祈福除灾的祭祀。用，举行祭祀。

④中水而运：到河中打旋。

⑤役人：供役使的人，船夫自称。

⑥治装衣：收拾行装衣物。

⑦泆（yì易）然：安稳貌。

⑧《诗》云四句：见《诗经·大雅·旱麓》。莫莫，茂盛貌。葛藟，葛藤一类的蔓生植物。施（yì易），蔓延。枚，条。恺悌，和乐平易。回，邪僻。

【译文】

韩褐子到河边过渡，船夫告诉他说：“人们从这里过渡没有不举行禬祭的，你不举行禬祭吗？”韩褐子说：“天子祭天下的神灵，诸侯祭封地内的神灵，大夫祭父母亲族，士人祭祖先。我不能祭河神。”船夫摇桨，船到河中旋转起来。船夫说：“刚才我本来已经告诉你了，你不听我的话。现在船到河中间就旋转起来，很是危险。你整理行装衣物下水游泳吧？”韩褐子说：“我不会因为有人恨我就改变我的志向，不会因为我快要死亡就改变我的原则。”话未说完，船就安稳地前行。韩褐子说：“《诗经》上说：‘茂盛的葛藤，蔓延到树干枝条。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也不邪僻。’鬼神都不喜欢邪僻，何况人呢？”

【原文】

19·31　孔子曰：“无体之礼，敬也①；无服之丧，忧也；无声之乐，欢也。不言而信，不动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诚，通乎金石②，而况人乎？”

【注释】

①无体之礼：不表现在形体上的礼节。体，指升降揖让，见《礼记·孔子闲居》郑玄注。

②金石：指钟磬之类。

【译文】

孔子说："礼貌可以不表现在形体上，那是由于内心恭敬；服丧可以不用丧服，那是由于内心悲伤；音乐可以没有声音，那是由于内心欢乐。不说话就有信用，不行动就有威仪，不施予就有仁爱，这是出于心志。钟鼓的声音，发怒时敲击它，就高亢威武；忧伤时敲击它，就低沉悲哀；高兴时敲击它，就轻快和悦。心志改变了，声音也会改变。如果心志真诚，就能通达到金石，何况人呢？"

按：本《礼记·孔子闲居》，又见《孔子家语·六本篇》。

【原文】

19·32　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曰①："敢问君子之礼何如？"颛孙子莫曰："去尔外厉②，与尔内色胜③，而心自取之④，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厉者必内折⑤，色胜而心自取之者必为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⑥，闻识博而辞不争，知虑微达而能不愚。"

【注释】

①公孟子高：春秋时人，《校证》以为即《孟子·万章上》之公明高，曾子弟子。　颛孙子莫：罗根泽《诸子考索》以为即《孟子·尽心上》与杨朱、墨子相提并论的子莫。赵岐注："鲁之贤人也。"

②外厉：外表严厉。

③内色胜：《校证》以为"内胜"与"外厉"相对成文，"色"字衍，

但依下文曾子“色胜”句，似衍“内”字。色胜，神色上争强好胜。

④而心自取之：自认为某事某物可取，含有自以为是的意思。

⑤内折：内心受挫。

⑥知：同“智”。

【译文】

公孟子高见颛孙子莫说：“请问君子应守的礼仪是什么？”颛孙子莫说：“去掉你外表的严厉，与你在神色上的争强好胜，以及你的自以为是，去掉这三样就行了。”公孟不理解，把这些话告诉曾子。曾子容色严肃地想了一会儿说：“这话很重要啊！那外表严厉的人必定内心受挫，神色上争强好胜并自以为是的人必定被别人驱使利用。因此君子道德品行修养成功，容色上却不让人察觉，见闻广博却不会在言辞方面与人相争，智谋思虑洞达幽微能不为人所愚弄。”

【原文】

19·33　曾子有疾，孟仪往问之①。曾子曰：“鸟之将死，必有悲声。君子集大辟②，必有顺辞③。礼有三，仪知之乎？”对曰：“不识也。”曾子曰：“坐，吾语汝。君子修礼以立志，则贪欲之心不来。君子思礼以修身，则怠惰慢易之节不至。君子修礼以仁义，则忿争暴乱之辞远。若夫置尊俎④，列笾豆⑤，此有司之事也，君子虽勿能可也。”

【注释】

①孟仪：《论语》作“孟敬子”，即仲孙捷，鲁国大夫。

②集大辟：面对死刑。集，会、遇。大辟，死刑。这里是比喻说法。

③顺辞：通达的言辞。

④尊俎：古代祭祀或宴会所用盛酒肴的两种器物，可借指宴会。

⑤籩豆：祭祀用的两种礼器，可借指祭祀。

【译文】

曾子生了病，孟仪前去问候。曾子说："鸟将死时，一定有悲鸣声。君子面临死刑，一定有通达的言辞。礼的作用有三种，你知道吗？"孟仪回答说："不知道。"曾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君子学礼是为了立志，这样贪欲的念头就不会产生。君子时时想着礼是为了修身，这样懈怠懒惰简慢轻忽的习气就不会产生。君子学礼是为了实行仁义，这样愤怒争斗粗暴放肆的言辞就会远离。至于安排酒宴用具，陈列祭祀礼器，那是主管官员的职事，君子即使不会做也行。"

按：本《论语·泰伯》。

【原文】

19·34　孔子曰："可也，简。"简者，易野也①。易野者，无礼文也。孔子见子桑伯子②，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③，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故曰文质修者谓之君子；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牛马④，故仲弓曰太简⑤。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天下为无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讨之，讨之可也。当孔子之时，上无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称南面者，问子桑伯子于孔子，孔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⑥，以道民⑦，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于化术⑧，

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

【注释】

①易野：简易粗野。

②子桑伯子：刘宝楠《论语正义·雍也篇》以为即《庄子·大宗师》中的桑户，《楚辞·涉江》中的桑扈。

③说：通“悦”。

④人道：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

⑤仲弓：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

⑥居敬行简：平时居处严肃恭敬而行事简易。

⑦道：同“导”，引导。

⑧化术：权变谋略。

【译文】

孔子说：“简是可以的。”简，就是简易粗野。简易粗野，就是没有礼仪文饰。孔子去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穿衣戴帽。弟子说：“先生为什么要见这个人呢？”孔子说：“他本质美却没有文饰，我想劝说他懂得礼仪文饰。”孔子离开后，子桑伯子的门人不高兴，说：“为什么要见孔子呢？”子桑伯子说：“他本质美却文饰繁缛，我想劝说他去掉文饰。”所以说，文饰与本质都好的人，才能称作君子；有美的本质却无文饰就是简易粗野。子桑伯子简易粗野，想使人的行为同牛马一样，因此冉雍说过于简易粗野了。上无英明的天子，下无贤能的诸侯盟主，天下就是昏暗无道。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如果有力量讨伐他们，那就该去讨伐。当孔子的时代，上无英明的天子，所以他说“冉雍可以让他南面”。所谓“南面”，就是天子。冉雍之所以能够被称可以南面的人，是因为他向孔子问过子桑伯子，孔子说：“还可以，这人简易。”冉雍说：“平时为人严肃恭谨而且处事简易，以此引导百姓，不也可以吗？如果平时为人简易而且处事也简易，那不是太简易了吗？”孔子说：“冉雍的话对。”冉雍通晓权变谋略，孔子深明先王

的正道，却不能给冉雍的话再增添点什么。

按：本《论语·雍也》。

【原文】

19·35　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①。"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②。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③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

【注释】

①韶（sháo勺）：相传为虞舜时的音乐。

②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意谓专心欣赏优美的音乐，以致事后很久连肉的滋味都忘了。

③大矣哉："大"字原脱，卢文弨校语云："宋元本俱无'大'字。但仅由两语气词"矣哉"独立成句，古代文例罕见。据万有文库本增。

【译文】

孔子来到齐国都城的外城门外，遇到一个小孩提着一只壶与他一起走。那小孩目光精锐，思想纯正，行为端正。孔子对车夫说："快赶车，快赶车！韶乐正在演奏。"孔子到那里听到韶乐，以后三个月忘记了肉味。因此音乐不只是娱乐自己，又能娱乐他人；不仅能矫正自己，又能矫正他人。音乐的作用真大啊！在这个地方听乐，想不到使人欢悦到这种程度。

【原文】

19·36　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①。伶伦自大夏之西②，乃之昆仑之阴③，取竹于嶰谷④。以生窍厚薄均

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⑤，曰含少⑥。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⑦。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钟微而均，鲜全而不伤⑧，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于宗庙，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沽洗，沽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⑨。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沽洗、仲吕、蕤宾为上生⑩，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⑪。大圣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日行其风⑫，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⑬，十二律至也⑭。

【注释】

①伶伦：相传为黄帝时乐官。 音律：五音十二律。

②大夏：湖泽名。《淮南子·地形》："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地约当今青海湖一带。

③阴：山的北面。

④嶰（xiè谢）谷：山谷名，在昆仑山之北。

⑤黄钟之宫：黄钟作宫调。黄钟为古代十二律之第一律，声音最为洪大响亮。

⑥曰：原作“日”，据《校证》引卢文弨说改。

⑦十二律：古代确定音高的方法，依次为黄钟、大吕、太蔟、夹钟、沽洗（xiǎn显）、仲吕、蕤（ruí瑞阳平）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è夜）、应钟。又称“律吕”，逢单为律，逢双为吕。

⑧黄钟微句：黄钟宫的音调悠扬而平稳，洪亮而不哀伤。

⑨是故黄钟生林钟等十四句：这里讲的是我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确定十二律在弦上音位的一种方法，即“三分损益”和“隔八相生”法。制律者先以黄钟为元声，余声则依十二律的次序循环计算，每隔八位，按黄钟管之长或加或减三分之一而求得。如自黄钟算到第八位为林钟，黄钟管长九寸，三分减一得六寸，即为林钟管长度；自林钟隔八位为太蔟，林钟管长六寸，三分增一得八寸，即为太蔟管长度。其余可类推。又十二律顺序这里所列与《吕氏春秋·音律篇》有不同，且似脱仲吕一律。

⑩上生：即增长三分之一所得的音律。“上”字原脱，依《校证》引《太平御览》增，下文“下生”同。

⑪下生：即减短三分之一所得的音律。

⑫日至：冬至、夏至。

⑬风气：风向气候。

⑭至：《吕氏春秋·音律篇》作“定”，于义较胜。

【译文】

黄帝命令伶伦制作音律。伶伦从大夏泽的西方，来到昆仑山的北面，从嶰谷中取得竹子。选用竹管厚薄均匀的，取两节之间的部分，长度为九寸，并吹它作为黄钟的宫调，叫做“含少。”在昆仑山下倾听凤凰的叫声，来区别十二律。那雄凤鸣叫了六声，雌凤也鸣叫了六声，以此比照黄钟宫调。只要符合黄钟这一宫调，都可以变出另一音律来，这就是音律的本源。因此说：黄钟宫的音调悠扬而平稳，洪亮而不哀伤。它作为宫调最尊贵，象征着大圣人的德行，能显明大贤人的功劳，所以奉献给祖庙，用来歌功颂德，世代不忘。因此，黄钟产生林钟，林钟产生大吕，大吕产生夷则，夷则产生太簇，太簇产生南吕，南吕产生夹钟，夹钟产生无射，无射产生沽洗，沽洗产生应钟，应钟产生蕤宾。律

管依次增长三分之一者生出上一音律，依次减去三分之一者生出下一音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沽洗、仲吕、蕤宾为上生，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生。在大圣人把天下治理得最好的时代，天地间的云气汇合成风。冬至、夏至时太阳在风中运行，由此产生十二律。所以仲冬冬至日短，产生黄钟，季冬产生大吕，孟春产生太簇，仲春产生夹钟，季春产生沽洗，孟夏产生仲吕，仲夏产生蕤宾，季夏产生林钟，孟秋产生夷则，仲秋产生南吕，季秋产生无射，孟冬产生应钟。天地间的风向气候正常，十二音律就完全确定了。

【原文】

19·37　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①，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②，然后干戚旄狄以舞之③。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此所以献酢酳酬也④，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⑤，此可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注释】

①鞉（táo桃）：古代一种有长柄的摇鼓，俗称拨浪鼓，多用于祭祀时演奏。椌（qiāng腔）：又名“柷（zhù住）”，一种木制的打击乐器，敲击时表示奏乐开始。“椌”原作“控”，据《礼记·乐记》改。楬（qià恰）：又名“敔（yǔ语）”，一种木制打击乐器，敲击时表示曲终。“楬”，原作“揭”据《礼记·乐记》改。埙（xūn熏）：一种陶制的口吹乐器。篪（chī吃）：一种竹管乐器，横吹，形状如笛。

②钟磬：两种打击乐器，钟多为铜种，磬多为石制。竽：簧管乐器，竹制，有三十六管。瑟：弹拨乐器，形状似琴，有二十五弦。

③干戚：古代武舞，舞者手执干（盾）、戚（斧），故名。旄狄：古代文舞，舞者手执牛尾或羽毛。

④献酢（zuò坐）：主人向客人敬酒叫“献”，客人回敬主人叫“酢”。酳（yìn印）酬：主客互相劝酒。

⑤官序：官职级别。

【译文】

圣人制作鞉、鼓、椌、楬、篪，这六种乐器演奏歌颂功德的音乐。然后用钟、磬、竽、瑟等乐器伴和它们，然后再配上干戚旄羽等舞蹈。这是为了祭祀先王的宗庙。为了在宴会上主客互相敬酒彼此应酬，为了使官品高低各得其宜，这也可以指示后世要有尊卑长幼的次序。

按：本《礼记·乐记》，又见《史记·乐书》。

【原文】

19·38　钟声铿①，铿以立号，号以立横②，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③，磬以立辩④，辩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⑤，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⑥，滥以立会⑦，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鞞之声欢⑧，欢以立动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鞞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注释】

①铿（kēng坑）：象声词。

②立横：《礼记·乐记》郑玄注："横，充也，谓气作充满也。"

③磬：郑玄以为当作"罄"，象声词，像石磬声音果劲（见《礼记·乐记》注）。

④辩：同"辨"，区别，判断。这里指节义分明。

⑤廉：廉隅，本指有棱有角，比喻人的品行端正不苟。

⑥滥：有揽聚的意思（见《礼记·乐记》郑玄注）。

⑦会：聚。
⑧鼓鞞：大鼓和小鼓。鞞，同“鼙（pí皮）”，军鼓。
⑨动：意有所动。

【译文】

钟声铿铿，铿铿声能树立号令，号令能振作士气，士气振作能树立勇武。国君听到钟声就想到武臣。石声磬磬，磬磬声能树立节义，节义分明就能为国牺牲。国君听到磬声就想到死在边疆的大臣。弦乐声悲哀，悲哀声能使人正直不阿，正直不阿就能立志。国君听到琴瑟声就想到有节义的大臣。管乐声滥滥，滥有揽聚意，揽聚便能聚众。国君听到竽笙箫管声就想到积蓄聚养的大臣。鼓声欢快，欢快能使人跃动，跃动便能使人向前。国君听到鼓鼙声就想到将帅大臣。国君听音乐，不只是听那声音铿锵悦耳，而是想到它与自己心志相合的地方。

按：本《礼记·乐记》，又见《史记·乐书》。

【原文】

19·39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①，故先王著其教焉②。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③，而民思忧④。啴奔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⑤，而民康乐。粗厉猛奋广贲之音作⑥，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⑦，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⑧，而民淫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⑨，制之礼义。含生气之和⑩，道五常之行⑪。使阳而不散，阴而不密⑫，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⑬，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

等⑭，广其节奏，省其文彩，以绳德厚⑮。律小大之称⑯，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⑰。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⑱，气衰则生物不遂⑲，世乱则礼慝而乐淫⑳。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漫以忘本㉑。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㉒，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唱和有应，回邪曲直㉓，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习于听㉔。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㉕，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㉖，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㉗，百度得数而有常㉘。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唱和清浊，代相为经㉙。故乐行而伦清㉚。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广乐以成其教。故乐行而民向方㉛，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

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32]，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彩节奏，声之饰也。君子之动本，乐其象也，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33]，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饬听过[34]。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注释】

①其移风易俗：《校证》引王念孙说以为下脱“易”字，译文取此说。

②著其教：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

③感激：感奋激动。　憔悴：萎靡疲弱。

④思忧：忧愁，二字同义连用，“思”也是“忧”。

⑤啴（chǎn产）奔：宽广奔放。　慢易：舒缓平易。　繁文简节：声音繁富，节奏简单。

⑥粗厉：粗犷。　广贲：高亢激越。

⑦肉好：厚重美好。　顺成和动：流利和谐跃动。

⑧流僻：放荡邪僻。　邪散：散乱不正。　狄成涤滥：均往来疾速貌。

⑨稽之度数：核定乐律的度数。当时定律以律管的长短为准，长短需要度量，故云。

⑩生气：元气、阴阳二气。

⑪五常：即五行，金、木、水、火、土。

⑫密：闭。（见《礼记·乐记》郑玄注）。

⑬四畅交于中：阴阳刚柔四气畅通无阻地在人体内交流。

⑭学等：学习的顺序等差。

⑮以绳德厚：衡量德行厚薄。

⑯律：《史记·乐书》作“类”，于义较胜。

⑰事行：事物的发展变化。

⑱水烦：水流湍急。

⑲不遂：不顺利。

⑳慝（tè特）：差失。

㉑流漫：流连缠绵。

㉒涤荡：摇动。

㉓回邪：邪僻不正，二字同义连用。

㉔不习于听：《史记·乐书》作“不留于聪明”，意即不留在耳目。

㉕羽毛：同“羽旄”，即羽毛和牛尾。

㉖四气：四时节气。

㉗八风：四时八节之风，有条风、庶风、清芒风、景风、凉风、閶盍风、不周风、广莫风等名目（见《白虎通·八风》）。奸：混乱。

㉘百度：一昼夜一百刻。

㉙代相为经：彼此错综形成一定规律。

㉚伦清：人伦关系清楚。

㉛向方：趋于端正。

㉜文明：文采昭明。

㉝是故先鼓以下四句：这是说明《武乐》如何表现武王伐纣功绩的。方，开始。著往，表现当时情景。复乱以饬归，“谓鸣铙而退”（见《礼记·乐记》郑玄注）。

㉞以饬听过：《校证》引卢文弨校语，以“听”字为衍文。饬过，改正过失。

【译文】

音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可以使人心向善，感人至深，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很容易。因此先王十分重视乐教。人都有感情理智的本能，没有固定不变的喜怒哀乐。因受外物的影响而激动，然后形成了一定的思想感情。因此，感慨激动、萎靡疲弱的音乐兴起，人们就感到忧心忡忡。舒展奔放、缓慢平易、音调繁富而节奏简单的音乐兴起，人们就感到康乐。粗犷振奋、昂扬激越的音乐兴起，人们就会坚强刚毅。正直刚劲、庄重真诚的音乐兴起，人们就会严肃恭敬。宽畅圆润、流利和谐的音乐兴起，人们就能慈

爱。放荡邪僻、散乱躁急的音乐兴起，人们就会淫乱。因此，先王根据人的性情，来核定乐律度数，制作礼仪。汇合元气使它调和，引导五行的运转。使气质属阳的人不致散漫，气质属阴的人不固步自封，气质刚强的人不流于粗暴，气质柔和的人不致畏缩。这阴阳刚柔四种气质通畅无阻地在人体内部交流，表现在外部，都能安守适当的位置，不会互相克制。然后确定学习的高下顺序，扩大到乐的节奏，研究它的构成，以此衡量德行的厚薄。分别大小的名称，排比先后的顺序，来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让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差别，都能从音乐中表现出来。所以说："音乐可以显示深奥的道理。"土质低劣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流湍急鱼鳖就长不大，气质衰弱生物就不能顺利发育，社会动乱礼仪就失去常轨而音乐就放纵无节制。这样，乐声就哀伤而不庄重，快乐而不安定，散漫多变而节奏紊乱，流连缠绵而脱离根本。乐音宽缓就会容纳邪恶，乐音狭促就会挑动欲念。引起人们逆乱的风气，灭绝人们宁静温和的品德。因此君子厌弃这样的音乐。凡是邪恶不正的声音影响着人们，就有逆乱的风气应和它，逆乱的风气形成一种趋势，荒淫的音乐就兴起了。凡是纯正的声音影响着人们，就有和顺的风气应和它，和顺的风气形成一种趋势，和谐的音乐就兴起了。正如唱的和的互相响应，邪曲的正直的各归本分一样，各种事物的道理都是同类相应的。因为，君子根据人的性情使它正常地发展，比照同类事理来养成人们的品行。淫邪的乐声和杂乱的色彩，不让它停留在耳边眼前；荒淫的音乐和悖乱的礼仪，不让它侵入内心世界；惰慢邪僻的习气，不让它影响自身。要使五官仪表、内心形体都和谐端正，行为举止都符合一定的原则。然后用声音表达出来，用琴瑟演奏，用干戚舞蹈，用羽毛牛尾装饰，用箫管伴奏，发扬最高德行的光辉，调度四时气候使之协和，以显明万物的发展规律。因此，清明的乐声象征天宇，洪大的钟鼓声象征大地，周而复始的乐章象征四时往来，反复回旋的舞姿象征风雨。五音形成乐章而不杂，"八风"符合十二律而不乱，昼夜百刻按定数而有常规。大小相辅相成，终始往来

相生。唱的与和的，清音与浊音，迭相更代形成规律。这样的音乐推行开来，人伦关系就清楚了，人们都耳聪目明，心平气和，进而转移风气，改变习俗，达到天下太平。所以说："音乐就是欢乐。"君子以懂得道理而欢乐，小人以满足欲望而欢乐。能用正道来抑制欲求，就能欢乐而不惑乱；为了欲求而忘记正道，就会惑乱而不欢乐。因此，君子根据性情来调整心志使之和谐，推广和谐的音乐来完成教化。和谐的音乐推行开来，人们就趋向正路，便可以由此来考察社会道德了。品德，是人性的表露。音乐，是品德的光华。金石丝竹，是奏乐的工具。诗表达人的志向，歌唱咏叹人的心声，舞蹈使人的容貌飞动。诗、歌、舞三者都出自内心，然后乐声来伴和它们。这样，感情越深乐章就越明快，气势越盛就变化得越神妙。和顺的感情聚积在内心，英姿神采显现在外表，只有音乐不可能弄虚做假。欢乐，是内心的活动；声音，是音乐的形象；文采节奏，是声音的组织形式。君子内心有所感动，用乐来表现形象，然后才创造组织形式。因此《武乐》先击鼓以引起注意，顿三次脚表示舞蹈将开始，第二次顿脚才正式起舞，表示武王伐纣是第二次才正式出兵的，响起铙铃舞蹈者就后退，表示伐纣胜利后整装凯旋。舞蹈的速度极快却不失去节制，乐声十分含蓄却不隐晦，使人既喜爱它所表现的内心感情，又不致厌弃它所表现的意义，如果全部发扬它所表现的意义，也就不会只想到个人享受。这样，感情得到表现，正确的原则也树立起来。欣赏乐舞之后，道德更受尊重。君子通过音乐更加好善，小人通过音乐也能改过。所以说：教化人民的途径，音乐是十分重要的。

按：本《礼记·乐记》、《史记·乐书》，又见《吕氏春秋·音初篇》，《荀子·乐论》，但文字多有不同。

【原文】

19·40　乐之可密者①，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

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②，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③；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④；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壮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调。人之善恶，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定其意，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注释】

①乐之可密者：乐器中常用的。《风俗通·声音篇》："君子所常用者，琴最亲密。"

②方：犹言文章（见《礼记·乐记》郑玄注）。《毛诗大序》："声成文谓之音。"

③噍以杀：即"噍（jiāo交）杀（shài晒）"，声音急促。

④啴以缓：即"啴（chǎn产）缓"，声音宽绰舒缓。

【译文】

乐器中人们常用的，琴最适宜了，君子因为它能修养品德，所以亲近它。大凡音乐的兴起，都是由人心产生的。人内心的变化，是外物使它这样的。人感受外物而内心有所触动，因而表现在声音上。声音互相应和，就显出变化来，变化中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就叫做"音"，把音排列起来演奏，加上手执干戚羽旄的舞蹈，称为"乐"。乐是由音所产生的。它的本源在于人心受到外物的激动。因此，凡激起悲哀心情的，声音迅急短促；激起欢乐心情

的，声音宽畅舒缓；激起喜悦心情的，声音开朗轻快；激起愤怒心情的，声音粗暴尖厉；激起敬仰心情的，声音正直端庄；激起喜爱心情的，声音和谐缠绵。这六种心情并不是出自人的本性，而是受到外物的感动而发生的变化。因此先王格外谨慎地对待人们所感受的外物。用礼仪引导人的意志，用音乐调和人的心性，用政令统一人的行为，用刑罚防范人的邪恶。礼乐刑政，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用来使人心统一并确立统治的秩序。

按：本《礼记·乐记》、《史记·乐书》。

【原文】

19·41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①。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②；亡国之音哀以思③，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乱则无法。无法之音：宫乱则荒④，其君骄；商乱则陂⑤，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⑥；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代相凌，谓之慢⑦。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⑧，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⑨，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注释】

①声成文谓之音：声音组成一定的结构形式就叫做音乐。

②其政乖：政治乖戾，政治上倒行逆施。

③哀以思：哀怨、哀愁。思，忧愁。

④荒：散漫无节。

⑤陂：邪僻不正。

⑥其事勤：指力役劳苦。

⑦慢：怠惰放纵。

⑧郑卫之音：本是春秋时代郑、卫两国描写爱情的民间音乐，自孔子“放（摒弃）郑声”（《论语·卫灵公》），几千年来被当作黄色音乐的古代典型。

⑨桑间濮上之音：与“郑卫之音”意同。因卫国濮水之滨有个地名叫桑间，那是当时青年男女歌唱游乐谈情说爱的地方。

【译文】

凡音乐都是从人心产生的。情感在内心萌动，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经过组织修饰就成为音乐。因此，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和乐，它的政治清明和谐；动乱时代的音乐怨恨愤怒，它的政治乖戾黑暗；亡国的音乐哀怨忧伤，它的人民困苦。声音的道理，和政治是相通的。宫音象征国君，商音象征臣子，角音象征百姓，徵音象征事，羽音象征物。五音混乱就没有法度。没有法度的音乐是：宫音乱了就散漫无节，象征着国君骄奢；商音乱了就偏邪不正，象征着官吏腐朽；角音乱了就忧伤，象征着百姓怨恨；徵音乱了就悲哀，象征着事役劳苦；羽音乱了就危急，象征着财物匮乏。五音错乱，互相侵犯，叫做怠惰放纵。这样，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属于怠惰放纵一类。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国家的政治散乱，人民流离失所。欺骗君上谋取私利的风气就不能制止了。

按：本《礼记·乐记》、《史记·乐书》，又略见《吕氏春秋·适音篇》、《毛诗大序》。

【原文】

19·42 凡人之有患祸者，生于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于饮酒，故古者慎其饮酒之礼。使耳听雅音，目视正仪，足行正容①，心论正道，故终日饮酒而无过失。近者数日，远者数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②。

《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③"此之谓也。

【注释】

①正容：正确的法度。

②近者数日四句：含义费解，疑有脱误，译文姑照字面译出。

③《诗》云二句：见《诗经·大雅·既醉》。

【译文】

凡人有祸患，都是由荒淫放纵粗暴傲慢产生的。荒淫放纵粗暴傲慢的本源，又由饮酒产生，因此古人对饮酒的礼节十分慎重。如果耳听纯正的音乐，眼看端正的容仪，脚踏正确的法度，内心讲求正道，就会整天饮酒都没有过失。近的几天，远的几月，人人都能保有品德，增加善行。《诗经》上说："既使我醉于醇酒，又使我饱享恩德。"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19·43　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变人最极①。故圣人因而成之以德，曰乐。乐者，德之风②。《诗》曰③："威仪抑抑，德音秩秩。"谓礼乐也。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内须臾离乐，则邪气生矣；外须臾离礼，则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诸侯听钟声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未尝离于前，所以养正心而灭淫气也。乐之动于内，使人易道而好良；乐之动于外，使人温恭而文雅。雅颂之声动人④，而正气应之；和成容好之声动人⑤，而和气应之；粗厉猛贲之声动人⑥，而怒气应之；郑卫之声动人，而淫气应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动人也。

【注释】

①极：通“亟”(qì气)，急、快。《荀子·赋篇》：“出入甚极，莫知其门。”

②风：这里有外在表现或象征的意思。《礼记·乐记》：“乐者，所以象德也。”“乐者，德之华也。”

③《诗》曰二句：见《诗经·大雅·假乐》。抑抑，借为“懿懿”，美好貌。秩秩，清明貌。

④雅颂：指正乐。

⑤和成容好之声：和谐流畅圆润悦耳的乐声。

⑥粗厉猛贲：粗犷激越高亢愤慨的乐声。

【译文】

凡是从体外进入人心的，没有什么比声音更深了，声音改变人最快。所以圣人乘机用德来助成它，叫音乐。音乐是德行的外在表现。《诗经》上说：“仪表气度美好，德音教化清明。”讲的就是礼乐。所以君子用礼端正外表，用乐端正内心。如果内心片刻离开音乐，邪气就会产生；外表片刻离开礼仪，怠惰行为就会产生。因此古时天子诸侯常听钟声，未曾使它离开朝廷；卿大夫常听琴瑟，未曾让它离开眼前。这是为了培养端正的思想并息灭邪气。音乐触动人的内心，使人改弦易辙、倾向善良；音乐也改变外表，使人温和恭敬、文质彬彬。雅颂正乐触动人，正气就应和它；和谐流畅圆润悦耳的音乐触动人，和气就应和它；粗犷激越高亢愤慨的音乐触动人，怒气就应和它；郑卫两地的音乐触动人，淫气就应和它。因此君子要慎重地对待那能触动人心的音乐。

【原文】

19·44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①。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②，孔子曰：“求，来，尔奚不谓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③。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故

君子执中以为本④，务生以为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气。忧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厉淫荒之动不存乎体。夫然者，乃治存之风⑤，安乐之为也。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⑥，以象杀伐之气。和节正中之感不加乎心，温俨恭庄之动不加乎体。夫杀者，乃乱亡之风，奔北之为也⑦。昔舜造《南风》之声⑧，其兴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释。纣为北鄙之声，其废也忽焉⑨，至今王公以为笑⑩。彼舜以匹夫，积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兴。纣以天子，好慢荒淫，刚厉暴贼，而卒以灭。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丑也⑪。既无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国之声，岂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⑫。孔子曰：“由之改，过矣。”

【注释】

①北鄙：北部边远地区。

②冉有：字子有，孔子门徒，后为季氏家臣。

③中声：和谐的音乐。　中节：合乎法度。

④执中：保持中庸之道，无过无不及。

⑤治存之风：犹言“治世之音”。

⑥湫厉：《孔子家语》作“亢厉”，高亢尖厉。微末：微细。

⑦奔北：败北、败退。

⑧南风：乐章名，相传舜作五弦琴，歌《南风》之诗：“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⑨忽：迅速，形容词。

⑩王公：天子诸侯。

⑪丑：同"侪"，类、属。

⑫骨立：形容人极度消瘦。

【译文】

子路弹瑟，有北方边远地区的音调。孔子听到说："仲由真是不才呀！"冉有在一旁侍立，孔子对他说："冉求，你来，你为什么不对仲由说：先王制乐的时候，要奏出和谐的乐声才算符合法度。音乐流传到南方，不归向北方。南方是生育的地方，北方是主杀伐的区域。因此君子保持中庸之道作为根本，把努力求生作为基础。所以那种音乐温和而不偏激，象征生育之气。忧愁悲痛的感情不会来到心上，粗暴荒淫的举动不会表现在身上。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治世的音乐安详和乐所造成的。那小人不是这样，他抓住枝末来讨论根本，把刚愎自用作为基础。因此那音乐高亢尖厉却又微细，象征着杀伐之气。和谐耿直纯正适中的感情不会来到心上，温厚恭敬庄重的举动不会表现在身上。杀伐是乱世亡国的音乐，会造成战争的溃败。从前虞舜制作《南风》的乐章，他很快地兴盛起来，至今天子诸侯还不断地称述它。商纣制作北方边远地区的音乐，他很快便灭亡了，至今天子诸侯还传为笑柄。虞舜以一个平民的身份，积聚正气汇合仁义，行中庸之道多做好事，最后终于兴盛。商纣以天子的地位，一味怠惰荒淫，严酷残暴，最后终于灭亡。现在仲由属于匹夫平民一类的人，既不留心先王的制作，弹起瑟来又有亡国之音，怎能保住那七尺身躯呢？"冉有把这些话告诉了子路。子路说："这是我的罪过，我确实不才，才陷溺到这里面。先生这番话对我是完全恰当的。"于是自己悔过，不吃东西，七天后消瘦得象立着的骨架。孔子说："仲由这样悔改，太过分了。"

按：《孔子家语·辨乐篇》曾引用此文。

说苑卷二十　反质

【题解】

反质，意即使事物回归本质，保持它质朴的本性。这里的“质”是和文饰、奢靡等相对而言的，要使事物恢复本性，就必须防止过分讲究表面排场，力戒奢侈、淫靡。因此本卷采录先秦汉初的二十六则轶事，中心人物都是处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帝王、诸侯、卿大夫等，内容则主要是反对奢侈、淫靡，提倡质实简朴。作者还把这个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兼用儒、道、墨诸家求实、尚朴、节用的思想来加以强调。在上卷《修文》里，作者已说明了“文”与“质”的关系并主要讲了“文”的方面，本卷则着重对“质”这一方面再作进一步的阐述。虽然“反质”与“修文”一样，都是封建统治者维护政权、治理臣民的手段，但它主张俭朴、反对奢侈的思想，对于后人治国持家以及兴办一切事业，无疑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原文】

20·1　孔子卦得贲①，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②，而叹之乎③？”孔子曰：“贲非正色也④，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夫质又何也⑤？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

【注释】

①贲（bì闭）：卦名。字的本义是文饰。《序卦传》："贲者，饰也。"

②师：子张姓颛孙名师，用以自称。

③而：同"何"，疑问代词。（见《古书虚字集释》卷七）

④贲非正色：《孔子家语·好生篇》记孔子的话说："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见《贲卦·象辞》），非正色之卦也。"火的颜色不红不黄，因此这样说。

⑤夫质又何也：含义费解。《吕氏春秋·壹行篇》作"夫贲又何好乎"，译文姑照此译出。

【译文】

孔子占卜得到贲卦，抬起头长长地叹息，内心有所不满。子张上前举手提问道："我听说贲是吉卦，先生为什么叹息呢？"孔子说："贲卦不是纯正的颜色，我因此叹息。我想那本质素洁的，白色应当纯白，黑色应当纯黑，那贲卦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听说？朱砂和漆不用文饰，白玉不用雕琢，宝珠不必装饰。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本质有余，不受任何雕饰。"

按：本《吕氏春秋·壹行篇》，又见《孔子家语·好生篇》。

【原文】

20·2 信鬼神者失谋，信日者失时①。何以知其然？夫圣贤周知②，能不时日而事利③。敬法令，贵功劳，不卜筮而身吉。谨仁义，顺道理，不祷祠而福。故卜数择日，洁斋戒，肥牺牲，饰珪璧，精祠祀，而终不能除悖逆之祸。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违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岳、四渎④，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⑤，士祭门户⑥，庶人祭其先祖。圣王承天心，制礼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将

以辅道稽疑⑦，示有所先，而不敢自专也⑧。非欲以其颠倒之恶，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⑨。"是以泰山终不享季氏之旅⑩。《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⑪。"盖重礼不贵物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

【注释】

①日：指日辰禁忌。

②周知：无所不知。

③时日：等待吉日。时，通"俟"。

④五岳四渎：见18·6、18·7条注①。

⑤五祀：古代祭礼名，内容所说不一，据《白虎通·五祀》，当指"门、户、井、灶、中霤（宅基）"。

⑥门户：泛指门神。古代双扇者称门，单扇者称户，在宅院为门，在堂室为户。

⑦辅道稽疑：补益正道，决断疑难。

⑧自专：原作"专自"，据《校证》及万有文库本乙。

⑨非其鬼：不是自己应祭的鬼神。全句出《论语·为政》。

⑩季氏之旅：季孙氏的祭祀。季氏，春秋时鲁桓公之子季友的后代，后专鲁国政，因家臣阳虎擅权而衰微。这里指季康子，即季孙肥。旅，祭山川的祭名。

⑪禴（yuè月）祭：四时祭祀。二句见《易经·既济·九五爻辞》。

【译文】

相信鬼神的人会谋略失算，相信日辰禁忌的人会错过时机。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圣贤无所不知，能不择吉日办事却很顺利。恪守法令，推崇功劳，不用占卜自身也会吉祥。谨行仁义，顺应道理，不用祈祷也有福佑。因此，反复占卜选择吉日，整洁斋戒，供祭的牲畜肥美，又有经过雕饰的圭璧，精心祭祀，到最

后仍不能免除违乱忤逆的灾祸。认为神灵有知而敬事它，又要违背正道胡作非为，却用祭祀去求福，神灵一定会违反他的意愿。天子祭祀天地、五岳、四渎，诸侯祭祀土神、谷神，大夫祭祀门、户、井、灶、宅五神，士祭祀门神，平民祭祀祖先。圣王秉承上天的旨意，制定礼仪的等级。古时凡是占卜吉日的，都借以补益正道、决断疑难，指明有例在先，而不敢独自专断。并不是想要用倒行逆施的行径，来希求安全。孔子说："不该祭祀的鬼神却要去祭，这是谄媚。"因此，泰山之神始终不享受季氏的旅祭。《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禴祭。"就是注重礼仪而不注重供品，看重实质而不看重浮华。如果真有德行并推广它，无论到哪里都会行得通。因此圣人看见别人的文饰，一定要考究他的实质。

【原文】

20·3　历山之田者善侵畔①，而舜耕焉。雷泽之渔者善争陂②，而舜渔焉。东夷之陶器窳③，而舜陶焉。故耕渔与陶，非舜之事而舜为之，以救败也。民之性皆不胜其欲，去其实而归之华，是以苦窳之器、争斗之患起。争斗之患起，则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离诚就诈，弃朴而取伪也。追逐其末而无所休止。圣人抑其文而抗其质④，则天下反矣⑤。

【注释】

①历山：山名，山东历城、河南范县、山西翼城等地均有历山，大多附会为舜耕作处。又本则原与上连，现依卢文弨校语另起。

②雷泽：即"雷夏"，古泽名，地在今山东荷泽与濮县交界处，已淤。争陂（bēi碑）：争夺水面的所有权。"陂"原指池塘。

③东夷：古代东方部族。　窳（yǔ雨）：粗劣，不结实。下文"苦"也

是粗劣义，与“窳”连用为同义复词。

④抗：高举。

⑤反：同“返”。

【译文】

历山耕田的人好侵犯田界，舜却在那里耕作。雷泽的渔人好争夺水面，舜却在那里打鱼。东夷的陶器粗劣，舜却在那里制作陶器。耕田、打鱼与做陶器，不是舜的职事，但舜要去做，这是为了阻止道德的败坏。人的本性都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求，往往背离质朴而趋向浮华，因此粗劣的陶器、争斗的祸患便出现了。争斗的祸患出现，就会造成苟且怠慢。之所以这样，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背离诚实而趋向欺诈，抛弃质朴而选择虚假，追逐枝末而无休无止。圣人抑制文饰而标举质朴，天下就会返朴归真了。

【原文】

40·4　《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①。”《传》曰②：“尸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③，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诚不远也。夫诚者，一也。一者，质也。君子虽有外文，必不离内质矣。”

【注释】

①《诗》云四句：见《诗经·曹风·尸鸠》。尸鸠，布谷鸟。淑人，贤人。仪，法度。

②《传》曰：以下引文未详所出，疑为三家诗佚文。

③五者：指代不明，姑照字面译出。

【译文】

《诗经》说："布谷鸟栖息在桑树上，它养了七只小鸟。贤人君子，他用的法度始终如一。"解释《诗经》的传文说："布谷鸟之所以能喂养七只小鸟，是因为一心一意。君子之所以能治理万物，是因为用统一的法度。用统一的法度治理万物，是上天的旨意。五者不分离，合成统一的整体，就叫做上天的旨意。在自身能因而将内心的意念凝结为一体。这凝为一体的心意可以事奉所有的君王，而心意不专一却不能事奉一个君王。这样就不会远离诚实。诚实就是专一。专一就是本质。君子即使有外在的文饰，也决不能离开内在的本质。"

按：内容略见《荀子·劝学篇》及《列女传·母仪篇》。

【原文】

20·5 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①，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②，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③。终日灌韭百区，不倦。"五丈夫曰："吾师言曰：'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败。'我非不知也，不欲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邓析去，行数十里，颜色不悦怿，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④，请为君杀之。"邓析曰："释之。是所谓真人者也⑤，可令守国。"

【注释】

①缶（fǒu否）：瓦器，圆腹、小口、有盖，古时用以汲水或盛流质。

②邓析：春秋时郑国大夫，属名家，曾改郑国所铸刑书，别造竹刑。后为驷颛所杀。有《邓析子》二篇。

③桥：即桔槔，井上用来取水的器械。

④恨：使……感到遗憾。

⑤真人：道家称修养本性而得道的人。

【译文】

卫国有五个男子，一起背着瓦罐到井下取水灌溉韭菜地，一整天只能灌溉一畦。邓析经过这里，下车教给他们方法说：“制作一种机械，后重前轻，名叫桥。一天能灌韭菜地上百畦，又不疲倦。”那五个男子说：“我们老师说过：‘有机智的巧思，必定有因机智而招致的失败。’我们并非不懂得这样做，而是不想这样做。你走吧，我们专心灌园，不愿改变这种方法。”邓析离开后，脸上一直有不高兴的神色，像有了心病似的。弟子们说：“这是些什么人？竟使老师感到遗憾，让我们为老师杀了他们。”邓析说：“算了吧，这些人就是所谓‘真人’，可以让他们掌管国政。”

按：内容与《庄子·天地篇》所载汉阴丈人事相类。

【原文】

20·6　禽滑釐问于墨子曰①：“锦绣絺纻②，将安用之？”墨子曰：“恶！是非吾用务也③。古有无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之时，黼黻无所用④，而务在于完坚。殷之盘庚⑤，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⑥。茅茨不剪⑦，采椽不斫⑧，以变天下之视。当此之时，文采之帛，将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为心。苟上不为，下恶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⑨，故化隆于其时，成名于今世也。且夫锦绣絺纻，乱君之所造也，其本皆兴于齐。景公喜奢而忘俭，幸有晏子，以俭镌之⑩，然犹几不能胜。夫奢安可穷哉？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⑪，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⑫，

妇女倡优，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⑬。非惟锦绣絺纻之用耶？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隋侯之珠者⑭，曰⑮："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⑯，好末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禽滑釐曰："善。"

【注释】

①禽滑釐：战国时魏人，墨子弟子。滑，音gǔ（骨）。墨子：名翟，战国时鲁人，曾在宋为大夫，创兼爱尚同学说，为墨家学派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

②絺（chī吃）：细葛布。 纻（zhù住）：苧麻布。

③用务：急用的物品。

④黼黻（fǔfú虎伏）：古代礼服上绣的花纹。"黼"字原脱，据《校证》引卢校增。

⑤盘庚：殷商第十九代帝王，在位二十八年。

⑥殷：地名，为盘庚新建都城，故址在今河南安阳。

⑦茅茨不翦：茅草屋顶不修葺。

⑧采椽不斫：栎木椽子不加砍削。采，栎树。

⑨化身：卢文绍以"化"为衍文，译文用其说。

⑩镌（juān捐）：刻凿，引申为督责、规劝。

⑪鹿台：台名，故址在今河南汤阴县朝歌镇南，相传为商纣所筑，后纣王兵败，登台自焚而死。 糟丘：把酒糟堆积成山。 肉林：悬肉为林。

⑫玮（wěi伟）：美玉。

⑬戮：耻笑。

⑭隋侯之珠：相传隋国国君出行，见大蛇受伤，便亲自给它上药治

伤。后大蛇从江中衔来一大珠相报。

⑮曰：此字原脱，据《校证》引《太平御览》、《事类赋注》补。

⑯长无用：看重无用之物。长，以……为长，意动用法。

【译文】

禽滑氂问墨子道："锦绣絺紵，究竟有什么用？"墨子说："唉！这些不是我们急用的物品。古时候有不讲文饰的人，就懂得这个道理。夏禹就是一个。他使宫室矮小，节省饮食，堂前土台阶只有三级，衣裳只用细布。在那个时候，绘图绣花的礼服没有用处，而力求衣服的完整结实。殷商的盘庚，光大他先王的事业，就改都迁到殷地。茅草屋顶不修葺，栎木房椽不砍削，以此改变天下人的看法。在那时，彩绣的丝绸又有什么用呢？众人没有主见，以君王的意志为主见。假如在上的君王不这样做，在下的臣民怎么会使用它们？夏禹、盘庚两代君王先以自身给天下人做表率，因此在那时教化兴隆，美名传到今天。再说那锦绣絺紵是昏君制造的，本来都从齐国兴起。齐景公喜好奢侈而忘记节俭，幸亏有晏子常以节俭来规劝他，但仍然几乎制止不了。奢侈哪能有尽头呢？商纣修筑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彩绘宫墙，雕花镂文，锦绣覆盖厅堂，金玉珍宝，姬妾倡优，钟鼓管弦，纵情享受而不能禁止，使天下的人更加困顿，所以最后身死国亡，被天下的人耻笑。这难道不是因为锦绣絺紵之类的东西起作用吗？如果正碰上荒年，有人要给你隋侯宝珠，并说：'不能出售，要珍惜它，只能用作装饰。'又有人要给你一钟粟，但得了宝珠就不能得粟，得了粟就不能得宝珠，你将选择什么呢？"禽滑氂说："我选择粟，可以解救穷困。"墨子说："必然是这样，那有什么必要去追求奢侈呢？看重无用的东西，喜爱淫巧的事物，这决不是圣人的急务。饮食必须平常能吃饱，然后才求精美，衣服必须平常能暖身，然后才求华丽；居处必须平常能安定，然后才求欢乐。做事要考虑长久，应先注重本质，然后才是文饰，这是圣人所追求的。"禽滑氂说："好。"

【原文】

20·7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犹不息。治大驰道①，从九原抵云阳②，堑山湮谷③，直通之。厌先王宫室之小，乃于丰镐之间④，文武之处，营作朝宫渭南山林苑中⑤。作前殿阿房⑥，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为阁道⑦，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为阙⑧。为复道，自阿房渡渭水，属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⑨。又兴骊山之役⑩，锢三泉之底⑪。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磬帷帐，妇女倡优。立石阙东海上朐山界中⑫，以为秦东门。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⑬："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下畏罪持禄⑭，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⑮，诸生传相告⑯，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东阿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

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秀文彩，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漫⑰，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⑱，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⑳，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㉑。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千昆吾、桀纣㉒，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之久，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㉓。自贤自健，上侮五帝㉔，下凌三王㉕。弃素朴，就末技㉖。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注释】

①驰道：能通行车马的大道。

②九原：郡名，秦置，地在今内蒙古五原县。玉阳：县名，地在今陕

西淳化县西北。

③堑（qiàn欠）：壕沟，这里用为动词，犹言挖掘。堙（yīn因）填塞。

④丰镐：西周的两座都城。丰京为周文王所建，地在今陕西西安丰水西。镐京为周武王所建，在丰水东。

⑤山林苑：《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上林苑"，为皇帝射猎游乐的园林。

⑥阿房（ēpáng）婀旁）：秦宫殿名，后为项羽所焚。

⑦阁道：楼阁间有上下两重通道架空相连，亦称"复道"，又名"天桥"。

⑧巅：《史记·秦始皇纪》作"颠"。阙：古代宫殿或宗庙前竖立的双柱。

⑨天极：天宇。阁道：星名，属奎宿，与上文"阁道"含义不同。绝：横渡。汉：天河。营室：星名，即室宿。全句大意是说，建筑的整体设计是模仿天象：阿房宫象阁道，渭水是天河，隔河的咸阳是一颗灿烂的营室星。

⑩骊山：又名兰田山，秦始皇在山北营造陵墓，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⑪锢三泉之底：浇铸铜铁溶液堵塞三重泉的泉眼。

⑫东海：县名，即今江苏东海县。朐（qú曲）山：山名，在东海县南四里。

⑬方士：古代从事修道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术士。韩客侯生：韩地人姓侯的。齐客卢生：《史记》称卢生为燕人。

⑭下：原上有"天"字，依《校证》据《群书治要》删。

⑮御史：秦置御史大夫，地位相当于副丞相，掌弹劾纠察等职。悉上：《史记》作"悉案问"，犹言全部进行审问。

⑯传相告：辗转告发。

⑰烂漫：光彩分布貌。

⑱单尽：穷尽。单，通"殚"，也是"尽"的意思。

⑲又急诽谤：又因诽谤焦躁。

⑳丹朱：帝尧之子，不贤。

㉑升：登，这里指登位、继位。

㉒万：万倍。十：《校证》以为当从《群书治要》《太平御览》所引作"千"。昆吾：夏末商初的一个部落，己姓，初封于河南濮阳。夏衰，

迁于许，后为商汤所灭。

㉓飘摇：洋洋自得貌。　文章：这里指车马服饰旌旗等仪仗排场。

㉔五帝：说法不一，一般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帝"原误"常"，据《校证》及四库本、万有本改。

㉕三王：说法不一，一般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

㉖末技：指求长生不老之类的道术。

【译文】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大肆奢侈淫靡。登天子位三十五年，仍不停息。他修筑宽阔的马路，从九原郡直抵云阳，开山填谷，直通无阻。又不满于先王宫室太小，就在丰、镐二京之间，周文王、武王住过的地方，渭河以南的上林苑内营建朝宫。先修建前殿阿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上面可容纳上万人，下面可竖立五丈高的旌旗。四周都有天桥式的通道，从殿下直达终南山的顶峰，在上面建造双阙。又修复道，从阿房宫渡过渭水，连接咸阳。仿照天空中阁道星横渡天河直达营室星座的天象。又大兴修筑骊山陵墓的劳役，溶化铜铁浇铸堵塞地下水的泉眼。关中有行宫三百处，关外有四百处，都备有钟磬帷帐，姬妾倡优。又在东海郡的朐山修建石阙，作为秦朝的东大门。这时有方士韩人侯生、齐人卢生在一起商量说："当今的时势不能再处下去了。皇上喜欢用刑杀树立威严，臣下怕得罪且为了保持俸禄，没有人敢尽忠。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一天比一天骄横，臣下畏惧屈从用怠慢欺骗来讨好皇上。进谏的人不被信用，因而背离正道越来越严重。我们如果久住这里，将被皇上杀害。"于是一起逃亡离去。秦始皇听说后大怒，说："我从前厚待卢生，给他很高的爵位并敬事他，现在却诽谤我。我听说这帮儒生大多制造妖言，扰乱百姓的思想。"于是命令御史将儒生全部拘禁审问。众儒生辗转告发，犯法的有四百六十多人，统统的活埋了。卢生没有抓到，后来捕到了侯生。秦始皇听说，便召见侯生。他登上东阿台，台正面临十字街口，准备数说侯生的罪过后便车裂他。秦始皇望见侯生，大怒说："老贼居心不良，诽谤你的君主，还敢再

来见我！"侯生来到台下，仰望台上说："我听说，懂得怎样死的人必定勇敢，陛下肯听我一句话吗？"秦始皇说："你想要说什么？说吧！"侯生说："我听说大禹设立过接受诽谤的木柱，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现在陛下奢侈而丧失根本，淫逸而追求枝末。宫室台阁，接连增修重建；珍珠美玉等贵重宝物，堆聚成山；锦绣彩帛，装满府库还装不下；侍姬歌伎舞女，人数多以万计；钟鼓之类的音乐，放纵不节而无休无止；美酒丰食奇珍异味，交错地陈列在面前；衣裘轻便温暖，车马彩绘装饰；各种用来自己享受的东西，华丽奢靡，五彩缤纷，不能全部列举。百姓资财困竭，民力已经用尽，自己还不知道。又因有人指责而焦躁，以严峻与威严制服臣下。下哑上聋，我们因此离去。我们不吝惜自己的性命，只惋惜陛下的国家将会灭亡。听说古时候英明的帝王，食物只求能饱，衣服只求温暖，宫室只求能住，车马只求能行。因此上不被天帝唾弃，下不被百姓抛弃。唐尧茅草屋顶不修葺，栎木房椽不砍削，堂前土阶只有三级，却能欢乐终身，这是因为他文采装饰少，而质朴本色多。丹朱骄傲暴虐，不进行治理教化，终于因此不能登位。现在陛下这样淫逸，是丹朱的万倍，昆吾、夏桀、商纣的千倍，我恐怕陛下将有十次败亡的结局，却没有一次生存的机会。"秦始皇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道："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侯生说："当时陛下的心思，正像驾着青云，飘飘然地沉醉在车马服饰旌旗等物的观赏中。自认为贤明，自认为强盛，上对五帝轻慢，下对三王不敬。抛弃朴素，追求末技。陛下败亡的征兆已经出现很久了。我们怕说出来未必有益处，只会自寻死路，因而逃走不敢陈说。现在我必死无疑，所以向陛下陈述这番话。即使不能使陛下不遭败亡，也要使陛下自己明白。"秦始皇说："我还能改变吗？"侯生说："形势已经造成，陛下只有坐等灭亡。如果陛下想改变这种形势，能像唐尧与夏禹那样吗？否则是没有希望的。陛下的佐臣又用非其人，我恐怕即使改变形势也不能保存国家了。"秦始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终于放了侯生没有杀他。三年后，秦始皇去世，秦二世胡亥即位，又过三年秦朝就灭亡了。

按：本则前半部分略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半部分侯生历数始皇过失、始皇释而不诛等情节与《史记》大异。

【原文】

20·8　魏文侯问李克曰①："刑罚之源安生？"李克曰："生于奸邪淫泆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泆者，久饥之诡也②。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③，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④，而能无淫泆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⑤。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⑥，而富足者为淫泆，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⑦，伤国之道乎？"文侯曰："善。以为法服也。⑧"

【注释】

①魏文侯、李克：均见2·5条注①、②。

②久饥之诡：含义不明，《群书治要》引作"文饰之耗"，译文姑据此译出。

③纂组：赤色的绶带。

④相矜：互相夸耀。

⑤技巧：机巧变作。

⑥国贫：此下原脱"民侈则贫"四字，作《校证》据《群书治要》补。

⑦替：废弃。

⑧法服：法用、法则。

【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道："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说："产生在邪恶不正淫逸放纵的行为。凡是邪恶不正的念头，都由饥寒引起；淫逸放纵的行为，是由于耗神于文饰。雕花镂文，会妨害农事；锦绣绶带，会妨害女工。农事受妨害，是饥饿的本源；女工受妨害，是寒冷的本源。饥寒一起到来，却能不做邪恶的事，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形。男女修饰华美的外表以互相夸耀，却能没有淫逸放荡的行为，也没有过这样的事。因此君主不禁止机巧变诈就会国家贫弱百姓奢侈。国家贫弱百姓奢侈那穷人就会干出奸诈邪恶的事，富人就会干出荒淫放荡的事，这等于驱赶百姓去做坏事。人已经做了坏事，于是用法令随即诛罚他，不赦免他的罪，这就等于为百姓设下陷阱。刑罚的起始有本源，君主不堵塞那本源却去禁止那些枝末小事，不正是有害于国家的办法吗？"魏文侯说："讲得好，可以作为法则。"

按：《校证》疑本则为《李克书》佚文。内容又略见《汉书·景帝纪》、《淮南子·齐俗篇》、《新论·贵农篇》。

【原文】

20·9　秦穆公闲问由余曰①："古者明王圣帝，得国失国，当何以也？"由余曰："臣闻之，当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愿闻奢俭之节。"由余曰："臣闻尧有天下，饭于土簋②，啜于土铏③。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④，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尧释天下⑤，舜受之。作为食器，斩木而裁之。销铜铁，修其刃，犹漆黑之以为器。诸侯侈⑥，国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释天下，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缯帛为茵褥，觞勺有彩，为饰弥侈。而国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

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为大器⑦，而建九傲⑧，食器雕琢，觞勺刻镂。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弥侈。故曰："俭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内史廖而告之⑨，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内史廖曰："夫戎辟而辽远⑩，未闻中国之声也。君其遗之女乐⑪，以乱其政，而厚为由余请期⑫，以疏其间。彼君臣有间，然后可图。"君曰："诺。"乃以女乐三九遗戎王⑬，因为由余请期。戎王果见女乐而好之，设酒听乐，终年不迁，马牛羊半死。由余归谏，谏不听，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为上卿，问其兵势与其地利。既以得之矣，举兵而伐之，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穆公奢主，能听贤纳谏，故霸西戎。西戎淫于乐，诱于利，以亡其国，由离质朴也。

【注释】

①秦穆公：见2·9条注①。　由余：见8·2条注⑩。

②土簋（guǐ轨）：盛饭的瓦器，犹言土碗。

③啜（chuò错）：饮。　土铏：土陶鼎锅，盛汤用。

④幽都：指北方极边远的地方。

⑤释：放弃，这里指禅让。

⑥侈：认为奢侈，意动用法。

⑦大器：《韩非子》作"大路"，同"大辂"，帝王专用的车乘。

⑧九傲：《韩非子》作"九旒"，天子旌旗的名称。

⑨内史廖：内史，秦代官名，治理京师。廖，即王子廖，见8·2条注⑩。

⑩辟：同"僻"，偏远。

⑪女乐：成套的歌伎舞女。

⑫厚：同“后”。

⑬三九：《史记·秦纪》、《韩非子》、《吕氏春秋》均作“二八”，古乐舞一般以八人为列，二八即两列十六人。译文依此。

【译文】

秦穆公闲谈时问由余说：“古时候圣明的帝王，得到国家和失去国家，是因为什么呢？”由余说：“我听说，是由于节俭得国，由于奢侈失国。”秦穆公说：“我想知道奢侈和节俭的界限。”由余说：“我听说唐尧有天下时，吃饭用土碗，饮水用土鼎。他的国土南至交阯，北至极远的边境，东起日出之地，西到日落之处，没有不臣服的。唐尧禅让天下，虞舜继承他。制作食具，砍树木裁制而成，销铸铜铁，制作刀具，还要漆成黑色来使用。诸侯认为这太奢侈，不肯臣服的国家有十三个。虞舜禅让天下，大禹继承他。制作祭器，漆了外表还要用朱色绘内壁。用绢帛做垫褥，杯勺都有彩饰，这些彩饰更加奢侈。因而不服从的国家有三十二个。夏朝灭亡后，殷商、西周接替了它。制作金玉装饰的大车，树立天子旌旗。食具精雕细琢，杯勺刻镂花纹。四壁挂上帷帐，坐垫卧席也雕文绘彩。这更加奢侈，因而不臣服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国君如果喜好文彩修饰，服用的人就会更加奢侈。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由余出宫后，秦穆公召来内史廖并告诉他这件事，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敌等的国家就会担忧。这由余就是个圣人，我很担心。我该怎么办呢？”内史廖说：“西戎荒僻辽远，从未听过中原的音乐，国君何不送他一班歌伎舞女，来扰乱他的政事，然后替由余请求延长出使期限，以疏远他们君臣。他们君臣有了嫌隙，然后可以谋划大事。”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把歌伎舞女两队十六人送给西戎国王，乘机为由余请求延期回国。西戎国王见到歌伎舞女果然喜好，终日摆酒宴听音乐，整年也不搬迁一次，马牛羊死去一半。由余回国后劝谏西戎国王，国王不听，于是他离开西戎到了秦国。秦穆公迎接他并拜他为上卿，向他了解西戎的军事形势与地形利便。全部掌握后，就兴兵讨伐西戎。

兼并十二国，开拓疆域千里。秦穆公是个奢侈的君主，但能听从贤人计谋并接受劝谏，所以称霸西戎。西戎国王沉溺在乐舞中，受小利诱惑，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都是背离了质朴的缘故。

按：本《韩非子·十过篇》与《史记·秦本纪》。

【原文】

20·10　经侯往适魏太子①，左带羽玉具剑②，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顷，太子不视也，又不问也。经侯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有。"经侯曰："其宝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③，此魏之宝也。"经侯曰："吾所问者，非是之谓也，乃问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师沼治魏，而市无豫贾④；郄辛治阳⑤，而道不拾遗；芒卯在朝⑥，而四邻贤士无不相因而见⑦。此三大夫，乃魏国之大宝。"于是经侯默然不应，左解玉具，右解环佩，委之坐，憱然而起⑧，默然不谢，趋而出，上车驱去。魏太子使骑操剑佩逐与经侯，使告经侯曰："吾无德所宝，不能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无为遗我贼。⑨"于是经侯杜门不出，传死⑩。

【注释】

①经侯：此人及下文徒师沼、郄辛二人均不可详考。　魏太子：名嗣，后即位为魏襄王，前318年至前300年在位。

②羽玉具剑：《校证》据《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所引，以"羽"字为衍文。"玉具剑"的名称《汉书》屡见，系用宝玉装饰的剑。

③戴上：原误倒，依卢文弨引《太平御览》乙。

④豫贾：干涉商人做买卖。豫，同“预”。

⑤阳：战国时魏邑，地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北四十五里处。

⑥芒卯：一作孟卯，战国时魏相，有贤名。

⑦相因而见：互相荐举引见。

⑧愆（qiān千）然：自责悔过貌。

⑨遗我贼：留下祸害给我。

⑩传死：卢校以为衍文，《校证》谓范本作“愧死”。译文姑照字面译出。

【译文】

经侯前去拜访魏太子，左边带着玉饰佩剑，右边挂着玉环玉佩。左右宝玉的光彩互相辉耀。坐了好一会儿，魏太子既不看他，又不问他。经侯说：“魏国也有宝物吗？”太子说：“有。”经侯问：“那宝物是什么？”太子说：“君主诚信，臣子忠实，百姓拥戴君主，这就是魏国的宝物。”经侯说：“我问的宝物，不是您说的这些，是问那些器物。”太子说：“魏国有徒师沼治理，市场上就没人干涉商人做买卖。郄辛治理阳邑，百姓就道不拾遗。芒卯在朝，四周邻国的贤士没有不互相荐举引见的。这三位大夫就是魏国的大宝。”于是经侯默不作声，解下左边的玉饰剑，解下右边的玉环玉佩，丢弃在座位上，自愧自责地站起来，沉默着也不告辞，急步走出，上车赶马离去。魏太子派骑使带着玉剑环佩追上去交还经侯，并让使者告诉经侯说：“我不会感谢你的宝物，也不能守护你的珠玉。这些东西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吃，不要留下祸害给我。”从此经侯闭门不出，不久便传说他死了。

【原文】

20·11 晋平公为驰逐之车①，龙旌众色②，挂之以犀象，错之以羽芝③。车成，题金千镒④，立之于殿下，令群臣得观焉。田差三过而不一顾。平公作色大

怒，问田差："尔三过而不一顾，何为也？"田差对曰："臣闻说天子者以天下，说诸侯者以国，说大夫者以官，说士者以事，说农夫者以食，说妇姑者以织。桀以奢亡，纣以淫败。是以不敢顾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车！"

【注释】

①晋平公：见1·1条注①。　驰逐之车：轻便猎车。

②龙旌：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帝王仪仗之一。

③羽芝：即"羽盖"，以翠鸟羽毛装饰的车盖。芝，菌类，形状象盖，故以为名。

④题金千镒：立标注明价值千金。题，标帜，用为动词。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一镒即一金。

【译文】

晋平公制作了一辆轻便猎车，插上彩绘的龙旗，挂着犀角象牙饰品，安上翠羽装饰的车盖。车造成后，立标注明价值千金，立在殿下，命令群臣都得观赏。田差三次经过车前都不看一眼。晋平公变了脸色大发脾气，问田差："你三次经过车前都不看一眼，是为什么？"田差回答说："我听说凡游说天子的，用天下大事；游说诸侯的，用国家大事；劝说大夫的，用官职；劝说士人的，用职事；劝说农夫的，用饮食；劝说妇女的，用纺织。夏桀因为奢侈灭亡，商纣因为荒淫失败。因此不敢看它。"晋平公说："讲得好。"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把车撤掉！"

【原文】

20·12　魏文侯御廪灾①。文侯素服辟正殿②，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吊，公子成父独不吊③。文侯复殿，

公子成父趋而入贺，曰："甚大善矣，夫御廪之灾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廪者，寡人宝之所藏也。今火灾，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吊，至于子大夫而不吊。今已复辟矣④，犹入贺，何为？"公子成父曰："臣闻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箧椟⑤。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今幸无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叹曰："善。"

【注释】

①御廪：天子王侯的府库。

②辟正殿：不居正殿。辟，同"避"。

③公子成父：生平未详。

④复辟：指恢复原位，仍在正殿上朝议事。

⑤箧椟（dú读）：箱子和匣子。

【译文】

魏文侯的府库发生火灾。文侯穿上白色衣服避开正殿五天。群臣都穿上白色衣服前来慰问，只有公子成父一人不来慰问。魏文侯回到正殿，公子成父快步入殿祝贺，说："君王的府库遭灾，这是大大的好事。"魏文侯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御库是我收藏宝物的地方。这次发生火灾，众大臣都穿上白衣前来慰问，轮到你却不来慰问。现在我已在正殿复位，你却来祝贺，这是为什么？"公子成父说："我听说：天子的收藏在四海之内，诸侯的收藏在国境之内，大夫的收藏在自己的采邑中，士人平民的收藏在箱子匣子中。不是该他收藏的东西，即使没有天灾，也必定有人祸。现在幸好没有人祸，只有天灾，岂不是好事吗？"魏文侯感慨地说："讲得好。"

按：所记内容与《韩诗外传》卷十晋平公事相类似。

【原文】

20·13　齐桓公谓管仲曰："吾国甚小，而财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舆马甚汰①。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闻之：君尝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浆②；衣练紫之衣③、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太也。《诗》云：'不躬不亲，庶民不信。'④君欲禁之，胡不自亲乎？"桓公曰："善。"于是更制练帛之衣、大白之冠朝⑤。一年，而齐国俭也。

【注释】

①汰：奢侈。

②桂之浆：肉桂丹桂汤，本为补药，这里喻饮食珍贵。

③练紫之衣：紫色丝绸衣服。

④《诗》云二句：见《诗经·小雅·节南山》。

⑤练帛之衣：白色丝绸衣服。　大白之冠：白色丝绸帽子。白，同"帛"。按衣冠都用未经染色的帛，是节俭朴素的一种表现。

【译文】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的国家很小，财物用品很少，但群臣的服饰车马十分奢侈。我想禁止这种风气，行吗？"管仲说："我听说：君王品尝过的东西，臣子们就爱吃它；君王喜好的服饰，臣子们就爱穿它用它。现在君王的饮食，一定要丹桂肉桂汤；穿的一定是紫色绸衣、白狐皮袍。这就是群臣奢侈的原因。《诗经》上说：'不从自身做起，百姓不会相信。'您想要禁止这种风气，为何不从自己开始呢？"桓公说："好。"于是就改制了白绸衣帽穿戴上朝。一年之后，齐国就节俭成风了。

按：“君尝之”以下四句，见《管子·牧民篇》。

【原文】

20·14 季文子相鲁①，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仲孙它谏曰②："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③，且不华国也④。"文子曰："然乎？吾观国人之父母衣粗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闻君子以德华国，不闻以妾与马。夫德者，得于我，又得于彼，故可行。若淫于奢侈，沉于文章，不能自反⑤，何以守国？"仲孙它惭而退。

【注释】

①季文子：即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历相鲁宣公、成公、襄公三君，以廉洁著名，卒谥文。

②仲孙它：春秋时鲁大夫孟献子之子服它。

③爱：吝啬。

④不华国：使国家不光彩。

⑤自反：反躬自省。

【译文】

季文子作鲁国相，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仲孙它劝谏说："您是鲁国上卿，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别人将会认为你是吝啬，并且使国家也不光彩。"季文子说："是这样吗？我看我国国都居民的父母都还穿粗衣吃蔬食，我因此不敢那样做。再说我听到的是君子靠德行使国家光彩，没听说靠妾和马。所谓德是既能由我获得，也能由他人获得的东西，所以能够推行。如果放纵自己尽情奢侈，沉迷于车马衣服旌旗之类的文饰，不能反躬自省，凭什么掌管国家呢？"仲孙它惭愧地退出。

按：本《国语·鲁语》。

【原文】

20·15　赵简子乘敝车瘦马①，衣羖羊裘②。其宰进谏曰③："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疾，狐白之裘温且轻。"简子曰："吾非不知也。吾闻之：君子服善则益恭，细人服善则益倨④。我以自备，恐有细人之心也。传曰：'周公位尊愈卑，胜敌愈惧，家富愈俭。'故周氏八百余年，此之谓也。"

【注释】

①赵简子：见1·35条注①。
②羖（gǔ古）羊：黑色公羊。
③宰：主管家臣。
④细人：小人。　倨：傲慢。

【译文】

赵简子乘坐破车瘦马，穿黑公羊皮衣。他的主管家臣劝谏说："车要新的才安全，马要肥壮才来往快，狐白皮袍温暖轻便。"赵简子说："我并不是不知道。我听说：君子服饰好就更加恭谨，小人服饰好却更加傲慢。我因此自己警戒自己，怕有了小人的心思。古书上说：'周公地位越高态度越谦卑，战胜敌人后更加小心谨慎，家室富有就更加节俭。'所以周朝能享国八百多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20·16　鲁筑郎囿①，季平子欲速成②。叔孙昭子曰③："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无囿尚可乎？恶闻嬉戏之游④，罢其所治之民乎？"

【注释】

①郎囿：郎地的园囿。郎，春秋时鲁都近郊地，在今山东滋阳县西北。囿，供游猎的场地。

②季平子：即季孙意如，春秋时鲁国大夫，鲁昭公二十三年执鲁政，定公五年去世，卒谥“平”。

③叔孙昭子：名婼（chuò辍），春秋时鲁大夫，卒谥“昭”。

④恶：同“乌”，哪里，疑问代词。

【译文】

鲁国在郎地修建园囿，季平子想赶快修成。叔孙昭子说：“怎么能急于求成呢？以此虐害百姓，那行吗？没有园囿也可以吧？哪里听说为了嬉戏游乐的事，就使自己治下的百姓疲困呢？”

按：事本《左传》昭公九年。

【原文】

20·17 卫叔孙文子问于王孙夏曰①：“吾先君之庙小，吾欲更之，可乎？”对曰：“古之君子，以俭为礼。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卫国虽贫，岂无文履一奇②，以易十稷之绣哉③？以为非礼也。”文子乃止。

【注释】

①叔孙文子：姓公叔，名拔，卫献公之孙，春秋时卫国大夫，卒谥文。 王孙夏：一作王孙贾，春秋时卫国大夫。

②文履一奇：一双罕见的华丽的鞋。

③十稷之绣：一小块锦绣。稷，今北方称谷子。“十稷”喻很小的数量、面积。

【译文】

卫国叔孙文子问王孙夏道：“我的祖先祭庙太小，我想改建，行吗？”王孙夏回答说：“古代的君子，把节俭当作礼；现在的君

子，以奢侈来代替它。卫国虽然贫穷，难道没有一双稀罕而华丽的鞋来换易一小块锦绣吗？我认为改建宗庙不符合礼。”叔孙文子于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原文】

20·18　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①：“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②。好乐声色者，淫也。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自今以来，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正③，无以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伐其根素④，流于华叶，若此者，有患无忧，有寇勿弭⑤。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闻之曰：“文公知道乎？其不王者，犹无佐也⑥。”

【注释】

①晋文公：见6·3条注①。
②奸利：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利。
③正：同“政”。
④根素：根本。
⑤弭（mí迷）：平息。
⑥犹：同“由”。

【译文】

晋文公聚会诸侯并盟誓说：“我听说国家的昏乱，不是由于贪恋声色，就一定由于非法谋利。喜好声色之乐的，就是荒淫；总想非法谋利的，就是昏暗。那荒淫昏暗的国家，不灭亡也必定残破。从今以后，不要因为美妾而怀疑嫡妻，不要因为声色之乐妨碍政事，不要因为私情而损害公益，不要用财利给臣民做榜样。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是砍掉自己的根本，只流连于花叶。这样的人，有了祸患不要为他担忧，有了贼寇也不要为他平息。如果不

按这番话去做，就拿盟约誓言给他看。”当时君子听到这件事，评论说：“晋文公大概懂得王道吧，他不称王，是由于没有辅佐。”

【原文】

20·19　晏子饮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辞曰：“《诗》曰：‘侧弁之俄’①，言失德也；‘屡舞傞傞’②，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饱以德’③，‘既醉而出，并受其福’④，宾主之礼也；‘醉而不出，是谓伐德’⑤，宾主之罪也⑥。婴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举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岂过我哉？吾托国于晏子也。以其家贫善寡人⑦，不欲其淫侈也，而况与寡人谋国乎？”

【注释】

①侧弁之俄：歪戴着便帽。俄，歪斜貌。此句及下文“屡舞傞傞”均见《诗经·小雅·宾之初筵》。

②傞傞（suō唆）：醉舞不止貌。

③既醉以酒二句：见《诗经·大雅·既醉》。

④既醉而出二句：出处同①。

⑤醉而不出二句：出处同①。

⑥宾主之罪：《晏子春秋》无“主”字，于义应是。

⑦以：同“惟”，只、只是。

【译文】

晏子请齐景公饮酒。天黑了，景公叫准备火烛。晏子推辞说：“《诗经》上说：‘头上的帽子歪戴着’，讲的是德行有失；‘醉舞不停’，讲的是仪态有失；‘既使我饱饮好酒，又使我饱享恩德’，‘已经喝醉便离去，宾主共同享福佑’，讲的是宾对主的礼节；‘已经烂醉还不走，这就叫做伤品德’，讲的是宾客的过错。

我只是占卜了白天请您喝酒，没有占卜夜里宴请您。”齐景公说：“好。”举起酒祭天地，拜了两拜就走出晏子家，并说：“能责备我不对吗？我把国政托付给晏子。因为他家贫却善待我，我不想使酒宴过于奢侈，何况他要与我共谋国事呢？”

按：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原文】

20·20　杨王孙病且死①，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②，以反吾真③。必无易吾意。”祁侯闻之④，往谏曰：“窃闻王孙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闻，愚以为不可。令死人无知则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于地下也⑤。将何以见先人？愚以为不可。”王孙曰：“吾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世竞以相高，靡财殚币，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⑥，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乃合道之情。夫饰外以夸众，厚葬以矫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然也⑦。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而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⑧，岂有知哉？厚裹之以币帛，多送之以财货，以夺生者财用。古圣人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之制礼，今者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矫之也。昔尧之葬也，空木为椟，葛藟为缄⑨。其穿地也，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故圣人生易尚⑩，死易葬。不加于无用，不损于无益。谓

今费财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谬哉！可谓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注释】

①杨王孙：西汉城固人，治黄老之术，家累千金，厚生薄死。
②倮：同“裸”。
③真：事物的本性、本原。
④祁侯：姓缯，名它，汉开国功臣祁谷侯缯贺之孙，杨王孙的好友。
⑤戮尸：古代酷刑，斩杀死者尸体。这里指尸体光着在地下腐烂。
⑥冥冥：高远貌。
⑦然：这里指代处所，犹言归宿。
⑧块然：孤独貌。
⑨葛藟（lěi垒）为缄：用葛藤捆缠封束。
⑩易尚：崇尚简易。

【译文】

杨王孙病重将要死去，吩咐他的儿子说：“我死了要裸葬，使我返朴归真。一定不要违背我的心愿。”祁侯知道后，前去劝他说：“我私下听说你吩咐一定要裸葬入土。如果真像我听到的那样，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假如死人无知则罢，如果死人有知，这样等于在地下戮尸，将怎样去见祖先呢？我认为这样做不行。”王孙说：“我打算以这种行动来矫正世俗。厚葬确实对死者无益，但世人却争相以此标榜，耗尽财物使它在地下腐烂。甚至还会今天入土明天就被人挖出，这真与抛尸在荒野没有区别。再说死亡是人一生的变化和回归。回归的能到达，死去的能变化，这是事物各自返回它的本原。这本原高远玄奥，看来没有形状，听来没有声音，但符合规律情理。装饰外表来向众人夸耀，以厚葬来伪饰真实，使回归的不能到达，死去的不能变化，这就使事物各自失去了归宿。我还听说：精神是上天赋予的，形体是大地赋予的。精神离开形体，分别回归自己的本原，这就称为‘鬼’。‘鬼’

的意思也就是归。那尸体孤伶伶地独自存在，难道会有知觉吗？用许多布帛来包裹它，用很多财物来陪送它，这就掠夺了生者的财物用度。古代圣人因人情不忍离开自己的亲人，所以为人们制定了葬礼，现在却超越了它的规定。我因此要用裸葬来矫正厚葬的风气。从前唐尧下葬，挖空木头做成匣子，用葛藤缠裹封扎。挖墓穴时，向下深度不会横截水泉，向上不致泄露尸臭。圣人生前崇尚简易，死后安葬也简易。不作无用的事，不花无益的钱。我认为现在耗费财物来厚葬死者，不管生者不能享用，是太荒谬了，可说是双重的迷惑。”祁侯说：“好。”杨王孙终于裸葬。

按：事又见《汉书·杨王孙传》。

【原文】

20·21　鲁有俭者，瓦鬲煮食①，食之而美，盛之土铏之器②，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馈③。弟子曰：“瓦甂④，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闻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思其亲。吾非以馔为厚也⑤，以其食美而思我亲也⑥。”

【注释】

①瓦鬲（lì历）：古代煮食物用的陶制鼎锅。
②土铏之器：陶制器皿，用来盛食物。
③太牢：祭祀时用牛羊豕三牲为一太牢。
④瓦甂（biān边）：陶制瓦盆，这里泛指瓦陶炊具。
⑤馔（zhuàn撰）：食物。
⑥亲：卢文弨疑此字为衍文。

【译文】

鲁国有个节俭的人，用瓦鼎煮食物，吃起来觉得味道美，就

盛在土罐里，进献给孔子。孔子接受了食物，十分高兴，好象接受了祭祀后太牢之类的礼品。弟子说："瓦器是粗陋的炊具，煮出的食物是微薄的膳食，先生为何高兴成这样？"孔子说："我听说喜欢进谏的人总想着他的君主，吃到美味的人总想到他的亲人。我并不认为这食物丰美，我高兴的是因为那人吃到美味便想到我。"

按：《孔子家语·致思篇》用此文。

【原文】

20·22　晏子病，将死，断楹内书焉①。谓其妻曰："楹也语②，子壮而视之。"及壮发书，书之言曰："布帛不穷，穷不可饰。牛马不穷，穷不可服③。士不可穷，穷不可任。穷乎穷乎穷也。"

【注释】

①断：卢文弨疑当为"斫"。　楹：厅堂的前柱。　内：同"纳"。

②楹也语：《晏子春秋》作"楹语也"，指楹柱内所留遗言。

③服：使用、驱使。

【译文】

晏子病重，将要死去，凿开厅柱将遗书放在里边。对他的妻子说："楹柱里的遗言，等儿子长大后给他看。"儿子长大后取出遗书，书上的遗言说："布帛不可穷尽，穷尽了就没有穿的。牛马不可穷尽，穷尽了就没有用的。士不可穷尽，穷尽了就没有可任用的。要记住这三'穷'啊！"

按：事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原文】

20·23　仲尼问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难行也①。

吾比执道委质以当世之君②，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难行也。”老子曰：“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③。如此二者，则道不可委矣。”

【注释】

①道：孔子所谓“道”，含义不一，或指道德，或指学术，或指政治主张，或指方法，有时兼有两者、三者。

②比：本来。　以：于。　委质：古代刚事奉某一国君，要在简策上书写自己的名讳呈上，表示一定尽忠死节，叫“委质”。

③夫说者二句：含义不明。《孔子家语》作“夫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译文姑依此译出。

【译文】

孔子问老子说：“在当今行道真是太难了。我本来双手捧着‘道’委质于当世的君主，但都不接受，行道在当今太难了。”老子说：“那游说的人往往流于逞口辩，接受游说的人又往往为浮辞所惑乱。这样的两种人，都不能把‘道’交付给他们。”

按：《孙子家语·观周篇》用此文。

【原文】

20·24　子贡问子石①：“子不学《诗》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②，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

【注释】

①子石：春秋时楚国人，复姓公孙，名龙，字子石，孔子弟子。

②悌：敬兄爱弟。

【译文】

子贡问子石：“你不学《诗》吗？”子石说：“我有空闲吗？父母

要求我孝顺，弟兄要求我友爱，朋友要求我诚信。我有空闲吗？”子贡说：“让我抛掉《诗》，来向你学习。”

【原文】

20·25　公明宣学于曾子①，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②，三年不学，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宫庭③，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④；宣说之⑤，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说之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

【注释】

①公明宣：即公明仪，春秋时鲁国人，曾参弟子。

②而：同“尔”，你。

③宫庭：室中。

④叱咤之声：怒斥声。全句意言曾子事父母十分恭敬，在父母前从不高声吆喝。

⑤说：同“悦”，这里含“敬慕”的意思。

【译文】

公明宣向曾子求学，三年不曾读书。曾子说：“宣呀，你在我门下求学，三年不学习，为什么呢？”公明宣说：“我怎敢不学习呢？我见先生在庭院中，父母亲在，怒斥声从未施加给牛马；我很敬慕，想学却还没学到。我见先生应酬宾客，恭敬俭朴从不懈惰；我很敬慕，想学还没能学到。我见先生在朝廷上，威严地治理下民却从不伤害他们；我很敬慕，想学还没能学到。我敬慕这三种待人处世的态度，但都未能学到。我怎敢不学习而处在

先生的门下呢？”曾子离开座位向他道歉说：“我赶不上你，学了一点便停止了。”

【原文】

20·26　鲁人身善织屦①，妻善织缟②，而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缟为冠也，而越人徒跣剪发③。游不用之国④，欲无穷，可得乎？”

【注释】

①身：本人，自己。　屦（jù巨）：麻鞋。

②缟：细白的生绢。

③徒跣剪发：打赤脚剪短发。

④游：这里指前往。

【译文】

有个鲁国人自己善于织麻鞋，妻子善于织绢，想要搬迁到越国去。有人对他说：“你一定会穷困。”那鲁人问：“为什么呢？”那人说：“屦是当鞋穿的，绢是用来做帽子的，但越国人打赤脚剪短发。你要去不用这两样东西的国家，想要不穷困，可能吗？”

按：事本《韩非子·说林下篇》，又见《金楼子·立言下篇》。

附　录

说 苑 序 奏*

刘　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

*序奏原列于目录之后，无标题，标题据《说苑校证》加。《校证》按语并云："自（明）何良俊本以下，俱脱此奏。"

说　苑　序

曾　巩

刘向所序《说苑》二十篇。《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五篇,与旧为二十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欲以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当于理,故不得而不论也。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孔子之徒三千,其显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独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及回死,又以为无“好学”者,而回亦称夫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又以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其精微之际,固难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无失于其间也。故曰“学然后知不足”,岂虚言哉?向之学博矣,其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于世,忘其枉己而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也?盖古之圣贤,非不欲有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闻其政,而子贡以谓“非夫子之求之也”,岂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岂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择其所学,以尽乎精微,则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称“古之学者为己”,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取诸左右逢其原”,岂汲汲于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学者之戒也,故见之叙论,令读其书者知考而择之也。然向数困于谗,而不改其操,与夫患失者异矣,可谓有志者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
子部　儒家类一

《说苑》二十卷

汉刘向撰。是书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于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目，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诫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后有反质篇。陆游《渭南集》记李德刍之言，谓得高丽所进本，补成完书，则宋时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见也。其书皆录遗闻佚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赵襄子赏晋阳之功孔子称之一条，诸御己谏楚庄王筑台引伍子胥一条，晏子使吴见夫差一条，晋太史屠余与周桓公论晋平公一条，晋胜智氏后阖闾袭郢一条，楚左史倚相论越破吴一条，晏子送曾子一条，晋昭公时战邲一条，孔子对赵襄子一条，皆时代先后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侨并载其龙蛇之歌，而之侨事尤舛。黄朝英《缃素杂记》亦摘其固桑论晋平公论养士一条，《新序》作舟人古乘对赵简子，又楚文王爵管饶一条，《新序》作楚共王爵管苏。二书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众说，各据本文，偶尔失于参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如《汉志》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不著录，而此书所载四条，尚足见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采择。虽间有传闻异词，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
子部　儒家类

《说苑》二十卷

汉刘向撰，凡二十篇。与《新序》体例相同，大旨亦复相类。其所以分为两书之故，莫之能详。中有一事而两书异词者，盖采摭群书，各据其所见，既莫定其孰是，宁传疑而两存也。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

《新序》十卷（兼论《说苑》，《说苑》无专条，故节录于此）

《史通·杂说篇》云："观刘向对成帝称武、宣行事，世传失实，事具《风俗通》，其言可谓明鉴者矣。及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材不足，盖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呜呼！后生可畏，何代无人，而辄轻忽若斯者哉？夫传闻失真，书事失实，盖事有不获已，人所不能免也。至于故造异说，以惑后来，则过之尤甚者矣。"昔人攻击刘向之说，莫先于此。以余考之，《新序》、《说苑》事迹讹误处固多，但此二书乃向采传记为之，所叙之事一仍古书原文，不得以此訾向也。《汉书》向本传云："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宋本《说苑》有向奏上序录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

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号曰《新苑》。”夫谓之采传记行事则非其自作，谓为校中书《说苑》杂事，则当时本有《说苑》之书，向但除其与《新序》复重者，为之条别篇目，令以类相从耳。《新序》叙录虽亡，度其体例，当亦与《说苑》相同。《论衡·超奇篇》云：“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此言其因古书成说以纪前人之事，非其胸中所自造也。由此言之，则子政书非所自作，王仲任尝言之矣，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七云：“此二书旧本有之，向重为订正，非朔自其手也。”《汉志》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盖即向叙所谓别集以为百家者也。《战国策》列向叙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此亦因旧有之书，条别篇目，以类相从者，与《说苑》之例正同。故《隋志》于《战国策》题曰刘向录，然《汉书》本传不言向序百家国策，《艺文志》于两书之下，亦不题刘向之名，颇疑为例不纯。间尝推寻其义，盖百家国策等书，只是取古人旧作，为之整理编次，此固校书者常有之事。今所传向诸书叙录，皆有定著为若干篇之语。若《晏子》叙云：“其书六篇，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不合经训，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此复与《说苑》之条别篇目，令以类相从者何异？然其书虽经向手别为纂集，而实无所去取笔削于其间，故不可名为向撰。至于《新序》《说苑》，则虽本有其书，其文亦悉采之传记，然向既除其两书之复重者，与他书之但除本书之复重者不同；又删去其浅薄不中义理者，与《晏子》等书但聚而编之虽明知其不合经训亦不敢失者不同；盖已自以义法别择之，使之合于六经之义。况本传云采传记行事，《说苑》序云更以造新事，则向又已有所增益于其间。既奏上之以戒天子，亦以成儒者一家之言。故虽采自古书，仍不能不谓为刘向所序，犹孔子因鲁史修

《春秋》，述而不作，要不能谓《春秋》非成于孔子也。夫一书有一书之宗旨，向固儒者，其书亦儒家者流，但求其合乎儒术无悖于义理足矣。至于其中事迹皆采自古书，苟以发明其意，虽有违失，固所不废。譬之赋诗断章取义，要在读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耳。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说苑后》云："向所类事，与《左传》及诸子或时代牴牾，或一事两两说三说兼存，《韩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见异词，所闻异词，不必同李斯之法，别黑白而定一尊。浅学之徒，少见多怪，谓某事与某书违异，某人与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载后，而欲画一二千载以前之事，甚非多闻阙疑之意。"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曰："诸子书发摅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盖文章体制不同，议论之文，源出于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纪事之文出于史，考证文出于经，则固不得如此也。"谭献《复堂日记》卷六亦云："《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此真能知古人著作之例矣。不然，向之为学，虽非后世之考证家，然博极群书，尤熟于《左传》。《论衡·按书篇》云："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妇女，皆呻吟之。"其精熟如此，岂不知司马子反、叶公子高、令尹子西与昭奚恤非同时人？然所以采之者，取其"惟善以为宝"之意耳。昔九方堙求千里之马而得之，以为牡而黄，乃使人往取之，牝而骊。九方堙虽毛物牝牡之不知，然不可不谓之善相马也。叙昭奚恤事者，虽时代名氏之不合，然不可不谓善言理也。向之不能割爱者以此。向所作《邓析书录》，引《春秋左氏传》辨邓析非子产所杀甚详，而《说苑·指武篇》乃云子产诛邓析，知其误而不改。盖其著书之体，固如是也，其他皆可以此推之。凡古书事有讹误，读者固宜考证之。叶大庆之说，自不可废，然遂谓为中向之失，则所谓"固已夫高叟之为诗"也。咸、同间有粤人苏时学者，著书名《爻山笔话》，其第五卷专摘《新序》、《说苑》之违失，凡《新序》二十二条，《说苑》至一百零九条。虽其间有笺注，有校勘，不尽驳正之语，所驳亦有合

有不合，而较之叶大庆固已加详。然必谓“子政负一时重名，而遗书未尽精醇，亦嗜奇爱博者之病”。则其识见，犹之大庆也。全祖望《刘扬优劣论》云:“或谓其所著《新序》、《说苑》记事多不足据，则诚有之。此乃秦火之后，旧籍无稽，据传闻之异词而笔之书，非学术之疵也。”此其言虽善，惜乎其尚未知向著述之体耳。盖尝论之，向所定著之群书，如后人之为人编诗文集，但收集拾之，无所放失，其文之美恶，编者固不与。即向自撰之《新序》、《说苑》，本传明云采之传记，则其书亦但如后人之撰总集，文之美恶，固当负责。至于用事之错谬，则作文者之事，非撰集者之事也。惟太史公、班固之书，虽多采他人之作，然既以叙事为主，又已笔削改窜，乃可以此责之耳。今发其凡于此，《说苑》条下不复论。又案司马子反，卢文弨《群书拾补》据宋本《礼记大学正义》，实作司马子发。孙诒让《札迻》卷八亦云:“余知古《渚宫旧事》三载此事，子反亦作子发。”然则大庆所见，乃宋时误本，遽持以议《新序》，则其所摘亦未必果中《新序》之失也。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曹　维　琼
封面设计　石　俊　生
技术设计　薛　　　楠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阳市友谊路186号
电　　话：623202

说　苑　全　译
〔汉〕刘　向　原著　王　锳　王天海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9印张　722千字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ISBN 7-221-02653-X/I·305　定价：(精)17.00元　(平)14.00元